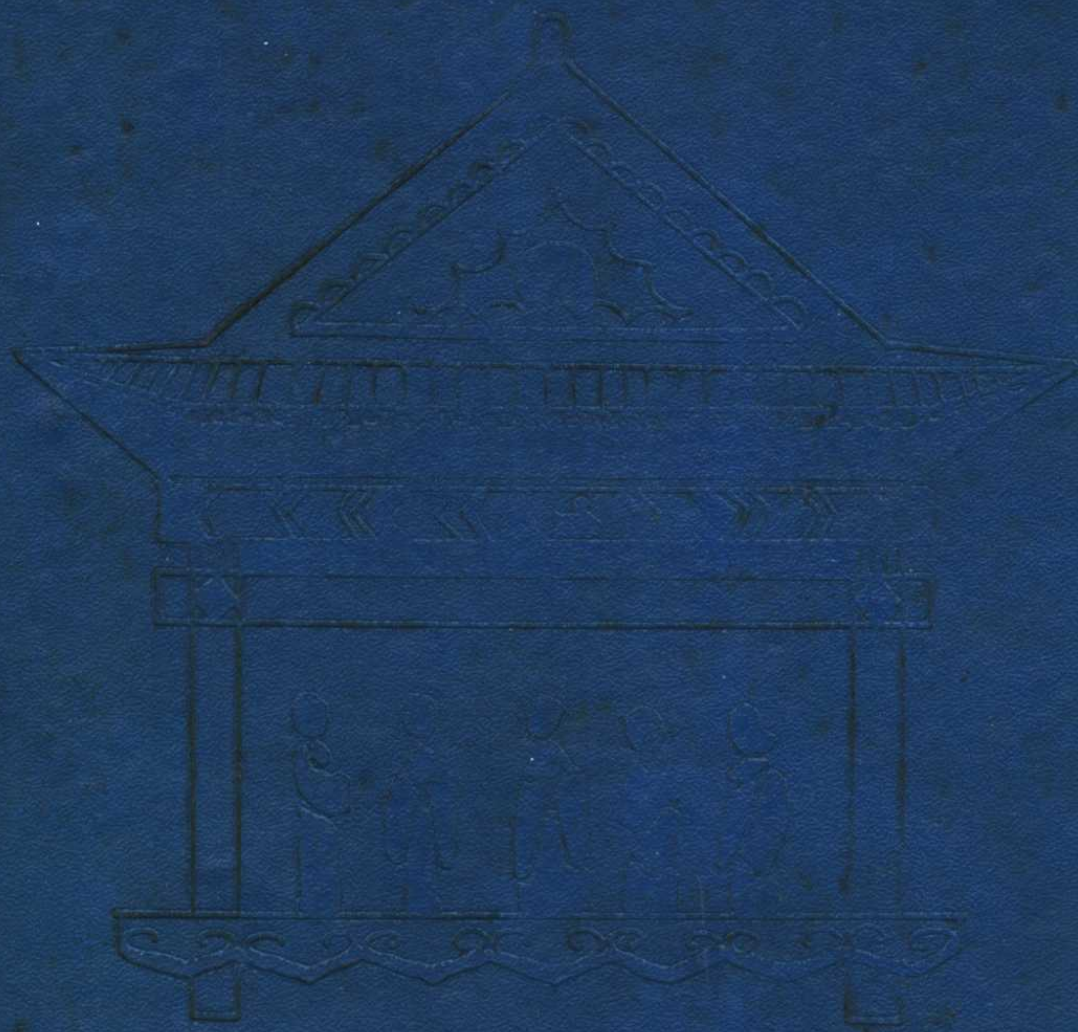


西厢记鉴赏辞典

贺新辉 朱捷 编著

三晋文化研究丛书

中国妇女出版社

责任编辑：孙耀中　赵　伸
特约编辑：贺大龙　刘海兰

《西厢记》鉴赏辞典

贺新辉　朱　捷　编著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测绘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　14.5 印张　510 千字
1990 年 5 月北京第一版　1990 年 5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6100 册
ISBN7-80016-223-0/I·75

（京）032 号　　定价：9.00 元

前　言

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是我国古典戏剧文学史上的不朽名著，它以其光辉的主题思想，精美圆熟的艺术技巧，优美典雅的独特风格和隽拔通俗的文学语言著称于世。它如同我国文坛艺苑中的一颗璀璨夺目的明星，吸引着世世代代的观众与读者，震撼着他们的心弦。在我国，崔、张的爱情故事家喻户晓；《西厢记》的许多佳词丽句脍炙人口；改编、上演、学习、研究《西厢记》之风日盛一日。目前，随着崔、张爱情故事的发生地——山西省永济县普救寺的重建复原，在全国将会掀起一个学习、研究《西厢记》的更大热潮。为了帮助广大青年读者深入理解这一古典名著，我们编撰了这部鉴赏辞典，对《西厢记》的五本二十一折连同四个楔子，逐一进行了赏析。这一篇篇鉴赏作品，分开来看，是一个个词条；合起来看，加上这篇前言和附录，又是一部研究专著。在辞书正文之后，附录了作者传略，版本、宫调曲牌、方言俗语介绍，名句佳语索引，以及《西厢记》的源渊——《莺莺传》、《调笑转踏》、《商调蝶恋花》、《西厢记诸宫调》，荟萃了我国《西》学研究的丰硕成果，是当前研究元代杂剧与《西厢记》的一部必备工具书。

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故事，从普救寺当地民间流传的一些传说看，最早产生于民间。这些民间传说，是寄同情于崔莺莺的。这位相国千金、名门闺秀，随母扶父灵柩返回故里，路居普救古寺。对她来说，按礼教的要求，是不能有什么爱情念头的，何况重孝在身，连父母包办的与郑恒的婚约，也不得不按制推期。不料，在普救寺里与张生邂逅相遇，二人竟一见钟情。张生赁居西厢，借故搭斋，毛遂自荐，墙角吟诗，道场传情，搬兵解围……，婀娜多姿的莺莺，倾心于张生的才貌，默默依顺地接受了张生的爱情。由于二人门第悬殊，张生身份低微，不

得不赴京应试。莺莺忠于张生又不放心张生，心里不愿他离开又无法使他不离开；不满母亲“逼试”，又阻止不了张生去赴试。不料，张生应考得中，一步登天，从白衣秀士一跃而为玉堂人物，他却喜新厌旧，竟抛弃了莺莺。当地人一代一代地传说着这个美妙动人的故事。老人们每每讲到这个故事，总是要掉泪的。他们把普救古寺叫莺莺寺，古塔叫莺莺塔，古寺下大道沟里的细沙，也叫做莺莺沙。在普救寺东南方的中条山脚下，竹林中的许许多多斑竹，人们说那点点斑痕，便是莺莺的泪痕，把这种竹子也叫做“莺莺竹”。游人们每游古寺，在古塔下击石，塔上即有蛙鸣声，人们称之为“莺蛙叫”。可见好心的人们，对这位容貌俊美、心地善良的相府闺秀的爱怜、同情之心是多么深厚！

崔张爱情故事最早见诸文字的是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莺莺传》又叫《会真记》。在这篇爱情小说里，张生是一个无行文人，他迷恋于莺莺的美貌而对她百计追求。但是，当他骗取了莺莺的爱情，使莺莺失身于他之后，却又负心背义另娶高门，抛弃了莺莺。后来张生又要求相见，“崔终不出”，“竟不之见”。写诗一首赠张生：“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明白无误地道出：是你抛弃了我，那么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但是，当时是你自己亲近我的。请将你过去对我的那种情意，去爱你现在的爱人吧。哀中有奋，怨而不怿。在小说的末尾，作家借人物之口的告白却与形象本身是矛盾的：对于“始乱之，终弃之”的张生，不仅不视为轻薄残忍，反而认为他是“善补过者”。正如鲁迅所说：“文过饰非，遂堕恶趣。”（《中国小说史略》）这就告诉人们，和莺莺对立的已经不是她原来的情人张生，而是整个封建社会。是那个冷酷虚伪的上层社会与封建礼教，撕裂着美好的东西，制造了这出爱情的悲剧！唯其如此，这篇传奇小说产生了与作家主观意图大相径庭的社会效果：人们喜爱莺莺，同情莺莺。在读者的眼里，莺莺不是什么“不妖其身，必妖于人”的“尤物”，而是一位端庄娴雅、感情真挚，热烈追求真正爱情生活的美丽少女。

《莺莺传》女主人公独特的悲剧命运强烈地拨动着人们心灵的琴弦，加上它那简约明澈、清新秀美的文字描述，浸透着一种深情柔和的诗意，因而，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崔、张的爱情故事，不胫而走，广为流传；以这一故事为题材的各种文艺演唱作品，纷纷出现。目前还存传于世的有秦观、毛滂的《调笑转踏》和赵德麟的《商调蝶恋花》。此外，还有南宋皇都风月主人《绿窗新话》中的小说《张公子遇崔莺莺》。这些作品在歌咏崔张爱情故事的同时，对于张生"弃置前欢"的薄情行为进行了批判。说他是"薄情年少如飞絮"(毛滂)，"最是多才情太浅，等闲不念离人怨"(赵德麟)。都表现了进步的创作倾向。

但是，真正使崔张爱情故事由情节到主题都发生了质的飞跃的，是金人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即《西厢记挡弹词》)。

诸宫调，是宋金时期由泽州(今山西省晋城市)民间艺人孔三传首创，广泛流传在我国北方的一种有说有唱、以唱为主的民间文艺形式。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简称《董西厢》)，结构宏伟，是现存诸宫调中唯一最完整的作品，是那一时代民间文艺最杰出的代表。在这部作品中，除说词外，共用了包括十四种宫调的一百九十三套组曲。作者在蝉联而下的组曲中，做了精心结构。从而，将崔张爱情故事，由不足三千字的《莺莺传》扩展为五万余字的说唱文学作品，使之在主题思想、人物形象、艺术结构、语言特色等方面，都呈现出崭新的面貌。作品用交叉描绘男女主人公的方式，表现两人在相爱过程中的性格发展。在《董西厢》里，改变了张生负心人的形象，温柔美丽的莺莺也不屈从于命运的摆弄，形象更加丰满。作品用崔张二人共同追求幸福爱情的动人故事，取代了《莺莺传》"始乱终弃"的悲剧结局，最后二人双双出走，成就了美满婚姻。这样，就突出了崔张故事争取婚姻自主、反抗封建礼教束缚的光辉主题。在这里，莺莺同张生一见钟情；白马解围使二人的心更加贴近。于是，在红娘的撮合下，他们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由相互倾慕，到月下私合；用既成事实迫使老夫人承认了他们的

亲事。可是，当张生告别莺莺赴京赶考得中探花时，郑恒却前来谎称张生已改娶卫尚书家小姐为妻，老夫人一怒之下，“阴许恒择日成礼”。待张生赶到，木已成舟，二人便以“悬梁自尽”表示抗议。幸得法聪和尚与红娘及时救下，二人才双双出奔，投于白马将军处团圆。郑恒赶来投诉被斥，投阶自杀。至此，张生、莺莺成就了美满姻缘。复杂多变、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委婉、细腻的人物形象的刻画，叙事、写景与抒情相结合的环境氛围的艺术描绘，以及秀丽自然，“字字本色，言言古意”的文学语言，使《董西厢》成为我国“古今传奇鼻祖”（胡应麟语）。《董西厢》的出现直接影响了杂剧《西厢记》的产生。但是，“以出奔作为团圆的手段，只能是作者的一种幻想，是不见容于封建制度的，因而，实际上也是行不通的，不可能达到团圆的目的”（张燕瑾、弥松颐《西厢记新注》前言）。其次，在故事情节的安排上，也有轻重失当、过分芜杂等不合理的地方；有些人物的性格不够完整等。因此，对于广大读者来说，也还不尽如人意。这些又为王实甫创作杂剧《西厢记》留下了广阔的驰骋天地。

杂剧《西厢记》正是在《莺莺传》出现以来的许多描写崔、张爱情故事的文艺作品，尤其是在《董西厢》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一部伟大的古典现实主义杰作。对于描写崔张爱情这一题材的文艺作品，由《莺莺传》到《西厢记》的转变与飞跃，正如宋之的在《论〈西厢记〉》一文中所指出的：

> 元稹的《莺莺传》是悲剧：是残酷的封建社会生活里的、一首被任意侮辱和弃掷的女性的哀歌。王实甫底《西厢记》是喜剧：描写了封建时代的一些青年男女，为了自由、幸福和生活的权利而敢于和传统的封建力量进行搏斗的、充满了曲折但也充满了痛苦、胜利和喜悦的一篇宏伟的诗篇。如果说《莺莺传》的艺术力量，在于元稹通过莺莺这一美丽而悲惨的封建社会里的女性命运，唤起我们的同情、惆怅和哀挽。而《西厢记》的艺术力量，就在于王实甫以热辣的讽刺，火一样的嘲笑，尖锐的指责，抨击和烧毁了看来是强大无比的封建统治阶级底封建观念和封建力量。元稹站在封建统治阶级底立场上，看出了封建统治力量的可怕、可恨和可憎；王实甫却站在封建统治阶级底叛逆者

立场上，勇敢地描写了封建社会的两种力量，即传统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力量和渴望突破这种罪恶的力量的青年一代的严重的搏斗和深刻的冲突。王实甫的《西厢记》，充满了叛逆者的声音。王实甫鲜明地倾向青年一代，热烈地歌颂了敢于向封建力量进行突击的青年一代。

确切地分析出由《莺莺传》到《西厢记》这一飞跃的实质，深刻地指出了杂剧《西厢记》反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伟大主题。如果说，由《莺莺传》到《董西厢》完成了一个质的变化，而《西厢记》对于《董西厢》则是全面的深化与完善。《董西厢》将《莺莺传》由悲剧结局改为团圆结局，但还没有使崔张故事演绎为喜剧；《西厢记》则在《董西厢》的基础上，从故事结构和人物塑造方面，充分挖掘喜剧因素，构成了一部著名喜剧。王实甫以其"纵横烂漫，出入变化"的大笔，将崔、张故事升华到出神入化的境地。因此，《西厢记》一出现，就如异峰突起，在我国古典戏曲乃至整个古典文学创作领域矗起一座高峰，赢得了"天下夺魁"的美誉，连它借以脱胎的《董西厢》也为人们所淡漠了。其后，虽然有不少作家仍试图描写这个题材，但不是摹仿改写，就是笨拙的续貂；不仅没有能取代《西厢记》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相反，倒将它陪衬得更加光彩夺目，不可逾越！因此，它使历代许多思想不同、地位各异的文人们一致为之倾倒，有的称赞它是"化工"之作，是"出于童心"的"天下至文"（明李卓吾《焚书》）；有的则说它是"无所不工"，"以神以韵"的"神品"（明王骥德《曲律》）；有的说它是"北曲压卷"之作（明王世贞《艺苑卮言》）；有的评它是"南北杂剧之冠"（明徐复祚语）；有的说它是"词曲之关雎，梨园之虞夏"（程巨源《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序》）；有的说它是"超时空"的艺术佳作（郭沫若《西厢记艺术上之批判与其作者之性格》）；有的则将它与古典小说《红楼梦》合称为"中国古代文艺的双璧"（赵景深《明刊本西厢记研究》序）；有的称赞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可以"凌驾于元、明、清三代任何一个处理同类题材的剧本之上"（董每戡《西厢记发覆》）。

那么，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在崔、张爱情题材的创作

中，究竟有哪些重大的突破，在艺术上又有哪些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呢？

造成《西厢记》艺术生命不朽的原因，首先当然是它“现实主义的真实性”，透过爱情故事的描写，在《董西厢》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崔、张故事反封建的主题，赋予作品以时代精神。

《西厢记》产生在我国封建社会金末元初的动乱年代。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曾精辟地揭示了封建婚姻制度的实质，指出：“结婚乃是一种政治行为，是借新的联姻以加强自己势力的机会。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绝不是个人的意愿”，所以，“婚姻的缔结”，“是一种由父母包办的事情”。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在婚姻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以门第财产和家世利益为转移的父母包办和本人自主的矛盾。这种封建婚姻制度，完全排斥男女双方表达爱情和自主婚姻的权利，是造成无数爱情、婚姻悲剧的主要根源。蒙古族入主中原之后，一方面，“有一些所谓名儒投奔蒙古人，献上典章礼乐制度三纲五常等统治中国的儒学”（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元人则继承有利于其统治的封建礼教，并与佛、道结合，用封建礼教统治并麻醉人民；另一方面，元人对汉人和其他民族实行野蛮统治，赤裸裸地掠夺、买卖、蹂躏妇女，惨状目不忍睹。人的尊严被摧残毁灭，人的思想感情受到最沉重的压抑。《西厢记》的意义，正是在于它尖锐提出和真实反映了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牵动千家万户的、于元代更加突出的一个社会问题：青年男女追求爱情自由、婚姻自主与封建礼教婚姻制度的矛盾。这个主题，在《西厢记》里，象一条蜿蜒的细流，九溪十八涧，曲曲弯弯，跌宕多姿，岸花明媚，细浪湍激，魅力动人地歌颂了青年一代为争取幸福爱情与自主婚姻而忘餐废寝、坚定不移的斗争精神。剧中的男女主人公张生、莺莺，月下私期，是那么的欢畅欣喜，有情有义；他们的长亭离别，又是那么的悲凄缠绵，难舍难分，使古今读者为他们这种美满爱情所感动、所陶醉。最后，剧本通过张生之口，发出了这

样的呼唤："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于是，它象划过乌云笼罩的黑夜长空的一道电光，预示着革命暴风雨的到来，给灾难深重的人民以精神鼓舞；它喊出了广大青年男女的共同心声，引起了世世代代青年男女的强烈共鸣！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说，"反抗精神，革命，无论如何，是一切艺术之母"！《西厢记》正是"由这位母亲产生出来的"、"最完美"、"最绝世"的"女孩儿"，"是有生命的人性战胜了无生命的礼教底凯旋歌，纪念塔"。彭·琼生曾精辟地称颂莎士比亚的剧作是"本世纪的灵魂"，那么，我们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王实甫的《西厢记》和与它同时代的杂剧作品是"元时代的灵魂"。

正是《西厢记》革命的主题，赋予崔张爱情以新的生命，使之由二百年前《莺莺传》的悲剧，敷演成了喜剧。

《西厢记》作者王实甫的独特创造和贡献，还在于他为崔、张爱情这个长期流传的故事，找到了最适合的艺术形式，使《西厢记》在《董西厢》的基础上，将诸宫调改写创作成有科、白、唱的代言体的戏剧。而且作者精心结构、合理布局，突破了元杂剧一本四折、每折由一人独唱的体制，独创了五本二十一折的规模，使剧本主线突出、布局合理，有开有合，张弛相间，巧妙娴熟地发挥了戏剧艺术的表现力，成功地展示了事件曲折反复的过程，从而，构成一个有机勾联、宏大精细的艺术整体，最大限度地显示了作品的思想力量。

突出主线，使作品紧紧围绕崔、张爱情的产生、受阻和胜利的过程，组织情节，展开矛盾，在全剧形成一条贯穿始终的主要线索。围绕主要线索，层层展开矛盾。老夫人与莺莺、张生、红娘之间的矛盾是主干，贯穿始终；莺莺、红娘、张生之间的矛盾，以及莺莺内心的矛盾，是枝叶，由主要矛盾产生，受其支配，并为其服务。这样，三重矛盾，一线贯注，紧密扭结，相互补充，相互推动，使戏剧冲突比较集中。作者环绕作品主线，根据主题要求，精心组织布局，将大小事件和故事情节巧妙地编织在五本二十一折的结构中，形成一部宏伟的整体。各本有中心事件，各折又都有完整的戏剧情节，各本、各折之间，连环盖

结，互为因果，联递推进，使剧情沿着主线向预定的方向进展。第一本《张君瑞闹道场》，崔、张一见钟情，矛盾遂开始酝酿产生；第二本《崔莺莺夜听琴》，兵困普救，张生解围，老夫人赖婚，爱情受阻，矛盾得以展开；第三本《张君瑞害相思》，红娘传书，莺莺闹简，集中表现莺莺的内心斗争，以及莺莺、红娘、张生之间的内部矛盾，是矛盾的继续和深化；第四本《草桥店梦莺莺》，莺莺酬简，夫人"拷红"，长亭"送别"，草桥"惊梦"，两种势力第二次正面冲突，矛盾激化，全剧出现高潮；第五本《张君瑞庆团圆》，莺莺寄书，郑恒争婚，崔张团圆，矛盾解决，二人的理想得以实现。五本戏各有中心，又围绕一个主题，有机地体现了矛盾发生、发展、激化与解决的完整过程。这些矛盾的发展并不是平铺直进的，而是有张有弛，急缓相间，引人入胜，合理自然。全剧共有三个高潮，而每次高潮的出现，都有一个酝酿、积聚、渐进的过程，突发事变既出人意料，又是逻辑的必然。崔、张二人的爱情，经过"惊艳"、"借厢"、"联吟"、"闹斋"，由萌生到加深；"寺警"一折，由暗到明，老夫人被迫允婚；红娘高高兴兴去"请宴"，莺、张二人喜气洋洋准备成亲，在欢快的气氛中，接踵而来的却是老夫人的"赖婚"，这犹如晴天一声霹雳，老夫人翻云覆雨，莺莺怨恨欲绝，张生痛不欲生，红娘义愤填膺，戏剧矛盾冲突被推向第一个高潮。接着，剧情又转入莺、张、红三人之间喜剧性的矛盾冲突之中，一连串的抒情性描写，加上莺莺内心的矛盾冲突，相互交织，经过误会与谅解、冲突与和谐，在"琴心"的渐积，"前候"、"闹简"的铺排之后，于"赖简"一折中，又出现了戏剧冲突的第二个高潮。经过"后候"，在"酬简"一折，莺、张私下结合，人们正为他们挣脱封建羁绊而激动和兴奋时，"拷红"又掀起了轩然大波；结果，却是红娘挫败老夫人，化险为夷，导致了老夫人许婚；不料，老夫人才许婚便逼试。前波未平，后波又起。"哭宴"一折，离愁别恨，触目伤怀。接着是"惊梦"，梦境送别，莺莺私奔，张生魂惊，两人的性格发展出现了新的飞跃，感情的怒涛掀起了连天大波，激烈凄惋，将戏剧冲突推向了最高潮。大潮过后，又生余波，张

生“报捷”，莺莺“缄愁”，郑恒“争婚”，老夫人再度悔婚。然而，张生归来，误会被解除，阴谋被揭穿，反扑被击败，莺、张庆“团圆”，有情人终成眷属，全剧冲突在皆大欢喜中获得圆满解决。

就是这样，《西厢记》用一条主线贯穿大小矛盾和内外冲突，戏剧情节的发展汪洋恣肆，气象万千，犹如长江出三峡，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莺、张一对青年男女，在惊涛骇浪中为爱情而抗争、而痛苦、而欢乐，广大读者的心潮也随着主人公的悲欢离合而起伏跌宕。在这剧情曲折回环的发展过程中，作品结构进生动丰富的矛盾冲突，编织入多姿多彩的喜剧性情节。从而，使全剧红紫绚丽、枝叶横生，却主干突出、纹理清晰。整部作品，针线密细，结构严整，十分工巧却不见裁剪之迹，工于提炼却如生活一样朴素自然，真正达到了“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巧妙的布局和彻底的戏剧性”（马克思语）相结合，不愧为我国古代戏曲作品的佳构，是古今中外戏剧艺术结构的光辉典范。

《西厢记》作为我国古典戏曲中出色的爱情喜剧，从始至终，作者都以饱满的笔触，着力描写了剧中人物的感情潮汐。他们有时使人发笑，让你的感情得以舒展；有时使人哭泣，令人的感情在眼泪中得以净化。作者在描写莺莺、张生、红娘与老夫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即描写两种对立的社会力量之间的斗争的同时，充分揭示了人物内心的冲突，描画出他们各自丰富的内心世界，挖掘出他们各人细腻深邃的复杂感情，所以，《西厢记》特别能震颤千千万万读者的心弦，它的这几个主要人物，都成为我国古典文学领域里流传千古的艺术典型。

老夫人在剧中是个始终如一的反面人物。一开始便“开门见山”，在首折“楔子”中自报家门，交待了人物的家庭身世，点明了人物关系，预示了戏剧冲突的社会根源，从而，也透露出她看重家谱门第的顽固意识。接着，在“寺警”、“赖婚”、“拷红”等戏剧冲突的关键时刻，集中、反复地揭示了她的内心冲突：维护眼前利益、疼爱女儿与顽固的封建意识、门第观念之间的矛盾。她反反复复，一连三次赖婚：头一次“明许明赖”（二本三

折），第二次“明许暗赖”（四本二折），第三次“虚推实赖”（五本四折）。手法多变，但万变不离其宗。手法的变化，是出于眼前利益的需要，是为了心疼女儿；宗旨不变，是为了维护其封建门第观念。这便是她那些出尔反尔行动的内在依据。在她的观念里，婚姻与爱情无关，在这种逻辑中轻轻勾销了自己的负义与欺骗恶行，从而，求得灵魂的安慰；明明是在害女儿却认为是疼女儿，“心平气和”地在迫害别人却觉得心安理得。她也有苦恼，那就是无法否认自己当众许婚的事实。所以，张生质问，她不恼；莺莺怨恨，她不怪，只管用“甜话儿将人和”，表现了温良恭俭让的风度。作者的这些描写，正表现了这个贵族夫人受封建观念毒化之深，显示出封建道德的冷酷无情而又虚伪可笑。这便是王实甫塑造这个反面典型的深刻之处。

内心矛盾冲突表现得最充分、最深刻的是莺莺。莺莺内心的矛盾冲突，是她身心解放的要求与封建精神桎梏之间的矛盾造成的。这是全剧矛盾在她内心的反映；而她与张生、红娘三人之间的冲突又是她内心矛盾冲突的表现。莺莺的内心矛盾在“寺警”以前，主要表现为她的青春由窒息昏睡到觉醒中的精神苦闷。佛殿乍逢张生，唤醒了她的青春，使她平日的伤春愁绪有了明确的内容；隔墙联吟，直接倾吐了她被禁锢的苦闷和对爱情的向往。但是，在她萌生爱情的时候，内心便同时产生了矛盾：一方面情不自禁地向爱情走去，一方面又感觉到不能自由表达爱情的苦恼，不得不极力控制自己的感情，将它埋在心灵深处。白马解围，推动了她与张生的爱情，而夫人赖婚又扑灭了她的希望，激化了她的内心冲突：一方面是母亲的严命，一方面是深深爱着的张生。要爱情，就要违母命。但是当真正要违背母命、家法与张生结合时，头脑中的封建意识便成为她行动的严重障碍，使她在前进的道路上，犹疑动摇，反反复复。她每次反悔变卦，给别人带来苦恼，也使自己陷入越来越无法忍受的双重痛苦与不幸之中。她的那些“假处”，她与张生、红娘之间的一系列矛盾冲突，就是这种内心矛盾的外在表现。“酬简”标志着莺莺冲破了内心的封建堤坝，冲突得以和

谐。但夫人逼张生上京，又使她内心涌起新的冲突：不得官，怕婚姻成为虚话；得了官，又怕张生“停妻再娶”，爱情反成遗恨。所以，长亭送别，莺莺忧心忡忡，无限感伤。张生半年无消息，她“新愁”接着“旧愁”；张生中了状元，接到喜信，本应高兴，她却“书在手，泪凝眸”……这一切，都生动而细腻地表现了莺莺那纯真美好的心灵：她追求的不是一时的欢乐，而是相知相敬、偕老百年的爱情。正是由于崔张之间的专心不渝的爱情，才能克服时间不当（崔父丧葬期间）、地点不合（佛门净地）、门第悬殊、莺莺又早已许配他人等不利因素，取得了奇异的成功。就是王实甫这些深入细致的描绘，塑造出了令千千万万人同情、喜爱的莺莺的艺术形象。

张生是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的青年形象。他具有忠诚的心肠，正直的品格，正义的理想。他痴呆得可笑而又可爱，鲁莽得可气而不可厌；他轻视功名，忠于爱情，与那些善于调情的“风流才子”，惯于玩弄女性的花花公子，截然不同。

红娘是中国古典文学艺苑中头一个成功的奴婢典型。她机灵、正义；宽大为怀，见义勇为；聪明机智，又深谋远虑。作品歌颂她帮助崔、张在叛逆道路上的抗争，在戏剧发展中展示她的品格，丰满了她的形象与个性。红娘是我国古代文艺作品中无与伦比的奴婢形象。

围绕与老夫人的矛盾，剧本细致生动地展开了莺莺与张生、红娘之间的喜剧性冲突。喜剧情节主要从人物性格中发生，人物个性又通过喜剧情节得以绘塑。莺莺的内心矛盾，她的那些“假处”，造成了她与张生、红娘的一系列矛盾。加之他们三人的身份、处境、教养、个性不同，所以，他们各自反抗和争脱封建礼教束缚的步调有紧有慢，方式方法也各不相同。这种差异更加造成了他们之间的冲突，有时甚至达到十分难堪、相互捉弄的程度。但是，由于有共同追求、攻击的目标，却不致造成对抗与决裂，反而在一连串难解难分的纠葛之中，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了解，显示了他们各自的独特个性与美好形象。莺莺、张生、红娘和老夫人都成为古典文学中同类人物的成功典

型。从而，使剧本反封建的主题在形象的塑造中得到深入的开掘。

《西厢记》是一部出色的诗剧，它那抒情性的唱词和富有概括力的道白，给剧本平添了优美动人的艺术魅力。《董西厢》的艺术语言，为《西厢记》奠定了基础，王实甫在前人基础上又大大迈进了一步，他或者化前人的诗词佳句入曲，意境优美，词旨细婉缠绵；或是融情入景，使许多场面饱含诗情画意，境界尽善尽美，烘托了戏剧中人物的内心活动和感情状态，景物描绘真切，感情寄托幽深；或驾轻就熟地用当时的方言俗语，吸收口语入曲，用以刻画人物形象，表现人物个性，体现了杂剧的行当本色。因此，《西厢记》的语言，具有十分突出的个性特色。张生的语言爽朗热烈，抒发其胸臆开阔清丽、洒脱不俗，表现痴情，描写急切，夸张感叹，富有喜剧色彩；红娘的语言，锋利、俏皮、泼辣、爽快，俗语方言脱口而出，符合一个聪明机智、助人为乐的下层人物的身份；莺莺的语言，则深沉优雅，显得钟情、旖旎、犹疑、凝重、矜持、蕴藉，不失相国小姐的大家风范。其余人物的语言，如老夫人的语言板滞僵硬，惠明的语言豪爽朴素，郑恒的语言庸俗粗鄙，也都符合各自的身份。从而，准确、生动、真切地表现出剧中人物在特定情境中各自不同的思想感情与性格特征，尤其是他们内心深处的隐秘和细致入微的思想活动与冲突，时时将读者引入作者所创造的艺术氛围即“充满冲突的情境”（黑格尔语）之中，去感受主人公的悲欢苦乐。

《西厢记》就是这样，用通晓流畅、隽秀精妙、满篇珠玑、美不胜收的语言，塑造了一个个活灵活现的艺术形象。整部作品，无论故事的铺叙，还是景物的摹写，或是人物内心活动的揭示，都交织着浓郁的诗情画意。

正是由于《西厢记》具备了这些艺术特色，使它成为“一部不朽的中国古典喜剧名著”，“它以乐观的战斗精神划破了封建宗法礼教的黑幕”，“它以笑声歌颂了封建年代男女青年自由婚姻的彻底胜利”（林涵表语）。因此，它一出世便成为“天下

万世人人心里公共之宝”(金圣叹语)。问世几百年来,尽管统治阶级和封建卫道士们从未停止过对它的诬蔑,甚至不断颁布法令,严加禁毁。但是,《西厢记》却以它旺盛的艺术生命力,在社会上不胫而走,广泛流传,尤其在文学创作和艺术实践领域内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西厢记》问世不久,元代著名作家白朴便模仿创作了《董秀英花月东墙记》,郑德辉创作了《倩梅香翰林风月》。其后,从明代到清代、到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厢记》版本广泛流传,解放后仅单行本的印行已达百万册以上;各种地方戏曲大都编演了这个剧目,并且在说唱、曲艺、剪纸、绘画、泥塑、牙雕等各种艺术形式中,形成了一股持久的“西厢热”。明清以来的一些优秀小说、戏曲作品,大都从它那里汲取过思想和艺术上的营养,如明代进步戏剧家汤显祖的《牡丹亭》,从主题思想、人物形象到语言风格等,无不都是《西厢记》的深化与发展。代表我国古典小说艺术高峰的《红楼梦》,无疑也继承了《西厢记》、《牡丹亭》等作品的优秀传统。总之,任凭什么都无法阻拦世世代代青年男女对《西厢记》的喜爱。它的主题:“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是他们追求的爱情理想;它的男女主人公张生、莺莺,成为他们为争取自主婚姻而进行斗争的榜样;红娘成了中国人民心目中玉成男女婚姻的月老;它的优美语言,脍炙人口,广为流传。《西厢记》已成为神州大地家喻户晓的名作,它在我国一代又一代青年男女的心灵深处卷起过层层感情的波澜!

随着《西厢记》的广泛流传,在学术研究领域内,它已成为为数不多、可以独立成为一门学问的作品之一。明清两代对它作过点评或校注工作的,就有王伯良、李卓如、王世贞、汤显祖、徐文长、罗懋登、凌濛初、闵遇五、汪然明、李日华、陈眉公、孙月峰、张深之、徐士范、孙鑛、邱琼山、唐伯虎、萧孟昉、董华亭、金在衡、顾玄纬、梁伯龙、焦猗园、何元朗、黄嘉惠、刘丽华、毛西河、朱路、尤展成、钱西山、沈君征、金圣叹等。这些人的研究工作做得虽有好坏不同,但由此可以看出古代研究《西厢记》的强大阵营。全国解放后,《西厢记》的研究更是呈现一派

蓬勃气象，先后出版发行了王季思、吴晓铃、张燕瑾和弥松颐、祝肇年和蔡运长的四种新的校注本，各种研究论著也不断涌现。在我国古典文学研究中，《西厢记》研究是可以同《楚辞》研究、杜诗研究、《红楼梦》研究等相媲美的少数领域之一。

《西厢记》早已越出国界，成为世界文艺宝库中的珍品，它那巨大的艺术魅力同样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赞叹。世界各国的大百科全书对《西厢记》的思想、艺术价值都作出了高度的评价。美国大百科全书说：《西厢记》"是剧作者王实甫以无与伦比的华丽的文笔写成的，全剧表现着一种罕见的美"，"是一部充满优美诗句的爱情戏剧，是中国十三世纪最著名的元曲之一"，"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法国大百科全书说："十三世纪中国戏剧家王实甫的《西厢记》，在元曲中是篇幅最长的一部浪漫主义杰作。这是爱情的诗篇，整个故事自始至终贯穿着一对情人的悲欢离合，充满了迷人的情趣。"大英百科全书在介绍到《西厢记》时写道："这个戏有高度的文学价值，它的篇幅较其他元曲长出几倍，对后世戏剧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日本大百科事典列有《西厢记》专门辞条，写道："积极的内容与优美的形式综合在一起，就使《西厢记》成为元曲的最佳作品。"苏联大百科全书在"中国文学"条目中说："戏剧在元代文学中占主导地位。著名戏剧家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马致远的《汉宫秋》等，代表着元代戏曲艺术发展的高峰。"《西厢记》和它由之而来的《莺莺传》、《董西厢》已被译成英、法、德、意、拉丁、俄、日、朝、越等语种文字出版发行，在各国广为流传。同时，在世界别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也涌现出许多研究专家，他们辛勤地写作、出版了许多研究《西厢记》的专门著作。

今天，作为我国古典戏剧发展高峰之一的《西厢记》，已经被世界各国的人民和他们的学者视为全世界的优秀文化遗产。有的认为，《西厢记》可与《天方夜谭》等世界名著相媲美（英·Leo T. Y《西厢记：中国八世纪的故事》前言）；有的认为，王实甫的《西厢记》与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一样，都是全世

界人民所喜爱的作品(德·卫礼贤《会真记》德译本跋);有的将中国戏剧与希腊戏剧、英国戏剧作了比较研究,说:"莺莺的文雅风姿有时接近于朱丽叶,而焦虑的张生在某个时候蒙受的痛苦却很象焦虑的特雷斯登"(英·戈尔登·博顿利《西厢记》熊式一英译本序言)。有的则认为,《西厢记》"即使全欧洲恐怕也找不到多少象这样完美的剧本"(苏联·柯尔施主编、王西里著《中国文学史纲要》)。因此,《西厢记》理应成为我们今天社会主义新文化乃至全世界人民新的文化赖以前进和发展的基础。世界各地千千万万新时代的男女青年仍在热恋着它,许许多多的专家还在孜孜不倦地研究着它。为适应广大国内外读者的需要,崔张爱情故事的发祥地——普救寺已修葺如故,供人们观赏;由海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发启、参加的"《西厢记》研究会"已经成立。一个声势更加壮阔的"西厢热"即将到来,时代在呼唤着"《西》学"的兴起!这本鉴赏辞典的编撰出版,正是为了尽"艺术的真正职责",帮助人们认识《西厢记》这部作品的"最高旨趣"(黑格尔语),意图将千千万万青年男女引进这个新时代的浪潮中来。

凡　例

一、本书编著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读者阅读和欣赏《西厢记》，解释书中的疑难问题并增长有关知识。

二、本书在《西厢记》每一本的每一折（包括楔子）原文后面附一篇赏析文章，即是一个词条；《前言》对《西厢记》成书过程、艺术价值作了全面评价。前言与各折赏析文章、附录部分合起来，即是一部完整的评赏《西厢记》的论著。

三、本书所录《西厢记》原文，以王季思校注本，即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本为底本。个别地方如有异文，则择善而从之。

四、本书文内所写《西厢记》即王实甫所著杂剧《西厢记》，提到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时简称《董西厢》，以示区别。

五、本书在正文之后，于附录部分，介绍了《西厢记》作者王实甫，《西厢记》版本，宫调、曲牌，方言、俗语，它的渊源——元稹的《莺莺传》、秦观、毛滂的《调笑转踏·莺莺》、赵德麟的《商调蝶恋花鼓子词》、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以及历代名家对《西厢记》的评论，国内外研究《西厢记》的资料索引，《西厢记》与普救寺，《西厢记》名句、佳语索引等，以方便读者查检阅读。

六、本书在正文前附录了一组《西厢记》崔、张爱情故事发生地——山西省永济县普救寺的彩色照片，书中每一折选录了一幅明代各种版本的插图，供读者欣赏。

七、本书在编撰中吸收、借鉴了王季思、吴晓铃、霍松林、祝肇年、蔡运长、张燕瑾、弥松颐、蒋星煜等前贤的研究成果，特此说明并致谢！



普救寺全貌



山门扁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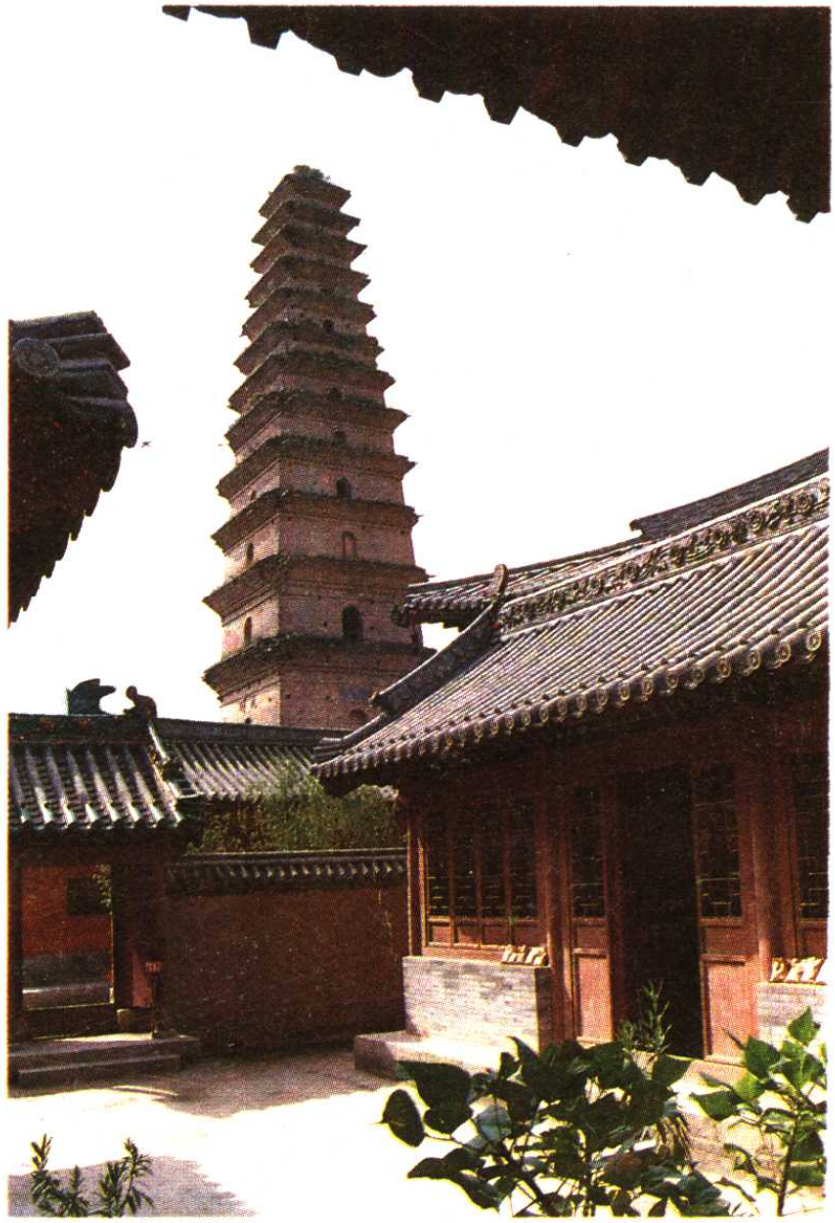
梨花深院

（崔夫人一家老小在普救寺的住处）



东邻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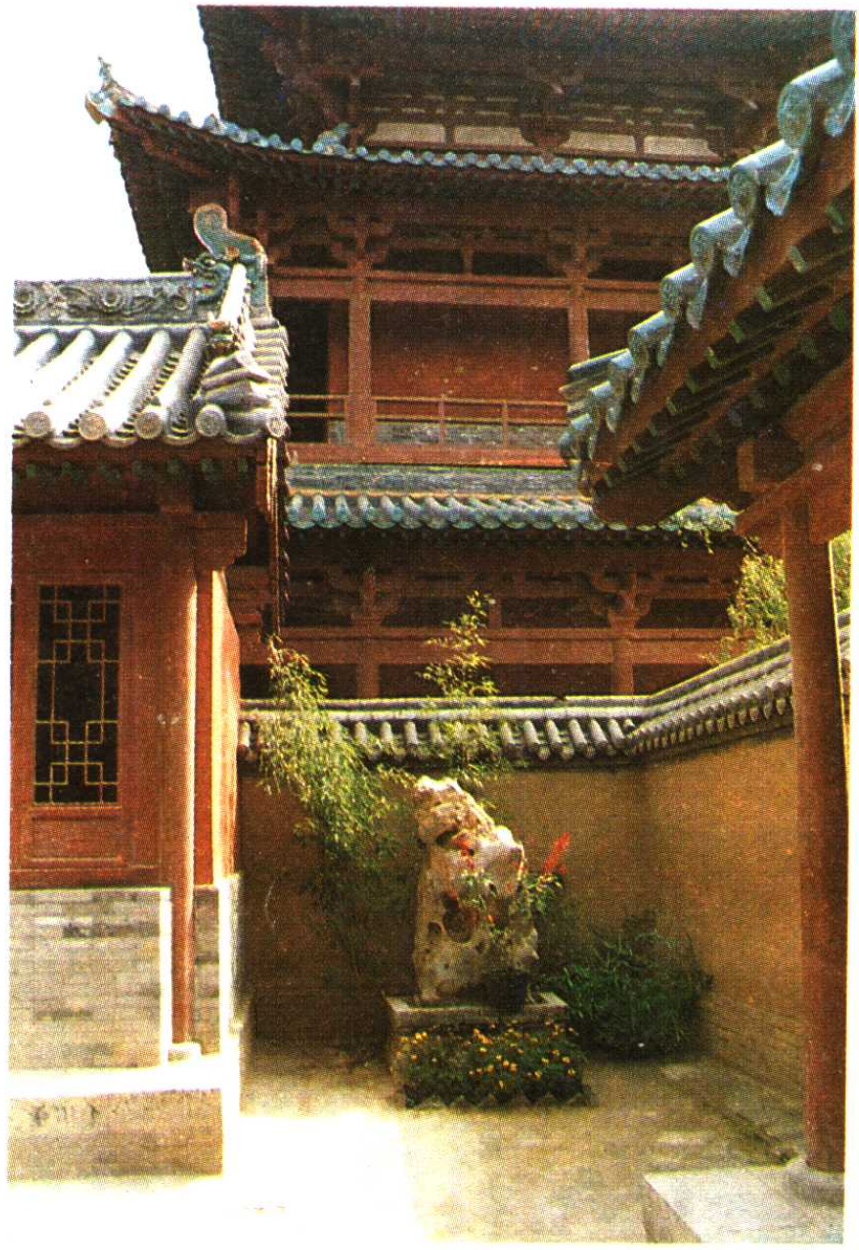
（白马解围后老夫人请张生住的“书院”在梨花深院东边，与西厢只一条夹道之隔）



普救西厢

（梨花深院内的西厢房，莺莺住

在此房，即“待月西厢”之处）



夜跳东墙

（张生应约夜跳之东墙）

（以上均系谷威摄影）



普救寺金·泰和甲子(1204)莺莺故居词碣

（仝　毅　摄）



奇妙全相註釋西廂記 卷之一

焚香拜月

第一折

外扮老夫人上開 二旦侍隨上

老身姓鄭。夫主姓崔。官拜前朝相國。不幸因病告殂。祇生得這箇小姐。小字鶯鶯。年一十九歲。針指女工。詩詞書算。無不能者。先相在日。曾許下老身之姪。乃鄭尚書之長子。鄭恒為妻。因俺孩兒父喪未娶。

小妮子 做紅娘。這一箇小

下。 卻伏侍孩兒。 郎。先夫棄世之後。老身與女孩

明弘治十一年(1498)金台岳家重刊本

《奇妙·全相注释西廂记》书影

三晋文化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总　编　赵雨亭

副总编　刘舒侠　刘贯文

李玉明　刘　江

陈墨章　张　颔

目　　录

凡　例 …… (1)
前　言 …… (1)
第一本　张君瑞闹道场杂剧
楔　子 …… (1)
第一折 …… (5)
第二折 …… (20)
第三折 …… (33)
第四折 …… (42)
第二本　崔莺莺夜听琴杂剧
第一折 …… (49)
楔　子 …… (63)
第二折 …… (73)
第三折 …… (80)
第四折 …… (91)
第三本　张君瑞害相思杂剧
楔　子 …… (98)
第一折 …… (100)
第二折 …… (106)
第三折 …… (116)
第四折 …… (125)
第四本　草桥店梦莺莺杂剧
楔　子 …… (133)
第一折 …… (135)
第二折 …… (142)
第三折 …… (154)
第四折 …… (165)

第五本 张君瑞庆团圆杂剧
楔 子 …… (173)
第一折 …… (174)
第二折 …… (180)
第三折 …… (187)
第四折 …… (195)

附 录：
作家王实甫传略 …… (207)
《西厢记》版本简介 …… (213)
《西厢记》宫调、曲牌介绍 …… (231)
《西厢记》方言、俗语汇释 …… (242)
《西厢记》渊源录
(唐)元 稹:《莺莺传》 …… (266)
(宋)秦 观:《调笑转踏·莺莺》 …… (270)
(宋)毛 滂:《调笑转踏·莺莺》 …… (270)
(宋)赵德麟:《商调蝶恋花鼓子词》 …… (271)
(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 …… (274)
历代名家评论《西厢记》 …… (337)
《西厢记》研究资料索引 …… (352)
《西厢记》研究在国外 …… (379)
《西厢记》与普救寺 …… (384)
《西厢记》名句、佳语索引 …… (389)

第一本　张君瑞闹道场杂剧

楔　子

〔外扮老夫人上开〕老身姓郑，夫主姓崔，官拜前朝相国，不幸因病告殂。只生得个小姐，小字莺莺，年一十九岁，针黹女工，诗词书算，无不能者。老相公在日，曾许下老身之侄——乃郑尚书之长子郑恒——为妻。因俺孩儿父丧未满，未得成合。又有个小妮子，是自幼伏侍孩儿的，唤做红娘。一个小厮儿，唤做欢郎。先夫弃世之后，老身与女孩儿扶柩至博陵安葬；因路途有阻，不能得去。来到河中府，将这灵柩寄在普救寺内。这寺是先夫相国修造的，是则天娘娘香火院，况兼法本长老又是俺相公剃度的和尚；因此俺就这西厢下一座宅子安下，一壁写书附京师去，唤郑恒来相扶回博陵去。我想先夫在日，食前方丈，从者数百；今日至亲则这三四口儿，好生伤感人也呵！

【仙吕·赏花时】夫主京师禄命终，子母孤孀途路穷；因此上旅榇在梵王宫。盼不到博陵旧冢，血泪洒杜鹃红。

今日暮春天气，好生困人，不免唤红娘出来分付他。红娘何在？〔旦侏扮红见科〕〔夫人云〕你看佛殿上没人烧香呵，和小姐闲散心耍一回去来。〔红云〕谨依严命。〔夫人下〕〔红云〕小姐有请。〔正旦扮莺莺上〕〔红云〕夫人着俺和姐姐佛殿上闲耍一回去来。〔旦唱〕

【幺篇】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并下〕

中国古代文论家曾经深切地指出：文学作品“起结最难”。法国大作家狄德罗在《论戏剧艺术》中说得更为肯切：“一个剧本的第一幕也许是最困难的一部分。要由它开端，要使它得以发展，有时候要由它表明主题，而总要它承先启后”，因此，“正是第一个情节决定了整个作品的色彩”。这个“楔子”，正是《西厢记》发端主题、决定其色彩的“第一个情节”。

王实甫在《西厢记》初揭舞台帷幕的先声“楔子”戏中，着意安排崔夫人首先开场表演，实在是他匠心巧运、出手不凡的工力所致。在元稹的《莺莺传》中，直至张生设法解救了兵围寺院的危难之后，崔夫人才出场致谢，而致谢之后则杳无下文，仅仅是个略约穿插但却有始无终的过场人物。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以下简称《董西厢》），在开篇时则没头没脑地演

唱了一大段"吾皇德化"、"太平多暇"的颂歌谀词，不仅有粉饰太平、歌世媚俗之嫌，而且亦游离于中心情节之外，实为艺术之赘笔。王实甫一空依傍，独辟蹊径，描摹崔夫人首场表演，是很令人玩味的。第一、在宗法家族观念极重的中国中世纪社会里，作为名门贵胄的崔府，在夫主故世之后，其主母必然是一家之总裁；其家中儿女婚配之悲欢曲折，必然与之直接相关相连。王实甫把崔夫人编排为剧中贯穿始终并成为主要矛盾冲突之对立面的举足轻重的角色，则更符合历史面目和规律，因而更具有社会真实性和艺术真实感。第二、崔夫人上场自报家门，要语不烦地申明了家庭经历、人物状况和特殊处境，为未来的戏剧演进作了很好的铺垫，不仅使观众感到头绪清楚，而且平添了欲观下文的情趣。请看：崔夫人首先郑重突出了夫主"官拜前朝相国"的显赫身世，接着不无矜夸地评赞女儿莺莺小姐长于"针黹女工、诗词书算"的可喜才华，随后相应叙述了与郑恒的许婚前由，继之介绍了红娘、欢郎二人，末后交代了扶柩暂住普救寺的原委……。步步道来，似诉家常琐事，看似平淡无奇，其实却紧扣生活逻辑，一丝不紊不乱，而且紧贴基本剧情，蕴藏着丰富内蕴。崔夫人十分看重门第家谱、家族声望和女儿的婚配事件，透示着她有浓厚的封建等级观念、封建富贵思想和封建伦常意识，这就使她随后的一系列言行以及由此所触发的人物冲突，有所张本。因而，一、她要指派丫环红娘紧紧守护着小姐莺莺，这既有对莺莺的贵族式的娇宠爱抚，更有防范莺莺以免违"礼"越"轨"的良苦用心，目的与根源都在于维护门第尊严和家族利益。她这样做就势必导致她与莺莺、莺莺与红娘和她与红娘之间的矛盾，从而演绎出后面的若干喜剧性情节。二、正因为如此，在普救被围、莺莺遇险的危急情况下，她在权衡了利弊得失后，必然允婚于张生。因为让莺莺由母亲做主嫁给有恩之秀才，定比莺莺遭强寇掳掠而陷身于匪徒，于社会名声和家世利益都好得多。但是在兵退身安的处境中，则又以贵族主妇的身份、口吻，公然赖婚。因为她觉得遵奉先夫之命嫁女于郑恒，既本乎礼法，又门第相当，这就更合乎封建伦常，更可以确保自己的家世利益。从而导致了后面尖锐激烈的戏剧冲突。三、她对莺莺的爱非所道，乃至违背天性人情地严密监守，特别是她对莺莺所钟情的张生率意赖婚，益发显出封建礼教的伪善和封建伦理的悖谬，这就势必激起莺莺的逆反心理，促使莺莺大胆冲破封建意识的规范而与有情人越"礼"私合，催化出戏剧中惊世骇俗的"佳期"("酬简")情节，导演出全剧枢纽性的一大喜剧关目。四、因为她把门第声誉看得高于一切，因而略见蛛丝蚂迹，发现莺莺稍有异常，就立即严审红娘；而通过红娘之口痛悉女儿做下"出乖弄丑"的事儿后，却又不得不依红娘所说，只好掩涕吞声、委曲求全。狠亦是、忍亦是，从而演出了千古不朽的

"拷红"好戏。五、作为一个顽固的封建家长，她在生米做成熟饭——明知莺莺已委身于张生后，却仍要指令张生"挣揣一个状元回来"，让女儿"荣戴"五花官诰的美衔，方许正式成婚……。总之，崔夫人的种种言行作为，其源渊则全在于她那浓厚的封建门第观念、封建富贵思想和封建伦常意识。

面对新的境遇，触发新的感受。所以，剧本接着很自然地表现老夫人在作了今昔对比后，为眼前之冷落凄清而发出"好生伤感"的叹息。这简短而沉重的叹息声，传递出她对世态炎凉的复杂体验，并因此而轸念殊深，这又将进一步促使她在今后的生活中，为维护并追攀家族的声望、权势和利益而努力尽其职守，跟她上述的种种言行正表里相应。同时，她的"伤感"叹息，既可以相因相谐地生发为此时此地"好生困人"的特定情境，并因此由己及人地产生唤令红娘陪侍莺莺到"佛殿上""闲散心耍一回"的典型细节，为即将到来的男女主角于佛殿奇逢、目挑心许，酿成爱情纠葛的中心情节而合理地提供契机，使剧情得以水到渠成地顺畅进展；又可以由老夫人的"好生困人"，自然地谐振为女儿莺莺上场后"人值残春"的抒情表演。还有，全戏首场开演由崔夫人"伤感"叹息所弥漫的悲凉气氛，恰好与剧终崔夫人"做个喜庆的茶饭"的欢欣场面遥相映衬，倍增喜剧的欢欣，倍感舞台氛围回旋变异的审美情趣；加之开端时交代"唤郑恒来相扶"，而戏尾却阴差阳错地成了郑恒"触树身死"的意外归结，这就益发增加了戏剧跌宕反差的艺术魅力，给人以回味不尽的审美意趣。

清人金圣叹对这崔夫人首演的开场戏概言之批曰："罪老夫人也！"这批语虽颇警拔，却嫌粗疏。因为它忽视了崔夫人在这"楔子"戏上所映射的母爱真情——美好人性的闪光。在《董西厢》卷一中，崔夫人尚未出场，就先由红娘有板有眼地评说了她苛严治家的突出事例：偶闻莺莺"夜乘月色潜出"小玩，竟立即严令"召归"而怒责一番。其不通人性不合人情的"老虔婆"嘴脸，叫人难以接受。王实甫则体察人情事理，遵循"人禀七情，应物斯感"的审美创作规律，着意改写成崔夫人对女儿本有着真挚温馨的慈爱之心，让女儿在不违礼节的情况下享有身心的康乐，故而特地叫红娘于"佛殿上没人"时为之伴游闲耍一回。这正是"情真景真，所作必佳"（清代况周颐）的成功典范。所以，王实甫随后表演她为女儿的婚姻与幸福而忧心劳神乃至殚精竭虑，正是事所必然而令人信服的艺术体现。同时，亦可以透视出崔夫人要女儿恪守闺范的心态，在封建礼法的阴影中也隐含着维护女儿名声的点点温善。身为威严的贵族家长，并非一味地凛若冰霜，更非冷血动物；而是一个七情悉具、人性尚存的活脱脱的封建母亲。至于她后来不顾女儿与张生离愁别恨之苦，硬要张生进京应考，则益发反衬出封建

的名位、利禄、门第观念对美好人性的戕害，对真挚人情的摧残。剧中，崔夫人身上慈母之人性与封建之理性的二律背反的呈现，正是王实甫塑造人物形象时力避脸谱化、漫画化和概念化的艺术功绩。

金圣叹故意将原作中崔夫人对红娘所说的"你看佛殿上没人烧香呵"一句，擅改为"你看前边庭院无人"，并批曰"近世忤奴乃云双文（莺莺）直至佛殿，我睹之而恨恨焉！"他的"恨恨"是认为那样的话就贬损了莺莺的高贵形象。其实，王实甫原作的"佛殿"一词用得十分精当。唯"佛殿"方有可观可玩的种种物象，方是"闲散心"之地；也唯有"佛殿"方使男女主角有觑面之机。同时，那"没人烧香呵"短短几个字的叮嘱，在对女儿关心而又耽心的口吻中，把崔夫人家教之严、防范之深和用心之细，种种情状都透露了出来。故而这些道白实在"乃是生出一部书来之根"。金圣叹为了强调"双文真是相府千金秉礼小姐"的高贵身份和高雅教养，还指责《西厢记》原作中莺莺首场所唱的曲词"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认为"不是《西厢》一色笔墨，想是后人所添也"，亦是迂腐的主观偏见。诚然，若把相府的小姐莺莺写成"小家碧玉"式的浮艳女郎，则不符合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创作规范。但是《西厢记》这里莺莺的所唱所叹，却正好是她独特性格的真实而生动的展现。请看：莺莺离开京华胜地来到蒲郡之东，被老夫人掩门拘管而闲居于冷落萧疏的寺庙之内，面对春花披谢、春水潺湲的暮春残景，她默默地怅然伫立于袅袅的春风之中，不由得思绪万千，禁不住发出"闲愁万种"的深沉叹息，倾诉着哀"怨"郁闷的缠绵心情。触景生情，而又以情点景，在情景融洽中，呈现出女主人公深情幽婉的个性风貌。短短几句不仅将特定时序、特殊环境和人物的特有心性描摹如画地点示清楚，而且，这相府的千金小姐，不愁衣食、不忧功名，本为闲耍而来，却为何显得如此心事深沉呢？这就自然地挑起观众的一大疑窦。正如狄德罗所说：优秀戏剧"由于把内情透露给我，他却引起我长时间的悬念"。——王实甫在戏剧伊始就分寸恰当地让莺莺一吐衷曲，正是为了有力地吸引观众更深切地关心她的命运。当然，人们不难体会：曲中这"愁"与"怨"的潜台词，正潜含着十九岁敏慧风流的莺莺那摽梅之思和怀春之恋，以及因思恋不得而郁结成的幽怨惆怅之情。剧作于此以典雅而蕴藉的语言，低缓而凝重的节奏，逼真地再现了莺莺柔丽、深情、幽怨而不纤弱的美好形态，生动地显示出青春少女不甘幽闭的一腔热情与森严礼教压抑人性的冷峻现实之间的深刻矛盾，也隐含着莺莺对父母包办的与郑恒的婚约的潜恨幽愁，并为全剧"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主题奠下了底蕴。这正是人们所赞赏的——使剧中人物"带戏上场"的神采之笔。

明代李日华《南西厢记》改写莺莺一上场就唱什么"椿庭命终，萱堂运穷，叹一家飘泊谁与共"；明代陆采《南西厢记》也让莺莺首场开演就为"父亲灵柩不得回葬"而悲吟"骨肉如晓星，身世似萍水"的调子，它们都散发着封建性孝亲守礼、叹贫嗟命的陈腐气息，从而玷污了莺莺青春少女的天然丽质和可人风度，斫伤了《西厢记》的诗情神韵和战斗锋芒。当然，李、陆等人的续貂之作，恰好反衬了《西厢记》的熠熠辉光。可见，《西厢记》中崔夫人的开场自叙和崔莺莺的揭幕演唱，不仅预示了未来戏剧冲突的社会根源、性格基础，而且潜蕴着全剧情节嬗替的艺术张力，孕含着耐人品赏的审美引力。以杰出喜剧《钦差大臣》闻名于世的俄国大作家果戈理在谈论戏剧创作开端时提出："一个剧的开端应该囊括一切人物，而不是一个两个；应该涉及所有角色多多少少都关心的内容"，并做到"牵一发而动全身"（《剧场门口》）。这本是很高的要求，孰知在他之前数百年的中国喜剧大师王实甫这里，早已率先取得了卓越成就。王实甫从首场楔子戏开始，就大胆地打破了元杂剧一本戏只由一个主角独唱的体制束缚，让崔夫人和崔莺莺一登台就各自演唱着曲子，从而使新鲜活泼的形式与新颖进步的内容完美地结合为一体。王实甫灵慧而缜密的艺术构思和独特而精湛的表现技巧，通过首场楔子戏的铺排，正体现了中国古典戏剧"结构第一"（清代李渔）的美学规范，其"前后、左右、高低、远近、尺寸，无不了然胸中"；其"起""接""敷衍"与"收煞"，皆"整整在目"（明代王骥德），为中国戏剧的美感创造，树立了光辉楷模。可见，王实甫由首场楔子戏的成功开端，在全剧中创造出的人物形象的典型性、戏剧情节的生动性和表现形式的独创性，就必然使《西厢记》"天下夺魁"（贾仲明）。

第一本　张君瑞闹道场杂剧

第　一　折

〔正末扮骑马引俫人上开〕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西洛人也。先人拜礼部尚书，不幸五旬之上，因病身亡。后一年丧母。小生书剑飘零，功名未遂，游于四方。即今贞元十七年二月上旬，唐德宗即位，欲往上朝取应。路经河中府，过蒲关上，有一故人，姓杜名确，字君实，与小生同郡同学，当初为八拜之交。后弃文就武，遂得武举状元，官拜征西大元帅，统领十万大军，镇守着蒲关。小生就望哥哥一遭，却往京师求进。暗想小生萤窗雪案，刮垢磨光，学成满腹文

章，尚在湖海飘零，何日得遂大志也呵！万金宝剑藏秋水，满马春愁压绣鞍。

【仙吕·点绛唇】游艺中原，脚根无线、如蓬转。望眼连天，日近长安远。

【混江龙】向诗书经传，蠹鱼似不出费钻研。将棘围守暖，把铁砚磨穿。投至得云路鹏程九万里，先受了雪窗萤火二十年。才高难入俗人机，时乖不遂男儿愿。空雕虫篆刻，缀断简残编。

行路之间，早到蒲津。这黄河有九曲，此正古河内之地，你看好形势也呵！

【油葫芦】九曲风涛何处显，则除是此地偏。这河带齐梁，分秦晋，隘幽燕。雷浪拍长空，天际秋云卷；竹索缆浮桥，水上苍龙偃。东西溃九州，南北串百川。归舟紧不紧如何见？恰便似弩箭乍离弦。

【天下乐】只疑是银河落九天；渊泉、云外悬，入东洋不离此径穿。滋洛阳千种花，润梁园万顷田，也曾泛浮槎到日月边。

话说间早到城中。这里一座店儿，琴童接下马者！店小二哥那里？〔小二上，云〕自家是这状元店里小二哥。官人要下呵，俺这里有干净店房。〔末云〕头房里下，先撒和那马者！小二哥，你来，我问你：这里有甚么闲散心处？名山胜境，福地宝坊皆可。〔小二云〕俺这里有一座寺，名曰普救寺，是则天皇后香火院，盖造非俗：琉璃殿相近青霄，舍利塔直侵云汉。南来北往，三教九流，过者无不瞻仰，则除那里可以君子游玩。〔末云〕琴童料持下晌午饭！俺到那里走一遭便回来也。〔童云〕安排下饭，撒和了马，等哥哥回家。〔下〕〔法聪上〕小僧法聪，是这普救寺法本长老座下弟子。今日师父赴斋去了，着我在寺中，但有探长老的，便记着，待师父回来报知。山门下立地，看有甚么人来。〔末上，云〕却早来到也。〔见聪了，聪问云〕客官从何来？〔末云〕小生西洛至此，闻上刹幽雅清爽，一来瞻仰佛像，二来拜谒长老。敢问长老在么？〔聪云〕俺师父不在寺中，贫僧弟子法聪的便是，请先生方丈拜茶。〔末云〕既然长老不在呵，不必吃茶，敢烦和尚相引，瞻仰一遭，幸甚！〔聪云〕小僧取钥匙，开了佛殿、钟楼、塔院、罗汉堂、香积厨，盘桓一会，师父敢待回来。〔做看科〕〔末云〕是盖造得好也呵！

【村里迓鼓】随喜了上方佛殿，早来到下方僧院。行过厨房近西，法堂北，钟楼前面。游了洞房，登了宝塔，将回廊绕遍。数了罗汉，参了菩萨，拜了圣贤。〔莺莺引红娘拈花枝上，云〕红娘，俺去佛殿上耍去来。〔末做见科〕呀！正撞着五百年前风流业冤。

【元和令】颠不剌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的庞儿罕曾见。则着人眼花撩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他那里尽人调戏艄

着香肩，只将花笑拈。

【上马娇】这的是兜率宫，休猜做了离恨天。呀，谁想着寺里遇神仙！我见他宜嗔宜喜春风面，偏、宜贴翠花钿。

【胜葫芦】则见他宫样眉儿新月偃，斜侵入鬓云边。〔旦云〕红娘，你觑：寂寂僧房人不到，满阶苔衬落花红。〔末云〕我死也！未语人前先腼腆，樱桃红绽，玉粳白露，半晌恰方言。

【幺篇】恰便似呖呖莺声花外啭，行一步可人怜。解舞腰肢娇又软，千般袅娜，万般旖旎，似垂柳晚风前。

〔红云〕姐姐，那壁有人，咱家去来。〔旦回顾觑末下〕〔末云〕和尚，恰怎么观音现来？〔聪云〕休胡说，这是河中开府崔相国的小姐。〔末云〕世间有这等女子，岂非天姿国色乎？休说那模样儿，则那一对小脚儿，价值百镒之金。〔聪云〕偌远地，他在那壁，你在这壁，系着长裙儿，你便怎知他脚儿小？〔末云〕法聪，来，来，来，你问我怎便知，你觑：

【后庭花】若不是衬残红芳径软，怎显得步香尘底样儿浅。且休题眼角儿留情处，则这脚踪儿将心事传。慢俄延，投至到枕门儿前面，刚那了一步远。刚刚的打个照面，风魔了张解元。似神仙归洞天，空余下杨柳烟，只闻得鸟雀喧。

【柳叶儿】呀，门掩着梨花深院，粉墙儿高似青天。恨天，天不与人行方便，好着我难消遣，端的是怎留连。小姐呵，则被你兀的不引了人意马心猿？

〔聪云〕休惹事，河中开府的小姐去远了也。〔末唱〕

【寄生草】兰麝香仍在，佩环声渐远。东风摇曳垂杨线，游丝牵惹桃花片，珠帘掩映芙蓉面。你道是河中开府相公家，我道是南海水月观音现。

"十年不识君王面，始信婵娟解误人。"小生便不往京师去应举也罢。〔觑聪云〕敢烦和尚对长老说知，有僧房借半间，早晚温习经史，胜如旅邸内冗杂，房金依例拜纳，小生明日自来也。

【赚煞】饿眼望将穿，馋口涎空咽，空着我透骨髓相思病染，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休道是小生，便是铁石人也意惹情牵。近庭轩，花柳争妍，日午当庭搭影圆。春光在眼前，争奈玉人不见，将一座梵王宫疑是武陵源。〔下〕

这折戏世称"惊艳"，在这折戏里，男女主角正式会面。由张生与莺莺

的一见钟情，引发出与封建势力的矛盾，是整部《西厢记》的开篇。

由于前场戏女主角莺莺已经登台，所以本折一开始就相应而自然地由男主角张生开场首演。顺应元人欣赏杂剧的惯例，这里亦由张生初登场时先自报家门，轻巧地沟通观众的耳目心灵。值得品味的是：在元稹的《莺莺传》中，着重强调张生是"非礼不可入"、有坚定操守的所谓正人君子，那样写虽可以反衬莺莺容貌的"艳异""动人"（因之使张生忘"礼"），却也为张生随后因自悔感于"尤物"所以"终弃"莺莺，而强设了推脱罪责的借口，大大贬损了崔张爱情故事的审美意义。在《董西厢》中，首先描叙张生既"策名屡获科甲"，却"家业凋零，倦客京华"，同时又"爱寂寥，耽潇洒"，三者本不协调，颇难统于一身，更与他后面一见莺莺即"魂不逐体"而忘乎所以地轻佻颠狂的表现，难以榫接缝合。王实甫的处理就很别致而妥贴。剧本在简单介绍了张生的家庭出身后，言简意赅地以"书剑飘零、功名未遂"八个字集中地突出了他的身份、学养和处境。"书剑飘零"，既显示其满怀才略志气的涵养，又表达其满腹失时不遇的悲愤。唯其满怀才略志气，所以他后来方能于强寇压境、众人惊惧的紧张时刻泰然善处，勇献奇策；方能一入京华就大显身手而稳中"状元"。唯其满腹失时悲愤，才使他得以感悟到仕途蹭蹬、世事炎凉的个中况味。因而见到可心的异性女郎遂能一往情深，生发为与莺莺志诚挚爱的婚恋喜剧。"功名未遂"，既显示他有过求取功名的思想，又表达他目前仍是一介"白衣秀士"的处境，所以剧中接着叙写他正"欲往上朝取应"。这样，不仅使他"路经河中府，过蒲关上"并得以顺便随喜普救寺的情节，有了现实依据而浓于生活气息，而且也为他后来接受崔夫人指令果然"到京师""挣揣"功名而预作了铺垫。《莺莺传》和《董西厢》均未交代张生为何"游于蒲"又因何而"寓"于普救寺，其崔张相见的情节就显得事起突兀而令人费解，远不如《西厢记》的针线缜密。不仅如此，《西厢记》还以人物自叙的方式交代了张生正要去拜见蒲关上那位与之有深厚交往的"故人"杜将军，则进一步为后来"白马解危"的关键性情节——被清代戏剧名家李渔激赏为"《西厢记》之主脑"关目的有机推进，预伏了循情合理的底线。

让观众明白了张生身世、生平和来此蒲津的经历、原委之后，紧接着张生发出"何日得遂大志也呵"的深沉嘈叹和深重疑问，并随即高吟一联慷慨激越的诗句："万金宝剑藏秋水，满马春愁压绣鞍！"这两句诗，不仅属对工整，而且气势不凡，显得悲慨而不消沉，郁勃而又涵蕴，于棱角光芒中透出一股温文尔雅的书卷气，从而向观众展示了张生特有的境遇、心性和气度。

值得一提的是，作品所描绘的社会背景——剧中张生所说的"贞元"

年间，唐朝政府正继续推行科举取士制度，这对限制豪门士族势力，消灭宗法门第观念，为中小地主阶级乃至庶民中的知识分子参与政权、发挥才智，起着重要的历史进步作用，因而张生的“欲往上朝取应”，自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而作家王实甫写作的社会背景，则是元朝统治者以野蛮的高压政策驾驭着汉人等广大群众的黑暗时代，近八十年之久废止了科举取士制度，广大知识分子长期处于“颠倒不如人”的卑贱地位，因而，《西厢记》把自己的理想人物写成“欲往上朝取应”的才志之士，也有其为一代士人一吐胸中申大志、显大才、成大业之块垒的合理内蕴，有为矫正时弊而勇敢呐喊的进步作用。明乎此，则张生此折上场所开唱的〔点绛唇〕和〔混江龙〕两曲，就显得贴切而有力。其中，“云路鹏程九万里”与“雪窗萤火二十年”对举，于昂扬中寓含沉郁之慨，借张生的自喻为一代文士作了生动的写照；而“才高难入俗人机，时乖不遂男儿愿”，则已由个人的悲愤胸襟，进升为放眼整个时世，视野更加开阔，于愤激中发抒着刚健不阿之豪情。有此器宇不凡的先声演唱，继之以对黄河的豪兴颂赞，益发显得剧情和曲文的气氤自然和气势流贯。对此，金圣叹有一段颇为中肯的评析：“张生之志，张生得自言之；张生之品，张生不得自言之也。”“于是，顺便反借黄河，快然一吐其胸中隐隐岳岳之无数奇事。呜呼！真奇文大文也。”

其实，人物的“志”与“品”，是互为表里、相生相成而难以截然划分的。剧中让张生咏赞黄河的雄浑气势，正是王实甫之巧绘张生的伟岸气概的目的所在。黑格尔说得好：“感性观照的形式是艺术的特征。”中国戏剧大师王实甫是深通艺术三昧的，并且巧于将抽象的“志”“品”“情”“性”转化成生动丰满的形象，让人们通过鲜明而强烈的感性观照，领略人物的“品”与“志”，领会生活的美与丑，并从瑰丽多姿的戏剧艺术中获得美的享受。因而，他敏锐地捕捉契机，顺应剧情的特有境遇，让剧中主角高立蒲津之上，远眺黄河八荒。于是，剧作家驰骋想象，饱蘸浓墨，以飞动的笔触、明亮的色彩、酣畅的气势，纵勾横勒地描绘出一幅雄奇恢宏的千里壮河图。

开头一句，拔地而起，“九曲风涛何处显？”以一个特大惊问句，陡然唤起观众和读者的注意力（按：通行本作“何处显”，金圣叹本改“显”为“险”，当更能显示黄河的非凡气概），并引领人们高瞻远瞩，于不知不觉中猛然地境界升腾。王实甫于此巧妙地化用了唐代刘禹锡的《浪淘沙》曲：“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刘禹锡因积极参与王叔文等的政治革新运动，遭打击失败后被贬夔州，此曲正是诗人于夔州身处逆境而不甘沉寂的抒情之作。王实甫着意去掉原曲中“万里沙”的冷色调，改为“何处显”的惊问句，这就在宏亮声响的设问中透视出黄河激越奔涌的恢宏气势。刘禹锡“上银河”、赴星槎云云，是诗人由

愤恨丑恶现实而期望超脱现实的幻想，幻想虽美却只是诗人独自而孤寂的形象；王实甫一扫刘禹锡原曲孤愤中的消极感情，通过“滋洛阳千种花，润梁园万顷田”的夸张性描叙，将对社会的悲愤感受转化为富有积极意蕴的美好图景，不仅超越了个人恩怨的狭隘境界，而且赋予那浊流泛滥的黄河以造福万民的可喜形象，实在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神骏之笔。

王实甫让主角张生不去幻想超脱人世，而是积极乐观地正视现实，所以曲中着意让张生正面描叙并热情颂赞黄河在中原大地的险要位置和伟大贡献——“带齐梁，分秦晋，隘幽燕”；“东西溃九州，南北串百川”乃至“入东洋不离此径穿”！往日被人们视为多灾多难的黄河，如今成了赤县神州的伟大神经中枢。明代大思想家、大文学家、“后七子”领袖之一的李卓吾曾高度评赞王实甫的卓越成就，说：“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如曲中语：‘雪浪拍长空，天际秋云卷；竹索缆浮桥，水上苍龙偃’；‘滋洛阳千种花，润梁园万顷田’……是骈俪中景语。”能慧眼识精英自是难能可贵，可惜他对本折中所列举的这些精美曲词，仅仅着眼于艺术形式上的评析。明代徐复祚为了证明他所谓“《西厢》后四折，定为关汉卿所补”的论点，就曾批评王世贞“王弇州取《西厢》‘雪浪拍长空’诸言，亦直取其华艳耳，神髓不在是也。语其神，则字字当行，言言本色，可谓南北之冠”。肯定《西厢记》的语言“当行”“本色”，不愧为元代南北戏曲的压卷之作，确乎精当之论。其实，语言是思想的直接外壳，《西厢记》当行本色的语言，正是它丰厚扎实的内容的谐美体现。金圣叹也很赞赏这两支曲词，但他对“雪浪拍长空，天际秋云卷”两句却批道：“便是曹公‘乱世奸雄’语”，却未免过于穿凿附会。宋代苏轼“大江东去……卷起千堆雪”的名句，有口皆碑。王实甫将其描写长江时夸张、比喻的手法借来，用以刻画黄河的壮丽景色，显得技高一筹。苏词的“卷起千堆雪”虽颇奇丽，但却是长江之浪的被动式形态；而王词的“雪浪拍长空”，则焕发出黄河激浪主动积极的神采，使我们看到——黄河犹如顶天巨人，手捧雪白浪花，直拍九重长空；黄河那雪白浪花与长空之朵朵白云正交织于一望无垠的“天际”，是何等气势，而令人心荡神驰！最后，缀之以“（我便要——金本）泛浮槎到日月边”的结句，以快速、奋进而又光明、远大的可视境界，象征主人公理想抱负的不同凡俗和振作有为的英俊气魄。一曲虽了，但那响遏行云的缕缕雄音依然久久地振响大地。

前人说得好：王实甫为“借黄河以快比张生之品量”，所以特意写黄河辽远、开阔、奔腾、浩瀚而又造福天下的雄伟气概，来抒发和映照张生的豪博胸襟、傲岸气魄、敏捷才华和劲健奋发的情怀。同时，剧中交响着这器大声宏、语俊意长的曲子，就为缠绵、秀雅、风流、谐谑的喜剧全作，增铺了一

道遒劲、庄重、超逸、峭拔的亮色，从而使舞台形象不至于有中国民族美学所厌薄的那种“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的弊病。这云蒸龙奋、雄视千古的境界，这铿金戛玉、振聋发聩的声响，既有力地证实了明代何良俊“王实甫才情富丽，真辞家之雄”的公允评赞，又有力地批驳了何良俊“《西厢》全带脂粉”的妄责之词。由于元代社会“怀才抱艺之士，老死衡门不得以尽其志”（朱晞颜《瓢泉吟稿》）的悲剧比比皆是，致使“小夫贱隶亦皆以儒为嗤诋”（余阙《青阳先生文集》），知识分子于走投无路的窘境中，往往发为消沉颓唐的凄戚之慨，甚至连关汉卿这样伟大的作家也不得不悲叹“人生能几何，十分淡薄随缘过，得磨陀处且磨陀”（〔大德歌〕），因为他们“半身未得文章力，空自胸藏锦绣，口吐珠玑”（钟嗣成〔南吕·一枝花〕《自序丑斋》）；珠玑无处吐，就只得消沉颓废地蹉跎岁月。前辈学者刘咸炘说：“元世曲人，襟怀浅陋，所作绝少深意，非自放于山巅水涯，即自娱于妇人醇酒。”（《右书》）面对如此黑暗腐朽的现实，王实甫却着意让自己剧作的主角——“书剑飘零，功名未遂”的“穷秀才”张生，发出刚健昂扬的高唱，给昏庸沉沦的时代，吹响振奋勇进的号角，何其卓尔不凡，令人惊叹！

就戏剧本身而言，这里雄赡高华、宏肆浩博的“聪俊”张生，与其后“文魔秀士”“风欠酸丁”的“傻角”张生，前后映照，相映成趣，倍增作品的喜剧情味；同时，相互映衬，相得益彰，使张生的形象更为丰满。以豪情壮志的张生之变为“酸侅”“浪子”的“风魔汉”，亦有力地反衬出莺莺的美丽可爱是何等地令人倾倒；以“文章魁首”的张生赢得“仕女班头”的莺莺的真挚爱情，方使崔张之恋更具美感，更富诗意，而不带浅薄相与庸俗气。所以，《西厢记》的这段咏黄河之雄伟气势、抒张生之抱负、气魄的黄河颂，自必传扬千古。

接着，戏剧又以“奇笔”干净利索地“斗然转出事来”（金圣叹赞语）：张生引领琴童来到蒲关“城中”。琴童，作为一个点缀与陪衬的配角，王实甫只安排他必要的两句交代性对白就过去了。明代李日华改编成《南西厢记》时，却于此为琴童硬派了一段道白：“琴童生得清标，每日街上摆摆摇摇。日间跟随官人出入，夜间与官人撒腰。昨夜与官人同睡，浑身上下把我一浇。我只道葫芦里放出的水，官人原来是个老瓢（谐指“嫖”）。”这种下流语言，散漫乃至污染了舞台气氛，不仅违背了戏剧艺术要求高度集中的审美规则，而且丑化了张生形象，污损了剧本光彩；这就更反衬出《西厢记》确“如花间美人”般，具有清雅秀丽、令人神爽的优美格调。

张生刚进客店，旋即询问店小二哥：“这里有甚么闲散心处？名山胜境，福地宝坊皆可。”这句中的“名山”云云，被金圣叹无理删掉了。其实，这“名山胜境”几个字很有价值，它们标示出张生生活情趣和审美意念的具

体内涵。张生入店不寻烟花舞楼、不问娼馆酒肆，不象唐代传奇《霍小玉传》中的书生李益："自矜风调"而"博求名妓"。张生喜悦和向往的是"盖造非俗"的"名山胜境"，则其人品、学养与气度，就可见一斑了。于是剧作家紧接着特意安排店小二哥一番夸张性盛赞普救寺庄严、华贵的道白："琉璃殿相近青霄，舍利塔直侵云汉！"（这十七个熠耀生辉的字眼，亦被金圣叹妄加砍伐了。）这里用夸张手法极写寺院的庄严肃穆，不仅有力地吸引着张生（和观众），令其趋赴观赏，遂而生发为后面佛殿奇逢、张生"惊艳"的一大关目，显得剧情的推进极有照应、极富机理、极为谐调；而且，还以这庄严、华贵的佛家胜地，与随之而来的男女主角佛殿乍逢，眉目传情、逗爱相思的世俗风调，形成强烈对照，催化出浓郁的喜剧效果。

对"惊艳"这出久享盛誉的好戏，明代金陵师俭堂萧腾鸿刊陈眉公评点本《西厢记》于此有一总批语："摹出多娇态度，点出狂痴行模，令人恍如亲睹。一见如许生情，极尽风流雅致"，可谓未来剧情的精当鸟瞰。那么，就让我们沿此鸟瞰来欣赏欣赏王实甫"摹"与"点"的艺术手法吧：

剧作家通过张生登台时的边行、边看、边唱，要语不烦而又颇为周全地一一铺排了寺院的胜境和人物的游踪，其唱词之精确、传神，实在令人钦佩。如"随喜了上方佛殿"，正如前人所说："只一'了'字便是游过佛殿"，而无需冗叙；继之是"早来到"，接着是"行过"……，同时交织着"数（毕）了""参（过）了""拜（罢）了"。不仅"每曲一句是游一处"，而且动词的层递变换，配以名词的层递演进，显得随境入化，情态并现，动中显情，如同现代影视艺术的镜头推进，从而增强了舞台的活跃气氛，并于生活化的流程中，迅速而自然地完成了戏文情节铺展的规定任务。本来，佛殿上"罗汉"们呲牙咧嘴，"金刚"们豹眼突头，往往阴森恐怖，杂以僧徒俗客扰嚷其间，佛殿并不如此清幽，但是，这一切都被王实甫"立主脑""减头绪"的精巧艺术而干净地调度开去。剧作的精采关窍在于：以张生游赏情兴的铺排递进，与猝然间撞见莺莺时的"奇"异感触、"惊"讶情状，巧相扣合，意外出奇。古人于此激赏为"凭空逗巧"，机巧地逗出令人拍手解颐的喜剧谐趣。在这里，金圣叹却荒谬地砍削了原作中"莺莺引红娘拈花枝上，云：'红娘，俺去佛殿上耍去来。'末（张生）做见科：'呀！'"这些极富情韵的人物科诨和典型场景。金圣叹硬要指派张生在"崔相国家眷寓宅"的外面"蓦然见"莺莺。殊不知那样安排，既不符合生活逻辑、不通人情事理，又抹煞了这一大关窍的诗韵情趣。《西厢记》着意凸现张生尚沉浸在观赏佛殿的游兴中，猝然间猛抬头看见莺莺时高度惊喜的情状，不由自主地冲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妙言快语——"呀！正撞着五百年前风流业冤！"真真是神来之笔。从而，掀起了这本戏的第一个高潮，掀动了数百年来无数观众和读者的心

底波澜。但是，若没有前面莺莺拈花微笑的喜人风度，则张生的惊"讶"之呼和"五百年前风流"云云，就缺乏基础；若没有后边张生惊"呀"之呼，则前面的拈花含笑就失去照应。莺莺乘闲散心玩耍时拈花以嗅，这是大家闺秀自然而得体的常有细节，王实甫精于体察、巧于表现，虽只短短数字，却使人物风韵活现。张生冲口一个"呀"字，不仅象声象形，而且传神传态，一下子就打破了方才观赏佛殿时清幽肃穆的氛围，触发了观众神经上的兴奋点。一个"撞"字（而非"见""遇"等普通动词）突出了猝不及防中惶骇的心理反应。有何惶骇呢？——实在是莺莺的非凡艳丽，令张生惊奇得感到神秘而近乎痴迷。"五百年前风流"，虽极夸张，却又恰到好处，不如此夸张就不足以道出这情愫的热烈、绵缈和隽永。"业冤"是"挚爱之人"的反语，反语正用是爱极而兴奋时的特殊反应，反应出张生对莺莺之美的感受，由神秘而进升到欢快的精神境界。这一句将模拟、象声、夸张、对比、反语、用典等等众多修辞手法熔于一炉，将观赏佛殿与观赏莺莺这一庄严、一轻喜的两幕场景，榫接无痕地衔合在一起，并为接着而来的赞赏莺莺美容艳态的八支曲子，鸣奏了前奏曲和主旋律。因而，它也就成了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名句。作为卓越思想家、文化家的李卓吾，对本折戏作总评时曾说："张生也不是个俗人，赏鉴家！赏鉴家！"一语中的地肯定了张生对莺莺的赏鉴。莺莺之艳丽确乎值得赏鉴，张生之热诚表明他确乎精于赏鉴，王实甫传神文笔带给人们余香满口的描绘，确乎善写赏鉴，这也就对我们提出了一系列再赏鉴的新课题，例如：剧本为什么着重写莺莺的容态美？剧本是怎样写好莺莺的容态美的？剧本的这些描写为后人提供了什么艺术经验，阐示了哪些艺术规律？

王实甫要表达"有情人皆成眷属"的主题，就需要生动地刻画出真挚美好的爱情，而不是浅薄庸俗的调情。但在"男女授受不亲"、"七岁不准同席"的封建礼制时代，爱情怎么形成呢？尤其象莺莺这样的相府千金，身份高贵，家规严谨，又有人"行监坐守"，如何才能赢得外人的真情相爱呢？这就需要艺术家在遵循生活规律的前提下去惨淡经营。当时社会习俗在男女爱悦中的常规原则是以"郎才女貌"为基础；"男先乎女"，男先挑而女后应"固亦世之恒礼也"。对相府千金就更是如此。因此，要写崔张爱情就得写张生的追逐；而要写好本为"上朝取应"的志士张生为何能弃考求爱，就得大写并写活莺莺的艳丽和风韵。跟王实甫同时期的大作家白朴在其名作《墙头马上》的第一折中，写裴少俊骑马路经李府花园，也是先见李千金而惊曰"呀！一个好姐姐！"从而与之生发了真挚爱情的。只不过白朴通过裴少俊之口对李千金之美的称赞，只有二十来个字的套语，不仅太简括，而且太空泛，不能给人以真切、生动的感受。相比之下，王实甫这折戏中的

描写，则气足神完，堪称尽妍极态，形象鲜活，使莺莺流光溢彩地呈现出雕塑美，从而令人信服地“风魔了张解元”。于此，王实甫巧妙发挥戏曲艺术以虚写实、虚实相生和以点代面、点面相映的特点，把浓墨重彩的笔力，集中挥洒于男女主角的身上。除了伴随莺莺的红娘和作为导游的法聪稍予点示外，佛殿上其余那些姿态各异的宗教塑像、念经拜忏的大小和尚、敬香观光的信徒俗客，均以简驭繁地推置于剧场之外而不涉一笔。这就使男女主角在人们的审美观照中，得以充分地展示自己的风貌和个性。因此，我们就集中视听以欣赏“张解元”的唱词。

“颠不刺的见了万千”两句，通过今昔对比和众寡悬殊的概叙，既总写了莺莺容态之殊美，又暗蕴了张生心态之欲变。所谓“颠不刺”，明代人王骥德为：“颠，轻佻也；不刺，方言助语辞。”凌濛初则以为是“没头脑没正经之意”。那么，以众多的轻佻或粗狂的女子来对比这个莺莺，即使莺莺较为“可喜”，却也未必有多高明，未必能引动才情俊逸的张生为之倾心爱慕，更何况不符合莺莺相国千金、深阁闺秀的特点。徐文长评本则把“颠不刺”理解成不轻佻的意思。那么，莺莺既然不轻佻，张生为何说她“尽人调戏躲着香肩”？王季思先生解释为“风流意、放浪意”；蒋星煜先生根据《说铃》诸书，认为“颠不刺”原是一种美玉，此处借以比喻美人。后两说似较为合理。由于张生生平第一次见到这位美于众美的殊美之人，倍感其“可喜”，那原来平静的“志士”之心开始为之动荡而变迁了。由于匆匆一见就被莺莺的艳丽震惊住，所以张生接着就“眼花撩乱”、目瞪口呆而难以言说，乃至“灵魂儿飞在半天”。——这里，剧作家化静为动，既摹形又夸张亦兼比喻，把张生种种难以形容的复杂心态都以感性观照的形式生动地展现出来了。听其言想其形，人们仿佛看到张生由于惊极、乐极、艳羡之极而灵魂出窍，飘飘然似仙、似醉、似颠、似游丝在轻轻飘飞……。但是，艳丽非常的莺莺，以她那不容抗拒的巨大吸引力把张生的灵魂又唤了回来，所以，张生接着又唱出了莺莺的风采和神韵：“他那里尽人调戏躲着香肩，只将花笑拈。”——看呵，莺莺正笑吟吟地手执花枝，或闻或赏；正自自然然地垂着双肩，落落大方、胸无芥蒂地尽由着别人对她顾盼观赏，而没有什么扭捏不安。“尽人调戏”绝不是听凭别人的轻慢侮辱，也不是听任别人的轻浮戏弄。而是天真烂漫、胸无尘俗、闲雅自然、雍容大方的美好意态。金圣叹对此句大为激赏，评曰：“尽人调戏者，天仙化人，目无下士，人自调戏，曾不知也。”并说：“《西厢记》只此四字，便是吃烟火人道杀不到。”他怕别人不易理解这“尽人调戏”的真正风度之美，还特地举了唐代汾阳王郭子仪的女儿为例：她早晨起来梳洗打扮时，那些为她“执栉进巾，捧盘泻水”的人，竟都是特地挑选的“偏裨牙将”，都是身粗腰壮的青壮男子汉，不

仅不失她高贵身份，反而益显王侯千金的优雅风韵。可见冰清玉洁的大家闺秀原不必自避于男人。

莺莺那不平凡的风采神韵，感召得张生赞佩为实在是"兜(dōu)率(lù)宫"——天上神仙府——的人，自己也盼望随她而进入兜率宫的欢喜之境，盼望结成美满的喜剧姻亲，而不要坠入相思烦恼的"离恨天"。既然莺莺有"尽人调戏"的坦然风度，张生也就有机遇、有勇气进一步上前对她观览。于是唱出了她"宜嗔宜喜春风面"的赞词。此刻的莺莺正含笑拈花，优雅喜人，而未曾生"嗔"发怒。但，人秉七情，她也难免有生气发怒的时候。根据前此她雍容幽静、轻松自如的优雅风度，所以，张生有理由预料她即使生嗔发怒，也仍是可爱可喜的，正如西施虽捧心皱眉而不乏其美，更何况莺莺总是满面春风呢！"春风面"妙在既形象生动而又不坐实确指；一番亲切、和霭、温馨、柔美的情致包容于亦具象亦抽象的意蕴中，象西方名画中蒙娜丽莎的笑容那样含蕴无穷而永具魅力。张生再进前一步则看清了莺莺面部的装扮修饰：啊，无论是侧面("偏")还是正面，她贴上翠花钿，插戴着珠宝首饰，都是很谐调的。

接着，随着莺莺的走动、张生的贪看，他俩挨得更近了，于是张生唱道："只见他宫样眉儿……"——对莺莺的赏鉴推进到面部的特写镜头了。着重拍摄的是她一弯新月横卧般的眉毛，细长细长地延伸到鬓发旁边，由于按皇宫中的款式修饰过，所以分外地引人注目。演唱到此，那热诚、直率而有些冒失的张生，禁不住喜形于色地手舞足蹈，乃至欣欣然上前直愣指点；而深情、聪慧却蕴藉而持重的莺莺，则含笑偷视而坦然不避；但为了掩饰她内心泛起的被异性吸引而本乎自然的感情波澜，也为了对俊秀热忱的张生稍作点不失风度的反应，于是她搭讪着说道："红娘，你觑：寂寂僧房人不到，满阶苔衬落花红……"声口毕肖地显示了她的多情、敏慧，温存、细腻的心性，透露了她热爱生活、热爱美，不甘幽闭、不甘岑寂的心情。此情此境，一股令人陶醉的喜剧气氛荡漾于舞台，可见王实甫这别出心裁的妙语穿插，确乎是"化工"之笔！(可惜，又被金圣叹不知趣地删掉了。)而且，莺莺一讲话，张生就自然地由视觉而增生为听觉同用，并进一步唤起新的联想。张生闻其声、观其形，聆其音，思其言，品味着莺莺言简意赅、内蕴优美的可人情致，不由得激动地说道："我死也！"——张生喜极、恋极，却又担心可望而不可即，怎能不激动、焦急得要"死"呢?！明代王骥德在《曲律》中说得好："插科打诨，须作得极巧，又下得极好，如善说笑话者，不动声色，而令人绝倒方妙。"王实甫仅在莺莺上场不久的这短暂时刻，就以如珠妙语描绘张生一会儿惊呼："呀！正撞着五百年前风流业冤！"一会儿乱叫："我死也！"一会儿又胡说："恰怎么观音现来?"……引逗得人们忍俊

不禁，不由得拍手大笑。笑是喜剧的基本特征，是喜剧的生命力所在。王实甫巧用夸张、幽默、打趣，乃至滑稽、谐谑等等手法，轻松自然地逗起人们欢欣的笑、健康的笑，让人们在笑声中不知不觉走进剧情、亲近人物，而又从笑声中品尝到戏剧艺术的美。

莺莺讲了话，所以张生接着就唱赞她的语言声态："未语人前先腼腆……"补叙了莺莺方才讲话前那种欲言又止、欲止又言的情态，那种"半晌恰方言"、娇羞脉脉的风韵，正是莺莺在当时特定环境中内心起伏的外象显现。接着，剧本又用鲜活而又贴切的比喻，在动态中刻画莺莺的静态美：红樱桃般的小嘴一张开，就露出了粳米一样洁白整齐的牙齿，显出莺莺的青春活力和优雅气韵。随即，又在动静交错中描摹她的声音："恰便似呖呖莺声花外啭"——啊，她说起话来，就象美丽的黄莺鸟儿在芬芳的花丛中宛转鸣叫般悦耳动听。原来，莺莺的语言不仅轻柔宛转，而且还伴有阵阵香气，似乎甜脆而又馥郁。这便将听觉、视觉与嗅觉乃至味觉一齐调动，形成审美愉悦中的移情和通感了。于此，金圣叹插入一句："莺莺云：'红娘，我看母亲去。'"他以为这样做方不失莺莺的"秉礼"风度，其实却违背了事理人情。因为莺莺正是奉母命来此"闲散心"的，怎么会匆匆地又要"看母亲去"呢?!金圣叹的这一"蛇足"，证明陈腐的思想往往会破坏艺术美的创造。

莺莺无需去"看母亲"，但莺莺自然要在佛殿上闲走。因而张生继续唱赞她行走时的体态美："行一步可人怜"——是总评，是概述；下面则细描她具体的动人之处：身材细长、身姿婀娜、步履轻盈，行走起来犹如习习晚风中轻轻飘拂的垂柳般柔美；那舒展的姿态啊，真象蹁跹起舞似地爱得人忘乎所以。

到此，王实甫让张生动用视觉、听觉、嗅觉以至味觉、触觉兼以移情、通感等的多样审美观照后，完成了对莺莺由远观到近睹，由面容装扮到身姿步履，由语言表情到动作风度的全面而精确的观赏评赞，也相机相应地展示了张生在赏鉴过程中由言行到心灵的维妙维肖的"风魔"的形象。到此，剧情该有新的推进、转换——该让莺莺适时地退场了。这里剧场出现："红(娘)云：姐姐，那壁有人，咱家去来。"的表演，在未熟谙张生的痴情和志诚时，红娘这样说这样做，无疑是切合特定环境中特定人物的身份的，王实甫如此地穿插衍进，是合乎生活脉理的。但是，莺莺一走，是否就"划然弦断，更无可续"(金圣叹)呢？《董西厢》于此写道："佳人见生，羞惋而入"，确乎令人扫兴，难乎为继；但是王实甫手握生花妙笔，自会"凭空又架出妙构来"。果然，剧作家轻轻一点拨，剧场就呈现一番新气氛："旦(莺莺)回顾觑末(张生)"——这"回顾觑末"的短短一笔衔接，何等地天机神

骏！首先，衔接得自然。因为红娘说“有人”，莺莺即使别无它意，也该本能而自然地回顾一下这个“人”；同时，衔接得有力。有了莺莺的这一“回顾”，方能有张生随后所唱的“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并从而产生出满台生辉的强烈的喜剧效果。第三，衔接得巧妙。妙在给演员提供了再创造的良好条件。演员可以似明似暗、若即若离地在“顾”盼的眼神上施展表演艺术；妙在给读者提供了想象和联想的丰富意境。有人说莺莺这里的一“回顾”仅仅是普通的下意识的扫一眼，而对张生没有什么暗示与传情；张生所谓“眼角留情”“秋波暗转”，只是他自作多情的想当然。他的一厢情愿，逗出了喜剧谐趣。但也有人认为，身为久受礼教熏陶的莺莺，明知“有人”却仍要从容地一“回顾”，这本身就是对礼教的着意违忤，是她闺秀性格必然异化的可喜先兆，也符合她心理发展的轨迹——她既已情窦初开，并因厌弃郑恒婚事而满腹幽怨，就会有勇气正视一下出现在面前的这个异性青年的形貌和风度；而所见的对象张生乃是潇洒俊秀的多情书生，那么，她对张生秋波暗转，乃至目接心招，不亦是很自然的么？

正由于莺莺人去情留，所以张生下一曲中唱她不只是“眼角儿留情”，更能以“脚踪儿将心事传”，乃至为了传达她的依恋“心”“情”，竟故意地“慢俄延”。怎么个“慢”法呢？“投至到栊门儿前面”，才“刚”刚地“那（犹“挪”）了一步远”。这几句将情窦初开时相府千金特有的形态美和意象美都维妙维肖地刻画出来了。特别是“眼角儿留情”的“情”字，分外重要，它显示了莺莺由开场时表现的“愁”与“怨”的叛逆心绪，向前大大飞跃了一步，透示出莺莺在柔丽、庄矜中深情而勇敢的心灵美；同时，也使张生对她的爱恋，由艳羡其容态美进深为欣羡其情致美。张生欣欣然感激她对自己亦已钟情，故而对她就倍加钟情。由注目于外形到留意于心性，这是他俩初恋中的一大进展，一大奠基。值得玩味的是，“眼角儿留情”还仅限于对张生一人的心领神会，而“慢俄延”云云，则已显示出莺莺公然不避众人（至少有法聪、红娘等人）眼睛，展示出她初恋时的大胆和热情。而她这种胆识和热情的表示又显得十分巧妙和机灵，让人可意会却无可指责，不失她的高贵身份和高雅风度。所以这几句特别有喜剧韵味。明代大戏曲家徐渭对此很欣赏，并特意指出：“慢俄延，不肯急走，非留恋张生而何？”（延阁主人订正《徐文长先生批评北西厢记》）说得很有道理。第一、张生以“情人眼里出西施”的心理观察莺莺，本能地感到莺莺因对自己“留情”而故意“慢俄延”，是十分自然的；第二、莺莺经红娘“有人，咱家去来”的提示和催促，想起老夫人严谨的家规，自然难以久留而该尽快回到梨花院去；但莺莺那亦已萌动的春心，经俊雅多情的张生的挑动，势必难以抑制，势必怦怦然为之激动，所以她必然有所依恋而不肯毅然离去，于是她就以轻缓的

脚步慢慢地"俄延"。她那一步一风情，一步一袅娜的绰约丰姿，"便是铁石人也意惹情牵"，更何况她的一步步正有力地撞击着多情人张生的心扉，所以这美如天仙而又情致绵绵的莺莺，虽只"刚刚的打个照面"，就已引逗得"张解元"疯疯颠颠，实乃事所必然。到此，王实甫出色地完成了一大艺术难题：本为风马牛不相及的一对男女，终于在佛殿偶逢的境况下，酿成了一对"情种"；而且，使意气风发地"上朝取应"的张生，终于被艳丽深情的莺莺牵惹得"透骨髓相思病染"，不仅令人信服，而且发人回味，并有着口角含香的无穷情味。

人的感情是起伏多变的。刚刚邂逅的莺莺翩然去后，是否能再度相逢呢？因而观众自会担心被"风魔"了的张解元的爱情之弦，是否仍在一往情深地鸣奏？于是，王实甫巧用〔柳叶儿〕等三支曲子，作为这折戏的绕梁余音："门掩着梨花深院，粉墙儿高似青天"，既交代莺莺归去之地，又显示相府眷宅之清雅华贵；突出其"深"其"高"，还含有张生翘企以待中可望却不可即的潜在心理，所以，接着自然地翻出了"恨天，天不与人行方便"的喟叹，同时，也为后来张生的攀树跳墙而预伏了底线。接着，演唱张生虽在墙外却仍然闻到了莺莺身上飘散出来的兰麝香，仍然听到莺莺行走时发出的佩环声，以两种美好的可唤起实际感受的物象，借代已离去的主人公并唤起观众对主人公的亲切之感。同时，由"仍在"到"渐远"，则在步步递进中将抽象的时空化为具象的感受，让人们形象地感受到莺莺的渐去渐远，实在是很高妙的修辞手法。

莺莺走远了，在闻不着、听不到的情况下，王实甫依循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心态发展轨迹，让张生插上飞腾想象的双翅，灵魂儿飞到了莺莺的庭院里。于是，仿佛见到了莺莺身旁垂柳在东风中轻柔摇曳的袅娜风光，见到了桃花被游丝牵惹而片片飞落的旖旎情景，并在这花树交晖、春风骀荡中，见到了被珠帘掩映着却仍艳似芙蓉花的莺莺的面庞……。明代大曲论家王骥德称颂"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时，亦曾特举这里"东风摇曳垂杨线，游丝牵惹桃花片，珠帘掩映芙蓉面"三句，认为是"骈俪中景语"。这三句平列对称的景语，是诗中所无、词中罕见的"鼎足对"，亦称"三枪"，不仅辞采精工可贵，且能于清雅而灵动的盎然春意中凸现女主人公可爱的身姿面影，实在令丹青妙手望尘莫及，亦足以显示张生的美好愿望、高贵才情，和他们恋爱的诗韵雅趣。

张生从想象的天国又飞回到现实的佛殿，清醒了，也理智了。于是发出"十年不识君王面，始信婵娟解误人"的深沉感喟。是啊，在多年苦读却仍功名不遂、不得皇帝召见的生活教训之后，这才相信美女("婵娟")是能使人迷恋而耽误功名进取的。张生这里的"误人"是反语正用，实际是美女

使自己清醒而不再迷误之意。于是，张生本乎情、循乎理，勇敢地作出了“不往京师去取应”的正确决定。从而引发了后面“借厢”“闹殿”等一系列喜剧情节。有了明智的决定，则更激起对莺莺思恋的情波爱涛，于是剧作家又为张生设置了〔赚煞〕曲为这尾声戏再作烘托渲染。曲中“饿眼望将穿，馋口涎空咽”，以至尚未得病却夸张成已经“透骨髓相思病染”，以民间的俗语方言代替文士们的典雅抒情，不仅跟前曲相比使人有异调变声的新鲜感，而且能将狂热中张生的特殊情性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正如金圣叹于此的赞语：“真正活张生也！”但若到“相思病染”就戛然收结，则又大煞风景，破坏了刚才的一番美好氛围。王实甫特意让张生在此巧接一句：“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一下子转换出一派生机！正如明代萧孟昉所说：“兰麝留香，珠帘映面，去后象也；春光眼前，秋波一转，去后情也。”（《萧氏研邻词说》）可见这“秋波一转”正是上面美好氛围的必然深化，因为情藉象生，象以情显，情与象本该谐美地融为一体。这又正如清代毛西河所说（张生）“于伫望勿及处又重提‘临去’一语，于意为回复，于文为照应也”。——是戏剧家精于文章作法，善于统摄戏曲结构的成功典范。剧作家于此写象传情并精细地回复照应，根本目的在于揭示人物性格的“奥秘”：正如人们所赞赏的，“秋波那一转”，不仅表明莺莺对张生作出了爱的反应，而且显示出她所作反应的方式方法亦很美——象秋水般明亮的眼睛，脉脉含情，轻灵流利地闪动着，含蕴着并传递着多少亲切、温柔、热忱、依恋与向往的意绪和风韵……。可见，这秋波一转，既蕴藉又明朗，既可使张生体察到她的深情和勇气，又不让在场的其他人有所察觉；既不失相国千金很有教养的雅致风度，又不拘于相府门第而恪守封建之礼……。而金圣叹对“秋波一转”句曾作过前人迄未到达的、入木三分的赏析。他说：“妙眼如转，实未转也。在张生必争云‘转’，在我必为双文争曰‘不曾转’也。忤奴乃欲效双文转。”近乎用感情移入法的美学理论分析莺、张二人心态。总之，“秋波那一转”给了“相思病染”的张生以无限生机。张生之所以近乎疯狂地热恋莺莺，是因为他觉得莺莺同时也在热恋自己，他觉得莺莺值得自己热恋。美好的爱情焕发出青春的活力，所以张生接着唱到：“近庭轩，花柳争妍，日午当庭塔影圆，春光在眼前”，一派诗情画意，将崔张初见而定情的场景，渲染得如此秾丽多彩，如此光耀明媚，跟前面张生观赏佛殿时的虔诚庄敬，乍见莺莺时的惊讶胡言，前后跌宕，激化成强烈的喜剧韵味，让观众感受到美的陶冶，体味到生活的温馨。

一个是壮志赴考的穷愁书生，一个是重孝在身的相府千金，共同在这庄严肃穆的佛殿圣地，居然合演出一幕目挑心招的婚恋喜剧，伴随着幽默、风趣、诙谐、滑稽的欢快气氛，吹响了对封建礼教、封建伦常和封建传

统观念大胆挑战的前奏曲，从而为全本喜剧的有机演进作了有声有色的铺垫。所以明代徐士范说得好："'秋波'一句，是一部《西厢》关窍。"暖红室《西厢记》翻刻本卷末还载有明代著名作家唐寅、尤侗等人以"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为题的洋洋千言的评赏文章，流露出他们对这个佳句、对整部《西厢记》的折服之情；许多明刊本都有署名国子生的《秋波一转论》的附录，虽然限于八股文格式而难作流畅的阐述，但也反映出了"临去秋波那一转"的深广影响。所以，"临去秋波那一转"，不仅是《西厢记》第一折的名句，而且是整部《西厢记》的名句，甚至是中国古典戏曲遗产、古典文学遗产传诵不衰、流行最广的名句。

第一本　张君瑞闹道场杂剧

第　二　折

〔夫人上，白〕前日长老将钱去与老相公做好事，不见来回话。道与红娘，传着我的言语去问长老：几时好与老相公做好事？就着他办下东西的当了，来回我话者。〔下〕〔净扮洁上〕老僧法本，在这普救寺内做长老。此寺是则天皇后盖造的，后来崩损，又是崔相国重修的。见今崔老夫人领着家眷扶柩回博陵，因路阻暂寓本寺西厢之下，待路通回博陵迁葬。老夫人处事温俭，治家有方，是是非非，人莫敢犯。夜来老僧赴斋，不知曾有人来望老僧否？〔唤聪问科〕〔聪云〕夜来有一秀才自西洛而来，特谒我师，不遇而返。〔洁云〕山门外觑着，若再来时，报我知道。〔末上〕昨日见了那小姐，到有顾盼小生之意。今日去问长老借一间僧房，早晚温习经史；倘遇那小姐出来，必当饱看一会。

【中吕·粉蝶儿】不做周方，埋怨杀你个法聪和尚！借与我半间儿客舍僧房，与我那可憎才居止处门儿相向。虽不能勾窃玉偷香，且将这盼行云眼睛儿打当。

【醉春风】往常时见傅粉的委实羞，画眉的敢是谎；今日多情人一见了有情娘，着小生心儿里早痒、痒。迤逗得肠荒，断送得眼乱，引惹得心忙。

〔末见聪科〕〔聪云〕师父正望先生来哩，只此少待，小僧通报去。〔洁出见末科〕〔末云〕是好一个和尚呵！

【迎仙客】我则见他头似雪，鬓如霜。面如童，少年得内养。貌堂堂，声朗朗，头直上只少个圆光，却便似捏塑来的僧伽像。

〔洁云〕请先生方丈内相见。夜来老僧不在，有失迎迓，望先生恕罪！〔末云〕小生久闻老和尚清誉，欲来座下听讲，何期昨日不得相遇。今能一见，是小生三生有幸矣。〔洁云〕先生世家何郡？敢问上姓大名，因甚至此？〔末云〕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

【石榴花】大师一一问行藏，小生仔细诉衷肠，自来西洛是吾乡，宦游在四方，寄居咸阳。先人拜礼部尚书多名望，五旬上因病身亡。〔洁云〕老相公弃世，必有所遗。〔末唱〕平生正直无偏向，止留下四海一空囊。

【斗鹌鹑】俺先人甚的是浑俗和光，衲一味风清月朗。〔洁云〕先生此一行必上朝取应去。〔末唱〕小生无意求官，有心待听讲。小生特谒长老，奈路途奔驰，无以相馈。量着穷秀才人情则是纸半张，又没甚七青八黄，尽着你说短论长，一任待掂斤播两。

径禀：有白银一两，与常住公用，略表寸心，望笑留是幸！〔洁云〕先生客中，何故如此？〔末云〕物鲜不足辞，但充讲下一茶耳。

【上小楼】小生特来见访，大师何须谦让。〔洁云〕老僧决不敢受。〔末唱〕这钱也难买柴薪，不勾斋粮，且备茶汤。〔觑聪云〕这一两银未为厚礼。你若有主张，对艳妆，将言词说上，我将你众和尚死生难忘。

〔洁云〕先生必有所请。〔末云〕小生不揣有恳，因恶旅邸冗杂，早晚难以温习经史；欲假一室，晨昏听讲。房金按月任意多少。〔洁云〕敝寺颇有数间，任先生拣选。〔末唱〕

【幺篇】也不要香积厨，枯木堂。远着南轩，离着东墙，靠着西厢。近主廊，过耳房，都皆停当。〔洁云〕便不呵，就与老僧同处如何？〔末笑云〕要恁怎么。你是必休题着长老方丈。

〔红上，云〕老夫人着俺问长老：几时好与老相公做好事？看得停当了回话。须索走一遭去来。〔见洁科〕长老万福！夫人使侍妾来问：几时好与老相公做好事？着看得停当了回话。〔末背云〕好个女子也呵！

【脱布衫】大人家举止端详，全没那半点儿轻狂。大师行深深拜了，启朱唇语言得当。

【小梁州】可喜娘的庞儿浅淡妆，穿一套缟素衣裳；胡伶渌老不寻常，偷睛望，眼挫里抹张郎。

【幺篇】若共他多情的小姐同鸳帐，怎舍得他叠被铺床。我将小姐央，夫人怏，他不令许放，我亲自写与从良。

〔洁云〕二月十五日，可与老相公做好事。〔红云〕妾与长老同去佛殿看了，却回

夫人话。〔洁云〕先生请少坐，老僧同小娘子看一遭便来。〔末云〕何故却小生？便同行一遭，又且何如？〔洁云〕便同行。〔末云〕着小娘子先行，俺迤后些。〔洁云〕一个有道理的秀才。〔末云〕小生有一句话说，敢道么？〔洁云〕便道不妨。〔末唱〕

【快活三】崔家女艳妆，莫不是演撒你个老洁郎？〔洁云〕俺出家人那有此事？〔末〕既不沙，却怎睃趁着你头上放毫光，打扮的特来晃。

〔洁云〕先生是何言语！早是那小娘子不听得哩，若知呵，是甚意思！〔红上佛殿科〕〔末唱〕

【朝天子】过得主廊，引入洞房，好事从天降。我与你看着门儿，你进去。〔洁怒云〕先生，此非先王之法言，岂不得罪于圣人之门乎？老僧偌大年纪，焉肯作此等之态？〔末唱〕好模好样忒莽撞，没则罗便罢，烦恼怎么耶唐三藏？怪不得小生疑你，偌大一个宅堂，可怎生别没个儿郎，使得梅香来说勾当。〔洁云〕老夫人治家严肃，内外并无一个男子出入。〔末背云〕这秃厮巧说。你在我行、口强，硬抵着头皮撞。

〔洁对红云〕这斋供道场都完备了，十五日请夫人小姐拈香。〔末问云〕何故？〔洁云〕这是崔相国小姐至孝，为报父母之恩。又是老相公禫日，就脱孝服，所以做好事。〔末哭科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深恩，昊天罔极。"小姐是一女子，尚然有报父母之心；小生湖海飘零数年，自父母下世之后，并不曾有一陌纸钱相报。望和尚慈悲为本，小生亦备钱五千，怎生带得一分儿斋，追荐俺父母咱！便夫人知也不妨，以尽人子之心。〔洁云〕法聪与这先生带一分者。〔末背问聪云〕那小姐明日来么？〔聪云〕他父母的勾当，如何不来。〔末背云〕这五千钱使得有些下落者。

【四边静】人间天上，看莺莺强如做道场。软玉温香，休道是相亲傍；若能勾汤他一汤，倒与人消灾障。

〔洁云〕都到方丈吃茶。〔做到科〕〔末云〕小生更衣咱。〔末出科云〕那小娘子已定出来也，我则在这里等待问他咱。〔红辞洁云〕我不吃茶了，恐夫人怪来迟，去回话也。〔红出科〕〔末迎红娘祗揖科〕小娘子拜揖！〔红云〕先生万福！〔末云〕小娘子莫非莺莺小姐的侍妾么？〔红云〕我便是，何劳先生动问？〔末云〕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西洛人也，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并不曾娶妻……。〔红云〕谁问你来？〔末云〕敢问小姐常出来么？〔红怒云〕先生是读书君子，孟子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君子"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道不得个"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俺夫人治家严肃，有冰霜之操。内无应门五尺之童，年至十二三者，非呼召不敢辄入中堂。向日莺莺潜出闺房，夫人窥之，召立莺莺于庭下，责之曰："汝为女子，不告而出闺门，倘遇游客小僧私视，岂不自耻。"莺立谢而言曰："今当改过从新，毋敢再犯。"是他亲女，尚然如此；何况以下侍妾乎？先生习先王之道，尊周公之礼，不

干己事，何故用心？早是妾身，可以容恕，若夫人知其事呵，决无干休。今后得问的问，不得问的休胡说！〔下〕〔末云〕这相思索是害也！

【哨遍】听说罢心怀悒怏，把一天愁都撮在眉尖上。说："夫人节操凛冰霜，不召呼，谁敢辄入中堂？"自思想，比及你心儿里畏惧老母亲威严，小姐呵，你不合临去也回头儿望。待飏下教人怎飏？赤紧的情沾了肺腑，意惹了肝肠。若今生难得有情人，是前世烧了断头香。我得时节手掌儿里奇擎，心坎儿里温存，眼皮儿上供养。

【耍孩儿】当初那巫山远隔如天样，听说罢又在巫山那厢。业身躯虽是立在回廊，魂灵儿已在他行。本待要安排心事传幽客，我则怕漏泄春光与乃堂。夫人怕女孩儿春心荡，怪黄莺儿作对，怨粉蝶儿成双。

【五煞】小姐年纪小，性气刚。张郎倘得相亲傍，乍相逢厌见何郎粉，看邂逅偷将韩寿香。才到得风流况，成就了会温存的娇婿，怕甚么能拘束的亲娘。

【四煞】夫人忒虑过，小生空妄想，郎才女貌合相仿。休直待眉儿浅淡思张敞，春色飘零忆阮郎。非是咱自夸奖：他有德言工貌，小生有恭俭温良。

【三煞】想着他眉儿浅浅描，脸儿淡淡妆，粉香腻玉搓咽项。翠裙鸳绣金莲小，红袖鸾销玉笋长。不想呵其实强：你撇下半天风韵，我拾得万种思量。

却忘了辞长老。〔见洁科〕小生敢问长老，房舍如何？〔洁云〕塔院侧边西厢一间房，甚是潇洒，正可先生安下。见收拾下了，随先生早晚来。〔末云〕小生便回店中搬去。〔洁云〕既然如此，老僧准备下斋，先生是必便来。〔下〕〔末云〕若在店中人闹，到好消遣，搬在寺中静处，怎么捱这凄凉也呵。

【二煞】院宇深，枕簟凉，一灯孤影摇书幌。纵然酬得今生志，着甚支吾此夜长。睡不着如翻掌，少可有一万声长吁短叹，五千遍倒枕捶床。

【尾】娇羞花解语，温柔玉有香，我和他乍相逢记不真娇模样，我则索手抵着牙儿慢慢的想。〔下〕

这场戏。习惯称“借厢”，是由上一场男女主角于佛殿奇逢中的生情、传情，向下一场花阴唱和中的定情、钟情而巧作过渡。虽为过渡戏，但王实甫并未掉以轻心，仍致力于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既进一步着力开掘张生的心态性格，又金勾玉勒地开始绘塑着红娘的可爱形象，同时顺水架桥地强调了老夫人的个性特征，益发显示了剧作家王实甫的艺术匠心。

先看张生在此折戏中的表演。他一上场首先开唱的〔中吕·粉蝶儿〕曲子，劈头就是“不做周方，埋怨杀你个法聪和尚”！真叫人摸不着头脑，感到他好象发疯病胡说八道。因为啥事上“不做周方”，怎么个“不做周方”，都未交代，却凭空地发一通“埋怨”，令人感到十分突兀。“岂非极不成文、极无理可笑语？”（金圣叹）且不说《莺莺传》中本无“借厢”情节，《董西厢》虽演唱过借厢之事，却绝无张生这劈头而起的火气极大的责问句。这是王实甫根据张生在特定情境下的特殊心理而着意结撰出来的，可谓“神变之笔”。金圣叹说：“使低手为之，当云‘来借僧房，敬求你个法聪和尚。你与我用心儿做个周方’云云。亦谁云不是〔粉蝶儿〕？”是啊，按后一种唱词的写法，先交代所求之事、所托之人，而后强调“周方”，也符合〔粉蝶儿〕的腔调格式。但这样一来却大煞风景、十分无味。须知，昨日张生惊见莺莺，感其艳丽深情，决定弃考求爱而想借住寺院西厢，“身自通夜无眠，千思万算，已成熟话”，所以一上场“便发极云‘不做周方’”，“更不计他人之知与不知也”——是张生热烈追求莺莺、求成心切而有些“风魔”状态的生动体现。因此金圣叹盛赞道：“只此起头一笔二句十三字，便将张生一夜无眠、尽根极底，生描活见。”说得对！于细微处见精神，此处正见王实甫的戏剧艺术，不仅善于“乐人”，而且巧于“动人”。

张生接着唱道：借房是为了“与我那可憎才居止处门儿相向”。“可憎才”实指非常可爱的人，和上一场张生称莺莺为“业冤”是同义而变式的用法。“可憎”，爱极的反话。“居止”就是居住。所谓“门儿相向”，不仅有字面上跟莺莺两门相向、靠近易见的含意，更有赞赏莺莺年轻貌美以及雍容华贵的内蕴。《董西厢》中没有这类唱词，这是王实甫化用唐代诗人“洛阳女儿对门居，才可容颜十五余，……画阁朱楼尽相望，红桃绿柳垂檐向”等诗句并提炼而成的。所以古人赞为“今此‘门儿相向’四字，便是一副锦心绣手！”

〔醉春风〕曲，唱出张生往常时见到美貌女子总难免既“羞”又“慌”，而“今日多情人一见了有情娘”则禁不住“心儿里早痒、痒”。曲子通过今昔对比，既突出了张生在与异性相爱时的志诚、朴实，而非纨袴子弟一惯地追欢买笑的儇薄，也展示了莺莺不仅容态艳丽更兼心性“有情”的美好形象。前人评曰：“叠痒痒二字，果见风魔”。其实王实甫的深微用心在于：张生的

"风魔"是建筑在彼此真挚的"情"意之上的。张生格调不俗，莺莺高雅"有情"，他们迥非庸俗社会中红男绿女的草率苟合。所以，这里"多情人"与"有情娘"二语显得极有份量。在男女结合上强调以双方的真挚感情为基础、为前提、为美致，这就比简单的"郎才女貌"又大大地进了一步，已昭示出近、现代先进婚配观念的可贵曙光。金圣叹把张生前此道白中说莺莺"倒有顾盼小生之意"和这里"多情人一见了有情娘"都删掉了，既贬损了张生，也枉解了莺莺，更辜负了王实甫的锦心绣手。

张生拜见老和尚法本，是必须的过渡戏。这虽是一般的穿插，本无多少深文大义，但也有几点值得品味：

一是由法本和红娘分别同时强调老夫人"治家有方""治家严肃""人莫敢犯"，从而既突出了老夫人恪守封建礼教和严守家世利益的个性特征，又为人物间的性格冲突和喜剧中的矛盾发展提供了依据。

二是在《董西厢》中描叙张生为借厢而送钱给和尚时，法本屡屡正言谢绝。两人一赠一拒，又说又唱，颇嫌冗赘；王实甫对此作了干净利索的提炼，显得恰到好处。同时，王实甫摒弃了《董西厢》中关于"由是僧徒知（张）生疏于财而重于义"的叙述，创造性地增撰了一段"量着穷秀才人情则是纸半张，又没甚七青八黄"（"七青八黄"本指黄金，此处泛指钱财），清代毛西河评曰："此以自谦作调笑语，妙绝！"看出了王实甫谑而不虐的雅趣艺术。这里不仅平添了戏剧的喜剧风味，而且讽喻了人世的民俗风情。所以金圣叹特加一段评赞："写秀才入画。作《西厢记》忽然画秀才，不怕普天下秀才具公呈告官府耶？！"其实普天下秀才们对此当会同声一哭，并感激王实甫是他们的千古知音。金圣叹未必不知中国古代秀才们能有几人腰缠万贯而挥金如土？且不说元代的秀才们大都屈居于乞丐之列，可谓"穷斯滥矣！"即以大唐帝国而言，连大诗人杜甫也痛苦地悲吟过"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穷酸生活。《西厢记》这样描写，还显示出张生坦然以"穷秀才"自居，而不以"先人名望"相标榜的可贵性格和可喜行状，实足以新人耳目而发人深思。

三是张生在手捧白银赠送和尚时演唱的半中间，插进的一个动作和道白——张生看着法聪说："这一两银未为厚礼"，接着唱道："你若有主张，对艳妆，将言词说上，我将你众和尚死生难忘！"随后不久，在张生说明了借房要"靠着西厢"时，法本却说："便不呵，就与老僧同处如何？"张生只好"笑"而答曰："你是必休题着长老方丈。"这里，王实甫巧用"误会"手法，赢得满台生春的喜剧效果。张生理智上本知法聪等和尚不能为他说媒作合，因为法聪在此之前已两次板起面孔斥责过张生"休胡说""休惹事"，而法本一上场就郑重申述过老夫人"治家有方"、"人莫敢犯"；但是他情热至

狂而忘乎所以，因而就演出这缘木求鱼、问道于盲的喜剧；而老和尚因宽厚待人故而要张生跟自己"同处"一室，虽出于善意好心，却昧于善解人意而大大违背了张生借房的初衷，于是也演出了南辕北辙、同床异梦的喜剧。短短两个小插曲，表明王实甫善于从人物性格和生活底蕴中捕捉喜剧因素，经过艺术提炼，既轻松自如、自然流畅，又令人忍俊不禁、拍手称欢。难怪金圣叹于此连声称赞："令文字有跳脱之势"，"何其爽哉"！"何其快活哉"！

四是张生肆意对老和尚法本开玩笑，戏谑他被女郎们"演撒"（勾搭、迷惑住）而与之胡缠。虽活跃了舞台的欢娱气氛，并显示了张生的"狂"放劲头，却也未免庸俗而浅薄了一些。这一方面正如人们所批评的，是由于王实甫受当时剧场好耍庸俗噱头以招徕观众的习惯影响，不为可取；但是另一方面却也有诋毁佛门、轻蔑"圣徒"的无神论思想、民主精神和自由意识的闪光。唐代名家韩愈因谏迎佛骨而被贬的历史悲剧，元代文人不会健忘而无动于衷；更何况元代执政者荒谬地擢升僧侣的政治地位使僧官僧徒们擅作威福，成为黑暗现实的一大弊端。基于此，《西厢记》通过张生对法本大和尚的戏弄，突出张生性格中具有当时一般文人所不能有、也不敢有的叛逆性——集中体现为亦"温"、亦"痴"、亦"侠"中的"狂"放性，是弥足珍贵的；虽有如本折的某些欠当之处，总体上还是应当肯定的。金圣叹认为剧中"忽作丑语牴突长老，使长老发极，然后轻轻转出下文"，是作家用的"明攻栈道、暗渡陈仓之法"，可备一说。长老此时的一本正经，与第四折斋坛上贪看美貌莺莺时的颠倒失态，先后映衬，激荡出浓郁的喜剧情味。

王实甫在本折戏中对红娘形象的刻画，历来受到人们的赞赏。在这之前，红娘虽已露面，但因不宜分散男女主角莺莺和张生的戏路，所以剧作家特留待此时，以饱含情致的笔触来勾勒她的可爱形象。这首先表现在张生正式面见红娘时，立即激动地冲口而出："好个女子也呵！"并随即以〔脱布衫〕等三支曲子赞唱着红娘。第一句突出她"举止端详""全没轻狂"，这是有作家的良苦用心的。因为刚才红娘见法本时已说明自己是"侍妾"，正唯"侍妾"乃卑贱者的身份，在世俗眼光中每每跟浅薄轻狂联系在一起，所以张生的这第一句称赞就特别令人感到意义深刻而不同凡响。金圣叹认为"今写侍妾尚无半点轻狂，即双文之严重可知也"，以为作家旨在反衬莺莺的高雅。其实，红娘与莺莺虽有相互映衬的作用，但这里主要仍是正面突出红娘的独特个性。综观全剧，王实甫每每以衷心赞赏的热忱笔触将红娘作为有独立意义的重要角色而描绘；红娘形象的光彩照人，是《西厢记》乃至中国古典戏曲史和文学史上的一大光辉成就。王实甫对红娘的赞赏

与描绘，闪烁着民主主义的思想光芒，远比数百年后尚带阶级偏见的金圣叹要高明得多。那么，何以见得红娘风度端庄安详而全无轻狂俗态呢？接着的唱词正是生动的体现："大师行深深拜了，启朱唇语言得当。"——老和尚是寺院的住持长者，年高德重，红娘对之深深行拜，实乃正当的礼节、应有的修养；而"语言得当"，则可以令人想见她不卑不亢、不粗不俗的谈吐，乃至谈话时不扭捏不装腔、自自然然、落落大方的表情。对比一下明代李日华的《南西厢记》，它在张生借厢而红娘尚未向夫人回报修斋日期之前，故意从中穿插了一整出专门表现"琴红嘲谑"的戏，表演琴童与红娘互相嘲谑的场景：红娘骂张生"象青蛙"，"蛇头蛇脑得人恼"；琴童则诬指莺莺"只把屁股扭一扭"……实在不堪入目、不堪入耳。随后他俩人又赌起"铺牌色"的把戏，戏文把红娘写得轻狂风骚，胡说八道，岂止游离了主题和主线，更为亵渎了艺术和观众。相形之下，《西厢记》真不啻"为词曲之豪，人人赞羡"；而"自南本一出，遂变极佳者为极不佳，极妙者为极不妙"，所以《南西厢记》必然受到有卓见的曲评家们的严肃批评（见明代祁彪佳《远山堂曲品》）。

再看《西厢记》中张生对红娘的赞唱之词："可喜娘的庞儿浅淡妆，穿一套缟素衣裳"——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朴素美，确乎令人可喜可亲乃至可敬。中国古语说得好："脂粉太盛，反伤正气"；法国十九世纪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在其名作《红与黑》中写道："一个十六岁的少女，本有玫瑰色的颜色，但是她抹上了胭脂"，这就"不但不美，反而掩盖了她天赋的姿容"。艺术大师罗丹则说得更直率："我最喜欢的一句箴言：'自然总是美的。'"可见天然风范的朴素美确乎难能而可贵。也许正为如此，所以有人说："我们""感觉着红娘较莺莺更美丽，更可爱"（宋之的《论〈西厢记〉》）。其实，王实甫以浓墨重彩对莺莺美态极工尽巧的刻画，也自有艺术功绩。《西厢记》中莺莺那俏丽若三春之桃的倩影，正与这清素似九秋之菊的红娘形象相互辉映而各领风骚。王实甫凭自己广阔而高远的审美视野，通过她们二人的不同色彩、不同格调和不同风韵，益发使这部诗化的爱情喜剧呈现出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可人色调。

张生不愧为李卓吾所赞佩的"赏鉴家"。他赞赏了红娘的风度、衣妆之后，随即专门"赏鉴"着红娘的眼睛。眼睛是人类灵魂的窗户。人们传神表情乃至风韵气质，往往正在这一双眼睛上体现出来。东晋大画家顾恺之描摹人物时尤重点睛传神，至有"点精（睛）便语"之说。《西厢记》中红娘的眼睛恰恰倍显神采："胡伶渌（lù）老不寻常"——啊，她聪明伶俐的眼睛（象老鹰般明亮锋利、水灵活泼），很不平凡呀！大有胜似那"美目盼兮（《诗经·硕人》）"的特殊美感。"胡伶"，也作"鹘鸰"，为鹰类猛禽，这里借指其眼

神的敏锐机灵；“渌老”，也作“六老”、“睩老”、“睩老”，睩，瞳均为眼中瞳仁，老为语尾助词，无义。张生偷睛一望，她竟是“眼挫里抹张郎”——红娘却只用眼角斜视了张生一眼，对张生未予注意，未作正视。这就表现出红娘的特有气质：面对青年男子，既不因羞怯畏缩而不敢睁眼观看，也不扭捏作态或卖弄风骚；那轻灵自如的一瞥斜视，包蕴着启人想象的丰富的信息量。这三句不仅补足了上文说她“举止端详”的美好气韵，而且开拓了她机警、玲珑的新境界，为后面红娘性格的进一步展示，作了绝妙的铺垫。张生虽遭侧目而视，却依然衷心钦佩她、尊重她（但却不象《董西厢》后文所写想占有她），要为她而“亲自写与从良”。金圣叹说：“张生灵心慧眼”，可见张生在评赞红娘的时候，也展示了自己的性格，因为“同气相求”、“同气相应”、“惺惺惜惺惺”，所以于此也见出了张生的美好品性，尤其是他多情而不淫滥，诚朴而不骄矜的可爱秉性。金圣叹十分喜爱剧中张生赞唱红娘的这几支曲词，认为“文之灵幻，全是一片神工鬼斧，从天心月窟雕镂出来”，则红娘之冰清玉洁的气韵与形象也就昭昭蔼然地矗立在读者面前了。

有这样一位深深令人“可喜”的姑娘陪侍着莺莺，又承蒙和尚允许搭斋，更欣欣然打听到明日莺莺准定来，这就把张生乐得合不拢嘴，于是他纵情高唱〔四边静〕：“看莺莺强如做道场”，真真是“人间天上”可“与人消灾障”的第一美事！舞台气氛随之而喜气腾腾。

但是，就在这时，剧情却陡转急变——

正是方才这位备受张生赞赏的红娘，出乎意外地竟在张生向她自报家门时，兜头给泼了一盆冷水！张生见红娘辞别长老，就急忙找借口提前在门外恭候，并迎上前“拜揖”而自表：“小生姓张，……并不曾娶妻……。”话未说完就被红娘正言厉色地训斥了一顿。这段精彩的对白表演，被古人赞为“千载奇文”！正如历来人们所称道的：一个忙不迭地自我介绍，鲁莽得可爱；一个伶牙俐齿地凛然反责，正经得可笑。两相对照，真使人忍俊不禁。这正是王实甫精于结撰喜剧艺术的又一范例。王实甫为突出张生情急而至诚的傻角特色，一见红娘开口就“小生姓张”；为显示红娘的爽快性格，写红娘的回答如单刀直入。金圣叹却硬在这前后增添了若干絮语，涣散了原作的浓郁气氛。其实，王实甫原作处理得十分精当。请看：张生为迎候红娘，故意装着要“更衣”，何等地机巧敏捷（难怪莺莺随后称他“识空便的灵心儿”）；但一见红娘却不会寒暄，不观气色，而直愣愣地自报家门，又是多么地迂拙、呆板，这就势必遭到红娘的一顿抢白。红娘本非遵儒守礼的酸丫环（她随后正积极支持并巧计撮合崔张越“礼”违“法”的爱情），但为了回击一下对自己不够谦恭的傻角，所以情急中就针对书生而摔出

一串孔孟的大道理，用以反唇相讥。剧作家于此巧用尖锐对比、适度夸张和善意嘲谑的手法，不仅多侧面立体化地写出了人物的丰满形象，而且滑稽诙谐地调来了剧场的喜剧氛围。所以这里的对白应当十分精粹。不仅如此，仔细吟读便发现这里还有两点值得品味：

一、张生一口气滚瓜烂熟地背诵着他早已准备好的见面词，有姓名、有籍贯、有年岁、有生辰、更有"不曾娶妻"的响亮嘱咐，却偏偏没有说什么"先人拜礼部尚书多名望"。这不是王实甫的疏漏，更不是张生的粗心或健忘。这正是剧作家镌刻人物性格并体现作品主题的高超的一着。后来张生向莺莺吟诗挑引，张生在斋坛上拜见老夫人、在兵围普救他自报"退兵之策"，甚至盛谈他与杜将军往日情谊时，均未提及"先人拜礼部尚书"之类的情况。在唐代注重门第家谱、吹嘘家世声望的世俗社会中，张生这样做，决不是偶然的疏忽。答案很明显，张生不肯以门第声望和家族地位去征服他所钟情的莺莺（所以他竟公开自嘲"穷秀才人情则是纸半张"）；伟大作家王实甫更不肯让他的理想角色的理想爱情建筑在门第声望和家族地位的规范内。王实甫要以自己戏剧艺术中美的人和美的爱情，冲开封建传统观念和封建礼教的"铁门槛"，而给人世社会开拓一条充满青春气息、富有民主色彩、饱和自由意识的历史新途径。这正是王实甫喜剧艺术的最大美学贡献，也正是他通过喜剧艺术在十三世纪为我们树立的审美观照的座标点。相形之下，明代李日华《南西厢记》写张生向红娘自报家门时，第一句便自我标榜"尚书子，白面郎"；紧接着红娘的回应是"原来是宦家公子，失敬了"——一个庸俗气的酸秀才与一个势利眼的俗丫环，一下子就败坏了《西厢记》爱情诗剧的崇高美学意蕴。当然，后者也反衬了《西厢记》的熠熠光芒。

二、红娘在向张生讲述"夫人治家严肃"而举往日之例时，王实甫对《董西厢》有所翻新。

《董西厢》：

> 红娘曰：夫人治家严肃，朝野知名。夫人幼女莺莺，数日前夜乘月色潜出，夫人窃知，令妾召归；失子母之情，立莺庭下，责曰：……莺莺泣谢曰：……然夫人怒色，莺不敢正视。

《西厢记》：

> （红娘曰）……夫人治家严肃，有冰霜之操。……向日莺莺潜出闺房，夫人窥之，召立莺莺于庭下，责之曰：……莺立谢而言曰：……。

王实甫弃"朝野知名"而用"冰霜之操"，把夸张过实、空泛抽象的意念，改为实物比喻，能唤起人们形象化的联想，自是点铁成金之妙。尤其值

得注意的是,《董西厢》的莺莺是夜间乘月色而悄悄溜出游玩的,夜里少有寺僧,更无游客,因而是稳当的,可见她胆量较小;而夫人却怒责莺莺至于哭泣;哭着认了错竟还要以满脸怒气又吓得莺莺"不敢正视",益发显出莺莺的拘谨怯弱和老夫人的不通人性、泯灭人情,足见作品乖离了生活真实性。王实甫删去"夜乘月色"而只言"潜出",则莺莺可能在白天、甚至在有陌生男人的情况下,竟敢溜出游玩,而且受责后她是直立于母前,诉说认错语言时面无羞惧之泪,这就比《董西厢》中的莺莺大胆得多、开放得多、坚强得多。王实甫笔下的老夫人,既没有"失子母之情",也没有在女儿认错后仍以"怒色"威逼得女儿"不敢正视",因此,一个严于家教礼制却又依然是慈母的形象,是令人可感的。

张生被红娘泼了一头冷水,得知夫人的威严,感受到红娘的凌厉,刚才的一番喜气,陡然变成满台乌云。所以王实甫安排他接着吟唱〔哨遍〕曲:"听说罢心怀悒怏,把一天愁都撮在眉尖上",后一句寓夸张于摹状写实之中,把抽象的"悒怏"转化成生动鲜明的形象,是戏剧语言的上乘之作。更妙的是张生接着"自思想,比及你心儿里畏惧老母亲威严,小姐呵,你不合临去也回头儿望……"金圣叹评道:"不怨自己,不怨红娘,忽然反怨莺莺,真是神魂颠倒之笔。"人们每每称赞列夫·托尔斯泰最精通人物"心灵的辩证法",善于表现人物心理"过程的形态和规律"(车尔尼雪夫斯基);其实在他之前数百年的中国戏剧大师王实甫,又何尝不是艺术地再现了人物心灵辩证法的奥秘?《西厢记》这里刻画张生看似反常的心理,恰恰最能表现张生在特定环境中亦"风魔"亦"聪明"的心理活动轨迹。果然,张生在埋怨了莺莺之后,也自我揣度而暗怨着自己:"若今生难得有情人,是前世烧了断头香。"——借用市俗口语,表明自己如果婚恋不遂,只是由于前世烧香时对佛不敬致使今生命运不好、老天不佑,而不是自己对"有情人"不尽心、不钟情;所以接下来连唱三句排比式的诗词以表达对莺莺的一片忠诚:"我得时节手掌儿里奇擎,心坎儿里温存,眼皮儿上供养"——莺莺啊,我若得到您、与您结成美眷,那我一定把您捧在手心里(护持珍爱),把您放在心坎上(温存体贴),终日凝神注视、虔诚侍奉着您!("奇擎":"奇",助音词,无义;"擎",双手上举,此意为"捧")情热至极却无一毫酸俗或油滑。

接下来〔耍孩儿〕则唱出了张生怨红娘、怨自己,更怨老夫人的心态。曲词大意是:当初就担心这跟巫山神女般的莺莺成合的美事,如苍天一样渺远;如今听红娘说了老夫人的威严,就更感到这美事儿渺茫得比巫山更远。唉,我这因前世所致而今生多灾多难的人,此刻虽身在寺院回廊,灵魂儿却已茫茫然飘到了他方……。我本要把想好的满腹心事告诉受拘管被

幽闭的莺莺姑娘，却又害怕啊把爱情的秘密泄漏给您母亲而不堪设想！本曲最后三句进一步展示张生由情极至狂的庞杂思绪，返回到理智清醒的丰富联想：他认识到美事所以悠远、"春光"所以难期，既不在于莺莺的"畏惧老母亲威严"，也不缘于自身"前世烧了断头香"，关键是老夫人的丑性儿在作怪阻挡。于此，剧作家特以大自然生机勃勃、喜气洋溢的美好情状生动地比照着老夫人的反面形象——可爱的黄莺鸟儿在空中成对飞鸣，比翼翱翔；彩艳的小蝴蝶儿双双戏舞，翩跹游玩于鲜花丛中……可是这一切却召来了老夫人因怕女儿自由恋爱而莫名其妙的怨恨、嫉妒和惧怕！这就使读者在美的感受中产生对丑的愤疾，给人以强烈的印象。

随后〔五煞〕曲词，从心理上发出对莺莺的热忱劝慰：莺莺么，你不用担心因年纪小、性气刚会使日后夫妻生活不和畅；请相信，我张生如能同你相亲近，准赢得你的钟情，虽然你猛然间初见白面小生（"何郎粉"即粉面何郎。三国时魏人何宴肌肤洁白，人以为敷抹过白粉）会有厌恶情绪，但和我交往相识后，就一定会象晋代贾午偷取其父所藏御赐奇香赠送情郎韩寿似地热情待我。现在只刚刚获得风流爱情的一点况味，等到让我成了温柔体贴的女婿时，益发体会到我俩爱情的十分美满，因此你怕什么威严拘束的母亲呢？

〔四煞〕曲词的大意是：老夫人何必殚精积虑想得那么多，我张生也不必胡乱担忧空自猜疑，其实我与莺莺本就是郎才女貌般配得当。提醒你们啊：夫人和小姐都该明白——不要等姑娘的眉毛浅了，才想起找钟情地为妻画眉的张敞（汉代人），不要等美好的春光已经消逝，才想到那仙女喜爱的阮肇、刘郎（均为汉代人）。须知，我张生就是当今的"张敞"和"阮郎"。不是我自家夸奖，我与莺莺的品德、才华、容貌、风度和修养，都是天造地设般相配得当！

以上两曲，借典用事，熨贴自然、浑如天成，酷肖张生的心性口吻，并与随后曲词中的俗言口语，相映相谐，错落成趣。

〔三煞〕前面数句回忆并强调了莺莺淡妆浓抹的容态之美，从而导致了末后三句所写张生矛盾而又复杂的思绪：莺莺呵，要是不去想你还好受些，可是又怎能不想你呢？你留下那么多风流蕴藉的动人之处，我从你身上感发出无限的爱恋相思！这末后三句，尤其是"你撇下半天风韵，我拾得万种思量"，堪谓"文而不文，俗而不俗"，清丽典雅，精工之至，体现出《西厢记》的可喜特色，不愧明初朱权对王实甫的赞词："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清代梁廷枏《曲话》曾以这两句为例，严正指责金圣叹妄改为"你也丢下半天风韵，我也陇去万种思量"，是"金圣叹强作解事"，其"拘腐最为可厌"！

〔二煞〕紧承上阕的"万种思量",张生预想到搬"在寺中静处"暗自相思时的难捱苦况:在深沉的庭院内,独自依卧着冰凉的枕席,夜深了仍难入睡,一盏幽暗的灯把自己徘徊的孤影映照在罩书的布幔上……;不由得声声长叹:唉,即使将来能如愿以偿地与莺莺成合,但在喜日到来之前,怎么度过这漫漫长夜呢!那难耐的境况肯定是——因相思失眠而辗转反侧,通宵达旦地长嘘短叹,不停顿地捣枕捶床……。

由于王实甫着意让人物以口传心、声情并显,所以他首先精巧地提炼出既能渲染环境,又能以环境反衬心灵的人物语言,使那凄清冷寂的环境和这环境中人物的特定形态,都清晰如画,令人如身临其境;同时更出色地锻铸成富有形体动态感的抒情语言,将人物内心无声无形的相思焦虑,都生龙活现地呈现在观众面前,使人感到特别亲切。别林斯基曾深切指出:"戏剧中通常被称为抒情部分的东西,不过是非常激动的性格的力量,……或者是登场人物内心深藏的秘密思想,这种思想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诗人使登场人物出声地思考的。"(《诗的分类》)诗剧艺术家王实甫笔下的许多曲词正是"出声地思考"的成功典型。可惜有些人对此缺乏理解,明代何良俊一方面高度评赞"王实甫《西厢》,其妙处亦何可掩?"另一方面却批评"《西厢》内如……'少可有一万声长吁短叹,五千遍倒枕捶床',语言皆露,殊无蕴藉"(《曲论》)。他这皮相之论流露出士大夫文人喜雅厌俗的偏见。其实,"长吁短叹"正把万千难以名状的内心世界都形象化地标示了出来,而且还绘声绘形地表演出人物特有的形态,连以典雅著称的婉约派大家李清照也吟咏过"柔肠一寸愁千缕"、"万千心事难寄"之类浅俗的词句,可见浅俗得当亦自有审美意趣。至于"倒枕捶床",正如人们所称美的:"睡不着本不干床枕之事,但张生一腔无名怨气无处发泄,一片身心无处安排,好象床枕也不合他的心意了,表现张生如饥似渴的相思心理极为传神。"(张燕瑾《西厢记浅说》)

〔尾〕曲则是另一番激宕:张生借用两则人们喜闻乐见的典故,称颂莺莺娇羞之态宛如会说话的鲜花一样可爱;赞佩莺莺的温柔情致就象散发着清香的美玉一般喜人(典故一出自《开元天宝遗事·解语花》,一出自《杜阳杂编·王辟邪》)。——可见莺莺的美好丰韵留给张生的印象有多深刻!……想啊念啊,却又觉得思之愈切、求之愈急反倒记之不真、忆之不显,所以张生随后又唱道:"我则索手抵着牙儿慢慢的想。"这最后一句很值得品味:一反刚才"长吁短叹"的浮躁和"倒枕捶床"的焦急,转化为以手托腮、凝神注目的深思冥想,似乎那引人入胜的种种美好情境都在他这"慢慢的想"象中联翩而来,令观众也不知不觉地沉浸在想象之中而回味无穷。如此戏剧台词,意在笔先而神游言外,既维妙维肖地透示了人物的

心灵奥秘，又便于演员鲜灵活现地以形体动作进行表演，并相因相谐地把观众的视觉、听觉和联想都有机地聚合为一体，使载歌载舞的戏曲进而焕发出情词辉映、满台生辉的艺术效果。

明代王骥德热情赞曰："实甫《西厢》，千古绝技！"（《曲律》）确有道理。仅此短短几曲唱词，就极尽铺排起伏之妙，把张生既疯颠而又颖慧；既有诚挚的爱，又有沉郁的恨；既有对未来小夫妻风流缠绵、软玉温馨的幻想，又有眼下单思独恋的焦虑徬徨……，种种矛盾复杂而又统一集中的意念——"心灵的辩证法"，都准确而生动地展现了出来。

这些曲词还有一大特色：将富有生活气息的乡音俗语和日常口语，与脍炙人口的诗词名句或成语典故，精巧地熔于一炉，显示出《西厢记》语言既华丽典雅，而又有"蛤蜊"味（钟嗣成《录鬼簿序》）和"蒜酪"味（何良俊《四友斋丛说》）的独特风格。明代王世贞为论证他"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的评赞，亦曾特地标举本折"手掌儿里奇擎，心坎儿里温存，眼皮儿上供养"等句，欣然表示赞许。王世贞说得对，《西厢记》的语言是"半疑浓妆，半疑淡扫，华丽中自然大雅"；其"俗语、谑语、经史语，裁为奇语，如天衣通身无缝"（王世贞、李贽合评《元本出相北西厢记》）。李卓吾也说得好，《西厢记》的语言既有"卢骆艳歌，温韦丽调"的雅致，又有"甚浅甚俚却甚天然，更百良工无所用其雕琢"（同上）的俗韵，显得浓、淡兼宜，华、朴兼美，得雅俗共赏之意趣，为祖国语言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第一本　张君瑞闹道场杂剧

第　三　折

〔正旦上，云〕老夫人着红娘问长老去了，这小贱人不来我行回话。〔红上，云〕回夫人话了，去回小姐话去。〔旦云〕使你问长老，几时做好事？〔红云〕恰回夫人话也，正待回姐姐话：二月十五日，请夫人姐姐拈香。〔红笑云〕姐姐，你不知，我对你说一件好笑的勾当。咱前日寺里见的那秀才，今日也在方丈里。他先出门儿外等着红娘，深深唱个喏道："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西洛人也，年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并不曾娶妻。"姐姐，却是谁问他来？他又问："那壁小娘子莫非莺莺小姐的侍妾乎？小姐常出来么？"被红娘抢白了一顿呵回来了。姐姐，我不知他想甚么哩，世上有这等傻角！〔旦笑云〕红娘，休对夫人说。天色晚也，安排香案，咱花园内烧香去来。〔下〕〔末上，云〕搬至寺中，正近西厢居址。我问和尚每来，小姐每夜花园内烧香。这个花园和俺

寺中合着。比及小姐出来，我先在太湖石畔墙角儿边等待，饱看一会。两廊僧众都睡着了。夜深人静，月朗风清，是好天气也呵！正是"闲寻方丈高僧语，闷对西厢皓月吟。"

【越调·斗鹌鹑】玉宇无尘，银河泻影；月色横空，花阴满庭；罗袂生寒，芳心自警。侧着耳朵儿听，蹑着脚步儿行：悄悄冥冥，潜潜等等。

【紫花儿序】等待那齐齐整整，袅袅婷婷，姐姐莺莺。一更之后，万籁无声，直至莺庭。若是回廊下没揣的见俺可憎，将他来紧紧的搂定；则问你那会少离多，有影无形。

〔旦引红娘上，云〕开了角门儿，将香桌出来者。〔末唱〕

【金蕉叶】猛听得角门儿呀的一声，风过处衣香细生。踮着脚尖儿仔细定睛，比我那初见时庞儿越整。

〔旦云〕红娘，移香桌儿近太湖石畔放者！〔末做看科，云〕料想春娇厌拘束，等闲飞出广寒宫。看他容分一捻，体露半襟，辨香袖以无言，垂罗裙而不语。似湘陵妃子，斜倚舜庙朱扉；如月殿嫦娥，微现蟾宫素影。是好女子也呵！

【调笑令】我这里甫能、见娉婷，比着那月殿嫦娥也不恁般撑。遮遮掩掩穿芳径，料应来小脚儿难行。可喜娘的脸儿百媚生，兀的不引了人魂灵！

〔旦云〕取香来！〔末云〕听小姐祝告甚么？〔旦云〕此一炷香，愿化去先人，早生天界！此一炷香，愿堂中老母，身安无事！此一炷香，……〔做不语科〕〔红云〕姐姐不祝这一炷香，我替姐姐祝告：愿俺姐姐早寻一个姐夫，拖带红娘咱！〔旦再拜云〕心中无限伤心事，尽在深深两拜中。〔长吁科〕〔末云〕小姐倚栏长叹，似有动情之意。

【小桃红】夜深香霭散空庭，帘幕东风静。拜罢也斜将曲栏凭，长吁了两三声。剔团圞明月如悬镜。又不是轻云薄雾，都则是香烟人气，两般儿氤氲得不分明。

我虽不及司马相如，我则看小姐颇有文君之意。我且高吟一绝，看他则甚："月色溶溶夜，花阴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旦云〕有人墙角吟诗。〔红云〕这声音便是那二十三岁不曾娶妻的那傻角。〔旦云〕好清新之诗，我依韵做一首。〔红云〕你两个是好做一首。〔旦念诗云〕"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末云〕好应酬得快也呵！

【秃厮儿】早是那脸儿上扑堆着可憎，那堪那心儿里埋没着聪明。他把那新诗和得忒应声，一字字，诉衷情，堪听。

【圣药王】那语句清，音律轻；小名儿不枉了唤做莺莺。他若

是共小生、厮觑定，隔墙儿酬和到天明。方信道"惺惺的自古惜惺惺"。

我撞出去，看他说甚么。

【麻郎儿】我拽起罗衫欲行，〔旦做见科〕他陪着笑脸儿相迎。不做美的红娘忒浅情，便做道"谨依来命"……

〔红云〕姐姐，有人，咱家去来，怕夫人嗔着。〔莺回顾下〕〔末唱〕

【幺篇】我忽听、一声、猛惊。元来是扑剌剌宿鸟飞腾，颤巍巍花梢弄影，乱纷纷落红满径。

小姐，你去了呵，那里发付小生！

【络丝娘】空撇下碧澄澄苍苔露冷，明皎皎花筛月影。白日凄凉枉耽病，今夜把相思再整。

【东原乐】帘垂下，户已扃，却才个悄悄相问，他那里低低应。月朗风清恰二更，厮傔幸：他无缘，小生薄命。

【绵搭絮】恰寻归路，伫立空庭，竹梢风摆，斗柄云横。呀！今夜凄凉有四星，他不瞅人待怎生！虽然是眼角儿传情，咱两个口不言心自省。

今夜甚睡到得我眼里呵！

【拙鲁速】对着盏碧荧荧短檠灯，倚着扇冷清清旧帏屏。灯儿又不明，梦儿又不成；窗儿外淅零零的风儿透疏棂，忒楞楞的纸条儿鸣；枕头儿上孤另，被窝儿里寂静。你便是铁石人，铁石人也动情。

【幺篇】怨不能，恨不成，坐不安，睡不宁。有一日柳遮花映，雾障云屏，夜阑人静，海誓山盟，恁时节风流嘉庆，锦片也似前程，美满恩情，咱两个画堂春自生。

【尾】一天好事从今定，一首诗分明照证；再不向青琐闼梦儿中寻，则去那碧桃花树儿下等。〔下〕

这折戏的标名，通常称为"联吟"。闵遇五本是"花阴唱和"，"花阴"富有画意，"唱和"亦有诗情。徐士范本是"墙角联吟"。金圣叹则概括为"酬韵"，则突出了莺莺在戏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男女主角唱和酬韵之前，先有一段精彩的人物对白。先是莺莺上场，责备红娘"这小贱人不来我行回话"！略显骄矜的口气，体现出千金小

姐的架式，舞台气氛稍有紧张；不料红娘出来回答了斋事日期后，竟笑嘻嘻地说道："姐姐，……我对你说一件好笑的勾当——"随即把前不久张生对她自诉生平的事，一边复述着原腔原话，一边模仿着张生"深深唱个喏"的可笑动作。这就一下子生发了戏情并活跃了舞台。更妙的是，红娘一方面自告奋勇、自我张扬——"被(我)红娘抢白了一顿呵回来了！"一副得胜回朝的傲然喜气，令人解颐；一方面却又冲出一句："我不知他想甚么哩，世上有这等傻角！"一副天真烂漫的稚气和满不在乎的泼气，叫人好笑。这时，读者因受红娘这番言语的感染，正为张生的冒失和傻气而担心会唐突了这位矜贵的相国千金，不料，莺莺不但不生气，反而笑眯眯地说道："红娘，休对夫人说……。"只这七个字加上那一"笑"的表情，不仅为剧情拓开了一层新意境，而且透露了相府小姐内心的隐秘！一声"红娘"，代替刚上场时"小贱人"的称呼，态度上亲切得多；一个笑靥，心理上欣慰得多；一句"休对夫人说"，则公然流露了对夫人"怕女孩儿春心荡"的礼教家规的不满和反抗，公然默认了张生求爱正抚慰着自己"无语怨东风"的心灵创伤。这样，不仅预示了她在爱情问题上跟夫人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而且准确而微妙地传达了她对张生的喜悦和关切，以及她对红娘的依赖和托咐，为她后面不避红娘、不畏礼教而公然与张生吟诗唱和，作了合理的铺垫。有的版本在红娘说"抢白"时，还有"莺莺云：'你不抢白他也罢。'"一句，益发显出她的上述心态，只是略嫌坦露了些。

张生向红娘直桶桶地自报生平、自诉"不曾娶妻"的"傻角"表演，不仅《莺莺传》不见，而且《董西厢》中也绝无，只是王实甫"设身处地""梦往神游"(李渔)地代张生先"立心"而后"立言"的精巧编撰。正如恩格斯所深刻指出的："一个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样做"，张生为求爱而先拜托媒人时，既不象唐朝《李娃传》中的荥阳公子，首先"密征其友游长安之熟者以讯之"，而从财物声势等方面预作充分准备，也不象唐朝《霍小玉传》中的书生李益，先行对媒人赠重礼以"厚赂"，由媒人去吹嘘拉拢；张生却是粗直、冒失地以"傻角"的独特形态和独自声口径自去见媒人，从而使张生情热、至诚的可笑而又可爱、可亲的性格凸现于纸面。而且，他的这番独特的"做"作表演，逗得红娘先怒而后笑，引得莺莺既笑而又要瞒母亲、装幌子……。一个细节焕发出无穷的艺术生命力，正如俄国大作家屠格涅夫所说："必须把握一些有代表性的细节。天才即在于此。"可见王实甫戏剧创造的天才工力。

崔张花阴联吟、唱诗酬韵，历来深受人们赞赏，不愧为古人所赞誉的"绝世奇文，绝世妙文"。那么，它"奇"在哪里？"妙"在何处呢？

首先，在男女主角吟诗酬韵之前，先就顺应剧情推展而机巧地预设了

富有诗情韵趣的优美意境——那“月朗风清”“玉宇无尘”“银河泻影”“花阴满庭”的如画境界，于幽静中蕴含着新春气息。唯有清灵秀雅的人方配流连于其间，唯有敏慧多情的人方能领略其境界之美，方能触发出清新好诗的灵感。古人所谓“景乃诗之媒”（谢榛），“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则自有灵通之句”；“不能作景语，又何能作情语耶？”（王夫之）正道出了艺术的审美规律。

同时，王实甫在描写男女主角的活动中，善于导景生情，融情于景，以景寓情，使情景相谐而妙合无垠，从而，进一步突出了“志诚种”张生对莺莺的一往深情。通过他自唱自演的几支〔越调〕曲词，着重描塑了他“侧着耳朵儿听，蹑着脚步儿行：悄悄冥冥，潜潜等等”“等待那齐齐整整，袅袅婷婷，姐姐莺莺”的特定情景。这里，既有张生心中敬之、爱之而又慎之、畏之等等于表面平静下激动不安的特殊思绪，又有张生热切紧张、小心拘谨地企待时独特的体态、动作和表情，从而，使痴情而又憨朴的张生须眉毕现；加以曲中连用十个叠字，倒衬于“莺莺”二字之上，确乎累累然如线贯珠垂，将莺莺之美与张生之诚相映相谐，连同他们二人优美的舞蹈身姿都巧妙地展现于风清月朗的夜色中，因而，使这特具美感的恋爱场景，进而荡漾出诱人的魅力。难怪金圣叹于此热情称赞道：“真乃手搦妙笔，心存妙境，身代妙人，天赐妙想。”但金圣叹随后又说“不文人读之，谓是写景；文人读之，悟是写情”，这却欠当。须知，在优秀作品中，“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景与情是不能截然分开的。这里幽丽如画的美景，不仅是崔张二人美好情致的谐和背景，而且还融和着王实甫本人对勇于悖逆旧礼制的男女主角及其纯洁爱情的欣然赞赏之情；唯景之丽方能显情之美。

张生唱词中述及此刻若能见上莺莺，就要“将他来紧紧的搂定”。古代有人批曰：“非真欲为其事”，只是“恨其迟来，故唬之”。貌似为张生开脱，实质暴露了自身的迂腐。张生情极意热而欲上前搂定所爱之人，勇敢地蔑视并有力地突破礼教束缚，有何不可，有何不美？——“两性相爱，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应该保持他的自由、神圣、纯洁……”（李大钊）。

就在张生渴想“搂定”莺莺时，莺莺登场了。王实甫通过张生〔金蕉叶〕的唱曲，使舞台别具一番美妙之境：“猛听得角门儿呀的一声——”既有开门的清脆响声，又伴有主角的心跳砰砰，而且引领观众远望着莺莺在开门声中一闪而进的轻巧脚步；接着，一阵微风吹过，人们一面闻到一股幽细的衣香，一面看到莺莺正娇羞含笑地姗姗而来，同时，张生那踮脚睁眼、惊喜交并的神态也都跃然纸上。——好一幅清新柔美、恬静温馨的月夜幽会图！值此月辉莹莹、清风习习之际，更增一缕香烟袅袅直上，于烟光闪闪中，耳际传来莺莺轻柔低缓的祝愿声，红娘爽利活泼的谈笑声……把

观众和读者导入了幽香、静谧而浓于诗情韵致的境界。值得吟味的是，莺莺为父母祷祝之后，接着竟是幽思"不语"的哑镜头，剧作家这用心良深的传神之笔，起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含不尽之意于沉默之中的卓异效果，给观众多少品味和想象的情趣；而慧心灵舌的红娘接着代为祝愿"早寻一个姐夫"！随即莺莺的一"再拜"，似无意实有心地示以默许，精微宛转地传递了娇矜小姐特有的心神意绪；继之以"心中无限伤心事，尽在深深两拜中"的道白，加之一声深沉的"长吁"，这些极富表现力的舞台造型，既显示了她对父母包办郑恒婚事的怨恨，又流露了她对张生的一往深情以及向往中的忧虑、渺茫、焦灼等等复杂的情致，把这高雅的怀春少女欲叛逆礼教却有所顾忌、欲对情人一吐衷曲却难于启齿，不抗争、不抒发则又不甘心的特有意态，都准确而生动地展现了出来，一个端庄而又羞怯、多情而又蕴藉的大家闺秀，鲜灵活现地站在观众面前，使人倍感亲切。可见王实甫这"不语"——"再拜"——"长吁"的描摹，真真是不着一字而尽得风流。在《西厢记》中，红娘代祝的话仅仅两句，一如其人地玲珑爽利；金圣叹妄为续貂，写红娘说什么"咱愿配得姐夫，……状元及第……"，不仅喧宾夺主，而且斫伤了原作反传统观念的战斗锋芒，也扭曲了红娘纯洁可爱的形象。

随着薄雾四起、香霭四溢，烟香云气的氤氲愈益秾郁，于是乎张生情烈兴豪，诗意勃发，声情激越地高吟一绝：

月色溶溶夜，花阴寂寂春；
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

古人叹为"真是好诗！"好在哪里却未言明。我们认为：一、好在缘境而发，生发自然。因为眼前正是皓月横空、夜色如水、花阴岑寂、春霭飘香的清幽美境。二、好在高度凝练，极其精粹。此地庭院深广、山石错落、花树掩映、人语绵绵，这一切若非高手则难以精巧地熔铸一炉而凝练于短短的诗句中。三、好在诗句虽短却工巧精致。"月色"与"花阴"对举，自然而和谐地概括了上下四方，反映出广阔悠远的空间；花色与春光联袂，于静谧中闪烁着流动感，显得幽缈而富有生气。前两句各为工整的二三字句式，并且均为偏正式加单音重叠式的组合，后两句则嬗变为散体型的另一种句式。虽只四句二十个字，却使形式上前后变异而内蕴上一气流贯，衔合紧凑。四、尤其好在善翻新意，意味隽永。月光与花影本为古诗中屡见不鲜的老题材，此诗好在善于脱胎换骨，有机地导景于人。由月色澄澈而衍发为"临皓魄"的感喟，并进而表述对"月中人"的热情追踪，本属自然，故而转接无痕；由花阴馥郁而反宕出美"人"何在的疑问与饱含深情的探询，更加引人遐想，也更为诚挚感人；同时，亦为后面莺莺的应和之作而预留了题目和

情韵，是引而待发的意匠之诗。莺莺在明知吟诗者正"是那二十三岁不曾娶妻"的"俊角"张生的情况下，竟然当着红娘之面，毫不犹豫地脱口冲出"好清新之诗，我依韵做一首"。——这看似轻松悠闲的一笔，其实却极有机蕴，极为精警。它既回应了刚上场时嘱咐红娘"休对夫人说"的心灵秘密，于一脉相承中显出人物的演变和剧情的推进都十分有机有理；又是刚才莺莺祷祝时"不语""长吁"羞赧情性的飞跃和突变，须知此时她尚有重孝在身，而且正置身于佛门"净地"，因而她这相当勇敢的行为确实难能可贵，却也愈益昭示出她美好的心灵，同时也可见如此之良夜，加上如此之才华横溢、情热灼人的张生，势必激励她的勇气，激发出她久郁于胸的青春诗情，于是她借和诗而控诉礼教的拘系，而倾诉生活的孤寂空虚，而申诉对真挚美好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既符合生活的内在逻辑性，又催化出激动人心的艺术感发力。这些震颤着后代无数青年心弦的优美剧情，显示出《西厢记》的高超艺术远胜于《董西厢》，令人钦佩。在《董西厢》中，张生虽步"至莺庭侧近"而口占小诗一绝，但他并未看到莺莺，更不是对莺莺表达爱情，而只是"对景伤怀"的独自抒情。《董西厢》中此时的莺莺，"不知心事在谁边"，亦根本未听知张生吟诗的情形。书中虽有"依君瑞韵亦口占一绝"的描叙，但那"依君瑞韵"云云只是董解元自己的叙述语言，而不是莺莺吟诗时的实境；由于莺莺事先不知张生吟诗更不知张诗是针对自己，所以她的吟诗也就不是向张生吐露胸臆而只是独自排遣。董解元把好端端地展现崔张情性的极佳机遇失之交臂，王实甫却心灵手巧地描绘出令人神往的情爱场景，铸造出千百年永放光彩的艺术丰碑。在莺莺和诗之前，《西厢记》还插入红娘说"你两个是好做一首"的对白，这不仅机巧地调度了舞台气氛使之轻松活跃，而且以妙语双关的潜台词令人解颐。活泼机灵的小红娘既领会并支持着莺莺对张生的爱慕之情，又要照顾莺莺千金小姐的矜贵身份以防她"当面偌多般假意儿"（三本二折），于是一箭双雕地说道：你们两人是该好好做一首诗——这是表面的赞助之词；骨子里的真正用意是：你们两个正好做一对并首合股的恩爱夫妻！心性敏慧的莺莺当然心领神会，不但不生气反而欣欣然乐于接受，于是紧接着便念出了她的和诗。可见这红娘的雅谑调侃，虽只短短一句，却触处生春地使舞台平添了诙谐风趣。

莺莺的酬韵对答之诗：

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
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

古人亦赞叹为"也真是好诗"！我们认为它好在有意避开了上述的景况意境，而紧扣抒情主人公的独特情状并焕发为新声新意。宋代戴复古《论诗

十绝》说得好："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本诗正是如此。莺莺若是也从"月"与"花"上着笔，就容易反复而板滞，不为可取。这里，莺莺把诗的审视角度一下子如现代影视技法似地"摇""化"到自己的独特天地，以"兰闺"作为审美的观照区，以"久寂寞"点示了自己境遇的独特性。紧接着第二句"无事度芳春"，既承前句为自己的"兰闺"之境作了衍深和补充，又紧扣对方的题意而巧作外化与回应。——"芳春"既突出了女诗人自己正当妙龄的韶华之"春"，又微妙而委婉地呼应了张生诗中的"寂寂春"。后两句，诗人情潮奔涌，不假修饰地盼待"行吟者"来向自己示"怜"送爱。出以迂徐凄婉的调子，蕴涵柔丽亲切的风情，生动地展示了深闺幽闭中怀春少女亦怨亦慕、如泣如诉的创痛心灵，从而久久地引人共鸣。后来有些封建文人胡说她原来怎么端庄守礼，心如止水，只是偶然中见了张生才动心的；对照王实甫这情切切、意绵绵的精妙画卷，正有力地嘲弄了冬烘先生的烂言。

这场男女主角的联吟酬韵，不仅让莺莺体察到张生的才华情致，从而由前此的萌生情恋，逐步发展到此后缔结情恋的新阶段；而且，也使张生由艳羡莺莺的美貌深情，发展为仰慕莺莺的才华智慧，从而进一步深化了他对莺莺的爱情。值得注意的是，在王实甫展笔描绘这爱情喜剧的元代社会里，统治者务实弃虚，重吏员、求货利，注重实效而鄙薄词章之学、轻视诗赋之艺。赵孟頫曾凄凉地叹问过："吾之所学于时为有用耶？无用耶？可行耶？不可行耶？"（《松雪斋文集》卷六）王实甫自己更曾愤然说道："高抄起经纶大手！"（〔集贤宾〕套曲）与此同时，剧作家在欣然描绘男女主角吟诗酬韵的时候，却着意挥洒金辉玉润的彩笔，大力渲染绚丽如画的美好情境，这就使一对"胸藏锦绣，笔吐珠玑"的情人，在愤世嫉俗的抗争中，如鹤立鸡群般益发动人、更加喜人。

张生听了莺莺酬韵回应的吟诗之后，确信两人已"心有灵犀一点通"了，遂而继续唱道："惺惺的自古惜惺惺。"这就表明他们的爱情进升到彼此相知而情投意合的新境界了。"千古难得一知己"，以相知、相"惜"为基础的爱情，比"郎才女貌""一见倾心"的爱情更富有进步的时代气息。基于"惺惺惜惺惺"，所以他"拽起罗衫"勇敢地奔向莺莺的舞台表演，就融情合理而不为鲁莽、不见粗俗了；所以王实甫紧接着描写莺莺"做见科"，并满面春风地"陪着笑脸儿相迎"也就十足地令人心折首肯了。金圣叹肆意删抹了"旦做见科"这一富有戏剧意蕴的关窍，实在荒谬。好戏当如行云流水，行于当行，止于不可不止。正当这对情人四目传情、感情将进一步向前发展的时刻，突然红娘"怕夫人嗔着"唤莺莺回去，使戏剧之流为之一顿。但就在这蓦然一顿的一刹那，王实甫又特地提示一笔："莺回顾下"（这一

戏剧关窍又被金圣叹砍削了)。这一"回顾"的舞台语言,包蕴着丰富的潜台词,人们不难想见,在"回顾"中,莺莺对此时此境的一腔依恋,对张生的脉脉含情,对张生的诚挚关切,对张生欲说而一时难以明说的万语千言……。

莺莺去后,接着以张生的〔幺篇〕唱曲为舞台转换出另一番意境。本来,明月仍在,微风仍吹,境况本无变异;但因心上人莺莺飘然离去,所以张生就顿感时空已非。〔幺篇〕一曲王实甫巧用"排递语"递相铺排演进:人去——鸟飞——花落的沉寂气氛,因人去则脚步有声,声响则宿鸟惊飞,鸟飞则树颤花落……,这就形象地表达了张生从迷惘出神中惊醒后凄凉孤寂的心理和神情;从而自然地导入后面数曲抒写张生又一个夜深不寐、对灯叹息的舞台表演。明代沈德符《顾曲杂言》说:"元人周德清评《西厢》,云六字中三用韵,如《玉宇无尘》内'忽听、一声、猛惊'……此皆三韵为难。"元明古人对这些曲词的赞赏是有道理的。因为在短短六字句中,每两字就为一节拍,并两字押一韵脚,如此三节三韵,而又珠圆玉润,流畅自然,曲律上叫做"短柱体",是很难作好的。历来词家以此为准,亦以此见巧。王实甫既能遵循严格的韵律规则,又能自如地铺陈意境,摹状写情,难怪他在当时就赢得"士林中,等辈伏低"的美誉。

古人云"情中景尤难曲写"(王夫之《姜斋诗话》)。王实甫正于难处显精神。〔络丝娘〕以下四支曲子,透过张生情怀独秉的眼睛,扫视着"苍苔露冷""花筛月影""竹梢风摆""斗柄云横"的凄凉夜景,又相机相应地以此凄凉夜景来融情、映情、抒情,令人观赏之中回肠荡气,余韵不尽。金圣叹说自己"初读《西厢》时,见'他不瞅人待怎生'之七字,悄然废书而卧者三四日"就因为"皆此七字勾魂摄魄之气力也"。正如王国维所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可见王实甫正是戏坛艺苑当之无愧的一"大家"。

处于凄凉夜景而"伫立空庭"的张生,是否只一味地愁、愁、愁呢?——被李卓吾赞为有"化工"之才的王实甫,写其失望后竟又以跳脱之笔,顺势宕出新境界:张生又满怀希望,而且是花柳掩映、画堂嘉庆中的风流"春自生",仿佛这清冷之夜眨眼间已是明媚的艳阳之晨,一天好事喜从天降,已到身边。喜剧情致于几度腾挪、几番张驰之后,以俊语收煞——"一首诗分明照证","则去那碧桃花树儿下等",突出张生"踌躇满志、通身快乐"(金圣叹)的独特形象,跟本折开始莺莺上场时的肃穆气氛前后反跌而又首尾呼应。金圣叹赞为"龙王掉尾法",是也。

第一本 张君瑞闹道场杂剧

第四折

〔洁引聪上，云〕今日二月十五日开启，众僧动法器者。请夫人小姐拈香。比及夫人未来，先请张生拈香。怕夫人问呵，则说道贫僧亲者。〔末上，云〕今日二月十五日，和尚请拈香，须索走一遭。

【双调·新水令】梵王宫殿月轮高，碧琉璃瑞烟笼罩。香烟云盖结，讽咒海波潮。幡影飘飐，诸檀越尽来到。

【驻马听】法鼓金铙，二月春雷响殿角；钟声佛号，半天风雨洒松梢。侯门不许老僧敲，纱窗外定有红娘报。害相思的饶眼脑，见他时须看个十分饱。

〔末见洁科〕〔洁云〕先生先拈香，恐夫人问呵，则说是老僧的亲。〔末拈香科〕

【沉醉东风】惟愿存在的人间寿高，亡化的天上逍遥。为曾、祖、父先灵，礼佛、法、僧三宝，焚名香暗中祷告：则愿得红娘休劣，夫人休焦，犬儿休恶！佛啰，早成就了幽期密约！

〔夫人引旦上，云〕长老请拈香，小姐，咱走一遭。〔末做见科〕〔觑聪云〕为你志诚呵，神仙下降也。〔聪云〕这生却早两遭儿也。〔末唱〕

【雁儿落】我则道这玉天仙离了碧霄，元来是可意种来清醮。小子多愁多病身，怎当他倾国倾城貌。

【得胜令】恰便似檀口点樱桃，粉鼻儿倚琼瑶，淡白梨花面，轻盈杨柳腰。妖娆，满面儿扑堆着俏；苗条，一团儿衠是娇。

〔洁云〕贫僧一句话，夫人行敢道么？老僧有个敝亲，是个饱学的秀才，父母亡后，无可相报。对我说："央及带一分斋，追荐父母。"贫僧一时应允了，恐夫人见责。〔夫人云〕长老的亲便是我的亲，请来厮见咱。〔末拜夫人科〕〔众僧见旦发科〕〔末唱〕

【乔牌儿】大师年纪老，法座上也凝眺；举名的班首真呆傍，觑着法聪头做金磬敲。

【甜水令】老的小的，村的俏的，没颠没倒，胜似闹元宵。稔色人儿，可意冤家，怕人知道，看时节泪眼偷瞧。

【折桂令】着小生迷留没乱，心痒难挠。哭声儿似莺啭乔林，泪珠儿似露滴花梢。大师也难学，把一个发慈悲的脸儿来朦着。击磬的头陀懊恼，添香的行者心焦。烛影风摇，香霭云飘；贪看莺莺，烛灭香消。

〔洁云〕风灭灯也。〔末云〕小生点灯烧香。〔旦与红云〕那生忙了一夜。

【锦上花】外像儿风流，青春年少；内性儿聪明，冠世才学。扭捏着身子儿百般做作，来往向人前卖弄俊俏。

〔红云〕我猜那生——

【幺篇】黄昏这一回，白日那一觉，窗儿外那会镬铎。到晚来向书帏里比及睡着，千万声长吁怎捱到晓。

〔末云〕那小姐好生顾盼小子。

【碧玉箫】情引眉梢，心绪你知道；愁种心苗，情思我猜着。畅懊恼！响铛铛云板敲。行者又嚎，沙弥又哨，恁须不夺人之好。

〔洁与众僧发科了〕〔动法器了，洁摇铃跪宣疏了，烧纸科〕〔洁云〕天明了也，请夫人小姐回宅。〔末云〕再做一会也好，那里发付小生也呵！

【鸳鸯煞】有心争似无心好，多情却被无情恼。劳攘了一宵，月儿沉，钟儿响，鸡儿叫。唱道是玉人归去得疾，好事收拾得早，道场毕诸人散了。酩子里各归家，葫芦提闹到晓。〔并下〕

【络丝娘煞尾】则为你闭月羞花相貌，少不得剪草除根大小。

题目　老夫人闲春院　崔莺莺烧夜香

正名　小红娘传好事　张君瑞闹道场

本折戏，习惯上称作"闹斋"。崔、张二人的爱情在本折里得到进一步的加深。

前人曾多次标举本折的若干曲词，热忱地予以评赞。如明代王世贞在《曲藻》中说："'法鼓金铎，二月春雷响殿角；钟声佛号，半天风雨洒松梢'，……是骈俪中景语。……'哭声儿似莺啭乔林，泪珠儿似露滴花梢'，……是骈俪中情语。……只此数条，他传奇不能及"，所以"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清代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作《西厢》者工于北调，用入韵是其所长，如'闹会'曲中'二月春雷响殿角'、'早成就幽期密约'、'内性儿聪明，冠世才学'、'扭捏着身子百般做作'，'角'字、'约'字、'学'字、'作'字，何等驯雅，何等自然。"清代的曲评家李调元也列举了上述的一些例句而

作为他“《西厢》工于骈俪，美不胜收”的例证。李渔甚至还明确肯定“自有《西厢》以迄于今，四百余载，推《西厢》为填词第一者，不知几千万人”。那么，我们就继这“几千万人”之后，重新评赏王实甫精巧地寓曲词、宾白于戏情有机总体而使之相得益彰的高超技艺。

本折戏在徐士范本和刘龙田本上，都标名为“斋坛闹会”，金圣叹本概括为“闹斋”。“闹”是本折戏的审美特点，莺莺来到斋坛时，张生与众和尚跟莺莺相视之间的一场妙趣横生的闹剧，成了本折乃至第一本戏的高潮。

剧作家有意在高潮到来之前，先描叙老和尚法本带领法聪等众僧徒，一面舞动做清醮道场的各种法器，一边正经规矩地恭候夫人和莺莺来拈香，并嘱咐张生注意事项，中间张生以〔新水令〕〔驻马听〕两曲唱道：一轮明月高挂在寺庙上空，金碧辉煌的琉璃佛殿矗立在敬神烧香的烟雾缭绕之中；烟霭蒸升结聚成朵朵祥云，僧徒诵经的宏亮声响交织着片片旗幡的阵阵飘拂声，好似大海的浪潮在汹汹奔涌……。敲法鼓，摇金铎，象二月春雷响彻殿角；钟声鸣，佛号喧，如半天风雨洒落松梢……。——鲜明而集中地渲染出一派庄重严肃的佛国气氛，一派令人敬仰的斋坛壮观！然而，这一切在顷刻间，将因莺莺的到来而为之颠倒；这一切都远不如张生心目中的莺莺重要。张生急盼莺莺到来，以便“看个十分饱”，正焦躁地揣想：若是托老和尚去请她，则因夫人恪守礼教而相府的“侯门不许老僧敲”；若说莺莺不知时辰已到，则“纱窗外定有红娘报”。难道……？更有趣的是，此时法本又一次嘱咐张生注意事项，既暗示夫人（以及礼教）之威严，又显示佛事之庄重。在这时，一曲〔沉醉东风〕唱出了张生别出心裁、不同凡响的奇特祝祷——公开的祝语：祝活人、祝祖先，礼佛法敬三宝，何其庄严敬重；然而这只是例行习俗的表面文章。暗里的祷词：愿红娘不要淘气捣蛋，盼夫人不要烦躁难缠，求狗儿不要警吠乱叫，以免妨碍我和莺莺的幽期密约！这出人意料的祝祷，前后对比多么幽默滑稽；明暗映照又何等调皮机巧。尤其是将夫人与狗儿相提并论，不仅触手成趣，且把封建家长的威严及其秉持的礼教法规都扫地以尽，更令人发笑。让人们在轻松的笑声中，共享这戏弄斋坛盛事、嘲讽封建孝道的谐趣；共赏这憨朴疏狂而又灵巧活脱的张生，向封建传统观念和封建宗法思想的勇敢挑战。

仿佛真个神祇有“灵”，张生刚刚祷罢，莺莺就及时而来。于是接着以张生所唱〔雁儿落〕〔得胜令〕两曲，进一步描摹了莺莺的天香国色和张生的无限倾心。由于前面佛殿“惊艳”时起于张生对莺莺的猝然“撞”见，因而对莺莺之美的赏鉴尚意兴未尽；而花阴唱和因系夜月朦胧，对莺莺也仍未看得十分清晰；所以，现在于灯烛辉煌的清醮斋坛上，张生自当对莺莺要饱看个周彻。于是，王实甫通过张生含情之眼，运用画家皴染之法，对莺莺

由“口”而“鼻”、由“面”而“腰”，乃至通身体态的“苗条”，整个风韵的既“俏”且“娇”，作了细致而精巧的工笔描绘，并进而表达了张生伴随着艳羡和倾心而产生的深重疑虑：我这（为她而弄得）多愁多病的身子，怎能禁受得住她那绝世美貌和优雅风韵的吸引呢？言外之意是：见她的艳丽而不能自持，一定会一往情深、一发而不可收拾；同时，自己体弱多病，如果好事不谐，也就不能苟活下去，只有为她而死！这样，曲词既反映和反衬了莺莺的艳丽喜人，也凸现了张生的情热至狂和情笃至诚的心性，显示了本剧唱词在写貌传神地刻画人物形象上的很高造诣。要问：王实甫在戏剧开演不久，既于佛殿奇逢时写莺莺之艳，又于花月联韵时画莺莺之美，复于此处再度描摹莺莺的俏娇之丽，是冗笔吗？不是！这不仅体现出“性爱之精力，灌溉着艺术家的创作热情”（威尔·杜兰），而且其中包蕴着艺术家的意匠经营，也是人类审美规律和社会前进步伐的生动展现。因为，“不断升华的自然界的最后创造物就是美丽的人”（歌德），而艺术家正是通过对人的美好形态和美好情性的形象化表现，来表达其社会评价、社会理想并完成其社会使命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的进步就是人类对美的追求。”可见作品中一再地写张生倾心于莺莺的艳丽，并以对莺莺的追求取代了对科举功名的向往，正是人类进步历程的艺术体现。

岂止有叛逆性的张生如此，那些“六根清净”“四大皆空”的佛门僧众又何尝不被真正的美色所引动呢？《西厢记》中写“众僧见旦（莺莺）发科”就是历来脍炙人口的精彩关目。所谓“发科”，就是人物做出各种逗笑的情态。十八世纪德国大思想家、著名剧评家莱辛呼唤过：“诗人啊，替我们把美所引起的欢欣、喜爱和迷恋描绘出来吧，做到这一点，你就已经把美本身描绘出来了！”而早于莱辛数百年的王实甫由于精通喜剧艺术规律，正于此借张生〔乔牌儿〕等曲词，生动地搬演了一幕由“美所引起的”活剧：面对俏丽娇艳的莺莺小姐，“大师年纪老，法座上也凝眺；举名的班首真呆傍（为首的和尚看得痴呆了），觑着法聪头做金磬敲”；“老的小的，村（蠢）的俏的，没颠没倒，胜似闹元宵”。

人们在赞赏王实甫的这些绝妙形容时，往往联想到汉代乐府诗《陌上桑》的场景：

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
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
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
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诗中各色人等，都因贪看美貌的罗敷而忘乎所以。

《西厢记》也巧妙地运用了夸张、烘托与对比的手法，以动人的艺术魅

力，通过大小僧侣的丑态表演，反衬了莺莺惊人之美的巨大吸引力和强烈振颤力，并预伏了后文孙飞虎“风闻”美人而兵围普救的底线。但两相比较，就可见《西厢记》还另有一番可喜特色：

一、《陌上桑》对罗敷不直接写其容貌特征，而只间接地写她的装饰及其用物的华丽，是为避实就虚；《西厢记》对莺莺却很少描叙她的装饰、更少涉及其用物形态，而着力描绘的正是人物自身的容貌体态，由眼神、唇齿直到腰肢、步履，全面而鲜明地直接呈现出莺莺的风度和气韵，兼之以观看莺莺者被吸引得神魂颠倒的种种表现，这就亦虚亦实而相得益彰，既使人感到莺莺形象具体真切，又给人以优美丰富的联想。

二、正如人们所赞赏的：《陌上桑》中贪看罗敷的，虽有各种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人，但这些人都是未断七情六欲的红尘中人；而《西厢记》中贪看莺莺的，则不仅有红尘中的人，还有戒绝男女情欲的佛门信徒，这就更可以衬托出莺莺的艳美，从而产生更强烈的艺术效果（见张燕瑾《西厢记浅说》）。

三、《陌上桑》中被罗敷吸引住的行者、少年、耕者与锄者，其各自表现虽颇异常，但总体上富于谐趣美，即使“来归相怨怒”，效果是风趣的，呈现的是同一种风调；《西厢记》这里的大师、班首、头陀与行者，在美貌的莺莺面前，被震惊了。他们不是朦脸，就是呆傍，要么懊恼或者心焦，一个个都颠颠倒倒地瞎胡闹，闹得“烛灭香消”。他们以不和谐、不雅致的丑态逗得人捧腹大笑。可见《西厢记》既善于以张生的“风流”“俊俏”与莺莺的俏丽娇姿正映正衬，形成歌颂剧的谐趣美；又巧于以僧侣们的丑态怪貌来反衬反照莺莺的超凡脱俗，从而产生讽刺剧的怪异美。这就不仅使喜剧的笑味更浓，而且使闹剧的笑意更深。历史告诉人们，唐朝皇帝本就佞佛并因而造成许多弊端；元朝君主亦因崇奉佛教、擢拔僧侣（所谓大元典制规定人分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而多所扰害于民，因此《西厢记》中大胆嘲弄佛门信徒，既揭示了他们貌似“修炼成性”而实则欺世盗名的虚伪本质，又与佛门教义针锋相对地显示了性爱和情欲的天然性、合理性，因此这些平添喜剧笑料的讽刺式渲染，也正是全书反抗封建传统观念、否定封建宗法势力、歌颂叛逆、向往民主、追求自由的总主题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值得玩味的是，就在大小僧侣一个个“没颠没倒”胡行乱闹的时刻，具有“灵心慧眼”（金圣叹）的张生，正凭着“绝世之聪明”（金圣叹）而聚精会神地鉴赏着莺莺的“哭声”之美——“似莺啭乔林”，清脆、悠扬而婉转；评赞着莺莺的“泪珠”之艳——“似露滴花梢”，晶莹、圆润而洁净。哭声与泪珠，本是给人以痛感的事物，王实甫却巧手妙化成给人以快感乃至焕发出美感光泽的可爱形象，这与古希腊亚里斯多德所提“化自然丑为艺术美”

的命题正不谋而合，从而丰富了人们的审美经验。同时与前文刻画莺莺"拈花"带笑的喜人情态，先后辉映，而描摹之精正有异曲同工之妙。

张生的情热志诚和灵心慧性终于赢得了知音人莺莺的深情注目和欣然反应，这就是被金圣叹为维护莺莺"千金贵人""秉礼小姐"身份而硬性砍掉的〔锦上花〕和〔幺篇〕两支曲词。其实这正是《西厢记》的又一神采之笔。《西厢记》写道：莺莺笑微微地对红娘说"那生（指张生）忙了一夜"，一语流露了感激之情和亲热之意，令观众顿感温馨。接着莺莺唱道："外像儿风流，青春年少；内性儿聪明，冠世才学。"——可见有珠玉心田的莺莺小姐，也是一位卓越的鉴赏家。以"风流"二字总叙张生的"外象"，一语中的地突出了对象的特征并传达了鉴赏家的自我感情，令人不由得想见那张生——眼角传神，奕奕生辉；脸带笑容，春风满面；一副潇洒倜傥的清俊气派。以"聪明"界定张生的"内性"，自然地潜含着她在上一场戏中于月影花阴聆听张生吟咏清新好诗的情景。同时，令人不由得想见莺莺演唱这两句曲词时，那甜津津的腔调和喜滋滋的韵味，那"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欣慰和骄矜。尤其令人发笑的是第三句："扭捏着身子儿百般做作，来往向人前卖弄俊俏。"这里，以表现手法而言，不仅具有强烈鲜明的剧场舞蹈性，而且具有活泼喜人的案头可读性；从人物心态而言，既象是莺莺对张生的调侃挖苦，又象是莺莺为自己春心受到激荡而作的自我推脱或自我解嘲。但不管怎么说，莺莺在揶揄别人时恰恰泄漏了自己的天机：自己非"礼"而视，非"礼"而言，不仅已注目于不该注视的异性青年，而且还公然赞唱出自己对异性青年的喜悦和评品。莺莺在红娘面前以骂示爱，却欲盖弥彰，正所谓"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作品以微妙风情激荡出优美的喜剧效果，给观众以畅快而幽默的美感享受。金圣叹却愤愤地批道："不知何一伧，妄添〔锦上花〕之两半阕，可鄙可恨！"殊不知这两半阕妙人妙语的唱词，正是全折戏的"戏眼"。它既是斋坛之"闹"的升华，又是"闹"后余音的反垫。缘乎此，所以张生接着说道："那小姐好生顾盼小子"——不仅衔接得自然，而且又相因相谐地促发戏情的进展。

果然，在清醮法事收场时，张生发出"多情却被无情恼"的咏叹（意即：因为自己多情，却被那些无情的僧人过早结束道场而给自己带来了苦闷烦恼），使舞台上弥漫着一阵绵缈的音响，从而充溢了戏剧气氛。同时，这句借用苏轼词作的名句，又暗含着原词"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的意境，潜蕴着莺莺在张生感召下，对自己爱情由矜持、羞婉而走向开朗、主动的进步趋势。古人于此赞曰："结亦最壮浪"而"最难是壮浪"。

综观全折，前面渲染设醮时寺庙内外的端庄隆重，随后勾勒张生明祝暗祷的谑浪诙谐，继之描绘情人眼观对象的绰约风姿，进而串演众僧闹斋

的可笑丑态……，使得舞台氛围诡奇绚丽，多姿多彩；以亦雅亦俗、既美又丑、相反而又相谐的情趣，构成喜剧的丰富蕴涵。这是我国古典戏剧从极哀之境中写极乐的成功之作，是王实甫对戏剧美学的一大贡献，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本剧前四本于每本末尾人物下场后，均有〔络丝娘〕一曲，是戏剧过渡到代言体后遗留的叙事体痕迹，用以承上启下，如此本结末处提出只因莺莺貌美，“少不得剪草除根大小”，就为下一场“寺警”预作了暗示。

第二本　崔莺莺夜听琴杂剧

第　一　折

〔孙飞虎上开〕自家姓孙，名彪，字飞虎。方今唐德宗即位，天下扰攘。因主将丁文雅失政，俺分统五千人马，镇守河桥，劫掳良民财物。近知先相国崔珏之女莺莺，眉黛青颦，莲脸生春，有倾国倾城之容，西子太真之颜，见在河中府普救寺借居。我心中想来：当今用武之际，主将尚然不正，我独廉何为？大小三军，听吾号令：人尽衔枚，马皆勒口，连夜进兵河中府！掳莺莺为妻，是我平生愿足。〔下〕〔法本慌上〕谁想孙飞虎将半万贼兵围住寺门，鸣锣击鼓，呐喊摇旗，欲掳莺莺小姐为妻。我今不敢违误，即索报知夫人走一遭。〔下〕〔夫人慌上，云〕如此却怎了！俺同到小姐卧房里商量去。〔下〕〔旦引红上，云〕自见了张生，神魂荡漾，情思不快，茶饭少进。早是离人伤感，况值暮春天道，好烦恼人也呵！好句有情怜夜月，落花无语怨东风。

【仙吕·八声甘州】恹恹瘦损，早是伤神，那值残春！罗衣宽褪，能消几度黄昏？风裊篆烟不卷帘，雨打梨花深闭门；无语凭阑干，目断行云。

【混江龙】落红成阵，风飘万点正愁人。池塘梦晓，阑槛辞春；蝶粉轻沾飞絮雪，燕泥香惹落花尘；系春心情短柳丝长，隔花阴人远天涯近。香消了六朝金粉，清减了三楚精神。

〔红云〕姐姐情思不快，我将被儿薰得香香的，睡些儿。〔旦唱〕

【油葫芦】翠被生寒压绣裀，休将兰麝薰；便将兰麝薰尽，则索自温存。昨宵个锦囊佳制明勾引，今日个玉堂人物难亲近。这些时坐又不安，睡又不稳，我欲待登临又不快，闲行又闷。每日价情思睡昏昏。

【天下乐】红娘呵，我则索搭伏定鲛绡枕头儿上盹。但出闺门，影儿般不离身。〔红云〕不干红娘事，老夫人着我跟着姐姐来。〔旦云〕俺娘也好没意思！这些时直恁般堤防着人；小梅香伏侍得勤，老夫人拘系得紧，则怕俺女孩儿折了气分。

〔红云〕姐姐往常不曾如此无情无绪；自见了那生，便觉心事不宁，却是如何？〔旦唱〕

【那吒令】往常但见个外人，氲的早嗔；但见个客人，厌的倒褪；从见了那人，兜的便亲。想着他昨夜诗，依前韵，酬和得清新。

【鹊踏枝】吟得句儿匀，念得字儿真，咏月新诗，煞强似织锦回文。谁肯把针儿将线引，向东邻通个殷勤。

【寄生草】想着文章士，旖旎人；他脸儿清秀身儿俊，性儿温克情儿顺，不由人口儿里作念心儿里印。学得来"一天星斗焕文章"，不枉了"十年窗下无人问"。

〔飞虎领兵上，围寺科〕〔下〕〔卒子内高叫云〕寺里人听者：限你每三日内将莺莺献出来与俺将军成亲，万事干休。三日之后不送出，伽蓝尽皆焚烧，僧俗寸斩，不留一个。〔夫人、洁同上，敲门了〕〔红看了云〕姐姐，夫人和长老都在房门前。〔旦见了科〕〔夫人云〕孩儿，你知道么？如今孙飞虎将半万贼兵围住寺门，道你"眉黛青颦，莲脸生春，似倾国倾城的太真"，要掳你做压寨夫人。孩儿，怎生是了也？〔旦唱〕

【六幺序】听说罢魂离了壳，见放着祸灭身，将袖梢儿搵不住啼痕。好教我去住无因，进退无门，可着俺那埚儿里人急偎亲？孤孀子母无投奔，赤紧的先亡过了有福之人。耳边厢金鼓连天震，征云冉冉，土雨纷纷。

【幺篇】那厮每风闻，胡云。道我眉黛青颦，莲脸生春。恰便似倾国倾城的太真；兀的不送了他三百僧人？半万贼军，半霎儿敢剪草除根？这厮每于家为国无忠信，恣情的掳掠人民。更将那天宫般盖造焚烧尽，则没那诸葛孔明，便待要博望烧屯。

〔夫人云〕老身年六十岁，不为寿夭；奈孩儿年少，未得从夫，却如之奈何？〔旦云〕孩儿有一计，想来则是将我与贼汉为妻，庶可免一家儿性命。〔夫人哭云〕俺家无犯法之男，再婚之女，怎舍得你献与贼汉，却不辱没了俺家谱！〔洁云〕俺同到法堂上两廊下，问僧俗有高见者，俺一同商议个长便。〔同到法堂科〕〔夫人云〕小姐却是怎生？〔旦云〕不如将我与贼人，其便有五：

【后庭花】第一来免摧残老太君；第二来免堂殿作灰烬；第三来诸僧无事得安存；第四来先君灵柩稳；第五来欢郎虽是未成人，〔欢云〕俺呵，打甚么不紧。〔旦唱〕须是崔家后代孙。莺莺为惜己身，不行从着乱军：诸僧众污血痕，将伽蓝火内焚，先灵为细尘，断绝了爱弟亲，割开了慈母恩。

【柳叶儿】呀，将俺一家儿不留一个韶龄，待从军又怕辱没了

家门。我不如白练套头儿寻个自尽，将我尸榇，献与贼人，也须得个远害全身。

【青歌儿】母亲，都做了莺莺生忿，对傍人一言难尽。母亲，休爱惜莺莺这一身。恁孩儿别有一计：不拣何人，建立功勋，杀退贼军，扫荡妖氛；倒陪家门，情愿与英雄结婚姻，成秦晋。

〔夫人云〕此计较可。虽然不是门当户对，也强如陷于贼中。长老在法堂上高叫："两廊僧俗，但有退兵之策的，倒陪房奁，断送莺莺与他为妻。"〔洁叫了，住〕〔末鼓掌上，云〕我有退兵之策，何不问我？〔见夫人了〕〔洁云〕这秀才便是前日带追荐的秀才。〔夫人云〕计将安在？〔末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赏罚若明，其计必成。"〔旦背云〕只愿这生退了贼者。〔夫人云〕恰才与长老说下，但有退得贼兵的，将小姐与他为妻！〔末云〕既是恁的，休唬了我浑家，请入卧房里去，俺自有退兵之策。〔夫人云〕小姐和红娘回去者！〔旦对红云〕难得此生这一片好心！

【赚煞】诸僧众各逃生，众家眷谁瞅问，这生不相识横枝儿着紧。非是书生多议论，也堤防着玉石俱焚。虽然是不关亲，可怜见命在逡巡，济不济权将秀才来尽。果若有出师表文，吓蛮书信，张生呵，则愿你笔尖儿横扫了五千人。〔下〕

戏剧艺术的魅力产生于矛盾冲突张弛有致、疾徐相谐、强弱得宜的演进中，正象音乐上时或有"变调"、有不和谐的旋律交响于其间，方能使整个乐曲的节奏感更强、韵律感更美，使全曲显得更和谐流畅。《西厢记》的这一折"寺警"，恰如在潺湲微波的舞台流程中，猛然投进一块巨石，从而激起全剧的第一大波澜，构成全剧的第一大"危机"和大转折，产生了强烈的戏剧效果。

人们已经看到：张生由佛殿惊艳而堕入情网后，虽遭红娘抢白，但借厢告成、吟诗得应，特别是在斋坛闹会中独独受到莺莺的钟情青睐，"那小姐好生顾盼小子"的一句心曲，流溢出张生春风得意的满腹欣喜；被威严老母以封建礼教拘管于深闺的莺莺，既经花阴唱和、复于斋坛目成，初步体察到那"外像儿风流""内性儿聪明"的"俊俏"张生，已牵惹起自己的一腔情思，使自己心灵上本已颤动的爱情之弦，正嘈嘈切切日益激越地鸣奏起来。观众随着剧情的轻快舒展，也仿佛流连于春风骀荡的花香鸟语之中，并在心底欣慰地祝福这一对可爱的情侣早谐美愿。然而，出乎意外地平地一声惊雷：那掳掠作恶的孙飞虎上场了！孙飞虎揭开了"寺警"的帷幕，打破了观众轻舒宁静的心境，裹挟着观众身不由己地跌进了戏剧冲突

的急遽漩涡之中。这种紧张而又富有美感的艺术魅力，归功于王实甫精于提炼并巧于表现戏剧冲突的艺术工力。

孙飞虎趁"天下扰攘"之际，发兵五千要掳掠莺莺"为妻"，既事起突然，令人惊惧；又来有所自，使人相信。首先，第一本开幕之初的《楔子》戏中，老夫人就交代扶柩归葬却"因路途有阻"而"不能得去"，正透示了"天下扰攘"的具体背景；同时，第一本第四折戏的结末，特地于〔络丝娘煞尾〕中唱明"则为你闭月羞花相貌，少不得剪草除根大小"，暗示了在时势大动乱中，作为唐朝七大姓中两姓的崔、郑之家的千金小姐，更为引人注目，并将牵连到全家生命之危。这些，正为新的戏剧冲突作了合理的预示。还有，第一本第一折戏中，店小二曾对张生说过：普救寺因其巍峨壮丽，致使"南来北往，三教九流，过者无不瞻仰"；而随后的斋坛闹会时，寺里"老的小的，村的俏的，没颠没倒，胜似闹元宵"，如此在游人频频观览的普救寺中张扬，而莺莺之美又那么令人惊讶、神往，怎能不把莺莺之美传扬出去呢？在剧本交代"主将失政"而拥兵自重的孙飞虎又贪婪凶横的情况下，人们不难理会孙飞虎当比佛门信徒更易于渔色，因而"闹斋"之戏势必"伏飞虎风闻之根"（金圣叹）。

"寺警"开场，使人们在风清月朗、花阴唱和的诗情画意和烟袅鼓喧、斋坛闹会的谑浪嬉戏之后，猛然间眼观铁马杀伐、耳听暴徒狂喊，这就改变了舞台节奏和戏情氛围，既转换了观众的审美视角，又调节了观众的审美情趣；而且，将莺莺、张生和老夫人等人都自然地卷进了急剧激烈的生活漩流之中，在这特殊的漩流中考验着、镌刻着各人的性格特征，并从而直接催化着莺莺、张生、红娘与老夫人的矛盾冲突，促进了张生、莺莺以及红娘三者之间关系的喜剧性进展。因为有孙飞虎之"围"，方有张生之"请"、杜将军之"解"；有张、杜之功，方有夫人之"许"婚，方能产生张生之"望"配，而夫人随后的变"许"为"赖"，既使张生失"望"，亦促成红娘之勇于撮合和莺莺之敢于失身；由于她们的"勇"与"敢"，复使张生能再"望"而甘心赴考得中状元，遂又导致郑恒之争婚并引出杜将军的再度上场，得以喜庆告终。一环套一环，环环都考验着人物的心胸气质，环环都展示着人物的言行风貌，环环都寄寓着作品的思想意蕴。这之前，戏情尚属序幕与开端；从"寺警"起，正式进入了戏剧发展与矛盾深化的新里程。基于此，所以清代大戏剧家李渔激赏道："'白马解危'四字，即作《西厢记》之主脑也。"这场精彩的"主脑戏"，是王实甫点《董西厢》之铁而成的美金。一、在《董西厢》中，"寺警"之起，既很突然又很偶然："天晓众僧恰斋罢，忽走一小僧，荒急来称祸事"，令人一下子摸不着头脑，远不如《西厢记》前作伏脉、后作呼应，显得事起有因而顺理成章；二、在《董西厢》中飞虎兵围寺庙

的目的是："我无他取，惟望一饭！"并不是为了掳掠莺莺；而"典寺者与僧众"商议"欲开门迎贼"时，却凭空而陡然地冒出了"执事僧智深"的一大段插话，认为开门迎贼不会伤害僧众，只担心"莺莺年少貌丽"，倘或被掳，事后"崔相姻亲交朋""职司权路"们追究时，"何辞以对"？接着以约占全书六分之一的冗长篇幅，叙写法聪率领众僧与飞虎叛军搏战的场景。就在他们相打相骂的过程中，飞虎表明兵围寺院仅仅因为"众军饥困权停待"而不是为了劫夺。又经过几番相打相骂过了好一阵子之后，这才有孙飞虎的叫嚷："我第一待教兵卒吃顿饭食，第二……来取莺莺。"而这"取莺莺"的"第二"之求，正如文中补叙，是在相打过程中某一被俘寺僧向孙飞虎招供时偶然说起"有女莺莺，艳绝一时"，以及"适来法聪所言，真有莺莺"，这才临时引逗起飞虎的夺人之想的；而孙飞虎要夺取莺莺，竟为的是作为礼物转手送给"好色嗜酒"之上司"丁文雅"，而不是给自己为妻……。王实甫将上述数千字的拉杂内容，精巧提炼成二百来字的戏剧情节，并都干净洗练地熔铸于飞虎上场的径直言行之中，亦相应地把法聪凭血气之勇与飞虎叛军拼搏的冗长描叙都大刀阔斧地作了芟除，从而精警利索地加速了戏剧的舞台流程。因为"在戏剧底发展中应该遵守严格的统一性和连贯性"，"在戏剧中就不应当出现一个不是直接、不是必须参加到戏剧发展中去的人物，不应当有一场对话和戏剧的主要内容无关"——这"就是戏剧的全部最重要的规则"。十九世纪俄国伟大文艺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的这段精警论述（见《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仿佛是直接从王实甫《西厢记》的创作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它恰切地概括了《西厢记》以成功的再创造所展示出来的戏剧艺术的重要规律。《董西厢》那样描叙，减轻了孙飞虎的罪孽，因而也就削弱了他兵围普救与白马解危这场重大冲突的尖锐性与严峻性，并相应地淡化了张生"笔尖儿横扫了五千人"的神采和功绩，缓解了夫人赖婚造成的深重矛盾，松弛了戏剧情节，贬损了戏剧意蕴；《董西厢》中的执事僧智深，偶然地出场与演唱，随后却不见下文与归结，并且，他把掩护莺莺的目的与动机，仅仅说成是畏惧"崔相姻亲交朋"的责备，而非出于社会公德和人道精神的仗义同情，也贬抑了作品中法聪及三百僧人浴血奋战巨大牺牲的价值意义……。王实甫正好在这些地方，化疵为瑜，将反派角色之戏凝聚到孙飞虎一人身上，既合生活的情理，又具戏剧的引力，并由法本与夫人的慌张失智，"同到小姐卧房里商量去"，迅速推进剧情发展，将矛盾急遽地引向主角莺莺，使这个生在相府、养在深闺，过惯娇贵生活未经社会风雨的弱质少女，面临着难以处理而又必须处理的严峻考验，并由她而连锁式地反激出张生的一系列喜剧化情节，从而，使作品紧紧地揪拽着观众的心弦。

一个普通作家于此往往接着描写莺莺闻警后如何惊惶失措，如何愁苦万分。然而，王实甫却又偏偏出奇制胜地拓开一笔，继之以柔丽委婉的语言，连续以七支曲子的细腻铺排，将莺莺春心激荡、情思昏昏的内心世界描摹殆尽。

先看看写伤春的这两支曲子：

〔仙吕·八声甘州〕恹恹瘦损，早是伤神，那值残春！罗衣宽褪，能消几度黄昏？风裊篆烟不卷帘，雨打梨花深闭门；无语凭阑干，目断行云。

〔混江龙〕落红成阵，风飘万点正愁人。池塘梦晓，阑槛辞春；蝶粉轻沾飞絮雪，燕泥香惹落花尘；系春心情短柳丝长，隔花阴人远天涯近。香消了六朝金粉，清减了三楚精神。

这两段曲词，先后借用韩琦《点降唇》词"病起恹恹"（曲词作"恹恹瘦损"），赵鼎《点绛唇》词"顿觉春衫褪"（曲词作"罗衣宽褪"），赵德麟《清平乐》词"只消几个黄昏"（曲词作"能消几度黄昏"），秦观《忆王孙》词"雨打梨花深闭门"（曲词全同），孙光宪《临江仙》词"含情无语，延伫依阑干"（曲词作"无语凭阑干"），杜甫《落花》诗"风飘万点正愁人"（曲词全同），朱淑真《生查子》词"人远天涯近"（曲词作"隔花阴人远天涯近"）。这些古典诗词名句用得那么贴切、那么自然，不让人感到有一丝一毫的牵强；曲子本身也浑然一体，融写景、叙事、抒情三者为有机统一的整体。正是由于《西厢记》恰如其分地化用了表现此时此刻人物感情与环境氛围的古典佳句，熔铸成自己典雅华丽的曲词，从而，使作品交织了浓郁的诗情画意。

〔八声甘州〕，含情点景，以景映情，通过女主人公残春伤神、人瘦衣宽的烘托，抒唱了幽情压抑的苦况，刻画出不甘受礼教束缚的抒情主人公，无论是丽日晴天还是细雨绵绵，均在寂寞中凝思与远眺的独特情境，表现得形神毕现。

〔混江龙〕曲文尤其精美。"落红"云云，将因情而愁的女主人公，置于百花披谢、万片风飘的暮春之境，鲜明地给人以"愁"的总体印象。接下来，本曲引用了晋宋时期诗人谢灵运的故事，典雅而精练地感叹春光流逝之快。传说有一次谢灵运梦见了兄弟谢惠连，灵感顿兴，醒后便写出了"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名句。"池塘梦晓"两句，就是说孕育出"池塘生春草"佳句的梦刚一醒来，花圃的春光就匆匆告辞了。叹惜客观春光的消逝，正是惋惜自身青春的虚度，随后在申足上述匆匆逝去之春光的绮丽可人的同时，又引发下面花柳掩映中情人心恋的缠绵悱恻。上句句意是：柳絮纷飞，沾在蝴蝶身上，犹如一层薄雪，清莹灵动，何等优美。前人记载：谢道韫在回答谢安"白雪纷纷何所似"的提问时答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因其

新鲜生动、形态可喜，传为名句。王实甫让崔莺莺倒过来变用，以雪花比喻柳絮，既贴切又活脱。下句句意是：落花无数，致使燕子筑巢所衔的泥土也带有落花的芳香，馥郁温馨，令人留恋。李清照《浣溪沙》词："新笋看成堂下竹，落花都是燕巢泥。"崔莺莺将原词落花成泥的句法改换成泥带花香的句型，堪称用典而不拘于典。有了前面一番渲染，遂而自然顺当地生发为"系春心情短柳丝长，隔花阴人远天涯近"的千古名句。柳丝虽短，可是连接双方爱慕的情思时，反倒显得它太长；对所爱的人本来情意深长，但感到还不如柳丝绵长。天涯本远，但与近在咫尺、只隔着一簇花丛的心上人相比，却好象人比天涯更远；意思是所爱的人相隔本近，但因恨其所隔，所以感到还不如天涯近。这两句以夸张性的比喻、反衬式的对偶，形象而深隽地表达了爱情的炽烈。由于融真挚之情于富有动态感的美景之中，所以既幽婉秾艳，又温柔蕴藉，成为千古同诵的名句。女主人公虽一往情深，但却所思不遂，因而，结末两句表示：由于无心梳妆，身上的脂粉香气全消失了；由于满腹春愁，使精神日逐衰减了。六朝时期贵族阶层生活豪华奢靡，故称"六朝金粉"，以状自己高贵不俗的妆饰；魏晋诗人阮籍曾云"三楚多秀士"，故借"三楚"之地以写人韵雅情深的精神。这两句既与首句的"愁人"相呼应，又为下曲的愁思"昏昏"预作铺垫，而且贴合抒情主人公的身份与口吻。综观全曲，虽化用名句，却妙合天成，表现了清新淡雅的风致、鲜明而隽永的意蕴。主人公莺莺睹物伤情，怨春叹己，叙相思婉约含蓄，诉闺怨隐而不露，心虽热而情不显，情虽浓而言不明，满腹情思却如冰下流泉泣幽咽恨。故而明代曲评家何良俊赞道："王实甫《西厢》，其妙处亦何可掩？如第二卷《混江龙》内：'蝶粉轻沾飞絮雪，燕泥香惹落花尘；系春心情短柳丝长，隔花阴人远天涯近。香消了六朝金粉，清减了三楚精神。'如此数语，虽李供奉（李白）复生，亦岂能有以加之哉！"清代曲论家李调元说："《西厢》工于骈俪，美不胜收。如……'系春心情短柳丝长，隔花阴人远天涯近'……'香消了六朝金粉，清减了三楚精神'……他传奇不能道其只字，宜乎为北曲压卷也。"近代著名评论家吴梅也指出："'系春心情短柳丝长，隔花阴人远天涯近'语妙古今"；"《西厢》之所以工者，就词藻论之，则以蕴藉婉丽，易元人粗鄙之风，一也。如……'系春心情短柳丝长，隔花阴人远天涯近'之类，一洗胡语'古鲁兀那'之习者"，其艺术效果犹如"组织欧、柳，五光十色，眩人心目"。这些评论均十分确当。

就在莺莺连续唱完上述两曲时，为使舞台气氛活跃、流转自如，剧中安排了红娘的对白，要熏被让莺莺睡些儿。虽只短短十来个字，却表明了红娘对莺莺的理解和关切，并相应地引起莺莺回答式的〔油葫芦〕曲词，且又生发成后面〔天下乐〕对红娘埋怨的曲文，引发出红娘的辩白。这样，通

过演唱与道白，就紧凑而又谐趣地深化了人物关系，透示了未来戏剧的新冲突。

与上两曲善于熔裁前人名句、精于借事用典的表现手法相异，〔油葫芦〕〔天下乐〕却多用富有眼前实感、浓于生活气息的日常口语来抒情叙事，显出王实甫驾驭语言时天机自动、触物发声、清丽流便、本色喜人的又一成就。请看：尽管红娘把"翠被""绣裀"都已熏香，可是(我)莺莺却"睡"不稳；不睡呢，"坐又不安"；"欲待登临(游赏)"呢？——"又不快"，"闲行又闷"；折腾来、辗转去，结果却又是"每日价情思睡昏昏"。金圣叹赞曰："只一'睡'字，中间乃有如许袅娜，如许跌宕。写情种真是情种，写小姐亦真是小姐。"说的极是。这种坐卧不宁、似梦似醒的难受状态，竟都是由于跟心上人"难亲近"才产生的。在心上人的"人"字前特加"玉堂"来形容，是因为汉代待诏于玉堂殿，唐代待诏于翰林院，遂称文人学士为"玉堂人物"，这里借称张生，含有亲敬之意。说张生昨日曾以优美诗文("锦囊佳制")向自己传情示爱，引逗得自己激动不已，相应地由于对张生爱得热切，则就为不能与张生朝夕相欢而恨得深峻。恨之深则怨之急，怨谁呢？怨红娘——"影儿般不离身"地行监坐守。机灵倔强而又天真纯朴的小红娘当然不甘受责，于是立即回应她"不干红娘事，老夫人着我跟着姐姐来"，这就生动地展现出老夫人的严谨性格和红娘的爽直情态，并自然地触发了莺莺对老夫人的满腹怨恨。既怨她"拘系得紧"，又恨她拘管得错。所谓"则怕俺女孩儿折了气分(fèn)"(即深怕我莺莺丢了体面、失了气度)，从背面痛快豁达地透露出莺莺的特有心态：既知道自己私恋张生是违礼越规、为母亲所忌讳的"折了气分"；又确认自己私恋张生是人情所秉、人性所通的正当行动，绝非是"折了气分"！这就挑明了她久结于胸中的对母亲的深刻不满和尖锐矛盾，为她后来终于挣脱母亲的礼制规范，勇敢地委身于情人、演出"酬简"的一大喜剧关目，预示了信息。

莺莺贵为相国千金，既敢在红娘面前坦露出一怀私情，红娘则益发感到亲切而为之同情。于是，红娘随即说道："姐姐往常不曾如此……，自见了那生，便觉心事不宁，却是如何？"这句既含感叹又带疑问的道白，不仅有机地引发出莺莺接着连续三曲的回应式唱词，使剧情紧凑而流畅，而且，是展示红娘性格乃至是把握人物间微妙关系的又一机轴。金圣叹故意把它删去，那是他不懂表演艺术贵乎精巧地透示人物关系的审美规律。因为它是戏剧开展以来，红娘对崔、张情恋关系的第一次深挚关切，是红娘可爱性格的第一回生动展现，也是崔、张爱情喜剧中的一大转机。人们每每赞美红娘是崔、张爱情得以幸福告成的"撮合山"、"擎天柱"，但是人们不该忘记：崔张于佛殿第一次"奇逢"时，虽属偶然邂逅，但却不仅令张生

为之倾倒，从而情潮泛滥一发而不可收结；也使莺莺那被礼教压抑的幽怨情怀初次融进了甜润郁勃的新春气息，然而，正在这关键时刻，是红娘特地说道“那壁有人，咱家去来”，从而，使一对即将幸福遇合的情侣匆匆拆了开来。这当然不算红娘的过错，但却也显示红娘彼时彼地对莺莺的幽怨尚未有所同情或关切。人们也不会忘记：张生借厢时曾恭敬而志诚地向红娘自报家门、突出“不曾娶妻”以求红娘玉成，但却被红娘板起面孔火辣辣地抢白了一顿，当时红娘从老夫人那儿搬演来的一套道学家的酸腐气息，也真“螫得人牙疼”。红娘抢白了张生、令其陷于相思病的痛苦之中，她即使不知道，不受责备；但她却以胜利者姿态欣欣然向莺莺重述“抢白”的过程，揶揄张生之后还特地表白：“我不知他想甚么哩？世上有这等傻角！”——我们在赞赏红娘一派天真烂漫的同时，却也为这个连男女思春恋情都“不知”的女“傻角”而感到好笑、而为之惋惜。人们也不该忘记：在崔、张于月明花香的联吟唱和时，莺莺已公然赞赏了张生之作是“好清新之诗”，赞其诗实即美其人，红娘并亲耳听到了莺莺的应和诗，诗中渴慕爱情的深长慨叹，红娘即使不识字也该领会到一些，然而，正当这一对诗情相应、韵致已通的青年刚刚正面相会时（剧中特地交代“旦做见科”），则又是红娘道一声“姐姐，有人，咱家去来，怕夫人嗔着”，难怪张生随即唱道：“不做美的红娘忒浅情！”其时，红娘心目中唯以夫人的规矩与使命为重。……直到这第二本第一折，她听到莺莺“影儿般不离身”的悒愠指责，看到莺莺“心事不宁”“恹恹瘦损”的痛苦情境，方才发出了“却是如何”的疑虑与感喟，透露出一丝同情。我们作这番回顾，集中说明了王实甫对红娘形象的刻画，对戏剧情节的铺展，是紧紧依凭着人物的性格——由于生活中的典型环境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物独特的身份、经历、教养和社会地位等所形成的典型性格，而循序地有机地铺排展现的，如红娘对崔张爱情由不甚理解——到逐步同情——到大力帮助，可见王实甫挥洒彩笔图貌传神、勾勒戏情时，极有分寸感、极有层次感，因而极有立体感。

莺莺所唱的〔那吒令〕，将自己“往常”在“外人”“客人”面前的“氲（yūn，脸孔变色）”而“嗔”、“厌”而“褪”，与而今被才情横溢、诗韵清新的张生吸引得“兜的（陡然）便亲”，作了强烈而鲜明的对照，既展示了“往常”被封建家长用礼法拘管以致心灵扭曲的状态，又抒发了如今自己激动的情怀并反衬了张生的可爱可亲，从而合情合理地生发出请人穿针引线以通殷勤的渴望，为后来她与张生婚恋的喜剧性进展，培育了令人赞赏的感情氛围。这支曲词跟前面“借厢”戏中张生所唱的〔醉春风〕对照，正有异曲同工而各具特色之妙。前者突现张生“心痒”“肠荒”，确乎“疯魔”“情种”的模样；后者着色于莺莺在盼人传递“殷勤”，方是大家闺秀情窦正开时风流而

又蕴藉的形象。

〔寄生草〕一曲，由上阕对张生咏诗之才的赞美，触发为对张生"脸儿清秀身儿俊"的爱悦，并引申为对他"性儿温克情儿顺"的称赏，这样，将张生的"才""情""性"与体貌容态的"旖旎"风韵都作了全面概括和深情赞赏，加之六个"儿"字鱼贯而下，语调轻松谐畅，感情亲切温柔，这就使莺莺那"不由人口儿里作念心儿印"的特有情态，不仅令人感佩，而且引人共鸣。相比于白朴《墙头马上》李千金与斐少俊短暂接触知之未深就一见钟情式的婚恋，这里的审美情致明显地高雅、深隽、诚挚得多，可见《西厢记》通过崔张进步婚恋观的展现，更好地熔铸了时代的先进精神，其形象启示力和艺术感召力就强烈得多。结末两句，不仅高度评赞了张生的才华横溢，而且痛快淋漓地倾吐了文士们的胸中块垒。从而，使文人秀士们真正地扬眉吐气，从而，使这出剧作的喜剧主题，饱含了更丰满的内蕴。

就在崔张情恋进入风和日丽、花笑柳舞的情境时，突然杀出个孙飞虎，他那"限你每三日内将莺莺献出来"的恶声叫喊，他那五千兵围住寺院的凶险气氛，一下子置崔、张爱情于岌岌可危的无望境地，使剧情陡转，波澜顿兴；配以老和尚和老夫人等老于世故者的慌张失措，剧作家放手渲染环境的压力，给观众心灵上平铺了一层乌云，为随后张生的投书请友、白马解危，而预先蓄积了气势，给喜剧结局制造了悬念也创造了条件，从而形成了全剧的喜剧性转机。

王实甫铺排这一大枢纽性关目的艺术特色是：

第一、精巧转进，突出主体。孙飞虎在剧中不是主要人物，只起横生枝节的反陪作用，因而王实甫在他身上惜墨如金，不象《董西厢》那样一连用十几支曲子演唱他的"英雄"本性、体态装束、武艺性格以及厮杀场面，而是三言两语干净利索地将他一带而过。例如在本折中短短几句就让他完成了自报家门、交代了发兵围寺的由来和动机，以其"劫掳良民财物"一句自白，就集中地突出了他的形象特征；随即以其卒子勒索莺莺的呼叫，一下子把剧情自然而紧凑地引注到莺莺身上。于是，紧接着的六支曲词，均由莺莺独自主唱。剧作家善作舞台调度，在上场的众多人物中，处处以莺莺为中心机轴，以主带宾，相机推进，使其他角色的戏文都因她而起、为她而演，并都在她身上得到回应，从而使剧情既纷繁错综又如锦线贯珠。

第二、展示性格，鲜明深刻。剧作家将莺莺置身于危急惊骇的特殊矛盾中，让她面临着生死祸福急遽选择的紧张考验。舞台气氛虽极险峻凝重，而作家的铺展皴染却井然有序、一丝不乱，并贯气凝神地集中笔力，逐层剖示莺莺的特定性格和心灵。第一曲〔六幺序〕着重展现莺莺的惧怕与慌张。开头三句以夸张式的比喻，写她由惧怕之极而啼泪滚滚，这很符合

生活的逻辑和思维的规律。因为这炸雷般突然飞来的灾难，猝不及防，无暇思索，所以，作为闺中弱秀，冲口而出的只能是人类维护生命的本能反应——由惧怕"灭身"而魂飞、而啼哭；从第四句"好教我去住无因"起，这才开始思索对付的办法，但因祸起突然，此时方寸正乱，一时只觉得困难重重，而不可能理出个措施头绪，故而"耳边厢"只听见"金鼓连天震"；末后三句既活现了莺莺惊惧中的特有心神，又渲染了真切的舞台气氛，催化着戏剧矛盾的进展。第二曲〔幺篇〕，显示莺莺的神智开始逐步清醒，心情渐趋冷静深沉。第一句"那厮每风闻，胡云……"，既以很有教养的闺秀身份否定了孙飞虎对自己容貌的赞美，又相应地暗扣了上一场众僧人"没颠没倒胜似闹元宵"的余波；接下来愤慨指责孙飞虎叛军"于家为国无忠信"，表明莺莺方始认清了祸起之缘（从中也寄寓着王实甫对封建军阀、对反动执政者的怨怒，对人民的关切和同情），并于愤恨中由己及人而顾及"三百僧人"和"天宫般"寺院的安危，眼界与胸襟都很开阔，显示她情感与理智已渐相结合，为随后与夫人等的清醒对白铺垫了基础。老夫人接着说自己年寿已高死不足惜云云，虽仅二十来字，正准确传神地再现了身为相府主妇、名门老母的崔夫人在这特定情境中的心性、声口：既想到自己、更想到孩儿，并着重为女儿而悲愁，通情入理，形象逼真。相比之下，《董西厢》写成"法本领被伤行者来见夫人，说及贼事，夫人闻语，仆地唬倒"，"多时稍甦"，颇嫌失真。因为崔夫人本是个经见过较大世面、乃至"朝野知名"的名门主妇，不至于一闻凶信就"仆地唬倒"而近于三家村的脆弱老媪。《西厢记》循情据理地先写老夫人"如之奈何"的提问，随后恰是莺莺"孩儿有一计"的回应，引出了历来为人们称赞的"五便三计"的铺排，使戏剧推演显得榫接自然、浓于生活气息。莺莺的第一着设想是献身"与贼汉为妻"，为的是"庶可免一家儿性命"。这颇合情可信。但是，这虽符合封建贵族阶级的宗法观念和家族利益，是否就能为崔夫人所认可呢？这正是揭示人物心灵奥秘、展示人物特定性格的关键时机。王实甫于此出神入化地作了生动、精练的描摹——老夫人哭着说："俺家无犯法之男，再婚之女，……"老泪凄惶地舍不得女儿献身与贼汉，这就真实地再现了老夫人的慈母心肠，又准确地显现了她的封建观念：时时以门第家谱为重，处处顾及家族的声望和品性，虽临危处险而治家之道仍不偏废。使人感到她既拘谨、顽固，又不失相府夫人的尊严和母女之间的骨肉挚情。老夫人既从大道理上否定了女儿的设想，女儿则也从大道理上再作回答。于是引出了莺莺唱的第三曲〔后庭花〕，唱出了莺莺甘愿献身"与贼人"的"其便有五"，显出她既有封建大家闺秀的孝、悌修养，又有名门千金知书达理的识见和气量，但却不象其母似地恪守礼教、谨遵纲常；并因自身由衷地舍己救人、舍

己护寺而显出她崇高优美、令人感佩的思想光芒。由于老夫人深怕"辱没了俺家谱"的沉重警告，于此时此地对莺莺确有一定的震慑作用——因为莺莺面对的是自己所愤恨和鄙视的叛军而非张生式的俊秀书生，所以夫人的"家谱"云云就能使莺莺暂且相信，从而催化出莺莺的第二"计"策——〔柳叶儿〕所唱："自尽"身亡而献尸与贼。这当然是一条不切实际的空主意，但并非莺莺故意撒谎或故作态势，而母性未泯的夫人肯定不会眼看着爱女活生生地在眼前套练丧身，因为前面的戏剧情节已展示了老夫人对女儿确有真挚慈爱的心性。所以，她不等母亲开口，继续在〔青歌儿〕中唱出了第三"计"策：退兵择夫、"情愿与英雄结婚姻"。——这方是莺莺的本意与真情，也是最为妥贴可行的上策之计，所以立即得到老夫人的许可。值得注意的是，王实甫着意把这最好的一条计策安排在莺莺最末后的唱曲中表示出来，显得十分恰当而熨贴，从而维妙维肖地再现了莺莺沉着、敏慧、有主见、善判断、顾大局、识大体、勇于自我牺牲的美好品性。《董西厢》中根本没有这第三条计策，没有花多少笔墨刻画莺莺在这关键时刻的心性情态。王实甫让莺莺在婚恋之外、在婚恋受到意外冲击之时，自然而充分地展示出性格的特有姿彩，而且展示得多层次、多侧面，展示得深刻而独特、鲜活而准确。这是《西厢记》大大高超于《董西厢》并优异于同时代其他爱情剧作的又一突出的神骏之笔。金圣叹改为老夫人先提出退兵择夫之策用以说服莺莺接受，目的仍想涂饰莺莺的"秉礼"身份。殊不知这一改既不符合老夫人的迂谨秉性，也乖违了本场开始时老夫人"慌(张)上(场)"时说"如此却怎了！俺同到小姐卧房里商量去"的惊恐情节，并且贬抑了莺莺的才情智慧和胆识气度，涣散了她与夫人之间尖锐的戏剧冲突。与此相关的是，经王实甫妙手勾勒，夫人此时对莺莺第三计的反应，也独具个性。剧中描写夫人随即说道："此计较可。"一个"较可"，何其精当！它生动地展示出夫人的老练和魄力，同时与她下面"虽然不是门当户对，也强如陷于贼中"紧相衔接，很切合夫人的心性口吻；而这"较可"的潜台词是"绝非十全十美，仅仅是权宜之计"；加之这危急之中虽为权宜之计却仍念念不忘"门当户对"，则又预伏了夫人后来赖婚的底线，从而，以这里的悲剧性穿插，激宕出随后更大的喜剧性波澜。老夫人的性格也有发展：在明智而果敢的女儿影响下，她于此也变得斩断杀伐、处事果断了。剧本在此准确传神地表演她主动(这又为她随后的赖婚作了反铺垫)让长老在法堂上高叫"两廊僧俗，但有退兵之策的"，定将"莺莺与他为妻"。叫声刚停，张生立即"鼓掌"而上。从而使前此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出现了和缓轻松的转机，使恶风苦雨的舞台氛围，陡转出日丽风和的坦途，显得戏剧跌宕生情，平添了韵律美。

第三、因人出戏，声情逼肖。张生“鼓掌”而上，是以鼓掌之声引起人们的注视，是他急忙上场时的郑重表示，而绝不同于《董西厢》中“阶下一人（张生）拍手笑”“阶下一人大笑”的怪异情景。在《董西厢》中，正当张生“废寝”“忘食”地追慕的莺莺“觑着阶址恰待褰衣跳”以自尽时，张生却在“阶下一人拍手笑”。“阶上”与“阶下”紧相衔接，可见他当时跟莺莺的距离很靠近；正当崔氏“子母（即母女）正是愁，大众情无那（即无奈）”的危急时刻，张生甚至是“大笑”着“出离人丛”。这种“笑”、“大笑”的表情，实在是不通人情的幸灾乐祸，至少是病态式的疯狂痴颠，跟作品中此时对他“疏眉”“秀目”的仪容描叙极不相称，因而令人不可思议。就是这个见人危难而“大笑”的张生，面对心上人莺莺的行将身死，既不是立即劝阻，更不是极力挽救，反倒是板起面孔训斥老夫人和莺莺：“妇人女子，别无远见，临危惟是悲泣而已！”这副形态本已叫人生厌，那么他的“远见”又是什么呢？法本正急忙请问他的“奇策”以解除“众难”，他接着竟又“笑”呵呵地大讲什么“生者死之原，死者生之路，生死乃人之常理”的“佛书”“因果”，而且愈讲“愈笑”，并继续引用《金刚经》，大谈什么“四大”皆空、忘色无忧的废话，益发令人讨嫌！当老和尚说起“所悲者母子（即莺莺母女）生离，故来上请”时，张生竟然说什么“夫人与我无恩，……救之何益？”一副见死不救的冷面冷心，实在令人发指！这与他前不久对莺莺“眼狂心热”“手撩着衣服大踏步走至跟前”要拥抱莺莺的举动，很难协调地联成一体。僧人又劝勉他“子不救莺莺，即夫人必不使莺莺从贼；乱军必怒，大举兵来，先生奈何”？张生却又满不在乎地回答“我自有脱身计”——多象个油滑的官场老手！和尚又以“子为儒者”当“行仁义之教”来激励他，并指责他直视“幼稚孀母，皆欲就死，子坐而笑之，岂仁者爱人之意欤”？责问他明知“乱军”“恣为暴虐，子视而弗诛，岂义者循理之意欤？”谁知张生既以儒者自居，复借孔子言论而推脱，却对寺警之灾仍无动于衷，并还“又笑”着说什么“我虽负勇，他无所求，我何自举”？——已在明显地暗示着叫崔氏恳求他、他将趁机要挟了。难怪《董西厢》接着写道：“大师频频劝：‘先生好性憾（固执）。众人都烦恼，偏你恁欢悦！”——这“欢悦”不啻于恶，怎能不令人愤慨、鄙薄、作呕！张生又是怎么来表示的呢？董解元接着写道：“君瑞闻言越越地笑”，笑指众僧“佯呆”而不懂“生死人常理”；表明他“但存得自家在”，别的都不愁！……就是这个张生，左拖延、右胡缠，直逼得“夫人以礼见生，泣而言”地向他哀求，他这才“笑”哈哈地说道自己“略使权术，立退干戈”，能保证大家安全。但紧接着就郑重声明：“恁时节，便休却外人般待我！”提出了要挟后的交换条件，进一步暴露了他见死不救、见危不扶——不是无能无力，而是有力不使，别有用心。果然，作品写他直等崔夫人当众

说了事成后"继子为亲"的许诺 与保证，他才亮了底牌：请"生死交"的"故人"——善于"勇武治乱"的杜将军来救危……。《董西厢》这些偏离基本主题、乖离人物性格的纰漏，是当时说唱艺人为迎合庸俗市民赏奇悦怪的意趣而难免的局限；"才情富丽"、素养高深、器识卓越、堪称为"词曲中思王（曹植）、（李）太白"（清·焦循《剧说》）的王实甫，既立足于高格调的审美观照，又精通于艺术的个中三昧，所以他集中笔力，准确而生动地描叙张生是由于"长老在法堂上高叫"之后，方闻声而"鼓掌上"场的，这就十分符合生活情理，也十分贴合戏剧情境；并且，张生一上场就立即声明"我有退兵之策"，显得坦率、热诚、勇敢、正直，而不是"大笑"、斥人或谈佛理、"说因果"，更没有转弯抹角、卖关子、讲条件、施要挟。张生的第二句道白："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赏罚若明，其计必成"，是为了巩固崔夫人的赏格与诺言，这既出于对莺莺的深挚之爱，求成之切；也缘于此前从红娘等人口中得知夫人生性的"严"与"佾"，不得不如此地反激一下。这正是张生"内性儿聪明"（莺莺对他的评赞）的生动体现，使人可亲可信，自然地赢得了莺莺的赞佩，所以剧中接着表演莺莺说道"则愿这生退了贼者"！在夫人又主动许诺"退得贼兵"者，即"将小姐与他为妻"之后，接着是张生的第三句道白："既是恁的，休唬了我浑家，请入卧房里去，……"急匆匆对莺莺的一腔赤诚之爱；欣欣然信以为真的憨朴直率之形，都活脱脱跃然于纸上，可喜可爱，使观众不由得启 唇欢笑。金圣叹荒谬地将其删掉，是因为他不懂得王实甫如此铺排不仅使喜剧妙趣横生，而且完全吻合人物心理活动的流动轨迹。由于张生既了解与杜将军的深厚友谊，又熟悉杜将军的必胜威力，身为书生气十足的天真青年更未想到老夫人会言而无信，所以就确信与莺莺喜事定成，所以就不谦让、不客套地忙不迭当众要照顾好莺莺。因此这番看似不伦不类、正好生动传神地显示出特定心性的道白，又必然地赢得莺莺的赞佩："难得此生这一片好心！"——莺莺此语又被金圣叹错删了。须知这不仅再一次生动地传示了莺莺的一片真情，而且及时地肯定了张生急人之难的可贵品性，使他们的爱情喜剧自然地升华到精神境界、合理地增添了英雄光彩，是王实甫精巧地深化人物形象、激化戏剧矛盾的珠玉之笔——为随后莺莺和红娘憎恨夫人背信弃义、同情张生有功却被骗而预作了照应，使性格刻画和戏情铺排都呈现"天然妙丽"的极佳之境。

继莺莺对张生的真挚感激和真情赞美之后，缀以莺莺的〔赚煞〕终曲，遂使舞台上由悲转喜的气氛更加圆润、深隽。莺莺深情地唱道：在诸多僧徒各自逃生、众多家眷无人瞅问的艰危处境中，唯有这个张生虽与崔家不相识、无亲故，却"横枝儿着紧"——由局外之人而热情地为我们着急、帮我们解忧。须知，这不是他一时的书生之气多管闲事、爱出主意，他也该提

防着好与坏、有关与无关的同归于尽。虽然他和我非亲非故，但在我们命垂旦夕的危急时刻，他这样挺身相救是令我终生难忘的。唉，解危之事成与不成，暂且都由着张秀才来办理吧（我们一家儿都托付给他了）！果真有用兵之计、退兵之策呀，张生呵，只盼您一封书信就击退五千贼兵。结末一句"笔尖儿横扫了五千人"，随口而出，不加雕饰，既本色，又活泼；既亲昵，又峭拔，真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美感力量，形象地显示出莺莺对张生爱之信之、祝之盼之的欣然情态，缓解了前此唱〔六幺序〕时的悲惧气氛，嬗变了舞台的运行节奏，焕发出明快的喜剧效果。明代大艺术家唐寅就曾以《笔尖儿横扫五千人》为题，写出过洋洋千言的评赞文章，见收于暖红室《西厢记》翻刻本卷末，足见这些优美曲词的不朽生命力。

第二本　崔莺莺夜听琴杂剧

楔　子

〔夫人云〕此事如何？〔末云〕小生有一计，先用着长老。〔洁云〕老僧不会厮杀，请秀才别换一个。〔末云〕休慌，不要你厮杀。你出去与贼汉说："夫人本待便将小姐出来，送与将军，奈有父丧在身。不争鸣锣击鼓，惊死小姐，也可惜了。将军若要做女婿呵，可按甲束兵，退一射之地。限三日功德圆满，脱了孝服，换上颜色衣服，倒陪房奁，定将小姐送与将军。不争便送来，一来父服在身，二来于军不利。"你去说来。〔洁云〕三日后如何？〔末云〕有计在后。〔洁朝鬼门道叫科〕请将军打话。〔飞虎引卒上，云〕快送出莺莺来。〔洁云〕将军息怒！夫人使老僧来与将军说。〔说如前了〕〔飞虎云〕既然如此，限你三日后若不送来，我着你人人皆死，个个不存。你对夫人说去，恁的这般好性儿的女婿，教他招了者。〔引卒下〕〔洁云〕贼兵退了也，三日后不送出去，便都是死的。〔末云〕小子有一故人，姓杜，名确，号为白马将军，见统十万大兵，镇守着蒲关。一封书去，此人必来救我。此间离蒲关四十五里，写了书呵，怎得人送去？〔洁云〕若是白马将军肯来，何虑孙飞虎。俺这里有一个徒弟，唤作惠明，则是要吃酒厮打。若使央他去，定不肯去；须将言语激着他，他便去。〔末唤云〕有书寄与杜将军，谁敢去？谁敢去？〔惠明上，云〕我敢去！〔唱〕

【正宫·端正好】不念法华经，不礼梁皇忏，毁了僧伽帽，袒下我这偏衫。杀人心逗起英雄胆，两只手将乌龙尾钢椽揝。

【滚绣球】非是我贪，不是我敢，知他怎生唤做打参，大踏步直杀出虎窟龙潭。非是我搀，不是我揽，这些时吃菜馒头委实

口淡，五千人也不索炙𤑪煎爁。腔子里热血权消渴，肺腑内生心且解馋，有甚腌臜！

【叨叨令】浮沙羹、宽片粉添些杂糁，酸黄齑、烂豆腐休调啖，万余斤黑面从教暗，我将这五千人做一顿馒头馅。是必休误了也么哥！休误了也么哥！包残余肉把青盐蘸。

〔洁云〕张秀才着你寄书去蒲关，你敢去么？〔惠唱〕

【倘秀才】你那里问小僧敢去也那不敢，我这里启大师用咱也不用咱。你道是飞虎将声名播斗南；那厮能淫欲，会贪婪，诚何以堪！

〔末云〕你是出家人，却怎不看经礼忏，则厮打为何？〔惠唱〕

【滚绣球】我经文也不会谈，逃禅也懒去参；戒刀头近新来钢蘸，铁棒上无半星儿土渍尘缄。别的都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则会斋得饱也则向那僧房中胡滥，那里管焚烧了兜率也似伽蓝。则为那善文能武人千里，凭着这济困扶危书一缄，有勇无惭。

〔末云〕他倘不放你过去如何？〔惠云〕他不放我呵，你放心！

【白鹤子】着几个小沙弥把幢幡宝盖擎，壮行者将杆棒镬叉担。你排阵脚将众僧安，我撞钉子把贼兵来探。

【二】远的破开步将铁棒飐，近的顺着手把戒刀钐；有小的提起来将脚尖踣，有大的扳下来把髑髅勘。

【一】瞅一瞅古都都翻了海波，滉一滉厮琅琅震动山岩；脚踏得赤力力地轴摇，手扳得忽剌剌天关撼。

【耍孩儿】我从来驳驳劣劣，世不曾忐忐忑忑，打熬成不厌天生敢。我从来斩钉截铁常居一，不似恁惹草拈花没掂三。劣性子人皆惨，舍着命提刀仗剑，更怕甚勒马停骖。

【二】我从来欺硬怕软，吃苦不甘，你休只因亲事胡扑掩。若是杜将军不把干戈退，张解元干将风月担，我将不志诚的言词赚。倘或纰缪，倒大羞惭。

〔惠云〕将书来，你等回音者。

【收尾】您与我助威风擂几声鼓，仗佛力呐一声喊。绣旗下遥见英雄咱，我教那半万贼兵唬破胆。〔下〕

〔末云〕老夫人长老都放心，此书到日，必有佳音。咱"眼观旌节旗，耳听好消

息”。你看“一封书札逡巡至，半万雄兵咫尺来。”〔并下〕〔杜将军引卒子上开〕林下晒衣嫌日淡，池中濯足恨鱼腥，花根本艳公卿子，虎体原斑将相孙。自家姓杜，名确，字君实，本贯西洛人也。自幼与君瑞同学儒业，后弃文就武，当年武举及第，官拜征西大将军，正授管军元帅，统领十万之众，镇守着蒲关。有人自河中来，听知君瑞兄弟在普救寺中，不来望我；着人去请，亦不肯来，不知主甚意。今闻丁文雅失政，不守国法，剽掠黎民，我为不知虚实，未敢造次兴师。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圮地无舍，衢地交合，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故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用矣。”吾之未疾进兵征讨者，为不知地利浅深出没之故也。昨日探听去，不见回报。今日升帐，看有甚军情来，报我知道者！〔卒子引惠明和尚上开〕〔惠明云〕我离了普救寺，一日至蒲关，见杜将军走一遭。〔卒报科〕〔将军云〕着他过来！〔惠打问讯了，云〕贫僧是普救寺来的，今有孙飞虎作乱，将半万贼兵，围住寺门，欲劫故臣崔相国女为妻。有游客张君瑞，奉书令小僧拜投于麾下，欲求将军以解倒悬之危。〔将军云〕将过书来！〔惠投书了〕〔将军拆书念曰〕珙顿首再拜大元帅将军契兄麾下：伏自洛中，拜违犀表，寒暄屡隔，积有岁月，仰德之私，铭刻如也。忆昔联床风雨，叹今彼各天涯；客况复生于肺腑，离愁无慰于羁怀。念贫处十年蓼蓩，走困他乡，羡威统百万貔貅，坐安边境。故知虎体食天禄，瞻天表，大德胜常；使贱子慕台颜，仰台翰，寸心为慰。辄禀：小弟辞家，欲诣帐下，以叙数载间阔之情；奈至河中府普救寺，忽值采薪之忧，不及径造。不期有贼将孙飞虎，领兵半万，欲劫故臣崔相国之女，实为迫切狼狈。小弟之命，亦在逡巡，万一朝廷知道，其罪何归？将军倘不弃旧交之情，兴一旅之师；上以报天子之恩，下以救苍生之急；使故相国虽在九泉，亦不泯将军之德。愿将军虎视去书，使小弟鹄观来旌。造次干渎，不胜惭愧！伏乞台照不宣！张珙再拜。二月十六日书。〔将军云〕既然如此，和尚你行，我便来。〔惠明云〕将军是必疾来者！〔下〕〔将军云〕虽无圣旨发兵，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大小三军，听吾将令：速点五千人马，人尽衔枚，马皆勒口，星夜起发，直至河中府普救寺救张生走一遭。〔飞虎引卒子上开〕〔将军引卒子骑竹马调阵拿绑下〕〔夫人、洁同末上，云〕下书已两日，不见回音。〔末云〕山门外呐喊摇旗，莫不是俺哥哥军至了。〔末见将军了〕〔引夫人拜了〕〔将军云〕杜确有失防御，致令老夫人受惊，切勿见罪是幸！〔末拜将军了〕自别兄长台颜，一向有失听教；今得一见，如拨云睹日。〔夫人云〕老身子母，如将军所赐之命，将何补报？〔将军云〕不敢，此乃职分之所当为。敢问贤弟，因甚不至戎帐？〔末云〕小弟欲来，奈小疾偶作，不能动止，所以失敬。今见夫人受困，所言退得贼兵者，以小姐妻之，因此愚弟作书请吾兄。〔将军云〕既然有此姻缘，可贺，可贺！〔夫人云〕安排茶饭者！〔将军云〕不索，尚有余党未尽，小官去捕了，却来望贤弟。左右那里，去斩孙飞虎去！〔拿贼了〕本欲斩首示众，具表奏闻，见丁文雅失守之罪；恐有未叛者，今将为首各杖一百，余者尽归旧营去者！〔孙飞虎谢了下〕〔将军云〕张生建退贼

之策，夫人面许结亲；若不违前言，淑女可配君子也。〔夫人云〕恐小女有辱君子。〔末云〕请将军筵席者！〔将军云〕我不吃筵席了，我回营去，异日却来庆贺。〔末云〕不敢久留兄长，有劳台候。〔将军望蒲关起发〕〔众念云〕马离普救敲金镫，人望蒲关唱凯歌。〔下〕〔夫人云〕先生大恩，不敢忘也。自今先生休在寺里下，则着仆人寺内养马，足下来家内书院里安歇。我已收拾了，便搬来者。到明日略备草酌，着红娘来请，你是必来一会，别有商议。〔下〕〔末云〕这事都在长老身上。〔问洁云〕小子亲事未知何如？〔洁云〕莺莺亲事拟定妻君。"只因兵火至，引起雨云心。"〔下〕〔末云〕小子收拾行李去花园里去也。〔下〕

上一场，张生应征而出高叫"我有退兵之策"，人们正急盼着听到他"退兵"的具体之策，舞台上却别有编串，好一阵子尚未交代其计策的具体内容。这是王实甫顺手巧设的一个关窍，给观众铺设了又一悬念，因其富于生活气息，所以观众感到真切自然。

现在，"楔子"戏一开场，顺应观众的心理趋向，作品立即由老夫人发问"此事如何？"张生也就马上回答"小生有一计"；人们正拭目以待其"计"，谁知出其不意地张生却"先用着长老"。长老本就显出束手无策的惊慌之状，这时更见他忙不迭地回拒："老僧不会厮杀，请秀才别换一个！"一副无可奈何的惶恐形象，油然在目，令人发笑，使剧场上顿时掀起一个波澜。更为精巧的是，直到此时，尚未见到张生的"退兵之策"，却旁生了请长老诱骗贼汉暂退的一番言词，并引出了暴徒孙飞虎指着鼻尖、老着脸皮自我夸奖的一段道白："恁的这般好性儿的女婿，教他招了者。"这就跟舞台上夫人的愁眉苦脸、长老的忐忑不安和张生的从容镇定相映成趣，一下子逗得人忍俊不禁，捧腹大笑。随后方才由张生说出写书请杜将军发兵相救的关键事件，长老亦连忙表示若得杜将军，"何虑孙飞虎"！但是，杜将军未到，却又引出送书人惠明即将上场的一段好戏。

这场紧接上段的楔子戏开端时，舞台上除张生这一主角、老夫人这一要角之外，剩下的法本只能算杂角，而孙飞虎仅仅是过场穿插中的套角，如此几个人，如此短短几分钟的过渡戏，王实甫却铺陈得何其紧凑集中，而又何等地波澜迭起、悬念迭生；舞台气氛被渲染得时而紧张，时而谐谑，让人品尝到喜剧艺术的无限情趣。可见王实甫精细而工巧地结撰戏剧的艺术匠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实甫既着意提炼紧张尖锐的矛盾冲突以浓郁戏剧的情味，又不仅仅满足于戏剧情节的跌宕曲折、扣人心弦，而首先注重于人物性格的深层开掘、精确把握和生动刻画。正象狄德罗对优秀戏剧家所称赏的那样，始终把"全部的兴趣系于人物"（《论戏剧艺术》）。他更注重于塑造人物形象的完整性、独特性、鲜明性和丰满性，力求以坚实的人物性格为基础，以生活的现实性、可能性为前提，来建构戏剧冲突，来

推动戏剧情节有机而和谐地演进，来深化喜剧回旋而谐谑的情味，来满足人们高境界的审美愉悦。跟《董西厢》相比，这里又有典型的例证：

《董西厢》用很多唱词和说白，极尽夸张地铺叙法聪跟飞虎叛军拼杀的场景，而由寺内将张生求友请兵之书信送往杜将军的重要情节，却只用张生一句话——"适于法聪出战之时已持书报杜将军矣"——短短十几个字一笔带过。王实甫于此脱胎换骨，作了创造性的改造：一方面恰当、自然地砍去了法聪与叛军厮拼的冗赘描叙，一方面新塑了一个生动感人的为张生送信的惠明形象。这也应是王实甫赢得"擅一代之长"(《曲藻》)的又一重要原因。

《董西厢》中法聪单身匹马地逞强，即使武艺再高，终究敌不过五千兵将，必然落得"独力不加，走出阵去"的下场；被法聪鼓动起来突围上阵的三百僧人，本就不是五千叛军的对手，也难免"十停儿死了七八"的败局——这是说唱艺人无法改变的客观规律和生活实际。《董西厢》大篇演唱他们这场"匹夫之勇"的厮拼，即使可以借僧众之败反衬叛军之强，为后来杜将军获胜而欲抑先扬，但却对突出《西厢记》基本主题和强化其中心线索都无甚大影响，反而横添了不必要的枝节，涣散了主要戏剧冲突，分解了主角对观众的吸引力。因为崔张以真情相爱为基础并突破门第观念、不计家族利益的幸福婚姻能否实现，这是全剧的最大悬念、最大关窍，也由此而规定了全剧矛盾冲突的基本性质和发展规律；矛盾的形成与解决，冲突的含情与感人，势必相应地集中于婚恋主体崔张二人与代表封建礼教和传统观念的对立派客体老夫人的关系上(红娘由于与他们双方都密切关联而本属戏剧中的要角)；而兵围普救与白马解危的情节，虽然具有强烈的突然性，能焕发观众的新鲜感，但它终究不是戏剧冲突自身发展的必然体现，它只是促使基本冲突进一步激化的外部条件。所以，只需把孙飞虎之跋扈嚣张、杜将军之兵至即胜，简洁利索地几笔带过就行了。因为戏剧毕竟受着演出时间和舞台空间的约束，其容量是有限的，若是精芜杂陈，就使观众眼花缭乱而失去戏剧应有的审美效应，诚如中国古代大戏曲理论家所深切指出的："剧之与戏""贵剪裁，贵锻炼"，"勿太蔓，蔓则局懈"(王骥德)，这是戏剧的普遍规律，喜剧虽以逗笑引人，但它也如法国大戏剧理论家波瓦洛所强调的："绝不要冗赘场面淹没着主要目的。"(《诗的艺术》)

王实甫不用《董西厢》中的法聪去为张生送信，是很有艺术见地的。因为《董西厢》中的法聪也是个缺乏完整性格因而令人难以置信的人物。《董西厢》写他一方面尝"盗掠为事，武而有勇"，乃至"一丛杀害的众生厌"，显然是个荒山古庙中的"莽"和尚；一方面又在普救寺内"新当库司"——会

计兼出纳，且有私房钱，当张生为筹办婚事而向他借贷时，他则"取下"自己"积下"的"五十索"钱，并问张生"几日见还"？还说"这本钱几年得用"，却又成了市俗交易中的"文"和尚；而当老夫人为郑恒而赖婚、张生陷于苦恼时，这个法聪却又指责张生"学士何娶不可？无以一妇人为念"！甚至威胁张生"以一妇人惑至如此，吾与子不复友矣"！竟又成了满身道学气的"迂"和尚。《董西厢》在这个法聪身上花了很多笔墨，但艺术效果甚微；王实甫把法聪与崔张恋爱关系较密切的故事情节，重新提炼后"嫁接"到热情善良、聪明活泼的小姑娘红娘身上，从而为艺术画廊推出了流光溢彩的红娘形象，其艺术功绩是董解元难以望其项背的。王实甫只以一楔子的少量文字，让法聪在剧中传言引路充当一个单纯的"龙套"角色，却于这里另创了一个神采飞扬、个性突出的莽和尚惠明形象，很令人赞赏。

王实甫的高明艺术手腕是：把对惠明形象的刻画戏剧化，即通过戏剧的自然流转，逐层显示惠明的鲜明形象。在惠明尚未登场时，先从侧面巧笔渲染，作了一番铺陈衬托：值此兵围寺院的危急之际，幸逢张生好友杜将军"见统十万大兵，镇守着蒲关"，几句道白显得杜确既威武又亲近，因而张生向他求兵解危时，只须"一封书去，此人必来救我"，突出了"一封书"的重大作用；但是，"写了书呵，怎得人送去？"则送信人的重大作用又突出一层；可是，大难当头，"谁敢去？"——唯有"则是要吃酒厮打"的惠明方敢去。谁知这个惠明偏偏有个怪脾气：如若"央他去，定不肯去；须将言语激着他"，他才肯去！这就不仅突出了惠明的重大作用，又活现了他那特有的犟性子。短短几笔，既鲜活了人物个性，又使舞台的戏情如同生活本身一样自然地向前流走，既紧凑而又活脱。

随即，惠明一上场，就以豪迈激荡的语言，鞺鞳宏亮的声响，相继演唱了十一支曲子。剧作家以曲传心，从人物震天动地的曲词中，显现出他独特而统一的个性：

第一曲先声夺人，首先突出他对佛门信条的背叛，对佛门生活的厌弃："不念法华经，不礼梁皇忏……。"佛门第一戒"杀生"，他却偏偏"杀人心逗起英雄胆"。王实甫着意安排他首先演唱这支曲子，在艺术上的用心是有深意的。因为惠明既是佛门中人，若不由他首先自我粗豪地声明与佛门规矩划清界限，则其他言行就无从说起；而曲末"英雄"一词点得尤妙，若不是"济困扶危"（本折惠明唱〔滚绣球〕之二）的真正"英雄"，则其"杀人胆"与此刻正在寺门外以杀戮劫夺为事的孙飞虎有何区别？与宋元话本戏文中屡屡揭示的身居佛门而设机关、耍手段，干尽奸骗、凶杀勾当的"僧人"们有何不同？这里，以"英雄"来一语定性、一锤定音，可见王实甫用词之精警。由于第一曲已准确、生动地勾勒了惠明形象的总体风貌，已呈现

了惠明性格的主要特征，下面的若干曲文则分别沿着它的神气血脉而有机伸展。

〔滚绣球〕(之二)曲子，用活泼流畅的民谚口语，生动地揶揄了寺院里那些个不僧不俗、贪吃无聊、一味"胡渰(yǎn，胡闹)"的佛家子弟，这就表明这个身在释门而口骂僧人的惠明，其叛逆性的产生正源于他的一腔正气，正由于佛门内的污浊邪秽反激了他的清醒意识；同时也表明：唯有他这类不会谈经、懒去参禅的人，方能"济困扶危""有勇无惭"地挺立于人世。从中可见王实甫愤世嫉俗的满怀激情。在这里作者，对人世社会作了十分透彻的剖析。

〔白鹤子〕后面〔一〕〔二〕两曲，以夸张戏谑之词，"一阕虚写，一阕实写"(金圣叹)，把一个突兀峥嵘、粗豪神勇的莽和尚形像，如巨型塑像般矗立于舞台之上。正是这个顶天立地的好汉，手扳天门摇得天发颤，脚踏地轴震得地摇晃；眨一眨眼，掀得海浪腾腾翻；滉一滉头，撼得山岩琅琅动！正是这个撼天动地的好汉，面对寺门外的乱军，方能口出如吼、声摧梁木地高唱：——〔切切令〕"我将这五千人做一顿馒头馅"，"包残余肉把青盐蘸"！快人快语，痛快淋漓，对那恶浊的黑暗社会、对那造孽的统治阶级，不啻当头一声棒喝！钱南扬于此赞道："此套字字本色，雄奇排奡(ào，矫健有力)，视诸曲更一机杼！"评得恰切入理。但惠明决非因"吃菜馒头委实口淡"(不甘于佛门的清淡生活)才要挣杀的，更不是乱逞"杀人心"、乱使"劣性子"的嗜杀狂。他的"杀人心"起于明确的目标和动机：只因"孙飞虎""那厮能淫欲，会贪婪，诚何以堪"！他这才激荡起"劣性子"，"舍着命提刀仗剑"，"撞钉子把贼兵来探"。

通过数支曲词的交错铺排，让人物在有限的时空内自演自唱地完成自我形象的生动显现。王实甫满怀热情地将这个伟岸粗壮、豪爽磊落的莽和尚形象，描塑得肝胆照人、光彩闪烁。值得后人借鉴的是：在这个惠明身上，武艺高强、勇于厮杀的莽性，是非分明、嫉恶如仇的正气，和他那虽已出家却仍关怀世事，既不佞佛却讲诚信，既"吃苦不甘"却勇于"济困扶危"的热心，是和谐的统一的。因而这个形象特别生动鲜明，在那"僧不僧、俗不俗""没颠没倒"的众多和尚中，唯它独具一种隽永的审美意义，别具一种巨大的艺术感发力。

清人焦循《剧说》引过《操觚十六观》上的一则故事：唐荆川(明代文学家唐顺文)半醉作文，先高唱《西厢》惠明"不念法华经"一出(即本折楔子戏)，手舞足蹈，纵笔伸纸，文乃成——可见王实甫刻画的艺术形象，其美感作用何等的深邃强烈，正如人们所钦佩的："不仅可以让读者和观众心醉神迷，如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而且，"可以启发作家的灵

感，促进创作的文思。”（张燕瑾《西厢记浅说》）

焦循《剧说》还引过《谈芬》的一段记载：某佛寺“四壁俱画《西厢》”，人们不禁问道：“空门安得有此？”主管和尚答曰：“老僧于此悟禅”——是啊，具有丰富思想意蕴和高雅美学情趣的《西厢记》，确乎值得和尚们好好地品赏品赏，并从中好好地领悟领悟人生的真谛和妙理。

王世贞曾热忱赞赏惠明这些叱咤风云的唱词把“僧家豪杰之状舌底调来”，正与上述焦循所引互为参证，互作感应。

若说惠明的“豪杰”表演，“与整部作品儿女情长的情调不太和谐”，是《西厢记》的一个“缺点”（张燕瑾《西厢记浅说》），那么，对照古代曲论家对马东篱“一遇丽情，便伤雄劲”（明·王骥德《曲律》）的中肯批评，则王实甫有意于“丽情”戏中有机穿插“雄劲”场景，让人在欣赏儿女之柔情时，亦领略豪杰之壮慨，岂不正是《西厢记》的又一优点？！

有人说《董西厢》张生修书投送在前，比《西厢记》的后修书为好。这未免是皮相之谈。须知，《董西厢》写张生先提出若是“除却乱军”，“恁时节，便休却外人般待我”的交换、要挟条件，迫使崔夫人应允“祸灭身安，继子为亲”之后，张生夸说杜将军之威勇和他与杜的深交，并呈上书稿让夫人阅视，夫人却担忧杜之“关城相去几数十里，若候修书，师定见迟留”时，张生这才顺口而答曰：“适于法聪出战之时，已持此书报杜将军矣。”联系前面张生在“法聪出战之时”，他却笑呵呵地见危不救，说什么“夫人与我无恩，……救之何益？”以及“我自有脱身计”，则其所谓“修书在前”，即便不是虚词假托，却也不是什么急人之难的义举。综观《董西厢》全书，前后矛盾、时序混乱、用语不当、分寸失措等等疵瑕，每有所见。值得分析的是张生所修之书，《董西厢》中张生本为娶莺莺而求友解危的，但他写给杜确的信上却只字不提莺莺有被掳之危的话，这就叫人难免怀疑：要么，他对莺莺并未钟情，只不过为救自己及一般僧众而客观上顺便救了莺莺，那样，崔夫人后来拒婚也就不算赖婚；要么，他对挚友尚有掩瞒和矫饰，态度很不诚恳。相比之下，《西厢记》中张生的求友书信就颇为得体。它首先点明“贼将”“欲劫故臣崔相国之女，实为迫切狼狈”的严峻形势，既跟前面孙飞虎“掳莺莺为妻”的叫嚣互为照应，言之有据；又恰如其分地突出了莺莺之重点，体现出张生对莺莺的一片钟情和一腔热忱；随后述及“小弟之命亦在逡巡”，字字本色，诚朴可亲；最后申之以“天子之恩”和“苍生之急”，晓以大义而境界开阔。这就再次显示了张生多情重义、才高志诚的美好品性；这也为后面老夫人的背信“赖婚”预作了反铺垫。明代著名剧作家兼评论家徐文长曾批评《西厢记》中“三书（指剧中出现的三封书信：“前候”中张生请红娘代递之书简，第五本第一折张生报喜之书简以及随后莺莺回

应之书信）皆劣”，而未指责这里作为一大关窍的致白马将军的书信，是可以理解的。

透过这场楔子戏，我们还可领略到《西厢记》的又一大艺术特色：既善全面勾勒，又善重点特写；该简处惜墨如金、无一赘言，该繁处不厌重复、几番道及。从而，恰到好处地体现出作家的创作意图，生发出更强烈的戏剧效果。

剧作家精心安排这场“寺警”戏，旨在通过外来有因的突发性事件，使崔张以真挚相爱而自主结合的婚姻，不仅本乎人情，而且合乎事理，有着更坚实的情理和道义上的依据，相应地也借此暴露并鞭挞以老夫人为代表的封建宗法伦理、封建婚姻观念和封建礼教制度的伪善，同时以兵呼将吼的马上杀伐之声，于风流软款的文场戏中有机地穿插一番刀光剑影的武打情景，借以丰富舞台形象、调节舞台氛围。因此，王实甫既以全景扫描式，将“寺警”事件的全部过程表现出来，包括兵围普救、“五便三计”、张生献策、惠明下书、白马解危等若干关目，却又不平铺冗叙或平分秋色，而是以线贯珠，写得珠润玉圆。以这场楔子戏为例，由张生向夫人和法本陈述计策，到长老朝鬼门向飞虎呼叫；由飞虎引兵而退到惠明应激上场；由惠明持书突围，到杜确于蒲关言志；由杜确于帐前接读张生来信，到杜确率众于普救寺调阵开打；由飞虎被绑下场，到张生拜见杜确；由夫人拜见将军，到将军率部归蒲；由法本断言“莺莺亲事定拟妻君”，到张生应夫人之邀喜滋滋“收拾行李”作“去花园里”住的准备……，如果让平庸作者来描叙，真不知要费多少笔墨、排多少场次；但《西厢记》却能将几天的时间、百十里的空间、频繁更换的场景以及纷呈沓至的诸多事件，都精巧而自然地凝聚于一折楔子戏中，并都能给人以清晰而深隽的印象。这正是王实甫利用戏曲的特有功能，巧用虚拟手法，以虚带实，虚实相生，既能虚中见神，又能实处流韵；而且善于灵活地安排时间、自由地调换空间，并借宾衬主、以少胜多，使种种技艺，各呈其妙。由于作者熟练地掌握着戏曲艺术的创作规律，故而深深懂得上述种种戏情过程只是主要人物和基本冲突的外在冲击力和“催化剂”，不宜枉费笔墨而分散欣赏者的注意力，因此他着意将饱蘸的笔墨集中施展于主要角色的中心矛盾上，相应地在下列关窍上有着色彩鲜明的标示：

一、杜将军解危后问张生“因甚不至戎帐”时，张生之答着意点明“夫人”应许“以小姐妻之”。这一笔不见于《董西厢》，但却值得品味。不难理解，张生求友请兵的信上虽突出了莺莺，却未道及夫人许以“退得贼兵者，以小姐妻之”的言语，这正是《西厢记》的高妙之处；否则，有失于庸俗和浅薄，有损于张生的可爱形象。而现在于白马解危后的欢喜情境中，顺应对

方之问，自自然然地提及夫人许婚之事，既显示了张生情恋之热和待人之诚，又紧扣了“望”配与赖婚的矛盾，推进着剧情的发展。可见这轻轻数语，颇含机杼。

二、听过张生之答，杜将军没说别的什么客套，只有力地突出一句：“既然有此姻缘，可贺！可贺！”这既本乎与张生友谊深厚的人情，亦合乎此时此地的事理，而且为后来揭示老夫人的无理赖婚，预先钉了一个“死扣”。

三、面对有“赐命”之大恩的杜将军的热情“可贺”，老夫人接着的反应却不是喜形于色，而是撇开话题地报以“安排茶饭者”！这就不露形迹地暗示了老夫人的“转机”，从而使她后面的赖婚之举不致突兀和别扭。

四、杜确在处置了飞虎之后，随即又说道：“张生建退贼之策，夫人面许结亲”，“淑女可配君子也”！作为张生好友的杜确，临别如此欣慰地叮嘱，既符合此时的特定情境，富有生活气息，又为后来映衬老夫人赖婚的无理，钉上了第二个“死扣”。

五、面对杜将军的“结亲”云云，这时老夫人不得再“王顾左右而言他”了，因此她答了一句“恐小女有辱君子”。这句话既似谦逊而又不失相府夫人的大家风度，却又为她随后的故意赖婚埋下了伏笔。

六、随后，张生说“请将军筵席者”，这既是剧情顺流而至的应景之话，又十分贴合张生才高不俗的个性口吻——如果张生忙不迭地说什么“不辱不辱，在下情愿”，则就不是《西厢记》中颇有书卷气的俊秀张生，而是下流戏中的下流小生了。

七、杜确接着就“筵席”一语而随即说道：“我不吃筵席了，我回营去”，语气上顺沿而下，自然熨贴；事理上符合他军务在身、重任在心的特点。紧接着补以一句“异日却来庆贺”，既与前面张生所言“八拜之交”的深情厚谊相呼应，又与方才“可贺，可贺”的欣喜之情相连贯，并为后来对照老夫人的无理赖婚而第三次钉上了“死扣”，同时亦使戏情更为集中、紧凑。

八、夫人对张生说“先生大恩不敢忘也”，并邀请张生“来家内书院里安歇”，这是恳挚热忱的，但随后却说“到明日”“别有商议”，这又是老谋深算的。这二者辩证地统一于夫人身上，显出她宽厚谨重的家长风度，既表明她人性未泯、天良尚存，不乏感恩戴德之心，并非那种阴险狡诈、使奸耍滑的人；又显示她不同于崔张二人的唯情是重、天真纯厚，而是城府森严、工于心计的复杂型人物。王实甫真实而生动地凸现了人物性格的多重组合因素，使观众体察到人物性格的丰富内涵和鲜明的立体感。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艺术贡献。同时，这里不露声色地留下了疑窦，为新的戏剧冲突而预作了蓄势。

九、因有夫人"别有商议"的悬念，所以逗出张生向长老"小子亲事未知何如"的疑问，传示出张生既热切又憨厚的神态。紧接着长老的回答给张生安下了一颗甜甜的定心丸，于是路无凿痕地焕发出张生"收拾行李去花园里"的满腔喜气，为下一场满怀喜悦地等待红娘喜滋滋的"请宴"，预作了有机衔接，同时也使这本戏揭幕以来惶惧的氛围和紧张的节奏，得到了轻松欢快的调剂，并又暗中为反衬夫人随后的赖婚行径而钉了第四个"死扣"。

这些关窍，剧作家写得一丝不苟，精练生动，而且笔笔着色，语过留形。于中可见王实甫巧于运用戏曲艺术手段、精于写意传神，将准确勾勒人物的心神气韵，与巧妙推动剧情的有机演进，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人既时时感叹戏情发展的跌宕有致、疾徐相谐，又处处钦羡人物造型的神情活脱、须眉毕现。

清代著名的戏曲理论家李渔，在《闲情偶寄》卷一中写道："一部《西厢》止为张君瑞一人，而张君瑞一人又止为'白马解围'一事。其余枝节，皆从此一事生"——夫人之许婚、张生之求配、红娘之勇于作合、莺莺之敢于失身……，"皆由于此，是'白马解围'四字，即作《西厢》之主脑也。"他的这种戏曲创作的"立主脑"的著名见解，确乎把握住了全部《西厢记》戏剧结构的要领：牵一事动全盘。正是通过这折白马解围，才将戏剧矛盾冲突的各个方面联串在一起，才使以后的戏剧情节有可能发生、顺延、发展。同时，这个"立主脑"的著名见解，又是把握与统领《西厢记》全剧思想内容的要害，成为一块试金石。正是通过这折白马解围，方使以后戏剧矛盾的各个方面的一切言论行为，都打上了鲜明的印记，即，正义或非正义的、道德或非道德的。正可谓是独到之见！

第二本　崔莺莺夜听琴杂剧

第　二　折

〔夫人上，云〕今日安排下小酌，单请张生酬劳。道与红娘，疾忙去书院中请张生，着他是必便来，休推故。〔下〕〔末上，云〕夜来老夫人说，着红娘来请我，却怎生不见来？我打扮着等他。皂角也使过两个也，水也换了两桶也，乌纱帽擦得光挣挣的。怎么不见红娘来也呵？〔红娘上，云〕老夫人使我请张生。我想若非张生妙计呵，俺一家儿性命难保也呵。

【中吕·粉蝶儿】半万贼兵，卷浮云片时扫净，俺一家儿死里逃生。舒心的列山灵、陈水陆，张君瑞合当钦敬。当日所望无成；谁想一缄书倒为了媒证。

【醉春风】今日个东阁玳筵开，煞强如西厢和月等。薄衾单枕有人温，早则不冷、冷。受用足宝鼎香浓，绣帘风细，绿窗人静。

可早来到也。

【脱布衫】幽僻处可有人行，点苍苔白露泠泠。隔窗儿咳嗽了一声，〔红敲门科〕〔末云〕是谁来也？〔红云〕是我。他启朱唇急来答应。

〔末云〕拜揖小娘子。〔红唱〕

【小梁州】则见他叉手忙将礼数迎，我这里"万福，先生"。乌纱小帽耀人明，白襕净，角带傲黄鞓。

【幺篇】衣冠济楚庞儿俊，可知道引动俺莺莺。据相貌，凭才性，我从来心硬，一见了也留情。

〔末云〕"既来之，则安之。"请书房内说话。小娘子此行为何？〔红云〕贱妾奉夫人严命，特请先生小酌数杯，勿却。〔末云〕便去，便去。敢问席上有莺莺姐姐么？〔红唱〕

【上小楼】"请"字儿不曾出声，"去"字儿连忙答应；可早莺莺根前，"姐姐"呼之，喏喏连声。秀才每闻道"请"，恰便似听将军严令，和他那五脏神愿随鞭镫。

〔末云〕今日夫人端的为甚么筵席？〔红唱〕

【幺篇】第一来为压惊，第二来因谢承。不请街坊，不会亲邻，不受人情。避众僧，请老兄，和莺莺匹聘。〔末云〕如此小生欢喜。〔红唱〕则见他欢天喜地，谨依来命。

〔末云〕小生客中无镜，敢烦小娘子看小生一看何如？〔红唱〕

【满庭芳】来回顾影，文魔秀士，风欠酸丁。下工夫将额颅十分挣，迟和疾擦倒苍蝇，光油油耀花人眼睛，酸溜溜螫得人牙疼。〔末云〕夫人办甚么请我？〔红唱〕茶饭已安排定，淘下陈仓米数升，炸下七八碗软蔓青。

〔末云〕小生想来：自寺中一见了小姐之后，不想今日得成婚姻，岂不为前生分定？〔红云〕姻缘非人力所为，天意尔。

【快活三】咱人一事精，百事精；一无成，百无成。世间草木本无情，自古云："地生连理木，水出并头莲。"他犹有相兼并。

【后天子】休道这生，年纪儿后生，恰学害相思病。天生聪俊，打扮素净，奈夜夜成孤另。才子多情，佳人薄幸，兀的不担阁了人性命。〔末云〕你姐姐果有信行？〔红唱〕谁无一个信行，谁无一个志诚，恁两个今夜亲折证。

我佩咐你咱！

【四边静】今宵欢庆，软弱莺莺，可曾惯经。你索款款轻轻，灯下交鸳颈。端详可憾，好煞人也无干净！

〔末云〕小娘子先行，小生收拾书房便来。敢问那里有甚么景致？〔红唱〕

【耍孩儿】俺那里落红满地胭脂冷，休辜负了良辰美景。夫人道妾莫消停，请先生勿得推称。俺那里准备着鸳鸯夜月销金帐，孔雀春风软玉屏。乐奏合欢令，有凤箫象板，锦瑟鸾笙。

〔末云〕小生书剑飘零，无以为财礼，却是怎生？〔红唱〕

【四煞】聘财断不争，婚姻自有成，新婚燕尔安排定。你明博得跨凤乘鸾客，我到晚来卧看牵牛织女星。休傻幸，不要你半丝儿红线，成就了一世儿前程。

【三煞】凭着你灭寇功，举将能，两般儿功效如红定。为甚俺莺娘心下十分顺，都则为君瑞胸中百万兵。越显得文风盛，受用足珠围翠绕，结果了黄卷青灯。

【二煞】夫人只一家，老兄无伴等，为嫌繁冗寻幽静。〔末云〕别有甚客人？〔红唱〕单请你个有恩有义闲中客，且回避了无是无非窗下僧。夫人的命，道足下莫教推托，和贱妾即便随行。

〔末云〕小娘子先行，小生随后便来。〔红唱〕

【收尾】先生休作谦，夫人专意等。常言道"恭敬不如从命"，休使得梅香再来请。〔下〕

〔末云〕红娘去了，小生拽上书房门者。我比及到得夫人那里，夫人道："张生，你来了也，饮几杯酒，去卧房内和莺莺做亲去！"小生到得卧房内，和姐姐解带脱衣，颠鸾倒凤，同谐鱼水之欢，共效于飞之愿。觑他云鬟低坠，星眼微朦，被翻翡翠，袜绣鸳鸯；不知性命何如？且看下回分解。〔笑云〕单羡法本好和尚也：只凭说法口，遂却读书心。〔下〕

紧接上一场夫人预约张生赴宴之后，本场便通过红娘奉夫人之命来"请宴"时的主唱，以及张生在赴宴前夕的独特表演，成功地完成了相关的艺术使命：

第一、由明智而通达的红娘这个旁观者、局外人的公正评赞，强调了张生在普救解危中的重大功绩，进而突出了崔张婚恋的本乎情理、合乎道义，应当庆贺。这在艺术上又产生了两大效应：

一是从红娘身上显示出的对张生请兵解危的感激、喜庆之情，经过神采飞扬的渲染，从正面作了热气腾腾的蕴蓄，这就为随后夫人赖婚的无情悖理和冷峻压抑，预作了有力的反铺垫，产生出强烈的戏剧效果。

二是真实而生动地表现出红娘性格的有机发展：随着生活际遇的变迁和亲身经历的独特感受，她由从前对张生的"抢白"、揶揄，到此刻对张生的感佩、钦敬；由寺警时对崔张爱情的初步关心，到本场对崔张喜事的真切同情和热忱赞助，这一切都合乎逻辑地转进自然、气韵感人，为随后她撮合出"听琴"好戏预伏了脉线。

所以，王实甫写红娘一上场就说道："我想若非张生妙计呵，俺一家儿性命难保也呵。"并进而在〔粉蝶儿〕中唱道：由于张生搬兵请将，遂能于刹时间如风卷浮云似地把围寺掳掠的半万贼兵一下子扫除干净。因此要开心地陈列山珍海味、摆设美筵佳宴，专请张生来畅怀欢饮。既然钦敬张生的胆识才性，感戴张生的救命恩情，那就该成全张崔二人的美满婚姻——因此呵，张生求友借兵的"一缄书倒为了媒证"。直到红娘即将下场，仍在唱〔三煞〕时强调张生的"灭寇功，举将能"，并在唱〔二煞〕时再次面向张生真诚地抒发"单请你个有恩有义闲中客"的挚情。

有了感恩、钦敬的心理趋向，就会自然地导致相应的审美意念。所以，从〔脱布衫〕曲开始，经〔小梁州〕直至〔幺篇〕曲，红娘连续表达了对张生形态美和才性美的赞赏。首先演唱了张生书房的幽雅静谧：没有行人，不闻喧哗；绿色的苍苔上点缀着清凉透彻的露珠，可见无尘灰之污染、脱世俗之冗杂。随后以"朱唇"突出张生健康活泼的青春气息，辅之以"乌纱小帽耀人明，白襕(lán，白细布袍衫)净(洁净)，角带傲黄鞓(tīng，黄皮腰带上装饰的兽角亮晶晶)"的描摹，凸现出青年书生潇洒俊秀的鲜明形象。值得玩味的是，〔幺篇〕曲所唱"据相貌、凭才性，我从来心硬，一见了也留情"，后人有过误会，在后世的舞台上曾有人故意扮演红娘和张生眉来眼去，乃至打情骂俏。这其实委屈乃至丑化了红娘；红娘本没有这般轻佻浅薄的品性。(明代李日华《南西厢记》在"白马解危"后、"遣婢请生"前，无端穿插了一场"排宴唤厨"的戏，让红娘在厨子面前打牙犯嘴、咬文嚼字，已属冗赘无聊；而明代陆采《南西厢记》于"邀谢"戏中竟然表演红娘在请张生赴宴时居然向张生勒索"赏赐"；张生答应送她"细网巾一百顶"，还说怕红娘"孤老多，要做表记"，更为荒唐败兴。)《西厢记》这里红娘之所以如此激动地唱赞张生，是红娘特意以自己虽然"心硬"却对张生禁不住"也留情"的

特殊心态，有力地反衬和渲染张生确乎相貌俊俏、才性喜人，确乎值得莺莺的真情相爱，莺莺跟他的爱情确乎幸福、美好得令人羡慕。字里行间洋溢着红娘为崔张婚事由衷的庆幸与欢欣；并非表现红娘自己对张生有什么爱慕之情。而且，就在这种为崔张之欢欣而欢欣的情境中，接着她还是忍不住善意嘲笑张生"酸溜溜鳖得人牙疼"！可见红娘依然是既热情又泼辣，既纯朴而又风趣的好姑娘。她的唱词从侧面生动地烘托了张生的美好形象，这既服从于整个作品赞颂美好爱情和幸福婚姻的基本主题，又有力地反激出红娘对夫人尔后赖婚的愤慨和对张生失恋的同情，从而为她随后将充当崔张婚恋"撮合山"的表演作了预示。

第二、通过红娘风趣、诙谐的唱词和道白，以及张生亦庄亦谐的生动表演，鲜灵地活现了张生在赴宴前的急切盼待之状和欢欣激动之情。这既显现了张生心性的可爱，又渲染了崔张婚恋的可喜，并进而谱写了一曲青春美、爱情美、人性美的颂歌。

张生一出场就焦急地自问自答：该来"请我"的红娘，"却怎生不见来？我打扮着等他"。接着，用皂角、换水而使劲擦洗云云，这些语言及其描摹的具象，活现出他那一片志诚之心；同时，"两个""两桶"加"光挣挣"的铺排，又夸张得一似他自身的风魔情状，不禁令人会心微笑。于是，一见红娘到来，他就急忙上前"拜揖小娘子"——一副谦恭之态，一腔欢迎之情，活脱于纸面，更逗笑了观者。还有可笑的是，他明知红娘为何而来却要故意问道："小娘子此行为何？"他知道夫人为什么办筵席，却还要明知故问："端的为甚么筵席？"让红娘一一作答以进一步满足他心理上的快慰，并同时泄露出他潜意识中的企盼和焦虑。更为有趣的是刚听到满意的答复，就急忙答应"便去，便去"，旋即又问："席上有莺莺姐姐么？"于是自然地引起红娘〔上小楼〕一段以曲绘形、出神入化的绝妙演唱："'请'字儿不曾出声，'去'字儿连忙答应；可早莺莺根前，'姐姐'呼之，诺诺连声。……"既活灵活现地唱出了张生的心痒难熬和情极意浓，真是喜态可掬、憨态可亲，其热闹情状跟刚才红娘〔脱布衫〕所唱张生书房内外的幽雅僻静之景，形成强烈的反比衬，从而浓郁了舞台气氛，增添了戏剧情味；又有机地透示了红娘对崔张婚事的热忱评赏和衷心欣慰。紧接着顺流一宕，生发出俊角张生特有的典型细节——正儿八经、谦虚恭敬地问红娘："小生客中无镜，敢烦小娘子看小生一看何如？"——这又是王实甫推《董西厢》之陈而出喜剧艺术之新的神采之笔。《董西厢》写张生"梳裹箱儿里取明镜，把脸儿挣得光莹"，这种取镜自照的动作，不仅一般化，而且平庸化，远不如《西厢记》这里倩人代镜的描写显得新奇别致而富有个性色彩，因其适应了观众审美心理中求新心理的要求，故而更浓于喜剧的谐谑美。果然，张生这特异

之问招来了红娘的戏谑之词——〔满庭芳〕:左顾右盼地观赏自己的身影,你这个读书人迷的才子呵,你这个咬文嚼字的穷酸,你下功夫把头面打扮得十分洁净,连苍蝇在上面都憋不住会摔倒;你那亮晶晶的面孔油光光耀得人眼花,却也酸溜溜整得人牙疼——一曲俏皮的调侃之词,既赞美了张生文才与相貌的可喜可亲,又奚落了张生所受封建教养和所染贵族气习的迂拙可笑,令人忍俊不禁;随后,应张生"办甚么请我"之问,红娘用夸张的嬉戏之词答以淘下老陈米几大升、炸下芜青菜七八碗。由于老陈米和芜青菜都是贫寒百姓的日常食物而非富贵人家喜庆宴席的美味佳肴,就更引得人捧腹大笑。由于好心的红娘虽语带嘲讽却谑而不虐,所以憨厚的张生益发自以为喜事在即而沉浸在欢欣之中,不由得发出舒心的感慨:说自己与莺莺"得成婚姻,岂不为前生分定"——这不是剧作家在宣扬封建的命定论,而是以天公巧安排、崔张本匹配的意蕴,透示张生对此姻缘的自我满足和自我欣慰。同样,红娘接着说他们的婚配"非人力所为,天意尔",也是强调这好端端的姻缘乃是本该如此的,犹如说是天造地设的一般。红娘并不真的否定"人力所为",所以她随后就为张生出谋划策、为崔张传书递简,并为玉成崔张姻缘而自甘吃苦、智勇兼施地向夫人展开斗争。事物往往相反而相成。剧作家适当让人物穿插一些口不应心或言行不符的表演,正巧妙地使作品泛溢出平凡而绮丽的生活气息,使人物折射出多方面的个性色彩,而激荡出活跃而新鲜的喜剧韵味。为了突出崔张婚恋的天然合理,紧接着〔快活三〕曲子以"咱人一事精,百事精"的流行成语,唱出了红娘的聪慧伶俐;随即由红娘这个精通人情事理的明智人进而唱出:本属"无情"之物的草木们,还有相匹配的呢——正如古人所说(按自然的运转规律和天赋的化育所致):地上也生有连理木、水里亦长出并头莲。(言下之意是更何况多情重义、心心相印的崔张呢——他们本就该匹配成对!)〔朝天子〕曲词,先以张生的"聪俊"可爱却又"孤另"可怜作一铺垫,旋以"才子多情,佳人薄幸"作一逆转,所谓"薄幸"指薄情、负心、无情、寡意;此处含有女方因主观或客观原因而辜负了男方——硬以封建礼法悖天理、逆人情地拆散美满姻缘——怎么不害了人性命呢?! 而谁无信行(讲信用)、谁不志诚云云,既是对张生的宽慰、对莺莺的赞赏,又寓含着对未来老夫人赖婚的抨击。

崔张婚恋之所以值得欢庆、赞美,不仅在于张生的"灭寇功"、人品好,也还在于他们的情恋本身和婚配过程都具有高雅的美致。〔四边静〕既唱出了好红娘对张生的善良嘱咐,对莺莺的热忱关切,也蕴涵并预示着崔张这对有很高文化素养、有优美道德情操的青年,在燕尔新婚中软玉温馨的亲昵美。本折前面〔醉春风〕和后面〔耍孩儿〕等曲子,则通过红娘欢腾酣畅

的预想形式，从华贵热闹的新婚盛典，到新婚青年柔情蜜意的良宵之乐，再次渲染出幸福婚姻的美致和情韵，真所谓“好煞人也无干净”——这男女欢会呵，好喜煞人也，美滋滋没完没了！王实甫喜剧中这种青春美、爱情美、人性美的描摹和颂赞，催人向往，令人销魂。俄国十九世纪伟大文学家普希金说得好：“假定的环境中的热情的真实、感受的逼真——这就是我们的智慧所要求于剧作家的东西。”（《论民众戏剧和戏剧〈玛尔法女市政长官〉》）王实甫正是这种以其感人意境昭示出宝贵热情和高超智慧的伟大剧作家。

王实甫不愧为“才情富丽”的“辞家之雄”（明·何良俊），《西厢记》不愧为“情词之宗”（明·凌濛初）的一代绝唱。在红娘为崔张预先于想象中铺排了既华贵热闹又温馨柔美的婚礼之后，紧接着却陡然地笔势一跌，仿佛热气去而冷气生——只见张生随即问道：“小生书剑飘零，无以为财礼，却是怎生？”这就再一次显示了张生不以贫贱为耻、却因对所爱者无所馈赠而为愧的“志诚”与钟情；红娘随即不假思索地回敬道：“聘财断不争，婚姻自有成”；“凭着你灭寇功、举将能，两般儿功效如红定”，再一次显示了红娘不趋炎、不势利，重恩德、重情义的美好形象。这一段对白与演唱，不仅为随后夫人的无情无理赖婚预作了绝妙的反衬和铺垫，而且跟戏末郑恒争婚时以富骄人、借势压人的丑恶表演，形成前后比照、遥相映衬的卓越效果，从而拓深了戏剧意蕴，强化了喜剧情致。至此，剧作家笔致又一逆转：张生“拽上书房门”，在个人的小天地中，舒展着“不曾娶妻”者青年书生的新婚幻想曲，一派天真烂漫之气，令人含笑颔首；殊不知，他越想得美妙，人越感到欢喜，也越是增添着随后夫人赖婚带来的沉重压抑和巨大痛苦。

汤显祖十分看重这种情节安排的戏剧性效果，在《三先生合评元本北西厢记》中，他对这折戏的总批是：“先将请宴一出，虚描宴中情事，后出停婚，只消尽摹乍喜乍惊之状。有此出，后出便省多少支离——此词家安顿法。”所谓安顿法，即抑扬法，蓄势法，就是为戏剧高潮的到来，积蓄气势。作者特意在戏剧高潮“赖婚”之前，安排了这出“请宴”，极写张生的欢快之情，让他乐到了顶点，即欣喜若狂之际，“于纸缝里活跳出来”（金圣叹语），却突然出现了赖婚，从而，构成鲜明对比和强烈的反跌，激化矛盾，使高潮的出现令人惊心动魄！于此可见，《西厢记》不愧为我国古典戏曲史上以抑扬、蓄热突现戏剧高潮的典范之作！

第二本　崔莺莺夜听琴杂剧

第三折

〔夫人排桌子上，云〕红娘去请张生，如何不见来？〔红见夫人云〕张生着红娘先行，随后便来也。〔末上，见夫人施礼科〕〔夫人云〕前日若非先生，焉得有今日；我一家之命，皆先生所活也。聊备小酌，非为报礼，勿嫌轻意。〔末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贼之败，皆夫人之福。万一杜将军不至，我辈皆无免死之术。此皆往事，不必挂齿。〔夫人云〕将酒来，先生满饮此杯。〔末云〕"长者赐，少者不敢辞。"〔末做饮酒科〕〔末把夫人酒了〕〔夫人云〕先生请坐！〔末云〕小子侍立座下，尚然越礼，焉敢与夫人对坐。〔夫人云〕道不得个"恭敬不如从命"。〔末谢了，坐〕〔夫人云〕红娘，去唤小姐来，与先生行礼者！〔红朝鬼门道唤云〕老夫人后堂待客，请小姐出来哩！〔旦应云〕我身子有些不停当，来不得。〔红云〕你道请谁哩？〔旦云〕请谁？〔红云〕请张生哩！〔旦云〕若请张生，扶病也索走一遭。〔红发科了〕〔旦上〕免除崔氏全家祸，尽在张生半纸书。

【双调·五供养】若不是张解元识人多，别一个怎退干戈。排着酒果，列着笙歌。篆烟微，花香细，散满东风帘幕。救了咱全家祸，殷勤呵正礼，钦敬呵当合。

【新水令】恰才向碧纱窗下画了双蛾，拂拭了罗衣上粉香浮涴，则将指尖儿轻轻的贴了钿窝。若不是惊觉人呵，犹压着绣衾卧。

〔红云〕觑俺姐姐这个脸儿吹弹得破，张生有福也呵！〔旦唱〕

【幺篇】没查没利谎偻科，你道我宜梳妆的脸儿吹弹得破。〔红云〕俺姐姐天生的一个夫人的样儿。〔旦唱〕你那里休聒，不当一个信口开合。知他命福是如何？我做一个夫人也做得过。

〔红云〕往常两个都害，今日早则喜也！〔旦唱〕

【乔木查】我相思为他，他相思为我，从今后两下里相思都较可。酬贺间理当酬贺。俺母亲也好心多。

〔红云〕敢着小姐和张生结亲呵；怎生不做大筵席，会亲戚朋友，安排小酌为何？〔旦云〕红娘，你不知夫人意。

【搅筝琶】他怕我是赔钱货，两当一便成合。据着他举将除

贼，也消得家缘过活。费了甚一股那，便待要结丝萝；休波，省人情的奶奶忒虑过，恐怕张罗。

〔末云〕小子更衣咱。〔做撞见旦科〕〔旦唱〕

【庆宣和】门儿外，帘儿前，将小脚儿那。我恰待目转秋波，谁想那识空便的灵心儿早瞧破。唬得我倒躲，倒躲。

〔末见旦科〕〔夫人云〕小姐近前拜了哥哥者！〔末背云〕呀，声息不好了也！〔旦云〕呀，俺娘变了卦也！〔红云〕这相思又索害也。〔旦唱〕

【雁儿落】荆棘刺怎动那！死没腾无回豁！措支剌不对答！软兀剌难存坐！

【得胜令】谁承望这即即世世老婆婆，着莺莺做妹妹拜哥哥。白茫茫溢起蓝桥水，不邓邓点着祆庙火。碧澄澄清波，扑剌剌将比目鱼分破：急攘攘因何，抢搭地把双眉锁纳合。

〔夫人云〕红娘看热酒，小姐与哥哥把盏者！〔旦唱〕

【甜水令】我这里粉颈低垂，蛾眉频蹙，芳心无那，俺可甚"相见话偏多"？星眼朦胧，檀口嗟咨，撷奢不过，这席面儿畅好是乌合。

〔旦把酒科〕〔夫人央科〕〔末云〕小生量窄。〔旦云〕红娘接了台盏者！

【折桂令】他其实咽不下玉液金波。谁承望月底西厢，变做了梦里南柯。泪眼偷淹，酩子里温湿香罗。他那里眼倦开软瘫做一垛；我这里手难抬称不起肩窠。病染沈疴，断然难活。则被你送了人呵，当甚么喽啰。

〔夫人云〕再把一盏者！〔红递盏了〕〔红背与旦云〕姐姐，这烦恼怎生是了！〔旦唱〕

【月上海棠】而今烦恼犹闲可，久后思量怎奈何？有意诉衷肠，争奈母亲侧坐，成抛躲，咫尺间如间阔。

【幺篇】一杯闷酒尊前过，低首无言自摧挫。不堪醉颜酡，却早嫌玻璃盏大。从因我，酒上心来较可。

〔夫人云〕红娘送小姐卧房里去者！〔旦辞末出科〕〔旦云〕俺娘好口不应心也呵！

【乔牌儿】老夫人转关儿没定夺，哑谜儿怎猜破；黑阁落甜话儿将人和，请将来着人不快活。

【江儿水】佳人自来多命薄，秀才每从来懦。闷杀没头鹅，撇下陪钱货；不争你不成亲呵，下场头那答儿发付我！

【殿前欢】恰才个笑呵呵，都做了江州司马泪痕多，若不是一封书将半万贼兵破，俺一家儿怎得存活。他不想结姻缘想甚么？到如今难着莫。老夫人谎到天来大；当日成也是恁个母亲，今日败也是恁个萧何。

【离亭宴带歇指煞】从今后玉容寂寞梨花朵，胭脂浅淡樱桃颗，这相思何时是可？昏邓邓黑海来深，白茫茫陆地来厚，碧悠悠青天来阔；太行山般高仰望，东洋海般深思渴。毒害的恁么。俺娘呵，将颤巍巍双头花蕊搓，香馥馥同心缕带割，长搀搀连理琼枝挫。白头娘不负荷，青春女成担搁，将俺那锦片也似前程蹬脱。俺娘把甜句儿落空了他，虚名儿误赚了我。〔下〕

〔末云〕小生醉也，告退。夫人根前，欲一言以尽意，未知可否？前者贼寇相迫，夫人所言，能退贼者，以莺莺妻之。小生挺身而出，作书与杜将军，庶几得免夫人之祸。今日命小生赴宴，将谓有喜庆之期；不知夫人何见，以兄妹之礼相待？小生非图哺啜而来，此事果若不谐，小生即当告退。〔夫人云〕先生纵有活我之恩，奈小姐先相国在日，曾许下老身侄儿郑恒。即日有书赴京唤去了，未见来。如若此子至，其事将如之何？莫若多以金帛相酬，先生拣豪门贵宅之女，别为之求，先生台意若何？〔末云〕既然夫人不与，小生何慕金帛之色？却不道"书中有女颜如玉"？则今日便索告辞。〔夫人云〕你且住者，今日有酒也。红娘扶将哥哥去书房中歇息，到明日咱别有话说。〔下〕〔红扶末科〕〔末念〕有分只熬萧寺夜，无缘难遇洞房春。〔红云〕张生，少吃一盏却不好！〔末云〕我吃甚么来！〔末跪红科〕小生为小姐，昼夜忘餐废寝，魂劳梦断，常忽忽如有所失。自寺中一见，隔墙酬和，迎风待月，受无限之苦楚。甫能得成就婚姻，夫人变了卦，使小生智竭思穷，此事几时是了！小娘子怎生可怜见小生，将此意申与小姐，知小生之心。就小娘子前解下腰间之带，寻个自尽。〔末念〕可怜刺股悬梁志，险作离乡背井魂。〔红云〕街上好贱柴，烧你个傻角。你休慌，妾当与君谋之。〔末云〕计将安在？小生当筑坛拜将。〔红云〕妾见先生有囊琴一张，必善于此。俺小姐深慕于琴。今夕妾与小姐同至花园内烧夜香，但听咳嗽为令，先生动操。看小姐听得时，说甚么言语，却将先生之言达知。若有话说，明日妾来回报，这早晚怕夫人寻我，回去也。〔下〕

明代著名戏曲理论家和剧作家王骥德，曾热情评赞：在杂剧、南戏中，"法与词两擅其极，唯实甫《西厢》可当之"(《曲律》)。我们品味一下这折"赖婚"之戏，就可见《西厢记》章法与句法的编排技巧，以及曲文与宾白的用词艺术，确乎系"两擅其极"的佳构。

在这折戏中，老夫人一声让莺莺"拜了哥哥"的赖婚之举，害得解危有

功、情理有据因而以为喜事告成的张生，一下子气沮神丧，几乎自尽身亡；气得深情重义、欣然望配的莺莺小姐，突然间倾泻出对母亲的满腔怨怒，几乎难以自持；同时引得小红娘平添忧虑，并为抗拒夫人的背信弃义、为同情崔张的美好姻缘，而勇敢地在恋人间越"礼"串通……。这就使人物性格呈现出新面貌，生发出新行动，推动着剧情在急遽变化，催化出舞台氛围由喜转悲的翻跌跳荡，因此形成这本戏的高潮。

令人击节称赏的是，这幕高潮戏的本身，又有个由舒缓、温馨而渐趋激烈、冷峻，又由悲慨愤激而转向喜气渐生的演进过程。于中可见王实甫在戏剧艺术创作中，既章法谨严又笔致跳脱；且能遣词造句各得其宜、各臻佳境的卓越成就。

请看：崔夫人一上场就一边亲自安排着宴席桌面，一边关切地问道："请张生，为何不见来？"随即在红娘"便来也"的应答声中，张生及时上场拜见；夫人一见张生，立即报以感激救命的致谢之情。这既跟上一场的"请宴"紧相衔接，又干净利索、顺当自然地向新的冲突推进。并且，夫人的致谢之语亦言之由衷、贴合身份而不见疑窦，所以，促使憨朴、淳厚而又有书卷气的张生，立即引用成语恭敬地答曰：你老一人有福，我们共沾其光；能战胜贼兵，都是夫人福气所致；……这些以往之事，不必再说了——活现出张生纯朴、热忱而略带迂谨的敦厚形象。接着，对饮酒、谢坐的渲染，气氛融和，一派温馨；呼唤莺莺出来，莺莺先拒之旋应之，亦庄亦谐，似假似真，令人忍俊不禁，进而增添了喜剧氛围。这与上一场张生喜滋滋等待赴宴的欢欣气氲，虽情蕴有别，却又一脉相承，并都为随后夫人赖婚的悲慨场面，预作了反剔。这正是王实甫欲抑先扬的反衬手法。如果莺莺刚上场，夫人立即叫她"近前拜了哥哥"，虽不违背逻辑，却因乖于事理而大大挫损了戏情的张力，失去了凸现人物性格、强化戏剧意蕴的绝好机遇。因此，王实甫不仅让莺莺一上场就发出感戴张生的道白，而且让她连续演唱了六支曲词，酣畅淋漓地抒发了女主人公的独特情致。这六支曲子的铺排，内运机杼，匠心独具，很见剧作家的艺术功力。

第一曲〔五供养〕，紧接主角的上场白而一气呵成，满腔热情地表达了莺莺对张生由感恩到钦敬的心意。金圣叹赞道："一篇文初落笔，便先抬出'张解元'三字，表得此人已是双文芳心系定、香口噙定，……"可见张生在莺莺心目中的突出地位。尤其可喜的是，曲词不单是情感的直率倾吐，而又于中有意穿插着染有女主人公主观[illegible]彩的景观描写：喜排酒果、欢列笙歌，篆字形香烟微微升起，诱人的花香细细飘逸，东风骀荡，帘幕轻舒，好一派温馨气氲。

第二曲〔新水令〕，女主人公饶有兴味地回忆出场前自己独特的心态

行为：只因听说是"请张生"，不仅忘了病体的痛楚，而且还连忙地画眉毛、整罗衣、贴钿窝（衣服上的装饰品）；喜悦兴奋情态本已溢于言表，却还要缀上一句"若不是惊觉人呵，犹压着绣衾卧"，以掩饰一下大家闺秀的娇羞，正如古人所评："'惊觉'指红唤，此以慵娇处见殷勤意。"越矫饰越显露出火一般的热忱。

由曲中"画了双蛾"、修了仪容的词意，相应地接着穿插红娘的一句对白——赞美莺莺娇嫩的面孔"吹弹得破"，并欣羡"张生有福也呵"！既活跃了舞台氛围，不致因连唱下去有单调之感，又引发了莺莺以曲代白、曲白相生的〔幺篇〕唱词：你这个说话不正经的小鬼头，先不要随口瞎乱说；至于我"天生的一个夫人的样儿"，那要看张生命里的福气如何？其实啊，我做一个夫人也当得起。这主要不是表述莺莺的富贵想，而是透过相府小姐骄矜的气韵，传达她对与张生结婚的欣慰、喜庆之情；同时，暗暗地为她随后愤慨于夫人的赖婚而预蓄了气势。

莺莺既已勇敢透露了能当"夫人"因而喜待佳期的意绪，则红娘就自然地插言：庆幸你二人都结束了害相思病的历史，从今后就化忧为"喜"了。于是，莺莺的〔乔木查〕一曲，既应合着红娘的热忱关切，又有机地生发到"母亲"的设宴"酬贺"上来。短短曲词，承顺转进，环环相扣，既紧凑而又谐调，真乃"化工"之至！当然，娇小姐未免过于天真和乐观，被喜事已定的自我想象所陶醉，反而误以为母亲的"酬贺""也好心多"——想得也太多了。但这轻轻一句却不可轻忽，它是剧作家剖肌析骨地描绘人物潜在心理的神来之笔：莺莺其实在暗褒明贬，表面上说母亲为酬谢张生解危之功和庆贺崔张新婚之事而大排筵宴是太"心多"了，实质上寓含着早该盛筵酬贺的向往之意和欣喜之情，正象人们有时心中想吃肉而嘴上却说嫌油腻似的，正是以反面语言而掩映着正面心理。至今仍不难想象，莺莺在平静的表面下，却抑制不住内心欢欣激动的微妙表情。可见王实甫结撰的曲词是多么地耐人品味！

果然，娇小姐毕竟不如旁观者小红娘眼光冷峻、思路清醒。这就又触发了红娘的疑团：既然为庆贺"小姐和张生结亲呵，怎生不做大筵席，会亲戚朋友"？随即又引发了莺莺〔鹊等琵〕一曲的演唱，大意是：夫人害怕我是个损失赔嫁彩礼的人，于是便把聘嫁女儿和酬谢张生的两件事合并在一起，草草办个酒席打发了事。其实啊，根据张生推荐将军、扫除贼寇的功劳和恩德，也配受用（你）崔府的家产过活。（这酬贺的筵席）一共能花费（你）崔家多少财物呢？这就匆忙地要办喜事了。唉，懂世故的管家奶奶（夫人）啊，考虑得太多！深怕铺张筵席啊耗费财物（因而就精打细算）——正如评赏家们所言：红娘起疑，显其敏感机警；莺莺既有不满又自慰自解，

显其通达贤良。人物言行入情入理，赖婚前伏势又一跌宕。益发见出王实甫戏剧构思和修辞艺术的精工机巧。

戏剧流程要紧凑曲折而又引人入胜，方为上乘。刚才的疑结稍为解开（却正预伏了危机），舞台即又另展新姿：张生正当外出"更衣"（上厕所）时，不偏不巧正撞着莺莺。于是紧接着一曲〔庆宣和〕唱出了莺莺于此陡见张生时又惊又喜、欲躲又前的生动形态。古人激赏道："分明一对新人，两双俊眼，千般传递，万种羞惭，一齐纸上活灵生现也。"最妙的是，"我恰待目转 秋波"，雅致而又传神地道出了莺莺委婉细腻的一腔春情，给观众以回味不尽的舞台美。王实甫深深懂得戏剧艺术的生命在于以舞台造型而给人以视觉美。所以他不让人物作沉闷的冗叙或单调的歌唱，而总是精巧灵活地穿插着人物动作，让演员以丰富而恰当的行动、形体、语言、表情、声调、色彩和音响等等诸多艺术手段的有机配合，创造出引人欣悦的舞台美。一句"那识空便的灵心儿早瞧破"，既活画出张生精敏灵活、踊跃大方而不粗疏鲁莽的神态，又表达了莺莺对张生欢欣、赏悦，引以为傲、据以自喜的心情。堪称为戏剧造型的圭臬。

男女主角欢然觌面，数曲歌唱气氲已浓。正当观众笑吟吟等待一对新人的喜事告成时，突然间夫人云："小姐近前拜了哥哥者！"犹如一声闷雷，震惊得台上台下目瞪口呆。舞台象一池死水，在片刻沉默后，一下子掀起了层层涟漪——张生惊讶中伤心，莺莺惊讶中痛苦，红娘惊讶中忧虑……。王实甫不事铺张，只三言两语便凸现了夫人的老练深心和威严气色，同时勾画了张生、莺莺、红娘在特殊境况中各自有别的独特神情，从而生动鲜明地昭示了人物间的新矛盾，深刻有力地展示了剧情发展的新态势，并激发了观众欲观下文的浓厚兴趣。

紧接着莺莺〔雁儿落〕一曲，以四句结构相同的俗谚口语，铺联了一组排比句，激切而深沉地唱出了霹雳般的惊惧情状：我又惊又急呵怎动弹？我又痴又呆呵没反应！我慌慌张张呵无对答，我软软瘫瘫呵难坐立！……王实甫于此不引用诗词名句或前人成语，而特意让人物冲口吐出一些带"蛤蜊"味和"蒜酪"味的土语方言，正声口毕肖地显示出莺莺在意外打击下猝不及防的惶遽心理；由于语言本身富有动态感、富于表情性，所以更为传神感人。

莺莺在紧张激动中唱了自身的特殊反应后，随之稍为清醒，就以〔得胜令〕唱出了对母亲的怨怼：谁料到这世故而狡猾的老太婆啊，竟然叫莺莺做妹妹去拜张生为哥哥——潜台词是：谁不知兄妹们不准成婚，这"拜了哥哥"明摆着要硬拆散一对情人！随后进而引用历史上的两个爱情悲剧和世俗间的一则伉俪之喻，来剀切地比况自己。意思是：老太婆的赖婚之

举呵，犹如在蓝桥下泛溢起白茫茫的大水，淹死了钟情的尾生，葬送了一对恩爱男女的美好爱情；老太婆的赖婚之举呵，一似 秖(xiān)庙中点燃起勃腾腾的大火，破坏了陈氏子与蜀帝公主的欢会佳期。唉，老太婆的冷言峻语呵，就象碧澄澄一泓清波，扑剌剌地把比目鱼一般的亲密夫妻活活拆散！唉，我思绪纷乱因何事呵，谁害得我嘎嗟一下把双眉紧蹙！

莺莺如泣如诉如怨如慕地唱了两曲之后，剧作就适时地点示了一下夫人的反应：只见她不动声色，我行我素，依然叫"红娘看热酒"，让"小姐与哥哥把盏"；在对张生的一点温厚中，隐含着一丝森冷。这就引起了莺莺〔醋水令〕歌曲的回应：表示了自己内心的愁怨，进而揭露了老夫人这次特殊宴席实乃瞒凑合、不关情的欺人之举！

莺莺无心劝酒，张生难咽苦酒（他俩都不肯以此酒来默认夫人"妹妹拜哥哥"的无情安排）；夫人不甘心冷场，于是亲自"央"请饮酒。戏情节奏在步步加快。王实甫顺流推波，巧手转轴，导演出一个千古赞赏的舞台造型——莺莺深情激越地叫一声"红娘接了台盏者"——后世演员据以甩出一个掷杯的鲜明动作，一下就赢得了满堂喝彩。因为这一造型集中地传示了莺莺对老母背信弃义、对自己不幸被欺、对张生孤愤无助的一腔怨怒和一怀凄楚，生动有力地强化了特定时空中的戏剧效果，并且是人物前面所唱曲词中满含激情的必然迸发，所以历来倍加引人瞩目。但也有的论者认为：莺莺只把张生未接受的酒杯递给了红娘，她并未发生"掷"的动作，因为她毕竟不是尤三姐。可备一说。

从〔折桂令〕开始，剧作进而以莺莺的七支曲词，跌宕而婉丽地尽情抒发了角色的复杂意绪。这其间除了继续对母亲发泄愤慨之外，还有对张生的体察、同情：即使是玉液金波啊，他也吞咽不下，因为他"月底西厢"的深情重义，却不料"变做了梦里南柯"——借唐代李公佐《南柯太守传》中淳于棼(fén)梦为槐安国驸马而醒后方悟为神游南柯蚁穴的故事，以"梦里南柯"而喻一场空喜；而张生的痛苦，也就是莺莺自己的痛苦，因为两人早已意挚情深，难分难舍，所以她与张生同病相怜，不仅泪水偷偷淹没了眼睛，暗地里擦湿了手帕，而且估计两人呵都将因此而病得沉重、定然难活。你这个傲母亲的葬送了人命呵，算得什么能干聪明？！以此为基调，增以其他六曲，多层次多侧面地铺陈渲染，将夫人赖婚所激起的反感气氛，烘托得极其浓郁。

这七曲唱词值得人们借鉴的艺术经验有：

一、将夫人、莺莺和张生这一组矛盾主体有机地缔结在一起，以唱代论，借曲抒情，进而深化着人物性格，促进着戏情发展。由"有意诉衷肠，争奈母亲侧坐，……"既暗示并安慰着张生：我本有许多知心话要对你说呵，

你我本是同心相应、同气相求的知己；又昭示出母亲的守旧、奉礼、苛严乃至专制，仍在威胁着自己；并透露出自己一时还难以当面向母亲抗争，尚不能公然地违母越礼，从而为后面托红娘暗传书简以及事到临头却又使假赖简，而预示了信息；由"佳人自来多命薄，秀才每从来懦"，既悲切地揭橥了"佳人"、"秀才"们的传统命运与心性，又寓含着自己不肯屈从于"命"、不满于张生之"懦"的激情，潜蕴着激励张生和自己一起为自主婚姻、自由幸福而勇敢抗争的朦胧意念，继以"下场头那答儿发付我"的深沉疑虑，则又为她后来越礼"酬简"、与张生私合而预伏了底线。

二、将人物内心情意的抒发与其外在形体的刻画，巧妙地组合在一起，更多地以外在的动作、表情、声容、形态等的具体描摹，来展示人物复杂起伏的心胸情性。这就不仅避免了剧作抽象化、概念化的弊病，而且使台词丰富的意象转为生动的具象，更宜于演员的表演，更容易产生鲜明而强烈的艺术魅力。如"他那里眼倦开软瘫做一垛，我这里手难抬称不起肩窝"；"一杯闷酒尊前过，低首无言自摧挫"……。由貌见性，因容传情，达到形神毕肖、内外兼美的艺术效果。

三、把市俗口语与名人典故、委婉描叙与直率抒情交相并用，从而克服了单调化、简单化或掉书袋、晦涩性的曲词通病，收到了冷热相生、悲中见喜、亦庄亦谐、雅俗共赏的美趣。如"老夫人转关儿没定夺，哑谜儿怎猜破"，"老夫人谎到天来大"，"俺娘把甜句儿落空了他，虚名儿误赚了我"，虽是七百年后的今天，竟一听就明白，且倍感流畅、鲜活。又如"闷杀没头鹅（闷死了摸不着头脑的张生），撇下陪钱货（抛弃了花钱赔送的莺莺——我）"，"则被你送了人呵，当甚么喽啰"，让莺莺把张生跟自己亲密地相提并论，正如古人所评"便宛然夫妻两口一心一意然"，使乡音土语都因浓于情致而披上了诗美的色彩。再如"恰才个笑呵呵，都做了江州司马泪痕多"、"当日成也是恁个母亲，今日败也是恁个萧何"。把借典用事与活泼口语联袂成章，既使典故旧事恰到好处地为我所用，不露凿痕；又使家常口语得以升华，形成含蓄隽永、以少胜多、用常得奇的绝妙效果。"笑呵呵"，形象鲜明、意态可掬，紧接着对之以唐代诗人白居易贬官江州司马，偶遇商人弃妇，因"同是天涯沦落人"而"泣下""青衫湿"的故事，一下子使人想得很深很远。汉初，萧何始而追寻韩信，使之得封大将；继而出谋擒杀，使韩信终至败灭，故而产生"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成语。此处借以指责夫人前曾许婚 后却赖婚，将要毁灭崔张的美好爱情和幸福前程。这里的成语运用，随手拈来，脱口而出，化用自如，发人警省并启人回味。

莺莺临下场的最后一曲〔离亭宴带歇指煞〕，连用若干长型句式，或三句联排，或两句对偶，错落有致地组织成谐美的整体；把摹状、皴染、夸张、

博喻、反问、排比、借代、象征、迭韵、映衬等等众多修辞手法熔于一炉，并使视角频转、色调浑成，既昭人以种种可视的生动形象，又导人以深沉的想象和丰富的联想。剧作家不让女主角粗直地叙说由于夫人赖婚的沉重打击将使自己蒙受无穷的痛苦，而是出以雅致的形容和具象的描摹：

从今后我梨花般洁白而美丽的面孔，将不再修饰而任其寂寞；从今后我樱桃般小巧玲珑的嘴唇，也不再把胭脂多抹——唉！这相思病呵何时才能痊愈？相思的感情呵象昏朦朦的黑海那样深，互恋的思绪呵象白茫茫的大地那样厚，怀春的幽韵呵象碧悠悠的青天那样宽。（琴瑟和谐的美满姻缘呵）仰望它之难，难如太行山般那样高，渴望它之深，深似东洋大海般的波涛。（是谁呵）把我们害到这般地步？！俺娘啊——你把红艳艳的并蒂花活活搓坏，你把香喷喷的同心结死劲拆开，你把长而美的连理枝狠心折断。白发母亲你不负责呵，青春女儿却被你耽误！你一脚踢散了我们锦绣般的美好姻缘！俺娘啊——你用甜蜜的假话欺瞒了张生，你用“兄妹”的虚礼哄骗了我！

——这就使莺莺这个女诗人的形象，更显得深情婉丽而又凄楚动人，从而引领观众也随同女诗人一起，沉浸在激越悲切的境界中。明代何良俊曾指责“‘太行山般高仰望，东洋海般深思渴’，则全不成话。此真务多之病”。那是他忽视了这些曲词所铺排渲染的浓郁气氛，正为特定剧情所需；不如此就不能显示夫人赖婚所激起的强烈怨恨。还是金圣叹于此说得中肯：“看他至篇终越用淋淋漓漓之墨作拉拉杂杂之笔。盖满肚怨毒，撑喉拄颈而起；满口谤讪，触齿破唇而出。其法必应如是。……所谓‘欢愉之音啴缓，烦冤之音噍杀’也。”所引“欢愉”两句，语出《礼记·乐记》，“啴缓”，声音舒缓；“噍杀”，音调急促。莺莺此时此境正该以急促之音显其烦冤之情。

莺莺退场后，轮到张生跟夫人的对面冲突，在新的矛盾铺展中，各自呈现出性格的新特征。

张生据理力争，不卑不亢。剧作家写他先用“前者”“夫人所言”云云，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置对方于被动、词穷之地；随后表述自己的功劳实绩——“挺身而出”，请友借兵，“庶几得免夫人之祸”。跟他初上场所言“不必挂齿”云云，前后照应，正显现出张生于憨厚、迂谨中的灵通和精明；他不得不自诉劳绩与恩惠，乃是夫人的反逼所致，又于张生的机敏中显示出令人同情的剀切和诚挚；而“此事果若不谐，小生即当告退”，则活现出耿介书生的凛然正气，决不是轻浮地拜倒于石榴裙下的庸俗酸丁。于此亦可见王实甫自己的一腔浩然正气，令人肃然起敬。

夫人说：“先生纵有活我之恩，奈小姐”早已许配于郑恒……。维妙维

肖地展现了这老夫人由声口之变而至心性之变的情态：此刻她正以长者尊者自居而略带傲气，跟她刚上场时所云“我一家之命皆先生所活也”的谦恭相比，已微露若干距离。这表明她毕竟不如乡村农妇那样朴实温厚，确有老练深心、果断威严的贵妇习气；但也不宜简单地把她概括为“虚伪”“狡诈”“严酷无情”“狠毒忘恩”的“老虔婆”。因为她不仅几次三番地表述着感激张生有“活我之恩”，而且在白马解危后兵退身安的情况下，虽已萌生了悔约赖婚的念头，却仍然恳挚地邀请张生“来家内书院里安歇”。须知剧中前已由人物道白强调过她家“内无应门五尺之童，年至十二三者非呼召不敢辄入中堂”，是个十分注重“男女之大防”的封建世家，可见她这样做并未把张生当外人看待，而是对张生仍然要感恩图报的。现在她摆出“先相国在日”已将小姐许婚于郑恒的理由，跟第一本楔子戏她一开始的上场交代正相吻合，确符实情，而非蓄意谎骗；在封建宗法社会里，她遵奉先夫遗志，正是“秉礼”之举，否则倒有“失礼”之嫌，“做我一个主家的不着”（五本三折）。郑恒争婚时就曾振振有词地强调“可怎生父在时曾许了我，父丧之后，母倒悔亲？这个道理哪里有！”“姑父许我成亲，谁敢将言相拒！”因此，作为一个饱经世故、持家有方的相府主妇，她势必对此久谙于心、久有考虑，因而她也确有为难之处和难言之苦。作为一个世家命妇、封建老母，她的人生哲学中本就以“金帛为贵”而不屑于男女间的私相爱悦，因而她对张生“多以金帛相酬”，是她本乎实意、施以实惠以求两全其美的通达之举，而非虚伪狡诈的狠毒行径。她不理会张生渴望“有喜庆之期”的悃幅，也并非刻薄无情或故意背信弃义，因为她的身份教养决定了她衷心认为让张生另“拣豪门贵宅之女”而“别为之求”，也合情合理；于中也隐示着她要把爱女嫁给“祖代是相国之门”而且“身里出身的根脚，又是亲上做亲”的郑恒，却不肯配给张生这个家道中落，“则留下四海一空囊”的“白衣饿夫穷士”。她那维护并扩展家族声势、且又力求女儿安享荣华富贵的心性，决定了她以为如此处理崔张关系是“通情达理”的；她也并非是故弄权术的奸诈小人。

王实甫于此突破了董解元的藩篱。《董西厢》写夫人“瞧破张生深意（乃求娶莺莺）”时，“捋下脸儿来不害羞，欺心丛里，做得魁首”，并故意地“使些儿譬似闲腌见识（耍出些没意思的坏主意）”：先发制人地当面对张生哄骗——“如若（让莺莺）委身足下，其幸有三：……（卷三）”，仿佛真个主动而又热忱地要成全张生，但当张生在她“言未已”就高兴得“起”而“谢”曰“无状竖子，敢继良姻”时，她却“急”忙地以“先相公秉政”之日早已许婚郑恒而相拒。既给张生鼻尖上涂点糖水，又叫张生舔不着却又无可埋怨，而她自己倒摆脱得一干二净，真正是“使奸耍滑”的“老虔婆”。王实

甫着意把人物作为特定时代"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来准确描塑,着重揭示人物身上透过独特个性所展示出来的深广的社会生活烙印。因此《西厢记》的崔夫人既有权衡利弊得失、秉持礼仪法规因而变通赖婚的霜严面孔,却又不失感恩报德、通情达理的温善之心,是个性格多元而又心灵统一的相府夫人的典型,更令人可感可信。其对青年真挚爱情和自主婚姻的摧残,主要不是缘于某些家长的个人品性,而是来自封建伦理、宗法观念,来自封建的婚姻制度和礼仪法规。这就使剧作焕发出更深广更强烈的战斗力。

接着夫人"别为之求"的劝喻之后,张生的答词亦见个性。"小生何慕金帛之色?……则今日便索告辞!"——书生意气,刚直板拙;不会转舵,不知反击;但却保持了张生完整的人格和完美的心性。《董西厢》中写张生遭到夫人拒婚时,张生曾尽力吹嘘家族盛史以炫耀于崔氏:"祖父皆登仕版(即祖与父两辈都做官)",并自夸海口功名可垂手而得——"取青紫(显贵身份)亦不后于人矣;……姑待来年,必期中鹄"——以诱惑于对方。其封建的功名观念和庸俗的势利意识,不仅斫伤了主角的可喜色彩,而且贬损了崔张爱情的美学意蕴。

《西厢记》写张生跪请红娘,一反他在夫人面前的刚硬气概,露出了书生的脆弱"尾巴",既符合张生的特性,且又以前庄后谐而逗人解颐。由于在前面请宴时红娘曾对他既钦敬又感激,所以他此刻对红娘的纡尊屈贵,不仅无损于他的人品,反而昭示出作品可喜的平民观念,并平添了舞台的幽默风趣。张生为与莺莺互通情愫,既已恳求于人,复又要当人之面"寻个自尽",更愚钝得可笑。难怪小红娘又要尖嘴利舌地剋他一顿:"街上好贱柴,烧你个傻角!"金圣叹不懂舞台艺术,把张生向红娘下跪以及红娘这里对张生的调侃等,这些绝妙的插科打诨都删掉了,实在大煞风景。还是明代戏曲大家王骥德说得好:在"曲冷不闹场处,得净、丑间插一科,可博人哄堂,亦是剧戏眼目"。《西厢记》这里虽只轻轻两笔,就立即逗得人开心嘻笑,堪称喜剧艺术的生花妙笔。

回旋了前此浓重的悲慨气氛之后,接着由红娘一本正经地劝慰张生:你甭慌张,我一定为你想办法。既安定了张生的惶惧心理,排去了他的失望情绪,又活现了红娘的沉着和敏慧,并调度了舞台的喜剧氛围。红娘说"妾见先生有囊琴一张,必善于此……",正可用来跟莺莺抒情表意,益见红娘平时的细心和应急的机灵,同时又路无凿痕地为后面一折优美戏文而预开了先声。这就又一次见出王实甫编排戏剧时多么周密而自然地切合着生活的脉理。《董西厢》写张生求婚无望,只得"收拾琴剑"欲离此而去时,红娘无意间突然"觑"了囊琴,这才"思量"起"这般物事(指囊琴)",才

想起叫张生以琴传音的“一策”。它这种乖于生活脉理、有违红娘性情的败笔，正好反证了人们对《西厢记》“法与词两擅其极”的确评。

这折“赖婚”戏，在整个《西厢记》剧情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历来为熟悉戏曲艺术规律的批评家所赏评。陈继儒认为，“若不变了面皮，如何做出一本《西厢》”。他对《西厢记》在本折前后的戏剧性变化，也十分赏识，“莺莺喜处成嗔，红娘回嗔作喜：千种翻复，万般风流”。它与后面的“拷红”，是整部《西厢记》的高潮、“戏眼”。它的描写，充分显示出《西厢记》戏情变幻多姿而不失其真实性、跌宕起伏而富于戏剧性的艺术特色。

第二本　崔莺莺夜听琴杂剧

第　四　折

〔末上，云〕红娘之言，深有意趣。天色晚也，月儿，你早些出来么！〔焚香了〕呀，却早发擂也。呀，却早撞钟也。〔做理琴科〕琴呵，小生与足下湖海相随数年，今夜这一场大功，都在你这神品、金徽、玉轸、蛇腹、断纹、峄阳、焦尾、冰弦之上。天那！却怎生借得一阵顺风，将小生这琴声吹入俺那小姐玉琢成、粉捏就、知音的耳朵里去者！〔旦引红上，红云〕小姐，烧香去来，好明月也呵！〔旦云〕事已无成，烧香何济！月儿，你团圆呵，咱却怎生？

【越调·斗鹌鹑】云敛晴空，冰轮乍涌；风扫残红，香阶乱拥；离恨千端，闲愁万种。夫人那，“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他做了个影儿里的情郎，我做了个画儿里的爱宠。

【紫花儿序】则落得心儿里念想，口儿里闲题，则索向梦儿里相逢。俺娘昨日个大开东阁，我则道怎生般炮凤烹龙？朦胧，可教我“翠袖殷勤捧玉钟”，却不道“主人情重”？则为那兄妹排连，因此上鱼水难同。

〔红云〕姐姐，你看月阑，明日敢有风也？〔旦云〕风月天边有，人间好事无。

【小桃红】人间看波，玉容深锁绣帏中，怕有人搬弄。想嫦娥，西没东生有谁共？怨天公，裴航不作游仙梦。这云似我罗帏数重，只恐怕嫦娥心动，因此上围住广寒宫。

〔红做咳嗽科〕〔末云〕来了。〔做理琴科〕〔旦云〕这甚么响？〔红发科〕〔旦唱〕

【天净沙】莫不是步摇得宝髻玲珑？莫不是裙拖得环佩玎玲？莫不是铁马儿檐前骤风？莫不是金钩双控，吉丁当敲响帘栊？

【调笑令】莫不是梵王宫，夜撞钟？莫不是疏竹潇潇曲槛中？莫不是牙尺剪刀声相送？莫不是漏声长滴响壶铜？潜身再听在墙角东，元来是近西厢理结丝桐。

【秃厮儿】其声壮，似铁骑刀枪冗冗；其声幽，似落花流水溶溶；其声高，似风清月朗鹤唳空；其声低，似听儿女语，小窗中，喁喁。

【圣药王】他那里思不穷，我这里意已通，娇鸾雏凤失雌雄；他曲未终，我意转浓，争奈伯劳飞燕各西东：尽在不言中。

我近书窗听咱。〔红云〕姐姐，你这里听，我瞧夫人一会便来。〔末云〕窗外有人，已定是小姐，我将弦改过，弹一曲，就歌一篇，名曰《凤求凰》。昔日司马相如得此曲成事，我虽不及相如，愿小姐有文君之意。〔歌曰〕有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凤飞翱翱兮，四海求凰。无奈佳人兮，不在东墙。张弦代语兮，欲诉衷肠。何时见许兮，慰我彷徨？愿言配德兮，携手相将！不得于飞兮，使我沦亡。〔旦云〕是弹得好也呵！其词哀，其意切，凄凄然如鹤唳天；故使妾闻之，不觉泪下。

【麻郎儿】这的是令他人耳聪，诉自己情衷。知音者芳心自懂，感怀者断肠悲痛。

【幺篇】这一篇与本宫、始终、不同。又不是清夜闻钟，又不是黄鹤醉翁，又不是泣麟悲凤。

【络丝娘】一字字更长漏永，一声声衣宽带松。别恨离愁，变成一弄。张生呵，越教人知重。

〔末云〕夫人且做忘恩，小姐，你也说谎也呵！〔旦云〕你差怨了我。

【东原乐】这的是俺娘的机变，非干是妾身脱空；若由得我呵，乞求得效鸾凤。俺娘无夜无明并女工；我若得些儿闲空，张生呵，怎教你无人处把妾身作诵。

【绵搭絮】疏帘风细，幽室灯清，都则是一层儿红纸，几棱儿疏棂，兀的不是隔着云山几万重，怎得个人来信息通？便做道十二巫峰，他也曾赋高唐来梦中。

〔红云〕夫人寻小姐哩，咱家去来。〔旦唱〕

【拙鲁速】则见他走将来气冲冲，怎不教人恨匆匆，唬得人来怕恐。早是不曾转动，女孩儿家直恁响喉咙！紧摩弄；索将他拦

纵，则恐怕夫人行把我来厮葬送。

〔红云〕姐姐则管听琴怎么？张生着我对姐姐说，他回去也。〔旦云〕好姐姐呵，是必再着他住一程儿！〔红云〕再说甚么！〔旦云〕你去呵，

【尾】则说道夫人时下有人唧哝，好共歹不着你落空。不问俺口不应的狠毒娘，怎肯着别离了志诚种？〔并下〕

【络丝娘煞尾】不争惹恨牵情逗引，少不得废寝忘餐病症。

题目　张君瑞破贼计　莽和尚生杀心

正名　小红娘昼请客　崔莺莺夜听琴

紧接红娘所献以琴传心的计策之后，本折一开场就集中表演张生满怀希望地焚香、理琴，舞台上弥漫着真切的生活气息。明代陆采的《南西厢记》却在这之前，无端地插入一场"衙(háng)诨"的戏，装扮郑恒到张盼盼的妓院中吃酒丢丑的无聊行径。陆采以为这就可以吊起观众的胃口。殊不知他正违背了戏剧艺术要求人物事件和时空的高度集中性，正乖离了舞台造型中冲突展开的高度紧凑性；同时可见他不懂这折"琴心"戏的审美意义。

这折戏是崔张爱情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从这折戏开始，崔张爱情正面临一个新的严峻的考验——因封建家长秉"礼"执"教"的威严震慑，崔张那明媒正娶、喜庆成婚的热望破灭了，那么下一步该怎么走呢？因而，崔张二人以及作为他们之间调度人的红娘，其内部必将产生新的冲突。他们自身冲突的演进，就将上升为戏情的主旋律。

王实甫是这样来铺陈他们的戏情的：

红娘本是这场听琴戏的主谋者，但王实甫写她陪伴莺莺上场后，却没有象《董西厢》那样直统统地"报莺曰：'张兄鼓琴，其韵清雅，可听否？'"；而是简洁而又含蓄地说道："小姐，烧香去来，好明月也呵！"这董与王的差别是耐人寻味的。董氏那样写，就明白地显示红娘既已预知张生在弹琴，更是有意地引诱莺莺去听张生的琴声。这对矜贵、端庄而又好弄小性子、常使"假意儿"的莺莺来说，不仅失之太露，而且过于粗浅，很容易激起莺莺的反感；同时，也必然使情节显得平直无趣。王实甫只让红娘深情而舒缓地吟诵一句"好明月也呵"，确乎大有意趣。它一下子把莺莺和观众都唤引到一个清幽明朗的美好境界中，使人们顿感心胸开阔而情怀升华。这就为张生的美妙琴声铺设了一幕优雅的背景，也使那聪明、骄矜而多疑的小姐，于不知不觉中进入了张生的音乐氛围。难怪金圣叹于此大加赞叹："好！只增四字一句(即"好明月也")，怂恿之意如画。"

针对红娘所言，莺莺的答词也既紧凑而又蕴藉，从而使两人的对白一下子就都构成了有机的戏剧情节。莺莺说："事已无成，烧香何济！"——不仅有对母亲的绝望、对婚姻的悲叹，也有对礼教家规的怨恨；而"月儿，你团圆呵，咱却怎生？"——则在忧虑中隐含着内心的矛盾和情绪的起跌，并略约透视了要思索、要寻找出路的一脉气息。这就跟她在本折戏末所唱的"好共歹不着你落空"，正前呼后应。

有了这番生动鲜明的铺垫，下面莺莺的大段演唱，尽管起伏曲折、跌宕多姿，而总体上正一脉通联。

莺莺的咏唱是由这样"三部曲"有机组成而交相演进的：

先声曲：对月抒怀

〔斗鹌鹑〕：云彩收藏，天空晴朗，风儿吹扫着落花，台阶上堆满芬芳的花瓣；分离的怨恨啊、寂寞的忧愁，千千万万难遣难诉！夫人啊你就象古语所说"无不是只有善始，却很少能够善终"！（这就使得啊——）他（张生）只做了我镜中的情郎（可望不可即），我只成了他画中的爱妻（如同镜中花而已）。

〔紫花儿序〕：只落得心儿里想念、嘴儿里空说，只能在梦儿里相逢。我娘昨日个大开客厅，我只说她要做甚么样的山珍海味，没想到（假意请张生、虚言骗莺莺）弄得我（们）啊糊里糊涂！只叫我这个穿着彩衣的女儿热情地捧着玉制酒杯去敬酒，却说不上是真正对人家的隆重盛情的款待。只因为（夫人叫我和张生）兄妹相称，因此使我们鱼水般和谐的情侣婚姻难成。

接着，红娘插言。由"月阑"（即月晕，指月亮周围的光圈）而想见"明日敢有风也"，既照应了前此"好明月也"的点题，又浓艳了此时对月抒怀的诗意情境，并调度了舞台气氛使之活跃而有节奏；同时，引发了莺莺"风月天边有，人间好事无"的双关台词，触发了天上人间深远想象的〔小桃红〕曲词。由"明日敢有风"到"风月天边有"，用的是顶针格的修辞手法，语意递接，既紧密自然又生动畅达；而且，明指自然界的风月，暗喻人世间的爱情，清新隽永而耐人玩味。

〔小桃红〕：看人间呵，把我这艳如美玉的女儿深锁在闺房中，是怕有人挑逗而做出越礼的行动。遥想那月宫的仙女嫦娥，随月而西落东升有谁陪同？恨老天，竟使裴航、云英一般的恩爱情人婚事落空。这云层啊，就象我深闺的帏帐一道又一道，只因害怕我这嫦娥般的人儿春心动，因此就象嫦娥似地被用层层云幕围住在月宫中。

以上三首曲词，由皓月当空而引起莺莺的万千思绪；千思万虑都紧扣着爱情主题。通过丰富的想象、精巧的比喻和形象化的描叙，时而将天上

风云对应着人间恩怨，时而又以现实的矛盾处境跟远古的神幻与传说互相比拟，互通情愫，从而使深沉复杂的思绪化合于生动鲜明的故事与景观之中，让观众沉浸于美的境界，自然地跟抒情主人公一起形成感情的共鸣。

主体曲：聆音叙意

〔天净沙〕：莫不是我走路摇动得发髻上的珠宝首饰嘀铃铃响动？莫不是我长裙拖动了身上的佩玉叮叮咚咚？莫不是悬挂的铁马儿在檐前被狂风呼呼吹动？莫不是窗帘前的金钩双双挂着，吉里叮当敲响帘儿和窗棂？

〔调笑令〕：莫不是佛庙里夜间敲钟？莫不是庭院里稀疏的青竹在风雨中沙沙响动？莫不是镶饰着象牙的尺子和剪刀，在裁制衣服时一声接一声地互相碰动？莫不是滴滴水不停地流注在计时的铜漏壶中？我躲在墙角东再听啊，原来是靠近西厢房的地方那人儿把琴弦拨动。

〔秃斯儿〕：那琴声雄壮啊，象披坚执锐的骑兵刀枪相碰；那琴声幽雅啊，象流水漂着落花，从容不迫；那琴声高昂啊，象仙鹤鸣叫在风清月朗的天空；那琴声低微啊，象少男少女在小窗下窃窃私语，情深意浓。

〔圣药王〕：他那里情思无尽无穷，我这里情意频频传送，都是因为鸳凤小鸟儿雄失雌啊雌失雄（恩爱青年正处于失恋中）；他的琴曲尚未弹完，我的恋情却越来越浓，怎奈这伯劳鸟、飞燕儿一样的情侣，被迫分离而各奔西东：我们的满腹心事啊，都在默默无语中……。

〔麻郎儿〕：这真是叫人听得明白啊，他是在诉说自己对恋爱的赤诚。我是你的知音人啊，我这温馨的心灵早已把你的琴音听懂；心灵感动的人啊，不由得柔肠寸断、极度悲痛！

〔幺篇〕：这一篇与开初弹的那一曲在音调上有所不同。既不是《清夜闻钟》，也不是《黄鹤醉翁》，更不是《泣麟悲凤》这些古代的琴曲。

〔络丝娘〕：（你琴曲中的语言啊——）一字字都似说孤寂中（为爱情而）长夜难熬，一声声都显示失恋中（因相思而）身体瘦弱。离愁别恨几多重，都凝聚在深深一曲琴音中。——张生呵，更令人对你器重！

连续七支曲词，既声情并茂地再现了张生的优美琴音，又酣畅淋漓地抒发了莺莺聆音时的满腔激情。

前三支曲子，一连用十二个比喻，从各个角度，将琴声写得淋漓尽致。通过对琴声的描绘，细腻地刻画了张生“离恨千端，闲愁万种”的情绪，表现了莺莺“怨天公，裴航不作游仙梦”的心境。

第一、二支曲词，因系初听琴音，感受较浅，故而先从自己的步履、衣饰，继以周围的环境和日常的用物上联想，逐步扣合到“西厢”那人儿的所居之地，借地代人，正巧妙而含蓄地透示着心目中的情人张生；同时把琴

声的模拟和自己聆听琴声的神态，有机地交织组合，从而增强了舞台的形象感和音乐的立体感，并烘托了后面曲词的意境。

第三曲〔秃厮儿〕，四句连排，气势腾挪而曲韵流贯，一气呵成将曲词切入正题。它以飞跃的想象，生动的比喻和鲜活的描摹，或借形拟声，或以声喻声，在托声传情、声情激越的艺术氛围中，深情地评赞了张生的卓越琴艺以及琴韵的优雅动听。这里既有阳刚之美，亦具阴柔之丽；不仅展示了莺莺自己精通音律的高雅素养，而且传示了莺莺对张生人品的由衷钦佩，跟组曲之尾声的"张生呵，越教人知重"互为呼应，让人在耳目一新中品尝到美的情致和美的韵律。

这中间穿插了张生就《凤求凰》歌曲而作的一段道白，跟《董西厢》相比，王实甫着意突出了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二人之名，意在以他们由真挚相爱而携手私奔的故事，激励莺莺及广大的恋爱青年，勇敢冲决封建礼制和传统观念的束缚，大胆走自由结合的道路。果然，莺莺听后很为感奋，在〔麻郎儿〕等曲词中生动地倾吐了激荡之情。

元代周德清评赞《西厢记》时，曾举出其中几例说它"六字中三用韵"，很为难能可贵；明代沈德符在其《顾曲杂言》中继而举出本折"'云敛晴空'内'本宫、始终、不同'，俱平声"，说它比三韵中两仄一平的句子更为"佳耳"，进一步表明王实甫在编创戏曲时，既能严谨遵循格律规则，又能自如地切合戏情而写出符合人物个性的精美曲辞，可见其驾驭艺术语言的高超技艺。

在"张生呵，越教人知重"旁边，古人曾评道：于此可见莺莺"精于琴理，故能于无文字中听出文字，而知此曲之为别恨离愁也。而今反云越重张生，从来……才人重才人，好人重好人，如子期之于伯牙、匠石之于郢人，其理自然"真乃"绝世妙文"！从伯牙摔琴谢子期的故事流传以来，人们一直深叹：千古难得一知音！所以王实甫通过琴韵而盛写崔张互为知音，不啻给他们的爱情进而增添了令人倾慕的诗意光辉。与《董西厢》中张生在弹琴之时竟然轻狂粗卤地为搂抱莺莺而错拥红娘的情节相比，《西厢记》的境界要高雅、优美得多。

张生情急之中，不仅指责"夫人且做忘恩"，而且埋怨"小姐，你也说谎也呵"——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在特定境遇中人物的特有心性，显得声口逼肖，戏味很浓。这就自然地引起莺莺恳挚地答以"你差怨（错怨）了我"的台词，并从而使剧情歌咏延展到第三部——

后继曲：倾诉衷肠

〔东原乐〕：这的确是俺娘的心计多变，那推托、说谎的事儿与我无关；要是由得我自己啊，巴不得和你早结良缘。俺娘不分日夜地催我忙针线，

我如能有些空闲，张生呵，怎叫你在背地里把我数说？

〔绵搭絮〕：稀疏的门帘，微风轻吹；幽暗的房间，灯光冷清。虽只是一层红窗纸、几根小窗棂，却正象隔着高山几万重！唉，怎么能得着人儿为咱俩把信息沟通？（能够沟通啊）即使是远隔着巫山十二峰，他也早就象宋玉《高唐赋》所写的那样来男女幽会，我也会象神女那样跟他欢乐与共。

古人于此评道："红娘闻之，可谓罄倒。"王实甫就此既写出了莺莺因耽于情恋而跟自身教养与所处环境发生冲突后带有叛逆性的进展，又为后面红娘传书递简中的跌宕戏情而预留了伏线。

〔拙鲁速〕：只见小红娘走来时气势冲冲，怎不叫我蓦然间恨气填胸——她吓得我惊惧惶恐。幸亏我不曾走动，（想不到）她这女孩儿家竟也这么大声叫唤。我只得赶紧用手把她捏拉一下，还必须把她阻拦，只怕是夫人（得知后）把我们的前途断送。

其实，聪明机灵的小红娘，未必"走将来气冲冲""响喉咙"；这是王实甫"设身处地"代莺莺先立心后立言，"务使心曲隐微，随口唾出"（李渔语），以求神情逼肖而精心提炼的结果，从而把莺莺小姐在特定情境中既爱还羞、欲前又后、左顾右盼、欲罢不能，因此显得既"胆小""心虚"，又"娇贵""机变"的复杂心性，细致入微地"色色写到"了（金圣叹语）。

〔尾〕：只说道夫人那里此时正有人嘀咕（多嘴多舌或好言劝说）；不管好歹，反正我总不叫你落空。不管俺娘如何口是心非、如何狠毒，我怎么肯离开你这满腔热忱的一情种？

后继之曲，语短情长。深情而婉丽的莺莺既解释了张生对自己的误会，指出了夫人的严格限制是两人不得"效鸾凤"的根本障碍，并表示出深沉的忧虑和强烈的愤慨；又表达了要请人沟通信息，甚至还勇敢地作出将不使对方"落空"的大胆许诺，显示出莺莺对礼教家规的反抗，由内心的斗争已进展为外在的行动；显示出戏情正步步向喜剧的高峰推进。但其中责备红娘气大声粗而"唬得"自己"怕恐"的穿插，则又透视了她仍未免脆弱、多疑的另一性情，遂为后面还要"乖意儿""假意儿"地闹简、赖简而预示了信息。戏剧人物正是在这矛盾运动中逐步地、逼真地展现、树立乃至焕发光辉的。这是《西厢记》得以攀上元杂剧峰巅的一大原因。

莺莺"怎肯着别离了志诚种"的下场音，是观众的共同心声。就在这一派欣喜声中悠然落幕，正有余音绕梁、余香满口的审美情趣。明代李日华和陆采在各自改编的《南西厢记》中，均于莺莺下场后缀上一段张生对琴童酸溜溜地讲琴说艺的尾巴，其续貂之丑正好反照出《西厢记》的光华。

第三本 张君瑞害相思杂剧

楔 子

〔旦上，云〕自那夜听琴后，闻说张生有病，我如今着红娘去书院里，看他说甚么。〔叫红科〕〔红上，云〕姐姐唤我，不知有甚事，须索走一遭。〔旦云〕这般身子不快呵，你怎么不来看我？〔红云〕你想张……〔旦云〕张甚么？〔红云〕我张着姐姐哩。〔旦云〕我有一件事央及你咱。〔红云〕甚么事？〔旦云〕你与我望张生去走一遭，看他说甚么，你来回我话者。〔红云〕我不去，夫人知道不是要。〔旦云〕好姐姐，我拜你两拜，你便与我走一遭！〔红云〕侍长请起，我去则便了。说道：张生，你好生病重，则俺姐姐也不弱。只因午夜调琴手，引起春闺爱月心。〔红唱〕

【仙吕·赏花时】俺姐姐针线无心不待拈，脂粉香消懒去添。春恨压眉尖，若得灵犀一点，敢医可了病恹恹。〔下〕

〔旦云〕红娘去了，看他回来说甚话，我自有主意。〔下〕

历来人们对现存元杂剧往往有两大訾议：一是“元剧关目之拙”，“此由当日未尝重视此事，故往往互相蹈袭，或草草为之”（王国维《元剧之文章》）；二是“‘曲’‘白’太不相称（曲太好，白太庸腐）”（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戏曲研究》）。以元杂剧的这两大通病来比照、衡量，正是我们评鉴《西厢记》的一大课题。

试想，崔张于琴韵传心之后，如何过渡到传简、闹简、赖简、酬简等等渐趋高潮的大关目上去，正需要一个小小的转捩。这转捩虽短暂，却不可掉以轻心。正如明代著名戏曲家、文学家凌濛初所说：“戏曲搭架，亦是要事，不妥则全传可憎矣！”因而这过渡中转捩的搭架之戏——小小关目之一，正可以让我们借一斑而窥全豹，借此领略王实甫的艺腕匠心。

首先，王实甫没有“蹈袭”前人。

《董西厢》写莺莺听琴之后是“自埋怨、自失笑、自解叹，……”，“通宵无寐，捱晓方眠。红娘目之，不胜悲感；侵晓而起，以情告生”。——莺莺陷于矛盾而不能自拔，竟至昏昏糊糊不知所措；反倒是红娘有情有理，主动去找张生。这就使故事喧宾夺主，斫损了莺莺青春觉醒后的热情和理智，而且，也不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

《西厢记》让莺莺一上场就主动叙及“闻说张生有病，我如今着红娘

去”看望他，并表演着叫喊红娘的表情动作，生动地展现了莺莺在理智清醒中缠绵婉致的一腔深情。短短一句台词，既轻巧地省略了若干过渡语言（如：这之前她对张生具体关注的言行，红娘对张生害病情况的转述等等），加速了戏剧流程，又把女主角前此听琴时所激动起来的满腔热忱，连接无痕地贯穿起来，并有机地转化为新的戏剧情节，调动了观众的欣赏兴味。这正是作者匠心独运的成功之笔。

其次，王实甫也没有“草草为之”，而是精工机巧地将短短的过场戏写得一波三迭，饶有意趣。请看：叫来了红娘，莺莺却不是立即叫她“去书院”看望张生，而是旋即耍了个不大不小、亦真亦假的“花招”：说什么“（我）这般身子不快啊，你怎么不来看我？”——不是请人托人，反倒是先发制人，竟然责备起红娘来了。这一着正是聪明的莺莺深沉而又机灵的性格的绝妙显现，不但鲜活了人物形象，而且生发了舞台上幽默而微妙的剧情，逗引得观众含笑注目。更有甚者，红娘亦不傻，马上不无好意地来一句以攻为守的对应：“你想张……”。一下子触到了莺莺的心病。莺莺不由得小小一惊，既高兴又羞赧，连忙说道：“张甚么？”——明知故问。放不下千金小姐的架式，却又不得不故作镇定，干脆欲擒故纵，佯装不懂。小红娘更精灵，随即给她一个“台阶儿”下，顺着对方的口气，回答一句：“我张着姐姐哩。”这牛头不对马嘴却又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短短三句对白，包蕴了多少丰富的潜台词，含孕着人物多少复杂的心灵奥秘，昭示了多少眉目传情的舞台美啊？一曲诙谐之韵，满台机巧之趣，令人不由得拍手欢笑。几经延宕，莺莺终于憋不住一腔挚情，只得直接说出：“我有一件事央及你咱。”轻巧地由责备而改为央求，口气的转换既明显又委婉；但却不径直说出什么具体的事，——毕竟是相府千金，既要越礼求爱，却又临事而羞，甚至还心有顾忌，因此欲言又止，迟疑顾瞻而吞吞吐吐。所以还得让小红娘追问一声“甚么事”之后，这才不得不鼓足勇气说出那在胸中藏了好久的一句关键性的话：“你与我望张生去走一遭，……”真乃声情逼肖、声气感人，多么富于人物的个性色彩啊！

红娘早在听琴之前就已表示了对崔张婚恋“妾当与君谋之”的热忱，但此时却出人意外地一口推脱：“我不去——。”不由得令观众略一惊疑，剧情也就为之一顿。这其实是王实甫代红娘先立心、后立言的传神之笔。试想：红娘若不略作推脱，则就表明她把这暗递消息、私相勾引的事看得太简单、太平淡了，那就不是聪明而机警的红娘，却是个头脑浅薄、遇事糊涂、任人摆布的“傻大姐”了。因为，那“治家严肃，有冰霜之操”（一本二折）的夫人，若是知道了，可真“不是耍”的！又何况，带有“乖性儿”爱弄“假意儿”的莺莺小姐，以后说不定也会给热忱的小红娘出点什么难题、耍点

什么威风呢。所以，红娘不得不以推脱而后发制人，也可以稍稍给小姐一点儿厉害看看。——这正是王实甫独具匠心地开掘人物性格，于细微处见精神的生花妙笔。果然，经过红娘这不露声色的巧妙一招，莺莺就越发由主动而变为被动了。"好姐姐，我拜你两拜"，这八个字多么传神，多么鲜灵，多么熨贴，多么富有动态感。金圣叹把这神韵之笔删掉了，那是他不懂得舞台造型的艺术规律，不懂得人物台词要高度个性化、富有视动感的戏剧特征。金圣叹还妄改为"莺莺云：我不说，夫人怎么知道？你便去咱！"一副板起面孔训斥于人的冷峻形态，既乖离了莺莺深情、婉丽、温柔、腼腆的风度，又违背了这特定剧情的特有氛围，因而大煞风景。红娘基于莺莺的美好品性，本来对莺莺是敬重爱护、对崔张婚恋是热忱支持的——这不是奴才思想，而是她淳朴、善良、热诚等美好情性的体现；又加之她稳重、谦和而识大体，所以，她没有因莺莺的纡尊绛贵而小人得意地忘乎所以，随即落落大方地报以一句颇富谐趣的回答："侍长请起，我去则便了。"显得不卑不亢，有礼有节；且又当着莺莺之面，补上一句"张生，你好生病重，则俺姐姐也不弱……"，既真切，又风趣；既同情，又调侃；亦庄亦谐，令人忍俊不禁。

在由悲转喜的气氛中，红娘一曲〔赏花时〕，首先绘声绘形地描摹莺莺相思中的愁苦之状，跟本折之初莺莺的上场白"闻说张生有病"，不期而然地前后映照，相映成趣。在对莺莺形象的生动描绘中，透示出她为崔、张传递信息实乃出于道义和同情，这就使红娘随后充当"撮合山"角色而生发的若干喜剧风采，不仅无庸俗卑琐之气，而且映射出感发人心的光芒，流贯着温善谐谑的韵致。

如此短短的一节楔子戏，不着秾丽色彩，不附诡奇情节；本色自然，浑然天成，却极其耐人咀嚼品味，恰好反映出王实甫在编排戏剧时的艺术匠心，因而其"曲"既圆润晶莹，其"白"亦精工美致。正如清代戏曲大师李渔所热情地赞颂的："吾于古曲（戏曲）之中取其全本不懈，多瑜鲜瑕者，唯《西厢》能之"（李笠翁《曲话·词采》）。实乃深中肯綮的确评。

第三本 张君瑞害相思杂剧

第 一 折

〔末上，云〕害杀小生也。自那夜听琴之后，再不能勾见俺那小姐。我着长老说

将去，道张生好生病重，却怎生不见人来看我？却思量上来，我睡些儿咱。〔红上，云〕奉小姐言语，着我看张生，须索走一遭。我想咱每一家，若非张生，怎存俺一家儿性命也？

【仙吕·点绛唇】相国行祠，寄居萧寺。因丧事，幼女孤儿，将欲从军死。

【混江龙】谢张生伸志，一封书到便兴师。显得文章有用，足见天地无私。若不是剪草除根半万贼，险些儿灭门绝户了俺一家儿。莺莺君瑞，许配雄雌；夫人失信，推托别词；将婚姻打灭，以兄妹为之。如今都废却成亲事，一个价糊涂了胸中锦绣，一个价泪揾湿了脸上胭脂。

【油葫芦】憔悴潘郎鬓有丝，杜韦娘不似旧时，带围宽清减了瘦腰肢。一个睡昏昏不待观经史，一个意悬悬懒去拈针指；一个丝桐上调弄出离恨谱，一个花笺上删抹成断肠诗；一个笔下写幽情，一个弦上传心事：两下里都一样害相思。

【天下乐】方信道才子佳人信有之，红娘看时，有些乖性儿，则怕有情人不遂心也似此。他害的有些抹媚，我遭着没三思，一纳头安排着憔悴死。

却早来到书院里，我把唾津儿润破窗纸，看他在书房里做甚么。

【村里迓鼓】我将这纸窗儿润破，悄声儿窥视。多管是和衣儿睡起，罗衫上前襟褶桠。孤眠况味，凄凉情绪，无人伏侍。觑了他涩滞气色，听了他微弱声息，看了他黄瘦脸儿。张生呵，你若不闷死多应是害死。

【元和令】金钗敲门扇儿。〔末云〕是谁？〔红唱〕我是个散相思的五瘟使。俺小姐想着风清月朗夜深时，使红娘来探尔。〔末云〕既然小娘子来，小姐必有言语。〔红唱〕俺小姐至今脂粉未曾施，念到有一千番张殿试。

〔末云〕小姐既有见怜之心，小生有一简，敢烦小娘子达知肺腑咱。〔红云〕只恐他番了面皮。

【上马娇】他若是见了这诗，看了这词，他敢颠倒费神思。他拽扎起面皮来："查得谁的言语你将来，这妮子怎敢胡行事！"他可敢嗤、嗤的扯做了纸条儿。

〔末云〕小生久后多以金帛拜酬小娘子。〔红唱〕

【胜葫芦】哎，你个馋穷酸侏没意儿，卖弄你有家私，莫不图谋你的东西来到此？先生的钱物，与红娘做赏赐，是我爱你的金资？

【幺篇】你看人似桃李春风墙外枝，卖俏倚门儿。我虽是个婆娘有志气。则说道："可怜见小子，只身独自！"恁的呵颠倒有个寻思。

〔末云〕依着姐姐，可怜见小子只身独自！〔红云〕兀的不是也，你写来，咱与你将去。〔末写科〕〔红云〕写得好呵，读与我听咱。〔末读云〕琪百拜奉书芳卿可人妆次：自别颜范，鸿稀鳞绝，悲怆不胜。孰料夫人以恩成怨，变易前姻，岂得不为失信乎？使小生目视东墙，恨不得腋翅于妆台左右，患成思渴，垂命有日。因红娘至，聊奉数字，以表寸心。万一有见怜之意，书以掷下，庶几尚可保养。造次不谨，伏乞情恕！后成五言诗一首，就书录呈："相思恨转添，漫把瑶琴弄。乐事又逢春，芳心尔亦动。此情不可违，芳誉何须奉？莫负月华明，且怜花影重。"〔红唱〕

【后庭花】我则道拂花笺打稿儿，原来他染霜毫不勾思。先写下几句寒温序，后题着五言八句诗。不移时，把花笺锦字，叠做个同心方胜儿。忒聪明，忒敬思，忒风流，忒浪子。虽然是假意儿，小可的难到此。

【青歌儿】颠倒写鸳鸯两字，方信道"在心为志"。〔末云〕姐姐将去，是必在意者！〔红唱〕看喜怒其间觑个意儿。放心波学士！我愿为之，并不推辞，自有言词。则说道："昨夜弹琴的那人儿，教传示。"

这简帖儿我与你将去，先生当以功名为念，休堕了志气者！

【寄生草】你将那偷香手，准备着折桂枝。休教那淫词儿污了龙蛇字，藕丝儿缚定鹍鹏翅，黄莺儿夺了鸿鹄志；休为这翠帏锦帐一佳人，误了你玉堂金马三学士。

〔末云〕姐姐在意者！〔红云〕放心，放心！

【煞尾】沈约病多般，宋玉愁无二，清减了相思样子。则你那眉眼传情未了时，中心日夜藏之。怎敢因而，"有美玉于斯"，我须教有发落归着这张纸。凭着我舌尖儿上说词，更和这简帖儿里心事，管教那人儿来探你一遭儿。〔下〕

〔末云〕小娘子将简帖儿去了，不是小生说口，则是一道会亲的符箓。他明日回话，必有个次第。且放下心，须索好音来也。"且将宋玉风流策，寄与蒲东窈窕

娘。"〔下〕

金圣叹曾说："此篇不过走覆张生，而张生苦央代递一书耳。题之枯淡窘缩，无逾于此。"可见本折所要敷演的故事，确乎不容易出戏；稍一粗疏，就会令人感到索然寡味而成为败兴之作。但是，被明末清初大戏曲家李玉尊称为"灏瀚天才""骚坛飞将"的王实甫（见李玉《南音三籁序言》），却自有回天之术，经过一番意匠经营，竟将这"枯淡窘缩"之题，铺排出这"缛缛然"一折动人的、称之为"前候"的戏剧。

其成功的奥妙何在？至少有三：

一、同中有异，别开生面。张生刚上场时，也跟莺莺一样，都表述"自那夜听琴之后"，一发沉溺于爱河之中。这就跟前一场"琴心"之戏紧相衔接，正符合戏剧艺术紧凑集中的审美规律；于此进而显示了崔、张二人相知相恋、同音感应的热切心情。——这就为他们的真挚爱情增添了感人色彩，并反照出封建礼制摧残人性之可厌可恨，折射出封建理性势必被新一代的情致所背弃的必然性。但同时，张生又跟莺莺不一样，因其系贫寒书生寄居于他人门下，所以不象莺莺那样积极主动地想法托人去探看[illegible]信，而是寂寞消沉地昏昏然且"睡些儿咱"，不仅跟莺莺形成鲜明而强烈的对照，丰富了观众的审美感受，而且，借张生这个书呆子、"志诚种"的迂谨憨朴，为活泼、风趣的俏红娘即将上场并串演出神采飞扬的热闹戏，预作了反铺垫，从而，产生了引人入胜的喜剧效果。

二、红娘主唱，声情夺纸。剧作家根据生活的发展轨迹，缘于人物的性格逻辑，在崔、张二人婚恋可望却不可即的特定处境中，着意安排"撮合山"小红娘这个"旁观者"来主唱这折戏，通过她一系列内蕴丰满、绘声传情的美妙唱词，一石三鸟地映照出张生、莺莺和红娘在特殊矛盾中的各自风貌和独特个性，是令人颔首激赏的。

红娘的演唱被编排得层次井然、机杼自转，声情夺纸，气势喜人。

她首先在上场白和〔点绛唇〕曲词中，表述张生请兵解危的大恩大德，谴责夫人"失信"赖婚的严重后果，从人们的社会道义出发，引导共同的心理趋向，渲染出悲慨激越的艺术氛围。继而在〔油葫芦〕曲词中，通过对偶和排比等的精巧句式，绘声绘形、神情逼肖地描摹了崔、张这对恋人被迫"害相思"的苦况，并显示出自己对他们的真挚同情，进而激发了观众在意绪上的共鸣。

王实甫懂得，戏剧的艺术魅力还在于要适时地给观众调剂新的审美愉悦和美感情趣。于是，红娘的第三曲〔天下乐〕，就唱出了她对崔、张二人的善意嘲谑：这才相信啊，才子佳人害相思的事儿确实存在。照我看来，

(他们,一个)脾气有些古怪,只怕是有情人不能如愿地结成美眷都是这样(痛苦难捱);(另一个呢,)他害相思时有些糊涂失智(或:有些装腔作势)。(我可不象这些酸溜溜的才子佳人,)要是我遇着这号事啊,根本就用不着费神思。不象他俩那样地低头叹气、白白地等死!——好一副泼辣爽利的神采,好一张伶牙俐齿的快嘴;不难想见红娘这时在舞台上顾盼生辉的喜人风姿。于此,既揶揄了崔、张所受的封建教养、所染的贵族习气;又深化了红娘的喜剧性格——乐观、开朗,富有进取精神;并活跃了舞台气氛,自然引逗得观众发出阵阵笑声、暴出阵阵掌声。

接下来,〔村里迓鼓〕一曲,由红娘润破窗纸向里偷看张生的情状,进一步将人物的表情动作、心理活动和观感反应等等,有机地组合成富有美感的舞台造型。人们于此既直观到小红娘天真淘气而又温柔可亲的身态,又透视出张生孤眠凄凉、恹恹黄瘦的姿容,并不知不觉地被舞台的浓郁气氛所包裹而产生相应的悲悯情绪,使戏剧获得了最佳效果。

正当观众为张生一叹悲悯之气时,旋接红娘的一曲〔元和令〕却又唱出了令人发笑的喜谑之词:"我是个散相思的五瘟使!"——不说来排解二人之[illegible],反倒说自己是给他俩传布相思病的瘟神!短短一句,就轻松自如地给人以幽默和风趣。

在不无夸张地描述了莺莺的苦恋情态后,张生请红娘传简递信,她却一反以往的果敢气概而有所迟疑,这不仅使剧情为之一跌,触发了张生赠金不成反遭嘲讽的喜剧新冲突,而且,还展示了她灵慧机敏的知人之明,并昭示了她知难而进、苦己利人、高尚纯朴的美好品性,同时,又为后面"闹简"之戏埋伏了底线。

〔胜葫芦〕和〔幺篇〕之曲,为红娘传神写照。鲜灵活现,声色俱丽;字字熠耀,句句喷香。不仅为千万个身处低贱却人格高尚的婢仆们一舒正气,而且令千万个须眉丈夫也肃然起敬。《红楼梦》第五十一回中,薛宝琴曾妄作评说:"小红(红娘)骨贱一身轻。"那是从她那堂姐——封建淑女薛宝钗身上感染过来的贵族偏见,远不如评论家金圣叹于此的品藻公允剀切:"世间有斤两可计算者,银钱;世间无斤两可计算者,情义也。如张生、莺莺,男贪女爱,此真何与红娘之事?而红娘便慨然将千金一担,两肩独挑,细思此情此义,真非秤之可得称,斗之可得量也!"后世有些说唱艺人,为迎合庸俗市民的口味,于此改编的唱词是:

〔红白〕相公……,你叫我传书寄简,图你些什么东西?〔生唱〕多多送你好些衣裳……。〔红白〕我家姑娘,与我三箱五箱,爱穿不穿。〔生唱〕要戴钗环有何妨?……〔红白〕我是侍妾丫环,要那首饰,那里去戴?〔生白〕你若是爱上学生,我也愿送。〔红白〕呀啐,要你那穷酸何用?〔生白〕你却

要些什么东西？〔红白〕我要你双膝跪在地下，亲亲热热的叫我一声娘行！……后来，张生果然"叫娘行！""叫娘行！"（《西厢记说唱集·北跌落金钱》——据清代道光间钞本《京都小曲钞》）——孰优孰劣，观众和读者已一目了然。其实，这些续貂者的卑贱之作，正好反衬了《西厢记》高雅优美的美学风范。

在红娘豪侠爽朗气概的感召下，张生可怜巴巴地"依着姐姐"的指挥而行事；在红娘精灵机敏的导演下，张生不仅写了情书，而且还把不该外传的情书一字不漏地读给了红娘听。王实甫以传神文笔，轻松自然地勾勒出张生那憨朴得近乎痴呆、又诚挚得惹人喜爱的真实形状，又一次引逗得观众笑逐颜开。

张生的情书虽未免刻板迂谨，未能活泼聪颖地挥洒才情而独抒性灵。王实甫代张生写的一首五言诗，却情意绵绵，动人心弦。请看：

相思恨转添，谩把瑶琴弄。
乐事又逢春，芳心尔亦动。
此情不可违，芳誉何须奉？
莫负月华明，且怜花影重。

前四句动之以情，启发莺莺回味二人的相爱相恋，脉脉含情；后四句则晓之以理，告诉莺莺，为了不违拗二人的恋情，不要顾及什么"芳誉"，莫辜负月下的欢会，请珍惜花下的吟情。正是张生的这首诗简，给莺莺以巨大的推动力，使她受到极大鼓舞，因此，她一面"假"装训斥红娘："小贱人，这东西那里将来的？我是相国的小姐，谁敢将这简帖儿来戏弄我，我几曾看惯这等东西？……"，一面却"开拆封皮孜孜看，颠来倒去不害心烦"，看着看着，"忽的波低垂了粉颈，氲的呵改变了朱颜"。正是这首诗简，拨动了莺莺的心弦，将一颗热恋着的少女的跳动的心，活脱脱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也正是张生的这首诗，引发出了莺莺在下折戏文中所写下的那首流传千古、脍炙人口的《西厢诗》。

由于谦恭之态可亲，对于张生的情简，性气刚傲的小红娘由衷地予以赞赏，同时又捎带着戏谑了一两句，随即恳切地宽慰道："我愿为之，并不推辞，自有言词。"——可见王实甫笔下剧情和曲词的铺排，始终紧紧依循着人物性格和矛盾关系而有机转进，在层层转进中，舞台形象益发鲜灵活现，引人瞩目。

需要说明的是，〔寄生草〕曲词，表述了红娘对张生珍重功名前程的嘱咐。表面看来，是她处于封建时代的仕宦之家，未免受传统观念熏染的思想反映；实际上，就其本质而言，王实甫流光溢彩地描塑的红娘形象，却是为同情崔张相知相爱、自主结合的真挚爱情而勇敢地悖逆传统观念和封

建礼教的新人典型。作为一个每每尖辣而风趣地借儒家之礼来揭露和训斥儒家之徒的劳动人民，在眼看着张生陷于相思不能自拔、“若不闷死多应是害死”的特殊情境中，她于积极奔忙设法促成崔、张婚恋美事的同时，亦对张生作出些自尊自重的善言规劝，用常人的常情和常理启发张生开阔思路。这恰是红娘那她温善纯朴的美好心灵的显现，也是作家多侧面多层次地展示人物性格的成功之笔。从而，使作品的生活气息更浓郁。

三、前后反照，跳脱有致。有了红娘的热忱许诺，书生气十足的张生立即转忧为喜，对自己撰写的情书满怀着成功在即的信心和喜悦。这就跟他刚上场时的愁眉苦脸，形成鲜明的反照效果；同时，跟他随后“跪下揪住”红娘哀求帮助的酸楚场景，又是一个强烈的戏剧反照。一个又一个跌宕反照的喜剧艺术情节，势必逗引得观众一阵又一阵开怀嘻笑。可见《西厢记》的又一特色是：戏文前映后照，反差新奇，却又切合生活的脉理；剧情跳脱变异，令人难以预料，却都富于生活谐趣。使观众在这起伏回环、机趣横生的喜剧演进中，既领略到舞台的艺术美，又品尝到人生的酸与甜，从而在艺术的享受中得到哲理的启悟。

第三本 张君瑞害相思杂剧

第 二 折

〔旦上，云〕红娘伏侍老夫人不得空便，偌早晚敢待来也。起得早了些儿，困思上来，我再睡些儿咱。〔睡科〕〔红上，云〕奉小姐言语去看张生，因伏侍老夫人，未曾回小姐话去。不听得声音，敢又睡哩，我入去看一遭。

【中吕·粉蝶儿】风静帘闲，透纱窗麝兰香散，启朱扉摇响双环。绛台高，金荷小，银钉犹灿。比及将暖帐轻弹，先揭起这梅红罗软帘偷看。

【醉春风】则见他钗躭玉斜横，鬓偏云乱挽。日高犹自不明眸，畅好是懒、懒。〔旦做起身长叹科〕〔红唱〕半晌抬身，几回搔耳，一声长叹。

我待便将简帖儿与他，恐俺小姐有许多假处哩。我则将这简帖儿放在妆盒儿上，看他见了说甚么。〔旦做照镜科，见帖看科〕〔红唱〕

【普天乐】晚妆残，乌云躭，轻匀了粉脸，乱挽起云鬟。将简帖

儿拈，把妆盒儿按，开拆封皮孜孜看，颠来倒去不害心烦。〔旦怒叫〕红娘！〔红做意云〕呀，决撒了也！厌的早扢皱了黛眉。〔旦云〕小贱人，不来怎么！〔红唱〕忽的波低垂了粉颈，氲的呵改变了朱颜。

〔旦云〕小贱人，这东西那里将来的？我是相国的小姐，谁敢将这简帖来戏弄我，我几曾惯看这等东西？告过夫人，打下你个小贱人下截来。〔红云〕小姐使将我去，他着我将来。我不识字，知他写着甚么？

【快活三】分明是你过犯，没来由把我摧残；使别人颠倒恶心烦，你不惯，谁曾惯？

姐姐休闹，比及你对夫人说呵，我将这简帖儿去夫人行出首去来。〔旦做撇住科〕我逗你要来。〔红云〕放手，看打下下截来。〔旦云〕张生两日如何？〔红云〕我则不说。〔旦云〕好姐姐，你说与我听咱！〔红唱〕

〔朝天子〕张生近间、面颜，瘦得来实难看。不思量茶饭，怕待动惮；晓夜将佳期盼，废寝忘餐。黄昏清旦，望东墙淹泪眼。〔旦云〕请个好太医看他证候咱。〔红云〕他证候吃药不济。病患、要安，则除是出几点风流汗。

〔旦云〕红娘，不看你面时，我将与老夫人看，看他有何面目见夫人？虽然我家亏他，只是兄妹之情，焉有外事。红娘，早是你口稳哩；若别人知呵，甚么模样。〔红云〕你哄着谁哩，你把这个饿鬼弄得他七死八活，却要怎么？

【四边静】怕人家调犯，"早共晚夫人见些破绽，你我何安。"问甚么他遭危难？撺断得上竿，掇了梯儿看。

〔旦云〕将描笔儿过来，我写将去回他，着他下次休是这般。〔旦做写科〕〔起身科，云〕红娘，你将去说："小姐看望先生，相待兄妹之礼如此，非有他意。再一遭儿是这般呵，必告夫人知道。"和你个小贱人都有说话。〔旦掷书下〕〔红唱〕

【脱布衫】小孩儿家口没遮拦，一迷的将言语摧残。把似你使性子，休思量秀才，做多少好人家风范。〔红做拾书科〕

【小梁州】他为你梦里成双觉后单，废寝忘餐。罗衣不奈五更寒，愁无限，寂寞泪阑干。

【幺篇】似这等辰勾空把佳期盼，我将这角门儿世不曾牢拴，则愿你做夫妻无危难。我向这筵席头上整扮，做一个缝了口的撮合山。

〔红云〕我若不去来，道我违拗他，那生又等我回报，我须索走一遭。〔下〕〔末上，云〕那书倩红娘将去，未见回话。我这封书去，必定成事，这早晚敢待来也。〔红上〕须索回张生话去。小姐，你性儿忒惯得娇了；有前日的心，那得今日的心来？

【石榴花】当日个晚妆楼上杏花残，犹自怯衣单，那一片听琴心清露月明间。昨日个向晚，不怕春寒，几乎险被先生馔，那其间岂不胡颜。为一个不酸不醋风魔汉，隔墙儿险化做了望夫山。

【斗鹌鹑】你用心儿拨雨撩云，我好意儿传书寄简。不肯搜自己狂为，则待要觅别人破绽。受艾焙权时忍这番，畅好是奸。"张生是兄妹之礼，焉敢如此！"对人前巧语花言；——没人处便想张生，——背地里愁眉泪眼。

〔红见末科〕〔末云〕小娘子来了。擎天柱，大事如何了也？〔红云〕不济事了，先生休傻。〔末云〕小生简帖儿是一道会亲的符箓，则是小娘子不用心，故意如此。〔红云〕我不用心？有天理，你那简帖儿好听！

【上小楼】这的是先生命悭，须不是红娘违慢。那简帖儿到做了你的招状，他的勾头，我的公案。若不是觑面颜，厮顾盼，担饶轻慢，先生受罪，礼之当然，贱妾何辜？拿些儿把你娘拖犯。

【幺篇】从今后相会少，见面难。月暗西厢，凤去秦楼，云敛巫山。你也趄，我也趄；请先生休讪，早寻个酒阑人散。

〔红云〕只此再不必申诉足下肺腑，怕夫人寻，我回去也。〔末云〕小娘子此一遭去，再着谁与小生分剖；必索做一个道理，方可救得小生一命。〔末跪下揪住红科〕〔红云〕张先生是读书人，岂不知此意，其事可知矣。

【满庭芳】你休要呆里撒奸；你待要恩情美满，却教我骨肉摧残。老夫人手执着棍儿摩娑看，粗麻线怎透得针关。直待我拄着拐帮闲钻懒，缝合唇送暖偷寒。待去呵，小姐性儿撮盐入火，消息儿踏着泛；待不去呵，〔末跪哭云〕小生这一个性命，都在小娘子身上。〔红唱〕禁不得你甜话儿热趱；好着我两下里做人难。

我没来由分说；小姐回与你的书，你自看者。〔末接科，开读科〕呀，有这场喜事，撮土焚香，三拜礼毕。早知小姐简至，理合远接，接待不及，勿令见罪！小娘子，和你也欢喜。〔红云〕怎么？〔末云〕小姐骂我都是假，书中之意，着我今夜花园里来，和他"哩也波哩也罗"哩。〔红云〕你读书我听。〔末云〕"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红云〕怎见得他着你来？你解与我听咱。〔末云〕"待月西厢下"，着我月上来；"迎风户半开"，他开门待我；"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着我跳过墙来。〔红笑云〕他着你跳过墙来，你做下来，端的有此说么？〔末云〕俺是个猜诗谜的社家，风流隋何，浪子陆贾，我那里有差的勾当。〔红云〕你看我姐姐，在我行也使这般道儿。

【耍孩儿】几曾见寄书的颠倒瞒着鱼雁，小则小心肠儿转关。

写着道西厢待月等得更阑，着你跳东墙"女"字边"干"。原来那诗句儿里包笼着三更枣，简帖儿里埋伏着九里山。他着紧处将人慢，恁会云雨闹中取静，我寄音书忙里偷闲。

【四煞】纸光明玉板，字香喷麝兰，行儿边湮透非春汗？一缄情泪红犹湿，满纸春愁墨未干。从今后休疑难，放心波玉堂学士，稳情取金雀鸦鬟。

【三煞】他人行别样的亲，俺根前取次看，更做道孟光接了梁鸿案。别人行甜言美语三冬暖，我根前恶语伤人六月寒。我为头儿看：看你个离魂倩女，怎发付掷果潘安。

〔末云〕小生读书人，怎跳得那花园过也？〔红唱〕

【二煞】隔墙花又低，迎风户半拴，偷香手段今番按。怕墙高怎把龙门跳，嫌花密难将仙桂攀。放心去，休辞惮；你若不去呵，望穿他盈盈秋水，蹙损他淡淡春山。

〔末云〕小生曾到那花园里，已经两遭，不见那好处，这一遭知他又怎么？〔红云〕如今不比往常。

【煞尾】你虽是去了两遭，我敢道不如这番。你那隔墙酬和都胡侃，证果的是今番这一简。〔红下〕

〔末云〕万事自有分定，谁想小姐有此一场好处。小生是猜诗谜的社家，风流隋何，浪子陆贾，到那里挖扎帮便倒地。今日颓天百般的难得晚。天，你有万物于人，何故争此一日。疾下去波！"读书继晷怕黄昏，不觉西沉强掩门，欲赴海棠花下约，太阳何苦又生根？"〔看天云〕呀，才晌午也，再等一等。〔又看科〕今日万般的难得下去也呵。"碧天万里无云。空劳倦客身心，恨杀鲁阳贪战，不教红日西沉！"呀，却早倒西也，再等一等咱。"无端三足乌，团团光烁烁，安得后羿弓，射此一轮落？"谢天地！却早日下去也！呀，却早发擂也！呀，却早撞钟也！拽上书房门，到得那里，手挽着垂杨滴流扑跳过墙去。〔下〕

这折"闹简"戏历来脍炙人口。不仅曲论家们对它多所赞美，而且伟大作家曹雪芹对它也格外垂青。曹雪芹特地在《红楼梦》第四十九回中，欣然借用这折戏的警语妙言，来进而刻画他最心爱的一对主角的可喜的爱情场景——

宝玉笑道："那'闹简'上有一句说的最好：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这几个字不过是现成的典，难为他是几时三个虚字问的有趣。是几时接了？你说我听听！"黛玉听了，因笑道："这原问的好！他也问的好，你也问的好！"

这折"闹简"戏之所以十分令人赞佩，主要由于剧作家在深入开掘人物性格的基础上，精于提炼形神兼备的戏剧语言，巧于借用爱情书简这一特殊引线，善于在"闹"字上铺排曲折起伏的剧情，从而产生富于谐谑美的戏剧效果。

上一场是莺莺主动派红娘去看望张生的，这一场正是红娘看望归来而生发的新戏。所以，王实甫本乎生活逻辑和戏剧机理的自然衍化，让莺莺首先登场，并一出场就说道"红娘……敢待来也"，表明她正殷切期盼着红娘的回音。但是，紧接着她却出人意外地"困思上来"，而要"再睡些儿咱"。这一现象看似矛盾，实则合理而必然。它是莺莺情思缠绵、忧劳困顿的自然外化和生动映现，透视出莺莺因自由爱情与封建礼制的冲突，而导致一时心理失衡的个中隐秘。这就为未来的戏情发展预伏了底线；也正由于莺莺处于特殊心境，所以剧作家着意安排第三者红娘来演唱，由红娘的精美曲词，辐射出莺莺、张生和红娘的各自风貌、性情和心态。

〔粉蝶儿〕开头两句，从室外写到室内，正如古人所赞："只十一字，写女儿深闺，便如图画。"剧作家借助这优雅而静谧的氛围，恰好衬托了千金小姐孤寂中的哀愁心境；接着，一个"偷看"的特写镜头，以小红娘活泼、滑稽的精彩表演，打破了舞台的岑寂，在小小冲突的气氛中，逗引出喜剧的谐趣。

〔醉春风〕引领人们先观看莺莺的静态形状：首饰不整，头发散乱；太阳都升高了，她还迷朦着眼睛懒懒地睡。接着又导引观众目视莺莺的动态姿容：半天才慢慢地抬起身子坐起来，却又几次抓耳、深深叹气……。活现出一个耽于相思而苦闷凄惶的少女形象。红娘一句"畅好是懒、懒"的插诨，于揶揄中包含着爱怜和关切，活现出小丫环辣利而诙谐的可喜天性。金圣叹于此赞道："看他纯是雕空镂尘之文，而又全不露一点斧凿痕，真是奇绝一世！""真是写得妙绝"的"化工之笔"！

接下来，红娘表述将简帖儿欲与而不敢与的矛盾心情，只得将其放置妆盒上静以旁观。这短短四句道白，既写出了红娘的机敏、精灵，又透示了莺莺的微妙心理；且因人物生动鲜明的动作和细腻丰富的表情，使舞台呈现出引人入胜的造型美。

〔普天乐〕曲白交错地描摹人物，达到精妍极态、声情并肖的妙境：莺莺照镜时看到了张生的情书，憋不住自己的满腔幽情；却又一反常态，掀起了跟红娘的对面冲突，从而将本折的戏剧矛盾推向了高潮，形成本折的一大喜剧关窍。"晚妆残，乌云鬓"，承接上阕，写莺莺虽已起床，但那经夜的妆束已零乱、乌云般的发髻尚低垂，正要好好地梳理一番；然而，就在这时，恰好窥见了张生之简，于是，她只草草地涂抹了一点儿脂粉，忙忙地挽

起了乱发，就急匆匆拿起书简，顺手把妆盒儿盖住，赶快拆开了封皮聚精会神地把情书细看。"轻勾""乱挽"两句，极其传神地描摹出莺莺忽见张生情书时又惊又喜、急于一睹的慌乱心理。当发现简帖儿后，先是"拈"起，感到事出意外，却又正中下怀，不由得又将妆盒儿"按"……，这种带动作性的描写，使人物形象跃然纸上。难怪清初名家毛奇龄对此十分激赏："此言'乌云鬅'则鬓解将理矣；又曰'乱挽起云鬟'，则因见简帖而又仓卒绾结也。此正模画入阿堵处。"其后的"颠来倒去不害(即"不怕")心烦"一句尤妙，既活现出莺莺被张生情书深深吸引而反复细读的欣喜情状，又暗示出她此刻心潮起伏、神志不安的复杂心理，这其中就隐含着她要对红娘有所表示的潜在意绪……。果然，经过一阵子微妙的心理活动之后，她发作了。她那"怒叫红娘"的震耳一声，驱散了方才的宁静气氛，激起了舞台的新波澜。红娘呢，一直在密切地注视着她，这时，戏剧中一个"做意"(做出警觉、惊异的样子)的生动表演，一个"决撒"(坏了事)的精确刻画，也使红娘机敏、灵慧的形象更为鲜活，并与莺莺的反常容态形成强烈的比照，使戏剧矛盾趋向紧张、尖锐。接着，有的版本是"只见他厌的早扢皱了黛眉"，随即气骂红娘为"小贱人"，怒责红娘"不来怎么"！……莺莺为什么突然间翻了面皮呢？——这是矜贵地娇养于相府的千金小姐，伴随着深情敏慧而又持重腼腆的心性，在细读情书的惊喜兴奋中，一种潜意识必然升华、显现的结果：她意识到违礼越规地跟异性青年私通情愫的危险性，她自以为当着婢仆之面公然欣赏"淫词儿"则大大地有失体面，她害怕被派来"行监坐守"的小红娘把真情泄漏给威严的老夫人……。于是，便使着"假意儿"，发着"乖性儿"，以攻为守、先发制人地向红娘施展起威风来。她这微妙的心理奥秘和乖讹的行为表演，是通过人物形神兼备的生动语言来依次展现的。明代大戏曲家汤显祖凭自己深厚的艺术素养对此作了精湛的剖析："'只见'三句递伺其发怒次第也。皱眉，将欲决撒也；垂颈，又踌躇也；变朱颜，则决撒矣。"——这一瞬间的连续三个表情动作，不但精确地呈现出莺莺作态过程的逻辑层次，而且深刻地传示出她情绪变化的心理轨迹，把一个大家闺秀在情恋矛盾中的特有形态，栩栩然印入了观众的脑际，不愧为戏剧艺术的神骏之笔。

《董西厢》在此写莺莺不仅粗俗地诟骂红娘是"虔妮子(贼丫头)"！而且随即粗暴地对着红娘"脸儿上与一照台(镜台)儿"，——"照台举，绶带飞空，宝鉴(镜)响，花玲粉碎"——摔打得香闺内一片乱糟糟。她那种小市民式的泼妇之举，根本不符合相府千金很有涵养的闺秀风度，而且跟她后来反请红娘帮忙的若干情节，难以合乎情理地谐调吻合。

紧接着，莺莺跟红娘的两段对白，以及交织于其间的红娘模拟莺莺心

声的〔快活三〕曲词，把两人间刚刚的一场冲突推向了高潮。

莺莺的台词，首先摆出"相国小姐"的款式和风范，以此向红娘显示自己并未忘记相府千金秉礼持重的身份和教养，接着表白自己"几曾惯看这等"("淫邪"情书的)"东西"?煞有介事地装扮自己正在恪遵着封建礼教的规范。其实，欲盖弥彰，她的内心正为热恋张生而厌恨礼制与家规对自己的束缚，这心里所思与外表所演，就形成了尖锐矛盾。小红娘亦不孱弱，不象《董西厢》所写的那样——"红娘精神失措，手足战栗"；而是针锋相对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小姐使将我去，他着我将来"，颇有些理直气壮、义正辞严的气概；随即沉着机灵地为自己开脱责任，洗去嫌疑——虽已明知张生书简中所写的具体言词，却故意说"知他写着甚么"，也用"假意儿"的小巧手段，回敬小姐善于"转关"的"小心肠儿"，目的是为了解除对方的疑虑。继而借用莺莺的口吻，演唱〔快活三〕曲词，指桑骂槐地嘲谑莺莺内心的自相矛盾：刚才读情书时还"颠来倒去不害心烦"，一眨眼竟"厌的早扢皱了黛眉"？并模拟小姐方才"几曾惯看"的"惯"字口声，连珠炮似的顶上两句"你不惯，谁曾惯?"——古人于此赞道："写红娘妙口，真是妙绝。轻轻只将其一个'惯'字劈面翻来，便成异样扑跌。"接着，红娘乘势反击：小姐呵，与其你去对夫人说破，不如我拿着张生的情书到夫人那里去自首。这就一下子弄得莺莺词穷气短，被置于进退维谷的窘境，引逗得观众欢笑拍手；这就迫使端庄其表而灵慧其里的莺莺小姐连忙来个大转弯，由前此要打红娘的愠怒之态，一下子变成向红娘软语温存的亲昵之情；小红娘亦不简单，立即反唇相讥地回敬一句："放手，看打下下截来！"更使莺莺尴尬难堪，却不见任何卑琐俗气。这唇枪舌剑、旗鼓相当的小小的一场鏖战，极有意趣，又一次激起观众的哄堂大笑。明代陆采《南西厢记》改写成红娘稍受指责立即就俯首贴耳地哀求："姐姐，可怜见！我的不是了。""(下次)不敢了。"——则就不是神采飞扬的红娘，而是别的什么奴性十足的小丫头了。不仅篡改了角色面貌，而且败坏了喜剧韵致。

莺莺不需要、也不可能再在红娘面前装假撒娇了，于是，她又憋不住向红娘求问："张生两日如何?"这时王实甫着意安排红娘的对应是："我则不说。"——短短四字，神情逼肖，既渲染了红娘的刚辣之气，又透露了红娘的温善之声，为二人冲突的缓解作了有机的过渡。另外有的版本把红娘这独显性情、独具机理的四字台词删掉了，大为可惜。红娘虽然"我则不说"，口气却转趋平和，这就再次不露痕迹地昭示出红娘上面的若干表演，也是表里不一的矛盾体：表面上她似乎毫不相让地在批驳莺莺的训斥，甚至还几乎要去向夫人出首而显得泼辣尖利；实际上她在撕破小姐假面具的同时，更潜含着真诚帮助崔张玉成好事的热忱。所以，红娘的心口不一，

也使人感到她尖酸中的敦厚和热辣中的深情。在这场小小舌战的戏剧冲突中，莺莺对红娘的称呼以“小贱人”起，以“好姐姐”结，自相抵牾而又转换自然，令人忍俊不禁。这主仆二人各自独具特色的矛盾表演，两相撞击，各自闪射出性格的火花，共同激荡出满台生辉的喜剧效果，让人陶醉于戏剧美的享受中，堪称戏剧艺术的上乘之作。

在莺莺诚挚恳切的请求下，红娘通过〔朝天子〕曲词，生动地描述了张生沉溺于相思之苦的可怜情境，也寓含着红娘对张生的同情。所以，当莺莺明知无用却还故作其词地说什么“请个好太医看他证候咱”，红娘随即单刀直入地揭穿隐秘：“吃药不济”，“则除是出几点风流汗”。——用这句亦明亦暗的潜台词，对付这位亦真亦假的“乖”小姐，再好不过了。两人各存心机又都心照不宣，真是妙语如珠，让人倍感审美的愉悦。莺莺明知“风流汗”的含意是什么，却故意避开话题、暗有打算而自找退路，于是，“红娘，不看你面时”就将怎么怎么；“红娘，早是你口稳哩”，否则又怎么怎么……。不失风度地抚慰着、笼络着红娘。既隐藏了前此因畏惧泄漏、故作端严而怒责红娘的内心秘密，又把自己再一次装扮得煞有介事、一本正经。这就在刚刚退落的戏情波澜之后，又揽发了新的戏剧冲突：红娘不好欺负，随即伶牙俐齿地戳穿了她的谜底——“你哄着谁哩，你把这个饿鬼弄得他七死八活，却要怎么?!”——真是快人快语，痛快淋漓，不愧为市俗口语艺术化的典范，使舞台上又一次生发出绝妙的喜剧谐趣。

但是，不识字的小红娘跟有高度文化修养的莺莺小姐较量时，难免会稍逊一筹。果然，“心肠儿转关”的小姐，又耍出了高妙的一招：写了信竟板起面孔告诫红娘，拿去转告张生，下次再不可无礼，否则连你这丫头都要追究！一下子把红娘和观众又都朦在了鼓里，使人们信以为真。于是立即激起了红娘的满腔义愤，从〔脱布衫〕到〔斗鹌鹑〕，连续用五支曲子，气势激越地抒发了红娘对莺莺作假、忘情、前后不一、表里不符等一连串言行的严正谴责和风趣嘲讽，从而使莺莺和红娘的矛盾冲突又泛起了新的戏剧波澜。因研究古词曲而饮誉文坛的著名学者任中敏先生对此有过一番精确的评赞：“读者但看其写一局外人（红娘）之谈吐，而兼顾生旦（指张生、莺莺）两面。孰诈孰真，孰喜孰惧；冷嘲热讽，杂遝而来；抉破人情，委曲如画。益以新辞诡喻，络绎不绝；机趣翻澜，韵致浓郁，非散词散曲所能办矣。”（《词曲通义》）观众不难理解：红娘的这些唱词不免辜负了莺莺的一片真情；莺莺自有其难言的苦衷。但是，剧作家这样铺排仍是有意义的：透过这声情并茂的描叙，在红娘的一片牢骚声中，正显现了她的火热心肠；在张生瘦损的形体内，正饱含着对爱情热切执着的追求。而这一切又都形象地突出了崔、张婚恋的值得同情和理应成全；这一切都生动地反衬着封

建礼制和封建教养的荒谬性和可笑性。在莺莺于爱情道路上左顾右盼、迟疑反复的背后，正隐现着崔夫人那卫道者威严、冷峻的身影。

张生盼来了红娘，真是喜从天降 见面时"擎天柱"的一声称呼，维妙维肖地表现了这个迂阔书生热切期待的喜悦之情，一下子把舞台气氛升高了许多；却不料心直口快的小红娘兜头一盆冷水——"不济事了，先生休傻！"从而掀起了新的戏剧矛盾；更不料傻角张生天真自信而又冤屈好人，竟然埋怨红娘"不用心"，跟红娘前此的深情表演形成强烈的反照，自然地引起红娘的反唇相讥，于是舞台上又生发出新的戏剧冲突。

法国十七世纪的卓越评论家布瓦洛曾提出这样的要求："剧情的纠结必须逐场继续增高，发展到最高度时轻巧地一下解掉。"（伍蠡甫等编《西方文论选》上册 298 页）西班牙十七世纪优秀作家维加在论述"喜剧"怎样"才能够使人们的审美爱好得到满足"时，特别强调要"严肃的态度随伴着戏谑无穷"（同上书 224 页）。《西厢记》真可谓是这种喜剧艺术的极致。请看，正当红娘跟张生的矛盾尖锐化的时候，舞台上旋即展现出张生跪求红娘的表演。张生之态酸溜溜、傻乎乎却又情切切、意绵绵，令人可笑可怜亦觉可爱；红娘两头为难却又勇于担事、果敢热忱，令人衷心感佩。他俩这一热一冷、一酸一甜的对称表演，使舞台上泛溢出令人捧腹的审美喜趣。

就在好心的红娘因失望而拿出莺莺书简让张生"自看"时，张生一声"呀——"的惊讶语气，立即出人意外地激荡出新的局面。王实甫不前不后、唯在此时方让剧情逗出新机，个中情趣是耐人品味的。金圣叹说："若出他人庸笔"，（在唱〔上小楼〕时）"红娘安有不便出莺莺回简者？今看其默然袖起，恰似忘之者然，妙绝！"而唱罢〔幺篇〕，"至此犹不便出也。岂真忘之哉？正是尽情尽意，作此大决撒之笔，至于险绝斗绝矣！然后趁势一落，别开奇境。"直到张生再度跪着哭求而红娘实感无可奈何时，"始出其袖中书，使自绝之。而不意峰回岭变，又起奇观。"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西厢记》构思与行文的深隽和精巧。金圣叹于此又说："行文如张劲弩，务尽其势，至于几几欲绝，然后方肯纵而舍之。真乃恣心恣意之笔也！"评论家说得痛快，剧作家正不知耗费多少心血方能如此。

张生开读情书后，只见他于文诌诌的书生语言中，顺带着一两句俗谚土语；几句生动传神的道白，栩栩然展示出他特有的惊喜情状。这种个性化的人物语言，既本乎人物的身份心态，又适应并浓化了特定戏情的氛围。"哩也波哩也罗，既显豁又含蓄，既让红娘和观众理会到他们那男女私情的做爱细节，又不至粗鄙轻狂而有失舞台的风范美，避免了古人所谓"浓盐赤酱"（淫邪污秽）的恶趣。

"傻角"张生过于自喜自夸，竟至形狂而神迷，于情不自禁中向红娘读

出了莺莺写给他情诗：

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
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轻易地泄漏了莺莺所暗示的私情，这不仅引起了红娘的特殊反应，催化出新的戏剧波澜；而且，以他这形狂而神迷的特有情态，为后面他遭到莺莺"赖简"时的训斥乃至羞辱，而预为张本。优秀文学有所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情节安排，此亦是也。它表明崔张婚恋过程中的重重矛盾和严峻障碍，除了主要来自封建名教、门阀观念以及封建婚姻制度等等客观因素外，也有崔、张本人尤其是莺莺，因身份、经历、教养等而形成的自身性格上的诸多弱点。王实甫这种现实主义的艺术的描写与绘塑，使《西厢记》这出爱情喜剧的审美意蕴更为深广、隽永。

在〔耍孩儿〕及其后的四支曲词中，抒发了红娘由莺莺之简而激发出来的复杂情怀：既疑忌莺莺"颠倒瞒着"传信人，又嘲讽莺莺"小心肠儿转关"；既埋怨莺莺不信任自己、辜负了自己"忙里偷闲"的热忱，又为莺莺在爱情上的积极主动而由衷欢欣；既对张生的畏难情绪有所调侃，又对张生的"辞俾"给予诚挚鼓励……。字里行间流溢出对莺莺同情爱护、对崔张爱情关怀与支持的美好情致，是红娘性格多棱化、立体化的生动展现。

书生气十足的张生，本就以"猜诗谜的社家（行家）"、"风流隋何（汉初长于说辞的智士）"、"浪子陆贾（汉初长于说辞的能人）"自居而沾沾自喜；在红娘"证果的是今番这一简"（能成全你好事的就在今天这一封情书上）的激励下，又徜徉在欢欣鼓舞的喜气中。于是剧作以他的大段独白，表现他欣欣然盼日落、迎夜晚、等幽会的热切心情。这段独白既重新显现了他自以为聪明能干的自信心，又显示了他责怪"颓天"运行太慢的急躁性；并分几个层次，在抬头望天的急切神态中，交织着几首关联书生与时光的诗词吟诵，不仅人物形象声态活现，而且舞台节奏亦有疾徐轻重的搭配，从而，克服了长篇独白易于单调冷场的毛病。在时间流逝和舞台气氛的层层递进中，机巧地铺排着："却早日下去也！"——"却早发擂也！"——"却早撞钟也！"既将客观事物的自然之声与人物焦急时的怦然心动之声有机组合，而且呈现出双重音响和立体形状，又能以虚代实，巧妙而生动地显示了时间的飞逝、人物的神态，迅速推进了剧情的发展，并浓烈了舞台的活跃气氛。

在《容与堂刊李卓吾评本西厢记》上有这样一段评语："尝言吴道子顾虎头，只画得有形象的；至如相思情状，无形无象，《西厢记》画来的的逼真，跃跃欲有，吴道子顾虎头又退数十舍矣！千古来第一神物！千古来第一神物！"又说："写画两人光景，莺之娇态，张之怯状，千古如见。"的确，将

无形无象的相思情状写得形神毕现，而且富有审美情趣，正是《西厢记》的这种描形写神的语言艺术，奠定了这部千古爱情喜剧的美学价值。

第三本 张君瑞害相思杂剧

第 三 折

〔红上，云〕今日小姐着我寄书与张生，当面偌多般假意儿，原来诗内暗约着他来。小姐也不对我说，我也不瞧破他，则请他烧香。今夜晚妆处，比每日较别，我看他到其间怎的瞒我？〔红唤科〕姐姐，咱烧香去来。〔旦上，云〕花阴重叠香风细，庭院深沉淡月明。〔红云〕今夜月明风清，好一派景致也呵！

【双调·新水令】晚风寒峭透窗纱，控金钩绣帘不挂。门阑凝暮霭，楼角敛残霞。恰对菱花，楼上晚妆罢。

【驻马听】不近喧哗，嫩绿池塘藏睡鸭；自然幽雅，淡黄杨柳带栖鸦。金莲蹴损牡丹芽，玉簪抓住荼蘼架。夜凉苔径滑，露珠儿湿透了凌波袜。

我看那生和俺小姐巴不得到晚。

【乔牌儿】自从那日初时想月华，捱一刻似一夏；见柳梢斜日迟迟下，早道"好教贤圣打"。

【搅筝琶】打扮的身子儿诈，准备着云雨会巫峡。只为这燕侣莺俦，锁不住心猿意马。不则俺那姐姐害，那生呵！二三日来水米不粘牙。因姐姐闭月羞花，真假、这其间性儿难按纳，一地里胡拿。

姐姐，这湖山下立地，我开了寺里角门儿。怕有人听俺说话，我且看一看。〔做意了〕偌早晚傻角却不来，赫赫赤赤，来。〔末云〕这其间正好去也，赫赫赤赤。〔红云〕那鸟来了。

【沉醉东风】我则道槐影风摇暮鸦，元来是玉人帽侧乌纱。一个潜身在曲槛边，一个背立在湖山下；那里叙寒温，并不曾打话。〔红云〕赫赫赤赤，那鸟来了。〔末云〕小姐，你来也。〔搂住红科〕〔红云〕禽兽，是我，你看得好仔细着，若是夫人怎了。〔末云〕小生害得眼花，搂得慌了些儿，不知是谁，望乞恕罪！〔红唱〕便做道搂得慌呵，你也索觑咱，多管是饿得你个穷神眼花。

〔末云〕小姐在那里？〔红云〕在湖山下，我问你咱，真个着你来哩？〔末云〕小生

猜诗谜社家，风流隋何，浪子陆贾，准定扢扎帮便倒地。〔红云〕你休从门里去，则道我使你来。你跳过这墙去，今夜这一弄儿助你两个成亲。我说与你，依着我者。

【乔牌儿】你看那淡云笼月华，似红纸护银蜡；柳丝花朵垂帘下，绿莎茵铺着绣榻。

【甜水令】良夜迢迢，闲庭寂静，花枝低亚。他是个女孩儿家，你索将性儿温存，话儿摩弄，意儿谦洽；休猜做败柳残花。

【折桂令】他是个娇滴滴美玉无瑕，粉脸生春，云鬓堆鸦。恁的般受怕担惊，又不图甚浪酒闲茶。则你那夹被儿时当奋发，指头儿告了消乏；打叠起嗟呀，毕罢了牵挂，收拾了忧愁，准备着撑达。

〔末作跳墙搂旦科〕〔旦云〕是谁？〔末云〕是小生。〔旦怒云〕张生，你是何等之人！我在这里烧香，你无故至此；若夫人闻知，有何理说！〔末云〕呀，变了卦也！〔红唱〕

【锦上花】为甚媒人，心无惊怕；赤紧的夫妻每、意不争差。我这里蹑足潜踪，悄地听咱。一个羞惭，一个怒发。

【幺篇】张生无一言，呀！莺莺变了卦。一个悄悄冥冥，一个絮絮答答。却早禁住隋何，进住陆贾，叉手躬身，妆聋做哑。

张生背地里嘴那里去了？向前搂住丢番，告到官司，怕羞了你！

【清江引】没人处则会闲嗑牙，就里空奸诈。怎想湖山边，不记"西厢下"。香美娘处分破花木瓜。

〔旦云〕红娘，有贼。〔红云〕是谁？〔末云〕是小生。〔红云〕张生，你来这里有甚么勾当？〔旦云〕扯到夫人那里去！〔红云〕到夫人那里，恐坏了他的行止。我与姐姐处分他一场。张生，你过来跪着！你既读孔圣之书，必达周公之礼，夤夜来此何干？

【雁儿落】不是俺一家儿乔作衙，说几句衷肠话。我则道你文学海样深，谁知你色胆有天来大？

〔红云〕张生，你知罪么？〔末云〕小生不知罪。〔红唱〕

【得胜令】谁着你夤夜入人家，非奸做贼拿。你本是个折桂客，做了偷花汉。不想去跳龙门，学骗马。姐姐，且看红娘面饶过这生者！〔旦云〕若不看红娘面，扯你到夫人那里去，看你有何面目见江东父老？起来！〔红唱〕谢小姐贤达，看我面遂情罢。若到官司详察，"你既是秀才，只合苦志于寒窗之下，谁教你夤夜辄入人家花园，做得个非奸即盗。"先生呵，整备

着精皮肤吃顿打。

〔旦云〕先生虽有活人之恩，恩则当报。既为兄妹，何生此心？万一夫人知之，先生何以自安？今后再勿如此，若更为之，与足下决无干休。〔下〕〔末朝鬼门道云〕你着我来，却怎么有偌多说话！〔红扳过末云〕羞也，羞也，却不"风流隋何，浪子陆贾"？〔末云〕得罪波"社家"，今日便早则死心塌地。〔红唱〕

【离亭宴带歇指煞】再休题"春宵一刻千金价"，准备着"寒窗更守十年寡"。猜诗谜的社家，忒拍了"迎风户半开"，山障了"隔墙花影动"，绿惨了"待月西厢下"。你将何郎粉面搽，他自把张敞眉儿画。强风情措大，晴干了尤云殢雨心，悔过了窃玉偷香胆，删抹了倚翠偎红话。〔末云〕小生再写一简，烦小娘子将去，以尽衷情如何？〔红唱〕淫词儿早则休，简帖儿从今罢。尚古自参不透风流调法。从今后悔罪也卓文君，你与我游学去波汉司马。〔下〕

〔末云〕你这小姐送了人也！此一念小生再不敢举，奈有病体日笃，将如之奈何？夜来得简方喜，今日强扶至此，又值这一场怨气，眼见得休也。则索回书房中纳闷去。桂子闲中落，槐花病里看。〔下〕

这折"赖简"戏，表演婚恋当事人崔、张之间的矛盾冲突发展到表面化、尖锐化、白热化的阶段，形成他们爱情之路上的一大新危机，从而，把戏剧又一次推上了高潮局面。

父母双亡、"书剑飘零"的落魄书生张珙，自从佛殿"惊艳"而幸识莺莺以来，因为有好心红娘的热忱撮合，暂且避开了老夫人的直接监管，得以跟莺莺互通书简、互致情愫，正喜滋滋沉浸在好事在即的热切期盼中。然而，他毕竟太书生气了。他难以理解莺莺这位有严母拘管、秉礼持重的相府千金的复杂心性。因而，两人之间的严峻冲突不可避免的爆发了。王实甫独具慧眼、独运匠心地捕捉住并展现出人物与环境和人物自身独特的矛盾关系，通过乖违、误会、倒错与夸张等手法，铺演出又一幕新人耳目、引人解颐，并发人深思的绝妙喜剧。

戏一开场，红娘首先俏皮地指出小姐的"假意儿"，从而揭开了矛盾序幕；微妙的是，红娘自己也耍开了假意儿：既不当面戳破，却又要暗中窥觑，这就进一步强化了戏剧矛盾，浓郁了舞台戏味。

莺莺上场时吟咏的"花阴"与"庭院"的一则对偶式诗句，以典雅的语言、形象的描绘，为即将展开的闹剧铺展了特定背景；同时，隐隐流露了她心绪中"深沉"的信息：既要来跟心上人践约，却又不那么畅快轻舒。红娘接着说："今夜月明风清，好一派景致也呵！"其浅显明朗的用语，固然切合她的身份口吻；其欢欣流畅的气韵，更透示了红娘满以为崔张此夜好事必

成的欢乐心境，既跟莺莺之词巧作反衬，又为未来的冲突作了反铺垫。

〔新水令〕自外而内，由莺莺闺房外的夜色初临、寒风轻透，进展到莺莺在室内忙忙地对镜晚妆、以图赴会的情景。

〔驻马听〕由内而外，写莺莺走出闺房、迈向花园时的优美意境。以"睡鸭"安卧于"嫩绿池塘"、"栖鸦"悠处于"淡黄杨柳"，渲染出"自然幽雅"的宁静气氛，反衬出主仆二人夜行时的动态美。——这幅静夜中的仕女轻行图，将恬美的景物色彩跟欢欣的人物心情相映相衬，和谐融汇，从而，把观众吸引到诗情画意的境界，跟剧作家一起感受着崔、张恋爱的优雅韵致。

接着，红娘一句"我看那生和俺小姐巴不得到晚"，圆转自然地把崔、张二人绾合到一起，并通过〔乔牌儿〕描形写意，借曲传声，生动地刻画了崔、张二人盼望时光加速流逝、以期早早幽会的隐微心情。

〔搅筝琶〕演唱莺莺"打扮的身子儿诈（漂亮、体面），准备着云雨会巫峡"——把全身打扮得象朵鲜花，准备着象巫山神女跟楚襄王幽会似地同张生欢聚。前用白描，后借典故，简洁明快而又含蓄雅致地描叙了莺莺的行为心态，也透露了好红娘的欣慰之情。这本是精美的戏剧语言，金圣叹却荒谬地批道："《西厢》最淫是此二句。"要不是有意为了掩饰作品中张生搂抱红娘以及崔张私合作爱的性感场景，则就是金圣叹迂腐意识的胡乱发泄。

俏红娘妥贴地安置了莺莺在"湖山下立地（立着）"，随即轻巧地借口"怕有人听俺说话，我且看一看"，从而合理地"开了寺里角门儿"，机灵地走到院墙外去"赫赫赤赤"地给张生打口哨、传暗号，通知张生赶快到来。这不仅生动地突出了小红娘勇当"撮合山"的美好形象，而且使戏情更活脱、更机趣，从而增强了舞台的视动感和意氲美。《董西厢》于此却一反红娘的热忱本性，明知张生为践约而来，却首先大惊小怪地"高叫：'兀谁？'"并气势汹汹地斥责"君瑞好乖劣！半夜三更，来人家院舍。明日告州衙，……须监守得你几夜！"破坏了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统一性与完整性，令人不可思议，兴味索然。

张生悄然而至，莺莺默然而立。此时通过红娘之口，唱出了一对情人欲会而尚未会面时一动一静的可喜形态——〔沉醉东风〕：我以为清风摇拂槐树影，惊起了晚鸦在轻轻飞；却原来是张生偏戴的乌纱帽在悠悠晃动。那一个躲藏在曲折的栏杆边，这一个背身站在假山下。他俩还没有交谈，更哪里互问冷暖呢？……剧作家巧妙地以此刻的短暂宁静，为即将发生的小小闹剧而预为蓄势，预作反衬。果然，张生憋不住一腔孟浪之情，为拥抱莺莺而错搂了红娘，遭到了红娘的峻语诟詈；张生也立即谦恭道歉。

耐人品味的是，红娘话中突出了“若是夫人怎了？”——是句不可轻忽的潜台词，预伏了后面的戏情关窍。

接下来，通过张生与红娘的对话，一个急于问莺莺何在，一个关切约会之真假；一个再次自诩为猜诗谜的行家、并再度以能干会说的隋何、陆贾自比，满怀必胜信心——其书生加情种的痴狂之态，令人发笑；一个临阵指挥，鼓励跳墙，温语叮咛，喜事在望——其慧心巧算和厚道热肠，令人可亲。加之，随后一连三支曲词的演唱，把崔张欢会前的热切气氛，渲染得浓浓的，跟继之而起“赖简”悲剧的冷峻场景，形成鲜明的反差跌宕，在庄谐杂陈的剧情中，产生强烈的喜剧效果；让人在这乖讹、背理的矛盾冲突中，品尝到喜剧特有的审美情趣，不由得忍俊不禁，发出阵阵笑声。

〔乔牌儿〕设想崔张即将欢会时的环境：虽为花园，却如同布置得极美致的洞房一般。你看那——清疏的云彩笼罩着月亮，就象是洞房里红纸笼罩在花烛上；柳条拂拂，鲜花朵朵，就象是新房里垂挂的珍珠帘幕。大地上细茸茸的绿色春草，就象锦缎褥子铺展在新人的绣床上。

〔甜水令〕进而设想崔张二人即将欢会时的畅美情景，以及红娘的温良嘱咐。（看吧，他俩相亲相偎、无限缠绵）新婚之夜，韶光留连。（空气仿佛凝聚到他们身边）因此，周围的庭院显得悠闲静寂；茂密的花朵压低了花枝，（花儿们也仿佛静气凝神地窃听他俩的甜言细语）……。她是个处女啊，你对她必须性情温柔，软语送爱，心意谦和；不要把她猜做是不正派的（已破身的）女人。

〔折桂令〕继续唱赞莺莺纯洁高雅的身份和热忱可爱的性情，嘱咐张生要尽力地盛情报答。因为，从此结束了你（张生）的相思之苦，你将过着欢快美满的新生活！

在王实甫的笔下，崔张的欢会多么地谐美、温馨、畅快啊！多么地富有诗情韵致啊！这一切，强烈地吸引着观众沉浸在喜滋滋的气氛中。然而，出乎意料，舞台上陡然间乌云突起，剧情急变——正当张生兴冲冲前来赴约、美滋滋拥抱莺莺时，猛然间，一声“是谁”的断喝，把张生震呆了！莺莺小姐反变了脸而赖简了！这突如其来的巨大变化，一下子把戏剧推上了高潮。

莺莺赖简的这场戏，历来十分脍炙人口，却也往往众说纷纭。

前人潘庭章之流以为莺莺能假才是贞顺自保的淑女，说什么“不假则为招淫，则为奔越”（董每戡《五大名剧论》上册 82 页）；近人则认为莺莺“糊里糊涂地‘赖’，连她自己要努力控制都没办法控制得住”（同前）；有的评论家指出：“赖简是她（莺莺）动摇性最大的一次表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第三册 747 页）；有人并进而认为由莺莺的斗争

性、叛逆性与动摇性、妥贴性相组合，可以看出剧作家正确地展示了莺莺的二重性格；但同时，却有人断言：上述"这种观点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就不可能对莺莺性格作中肯的分析"(《名作欣赏》1982年第2期：傅治同《恐俺小姐有许多假处》)。

我们认为：莺莺的赖简，是她理智清醒并具有自控力时刻的故作之举。她这番有意的耍"赖"行径，既有其独特性格的内在必然性，又有其客观因素的外在催化条件。作为一个青春少女，她情窦已开；由对老母包办婚姻之不满，因而从发泄"闲愁万种"起，经过佛殿奇逢，巧遇俊秀书生，通过花阴联吟，赞赏张生"外像儿风流，青春年少；内性儿聪明，冠世才学"(一本四折)；复经白马解围，进而感佩张生"笔尖儿横扫了五千人"的胆识、才气和恩德，因而，她已认准了张生是自己的终身可托之人，是值得自己为之献出诚挚爱情的"志诚种"。所以，她主动投书送简，暗约张生在"待月西厢下"时幽会。这时，她并未作假，亦未想作假。但是，作为一个出身望族、长于相门，并深受封建思想陶冶的千金小姐，客观环境和自身经历势必养成她骄矜、尊贵、深沉、多疑、娇怯、易恼等等的个性特征，这在前面已有表现，从而使她对爱人的要求和对爱情的表达，自有其相应的独特性。剧中前已表明：她爱的是既"风流"又"聪明"，更"越教人知重"的俊雅书生；她喜的是诗韵相酬、琴音互感、书简传情、花月闲吟等高雅的爱情表达方式。她不可能象劳动妇女或市井女郎那样坦率、热烈而大胆地表达爱情。因而，张生当着侍立于不远处的红娘之面，不仅违背了红娘再三要他软语温存的嘱咐，而且出人意外地孟浪、粗率(连红娘都气得怒骂一顿)，那陡然搂抱的轻狂之举，显然其人品、其行为都挫伤了莺莺的自尊心，因而一下子激起了莺莺的反感与气愤，不由得对张生怒责一声："你是何等之人?!"——这是莺莺真情实感的生动外现。正因为如此，所以明代卓越思想家、评论家李卓吾为此折而作的下列论赞就很引人注意。李卓吾说："此时若便成交，则张非才子，莺非佳人，是一对淫乱之人了，……有此一阻，写画两人光景，莺之娇态，张之怯状，千古如见。何物文人，技至此乎?"明末的著名评论家陈继儒(眉公)怀着"卓老果会读书"的崇敬心情，在李卓吾评语的基础上，进而对本折的艺术成就赞赏道："中紧外宽，亏这美人做出模样来，然亦理合如此，倘一逾即从，趣味便尔索然。"清代著名戏曲鉴赏家毛奇龄更强调得尖锐："李卓吾评《西厢》，了无是处，而独于此折云'若便成合，则张非才子，莺非佳人'，最为晓畅。"毛氏从《西厢记》于赖简中准确传神地刻画崔张性格特征的成功处肯定李卓吾之评语，自是高明的，但说李氏评语别无是处，则太偏激而有失公允了。李卓吾盛称《西厢记》为"千古来第一神物"，盛赞《西厢记》"化工之笔"的高超艺术迥出于

《琵琶记》等名作之上，不仅在当时就得到陈眉公等大家的首肯，而且，至今仍闪射着真理之光。莺莺明知是自己预约张生来赴会的，现在却耍赖地反诬对方“你无故至此”，这倒是她“假意儿”的故伎重演。莺莺之所以作假，不仅因为方才张生的无礼行为打破了温馨甜美的幽会气氛，而且，更主要的，是张生的越轨行径触动了莺莺身上最为敏感的神经中枢：秉礼治家的老夫人对自己的严峻威胁而在心灵上投下的深长隐痛！紧张的潜意识导致她脱口而出：“若夫人闻知，有何理说！”——这句之下的潜台词是：我倒是可以谅解你，但是夫人知道了，怎么交代呢！这跟刚才张生搂抱红娘时红娘斥责他“若是夫人怎了?!”的语意，正一脉相承。莺莺忌讳“夫人闻知”，担心有违世“理”，这正透露了她的两重秘密：一方面，她为追求自主爱情和幸福婚姻，已跟夫人的规范和名教的熏陶作了勇敢的斗争，已在很大程度上有所悖逆，所以，才私传书简，暗约幽期；另一方面，她还未能完全摆脱封建思想和礼教家规的约束，仍在心理上有所顾忌，因而对夫人派来“行监坐守”的红娘，不得不故作防范，所以，突出“你无故至此”的指责，用“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手法，向红娘作遮掩并开脱自己，以维护自己大家闺秀的风范。同时，强调“若夫人闻知”（而不是自己之见）云云，亦可以暗中向张生作解释与抚慰，让“内性儿聪明”的张生可以意会而不必言明。

接着，通过红娘的〔锦上花〕和〔幺篇〕曲词，演唱了张生的“羞惭”表情，显示了张生“无一言”地“叉手躬身”的恭谨之态。有道是“知耻近乎勇”，这“羞惭”的表情正表明张生本质上不是偃薄的纨袴子弟；这“躬身”的形态，活现出“志诚种”张生憨朴、迂谨的傻相，可笑可怜而又可喜可亲。

红娘的独白“向前搂住丢番”云云，表现了这局外人的道义感和热心肠，传示了她对张生的同情与支持，流露了她对莺莺作假的激愤与轻侮，有力地肯定了崔张爱情于情于理于法的正当性；跟她随后虚张声势地责罚张生时的假戏真唱，形成鲜明的正反比照，妙趣横生。而且，一个“怒发”、一个“羞惭”、一个在旁鼓嘟着嘴仗义负气而指指点点，三人姿态各异，各具情貌，相映相衬，相得益彰，使舞台造型呈现出塑像美。

红娘帮代莺莺责罚张生时，故意问道：“张生，你来这里有甚么勾当?”暗扣着莺莺“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的诗句，明处是责问张生，暗里却调侃莺莺，语意双关，一箭双雕，引起观众一阵阵会心的微笑。有的版本于此改为“张生，这是谁着你来?”则更是语含机锋，巧言逗哏而引人发笑。

机灵的莺莺对红娘的暗讽不无领会，于是，她进一步装着生气的口吻说道：“扯到夫人那里去！”这又是弄假意儿。当初红娘告诉她那“二十三岁”“不曾娶妻”的“傻角”要向她求爱时，她就曾笑嘻嘻地叮嘱“红娘，休对

夫人说”，既表明她对爱情的默念、对张生的好感，又表明她跟母亲之间已有矛盾；现在，崔张爱情已臻成熟，她更不肯轻易让“口不应心的狠毒娘”来把“娇鸾雏凤”“斯葬送”。在红娘口虽辣而手实软地“乔作衙”（假做升堂问案的架式）的时候，莺莺说道：“先生虽有活人之恩，恩则当报。”这是真话，因其本乎事实且又合乎礼制道义，所以她直言不讳；而怎么个“报”恩之法，却没有明言，因为彼此可以心领神会而心照不宣。但是，接着说什么“既为兄妹，何生此心？”则又在作假。当初夫人赖婚时，她就强烈反对过：“谁承望这即即世世老婆婆，着莺莺做妹妹拜哥哥”，用“虚名儿误赚了我”——她心中很明白：正为不承认这“兄妹”关系，所以才暗约张生幽会的；而此刻作假的违心之言，确有难言之衷。所以，她紧接着又一次捧出“老夫人”来敷衍：“万一夫人知之，先生何以自安？”潜台词是：先生何以不避夫人之防范而如此孟浪呢？……莺莺这一系列时真时假、真中有假、假里藏真的言行，维妙维肖地显示了她内心复杂的矛盾冲突和激动情怀。透过她的假处，正昭示着她的真情——对张生爱情的执着和专一。她这动作的意向与动作所表现的矛盾，在于以端严守礼的外在形式，体现着深挚追求的内在本质。

值得品味的是，莺莺向张生赖简时，首先捧出“（若）夫人（闻知）”做挡箭牌，于中又以“扯到夫人那里”为自己掩护；末后再次重申“万一夫人知之”，三番几次地强调“夫人”，而不见她自己的谴责之词，个中奥秘令人不难理会。所以，莺莺的赖简行为，实在是有主见、有决断、善于以理智克制感情的自为之举，是她在向环境作斗争、在头脑中以新我向旧我作斗争时，聪明、机警、深情而细心的完整性格的生动表现。于此可见，王实甫对人物关系、人物心性和戏情冲突的把握与表现，是十分深刻而缜密的。这也是《西厢记》矫《董西厢》之弊而扬已之长的又一艺术贡献。《董西厢》写莺莺板起面孔训斥张生时，一口一声地强调什么“须曾读先圣典教，五常中礼义偏大，弟兄（兄妹）七岁不同席”“岂不以是非为戒”?! 而根本不提“夫人闻之，有何理说”之类的客观因素，显见得全是莺莺自身的“秉礼”之言，把一个本是向往自由爱情的纯朴少女，裂变成儒家名教的酸溜溜的封建卫道士。人物性格的不规则的分裂，是艺术尚不成熟的标志。

张生奉简而来却无端受辱，不仅不作反击，而且一字也未道及莺莺情诗的内涵，这就使崔张间的矛盾发展到顶点，同时也使莺莺进而探明了张生为人的敦厚和温善，进而体验到张生对爱情的忠贞和悃愊，从而使崔张矛盾得以缓解，为随后莺莺的问病、酬简（佳期）而铺垫了基础、预示了信息。

莺莺下场后，张生终于愤愤然说道：“你着我来，却怎么有偌多说话！”

(仅此一句,没有象《董西厢》中的张生那样,以"大没礼度"相讥,以"把恩不顾"相责,以"俺也须是你个哥哥"相怨,以"羞杀我也"而"自笑"自嘲)——剧作家巧设一句台词,就声情毕肖地显示了张生独特而完整的风貌:志诚而不怯弱,迂谨而不痴呆,孟浪而不猥琐,狂热而有节制。这就冲淡了他刚才被罚下跪时的酸气,让观众在揶揄的微笑中增添了欣慰的欢情。同时,张生的这一独白,有机地触发了红娘的戏谑嘻闹:"却不'风流隋何,浪子陆贾'?"并以〔离亭宴带歇指煞〕的曲词,把张生前此得意洋洋地引述的莺莺情诗,分拆开来作了风趣的调侃。那幽默加讽刺、既热辣辣又甜丝丝的语言,传示了红娘活泼而夸张的表演;驱散了传统观念、名教礼义和门阀婚姻制度笼罩在崔张身上的阴影。以诙谐的喜剧热闹场景,逗得观众一阵阵开怀大笑,不仅调换了刚才崔张矛盾时的肃杀气氛,且又催化出张生垂头丧气"则索回书房中纳闷去"的悲剧氛围,使舞台造型张弛有致,始终呈现出强烈引人的艺术魅力。

《董西厢》在莺莺下场后,描叙张生涎皮赖脸地向红娘说什么"咱两个权做夫妻",随即"红娘道:'你莽时(立即)书房里去。"——这不仅丑化了"志诚种"张生的俊雅形象,贬损了好红娘"举止端详"的丰姿美韵;而且,斫丧了崔张爱情的诗意光辉,败坏了观众的审美情味。王实甫毅然摒弃了董解元的这些败笔,正是喜剧艺术走向成熟、喜剧美学日益升华的可贵标志。

金圣叹说:"文章之妙,无过曲折。"他认为,《西厢记》乃至一切剧本的审美特性,便是"曲折"二字,《西厢》一剧,大到全剧,小到一折,甚至一言一行之微,无不具备"曲折"的特点。这一特点,在这折"赖简"戏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作者正是在情节的开阖起宕、节奏的动静弛张之中,进一步绘塑与丰富了莺、张、红三人,特别是莺莺的个性特征。正所谓"白易直,西厢之白能婉;曲易婉,西厢之曲能直"(李卓吾语),在曲折之中,揭示人物心理,抒写人物情感。因此,金氏在"赖简"一折总评中,用了近三千字评析莺莺的内心矛盾与思想性格,非常欣赏情节、语言的曲折性以及由此而描绘的人物内心的曲折性,推崇天下曲折之文,无有过于"'赖简'测一篇"。体现了他对于王实甫创作中所显示的心灵辩证法与艺术辩证法的深刻理解,不愧为戏曲作家的"知音","能令千古才人心死"(李渔语)!

第三本　张君瑞害相思杂剧

第　四　折

〔夫人上，云〕早间长老使人来，说张生病重。我着长老使人请个太医去看了。一壁道与红娘，看哥哥行问汤药去者，问太医下甚么药？证候如何？便来回话。〔下〕〔红上，云〕老夫人才说张生病沉重，昨夜吃我那一场气，越重了。莺莺呵，你送了他人。〔下〕〔旦上，云〕我写一简，则说道药方，着红娘将去与他，证候便可。〔旦唤红科〕〔红云〕姐姐唤红娘怎么？〔旦云〕张生病重，我有一个好药方儿，与我将去咱！〔红云〕又来也！娘呵，休送了他人！〔旦云〕好姐姐，救人一命，将去咱！〔红云〕不是你，一世也救他不得。如今老夫人使我去哩，我就与你将去走一遭。〔下〕〔旦云〕红娘去了，我绣房里等他回话。〔下〕〔末上，云〕自从昨夜花园中吃了这一场气，投着旧证候，眼见得休了也。老夫人说着长老唤太医来看我；我这颓证候，非是太医所治的；则除是那小姐美甘甘、香喷喷、凉渗渗、娇滴滴一点唾津儿咽下去，这小病便可。〔洁引太医上，《双斗医》科范了〕〔下〕〔洁云〕下了药了，我回夫人话去，少刻再来相望。〔下〕〔红上，云〕俺小姐送得人如此，又着我去动问，送药方儿去，越着他病沉了也。我索走一遭。异乡易得离愁病，妙药难医肠断人。

【越调·斗鹌鹑】则为你彩笔题诗，回文织锦，送得人卧枕着床，忘餐废寝，折倒得鬓似愁潘，腰如病沈。恨已深，病已沉，昨夜个热脸儿对面抢白，今日个冷句儿将人厮侵。

昨夜这般抢白他呵！

【紫花儿序】把似你休倚着栊门儿待月，依着韵脚儿联诗，侧着耳朵儿听琴。见了他撇假偌多话："张生，我与你兄妹之礼，甚么勾当！"怒时节把一个书生来跌窖，欢时节——"红娘，好姐姐，去望他一遭！"——将一个侍妾来逼临。难禁，好着我似线脚儿般殷勤不离了针。从今后教他一任，这的是俺老夫人的不是：将人的义海恩山，都做了远水遥岑。

〔红见末问云〕哥哥病体若何？〔末云〕害杀小生也！我若是死呵，小娘子，阎王殿前，少不得你做个干连人。〔红叹云〕普天下害相思的不似你这个傻角。

【天净沙】心不存学海文林，梦不离柳影花阴，则去那窃玉偷

香上用心。又不曾得甚，自从海棠开想到如今。

因甚的便病得这般了？〔末云〕都因你行——怕说的谎——因小侍长上来！当夜书房一气一个死。小生救了人，反被害了。自古人云："痴心女子负心汉。"今日反其事了。〔红唱〕

【调笑令】我这里自审，这病为邪淫；尸骨岩岩鬼病侵。更做道秀才每从来恁。似这般干相思的好撒吞！功名上早则不萦心，婚姻上更返吟复吟。

〔红云〕老夫人着我来看哥哥，要甚么汤药。小姐再三伸敬，有一药方送来与先生。〔末做慌科〕在那里？〔红云〕用着几般儿生药，各有制度，我说与你：

【小桃红】"桂花"摇影夜深沉，酸醋"当归"浸。〔末云〕桂花性温，当归活血，怎生制度？〔红唱〕面靠着湖山背阴里窖，这方儿最难寻。一服两服令人恁。〔末云〕忌甚么物？〔红唱〕忌的是"知母"未寝，怕的是"红娘"撒沁。吃了呵，稳情取"使君子"一星儿"参"。

这药方儿小姐亲笔写的。〔末看药方大笑科〕〔末云〕早知姐姐书来，只合远接。小娘子——〔红云〕又怎么？却早两遭儿也。〔末云〕——不知这首诗意，小姐待和小生"里也波"哩。〔红云〕不少了一些儿？

【鬼三台】足下其实啉，休妆吞。笑你个风魔的翰林，无处问佳音，向简帖儿上计禀。得了个纸条儿恁般绵里针，若见玉天仙怎生软厮禁？俺那小姐忘恩，赤紧的倭人负心。

书上如何说？你读与我听咱。〔末念云〕"休将闲事苦萦怀，取次摧残天赋才。不意当时完妾命，岂防今日作君灾？仰图厚德难从礼，谨奉新诗可当媒。寄语高唐休咏赋，今宵端的雨云来。"此韵非前日之比，小姐必来。〔红云〕他来呵怎生？

【秃厮儿】身卧着一条布衾，头枕着三尺瑶琴；他来时怎生和你一处寝？冻得来战兢兢，说甚知音？

【圣药王】果若你有心，他有心，昨日秋千院宇夜深沉；花有阴，月有阴，"春宵一刻抵千金"，何须"诗对会家吟"？

〔末云〕小生有花银十两，有铺盖赁与小生一付。〔红唱〕

【东原乐】俺那鸳鸯枕，翡翠衾，便遂杀了人心，如何肯赁？至如你不脱解和衣儿更怕甚？不强如手执定指尖儿恁。倘或成亲，到大来福荫。

〔末云〕小生为小姐如此容色，莫不小姐为小生也减动丰韵么？〔红唱〕

【绵搭絮】他眉弯远山不翠，眼横秋水无光，体若凝酥，腰如嫩柳，俊的是庞儿俏的是心，体态温柔性格儿沉。虽不会法灸

神针，更胜似救苦难观世音。

〔末云〕今夜成了事，小生不敢有忘。〔红唱〕

【幺篇】你口儿里漫沉吟，梦儿里苦追寻。往事已沉，只言目今，今夜相逢管教恁。不图你甚白璧黄金，则要你满头花，拖地锦。

〔末云〕怕夫人拘系，不能勾出来。〔红云〕则怕小姐不肯，果有意呵，

【煞尾】虽然是老夫人晓夜将门禁，好共歹须教你称心。〔末云〕休似昨夜不肯。〔红云〕你挣揣咱，来时节肯不肯尽由他，见时节亲不亲尽在恁。〔并下〕

【络丝娘煞尾】因今宵传言送语，看明日携云握雨。

题目	老夫人命医士	崔莺莺寄情诗
正名	小红娘问汤药	张君瑞害相思

明代大书法家文征明曾以工整而娟秀的蝇头小楷，抄写了卷帙繁浩的《西厢记》全作剧本。其中，这折戏的标目是“倩红问病”；尔后徐士范本等的标目亦同；金圣叹本改称“后候”。金圣叹对本折戏的曲词与道白多有妄改，已受到清代评论家们的严正指责。但是，金圣叹对本折戏在全剧有机组织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的阐述，却颇有可取之处。他说：《西厢记》的剧情进展有所谓“三渐”：“‘闹斋’第一渐，‘寺警’第二渐，今此一篇‘后候’第三渐。第一渐者，莺莺始见张生也；第二渐者，莺莺始与张生相关也；第三渐者，莺莺始许张生定情也。”肯定女主角莺莺在崔张爱情之路上的主导性、决定性的作用与地位，是颇有见地的。有此折“定情”的铺排渲染，方能水到渠成地推进到下折“月下佳期”（或谓“酬简”、“就欢”）的好戏出台。这折“定情”戏文既是“赖简”之后的必然衍深，又是“佳期”前的逻辑先导。

张生本就陷入相思病的痛苦之中，好不容易迎来了莺莺的书简而满怀欣喜地前去赴会践约时，却不料好事未谐反被莺莺赖简时训斥、羞辱了一顿。所以，上一场戏末，张生不由得伤感地叹息道：“又值这一场怨气，眼见得休也！”病势沉重实乃事所必然。王实甫干净利索地删抹了《董西厢》中关于张生“病染沉疴”的大段描叙，更不提所谓张生悬梁自尽、幸被红娘救下的消极场景。那样不仅使戏文冗赘，而且贬抑了张生的美好形象。现在，戏一开幕，让夫人一上场就说：“早间长老使人来，说张生病重。……”既跟上一场得以弥缝合榫地紧相衔接，又让观众想见幕后、戏前已发生的若干情节；既推动了戏剧的迅速进展，又调动了观众的形象思维。随即由夫人说道：“一壁道与红娘，看哥哥行问汤药去者”，由红娘而自然波及其

朝暮厮守的莺莺小姐。于是接着便是莺莺的上场白：将爱情之"简"，"则说道药方"，派红娘送与张生，立即挑开了本折戏的主要矛盾：莺莺又在欺瞒红娘，红娘不知道莺莺"药方"的内蕴和隐秘，还以为她"又来"要什么"乖性儿"，所以，她演唱的〔斗鹌鹑〕曲词，就全是借描形而抒情性地奚落莺莺，指责莺莺既逗引着张生的深沉情思，却又没来由挫伤了张生的恋情，进而显示了红娘这个正直热忱者的心貌，为随后的戏剧演进而预为张本。明代卓越评论家王世贞在论证"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时，曾特地标举本曲中"昨夜个热脸儿对面抢白，今日个冷句儿将人厮侵"，盛赞它"是骈俪中诨语"，并说，"只此数条"即可证明"他传奇不能及"(《曲藻》)。

〔紫花儿序〕曲白相生，绘影传神，达到了声色俱显、情貌逼真的艺术效果。通过嘲谑性情节的生动描摹，透示了莺莺对张生"撇假"中的真情，透露了红娘虽埋怨却不灰心并仍同情张生、希望成全崔张爱情的一腔热情。既再现了莺莺时怒时喜、或假或真的特有形态，又活画出红娘泼辣、风趣、调皮而又正直的可爱姿容。一定会使观众在艺术美的享受中频频激赏。

红娘亲切地问候张生，张生却一反往常的谦和之态，开口就大叫一声："害杀小生也！"一副病态中的怨恨、委屈、烦躁、痛苦之状，栩栩然活现于舞台，跟他随后展读莺莺情书时立即狂喜大笑、霍然健朗的又一副音容，恰成鲜明的对照，是王实甫巧手勾勒的又一个绝妙的喜剧关目。

张生对红娘，由往日尊称为"擎天柱"的感佩之情，变为要拉红娘到"阎王殿前""做个干连人"的怨恨之态，进一步深化了他与红娘的矛盾。张生病恨交加时的对白："都因你行——怕说的谎——因小侍长上来！……"正如金圣叹所评："真是妙白。写来便真是气尽喘急、逐日断续之声。"一副又可怜又可笑的痴心汉形象，跟红娘调侃他这个"傻角"时的诙谐风趣，使舞台上凭添了浓郁的喜剧风采。

红娘对张生的品评与揶揄，包含两个层次：

一是借〔天净沙〕〔调笑令〕两曲，讥诮他不在学问与功名上努力，"则去那窃玉偷香上用心"——这是以世俗常情来鼓励他自尊自爱，来劝慰他暂忘失恋之苦，着重体现红娘的温善和热忱；并非真的要他抛弃爱情而去追逐功名。她不仅反复表示为玉成崔张的爱情，"我寄音书忙里偷闲"，吃苦自甘；而且，她还多次通过对张生迂酸之态的讥讽，奚落了儒士习气和礼教规矩的卑贱可笑；她随后在嘲弄郑恒时，也一再表述了对封建功名利禄的鄙视和厌弃，均表明这个泼辣而又机灵的姑娘，决不是封建、庸俗的势利之徒。

二是以〔小桃红〕曲词，巧妙地借药名来谐合人名和暗扣世事，在对张

生的戏谑中，隐递着温柔的慰藉，收到了双关见意、幽趣横溢的喜剧效果。

张生接读莺莺的"药方"，又一次"大笑"而欣喜难禁；红娘（和观众）却不知莺莺"药方"的具体内容，心头不免仍笼罩着莺莺赖简时的阴影。所以，红娘随即以讥讽的口吻说道："又怎么？却早两遭儿也。"——潜台词是：你这个"傻角"未免高兴得太早了吧！舞台上，他两人的情态，一热一冷、一庄一谐，相映成趣，气氛活跃。剧情为之一顿之后，旋又触发了新的悬念：红娘的〔鬼三台〕曲词，既嘲笑张生这个呆"翰林"只会在书简上寻开心，空高兴；又凛然警告："俺那小姐忘恩，赤紧的偻人负心（真是谎言巧嘴的负心人）！"

红娘越说莺莺"忘恩"而作假，莺莺写来的定情诗就越发引人注意。剧作家巧于提炼生活素材而浓化剧情，所以，本来容易令人冷场的七言八句典雅诗，却一下子成了激发人们观赏情味的兴奋剂。于是，舞台就表演张生笑吟吟、喜滋滋地朗诵道：

休将闲事苦萦怀，取次摧残天赋才。
不意当时完妾命，岂防今日作君灾？
仰图厚德难从礼，谨奉新诗可当媒。
寄语高唐休咏赋，今宵端的雨云来。

将这首定情诗翻译成现代诗，便是：

不要让小事苦苦地缠在你的心境，以免胡乱地糟蹋了你的天赋高才。没想到你当时保全我性命的壮举，竟不及提防地变成你今天的祸灾。为报你大恩德我就难以遵从礼节，恭敬地送上新诗作为我俩的良媒。情话已传就不再吟诵幽会的辞赋，今夜我真和你象神女与楚王般欢会！

——诗意恳挚，诗情热切，用语精当，韵致感人，堪称为戏剧爱情诗中的翘楚之作。

"志诚种"张生笃信心上人莺莺此次"必来"。却不料红娘冒出一句"他来呵怎生（怎么办）？"又揭示了新的戏剧矛盾。这就是〔秀厮儿〕所唱的：（你张生）只是身盖一条粗布被子，（你那）三尺瑶琴怎能再当"鸳鸯枕"？她来时怎么好和你同床共眠，这冷屋定把她"冻得来战兢兢"，你两人哪能舒心畅意地说什么知心话呢？

接着，进一步通过〔圣药王〕曲词，红娘向张生再次表示了对莺莺情书的疑惑和调侃：如果你二人真正心投意洽，那么，昨夜在花园那花阴掩映、月色朦胧之中，岂不是两人欢会的最好环境和最佳时机？言下之意是：莺莺为什么故失机宜呢？

这首〔圣药王〕是王实甫巧借前人成句而任我驱遣的又一卓越范例。宋代名家苏轼作有《春夜》诗："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歌管楼

台声细细，秋千院宇夜沉沉。”苏诗渲泄的是一般清贵文人对美好春宵的赞赏心情，具有相当的普遍性；王实甫即事名篇，冠以“果若你有心，他有心，昨夜——”云云，则转化成崔张情恋这一特定对象的特有意境。本着为我所用、诉我之情的改编准则，王实甫不仅合理地删汰了“歌管楼台声细细”的戏外之景，而且，大胆地颠倒了原诗的首尾次序，并精巧地缀以“何须‘诗对会家吟’”（何必向懂得自己情意的人多此一举地吟诵诗句呢？）的反诘。既寄寓了对崔、张美好爱情的热忱鼓励和殷切期待，又表达了对莺莺赖简行为的不满和对张生过早高兴的幽默讥讪。以此来强化气氛，深化悬念，为后面莺莺果真践约、勇赴幽会而预作反铺垫，形成喜剧艺术强烈反差的舞台效果。经过王实甫这一“化工”高手的精巧改制，已化掉了苏诗的原意，而呈现出此情此境中红娘独特声态的喜剧韵味。难怪明代卓越的戏曲评论家王骥德热忱地称赏：“实甫要是（即：确是）读书人，曲中使事（借用前人事迹典故），不见痕迹，益见炉锤之妙！今人胸中空洞，曾无数百字，便欲摇笔作曲，难矣哉！”实是确当之评。

接着，〔东原乐〕曲词，就赁“铺盖”、租“枕”“衾”而借以发端，抒发了红娘对崔、张即将私合的庆幸和打趣。虽不免如上一折〔折桂令〕中“夹被儿时”云云一样，语涉男女之隐私，稍失“花间美人”之韵致，却也微添了喜剧的谐趣。

〔绵搭絮〕前两句，有的版本作“他眉弯远山铺翠，眼横秋水无尘”。句中两个关键性词语搭配错了。这两句是红娘对张生“莫不小姐为小生也减动丰韵么”提问的对答之词。意思是说：莺莺弯如远山的眉毛已不再画上翠色的颜料，她漂亮的眼睛虽仍如秋水般明净却失去了往日的光辉。言外之意是：由于“女为悦己者容”，她因跟你的爱情受阻而痛苦得减削了艳丽的容光。这两句以描摹莺莺丰韵的减少来反衬莺莺对爱情的执着、忠贞。随后则从莺莺体形的柔美、面庞的俊俏、心地的善良和性格的深沉等方面对莺莺多所赞美，以此不仅抚慰了张生的创痛之心，而且，对即将到来的崔张私合，预作了大胆而诚挚的肯定。在佛教盛行的专制社会中，王实甫竟公然把莺莺凌驾于“观世音”之上，且艺术上又显得浑然熨贴，不难想见，当时在舞台上配以生动的表演，势必激起观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张生终究是敦厚热忱的书生，所以，庆幸之时连忙向“撮合山”小红娘致谢：“小生不敢有忘！”这里，王实甫笔下的张生又比《董西厢》中的张生思想境界高出一筹，不象《董西厢》中庸俗而油滑的张生那样向红娘“赠金钗一只而嘱曰：‘今夕不来，愿相期于地下！’”——既猥琐地以赠金相贿赂，又可怜地以死亡相哀求，甚至穷极无奈地以自杀相威胁。

王实甫笔下的俏红娘，更不愧为“举止端详”的月窟美人。她志高而言

洁，风趣而多情。没有象《董西厢》所写的那样："红娘谢生而归（可见已收受了金钗等礼）"；而是通过〔幺篇〕曲词的演唱，快人快语地嘲谑了张生梦寐以求的苦况之后，随即一腔热忱地表明：不图你甚么白玉和黄金，只愿你头戴上为新郎装扮的朵朵美花，只愿莺莺身穿上为新娘特制的红锦衣裙，（我这就心满意足啦！）——被恩格斯尊称为文艺复兴时代巨人之一的达·芬奇说得好："如果所爱好的对象是卑鄙的，它的爱好者也就变成卑鄙的。"（伍蠡甫等编《西方文论选》上册 181 页）卑鄙的反面正是崇高和壮丽。《西厢记》中红娘这诚挚的祝愿之辞，这高尚的助人风格，一定赢得了满堂喝彩，一定又一次使观众激动得开怀欢笑并报以热烈的掌声。于此可见《西厢记》把古代爱情喜剧的审美意蕴推上了极致。

张生毕竟是迂谨而痴情的书生，所以，高兴之余却又不免担忧："怕夫人拘系，不能勾出来。"这里，既回应了上一场"赖简"中莺莺几次三番地道及的"夫人"的阴影，又表明张生对莺莺的理解已进深了许多，因而，他不再埋怨或担忧莺莺会失信，而只是拂不去"夫人"在他心上的投影。这正暗示了剧作的深刻命意：夫人是封建思想、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血肉化身。红娘呢，这个鬼灵精却另有心计：凭着自己对夫人生活习惯和性格脾气的深入了解，通过〔煞尾〕曲的演唱，满怀信心地表明：虽然夫人月夜把门户关禁，我总之一定能设法教你称心如意。当然，莺莺虽然来了，那其间肯不肯（和你亲昵），还得由着她的脾性……。

张生与红娘各有疑虑，使戏剧顿增悬念，戏情亦为之一转，激发了观众欲观下文的兴味。清初名家毛奇龄于此评道："两次传简，何以不复，此处颇费措置，作者着眼，俱在下一折内。如初次约生，下一折是跳墙；则于诎怨中尽情相许，以起下不成就意。二次约生，下一折是合欢；则于惊疑中尽情撇脱，以起下成就意，总是抑扬顿挫之法。"从手法技巧上揭示了《西厢记》的可喜之长。须知，剧作家于此设置的"惊疑"气氛，既缘于生活脉理，又合于戏剧机趣，因而令人可信，耐人品味。《董西厢》写夫人携莺莺一同来到榻前看望张生，莺莺还当着夫人之面演唱了对张生的大段问候与亲热安慰，公然说什么张生之病"多应是为我后恁地细思忆"；甚至还当着夫人面说"莺莺有个药儿善治"，"少顷，令红娘专献药至"；更有甚者，张生竟当着夫人之面，放肆地叫喊："相国夫人您但去，把莺莺留下，胜如汤药！"其泼皮无赖的卑俗嘴脸，气得红娘几乎要"绞杀这神脚（鬼东西）"！而夫人与莺莺却无任何生气或不满的反应。这与它前面所写的"夫人情性怡"，"积世的老虔婆"截然相反；也与该书中莺莺胆怯而羞赧的性格特征难于吻合；张生的狂叫戏闹，既无病势沉重中的恹恹之态，又失书生应有的俊秀与温善之气。这些都是说书艺人为迎合市民鄙俗心理而违背艺术

规律的失败之笔，却也反过来证明《西厢记》能为“千古至文”（李贽），信然有据。

第四本　草桥店梦莺莺杂剧

楔　子

〔旦上，云〕昨夜红娘传简去与张生，约今夕和他相见，等红娘来做个商量。〔红上，云〕姐姐着我送简与张生，约他今宵赴约。俺那小姐，我怕又有说谎，送了他性命，不是要处。我见小姐去，看他说甚么。〔旦云〕红娘收拾卧房，我睡去。〔红云〕不争你要睡呵，那里发付那生？〔旦云〕甚么那生？〔红云〕姐姐，你又来也！送了人性命不是要处。你若又番悔，我出首与夫人，你着我将简帖儿约下他来。〔旦云〕这小贱人到会放刁，羞人答答的，怎生去！〔红云〕有甚么羞，到那里则合着眼者。〔红催旦云〕去来去来，老夫人睡了也。〔旦走科〕〔红叹云〕俺姐姐语言虽是强，脚步儿早先行也。

【仙吕·端正好】因姐姐玉精神，花模样，无倒断晓夜思量。着一片志诚心盖抹了漫天谎。出画阁，向书房，离楚岫，赴高唐，学窃玉，试偷香，巫娥女，楚襄王；楚襄王敢先在阳台上。〔下〕

莺莺赖简的特殊之举，致使张生的相思病越发沉重。张生的病重之讯，反过来感动得莺莺不仅又主动投简暗约其私会，而且进而言明这次私会“端的雨云来”。“雨云”——“云雨”，是男女做爱的特称。要真的“雨云”，意味莺莺将掀开其生命史上有非凡意义的崭新一页，将是莺莺人生之途上一座新的里程碑。作为一个有很高文化修养、深情而敏慧的相府千金，她对自己这一生中最关键的一步作如何举动，事前定然有深长的心理活动和思想准备。

《董西厢》写张生正“隐几（靠着几案——伏在桌上）小眠”时，突然“有人觉之曰：‘织女降矣，尚耽春睡？’”一下子把他惊醒了。他走出门外“迎莺”时，果然莺莺已来到面前，于是两人很快就一拍即合。莺莺来之前的心理与形态如何，被写得太简约太粗直了。董解元忽略了具有“乖性儿”、好弄“假意儿”、且又“小心肠儿转关”的相府小姐，在跟人私合偷欢前必有的矛盾而复杂的特殊心态。王实甫正洞幽烛微地准确把握了人物的特有心性，独辟蹊径、独运匠心地展现出一幅维妙维肖的喜剧场景：

莺莺首先上场，开口就说道：已传简约下张生今夕相见，显示她对今夕的私合之事正念念于心，但是，还要“等红娘来做个商量”，而后才能作最后决定，又显出她仍不免临事而踌躇的矛盾情态。作品以独具神貌的人物语言，立即把观众吸引到这本戏的主线上来。

随即红娘来了，莺莺却不仅不跟红娘作什么“商量”，反而出人意外地要红娘“收拾卧房，我睡去”。无缘无故地又不想去赴约会了。红娘鉴于上一场“问病”中亲见张生“病得这般”严重，出于劳动人民具有的道义感和热心肠，本就担心莺莺“又有说谎，送了他性命，不是要处”。现在，一听莺莺果然又在撒假，所以立即激起了一腔义愤，马上就单刀直入地当面警告莺莺：“不争（果真）你要睡呵，那里发付那生？”聪敏的莺莺反应极快，旋即来个明知故问：“甚么那生？”其装腔做势的形状，浓重了两人之间的矛盾气氛，直逼得泼辣爽利而又机灵果断的小红娘，重重地摔过去一大串凌厉的话语：“你若又番悔，我出首与夫人，……”一下子击中了莺莺的心头要害，迫使莺莺顿减了贵族小姐的骄矜气焰；但是敏慧的莺莺也不简单，接着，她装嗔撒娇地又一番“转关儿”，反过来顺水推舟却又好象很不情愿地似责似问：“这小贱人到会放刁，羞人答答的，怎生去?!”这主仆二人，一个做懒装呆，闪烁其词；一个快人快语，锋芒毕露。两相比衬，各各都意态鲜活。特别是以往那端庄秀雅的莺莺小姐，此刻竟被戏剧家以声传情、声情夺纸地勾勒出她在即将与情人私合时又喜又怯、亦娇亦柔、似假含真的特有形象；加以红娘俏皮幽默的一句“俺姐姐语言虽是强，脚步儿早先行也!”既把她情切切意绵绵、外冷而内热、心急而口硬的特有姿采，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同时又活脱脱地表现出俏红娘风趣尖利而又欣然慰藉的可喜容态，并从而生发出一般欢欣、谐谑的喜剧气氛笼罩于舞台。

接着，王实甫特意安排红娘演唱一支清新流畅的〔端正好〕曲词，进而把舞台上欢乐、轻快而轩昂的气氛渲染得更加浓郁。其词曰：因小姐有着美玉般动人的神采，有着鲜花般喜人的姿容，使张生无间断地日夜向往。现在，小姐以一片热忱之心弥补了过去的漫天大谎，终于走出了华丽的闺阁，迈向了张生简陋的书房，就象古神女离了巫山，主动奔向那欢会的高唐馆。他俩呵，一个学着偷情，一个试着幽会，一个象多情而艳丽的巫山女神，一个如幸运而潇洒的楚襄王。那楚襄王似的俊秀张生，大约早已等候在欢会的阳台上了。

经过一番铺陈渲染，遂使观众带着健康的审美情趣去观照一对青年的偷期私会，使即将到来的私合场景不至堕入低俗之趣。

明代著名曲评家陈继儒说：“红娘是个牵头，一发是个大座主。”（《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西厢记》）清代著名鉴赏家毛声山说：“张生终得与莺莺

配合，全赖红娘之力。”（《第七才子书琵琶记·参论》）他们从肯定《西厢记》卓越艺术成就的基础上所阐发的这些议论，确是很有见地的。《董西厢》在“问病”后至“佳期”（即莺张私合）前，根本没有王实甫生动展示的红娘鼎力促成崔张婚恋的绝妙好戏。王实甫在崔、张婚恋的关键时刻，再一次亦庄亦谐、机趣横生地描写红娘热忱奔忙的可爱形象，着意在人物与人物之间微妙复杂的矛盾关系中，艺术地揭示生活的本质和规律，使戏剧表演不仅动人、乐人，而且感人、启人。人们由此不难领悟：崔张等贵族青年，要实现建立在自主爱情上的幸福婚姻，除了要跟老夫人为代表的传统观念、名教礼制与门阀婚姻制度等作坚决的斗争，还要跟他们各自自身的种种惰性、弱点，尤其是封建思想的束缚作勇敢的斗争。以剧中的崔张而言，他们的这些斗争，又每每都离不开红娘这“撮合山”、“擎天柱”的有勇有智、有情有趣的大力帮助。《西厢记》这些极富美学意蕴的生动描绘，正是现实主义喜剧艺术日臻成熟的重大标志。

第四本　草桥店梦莺莺杂剧

第　一　折

〔末上，云〕昨夜红娘所遗之简，约小生今夜成就。这早晚初更尽也，不见来呵，小姐休说谎咱！人间良夜静复静，天上美人来不来。

【仙吕·点绛唇】伫立闲阶，夜深香霭、横金界。潇洒书斋，闷杀读书客。

【混江龙】彩云何在，月明如水浸楼台。僧归禅室，鸦噪庭槐。风弄竹声则道金珮响，月移花影疑是玉人来。意悬悬业眼，急攘攘情怀，身心一片，无处安排；则索呆答孩倚定门儿待。越越的青鸾信杳，黄犬音乖。

小生一日十二时，无一刻放下小姐，你那里知道呵！

【油葫芦】情思昏昏眼倦开，单枕侧，梦魂飞入楚阳台。早知道无明无夜因他害，想当初“不如不遇倾城色”。人有过，必自责，勿惮改。我却待“贤贤易色”将心戒，怎禁他兜的上心来。

【天下乐】我则索倚定门儿手托腮，好着我难猜：来也那不来？夫人行料应难离侧。望得人眼欲穿，想得人心越窄，多管是

冤家不自在。

喏早晚不来，莫不又是谎么？

【那吒令】他若是肯来，早身离贵宅；他若是到来，便春生敝斋；他若是不来，似石沉大海。数着他脚步儿行，倚定窗棂儿待。寄语多才：

【鹊踏枝】恁的般恶抢白，并不曾记心怀；拨得个意转心回，夜去明来。空调眼色经今半载，这其间委实难捱。

小姐这一遭若不来呵，

【寄生草】安排着害，准备着抬。想着这异乡身强把茶汤捱，则为这可憎才熬得心肠耐，办一片志诚心留得形骸在。试着那司天台打算半年愁，端的是太平车约有十余载。

〔红上，云〕姐姐，我过去，你在这里。〔红敲门科〕〔末问云〕是谁？〔红云〕是你前世的娘。〔末云〕小姐来了么？〔红云〕你接了衾枕者，小姐后面来也。张生，你怎么谢我？〔末拜云〕小生一言难尽，寸心相报，惟天可表！〔红云〕你放轻者，休唬了他！〔红推旦入云〕姐姐，你入去，我在门儿外等你。〔末见旦跪云〕张珙有何德能，敢劳神仙下降，知他是睡里梦里？

【村里迓鼓】猛见他可憎模样，——小生那里得病来——早医可九分不快。先前见责，谁承望今宵欢爱！着小姐这般用心，不才张珙，合当跪拜。小生无宋玉般容，潘安般貌，子建般才，姐姐，你则是可怜见为人在客！

【元和令】绣鞋儿刚半拆，柳腰儿勾一搦，羞答答不肯把头抬，只将鸳枕捱。云鬓仿佛坠金钗，偏宜鬆鬟儿歪。

【上马娇】我将这钮扣儿松，把缕带儿解；兰麝散幽斋。不良会把人禁害，咍，怎不肯回过脸儿来？

【胜葫芦】我这里软玉温香抱满怀。呀，阮肇到天台，春至人间花弄色。将柳腰款摆，花心轻拆，露滴牡丹开。

【幺篇】但蘸着些儿麻上来，鱼水得和谐，嫩蕊娇香蝶恣采。半推半就，又惊又爱，檀口揾香腮。

〔末跪云〕谢小姐不弃，张珙今夕得就枕席，异日犬马之报。〔旦云〕妾千金之躯，一旦弃之。此身皆托于足下，勿以他日见弃，使妾有白头之叹。〔末云〕小生焉敢如此？〔末看手帕科〕

【后庭花】春罗原莹白，早见红香点嫩色。〔旦云〕羞人答答的，看甚么？〔末〕灯下偷睛觑，胸前着肉揣。畅奇哉，浑身通泰，不知春从

何处来？无能的张秀才，孤身西洛客，自从逢稔色，思量的不下怀；忧愁因间隔，相思无摆划；谢芳卿不见责。

【柳叶儿】我将你做心肝儿般看待，点污了小姐清白。忘餐废寝舒心害，若不是真心耐，志诚捱，怎能勾这相思苦尽甘来？

【青哥儿】成就了今宵欢爱，魂飞在九霄云外。投至得见你多情小奶奶，憔悴形骸，瘦似麻秸。今夜和谐，犹自疑猜。露滴香埃，风静闲阶，月射书斋，云锁阳台；审问明白，只疑是昨夜梦中来，愁无奈。

〔旦云〕我回去也，怕夫人觉来寻我。〔末云〕我送小姐出来。

【寄生草】多丰韵，忒稔色。乍时相见教人害，霎时不见教人怪，些儿得见教人爱。今宵同会碧纱厨，何时重解香罗带。

〔红云〕来拜你娘！张生，你喜也。姐姐，咱家去来。〔末唱〕

【煞尾】春意透酥胸，春色横眉黛，贱却人间玉帛。杏脸桃腮，乘着月色，娇滴滴越显得红白。下香阶，懒步苍苔，动人处弓鞋凤头窄。叹鲰生不才，谢多娇错爱。若小姐不弃小生，此情一心者，你是必破工夫明夜早些来。〔下〕

清代小说家曾衍东写有《小豆棚》一书，为使书中的冶艳故事得以比附而增添色彩，特意在其《常静莲》篇中，借人物之口说道："禅榻留云，较胜西厢待月。"其所谓"西厢待月"，即指《西厢记》本折所演的艳情戏。

这折被称为"佳期"——"酬简"的艳情戏，着重描写张、莺通过私合以实际行动勇敢背逆封建礼教和门阀婚姻制度的果敢行为。但是，王实甫却没有急于渲染这一对久渴逢甘雨的青年在欢会中的性爱场景，而是先以较大篇幅铺排张生在莺莺到来之前的久盼心情。这是有深意的。因为，躯体的谐合固然是爱情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爱情的升华是否秉有高尚的审美情趣，却是躯体结合能否给人以美感的前提。剧作家着意安排张生以清雅而热切的声调朗诵道："人间良夜静复静，天上美人来不来？"从而在一股书卷气中展示出舒恬幽雅的美好意境。特别是"天上美人"的称谓，不仅突出了张生对莺莺敬重、挚爱的深情，而且使二人之恋以及即将到来的私合之境，涤除了卑琐猥亵的庸俗气息。

从〔点绛唇〕经〔混江龙〕〔油葫芦〕等，直至〔寄生草〕，张生连续演唱了七支曲词，有声有色地表现了他对莺莺苦思苦恋的热忱思念和深长心情。舞台上引人注目的是：在明月高照、清辉四溢、风弄竹声、花影暗移的如画

之境中，伫立着“意悬悬”“急攘攘”鹄望以待的一情种。唱词铺排之妙，诚如古人所评：“先著‘伫立’句，后入‘夜深’，以立阶之久也”；同时，结合唱词的表演，舞台上还展现着张生由立阶而入室，由“倚门”而“倚窗”，由“手托腮”而数脚步，……活画出张生情思恍惚、焦躁急灼的情状。

如果说外在形态易写，内心情致难摹，那么，王实甫便不愧是精通人物心理活动的艺术大师。请看，剧中这焦急的情郎，因思之切难免生埋怨之心，竟然产生了懊悔乃至改变的念头：“早知道无明无夜因他害，想当初‘不如不遇倾城色’”；甚至，要用尊敬贤人的虔诚之心来改正好色之情以警戒自己！不过，真的悔改吗？——否。哪会真的悔改呢，因为，哪能克制莺莺那美好的形象突然间又涌上心怀？！剧作家通过曲词跌宕起伏的酣畅铺排，把张生欲亲不得、欲罢不能，因而“忽等忽想，忽悔忽恨，忽疑忽猜”的复杂心态，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引得观众时而哑然失笑，时而会心微笑。同时，亦如同彩云映月似地把莺莺那“天上美人”的特有魅力，衬托了出来。这一切都表明：异性相爱，以相知、相敬为前提而培育的真挚爱情，以自由爱情为基础而建立的自主婚姻，是美好人性的真实体现，是任何传统观念和封建礼教所扼制不了的。王实甫以感人的戏剧场景昭示我们：在人类全部的感情生活中，最高尚、最痛苦，从而也是最复杂最微妙的感情就是爱情；而美好的爱情，实在是“人性中的至洁至纯”；也因此，由真挚的情爱升华为躯体谐合的健康的性爱，自有其独特的审美意蕴。

就在张生这急盼、猜疑、悔恨、悲忧的冷色调中，红娘等人上场了。张生问：“是谁？”红娘回应：“是你前世的娘！”一句诨语立即热闹了舞台，逗乐了观众。这句轻松的玩笑、应景的打趣，似尖酸而实温柔，它显示了红娘对张生逐顾的欢欣，显示了红张之间的亲厚关系，泯灭了庸俗的尊卑阶限，增添了生活的情味与谐趣，极富喜剧神韵，堪称喜剧妙品。

一个有趣的对比是：《董西厢》卷五在莺莺酬简前夕，张生曾于渴想中做了一个好梦——梦见莺莺突然主动上门，“生拥莺至寝”，随即“抱来怀里”，而且“锦被翻红浪”，突出的是张生性心理冲动的急切情状；而《西厢记》在莺莺酬简之前，如上所述，着重描摹的是张生盼待中的各种语言动作，引人注目的是张生“则为这可憎才（最可爱的人——莺莺）熬得心肠耐，办一片志诚心留得形骸在”，着意渲染的是张生因敬慕“天上美人”莺莺而不惜摧残自己的身心，因此，突出的是“志诚种”张生的精神美。

有一句谚语说得好：“爱情是德行的明镜。”艺术大师罗丹也说得对：“爱情是生命的一扇窗子。”可见，文学作品婚恋当事人精神境界的高卑与雅俗，直接关乎到爱情主题的韵致，甚至影响到全作品的风调。

当然，作为青年们婚恋喜剧冲突的解决形态之一、作为性爱的升华与

体现，男女间由心灵的契合，自然而进展到躯体的结合——于是，作品中出现性感、性生活场面的描写，就成为古今中外文学史上屡见不鲜的现象。在中国，从《诗经》的“桑间濮上”之咏，所谓“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汉书·地理志》)，到唐代的传奇《任氏传》、《霍小玉传》等等作品，每有男女交媾之描绘；在西方，远的不说，即以“文艺复兴”代表作之一的《十日谈》而言，其间更多见男女的性行为场面。因此，《西厢记》本折中从〔上马娇〕经〔胜葫芦〕〔幺篇〕至〔后庭花〕，用四支曲词，以张生口吻，半隐半显地描写了张、莺的性爱场面和人物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些性感描叙，引起了后人的两种评议：明代的王骥德批评“‘胸前’三句，稍涉猥俗”；徐士范进而指出：“此处(按：指性感描写)语意稍恶，殊无蕴藉，昔人有浓盐赤酱之诮，信夫！”但是，明末清初的金圣叹的看法却截然相反，他首先在《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中特地强调：“人说《西厢记》是淫书，他止为中间有此一事耳(按：指男女性爱)。细思此一事，何日无之，何地无之？不成天地中间有此一事，便废却天地耶？”随后，他又在这折戏文的评语中进而肯定：“人未有不好色者也，人好色未有不淫者也，……”甚至“自古至今，有韵之文，吾见大抵十七皆儿女此事”；在本折的〔元和令〕曲词之旁，金圣叹又赞道：“此是小儿女新房中真正神理也！”清代的毛声山也认为“国风好色不淫，……《西厢》近于风”。

金圣叹等人着重从人世生活的真实面目上来肯定《西厢记》的性爱描写，这是可取的。马克思、恩格斯也早已指出：“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人类以来就存在的”；“中世纪是从具有性爱的萌芽的古代世界停止的时候开始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革命先烈李大钊并明确说道：“两性相爱，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李大钊选集》第168—169页)。正因为如此，所以，“性爱特别是在最近八百年间获得了这样意义和地位，竟成了这个时期中一切诗歌必须环绕着的轴心了”(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欧洲的这种文艺现象也一定程度地体现了亚洲的文艺状况。

同时，从文艺创作要追求特定效果的角度来考察，有时也需要适当的性感描写。以本剧而论，作为父母双亡、家世寒微的穷酸书生，张生以自己的品貌才情，赢得了相府千金背弃门阀观念、冲破礼教拘禁、不计家族利益的真挚爱情，于此，渲染这种不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非法”私通，对其性爱之畅美、身心之“通泰”的咏赞，正显示了对封建传统观念(包括宋儒的禁欲主义)的有力批判、对封建礼仪法规的大胆揶揄，有着人性解放、个性自由的民主色彩，起着鼓吹战斗的进步作用。

由于《西厢记》的性行为描写是在人类共同进步的伦理道德规范下进

行的，是以真挚美好的情愫为主色调的，所以，它在描叙张、莺的性爱时，着意展现张生憨朴热枕的“知音”“感激”之情：“无能的张秀才，孤身西洛客”，“我将你做心肝儿般看待”……；着意渲染崔张的性爱境界犹如“阮肇到天台”，充满了“春至人间花弄色”的诗意色彩，而无什么玩弄性、欺骗性、占有性或强制性，从而使它远远高出于其后的《金瓶梅》中贪欲横流、卑污下贱的淫滥场景；并积极启发了《红楼梦》中对宝玉与黛玉、宝玉与晴雯等超脱鄙俗的爱情描写。所以，《西厢记》虽有性爱场面，其作品仍赢得了高雅纯洁的林黛玉“余香满口”的赞美。

尤其值得赞佩的是，王实甫从不为招徕观众而滥施庸俗之笔。他始终依循人物的性格，紧紧扣合戏剧冲突的基本规律。所以，即使在描写崔张性爱场景时，他仍着眼于剧情的有机推进。请看，当张生为“今夕得就枕席”而衷心感谢莺莺时，莺莺立即语重情长地说道：“此身皆托于足下，勿以他日见弃，使妾有白头之叹。”这就生动地表明，崔张二人间的旧有矛盾刚刚解决，随着莺莺“停妻再娶”之忧愁的提出，又构成了人物新的心理矛盾，又揭示了封建社会对人物的新考验。莺莺不是拈酸吃醋的妒妇，不是浅薄轻佻的女人；莺莺的忧虑是封建社会夫权制“一夫多妻”以及官场腐败、官僚无行等丑恶现实在心灵上的必然反映。所谓“白头之叹”，是指汉代才子司马相如发迹后曾有新欢，致使其妻卓文君作《白头吟》之诗以讽谕并感召他的故事。莺莺借此来劝戒张生，来表达她对爱情的执着和坚贞；于艺术上正跟前面“琴心写怀”相照应，虽处于性感场景，其高雅、深情而又柔婉、温善的可爱形象，是楚楚动人的。《董西厢》写崔张只是沉溺于性爱之中而忘乎所以，直到第二夜两人再度私合时，莺莺这才说道：“粉郎呵，莺莺的祖宗你知么？家风清白，全不类其他……”，表明她虽已跟张生私合，仍未忘“祖宗”的声望，且有愧于“家风清白”；她之所以违背“母训”，也仅仅出于旧道德的“报恩”思想，而不是自觉争取婚姻自主。——“不意哥哥因妾病，恹恹地染沉疴；……百般医疗终难可。莺莺不忍，以此背婆婆。”末后才说道：“异日休要逢别的，更不管负人呵！”两个作品中的两个莺莺，其品貌气度，其美感风韵，多么不同！

从〔柳叶儿〕曲词开始，进入了这场性爱喜剧的尾声阶段。通过曲词的铺排，形象地展示了两层意蕴：一、再度表演了张生于性爱之喜中的诚挚感激之情，表明这一对婚恋者确是平等互爱，相知相敬并从而获得性“和谐”的。这不仅超脱了当时腐朽社会中肉欲苟合的庸俗气习，而且，已具备了近代性爱的进步内容。二、凸现了张生于性爱之喜中“犹自疑猜”的特殊心态。貌似怪异，却又入理。它表明崔张的“鱼水得和谐”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又是多么地难保障，以至虽已实现，仍有疑虑，甚而还“愁无奈”！这正

是对封建礼教拘制正常人性的真实揭露和有力控诉。在一阵阵欢乐之声中，这一句句悲愁之音，将激起观众"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以含泪微笑而深长思之。正如普希金所说："高尚的喜剧往往是接近于悲剧的。"

尾声阶段的〔寄生草〕曲词，词工意美，优雅喜人。前两句总叙莺莺之风致可爱；中间三句分叙莺莺的强烈吸引力，正如评论家所赞："'乍时'三句总收上文，是对崔张由相见、相思至相会全部过程的简要概括"(《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眉批)；末后两句继往开来，含不尽之情味于热切期待的疑问句中，有蕴藉绵缈之美。其大意是：莺莺的绰约风度多么美好，极其艳丽令人倾倒。猛一相见就叫人情思缠绵，一时不见就教人埋怨焦躁，一会儿的相见就叫人恋恋难抛。今夜我和你在碧纱帐内欢会，明日何时再让我解开你香罗衣带？……

在别的版本上，于红娘说过"姐姐，咱家去来"之后，紧接着还有张生文诌诌、意浓浓地"念"诵的一首诗："堂上已了各西东，惭愧阇(shé)黎斋后钟；三十年前尘土暗，如今始得碧纱笼。"借北宋政治家吕蒙正的"酒杯"，来浇自己之"块垒"。吕蒙正贫贱时住在洛阳城外破窑中，每听到寺院的钟声，就去赶斋吃。僧人暗遵吕蒙正岳父刘员外之意，为了不让吕蒙正吃斋，改为斋后撞钟。吕蒙正羞愤之下，题诗于寺壁："男儿未遇(未发迹)气冲冲，懊恼阇黎斋后钟。"尔后，吕蒙正得官重回寺院，见先前所题诗句已被僧人用碧纱笼罩着，于是又续诗二句："十年前时尘土暗，今朝始得碧纱笼！"吕蒙正与其妻刘月娥的婚姻，曾受到有浓厚封建势利意识的岳父刘员外的多次破坏(参见王实甫剧作《吕蒙正风雪破窑记》)，所以，张生用这些诗句，表达他与莺莺的婚恋由受阻至得意的悲喜情怀。剧作家通过张生的生动表演，着意为青年男女的性爱之美，平添了豪情激越的阳刚之气。("堂上已了各西东"，指寺院的斋堂已停止供食，僧人都走散了。"阇黎"，梵语阿阇梨的略称，此指僧人。)

〔煞尾〕曲词，写临别时张生的依依深情。金圣叹对此曲词十分欣赏："写张生对(莺莺)越看越爱，越爱越看，临行抱持，不忍释手，固也；然此正是巧递后篇夫人疑问之根(按：指莺莺"春色横眉黛""杏脸桃腮"等青春焕发的美好意态，引起老夫人的猜疑)，故为入化出神之笔。"对曲中"杏脸桃腮，乘着月色，娇滴滴越显得红白"之句，金圣叹赞道："从来丽句不清，清句不丽，如此清丽之句，真无第二手也！"这些评析，颇具艺术审美力。但是，对曲中"春意透酥胸，春色横眉黛，贱却人间玉帛"三句，金氏却只能笼统地赞曰"奇句，妙句，清绝句，入化句"，未能切入它的美学内蕴。须知"玉"与"帛"，是封建社会的贵重物品，只有富贵之家才能享用。剧作家于此借张生之口，以赞赏人体美、青春美和性爱美，来针锋相对地鄙弃封建

统治者吹捧的荣华富贵，正是使这场偷期私合的艳情戏蕴蓄着进步的时代精神，并从而高出于市俗男女轻薄调情的闪光之笔。

第四本 草桥店梦莺莺杂剧

第 二 折

〔夫人引倏上，云〕这几日窃见莺莺语言恍惚，神思加倍，腰肢体态，比向日不同，莫不做下来了么？〔倏云〕前日晚夕，奶奶睡了，我见姐姐和红娘烧香，半晌不回来，我家去睡了。〔夫人云〕这桩事都在红娘身上，唤红娘来！〔倏唤红科〕〔红云〕哥哥唤我怎么？〔倏云〕奶奶知道你和姐姐去花园里去，如今要打你哩。〔红云〕呀！小姐，你带累我也！小哥哥，你先去，我便来也。〔红唤旦科〕〔红云〕姐姐，事发了也，老夫人唤我哩，却怎了？〔旦云〕好姐姐，遮盖咱！〔红云〕娘呵，你做的隐秀者，我道你做下来也。〔旦念〕月圆便有阴云蔽，花发须教急雨催。〔红唱〕

【越调·斗鹌鹑】则着你夜去明来，倒有个天长地久；不争你握雨携云，常使我提心在口。则合带月披星，谁着你停眠整宿？老夫人心数多，情性刁；使不着我巧语花言，将没做有。

【紫花儿序】老夫人猜那穷酸做了新婿，小姐做了娇妻，这小贱人做了捽头。俺小姐这些时春山低翠，秋水凝眸。别样的都休，试把你裙带儿拴，纽门儿扣，比着你旧时肥瘦，出落得精神，别样的风流。

〔旦云〕红娘，你到那里小心回话者！〔红云〕我到夫人处，必问"这小贱人，

【金蕉叶】我着你但去处行监坐守，谁着你迤逗的胡行乱走？"若问着此一节呵如何诉休？你便索与他个知情的犯由。

姐姐，你受责理当，我图甚么来？

【调笑令】你绣帏里效绸缪，倒凤颠鸾百事有。我在窗儿外几曾轻咳嗽，立苍苔将绣鞋儿冰透。今日个嫩皮肤倒将粗棍抽，姐姐呵，俺这通殷勤的着甚来由？

姐姐在这里等着，我过去。说过呵，休欢喜；说不过，休烦恼。〔红见夫人科〕〔夫人云〕小贱人，为甚么不跪下！你知罪么？〔红跪云〕红娘不知罪。〔夫人云〕你故自口强哩。若实说呵，饶你；若不实说呵，我直打死你这个贱人！谁着你和小

姐花园里去来？〔红云〕不曾去，谁见来？〔夫人云〕欢郎见你去来，尚故自推哩。〔打科〕〔红云〕夫人休闪了手，且息怒停嗔，听红娘说。

【鬼三台】夜坐时停了针绣，共姐姐闲穷究，说张生哥哥病久。咱两个背着夫人，向书房问候。〔夫人云〕问候呵，他说甚么？〔红云〕他说来，道"老夫人事已休，将恩变为仇，着小生半途喜变做忧"。他道："红娘你且先行，教小姐权时落后。"

〔夫人云〕他是个女孩儿家，着他落后怎么！〔红唱〕

【秃厮儿】我则道神针法灸，谁承望燕侣莺俦。他两个经今月余则是一处宿，何须你一一问缘由？

【圣药王】他每不识忧，不识愁，一双心意两相投。夫人得好休，便好休，这其间何必苦追求？常言道"女大不中留"。

〔夫人云〕这端事都是你个贱人。〔红云〕非是张生小姐红娘之罪，乃夫人之过也。〔夫人云〕这贱人到指下我来，怎么是我之过？〔红云〕信者人之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牿，小车无轨，其何以行之哉？"当日军围普救，夫人所许退军者，以女妻之。张生非慕小姐颜色，岂肯区区建退军之策？兵退身安，夫人悔却前言，岂得不为失信乎？既然不肯成其事，只合酬之以金帛，令张生舍此而去。却不当留请张生于书院，使怨女旷夫，各相早晚窥视，所以夫人有此一端。目下老夫人若不息其事，一来辱没相国家谱；二来张生日后名重天下，施恩于人，忍令反受其辱哉？使至官司，夫人亦得治家不严之罪。官司若推其详，亦知老夫人背义而忘恩，岂得为贤哉？红娘不敢自专，乞望夫人台鉴：莫若恕其小过，成就大事，润之以去其污，岂不为长便乎？

【麻郎儿】秀才是文章魁首，姐姐是仕女班头；一个通彻三教九流，一个晓尽描鸾刺绣。

【幺篇】世有、便休、罢手，大恩人怎做敌头？起白马将军故友，斩飞虎叛贼草寇。

【络丝娘】不争和张解元参辰卯酉，便是与崔相国出乖弄丑。到底干连着自己骨肉，夫人索穷究。

〔夫人云〕这小贱人也道得是。我不合养了这个不肖之女。待经官呵，玷辱家门。罢罢！俺家无犯法之男，再婚之女，与了这厮罢。红娘唤那贱人来！〔红见旦云〕且喜姐姐，那棍子则是滴溜溜在我身上，吃我直说过了。我也怕不得许多，夫人如今唤你来，待成合亲事。〔旦云〕羞人答答的，怎么见夫人？〔红云〕娘根前有甚么羞？

【小桃红】当日个月明才上柳梢头，却早人约黄昏后。羞的我脑背后将牙儿衬着衫儿袖。猛凝眸，看时节则见鞋底尖儿瘦。

一个恣情的不休，一个哑声儿厮耨。呸！那其间可怎生不害半星儿羞？

〔旦见夫人科〕〔夫人云〕莺莺，我怎生抬举你来，今日做这等的勾当；则是我的孽障，待怨谁的是！我待经官来，辱没了你父亲，这等事不是俺相国人家的勾当。罢罢罢！谁似俺养女的不长进！红娘，书房里唤将那禽兽来！〔红唤末科〕〔末云〕小娘子唤小生做甚么？〔红云〕你的事发了也，如今夫人唤你来，将小姐配与你哩。小姐先招了也，你过去。〔末云〕小生惶恐，如何见老夫人？当初谁在老夫人行说来？〔红云〕休伴小心，过去便了。

【幺篇】既然泄漏怎干休？是我相投首。俺家里陪茶陪酒倒捱就。你休愁，何须约定通媒媾？我弃了部署不收，你原来"苗而不秀"。呸！你是个银样镴枪头。

〔末见夫人科〕〔夫人云〕好秀才呵，岂不闻"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我待送你去官司里去来，恐辱没了俺家谱。我如今将莺莺与你为妻，则是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你明日便上朝取应去。我与你养着媳妇，得官呵，来见我；驳落呵，休来见我。〔红云〕张生早则喜也。

【东原乐】相思事，一笔勾，早则展放从前眉儿皱。美爱幽欢恰动头。既能勾，张生，你觑兀的般可喜娘庞儿也要人消受。

〔夫人云〕明日收拾行装，安排果酒，请长老一同送张生到十里长亭去。〔旦念〕寄语西河堤畔柳，安排青眼送行人。〔同夫人下〕〔红唱〕

【收尾】来时节画堂箫鼓鸣春昼，列着一对儿鸾交凤友。那其间才受你说媒红，方吃你谢亲酒。〔并下〕

这折"拷红"戏，既是红娘美好形象的生动展现，又是全剧戏剧高潮的精彩铺展。明末清初的"槃薖硕人"说道："红娘，女中狡侠也，生莺成合之难易，其线索皆在红手。从来注《西厢》者，演《西厢》者，但知看莺生情事，而不知玩红娘机关"（《槃薖硕人增改定本西厢记》第五折之批语）。虽然槃薖硕人对《西厢记》的增改确有缺点，但是，他把"红娘机关"看作"生莺成合"喜剧中的一大枢纽，这见解迥然超出于前此诸家之论；相比于某些明刊本《西厢记》第十一出中视红娘为"淫乱之人"的谬评，槃薖硕人对红娘的赞赏，乃至对《西厢记》全剧的理解，堪称新人耳目的卓见。自然，槃薖硕人这器识不凡的卓见，概源于王实甫妙笔生辉的高超造诣。王实甫的"拷红"之戏，又一次通过"红娘机关"的绝妙敷演，将解决"生莺成合"的关键性冲突，作了令人感佩的艺术铺排，实在是让人百看不厌、百读不腻的千古佳篇。

这折"拷红"戏的艺术生命力在于：王实甫既善于提炼并深化戏剧的

美学内蕴，又巧于将精警深隽的戏剧意蕴搬演成引人入胜、令人击节的舞台造型。

上一场写崔张冲破封建礼教的规范和传统观念的束缚，大胆而诚挚地私合相欢。这虽是一大美事，却不是他们婚恋的真正胜利。因为莺生二人还只能处于幽期暗合之中，不仅他们本人十分畏惧这种暗中私合的暴露，正如本折所写，一旦被老夫人识破，他们就都吓得不知所措，露出了"银样镴枪头"的脆弱性；而且，连红娘这个局外人也常常是"提心在口"。可见，崔张的"佳期"幽会，不仅没有真正解决他们婚恋抗争路上的深刻矛盾，而且，还使这对钟情之人陷入了欲罢不可、欲进不能的更大矛盾。矛盾的症结在于，他们如何从暗合偷欢的"不法"处境中解脱出来，并进而赢得社会公认的合法地位。象卓文君与司马相如那样私奔出去，或者如董解元诸宫调所写让崔张私逃于友人家中，其实都不是真正解决矛盾的可靠途径；更何况，崔张都不具备这种私逃的条件。王实甫的高明在于，他不仅没有回避那制约着"莺生情事"的客观社会的根本矛盾，而且，还善于将生活中分散与隐蔽的矛盾，经过精心提炼，转化成集中尖锐而又鲜明生动的戏剧冲突，并在这戏剧冲突中深化了耐人品赏的美学内蕴。

崔张自由爱情、自主婚姻的最大障碍，即他们的主要矛盾面，就是封建礼教、门阀观念和传统思想的血肉化身——崔夫人；崔张与崔夫人的矛盾，是两种社会势力尖锐斗争的根本性矛盾。正是这折"拷红"好戏，在胜利解决莺生私合幽欢与崔夫人秉礼持家的尖锐冲突中，昭示了王实甫慧眼独具的审察力和匠心独运的表现力。短短一折戏，安排得跌宕夭矫而又线索清晰，摇曳多姿而又气氤流贯。难怪金圣叹如此激赏："人若胸膈有疾，只须朗吟'拷艳'（按：即'拷红'）十过，便当开豁清利，永无宿物。"这折"拷红"好戏，由"拷"前风云、"拷"中辩驳和"拷"后余波三大部分有机组成。

一、"拷"前风云

戏剧一开演，老夫人首先登场时就揭开了戏剧矛盾并勾起了观众的悬念。只见她开门见山地说道："这几日窃见莺莺语言恍惚……。"明代的陈眉公对此评赞为"好相法"！这当然是皮里阳秋的评语。陈眉公一方面赞赏崔夫人的察人之明，一方面讽刺崔夫人的监人之态。崔夫人首先从女儿的"语言"——这个人类思维活动的直接现实上审察，并敏锐地把握住"恍惚"的微妙性；继以"神思加倍"，在本该欣慰的现象中却警觉地发现了令人忧愁的内蕴。——可见崔夫人确是老于世故、城府森严、识见不凡的大家主妇。尔后，缀以"腰肢体态，比向日不同"的评判，进一步活画出她作为生身母亲对女儿特有的细心关切，和作为封建命妇对贵族小姐的用心

防范。这一切都显得既苛严，又惶惧，同时又略带一丝母性的温柔。《董西厢》只是由作者以第三人称简略地概述道："夫人见莺容丽倍常，精神增媚，甚起疑心。"相比之下，《西厢记》以人物语言如此描摹，更能展示崔夫人的独特个性，也使即将上场的崔莺莺更富有雕塑美，更能引发观众的形象化感受和创造性想象，因而更能激起舞台的戏剧韵味。尽管老夫人以疑虑乃至责备的心态在察看莺莺，而观众透过她的描叙，正想象并欣赏到莺莺在偷欢暗合中、性爱和谐后，生命的勃发和青春的韵律；领悟到人类正当性爱的独特美致。《董西厢》概述"夫人自思，必是张生私成暗约"，显得较为粗率、浅直；《西厢记》崔夫人说道："莫不做下来了么？"既切合贵族夫人比较含蓄典雅的口气，又传示了这个封建家长疑惑、忧愁、焦急与暗恨的特有神态，从而，使戏剧冲突很快地集中、突出起来。

在《莺莺传》和《董西厢》中，均述及莺莺有个小弟弟，但都有始无终，徒见其名而不见任何活动。《西厢记》于此穿插了这个小孩顺接崔母话题，说出"姐姐和红娘烧香，半晌不回来"的简短对话，活现出他好奇而又幼稚的童真情态，加之他对红娘先机透露的一句"如今要打你哩"，给舞台增添了生活气息，增加了动态感，并进而激化了戏剧矛盾。在《仇文合璧西厢会真记》（按：指以明代大画家仇英之画与大书法家文征明之字合印的《西厢记》，有文明书局一九二四年的玻璃版影印本行世）内，于《堂前巧辩》中，即画着欢郎站在崔母面前，似乎已向夫人叙说了有关情况；屏风一侧，莺莺和红娘都在注意事态的发展，各人有恰如其分的表情（参见蒋星煜《西厢记考证》第53页）。此情此境，致使红娘不禁惊慌地说道："呀！小姐，你带累我也！"使戏剧一下平添了紧张气氛。平时稳重端庄的崔莺莺，更吓得顾不上高贵小姐的架势，忙忙地尊红娘为"好姐姐"，求红娘"遮盖咱"！红娘心急口快，也就脱口而出："娘呵，你做的隐秀者……"（"隐秀"，隐蔽、谨慎；秘密事）句意是：你干得可真隐蔽稳当呀！虽是反话冷嘲，但却不怀恶意。红娘随后的唱词也有这种一气贯注的语气。这种基于同情和本于爱护的责备语言，既反映了严酷的封建礼制投掷在青年心灵上的阴影，又展示了红、莺关系的亲厚热切，并进而催化了"拷"前的紧张气息。随着红娘〔斗鹌鹑〕等曲词的演唱，使紧张气息愈演愈烈，从而，形成了"拷"前的急遽风云。

红娘唱道："老夫人心数多"——心计多，"性情伫(zhòu)"——生性机巧。（有的版本作性情怞(chōu)——性格固执，心胸狭窄。）两句唱词都突出地强调了老夫人很不好对付，因此，红娘知道隐瞒是不行的，撒谎是无用的。这就意味着红娘已经过通盘考虑，准备在亮出真相后另行解决。如此，既真实地显示了老夫人阅历深、手腕硬的为人特点，又生动地传示出

小红娘有见识、善谋算的性格风貌。所谓"棋逢对手"、"旗鼓相当"，方能在紧张严峻的斗争中，充分展示两种势力对抗冲突的深刻蕴涵和斗争双方的典型特征。

通过〔紫花儿序〕曲词，表现红娘对老夫人心态的估计和分析。一个"穷酸"之称，准确地模拟出老夫人的封建门第观念和庸俗势利眼光，并跟本折之尾老夫人说"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前后呼应（此处称"穷酸"，不含红娘对张生有什么轻薄之意，随后红娘还特地称张生为"秀才是文章魁首"）；一个"捽头"之谓，俏红娘调皮地把自己排进了矛盾冲突之中，暗示了老夫人对自己的愤恨，预示了自己被"拷"的必然性。这"捽头"一词，还曾引起过《西厢记》研究史上的一场争论。本来，绝大多数的明刊《西厢记》上都作"这小贱人做了捽头"，并因此一句话，大多数明刊本上都为本折（出）戏写了《总批》："红娘是个牵头，一发是个大座主。"但是，自从屠隆校正的《新刊合并王实甫西厢记》问世起，开始出现"这小贱人做了饶头"的改篡。"捽头"与"饶头"，虽只一字之差，而含意迥别。"饶"是另外增添，"饶头"是跟着占了好处，似乎红娘成了张生的小妾。崔母如果称红娘"饶头"，是对红娘的诬蔑；红娘如果自己有"饶头"之想，则她为莺张的成就好事就不怎么值得赞美，而且，这种庸俗浅薄的"饶头"之念，跟前面月窟天仙般冰清玉洁、慷慨热忱的俏红娘绝难吻合，所以，改篡者势必受人指责。明代名家凌濛初就曾在《西厢记·五本解证》中愤然讥讽道："无怪越人有饶头之癖矣！"（屠隆及徐文长、王骥德均为"越人"）看来，"牵头"与"饶头"之争，关乎到对全剧主题的理解（参见蒋星煜《西厢记考证》第116页、118页）。红娘对莺莺"春山低翠"（双眉低垂）、"秋水凝眸"（眼神凝滞）、"出落得精神"（显得更有神采）、"别样的风流"（格外的风流）……等等的描叙，既申足了上曲"使不着我巧语花言"来掩饰的原因（潜台词是：莺莺已客观上展现了有别于深闺处女的种种形态），又流露了红娘对莺莺在性爱和谐后容光焕发、韵味顿生的赞赏之情，于中透示出剧作家自己对自由爱情、自主婚姻的热忱咏赞。短短一首含情写貌、寓峻刻于谐趣的曲词，把夫人、张生、莺莺和红娘都各具特色地勾画到了，在催化"拷"前紧张气氛的同时，还让人品赏到生活美与艺术美的情致和韵味。金圣叹于此批道："妙！妙！行文乃如洛水神妃，乘月凌波，欲行又住，欲住又行，何其出意自在！"

莺莺听到红娘描叙自己"别样的风流"，更增加了对夫人的畏惧，所以，她特地叮嘱"红娘，你到那里小心回话者！"这就引发出红娘〔金蕉叶〕曲词的演唱，维妙维肖地模仿着崔夫人指责红娘的声口。它既跟前面崔夫人所谓"这桩事都在红娘身上"先后照应，使剧情环环相扣，气脉流贯，又进一步深化了崔夫人的性格：威严、专横和精于世故，以及她特有的论人

哲学。她认为自己的女儿本是端庄守礼的淑女，之所以“做下来”出乖露丑的事，责任全在红娘这“小贱人”身上。她的指责自有其“逻辑性”：一、女儿是相府千金，“这等事不是俺相国人家的勾当”；若是有了，也是因小贱人“迤逗的胡行乱走”才撮弄出来的；二、早已指派过红娘的职责是“但去处行监坐守”。女儿“做下来了”，则红娘就未尽到监守的职责。所以，老夫人要追究红娘，“拷红”就势在必行。突出夫人的精明、威严和森冷，同时也就反衬出红娘的聪明、伶俐和机警。作品这样描写，既真实地映现了当时社会和崔夫人心目中森严的等级观念和顽固的阶级偏见，也透露了王实甫对这种等级观念与阶级偏见的鄙薄与挑战。

面对即将到来的苛严责罚，红娘理所当然、情之必至地要反问莺莺：“我图甚么来？”这就必然引发出〔调笑令〕的唱词。前两句“你绣帏里……百事有”，回顾莺、生往日私合幽欢的畅美情境，在夸张性的赞赏中伴带着诙谐的调侃，既凸现了红娘的俏皮声口，又调节了观众的欣赏心理。中间两句“我在窗儿外……绣鞋儿冰透”，活画出小红娘恳挚辛劳的可爱形象，跟崔、张的性爱场景鲜明对照、冷热比衬，意境引人。末后两句“嫩皮肤”反遭“粗棍抽”，正反映照，情理相生，既酸楚，又热忱；结以“着甚来由”的反问，激起观众的感情波澜，让人们自然地体会：幸福爱情的代价、美好人性之珍贵……。剧作家描写红娘如此向莺莺申述，并非表示红娘对莺莺的埋怨或邀功，更非表示红娘对自己以往行径的后悔或委屈；目的只在于凸现红娘热忱助人、苦己利人的高尚形象，并反衬后面崔夫人狠“拷”红娘的行为，实在悖谬无情而令人厌恨。清代有些《西厢记》的刊本上附录了若干《制艺醉心篇》，其中一篇题为《立苍苔只将绣鞋儿冰透》的八股文，有这样一些评论：“窗外人意，岂不羡乎？而步未敢移也”，“想两人欲洽风生，而我则欲归难留，而徒倚踯躅，徒任此凄凉之苦也”，流露了评论者的浮情俗趣，斫损了红娘的侠气热肠；但也启示后人要严肃认真地评赏《西厢记》的问题。

红娘最后一句：“我过去。说过呵，休欢喜；说不过，休烦恼。”——形象地表现了红娘的沉着稳重和对莺莺的真诚关切，生动地透视出红娘内心的复杂活动：对未来局势的分析估计，对应付夫人的策略举措，对娇怯莺莺的宽慰与警省……。《董西厢》一无拷红前红娘的任何言行，不见红娘的任何准备，因而也就不如《西厢记》这里浓于生活气息和富于戏剧情味。同时，这番言行，充分显示了莺莺、红娘对这似“泰山压顶”般压力的不同态度：一个想遮掩，一个要直说；一个思前想后，顾虑重重；一个态度坚定，心直口快，进一步突现了两个人不同的性格特征。同时，又恰如其分地预示了未来拷问中祸福难测的特殊情境，给观众留下了紧张的悬念，吸引着观

众的高度注意力。

二、“拷”中辩驳

从红娘拜见夫人起，到夫人说“这小贱人也道得是……”，是“拷红”的主轴戏和高潮戏。由于这“拷”中辩驳的喜剧铺排，特别富于艺术魅力，所以，诸多版本均将本折标目为“庭前巧辩”。虽然张、莺这对婚恋当事人未出场，但夫人与红娘这场火辣辣的尖锐冲突，实际是由张、莺情事而引起的，是两种社会势力根本矛盾所直接酿成的；冲突的发展和解决，形象地体现着全剧的主体命意，生动地把全剧的情节浪潮推上了峰巅。

且看，夫人一见红娘，未说理由就劈头一句“小贱人，为甚么不跪下！”其气势汹汹正显示她气愤之极，一下子就使剧场的斗争气温升高了许多。接下来，一句没缘没故的“你知罪么”，更叫人摸不着头脑而难以回应。两句话活脱脱呈现出相府贵妇、封建母亲的专制威风，大有凌厉一切、令人惊惧的声势，从而，为红娘即将辩驳的场景预作了反铺垫。可喜的是，红娘一句“红娘不知罪”，以语传情、声态毕现，显得沉着稳定、不屈不卑。这就进一步强化了对峙局面的严峻性，从而使场面更富于戏剧性。《董西厢》于此却写“侍妾”一旦被审就“兢兢战战”，一旦被问就忙不迭地“不敢隐匿”，显出一副可悲的奴才相，贬损了正面力量的战斗光芒。

针对夫人“谁着你和小姐花园里去来”的审问，红娘不讲什么“忠”与“驯”，竟首先一口否定：“不曾去！”并不甘示弱地向夫人扔过一句反问：“谁见来？”等听到“欢郎见你去来”时，知道用不着再回避，干脆直叙情由，直摆对方所害怕的事实真象。这就是〔鬼三台〕这首至今仍传唱于人口的著名曲词。金圣叹于此评道：“妙！妙！看其逐句渐渐而出，恰如春山吐云相似。”可惜金氏所评尚欠肯切。要之，本曲词包涵三层意蕴：一是张生病久，理当问候。（个中意味是：正如古人所云，故把张生“称哥哥，憨便憨杀人，乖又乖杀人”。一个亲昵称谓，包蕴深长用心。）二是避开“问候”中的其他诸多细节，直戳要害。借张生之口，捅夫人之“过”，迅速把矛盾的症结绾系到夫人身上去。三是由“教小姐权时落后”，旋即导入新的事端，开启了新的冲突，引逗出新 的悬念。果然，夫人对“张生病久”并不焦急，最敏感、最关切的是：莺莺“是个女孩儿家，着他落后怎么”？红娘随即以〔秃厮儿〕曲词，俏皮地唱道：（大意）我只说她是去诊探疾问病，谁料到她与他欣然成亲！既幽默谐谑地跟上曲“书房问候”紧相衔接，又热忱赞赏地解释出莺、张的私合之事，同时还轻巧自然地推卸了自己的监守职责，令人不由得喜从中来，笑逐颜开。金圣叹于此赞道：“如此用笔，真乃天仙化人，通身云雾，通身冰雪。圣叹唯有倒地百拜而已！”——可见王实甫的高妙技艺。接着，“他两个经今月余则是一处宿”的交代，比《董西厢》“来往半年过，夜

夜偷期”的叙述，显得妥贴得多、高明得多。因为后者“半年”多的“偷期”而老夫人竟未发现，则老夫人就不是治家严谨的“老虔婆”，却是个处事昏庸的“老糊涂”了；两种势力的矛盾冲突也就不激烈了。再看《西厢记》：红娘接着唱道“何须你一一问缘由”——不仅不是消极被动的承颜应答，而且在宛转恳切的反问中，已含有对老夫人的冷峻指导了。言下之意是：问出缘由，反而使你不光彩，叫你不愉快！

果然，老练深心、反应灵敏的老夫人没有敢插问什么。于是，红娘继续在〔圣药王〕曲词中，进而大胆地赞颂着张莺的私合之美：“他每(们)不识忧，不识愁，一双心意两相投！”——这种以情投意合为基础并从而赢得欢欣幸福的婚姻观，不仅在当时闪耀着卓异的民主光彩，而且至今仍葆有现实的真理价值。这段卓见出自一个下层劳动者的“小贱人”之口，益发启人深思。同时，它也透露了一个秘密：小红娘甘受皮肉之苦，不计几方面的冤屈，一往情深地为成全莺、张好事而奔忙，其苦己助人的原动力，正在于同情、赞助这种情投意合的自主婚姻。这正是王实甫呕心沥血编撰此剧的根本命意。《董西厢》竟然写道：由于“莺莺色事迷心”，导致“乐极悲来”，“也是天教败”，因此“惹场天来大祸”——既陷进了封建礼教的泥淖，又宣扬了荒谬的因果报应。《西厢记》通过红娘对“莺生情事”的热烈赞颂，恰恰给《董西厢》的错误评述以战斗性的反驳，从而在两种势力、两种观念的激烈冲突中，焕发出引人警醒、发人深思的时代光辉。古人于此写有旁批：“已上是招承，已下是排解(按：指“得好休，便好休……”)。忽然过接，疾如鹰隼。人生有如此笔墨，真是百年快事！”虽然仅仅着眼于章法技艺，但这“百年快事”却很令人快意。

老夫人既感到覆水难收，又觉得女儿也不便指责，却又不甘心就此败北，于是就牵怒于红娘，愤然喝责红娘：“这端事都是你个贱人！”妄图借此继续维护家族的尊严。不料小红娘立即伶牙俐齿地反击过去：“非是张生小姐红娘之罪，乃夫人之过也！”——红娘答非所问，出人意外地不仅把张生、小姐和自己一起撇了开去，而且竟把威严秉礼的“夫人”赚了进来，兼以一“罪”一“过”，用词极为精当，在心平气和中巧蕴着尖厉和严峻，诚如金圣叹所评：“快文！妙文！奇文！至文！”迫使老夫人不得不气焰顿减而无可奈何地反问道：“怎么是我之过？”这段对白，使戏情产生一张一合、一跌一扬的绝妙效果，既令人捧腹，又引人入胜。于是，观众带着新奇与猜疑之心，聆听小红娘有情有理、有根有据的论述。明代徐士范刊本于此特加眉批曰：“此段白以学究之谈，逞娇娃之辩，亦自快人！”若果如此，那么，剧作家着意把“学究”与“娇娃”这对互不谐合的矛盾载体并置于一身，这本身就激荡起满台的喜剧妙趣。所谓“学究之谈”，是指红娘故意地以其人之

道还治其人之身，用老夫人秉持的儒家之礼义，来证实并回击老夫人所犯之"过"，绝非小红娘真的要学究式地维护封建礼义。崔家先许婚于郑恒，而后又许婚于张生，红娘从未责备崔母失信于郑；崔母在白马解危后向张生赖婚时，曾当红娘面要"多以金帛相酬"张生，让张"别为之求（婚）"，红娘对张生不爱金帛而勇拒崔母的骨气，是慨然赞赏的，所以随后就对张生热忱地宽慰道："你休慌，妾当与君谋之。"果然撮合张、莺演出了琴韵传心的喜剧，促进了张莺爱情的健康发展；可见此刻红娘责备夫人未"酬之以金帛"云云，只不过是欲加其罪而故作其词罢了。明代的陈眉公于此进而盛赞红娘是"苏张舌、孙吴筹"！陈氏把封建统治者鄙夷的"小贱人"，捧如战国时代善游说而叱咤风云的纵横家苏秦与张仪；把横遭拷打的小丫头，赞同战国时代多谋善断而克敌致胜的军事家孙武与吴起。这空前的高度评赞，可谓振聋发聩而令人刮目相看；虽说夸张却亦自有道理。因为小红娘面对"强敌"老夫人，不仅不慌张失措，而且能知己知彼、游刃有余地玩强敌于股掌之上。她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战略，对崔母首先责之以背信弃义，贻害善良；继而谴之以处置不当，自种祸根。这就迅速有力地"杀"去了老夫人的威风，"一下子把老夫人从主审或原告的地位上拉了下来，让老夫人站到被告席上去了"（蒋星煜）。但红娘的目的不是教训或责罚老夫人，更不是为了个人出气，而是要玉成张、莺的美满婚姻，所以，她紧接着因势利导、抱弯顺转，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道白和随后的三支曲词，向老夫人剖之以是非利害，明之以长短得失，动之以骨肉感情，并以肯定张、莺的出色才华（张生"是文章魁首"，"通彻三教九流"；莺莺"是仕女班头"，"晓尽描鸾刺绣"），进而确认他们乃是天经地义的好配偶。值得注意的是，《董西厢》借红娘之口，于此强调"（张）生本名家"、出身"好门第"，"君瑞是尚书的子"，"论才则屡被巍科"，"张君瑞异日须乘驷马车"（张生改日定做高官）；吹嘘莺莺有"好祖宗"，"是相国的女"，"有三从四德"，将来定"得个夫人做"……。王实甫荡涤了这些庸朽之笔，着意昭示出鄙薄门阀婚姻、厌弃封建功名的烁烁光芒，并使红娘的形象更丰满、更和谐、更流溢出动人的光彩。李卓吾对《西厢记》中红娘跟夫人辩驳的三支曲词，曾这样评赞："〔麻郎儿〕至〔络丝娘〕，一折叙其能，一折叙其功，一折叙其到底干连着自己骨肉，有范睢□秦王口吻，□□便是□□□篇谏……。"（《元刊出相北西厢记》）虽然原书字迹漫漶，但其大意仍依稀可见，确乎道出了这三支曲词的各自内涵和总体功能，启示后世欣赏者品味红娘的辩驳之语有如历史上解决国际间重大纷争的卓越说辞。金圣叹也说：没想到本折内"红娘口中则有如是之快文也！"金氏认为，红娘的巧辩之辞，跟汉代枚乘之赋、陈琳之檄一样，都使人钦佩"文章真有移换性情之力"。

经过红娘的巧辩与开导，老夫人理屈词穷而被迫妥协了。但她那害怕"玷辱家门"、要维护家族礼制的喟叹，不仅贴合其身份，进而凸现出其独特秉性。

三、"拷"后余波

拷问红娘的急风暴雨虽已过去，被激起的阵阵余波若敷演不好，势成强弩之末，则有损于人物形象和艺术情境的谐和完美。《董西厢》正有此弊。它描写莺、张私合被夫人发现，立即惊呼为"出乖弄丑"的"天来大祸"，气得老夫人"怒"冲冲地"高声喝"，在"堂上，高声挥喝骂无休"；可是，略听红娘几句解说，一眨眼她就一百八十度大转变，马上说什么"贤哉，红娘之论！虽然如此，未知莺之心下何似"，反过来柔声软语地征询女儿的心意（肯不肯嫁给张生）——前后判若两人，显得毫无主见，对亲生女儿更无起码的知人之明，哪象个"积世的老婆婆"？对张生，不仅一无怒色，反而谦恭有礼地感恩"报德"，低声下气地求问张生："今欲以莺妻君，聊以报，可乎？"其心性的紊乱乃至人格的分裂，真叫人不可思议，难以接受。王实甫却巧运匠心艺腕，将"拷"后余波铺排为两个各具特色的喜剧场景：

首先是老夫人在絮叨了维护"家门"声誉和"家""法"礼制之后，令红娘"唤那贱人（莺莺）来！"一个"贱人"的称呼，逼肖地传示了老夫人愧恨交织的心声神态，使人一听就感触到她无可奈何中满脸余怒未息的火气。就在这火气中，红娘一见莺莺，开口竟是"且喜姐姐！"一个"且喜"，使人顿感凉爽欢欣；接着俏红娘"那棍子则是滴溜溜在我身上，吃我直说过了……"，一股活泼、诙谐、风趣喜气，扑面而来，令观众笑靥频开。莺莺心虽喜而口难言，一句"羞人答答的"话，挑起了小红娘〔小桃红〕的谑浪演唱。这段寓揶揄于生动描摹、含讥诮于欣喜回顾的曲词，满怀善意地嘲讽了相国小姐言行不一、外庄内嬉的虚伪性——贵族教养的可笑性，令人忍俊不禁；至今仍不难想象，当日小红娘边唱边演边指点的种种可喜情景。金圣叹对此说道：浅薄之人读之，"谓是点染戏笔，不知正是纷披老笔也"！因为"'酬简'（即'佳期'）一篇，只是写定情初夕，然则此处真不可不补写此节也。此方是一月以来，张生、双文也"。

接着，是崔夫人派红娘"唤将（张生）那禽兽来"！一个"禽兽"的辱骂，生动地显示了老夫人轻蔑加愤恨的声态表情；妙在张生闻听红娘召唤，却慢条斯理、轻松优雅地问道："小娘子唤小生做甚么？"一副儒雅之态，恰跟"禽兽"之称形成强烈的反差对照，令人不由得哑然失笑；接着"小生惶恐"云云，又显出一副酸呆迂腐的书生形态，招惹了小红娘"苗而不秀"、"银样镴枪头"的调侃和讥讽，一股幽默、风趣的喜气，跟老夫人那浓浓的火药味，两相撞击，相映成趣，生发出满台的轻松、谐谑，激荡出满场观众的鼓

掌欢笑。

由于"银样镴枪头"这一比喻独具机巧，新颖别致，还被伟大作家曹雪芹借用在《红楼梦》第二十三回中，为宝黛那千古爱情悲剧焕发了深情的喜剧气氲：宝玉把自己正"从头细看"的《西厢记》推荐给林黛玉时说："真是好文章，你要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黛玉"接书来瞧，从头看去，越看越爱，不顿饭时，……俱已看完，但觉词句警人，余香满口。虽看完了，却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记诵。宝玉笑道：'妹妹，你说好不好？'黛玉笑着点头儿。宝玉笑道：'我就是个"多愁多病的身"（借张生来比自己），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将黛玉比成莺莺）。"惹恼了娇矜的林小姐，她一气之下，要去向舅舅、舅母告发，急得宝玉连忙赌咒发誓地向她赔情道歉，却又引逗得林黛玉笑嘻嘻地反唇相讥："原来（你）也是个'银样镴枪头'！"两人又都在《西厢记》所激起的美好情致中，笑吟吟地言归于好了……。

谁知，就在红娘诙谐表演所触发的阵阵笑声中，老夫人责令张生"明日便上朝取应去"，那"驳落呵，休来见我"的冰霜之气，压抑着舞台的欣喜氛围；但是，紧接着，俏红娘琅琅一句"张生早则喜也"的欢呼，加以〔东原乐〕和〔收尾〕两首曲词的演唱，又使舞台弥漫着舒眉欢心、"美爱"欢畅的喜剧气氛，又使观赏者会心微笑，频频解颐。明清之际的戏评家于此赞道："妙绝！妙绝！弄笔至此，真是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岂复寻常手腕之所得学哉！"特别是好红娘热忱预祝张生得胜归来时，将于温馨柔美的明媚春光中，在装饰华丽的喜庆厅堂上，吹箫鸣鼓，乐声阵阵地为张、莺举办隆重高雅的婚礼盛典，到那时，红娘和全家亲人都分享张、莺燕尔新婚的幸福，……。如此演唱，不仅有力地反剔了崔母拷红时的悲郁气氛，而且，把莺、张反叛传统礼教与门阀观念、争取自由爱情和自主婚姻的斗争，升华到最美的境界，给人以乐观奋进的强烈感染。

这折脍炙人口的"拷红"戏，是《西厢记》在"赖婚"折后，又一次出现的高潮，是整部戏的"戏眼"之一。这段本来"冷澹清虚"的戏情故事，经王实甫这位大手笔的描绘，便写得变换掩映、峰回岭转，屡现奇观，"令人观其奇情，不可捉摹"（槃薖硕人语），使《西厢记》整部剧情在两个方面有着决定性的发展。一是《西厢记》作为喜剧的完成。正如王季思先生所说："喜剧以卑贱者的胜利，赢得观众的喜爱；同时以高贵者的失败，博得观众的笑声。"拷红"正是这样的喜剧典型。"（《元曲鉴赏辞典》1080 页）二是对红娘形象在特定环境中的进一步绘塑。汤显祖评得对："红娘真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识，二十分胆；有此军师，何攻不破，何战不克！宜乎，莺莺城下乞盟也哉！"作者通过描写充分显示了红娘的无私性格与胆识，以及她远远高于莺莺的对事情的看法和应对自如的能力。

十八世纪意大利优秀喜剧作家哥尔多尼写的名剧《一仆二主》，至今仍蜚声剧坛，就因为男主角特鲁法尔金鲁这个赤贫者，为多挣点钱而屈事二主，从而显示了高度智慧，赢得了世人的喝采。相比之下，比哥尔多尼早四百多年的王实甫，其独创的女仆红娘形象，可谓一仆事三主。她聪慧、灵活、机警而又风趣地周旋于威严老练的崔夫人、撒娇装赖的崔小姐和既迂又酸的傻角张生之间，并以她的高尚心灵和人格力量，导演出一幕幕亦庄亦谐的多色喜剧，应该说，更为难能可贵。

第四本 草桥店梦莺莺杂剧

第 三 折

〔夫人、长老上，云〕今日送张生赴京，十里长亭，安排下筵席。我和长老先行，不见张生小姐来到。〔旦、末、红同上〕〔旦云〕今日送张生上朝取应，早是离人伤感，况值那暮秋天气，好烦恼人也呵！悲欢聚散一杯酒，南北东西万里程。

【正宫·端正好】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滚绣球】恨相见得迟，怨归去得疾。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倩疏林挂住斜晖。马儿迍迍的行，车儿快快的随，却告了相思回避，破题儿又早别离。听得道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

〔红云〕姐姐今日怎么不打扮？〔旦云〕你那知我的心里呵？

【叨叨令】见安排着车儿、马儿，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气；有甚么心情花儿、靥儿，打扮得娇娇滴滴的媚；准备着被儿、枕儿，则索昏昏沉沉的睡；从今后衫儿、袖儿，都揾做重重叠叠的泪。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久已后书儿、信儿，索与我恓恓惶惶的寄。

〔做到了〕〔见夫人科〕〔夫人云〕张生和长老坐，小姐这壁坐，红娘将酒来。张生，你向前来，是自家亲眷，不要回避。俺今日将莺莺与你，到京师休辱末了俺孩儿，挣揣一个状元回来者。〔末云〕小生托夫人余荫，凭着胸中之才，视官如拾芥耳。〔洁云〕夫人主见不差，张生不是落后的人。〔把酒了，坐〕〔旦长吁科〕

【脱布衫】下西风黄叶纷飞，染寒烟衰草萋迷。酒席上斜签着

坐的，蹙愁眉死临侵地。

【小梁州】我见他阁泪汪汪不敢垂，恐怕人知；猛然见了把头低，长吁气，推整素罗衣。

【幺篇】虽然久后成佳配，奈时间怎不悲啼。意似痴，心如醉，昨宵今日，清减了小腰围。

〔夫人云〕小姐把盏者！〔红递酒，旦把盏长吁科云〕请吃酒！

【上小楼】合欢未已，离愁相继。想着俺前暮私情，昨夜成亲，今日别离。我谂知这几日相思滋味，却原来比别离情更增十倍。

【幺篇】年少呵轻远别，情薄呵易弃掷。全不想腿儿相挨，脸儿相偎，手儿相携。你与俺崔相国做女婿，妻荣夫贵，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

〔夫人云〕红娘把盏者！〔红把酒科〕〔旦唱〕

【满庭芳】供食太急，须臾对面，顷刻别离。若不是酒席间子母每当回避，有心待与他举案齐眉。虽然是厮守得一时半刻，也合着俺夫妻每共桌而食。眼底空留意，寻思起就里，险化做望夫石。

〔红云〕姐姐不曾吃早饭，饮一口儿汤水。〔旦云〕红娘，甚么汤水咽得下！

【快活三】将来的酒共食，尝着似土和泥。假若便是土和泥，也有些土气息，泥滋味。

【朝天子】暖溶溶玉醅，白泠泠似水，多半是相思泪。眼面前茶饭怕不待要吃，恨塞满愁肠胃。"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拆鸳鸯在两下里。一个这壁，一个那壁，一递一声长吁气。

〔夫人云〕辆起车儿，俺先回去，小姐随后和红娘来。〔下〕〔末辞洁科〕〔洁云〕此一行别无话儿，贫僧准备买登科录看，做亲的茶饭少不得贫僧的。先生在意，鞍马上保重者！从今经忏无心礼，专听春雷第一声。〔下〕〔旦唱〕

【四边静】霎时间杯盘狼籍，车儿投东，马儿向西。两意徘徊，落日山横翠。知他今宵宿在那里？有梦也难寻觅。

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末云〕小生这一去白夺一个状元，正是"青霄有路终须到，金榜无名誓不归"。〔旦云〕君行别无所赠，口占一绝，为君送行：弃掷今何在，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末云〕小姐之意差矣，张珙更敢怜谁？谨赓一绝，以剖寸心。人生长远别，孰与最关亲？不遇知音者，谁怜长叹人？〔旦唱〕

【耍孩儿】淋漓襟袖啼红泪，比司马青衫更湿。伯劳东去燕西飞，未登程先问归期。虽然眼底人千里，且尽生前酒一杯。未饮心先醉，眼中流血，心内成灰。

【五煞】到京师服水土，趁程途节饮食，顺时自保揣身体。荒村雨露宜眠早，野店风霜要起迟！鞍马秋风里，最难调护，最要扶持。

【四煞】这忧愁诉与谁？相思只自知，老天不管人憔悴。泪添九曲黄河溢，恨压三峰华岳低。到晚来闷把西楼倚，见了些夕阳古道，衰柳长堤。

【三煞】笑吟吟一处来，哭啼啼独自归。归家若到罗帏里，昨宵个绣衾香暖留春住，今夜个翠被生寒有梦知。留恋你别无意，见据鞍上马，阁不住泪眼愁眉。

〔末云〕有甚言语嘱付小生咱？〔旦唱〕

【二煞】你休忧"文齐福不齐"，我则怕你"停妻再娶妻"。休要"一春鱼雁无消息"！我这里青鸾有信频须寄，你却休"金榜无名誓不归"。此一节君须记，若见了那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

〔末云〕再谁似小姐？小生又生此念。〔旦唱〕

【一煞】青山隔送行，疏林不做美，淡烟暮霭相遮蔽。夕阳古道无人语，禾黍秋风听马嘶。我为甚么懒上车儿内，来时甚急，去后何迟？

〔红云〕夫人去好一会，姐姐，咱家去！〔旦唱〕

【收尾】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

〔旦、红下〕〔末云〕仆童赶早行一程儿，早寻个宿处。泪随流水急，愁逐野云飞。〔下〕

这折戏称作"哭宴"，又叫作"长亭送别"（有的称为"秋暮离怀"、"伤离"等），历来为人们所激赏。现今的大学文科教材，大都选它作为《西厢记》的代表篇目以供师生教学之用，可见其重要性。这主要是因为它生动丰满地表现了女主角莺莺思想性格的可贵进展，并从而深化了爱情戏剧的主题意蕴，同时又体现了剧作家艺术创作上的重要特色，给人以丰富的美感享受，所以值得细细吟味。

剧作家按照时间顺序和人物活动的情状，将本折戏精心铺排成紧相联系而又各具特色的四个段落：赴亭吟秋、亭宴遣恨、长亭送别、夕照映愁。

赴亭吟秋

戏幕揭开，夫人和长老首先登场。有的版本此折中无“长老”出场活动。其实仍以长老同来为好。崔张的婚恋故事，从酝酿，经矛盾，到谐合，都发生在普救寺内。崔夫人早在全戏开演之初首先上场的道白中就已交代：这普救寺“是先夫相国修造的”，“况兼法本长老又是俺相公剃度的和尚”。唐、元时代的佛教僧侣，本就在社会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剧中从“借厢”“闹斋”到“寺警”等，都有长老在场。王实甫安排长老参与给张生送行之事，既使舞台扩大了对社会的映照面，又为后面“荣归”等戏情中长老帮助排解郑恒争婚的纠纷而预为张本，从而有助于全剧结构前后呼应，纵横勾连，使作品形成浓于生活气息的、广阔多彩的网络式立体图景。

老夫人的开场白，简明地交代了事情缘起，突出一句“安排下筵席”，给人以喜庆之感；紧接着莺莺同张生、红娘上场时，却以“离人伤感”而带来了悲切气息。气氛的反差，激发了观众的欣赏情味。莺莺所吟“悲欢聚散一杯酒，南北东西万里程”，是复词偏义（偏重“悲”“散”、与“东西”）的用法，实际含义是：一杯离别酒，触起万斛愁；一对好夫妻，东西隔万里。——从而，为本折戏奠定了凄切悲慨的总基调，为展示人物独特性格铺设对应情境。

莺莺的〔端正好〕曲词，绘声绘色，融情于景，很快就把观众引入一个独特的意境。

这一情境，《董西厢》作：

莫道男儿心如铁，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

而王实甫却写作：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董西厢》抓住“满川红叶”这一秋景的特点，用“离人眼中血”作比，形象、贴切；而《西厢记》同样是写秋景、写离情，却另辟一个新的意境，抓住“霜林醉”这一秋天清晨的特定景色，用“离人泪”作比，达到更加情景交融、融情入景的艺术效果。请看，淡淡的云彩，轻轻飘荡在蓝天，枯萎的菊花纷纷披谢于大地，耳畔西风阵阵凄紧，眼前北雁嘹唳南飞……。这些富有深秋季节特征的景物，集中地渲染出寥落萧瑟的悲秋气氛，生动地衬托出莺莺为“离人伤感”而产生的忧郁心情。这几句虽化用宋代范仲淹的名句，但因切合特定戏情背景和戏中人物的特有心境，显得浑然天成，一如独创，所

以赢得后人的热烈赞赏。清代梁廷枏《曲话》卷五上记载："世传实甫作《西厢》，至'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构想甚苦，思竭扑地，遂死。"显然可见，人们编传这一轶闻，正为了突出《西厢记》这些曲词精妙之至。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乃源于剧作家呕血沥血的艰苦创造，跟曹雪芹所云"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同为千古一叹，都生动地表明伟大的艺术建构均来之不易，所谓"不是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真是无风雨无以丽其姿，无严霜无以煊其色！可以说是剧曲中一首'秋思之祖'"（吴国钦《西厢记艺术谈》）。但是，也有人据上述"实甫……遂死"的轶闻，进而论证《西厢记》第五本的"续剧四折"已不是王实甫之作（参见《元明清戏曲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 172 页），那就难以令人信服了。果真如此，那么本折戏尚未写完，其后的"惊梦"等好戏更非王氏所作，则论者亦难自圆其说了。

《西厢记》铺设了含情之景以后，紧接着借景传情。首先悲慨地设问一句"晓来谁染霜林醉"？随后深情地自答曰："总是离人泪！"生动传神地引领观众极目展望经霜后一片殷红的枫树林：啊，那红得如醉颜般的枫叶呵，原来都是由离别之人的伤心泪水所染就的！以"染"致"醉"，通过拟人化手法，形象地传示了莺莺内心曲折而深沉的悲愁之情，使观众也不由得黯然神伤，同感凄切。

第二曲〔滚绣球〕：将抒情与叙事交相结合。劈头一句：相见恨晚而相别怨"疾"，两相对照，鲜明有力地表达了对心上人爱得深、恋得切的真挚感情。它既是莺莺上曲悲秋洒泪的补叙，又是本曲身心憔悴的先声，转接十分自然。"柳丝""疏林"与"斜晖"，本是民族传统中送别亲人时最易触动情怀的事物，作者捕捉来了，但却未作消极的展示，而是有意地将人物的主观之情有机地寄寓于这些别具特色的客观之物，从而铺展成又一番独特意境——女主人公于此深情地呼唤：摇曳的柳丝啊，你本来同人的情意一样绵长，可你为什么不理解人的情意而系住那远行者的马儿呢？疏朗的林木啊，你不能挂住西沉的夕阳（让我跟亲人多厮守片刻），怎不令我倍增惆怅？……终于，无情的现实迫使女主人公理智渐渐清醒。于是，她一面希望张生的马儿慢慢地走，一面催赶自己的车子快快地行。（这样，一对钟情人才能依靠得近些，相守得长些）因为，刚结束了相思之苦，却又开始了离别之愁；迭经波折的相思才告结束，身不由己的离别又早开始！所以，一听说心上人"去也"，莺莺就愁损了身体而"松了金钏"；远远地看到那即将分手的长亭，莺莺就伤心得"清减了玉肌"。在这极度地夸张之后，缀以"此恨谁知"的深长疑问句，含蓄宛转而又深沉凄切地表达了对拆散恩爱夫妻的崔母、以及崔母所体现的封建礼教的强烈控诉。曲词中"迤逗"一词，有

的明刊本改作“逆逆”，或“运运”，或“慢慢”等，古人并分别为之作了若干阐释。细品语意，仍以“迤迤”为是。

送别亲人，理当“打扮”，更何况“杏脸桃腮”“别样风流”的娇小姐呢？剧作家顺应人情事理而穿插了红娘“怎么不打扮”的提问，使戏情铺排更加生活化，从而自然地引逗出莺莺〔叨叨令〕的唱词。唱词以联珠对（亦即多句相对）的高超技艺，巧用日常口语，将双音、叠词、排比、对称以及“儿”化音等等多样形式熔于一炉，由眼前身边的具体事物，联想到日后内心的复杂情怀，形成哽咽抽泣、回环往复的声态，凸现出女主人公呜咽凄断、无限悲楚的形象。这就在长亭宴别之前，已把悲切气氛渲染得很浓烈。

亭宴遣恨

从莺莺、张生与夫人等在长亭上相见起，戏剧进入了“亭宴”阶段。这其间戏剧家为更好地体现舞台表演的内在规律，着意巧笔铺展成三个层面：

（一）排座次和训张生。这一层面犹如亭宴的序幕，虽很简短，却颇耐人寻味。请看：送别宴席尚未开张，老夫人不是忙于安排筵席，而是首先指派张生与莺莺分别地一个“那壁”坐，一个“这壁”坐。这轻轻两句，看似平常，其实包藏了崔夫人的老练深心，暗示出她对张、莺二人虽已允婚，但还不承认是正式夫妻，因此不准二人并坐一起；必须等张生“挣揣一个状元回来”才行，跟她在上一场规训张生时所说“驳落呵，休来见我”的心计和声态，正一脉相承。所以，不等举杯把酒，就先把张生叫到面前来，教导告诫一通：“休辱末（即辱没）了俺孩儿”，务必“挣揣一个状元回来”——这就泄漏了她故意安排两人分开而坐的个中秘密：张生在荣升“状元”之前，作为“白衣”寒儒，倘与莺莺并肩同坐，那就是“辱末了俺”相府的高贵千金！（也因此，敢于背叛门阀婚姻制度，勇于鄙弃世俗功名观念的莺莺小姐，就在随后的唱词中针锋相对地予以嘲讽。）

张生的回答倒很轻松：捞个官职就如同摘取一根小草般容易！——这一方面符合张生既富才识，又很憨直的书生性格，另一方面，针对有元一代知识分子长久未得仕进的黑暗现实，作家特意让自己笔下的正面主角一吐豪气。值得注意的是，张生虽“视官如拾芥耳”，却从未孜孜求官；他是在老夫人反复责令其“得官”、中“状元”的威慑的情况下，为赢得美好爱情和幸福婚姻，才被迫去“上朝取应”的。《董西厢》写崔母主动“以莺莺”许婚时，张生连忙地“取金以奉夫人”，并谦卑致词，礼拜于堂下。这时，夫人曰：“然莺未服阕（但是莺莺还未到丧满除服的期限），未可成礼（不能立即举行结婚之大礼）”，并无任何威逼张生赴考以挣状元的话；反而是张生主动地立即提出：“今蒙文调（如今幸遇科举考试），将赴选闱（我就要赶赴考

场），姑待来年，不为晚矣。”尔后听知莺莺因其要赶考、为不忍离别而“愁怨”伤感时，张生竟托红娘代为劝勉莺莺，说什么“功名世所甚重，背而弃之，贱丈夫也。我当发策决科（我定要写好应考文章以决胜于科举考场），策名仕版（载名于官僚簿上）！”——这个自称“丈夫”的张生，其人品之庸俗、势利与浅薄，亦使其婚恋故事削损了进步的美致与光芒；跟《西厢记》相比，不啻天壤之别。

（二）三把酒和三遣恨。跟张生的轻松回应相反，莺莺则公然流露出满怀的愁与恨。第一，在夫人“把酒”时，她抑制不住地“长吁”“叹气”；通过〔脱布衫〕至〔幺篇〕的三支曲词，她形象地描绘了张生在宴席上身心不谐、精神不振的可怜情态，言下之意：这一切皆因恩爱夫妻被强行拆散所致；并由人及己又推己及人地遣诉了夫妻双方均“意似痴，心如醉”的愁恨之情。第二，在莺莺自己“把盏”时，她通过〔上小楼〕等曲词的演唱，大胆肯定了与张生私合幽欢的美好情致，表明自己深深体会到相思滋味的苦痛难堪，进而体会到这别离之愁比相思更苦十倍。“年少呵轻远别，情薄呵易弃掷”，这对张生的亦嗔亦怨，既表达了自己对真挚爱情的执着和热切，更遣诉了对崔母的暗恨与愤慨。因为张生实际上绝不会忘记两人“相挨”“相偎”“相携”的“和谐”生活，所以这才在宴席上“阁泪汪汪不敢垂”，这就表明他极不情愿的“远别”，乃是崔母逼试而一手造成的。针对崔母的逼试，莺莺于此声情激越地唱道：“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这种轻视功名、珍重爱情的明智言行，生动地昭示出莺莺性格的重大发展；这铿锵有力的高亢之音，不仅否定了张生的“拾”“官”之念，而且批驳了崔母庸俗的富贵之心，鸣响了向门阀制度和传统心态勇敢挑战的时代强音。第三，在红娘把酒时，莺莺针锋相对地怨怼母亲于告别宴席上竟也不让恩爱夫妻举案齐眉（而要“一个这壁，一个那壁”地分开坐）！这就表明，不仅远别之苦是母亲恪遵门阀制度所致的恶果；而且，未曾远别而近在咫尺时，封建家长也因秉持礼教而扼制着美好爱情！——这就把莺莺刚上场时所抒发的悲慨怨恨，升华为对整个封建名教、传统观念和不合理婚姻制度的有力批判。

这场把酒遣恨的戏，形态多变而层次清晰；在叙事中抒情，在抒情中叙事，形成如泣如诉、如怨如慕的动人场景。随着事件的深化发展和人物感情之流的激越奔腾，戏情就步步向高潮推进。

若是庸手，写到这里就将难以为继；王实甫却有艺术的回天妙手，随即通过红娘的插白，巧妙地又将戏情导入了一个新的层面——

（三）难咽食和长吁气。好红娘眼见莺莺因离别之苦而无限怨恨，产生了对莺莺的真挚同情和热忱关切，于是劝慰莺莺“饮一口儿汤水”。可是，

悲愁欲绝的莺莺“甚么汤水咽得下”呢?!——这是前面场景中,莺莺回答红娘无心打扮之戏情的合理发展和必然衍进。莺莺首先通过〔快活三〕唱词,指出亭宴上的酒与食,“尝着似土和泥”。这即景生情的比喻,既通俗显豁,又精巧贴切,很好地表达了因与情人被迫分离而悲抑的情绪:由于心绪不佳,就觉得美酒与佳肴都似土如泥般无滋味,难以下咽。不仅如此,作品紧接着又用层层递进的手法,让莺莺进而唱道:“假若便是土和泥,也有些土气息,泥滋味!”一正一反,一顿一进,进一步表明亭宴上的美酒佳肴,还远不如“土和泥”!因为“土和泥”尚不乏人情气味,尚不象亭宴上的酒食那样会无情地催人离别、致以愁怨……。莺莺通过对亭宴酒食的否定,不仅再次表达了对张生的热切依恋,而且公然表示了对亭宴主持者崔母的强烈愤慨。有些版本在“煞强如状元及第”之后,写明“〔夫人云〕红娘快趱下饭者(红娘快摆下饭吧)!……”可见崔母是亭宴的安排者和指挥者。接着,莺莺又通过〔朝天子〕曲词的演唱,把亭宴上的美酒——“暖溶溶玉醅”说成是恩爱情人的相思泪。通过移情与暗喻的艺术手法,又一次对冷漠的封建家长、严酷的封建礼制,公然进行了沉痛的控诉,并再一次愤慨地指出:强令张生“上朝取应”,即使状元及第,终究不过是“蜗角虚名,蝇头微利”。为了庸俗的“虚名”和无聊的“微利”,竟将一对好“鸳鸯”拆散在“两下里”,逼得夫妻俩“一递一声长吁气……”。——实在是对骨肉挚情的摧残,对美好人性的戕害!这声泪俱下,义愤填膺的斥责和控诉,使人物激情和舞台气氛都进升到炽热程度,从而使戏剧冲突进入了高潮阶段。

夫人和长老的下场,结束了亭宴活动。长老最后一句“从今……专听春雷第一声(专等听到你高中状元的特大喜讯)!”虽是世俗的客套话,却也反映了热衷功名势利的世俗心理。这就无形中给张、莺这对即将远离的情人进一步带来了双重的心理压力:张生赴考,如果不幸“驳落”,势必遭到夫人的刁难和世人的白眼,莺、张的美满婚姻就将横遭摧折;张生赴考,如果侥幸得中,在那竞逐势利的社会里,张生又将成为京都大族争相择婿的对象。《唐摭言》记载进士曲江宴的情况是:“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闤闠(huán huì,街道)为之半空。公卿家以是日拣选东床(挑选好女婿);车马填塞,莫可殚述。”由于官场腐败、三妻四妾等封建陋习比比皆是,也会使“风流的张解元”随着地位与处境的变化,而改变对莺莺的钟情;后文写郑恒编造张生高中后被卫尚书选做女婿的谎言,就曾叫崔母一听即信,正表明当时的世风人情。这又将使莺莺陷入痛苦的深渊,因而对这再聚难期的远别,更增添无限的忧虑。这就进一步深化了老夫人逼试致使莺、张离别这场戏的尖锐矛盾性。于是,戏情如行云流水,自然地发展到下一个新的场面——

长亭嘱咐

威严冷峻的老夫人走了，按理，莺、张这对情热似火的新婚夫妇，可以无拘束地开怀畅叙一番。但是，正如莺莺在〔四边静〕中所唱的，眼见“杯盘狼籍”，自然想到别宴已散，小两口旋即就要“车儿投东，马儿向西”地远离了。不仅告别时难分难舍，而且离别后又将梦绕魂牵，因而纵有千种风情，终难开怀畅叙。此刻，深情的莺莺首先关切的是张生，首先惦念的是“知他今宵宿在那？”从而将亭宴上眼前的悲恨之情，有机地延伸到别后的幽远境界，并相应地生发出“有梦也难寻觅”的慨叹，不仅入情合理地勾连起本折中“今夜个翠被生寒有梦知”的感怀，而且为下折“惊梦”之戏预伏了底线。

梦境且留待以后去寻觅，眼前最迫切的现实矛盾是张生的“上朝取应”。因此，莺莺郑重叮咛：“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这时，莺莺主要是针对前面崔母“驳落呵，休来见我”的冷酷命令，而热忱地表达了自己对张生的一往深情和对母亲的果敢否定。谁知，少年气盛的张生，在回答中却带几分轻率与倨傲之意，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金榜无名誓不归”，表明他要在科举与仕途的泥淖中挣扎到底。张生这几句道白，既不载于《莺莺传》，又不见于《董西厢》，纯是王实甫的独创。这独创的人物语言，的确是聪明博学却壮志未酬的青年才子张生独特心性的真实显现。张生这随口而出却发乎肺腑的“奋进”之词，势必引起莺莺和观众的焦急与悬念，从而在夫人以逼试造成恩爱夫妻凄切离别的旧矛盾之上，进一步增添了新的矛盾。但是，王实甫却别出心裁，没有立即就“誓不归”的问题而让莺莺马上进行规劝；而是出人意外地接着表演莺莺“口占一绝”为之赠别的情景。这首绝句是：“弃掷今何在，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其诗意是：抛弃了我呵你如今（将要）在哪里？——想当初你对我是何等地亲热！（虽然你弃我而不顾，我却）希望你再用当时待我的情意，去爱怜你那新的情人！这首深情婉丽的小诗，于凄楚决绝中巧寓讽刺而暗寄警省，看似提得突兀，乃至有点不伦不类，因为此刻张生并未“弃掷”莺莺，亦未另觅新欢。然而，细品之后，就感到莺莺此诗，跟方才朗吟“青霄有路终须到”，既向往升腾又自命不凡的张生，正有潜在的合乎逻辑的针对性和牵连性；风流才子司马相如在得到汉武帝重用时曾喜新厌旧，正是张、莺的前车之鉴。可见，此处安排这首小诗，正适时而生动地展示了莺莺多情、敏慧、温柔而宽厚的美好心灵。在元稹《莺莺传》中，此诗原作“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王实甫略事改饰而更为豁畅。原诗在《莺莺传》中被置于篇末，是莺莺已确知张生已无情地“弃置”了自己之后的“谢绝”之词。在《莺莺传》和《董西厢》中，均没有张生的对答之

诗，王实甫根据特定人物的秉性和剧情的发展规律，着意安排张生随即恳挚解答，并且"谨赓(gēng，意为继续)一绝，以剖寸心"，使人物性格和剧情铺排都更具艺术的完整性、和谐性和可感性。张生的诗是：人生长远别，孰与最关亲?不遇知音者，谁怜长叹人?"其意是："人生常有远别亲人的痛苦处境，(除了你)谁能对我最亲热地关切? 如果不遇上你这位知音者呵，谁会同情我这个深长叹息的人?! 有此张生之作，不仅亭宴后的两意缠绵表演得极有情致，极富韵味，而且，使后面"报捷"、"缄愁"直至"荣归"等的戏文，都更显得前后融洽、气脉连贯而针线缜密。

张生虽如此表态，但世俗社会中象卓文君遭遗弃而赋《白头吟》的婚恋悲剧，仍然每每重演；唐代传奇《霍小玉传》等等作品中都有被弃妇女血泪斑斑的记载；冷酷、势利的丑恶现实，仍迫使莺莺不得不担心张生日后"撇人在脑后"(五本一折莺莺〔后庭花〕曲词)，所以，莺莺针对张生"金榜无名誓不归"的表白，不得不再三地恳切叮嘱：(〔二煞〕)"你休忧'文齐福不齐'，我则怕你'停妻再娶妻'!"——这里有两层涵义：一、劝慰对方不要担忧"文才好(本可考中状元)而福气(官运)不好(竟未考中)"。这不仅坚定有力地否定了世俗的宿命论，鄙弃了庸俗的势利观，而且又一次生动地表现了莺莺把真挚爱情凌驾于封建功名之上的勇气和卓见。这在长夜漫漫的黑暗社会，真如雷鸣电闪般发人警醒。二、只怕对方抛下原有之妻而另外又娶。这是莺莺对真挚爱情的珍重、执着和忠贞；这也是对官场中"见异思迁"的"负心汉"们的有力针砭。莺莺不仅如此要求对方，她自己更首先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所以，老夫人一走，她竟"淋漓襟袖啼红泪，比司马青衫更湿"——这正是她对张生深情挚义的生动外现。前者借引东晋王嘉《拾遗记·魏》篇中美女薛灵芸洒泪痛别亲人时，"泪凝如血"的故事；后者翻用中唐诗人白居易《琵琶行》里"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句意，由主谓句进而改为"比……更湿"的递进句，跟后边"泪添九曲黄河溢(因痛别之泪太多，多得滴进黄河，致使黄河之水涨满泛溢)，恨压三峰华岳低(因离别之恨太重，重得把华岳的三大峰峦都压低了)"，遥相呼应，相映相衬，从而更突出了莺莺对张生之情的热烈、持久，和分离之苦的巨大、深沉。

感情正如潮涌，而心志仍十分专注。所以，"未登程先问归期"——由鲜明的语言形象，透示出丰富的心灵意象；继而又由理智的驾驭，将悲恨心理转化成欢欣举动：暂且忘记那人各千里的痛苦吧，还是举起酒杯来尽兴而饮呵!然而，虽捧酒杯，却又"未饮心先醉!"——感情之潮终难被理智遏抑。但是，虽然"心内成灰"，却又十分明智地对心上人倍加关切：首先叮嘱对方，"到京师"要注意"服(适应)水土"，外出时要记住"节饮食"，以及"眠早"、"起迟"，……总之，时时处处要"保揣(保养)身体"；其次，要求对

方“青鸾有信频须寄”，人虽别离而心相连。

可见，长亭嘱咐这场戏，把莺莺兼及张生丰富复杂的性格、心理，表现得鲜灵活现，即目成形，达到了典型化的艺术高度。

值得注意的是，王实甫深知自己所写之《西厢记》，是以喜剧美感为主调的艺术作品；为了准确再现社会的本质命脉和生活的真实流程，也为了使喜剧美感更深刻隽永而不浮浅平庸，让观众在频频笑声中适当体味一下苦涩与酸痛，从而在苦涩酸痛后笑得更欢、笑得更美，所以他安排了这长亭送别之类的带有浓重悲伤色彩的场景。但是，王实甫是很有分寸的，他没有让欣赏者的审美心态陷入过深过久的全悲境地，而是通过意蕴丰满的舞台造型，将悲剧因素与喜剧因素有机地交织起来，让观众仍然瞻望到光明前程、品赏到喜剧情味。即以本折而论，莺莺对爱情的忠贞、对“功名”的鄙弃，张生对前途的乐观、对莺莺的钟情，这些都已表明：“逼试”的打击、家长的专制，绝不能拆散这对情投意合的好夫妻。这长亭嘱咐的场景，也已鲜明地预示：离别是暂时的，团圆是必然的。因为两位正面主角悲伤的感情潮水，不是流向绝望的深渊，而是奔达幸福的彼岸（参见《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本折眉批）。

夕照映愁

在莺莺叮嘱张生切勿迷恋他乡美女、张生又一次恳切表示：“再谁似小姐？小生又生此念”之后，二人将正式分别；但角色并未完全退场，而是两情依依、两地相望于秋阳夕照之中。莺莺演唱〔一煞〕〔二煞〕两曲时，即在台上表演遥望张生远行的情景。透过人物的所见、所感、所言、所行，在观众面前展现出一幅苍茫而瑰丽的景象：青山起伏、疏林掩映，淡烟四起，暮霭沉沉，夕阳冉冉西下，古道寂寥荒凉，于禾黍离离、秋风习习中，凄切的马嘶声断续相闻……；这其间，一位俏丽的青春妇女，伫立亭边，正举首眺望，并深情地低低吟咏着：啊，整个人世间的烦恼，全都填塞在我的胸腔；即使把大大小小的车儿都用来装载，估量这许多车儿呵怎么载得起我这沉重的烦恼和忧愁？……末后一句，化用宋代女作家李清照《武陵春》词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剧中改为“量这些……如何载得起？”——换以疑问语气，益发启人幽思，更增余音袅袅的韵致。

在莺莺演唱时，张生或者仍在舞台的一侧，作缓行与回顾之状；或者先过场随后复又登场，亦屡屡回首于夕阳残红之中。这是中国戏曲不受空间限制所带来的特殊效果。它将在观众心目中产生咫尺千里、绵渺无垠的心理感应。

综观这折戏，不以跌宕曲折的紧张情节取胜，而以深挚纡徐的优美抒情来感人。这就增加了艺术表现的难度。王实甫正是知难而进地赢得了

人们的赞美。他善于勾勒富有情致的鲜明景色，借景抒情，融情于景，达到情景相谐、画面引人的卓越效果。同时，巧于提炼人物独具个性的道白和唱词，精于运用侧面描写的手法，深入细腻地刻画人物丰富复杂的心灵世界。如剧中莺莺对时间就有特殊的敏感——时儿嫌其快，时儿厌其慢；对一些正常事物竟产生悖于常情的特异反应——嫩女少妇却没"有什么心情花儿、靥儿"地"打扮"；"将来(拿来)的酒共食，尝着似土和泥"……。诚如金圣叹所言："此真是小儿女又稚小、又苦恼、又聪明、又憨痴一片的的微细心地，不知作者如何写出来也。"这种声态并作、情貌俱显、变异交叉的表现技巧，能更真实更生动地展现出人物在特殊情境中的特有心态，因此，人们看到莺莺因恩爱夫妻被无情拆离而对封建家长既有泣诉、悲叹，更有怨恨和愤慨；对心上人张生，一方面万般怜爱、无限依恋，一方面又忧虑重重、反复叮嘱。在这两条感情投射线的交相辉映中，她时儿焦躁、时儿优柔；时儿幻想，时儿清醒；时儿情潮奔涌，时儿理智冷静……。既矛盾又统一，并且都层次分明，就因为剧作家始终以莺莺对爱情的真挚热烈而一以贯之，所以人物性格是完整而和谐的。还有，作品将借典用事与日常俗语交相组合，将明喻、暗衬与夸张、对比等等巧作编排，以其绚丽多姿的丰富语言，把这场抒情戏铺展得酣畅淋漓而又缠绵婉致，因此舞台形象十分鲜明感人，富有典型意义。清人焦循，明知众多读者"极口称道实甫"之《西厢》，乃故作反面文章，从《董西厢》与《西厢记》的"长亭送别"中，列举七例而褒董贬王，其实是缺乏说服力的。后人已逐条地分辨剖析，进而肯定了王实甫善于"同中求异，同中求胜"，"在继承中创新"的独特成就(参见《名作欣赏》1984 年第 4 期第 50——52 页)。

第四本　草桥店梦莺莺杂剧

第　四　折

〔末引仆骑马上，开〕离了蒲东早三十里也。兀的前面是草桥，店里宿一宵，明日赶早行。这马百般儿不肯走：行色一鞭催去马，羁愁万斛引新诗。

【双调·新水令】望蒲东萧寺暮云遮，惨离情半林黄叶。马迟人意懒，风急雁行斜。离恨重叠，破题儿第一夜。

想着昨日受用，谁知今日凄凉？

【步步娇】昨夜个翠被香浓薰兰麝，欹珊枕把身躯儿趄。脸儿厮揾者，仔细端详，可憎的别。铺云鬓玉梳斜，恰便似半吐初生

月。

早到也，店小二哥那里？〔小二哥上，云〕官人，俺这头房里下。〔末云〕琴童接了马者！点上灯，我诸般不要吃，则要睡些儿。〔仆云〕小人也辛苦，待歇息也。〔在床前打铺做睡科〕〔末云〕今夜甚睡得到我眼里来也！

【落梅风】旅馆欹单枕，秋蛩鸣四野，助人愁的是纸窗儿风裂。乍孤眠被儿薄又怯，冷清清几时温热！

〔末睡科〕〔旦上，云〕长亭畔别了张生，好生放不下。老夫人和梅香都睡了，我私奔出城，赶上和他同去。

【乔木查】走荒郊旷野，把不住心娇怯，喘吁吁难将两气接。疾忙赶上者，打草惊蛇。

【搅箏琶】他把我心肠扯，因此不避路途赊。瞒过俺能拘管的夫人，稳住俺厮齐攒的侍妾。想着他临上马痛伤嗟，哭得我也似痴呆。不是我心邪，自别离已后，到西日初斜，愁得来陡峻，瘦得来咋嗤。则离得半个日头，却早又宽掩过翠裙三四褶，谁曾经这般磨灭？

【锦上花】有限姻缘，方才宁贴；无奈功名，使人离缺。害不了的愁怀，恰才觉些；撇不下的相思，如今又也。

【幺篇】清霜净碧波，白露下黄叶。下下高高，道路凹折；四野风来，左右乱蹅。我这里奔驰，他何处困歇？

【清江引】呆答孩店房儿里没话说，闷对如年夜。暮雨催寒蛩，晓风吹残月，今宵酒醒何处也？

〔旦云〕在这个店儿里，不免敲门。〔末云〕谁敲门哩？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我且开门看咱，这早晚是谁？

【庆宣和】是人呵疾忙快分说，是鬼呵合速灭。〔旦云〕是我。老夫人睡了，想你去了呵，几时再得见，特来和你同去。〔末唱〕听说罢将香罗袖儿拽，却原来是姐姐、姐姐。难得小姐的心勤！

【乔牌儿】你是为人须为彻，将衣袂不藉。绣鞋儿被露水泥沾惹，脚心儿管踏破也。

〔旦云〕我为足下呵，顾不得迢递。〔旦唧唧了〕〔旦唱〕

【甜水令】想着你废寝忘餐，香消玉减，花开花谢，犹自觉争些；便枕冷衾寒，凤只鸾孤，月圆云遮，寻思来有甚伤嗟。

【折桂令】想人生最苦离别，可怜见千里关山，独自跋涉。似

这般割肚牵肠，倒不如义断恩绝。虽然是一时间花残月缺，休猜做瓶坠簪折。不恋豪杰，不羡骄奢；自愿的生则同衾，死则同穴。

〔外净一行扮卒子上，叫云〕恰才见一女子渡河，不知那里去了？打起火把者，分明见他走在这店中去也。将出来！将出来！〔末云〕却怎了？〔旦云〕你近后，我自开门对他说。

【水仙子】硬围着普救寺下锹钁，强当住咽喉仗剑钺。贼心肠馋眼脑天生得劣。〔卒子云〕你是谁家女子，夤夜渡河？〔旦唱〕休言语，靠后些！杜将军你知道他是英杰，觑一觑着你为了醯酱，指一指教你化做脊血。骑着匹白马来也。

〔卒子抢旦下〕〔末惊觉云〕呀，原来却是梦里。且将门儿推开看。只见一天露气，满地霜华，晓星初上，残月犹明。"无端燕鹊高枝上，一枕鸳鸯梦不成。"

【雁儿落】绿依依墙高柳半遮，静悄悄门掩清秋夜，疏剌剌林梢落叶风，昏惨惨云际穿窗月。

【得胜令】惊觉我的是颤巍巍竹影走龙蛇，虚飘飘庄周梦蝴蝶，絮叨叨促织儿无休歇，韵悠悠砧声儿不断绝。痛煞煞伤别，急煎煎好梦儿应难舍；冷清清的咨嗟，娇滴滴玉人儿何处也！

〔仆云〕天明也。咱早行一程儿，前面打火去。〔末云〕店小二哥，还你房钱，鞴了马者。

【鸳鸯煞】柳丝长咫尺情牵惹，水声幽仿佛人呜咽。斜月残灯，半明不灭。畅道是旧恨连绵，新愁郁结；别恨离愁，满肺腑难淘泻。除纸笔代喉舌，千种相思对谁说。〔并下〕

【络丝娘煞尾】都则为一官半职，阻隔得千山万水。

题目　小红娘成好事　老夫人问私情

正名　短长亭斟别酒　草桥店梦莺莺

《西厢记》这折"惊梦"之戏（又叫做"草桥惊梦"），古人大都评价很高；今人则颇有歧议。兹分述如下：

先说古人。诚如金圣叹所云："旧时人读《西厢记》，至前十五章既尽，忽见其第十六章乃作'惊梦'之文，便拍案叫绝，以为一篇大文，如此收束，正使烟波渺然无尽。"金氏说得虽很概括却嫌含糊。写有《红梨记》《一文钱》等戏曲史上名著的明代著名戏曲家兼评论家徐复祚就说得较肯切："且《西厢》之妙，正在于'草桥'一梦，似假疑真，乍离乍合，情尽而意无穷

……。”对这折戏，从表现手法到情致风貌，都作了较中肯的评赞。还有值得重视的，是明代徐文长批点而标名《重刻订正元本批点画意北西厢》的书，其中附录了《骆金乡与徐文长论〈草桥惊梦〉篇》的通信（参见蒋星煜《西厢记考证》第95页），信内载有颇为精湛的评析，如骆金乡说“草桥惊梦”有三种特色：“第一段如孤鸿别鹤，落寞凄怆”；“第二段如牛鬼蛇神，虚荒诞幻”；“第三段如梦蝶初回，晨鸡乍觉。不胜其惊、怨、悲、愁也”。以狂放狷介自许的徐文长，对骆金乡之论也恳切赞许，并热忱地写了回信。

再说现代人对这折戏的歧议。有人认为：“《西厢记》‘酬简’以后，有情人已成眷属，冲突已经解决，战斗目标已经达到，戏已经完了”，所以这“惊梦”之戏已无必要。这论点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的有力辩驳。在现代的戏剧论坛上，更多的则是对本折戏的热情赞赏。如：“‘惊梦’是一个美丽生动的想象，它同《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化蝶，同是人民对青年男女恋爱自由的颂赞”，它“显示着莺莺在个性上的解放”，“性格上的矛盾有了统一：开朗勇敢克制了羞涩端静，战胜了潜在的封建道德意识”；“‘惊梦’给当时被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压迫下的妇女指出了一条道路——把梦境的想象实现！”有人在赞赏之余还“在‘惊梦’之后加上了莺莺的私奔”。这种紧接惊梦的“私奔”情节，在国内乃至国外均曾正式演出过。对此，人们又有争论。有人说，梦中私奔并不富有斗争意义，“梦醒后的悲剧并不能满足今天观众的要求”，“劳动人民是不喜欢这一套的”。（以上均见《元明清戏曲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究竟是以今人的好恶去取舍古人的作品，还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去科学地评鉴古人作品的长短得失？毋须赘述。

这折“惊梦”之戏，实分为旅途感怀、梦境抒情和觉后吟愁三大段。

一、旅途感怀

张生的开场白，简洁地交代了离别莺莺后的行程经过和将歇地点，随后故用一句“这马儿百般不肯走”，仿佛马儿也知依恋故土亲人而满怀悒郁离愁，从而借物喻人、以物象征，集中地勾勒了行程的凄凉之状，含蓄地点染了旅程中主人公的酸楚心情。随后吟诵了一联对偶句（大意）：举鞭催马观看旅途的风景，含愁饮恨引发新诗来遣兴。——以此导入了对旅途感怀的具体描叙。

先叙所观之景：〔新水令〕旅途中频频回首，那莺莺所在的普救寺已被暮云遮蔽；沿路的枯树叶伴随离愁之人而纷纷飘飞；耳畔只有瑟瑟秋风呼啸而过，眼前只见畏寒的鸿雁队队南行。因为离恨重重，所以呵，马儿行步迟，人儿心意懒，……。曲终突出“破题儿第一夜”，这就由眼前的“行色”，自然地勾起未来的想象，因为日有所思则夜有所梦，也就为即将出现梦境

而预示了信息。故而古人于此评曰:“此入梦之因也。”

景偕情出,情藉景生。作品接着通过〔步步娇〕曲词的演唱,描叙旅途寒夜之境,主人公念念不忘的是“昨夜个”跟心上人莺莺在一起软玉温馨的情爱生活,突出地描绘了莺莺的美好形象:云鬓斜插玉梳时,明媚秀丽的面庞正好象云端露出的半轮皓月。这皓月般皎洁的容貌,透露了张生潜意识中“欢欣之夜”的回顾,跟“破题儿第一夜”前后呼应,所以,古人于此评曰:“此入梦之缘也。”从而为进入梦境提供了戏剧逻辑。

由于“马迟人意懒”,“离恨”感“凄凉”,所以,张生一入客店,就自然而然地说道困倦欲睡。可是,王实甫深通戏剧的辩证法,偏又写张生不立即入睡,而是深深地叹息着“今夜甚睡得到我眼里来也”!〔落梅风〕曲词演示了张生失眠中的环境与心境:寂寞的旅馆里别无所闻,只有“秋蚤(蟋蟀)”在断续地发出单调的鸣声,只有冷风吹着纸窗儿使人添愁增恨;孤身难眠呵薄被畏寒,……使旅途倦客更为委顿而提不起精神。(于是,这“孤鸿别鹤,落寞凄怆”的张生,也就身不由己地进入了梦乡。)

二、梦境抒情

进入梦境,以莺莺为主而莺、张对唱,两人意态缠绵而情词悠扬。在这似幻如真、亦悲亦喜的特殊意境中,将人物性格展现得更丰满、更动人。

〔乔木查〕曲词首先形象地展示了女主人公独自在荒郊旷野匆匆奔走的苦况:娇嫩的女性心理憋不住胆怯心慌,稚弱的女性身体被累得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这确是相府千金、闺阁弱秀莺莺小姐的真实写照。末句“打草惊蛇”云云,意思是赶快追上张生啊,不要惊动了别人。跟上折戏中莺莺的叛逆心理相联系,进而展示了莺莺勇敢、泼辣而又温柔、善良的美好个性,使人物性格的发展与深化,显得真切而自然。《董西厢》写莺莺带同红娘一起奔至张生旅店,却无红娘的任何活动。稍加比较,就可见以《西厢记》如此安排为妙。这样,更符合生活典型化和艺术集中性的要求,更便于突出主角莺莺的独特个性。

〔搅筝琶〕曲词,回叙了女主人公不畏艰险、不避路远而勇于奔走的原由:新婚绸缪、情浓意洽的恩爱夫妻难分难舍;亲人之念和相思之苦进而转化成一股热力,驱使自己本着有情有理的清醒意识,自觉地奋勇奔行,绝“不是我心邪”——绝不是我胡思乱想或心性歪邪!这里,剧作家舒展艺术笔触,由勾画人物外在形态,直至描绘人物心灵隐秘,都达到优美臻妙的境界。

明代的屠隆在《新刊合并王实甫西厢记》的校订序言中说:“〔搅筝琶〕则混增五句。”他断句有误,实际上此曲按曲谱的字数定格只增加了四句,即“自别离已后,……瘦得来咋嗤。”万历初年金在衡的《西厢正讹》删掉了

这四句。明代大曲家王骥德援引白朴在《梧桐雨》中亦破格地增加四句的例子，讥讽了金在衡等人拘泥格律是"小儿强作解事"；汇锦堂刻汤、李、徐三先生合评本《西厢记》和闵遇五校刻的《西厢会真传》，其〔搅筝琶〕都有此四句，并都有同样的眉批："此曲比元调多'自别离已后'以下四句，变体也"；清初戏曲家李玉《北词广正谱》对〔搅筝琶〕进而注明"此章亦句字不拘，可以增损"。（参见蒋星煜《西厢记考证》第 112—113 页）深通艺术规律的剧作家，敢于在必要处突破藩篱，以求更好地刻画形象；有识之士的剧评家，懂得"可以增损"的审美规则而予以首肯，可见，古人对上述四句能否并存的争论，对后人也有启发意义。

〔锦上花〕曲词，是梦境中莺莺抒情演唱的主题歌。特别是"无奈功名，使人离缺"的悲愤之音，更可谓整个梦境之歌的主旋律。它把儿女情长升华到反对传统观念的高度，使梦境"相思"的内蕴，具有鄙弃庸俗势利的高洁精神，使莺、张这对"有情人"迸发出民主的思想火花，从而让观众在悲悒氛围中感受到铮铮有力的启悟和鼓舞。

〔幺篇〕与〔清江引〕等曲词，进一步渲染了痛别后两人各自在落寞凄怆中的相思之苦，语言上虽与前面有些重复，而感情气氛却更浓烈。

由于莺莺的敲门声惊醒了忧思恍惚的张生，张生于睡意朦胧中以〔庆宣和〕唱道："是人呵……，是鬼呵……"；中间交织着莺莺诉说来由的道白。这种曲白相生、有机组合的形式，强化了舞台的戏剧情味，增添了梦境的幽幻气息。

〔乔牌儿〕以质朴恳挚的语言，轻快流畅的节奏，将抽象概括与形象描绘结合起来，生动地表达了张生对莺莺的感激之情。跟刚才〔乔木查〕曲词相对应，使莺莺执着于爱情而不畏艰辛的勇敢形象更为鲜明，并合情入理地引发出莺莺下面两曲的演唱。

莺莺先以〔甜水令〕铺写相思之苦，以至"香消玉减"（面容消瘦、身心憔悴）；旋接又来个转折与递升：虽然"香消玉减"，却还"犹自觉争些"（一作"犹自较争些"。意即自己还觉得不够；还自感差些——还不算太痛苦）；即使衾寒人单、落寞独处，想来也没什么可嗟叹的；（潜台词是：还有更痛苦的在后头！）进而为下一曲"人生最苦（是）离别"巧作垫衬。

〔折桂令〕曲词是这折戏最堪称赏的最佳曲词。开头一句"想人生最苦离别"，深沉悲切地揭示了这场缠绵梦境的个中真谛；紧接着以自诉自己不畏千里关山之遥远艰险而独自跋涉，既鲜明地申足了离别之苦的具体内涵，又生动地展示了莺莺不畏艰苦的挚情和勇敢。随后却又反宕一下，"似这般割肚牵肠（喻离别之苦难以忍受），倒不如义断恩绝"，仿佛因离别太苦而对爱情有所悔恨似的；但真正的命意却不是悔恨，而是为了再反衬

下面的内心激情：决不肯拆散咱这恩爱夫妻！——“虽然是一时间花残月缺（喻好夫妻暂时被强行分离，犹如花被摧残、月被云遮），休猜做瓶坠簪折（不要以为好夫妻就彻底破裂）！”言下之意是：张生呵，你对咱们美好婚姻要坚定信心！因为我“不恋豪杰，不羡骄奢；自愿的生则同衾，死则同穴”！这几句掷地作金石之声的豪爽语言，生动有力地展现出莺莺不图虚名、不慕富贵、忠于爱情、生死不渝的美好品性和思想光辉，使崔张的自由爱情和自主婚姻，摆脱了才子佳人离愁别绪的老调，荡涤了市俗社会“夫荣妻贵”的封建尘垢，吹响了背弃传统观念、斥黜门阀婚姻的战斗号角。显然，这场“梦境抒情”戏的风貌格调，远非骆金乡“牛鬼蛇神，虚荒诞幻”所能概括得了。曲词不事雕饰，不假渲染；浅语如珠，流转自然；几曾转折反衬，益显顿挫之美。

有了方才莺莺闪射出战斗火花的勇敢表演，随即刻画莺莺英姿飒爽地威慑强徒、智退贼卒，这番舞台形象就显得生发自然、推进合理，且能使观众在谐调的戏剧节奏中感到耳目一新，顿增兴味。金圣叹在“卒子”上场追寻莺莺时，硬将剧情改篡为张生叫“小姐，你靠后些，我自与他说话”，并让“莺莺”下场回避。他不知这样改既不符合张生迂拙拘谨的秉性，又不能体现莺莺勇作抗争的神貌；而且，金圣叹还作茧自缚，他写张生一见卒子首先就是“惊”惧的表现，继而又是“却怎生了也”的思蒽之态，如此懦弱书生，如何能智勇双全地喝退贼兵？金圣叹在本折中又妄言什么“北曲从无两人互唱之例”，而将若干原为莺莺在场上面对观众的唱曲，硬改为张生从幕后听来的“内唱”之音，实在是他不懂艺术该突破藩篱而勇于创新的可笑之举。

三、觉后吟愁

张生“惊觉”后，痛感“一枕鸳鸯梦不成”。以“鸳鸯”代指性爱，显得含蓄、优美而有情致；并因此而自然地引发出情切切、意绵绵的吟咏。他所演唱的〔雁儿落〕〔得胜令〕两曲，着意先由远而近地铺陈染有悲愁色彩的客观之境，再由客观之境逐渐导入愁绪难遣的主观之情。请看：旅店周围是，绿柳高墙，门掩清秋，疏林落叶，昏云惨月，一切都沉浸于静谧之中；寒窗内外是，竹影参差，蝶梦依稀，促织絮语，砧声韵悠……。如此寂寥之境，怎能不叫多情善感且又沉溺于爱河的青年才子兴叹生愁？

张生将要叹什么、愁什么呢？诗人融情蕴理地将自己的思绪集中到一个中心——莺莺身上，叹愁那伫立在自己心灵中的“娇滴滴玉人儿何处也！”随后穿插仆人跟张生的小段对白，使戏情略为一顿一扬而有所转进；接着，通过〔鸳鸯煞〕曲词的演唱，让主角集中地吟咏着恩爱夫妻横遭拆散的“别恨离愁”，以弥漫舞台的愁音愁韵，表达了对封建礼教与门阀婚姻制

度的悲愤控诉。结末一句“除纸笔代喉舌，千种相思对谁说”，既归结了自佛殿奇逢、惊艳生情直至草桥惊梦以来的“千种相思”，又由这“相思”缠绵难解难分，而导致了后文以“纸笔代喉舌”，寄书报捷、托物缄愁的若干戏情，使观众感到“愁”中有所向往，“愁”后有所拓进，因而它是这场惊梦好戏的精彩之结。仅以此句而言，可见《西厢记》并非至此煞笔。在人物下场以后，剧作家还缀以〔络丝娘煞尾〕曲词的演唱，深沉悲慨地叹恨着“都则为一官半职，阻隔得千山万水”——进一步揭示了夫人逼试所酿成的尖锐矛盾，昭示了莺、张抗争的深刻内蕴，并预示了其后“争婚”与“荣归”的戏剧新冲突。也许正是基于此因，一些明刊本的《西厢记》曾引用“唐子畏云”的评赞，称赏《西厢记》这折“草桥惊梦”是一部“小《西厢》”，可见本折戏的高度概括性和卓越艺术性。《董西厢》写张生于梦境与莺莺相见时，既无莺莺的大段抒情，亦无跌宕起伏的引人情节，只有“生携莺手归寝；未及解衣，闻群犬吠门”，很快就被惊醒而“撒然觉来”。除了透露张生的性感冲动，别无什么情韵，亦无什么美感，更不见对封建伦理和功名观念的勇敢否定。

总之，这场“惊梦”，是张生对莺莺深切思念的心理反映；同时，也是承接上折“哭宴”中“知他今宵宿在那里？有梦也难寻觅”的情节，深入一层描写与揭示莺莺内心的苦楚。在这里，作者巧妙地运用易于启发人们联想的梦境，描写离愁别思，揭示与传达了张生、莺莺两位戏剧主角的心理活动，一方面写梦中送别，发展了“哭宴”所展示的离情别绪；一方面写莺莺梦里私奔，飞跃与发展了莺莺的性格，使她彻底地冲破了封建礼教与婚姻制度的精神羁绊。梦境、别情，凄惋、悲切，犹如狂澜巨卷，海天一色，将剧情发展推向了最高潮。同时，莺、张思想、性格的发展，构成了他们后期性格的贯穿动作，这就为大潮过后的余波，如张生捎书，莺莺寄物，郑恒争婚，夫人再悔，双方矢志如一，终于喜庆团圆等伏下了感情的涟漪。由此可知，“前人谓《西厢》至此已完，后为续尾，殊不可信”（《中国十大喜剧集》139页），言之成理。

第五本　张君瑞庆团圆杂剧

楔　子

〔末引仆人上开，云〕自暮秋与小姐相别，倏经半载之际。托赖祖宗之荫，一举及第，得了头名状元。如今在客馆听候圣旨御笔除授，惟恐小姐挂念，且修一封书，令琴童家去，达知夫人，便知小生得中，以安其心。琴童过来，你将文房四宝来，我写就家书一封，与我星夜到河中府去。见小姐时，说："官人怕娘子忧，特地先着小人将书来。"即忙接了回书来者。过日月好疾也呵！

【仙吕·赏花时】相见时红雨纷纷点绿苔，别离后黄叶萧萧凝暮霭。今日见梅开，别离半载。琴童，我嘱付你的言语记着！则说道特地寄书来。〔下〕

〔仆云〕得了这书，星夜望河中府走一遭。〔下〕

这场"楔子"戏，简洁交代张生赴京应考的情况，是前面老夫人逼试、崔莺莺哭宴、草桥"惊梦"之后的必然戏文。有几点值得品味：

一是剧中对张生这次"一举及第，得了头名状元"的大事，仅以两句平淡的语言，作个极其简括的叙述，而未有任何铺排渲染。这不仅是剧作家为了剧情的紧凑集中，更是为了展现戏剧主人公轻功名而重爱情的进步思想和美好品性。试看《董西厢》卷七一开始，连续用四支曲词，夸耀张生"廷试""及第"后的思想境界，突出张生的狂喜之状和骄人之气："步入蟾宫折桂花……，得意也，掀髯笑，喜容加，……"如此描叙，至少在客观上美化了封建科举制度，强化了封建富贵思想，削弱了莺张爱情反封建的战斗光芒。明代陆采《南西厢记》在《擢第》戏中，让贪赃昏庸的主试官与著名诗人白居易以及纨绔子弟郑恒等人跟张生一起，串演着一些低俗无聊的闹剧，涣散了爱情喜剧的整体结构和谐美风范。前后对比，均见王实甫高人一筹的情致和成就。

二是剧中对张生的考中状元，仅用一句"托赖祖宗之荫"以显示其感激心情。前面戏文业已交代，张生父母乃"风清月朗"（一本二折）的儒雅之流，并早已身亡，给张生"只留下四海一空囊"，而未留下什么官场声势或家族财富。于此可见，张生对"祖宗之荫"的肯定，亦如张生本人一样，带有一股清雅的书卷气。《董西厢》强调"金殿拜皇恩，面对丹墀下"，"凤沼步烟

霞”。两相对照，后者难免阿附封建皇权、曲承封建正统的庸俗气。

三是剧中重点突出的是张生对莺莺一往情深的思念。高中状元，这在一般封建文人最为兴高采烈的时候，王实甫却未渲染张生的个人之喜，反倒是集中笔力，“聚焦”于张生孜孜为念地思恋着莺莺的动人情景。得中状元后，他首先想到的是：“惟恐小姐挂念”；他着忙的是修书（写信）派人送回去“以安其心”；他叮嘱的重点是“怕娘子忧”……。《董西厢》虽也写张生“追想那冤家”，但思维中心却是担心对方“怎知此间及第”，因此才“修书索报与他”，突出的是传递“及第”信息而非钟情所恋之人。作者还以赞赏的口吻，描写张生预想见到莺莺时“得意”傲然的神态：“官人如今是我，县君儿索与他”；凸现张生预想自己在人面前的炫耀之状：前面是“几对儿”显威风的仪仗队，接着是自己头戴崭新的乌纱帽，衣带上饰有光亮的犀牛角，并当着莺莺之面穿起皇帝在宝殿上恩赐的绿色官袍，把往日自己当平民时所著的白衫儿“脱与他”，要“见俺那莺莺大小大诈”——要让我那莺莺见到我这体面气派有多么的大！这倒符合董解元笔下往日念念不忘“功名世所甚重”的“贱丈夫”张生的本性；但绝不是《西厢记》中“风流”“俊俏”（一本四折莺莺对张生的评语）的一“情种”。

剧中张生所唱〔赏花时〕曲词，大意是：相见时落花纷纷洒满了绿色台阶，别离后只见枯树叶在暮雾中哗哗飘飞。如今又见梅花开呵，转眼间我离别莺莺竟已半载……。所以，琴童呵记住：你对莺莺只说是我特地给他寄信来！——曲词极富诗情画意，其间点染着鲜明浓丽的景物，熔铸着深沉凝重的感情，给人以清新、雅致而又绵缈、蕴藉的艺术感受，跟全剧“花间美人”的总体风格是谐合的。

第五本　张君瑞庆团圆杂剧

第　一　折

〔旦引红娘上开，云〕自张生去京师，不觉半年，杳无音信。这些时神思不快，妆镜懒抬，腰肢瘦损，茜裙宽褪，好烦恼人也呵！

【商调·集贤宾】虽离了我眼前，却在心上有；不甫能离了心上，又早眉头。忘了时依然还又，恶思量无了无休。大都来一寸眉峰，怎当他许多颦皱。新愁近来接着旧愁，厮混了难分新旧。

旧愁似太行山隐隐，新愁似天堑水悠悠。

〔红云〕姐姐往常针尖不倒，其实不曾闲了一个绣床，如今百般的闷倦。往常也曾不快，将息便可，不似这一场清减得十分利害。〔旦唱〕

【逍遥乐】曾经消瘦，每遍犹闲，这番最陡。〔红云〕姐姐心儿闷呵，那里散心耍咱。〔旦唱〕何处忘忧？看时节独上妆楼，手卷珠帘上玉钩，空目断山明水秀；见苍烟迷树，衰草连天，野渡横舟。

〔旦云〕红娘，我这衣裳这些时都不似我穿的。〔红云〕姐姐正是"腰细不胜衣"。〔旦唱〕

【挂金索】裙染榴花，睡损胭脂皱；纽结丁香，掩过芙蓉扣；线脱珍珠，泪湿香罗袖；杨柳眉颦，人比黄花瘦。

〔仆人上，云〕奉相公言语，特将书来与小姐。恰才前厅上见了夫人，夫人好生欢喜，着入来见小姐，早至后堂。〔咳嗽科〕〔红问云〕谁在外面？〔见科〕〔红见仆了〕〔红笑云〕你几时来？可知道"昨夜灯花报，今朝喜鹊噪。"姐姐正烦恼哩，你自来？和哥哥来？〔仆云〕哥哥得了官也，着我寄书来。〔红云〕你则在这里等着，我对俺姐姐说了呵，你进来。〔红见旦笑科〕〔旦云〕这小妮子怎么？〔红云〕姐姐，大喜大喜，咱姐夫得了官也。〔旦云〕这妮子见我闷呵，特故哄我。〔红云〕琴童在门首，见了夫人了，使他进来见姐姐，姐夫有书。〔旦云〕惭愧，我也有盼着他的日头，唤他入来。〔仆入见旦科〕〔旦云〕琴童，你几时离京师？〔仆云〕离京一月多也，我来时哥哥去吃游街棍子去了。〔旦云〕这禽兽不省得，状元唤做夸官，游街三日。〔仆云〕夫人说的便是，有书在此。〔旦做接书科〕

【金菊花】早是我只因他去减了风流，不争你寄得书来又与我添些儿证候。说来的话儿不应口，无语低头，书在手，泪凝眸。

〔旦开书看科〕

【醋葫芦】我这里开时和泪开，他那里修时和泪修，多管阁着笔尖儿未写早泪先流，寄来的书泪点儿兀自有。我将这新痕把旧痕湮透，正是一重愁翻做两重愁。

〔旦念书科〕"张珙百拜奉启芳卿可人妆次：自暮秋拜违，倏尔半载。上赖祖宗之荫，下托贤妻之德，举中甲第。即目于招贤馆寄迹，以伺圣旨御笔除授。惟恐夫人与贤妻忧念，特令琴童奉书驰报，庶几免虑。小生身虽遥而心常迩矣，恨不得鹣鹣比翼，邛邛并躯。重功名而薄恩爱者，诚有浅见贪鄙之罪。他日面会，自当请谢不备。后成一绝，以奉清照：玉京仙府探花郎，寄语蒲东窈窕娘，指日拜恩衣昼锦，定须休作倚门妆。"

【幺篇】当日向西厢月底潜，今日向琼林宴上挡。谁承望跳东墙脚步儿占了鳌头？怎想道惜花心养成折桂手？脂粉丛里包藏

着锦绣？从今后晚妆楼改做了至公楼。

〔旦云〕你吃饭不曾？〔仆云〕上告夫人知道，早晨至今，空立厅前，那有饭吃。〔旦云〕红娘，你快取饭与他吃。〔仆云〕感蒙赏赐，我每就此吃饭。夫人写书，哥哥着小人索了夫人回书，至紧、至紧！〔旦云〕红娘将笔砚来。〔红将来科〕〔旦云〕书却写了，无可表意，只有汗衫一领，裹肚一条，袜儿一双，瑶琴一张，玉簪一枚，斑管一枝。琴童，你收拾得好者。红娘取银十两来，就与他盘缠。〔红云〕姐夫得了官，岂无这几件东西，寄与他有甚么缘故？〔旦云〕你不知道。这汗衫儿呀，

【梧叶儿】他若是和衣卧，便是和我一处宿；但贴着他皮肉，不信不想我温柔。〔红云〕这裹肚要怎么？〔旦唱〕常则不要离了前后，守着他左右，紧紧的系在心头。〔红云〕这袜儿如何？〔旦唱〕拘管他胡行乱走。〔红云〕这琴他那里自有，又将去怎么？〔旦唱〕

【后庭花】当日五言诗紧趁逐，后来因七弦琴成配偶。他怎肯冷落了诗中意，我则怕生疏了弦上手。〔红云〕玉簪呵有甚主意？〔旦唱〕我须有个缘由，他如今功名成就，则怕他撇人在脑背后。〔红云〕斑管要怎的？〔旦唱〕湘江两岸秋，当日娥皇因虞舜愁，今日莺莺为君瑞忧。这九嶷山下竹，共香罗衫袖口，

【青哥儿】都一般啼痕湮透。似这等泪斑宛然依旧，万古情缘一样愁。涕泪交流，怨慕难收，对学士叮咛说缘由，是必休忘旧！

〔旦云〕琴童，这东西收拾好者。〔仆云〕理会得。〔旦唱〕

【醋葫芦】你逐宵野店上宿，休将包袱做枕头，怕油脂腻展污了恐难酬。倘或水侵雨湿休便扭，我则怕干时节熨不开褶皱。一桩桩一件件细收留。

【金菊花】书封雁足此时修，情系人心早晚休？长安望来天际头，倚遍西楼，“人不见，水空流。”

〔仆云〕小人拜辞，即便去也。〔旦云〕琴童，你见官人对他说。〔仆云〕说甚么？〔旦唱〕

【浪里来煞】他那里为我愁，我这里因他瘦。临行时啜赚人的巧舌头，指归期约定九月九，不觉的过了小春时候。到如今“悔教夫婿觅封侯”。

〔仆云〕得了回书，星夜回俺哥哥话去。〔并下〕

这折戏，在较早的徐士范刊本、李卓吾批点本等书上，均题为“泥金报捷”，随后则简称为“报捷”（或“报第”）。泥金，是用箔和胶水制成的金色颜料。所谓“泥金报捷”，原典出自五代时期作家王仁裕的笔记小说《开元天宝遗事·泥金帖子》篇：“新进士及第，以泥金书（写）帖子，附家中书（信），用报登科之喜。”人们以此为本折戏标目，可见它主要写张生考中状元后向家人传报喜讯的戏情。

但是，在戏剧开场时，剧作家却有意地先表演“愁”与“忧”的戏情。莺莺一上场，就给人们带来了一派悲凄的氛围：因张生去后半年无信，故而“神思不快”，人懒体瘦，“好烦恼人也呵”！接着，通过〔集贤宾〕至〔挂金索〕等四支曲词的演唱，连续铺陈了“愁”与“忧”的深沉情思。这期间，先表达忧愁之内涵：既有恩爱夫妻被强行拆离的离愁；又有离别后频频挂念情人的忧愁；真正是“新愁近来接着旧愁，厮混了难分新旧”。同时，刻画忧愁之状态，作品或用对偶句式的鲜明比喻：“旧愁似太行山隐隐，新愁似天堑水悠悠”；或用摹形写景的隐寓寄托：在红娘提议“那里散心耍咱”之后，摹画莺莺设想登高远望的情景——独上妆楼，凭栏远眺，望呵望，空空地望尽了明山秀水，却不见心上人的归来之舟；只望见树林上弥漫着苍茫的烟雾，只望见大地上到处是枯萎的小草，只望见乡村渡口横躺着无人的小船……。——俨然一幅引人遐想的“佳人远观图”。由此令人自然地想起晚唐著名词人——“花间派”鼻祖温庭筠那首脍炙人口的佳作：“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两者意境相近，而莺莺所唱，另有一种含蓄、空灵之美。句中不直言“愁”苦，但透过空旷迷茫的岑寂之境，却能把女主人公凄切、幽宛的复杂心绪，鲜明而感人地呈现于观众的视线之中。再则，叙写忧愁之深度。由红娘一句“腰细不胜衣”作出概叙之后，莺莺通过〔挂金索〕曲词的演唱，以四个具体形象的并比句，将她睡中之态、睡后系衣、见衣流泪、眉颦人瘦的典型情状，描绘得楚楚动人。曲词大意是：那染成石榴花色的红裙子，在我恹恹沉睡中被压皱了；掩系衣服时，那形同丁香花蕾的纽子，越过了荷花式的扣眼位置（可见衣宽而身瘦）；（这其间隐含着潜在心理：见“芙蓉扣”而思“并蒂莲”，因此，“为伊消得人憔悴”，不由得——）泪水滚滚如断线珍珠，沾湿了丝绸衣袖；唉，这别恨离愁呵，折腾得自己整天价紧蹙着柳叶似的双眉，……憔悴的人儿真比萎缩的菊花还消瘦！曲末直接引用李清照的名句，由于该句乃人所共知，所以，由此句能立即联想到李词原句前面的意蕴：“莫道不销魂——”，让观众很快就感受到女主角为真挚爱情而不惜“销魂”的丰富内心。王世贞说：〔商调集贤宾〕及〔挂金索〕“俊语亦不减前”。

在极力而自然地渲染了主角们离愁别恨的浓郁气氛之后，这才让仆

人上场来喜传捷报。有前此的悲悃色调作反衬和铺垫，这喜剧情韵就更能产生艺术效应。通过仆人的上场对白，简洁交代一下“见了夫人……”，旋接将戏情引发到女主角莺莺身上，使戏剧十分紧凑集中，从而突出了戏剧主体的典型风貌。《董西厢》卷七，写“门人报曰：‘张先生仆至’，夫人与莺莺教召……”，随即用了一大段文字，正面描写“夫人亲问”的情况，以及仆人“觑着夫人贺喜”的形态，把夫人安排为这场“报捷”活动的主角，却置莺莺于冷场。相比之下，《西厢记》把夫人活动巧作暗场处理，而在舞台中心正面展现莺莺，自是更符合艺术的审美规律和要求。

《西厢记》写莺莺在朝思暮想的忧愁中，喜闻心上人张生捷报传来，并且“得了官也”，却只答以一句“惭愧，我也有盼着他的日头”，寥寥数字，声态平平，含蓄典雅地表达了自己的一腔深情。这“盼着他的日头”，固然有因考中得官的欣喜，——不如此则不符合那特定时代社会中相府千金的自然心理，正象莎士比亚笔下的贵族少女奥菲莉娅那样，既热恋着思想先进的哈姆莱特，又难断旧伦理的父女之情，何况，张生考中得官，将消弭崔母的刁难而对自己所追求的婚姻有促成作用；然而，莺莺此言，更多的则是在“半年杳无音信”的情况下，终于得到张生信息的纯朴的欣慰之情。所以，她随后针对小仆“吃游街棍子”的科诨趣语，只作了“状元……游街三日”的简短解释，而别无什么欢喜激动的表现。明代陆采《南西厢记》却于此为莺莺横插了几句“谢天地，不枉了十年辛苦”，“好！好！谢得天地祖宗庇佑”——相比之下，《西厢记》中的莺莺没有这般庸俗气和势利眼。

剧中接着就仆人送上张生之书信而描写莺莺“接书”——“开书”——“念书”的细节，不仅层次清楚，而且，配以〔金菊花〕等曲词的演唱，将各个细节展现得神情毕肖，意态鲜活。清代曲论家毛西河对此有一段很好的评析：“此曲接书，后曲开书，又后曲念书，步骤甚细。故未闻开书以前纯是写怨；见书以后，然后略及捷音耳。‘无语低头’两句自模语，似挡弹家词，最妙！”

曾有人说《西厢记》张莺所写之书信“皆劣”，显得“草草”然（明代徐渭语）。这批评大抵是对的。主要因为这些书信未能以独具情性的笔致，写出张莺二人的独特个性和鲜明风貌，不能给人以美感享受。但是，相比于《董西厢》中“莺发书视之，止诗一绝，诗曰：……（即《西厢记》张生信尾‘以奉清照’后的一首七绝）”的简略交代，王实甫则有明显的增进。剧中通过书信着意突出了张生对莺莺的热切思恋，说自己身体虽离莺莺遥远，但心意常跟莺莺贴得很近；表示渴望跟莺莺一起，象鹣（jiān）鹣鸟那样比翼齐飞，象邛（qióng）邛兽那样并肩同行；并且，还进一步由衷地表明：“重功名而薄恩爱者，诚有浅见贪饕之罪！”——说自己被迫赴京求取功名，真犯有

见识浅、贪心大的罪过，日后会面时，自己当深深地向莺莺请罪。这些都是《董西厢》没有、而为王实甫所独撰的。这些独撰是成功的。它展现了一个"志诚种"新科状元的特色：不仅不以骄矜荣耀夸示于人，反而为冷落了爱情而深自愧悔。——这在当时是极为难得、也极为可贵的品性。明代陆采《南西厢记》写张生考中后致崔母的信中，有"荣封妻子门庭贵，许他冠凤穿霞帔"之类既酸腐又肉麻的句子，可见后世某些作家的精神境界还远不及《西厢记》的张生呢。王实甫还卓然果断地删削了《董西厢》中莺莺对张生之诗的庸俗解释。《董西厢》中莺莺对"探花郎'的解释是错误的。据王定保《唐摭言》记载，在唐代，进士及第后，在杏园之地，参加"探花宴"，挑选其中最年轻的两个人，遍游名园，探采名花，称为"探花使"，亦叫"探花郎"；并不一定是第三名。从南宋开始，这才把第一甲第三名叫做"探花"。崔张故事明明以唐代为背景，所以，《董西厢》依宋代之例是不恰当的。《西厢记》称张生"举中甲第"——参加科考中了甲榜，即得中头名状元，亦即取得进士身份，跟随后所附诗中自称"探花郎"，是吻合的。王实甫之所以也在张生书信之末援引那首诗，想来既为了真实地再现当年士子们科考得意后的心态神气，又可以委婉地传示张生对莺莺的慰藉之情。诗意是：暂居在京城招贤馆的状元郎，寄信给蒲郡城东美好的姑娘。我不久就拜谢皇恩衣锦还乡，你安然梳妆不须再倚门盼望（诗中衣锦还乡指回到莺莺所在的蒲郡）。

〔幺篇〕曲词的演唱，莺莺以欣喜而诙谐的口气，既夸奖了张生的风流多情，又盛赞了张生的博学多才。大意是：（想起我那张生呵——）当日在西厢月下悄悄徘徊，如今在琼林宴上多么体面。谁料到跳东墙的脚步儿登上了状元宝座，怎想到爱女人的柔情培养出科场得中的高手？跟姑娘缠绵的情种竟也才华满腹。从今后，我俩那休憩梳妆的私楼将变成张生办理公事的场所。——曲词极富喜剧韵味；在今昔对比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中，生动地昭示人们：原来被封建统治者吹捧为天经地义的仕途经济、功名事业，却都被莺莺巧妙而自然地溶合到儿女情长中来；令人欣慰地感受到：真挚美好的爱情，自有其诗意光辉，自有其崇高品位。

《董西厢》写了"莺解诗旨"以后，随即交代崔氏全家"皆喜"，就草草地结束了这段"报捷"故事。而后陡转一句"自是至秋，杳无一耗"，显然已度过了较长时期；再后则是"莺修书密遣仆寄生"，转入了新的情节，中间不衔接。《西厢记》在莺莺演唱了〔幺篇〕曲词之后，立即插以一句莺莺问小仆"你吃饭不曾"——这是《董西厢》所没有的一个问句；虽只短短一句，却正是刻画莺莺善良、细心、温柔、亲切之美好情性的点睛之笔。莺莺那么想念张生，但面对风尘仆仆的小童，她却不急于问张生的身体、生活诸况，而首

先关切小童的饥饱。一下子，温馨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使舞台平添了丰富的生活情味。安置了小仆的吃饭等事之后，莺莺这才给张生写信寄物，使戏情显得紧凑、绵密而又跌宕、跳脱。

莺莺寄物传情，虽本于《莺莺传》和《董西厢》，但经王实甫的精心改创，则在艺术上显得更妥贴、更和谐。《莺莺传》所赠之物是玉环一枚、彩丝一绚、文竹茶碾子一枚，如此三件服饰之类的生活用品，显得所寄之意趣略嫌浅隘。《董西厢》卷七，先写莺莺"随书赠衣一袭、瑶琴一张、玉簪一枝、斑管一枝"；而后紧接着是〔越调·水龙吟〕等数首曲词的演唱，唱叙的是离情别绪却未解释赠物的含意，章法上显得脱榫。直到尔后的〔雪里梅〕曲词，才直抒胸臆地自叙着赠物的情意，却未穿插红娘或别人的言行，且物件的名称与数量，跟上述四件又远不相符，留有粗疏的痕迹。《西厢记》先写莺莺概要地揭示了所赠之物，接着安排红娘因疑而问的道白："……寄与他有甚么缘故？"于是相应相谐地引发出莺莺〔梧叶儿〕等曲词的演唱，使所赠之物都能在以白导唱、曲白相生的戏情中得到交代，从而活跃了舞台的戏剧气氛；虽然宾白的运用略嫌呆板，但通过绘声传情的演唱，却能曲折细腻地表达莺莺寄物的浓情厚意，使戏场上形成浓郁的抒情气息。

莺莺在叮嘱小仆路上多加小心之后，要他向张生再一次转达自己热切盼归的心情，从而把舞台气氛层层推进；缀以唐代王昌龄《闺怨》诗的名句，再一次表达了她对功名利禄的鄙薄和对真挚爱情的热烈向往，跟这场戏开始时她的愁叹和戏中的报捷，或相映相应，或相反相激，但都气氤一贯、活泛而自然。末尾，以小仆的下场白翕然作结，进而使全折戏首尾衔接、摇曳多姿，极富艺术魅力。

著名思想家、评论家李卓吾曾深情地赞赏道："读《水浒传》不厌其假，读《西厢记》不厌其烦。文人从此悟入，思过半矣！尝读短文字却厌其多，一读《西厢》曲，反反复复，重重叠叠，又嫌其少。何也何也！读他文字，精神尚在文字里面，读至《西厢》曲、《水浒传》，便只见精神，并不见文字耳！咦，异矣哉！"——对我们品赏这折戏，颇有借鉴意义。

第五本 张君瑞庆团圆杂剧

第 二 折

〔末上，云〕"画虎未成君莫笑，安排牙爪始惊人。"本是举过便除，奉圣旨着翰

林院编修国史。他每那知我的心，甚么文章做得成。使琴童递佳音，不见回来。这几日睡卧不宁，饮食少进，给假在驿亭中将息。早间太医院着人来看视，下药去了。我这病卢扁也医不得。自离了小姐，无一日心闲也呵！

【中吕·粉蝶儿】从到京师，思量心旦夕如是，向心头横躺着俺那莺儿。请医师，看诊罢，一星星说是。本意待推辞，则被他察虚实不须看视。

【醉春风】他道是医杂证有方术，治相思无药饵。莺莺呵，你若是知我害相思，我甘心儿死、死。四海无家，一身客寄，半年将至。

〔仆上云〕我则道哥哥除了，原来在驿亭中抱病，须索回书去咱。〔见了科〕〔末云〕你回来了也。

【迎仙客】疑怪这噪花枝灵鹊儿，垂帘幕喜蛛儿，正应着短檠上夜来灯爆时。若不是断肠词，决定是断肠诗。〔仆云〕小夫人有书至此。〔末接科〕写时管情泪如丝，既不呵，怎生泪点儿封皮上渍。

〔末读书科〕"薄命妾崔氏拜覆，敬奉才郎君瑞文几：自音容去后，不觉许时，仰敬之心，未尝少怠。纵云日近长安远，何故鳞鸿之杳矣。莫因花柳之心，弃妾恩情之意？正念间，琴童至，得见翰墨，始知中科，使妾喜之如狂。郎之才望，亦不辱相国之家谱也。今因琴童回，无以奉贡，聊布瑶琴一张，玉簪一枚，斑管一枝，裹肚一条，汗衫一领，袜儿一双，权表妾之真诚。匆匆草字欠恭，伏乞情恕不备。谨依来韵，遂继一绝云：阑干倚遍盼才郎，莫恋宸京黄四娘；病里得书知中甲，窗前览镜试新妆。"那风风流流的姐姐，似这等女子，张珙死也死得着了。

【上小楼】这的堪为字史，当为款识。有柳骨颜筋，张旭张芝，羲之献之。此一时，彼一时，佳人才思，俺莺莺世间无二。

【幺篇】俺做经咒般持，符箓般使。高似金章，重似金帛，贵似金资。这上面若签个押字，使个令史，差个勾使，则是一张忙不及印赴期的咨示。

〔末拿汗衫儿科〕休道文章，则看他这针指，人间少有。

【满庭芳】怎不教张生爱尔，堪针工出色，女教为师。几千般用意针针是，可索寻思。长共短又没个样子，窄和宽想象着腰肢，好共歹无人试。想当初做时，用煞那小心儿。

小姐寄来这几件东西，都有缘故，一件件我都猜着了。

【白鹤子】这琴，他教我闭门学禁指，留意谱声诗，调养圣贤心，洗荡巢由耳。

【二煞】这玉簪，纤长如竹笋，细白似葱枝，温润有清香，莹洁无瑕玼。

【三煞】这斑管，霜枝曾栖凤凰，泪点渍胭脂，当时舜帝恸娥皇，今日淑女思君子。

【四煞】这裹肚，手中一叶绵，灯下几回丝，表出腹中愁，果称心间事。

【五煞】这鞋袜儿，针脚儿细似虮子，绢帛儿腻似鹅脂，既知礼不胡行，愿足下当如此。

琴童，你临行小夫人对你说甚么？〔仆云〕着哥哥休别继良姻。〔末云〕小姐，你尚然不知我的心哩。

【快活三】冷清清客店儿，风淅淅雨丝丝，雨儿零，风儿细，梦回时，多少伤心事。

【朝天子】四肢不能动止，急切里盼不到蒲东寺。小夫人须是你见时，别有甚闲传示？我是个浪子官人，风流学士，怎肯去带残花折旧枝。自从到此，甚的是闲街市。

【贺圣朝】少甚宰相人家，招婿的娇姿。其间或有个人儿似尔，那里取那温柔，这般才思？想莺莺意儿，怎不教人梦想眠思？

琴童来，将这衣裳东西收拾好者。

【耍孩儿】则在书房中倾倒个藤箱子，向箱子里面铺几张纸。放时节须索用心思，休教藤刺儿抓住绵丝。高抬在衣架上怕吹了颜色，乱穰在包袱中恐锉了褶儿。当如此，切须爱护，勿得因而。

【二煞】恰新婚，才燕尔，为功名来到此。长安忆念蒲东寺。昨宵个春风桃李花开夜，今日个秋雨梧桐叶落时。愁如是，身遥心迩，坐想行思。

【三煞】这天高地厚情，直到海枯石烂时，此时作念何时止？直到烛灰眼下才无泪，蚕老心中罢却丝。我不比游荡轻薄子，轻夫妇的琴瑟，拆鸾凤的雄雌。

【四煞】不闻黄犬音，难传红叶诗，驿长不遇梅花使。孤身去国三千里，一日归心十二时。凭栏视，听江声浩荡，看山色参

差。

【尾】忧则忧我在病中，喜则喜你来到此。投至得引人魂卓氏音书至，险将这害鬼病的相如盼望死。〔下〕

金圣叹把本折戏标目为"猜寄"，远不如大多数明刊本题为"尺素缄愁"——简称为"缄愁"好（个别版本称为"酬槭"，亦不甚通行）。

金圣叹在本折之后的总评中说："细思无此二回（按：指上折"报捷"和本折"缄愁"），亦有何害？一通报书去，一通答书来，干讨琴童气吁吁地，而于彼张崔两人，乃更不曾增得一毫颜色。"这指责其实不能成立。第一，在前面"拷红"戏中，老夫人发现莺张私合木已成舟而不得不许婚时，就曾明令张生"你明日便上朝取应去"，"得官呵，来见我；驳落呵，休来见我"！说得斩钉截铁，毫无讨还余地；金圣叹自己亦曾对这节文字大加赞赏，认为它既"回溯前文，遥遥自从'借厢''酬韵'直至于今，……又是反挑下篇"。尔后经过脍炙人口的"长亭送别"之戏，又见老夫人再次强调张生务须"到京师……挣揣一个状元回来者！"——可见，张生之赴考与得中，乃是全戏有机整体中的一大关目。那么，考中后的"报捷"以及体现二人反应的"缄愁"，就是必不可少的戏情。否则，戏文就成了断尾之鬼，不能满足观赏者的审美需求。第二，无论是古代的司马相如腾达后曾有喜新厌旧之念，抑或唐代中期与莺张故事发生在同一社会中的李益与霍小玉（见唐代传奇《霍小玉传》）的悲剧（李益先曾爱怜小玉，但"拔萃登科"后就忘情薄幸而致小玉于惨境），都表明赴考得中，正是对张崔二人的又一次严峻考验。这两折戏，正是张崔二人以真切而生动的形象，在这场新考验中面向时代、面向观众的答卷。张生高中状元，这本是万千士子梦寐以求的人生第一得意之事，但他却置状元及第于其次，而梦寐以念地热恋着莺莺，不仅未露多少骄矜之态，而且未有丝毫喜新厌旧的俗念；莺莺也没有因张生考中得官而乐以忘情，没有沉醉于"夫人""县君"身着凤冠霞帔的荣宠之中。王实甫所作的这些铺排敷演，难道使张崔二人"不曾增得一毫颜色"吗？清代著名曲论家毛西河曾于此折之首评赞道："此与前折作对偶，俱用虚写。盖未合以前，则以传书递简为征情；既合以后，又以寄物缄书为余思，皆作者阿堵也。"可见剧作家安排的这两折戏，既有它们本身的艺术使命，又有全剧的审美价值，值得后世的戏剧知音们耐心品味。

本折戏一开场，张生的道白即已表明，他对那当时社会视为至尊至贵、绝对权威的"圣旨"，竟然是轻慢的："圣旨"命他"编修国史"——这在当时是许多知识分子十分钦慕的"荣任"，他却说"甚么文章做得成"？他不仅置官差公务于不顾，而且竟为爱情、为莺莺一病不起。随即通过〔粉蝶

儿〕〔醉春风〕两首曲词的演唱，把他一段幽微曲折的心灵历程形象地展现于观众面前：为思恋莺莺得下了相思病；不经意竟被医师识破了隐秘；想装幌子"推辞"，却难以推脱，但被医师拒绝"看视"；因此，这相思病一时难以痊愈；病重难好，不怨天、不尤人，只愿心上人"知我害相思"——千古难得一知己！倘能如此，则"我甘心儿死，死！"曲词虽短而意绪绵密；亦唱亦叙，声情并茂。就连那全盘否定《西厢》第五本的金圣叹，对此也不由得赞赏道："曲曲折折，淋淋漓漓，便与《西厢记》无二"，"此一节真是妙文"。

同样是钟情人接读热恋者的书信，此处张生所演与上折莺莺所演，甚不相同而各具情趣，这是剧作家巧避重复、求新创异的匠心所致。

莺莺的书信，就全剧总体艺术的极高成就而言，显得较为逊色；跟莺莺自己深情婉丽的优美丰韵相比，亦稍欠文采。但是，对照《董西厢》，却又可见王实甫确有令人颔首的开拓与创新。《董西厢》的莺莺之信，几乎全部照抄于元稹的《莺莺传》；而且，由于董作不顾自身的特性，还露出了不该有的破绽：莺莺信上自称什么她与张生乃"中表相因"，就很叫人莫名其妙。《莺莺传》明确交代莺莺与张生原是两姨中表亲戚，崔母正是以这中表亲戚才引荐他俩相会并从而导致他们相爱的；所以，那上面莺莺向张生称"中表相因"是合乎情理的。《董西厢》一开始就写明张莺二人乃萍水相逢而本无瓜葛，后面也从未提到他俩有什么"表亲"关系；而且，书中人物还言之凿凿地反对以表亲结婚，莺莺怎么会凭空冒出个跟张生有什么"中表相因"的话头呢？——董解元胡里胡涂地照抄元稹之文，岂不贻人以笑柄？王实甫一空依傍，自铸新词，自己代人物立身立心立言，本就可贵；而且，着意在莺莺信中首先强调的是儿女之挚情、相思之恳切，并非世俗的功名升擢之类；特别是"莫因花柳之心，弃妾恩情之意"，又一次表明莺莺执着于真挚而持久的爱情，鄙弃浅薄的色欲之欢，跟前面要求张生勿恋异乡花草的叮嘱，遥相呼应而曲文互变。莺莺续诗中的"莫恋宸京黄四娘"，金圣叹对此愤然批道："黄四娘为谁哉？何幸而遇杜工部，何不幸而遇此人？"其实，杜甫自己和古代诗评家均未注出"黄四娘"是何许尊贵之人，后人也可以反问金圣叹："对杜诗中的黄四娘何必拘泥坐实？被'天上玉人'崔莺莺借指一下有何不幸？"杜甫此诗是《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之一，原诗是："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不难看出，诗意重心并非黄四娘本人，而是她家附近的花鸟风景。由于杜甫此诗冠绝一时、传诵不衰，崔莺莺作为一个有很高文化修养的人，借"黄四娘"代指京城中那些以浓香艳色吸引人的美女，既含蓄又典雅，且使明眼人一见即知底里，不是十分合适么？可见王实甫代莺莺编创的这首小诗，既让女主角展示了自己殷切盼待情人的动人情状，又深沉表

达了她对张生的恳挚规劝，还同时揭示了京城中的冶艳之风，亦自有艺术的审美效果。

〔上小楼〕曲词，让张生通过对书信字迹的高度评赞，从一个崭新的角度（而不是世俗的女德、女工等），进一步展现了莺莺的可爱形象，同时显示了张生对莺莺之爱，有着高超于异性相吸的更雅致的内涵。明代大思想家、文学家李贽在热情盛赞《西厢记》卓越的"化工"艺术时，认为剧作家"当其时必有大不得意于君臣朋友之间者，故借夫妇离合以发其端"，并紧接着就此段曲词而一抒激情："于是焉喜佳人之难得，羡张生之奇遇，比云雨之翻复，叹今人之如土。其尤可笑者：小小风流一事耳，至比之张旭、张芝，羲之、献之而又过之。……"不难理解，这支曾受到金圣叹妄加指责的曲词，其实有着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随后，张生对莺莺寄来的瑶琴、玉簪、斑管、裹肚、鞋袜等礼品，分别以几支精妙的曲词逐一作了评赞，表明他对莺莺寄物的"缘故""一件件我都猜着了"。虽然语意上跟前折莺莺之词略似重复，但却自有存在的价值：它表明莺张二人确乎"惺惺惜惺惺"，是一对互相深切理解的难得的知音。深受《西厢记》影响的伟大作家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三十四回写宝玉被打之后，派晴雯给黛玉送去"两条旧绢子"，风流灵巧的晴雯对此很不理解，还担心林小姐"又要恼了"；但宝玉坚信："你放心，他自然知道。"黛玉接到绢子后，"细心揣度"，果然"大悟过来，连忙说：'放下……'。"莺莺当初要拿这些东西寄赠张生时，聪明伶俐的小红娘也曾疑惑过："这几件东西寄与他有甚么缘故？"莺莺的信上并未述及具体的"缘故"，而张生睹物思人，竟一件件都猜准了莺莺的情意，双方岂不都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这么一对相知相敬的有情人，不是更令人同情和赞赏么？

不仅如此，剧作家还进而写志诚种张生深情地追问琴童："你临行小夫人对你说甚么？"并由琴童之答，引出了张生〔快活三〕曲词的演唱。初看，似乎不近情理——新科状元所住之馆驿竟会如此凄清冷落？细细品玩，就觉得王实甫代张生所立之言是很合乎情理的。一则，客观环境已被主人公投射着并染上了特有的主观色彩，因离愁别恨之浓重，故而倍感处境之悲苦。剧作家巧化南唐李璟《摊破浣溪纱》词后阕的名句："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何限恨，倚阑干。"——使观众自然地体味到对故乡亲人的深切思念。二则，为随后张生〔朝天子〕〔贺圣朝〕两支曲词的演唱，预作反铺垫：处于如此凄清落寞之境，却不贪恋荣华富贵的生活，不正是张生美好情性的映照吗？不正是崔张高尚爱情的昭示吗？

〔朝天子〕曲词中"小夫人须是你见时，别有甚闲传示"，有两种解释：（一）大概是你见小夫人时说了什么闲言碎语？（二）你见小夫人时她还有

什么别的嘱咐？——当以第(二)意为是。剧作家基于刚才琴童已说莺莺"着哥哥休别继良姻"的话，为笔墨精炼，没有立即写什么一般化的反应，而是让张生先作戏谑化的自表——(大意)我是个喜于风情的官儿，潇洒落拓的文人。——言下之意：仿佛他一定要浪迹情场、沾花惹草；但是，出人意外的是，随即他却来个大反跌：虽然放浪风流，却绝不肯"去带残花折旧枝"(不肯到歌楼妓馆等风月场中去亲近追欢卖笑的女人)！甚至，"自从到此"，尚不知"甚的是闲街市"。明代著名曲评家王伯良于此注道："言从不曾胡行乱走也"；毛西河亦注释："甚的是——言不识何者是也。"金圣叹也憋不住于此赞道："此句绝好！"

不爱"残花旧枝"，虽说品高，但却不难做到；难的是，能不能经受千金佳丽的引诱？于是，剧作家进一步通过张生〔贺圣朝〕曲词的演唱，向人们表明：不少"宰相人家"、权豪贵宅，每每趁新选青年状元之机，结彩楼、抛绣球，乃至借"圣谕"、拉关系，用各种方法手段争相纳婿；而且，这些宰相权豪之家亦不乏貌如天仙、形似莺莺的玉人儿——这正是对"风流学士"、俊秀"官人"张生灵魂的又一次严峻考验。张生不是讲了抽象的大道理，而是深情地道出了自己心灵中最大的隐秘：深信人世间再难有莺莺的"温柔"、莺莺的"才思"！而"温柔"与"才思"，正是最为珍贵的心灵美！——这就又一次鲜明生动地映照出志诚种张生美好的思想品性，也使爱情喜剧放射出夺目的光辉。金圣叹于"温柔""才思"句旁赞叹道："此句绝好！"不知金圣叹是否凭借《西厢记》绝好的艺术形象而领略到具有高层审美价值的绝好意蕴？

值得注意的是，在张生演唱的〔二煞〕曲词中，让观众进而感受到：往日那"金榜无名誓不归"的张生，如今在"金榜题名"的"得意"时刻，竟也发出了"恰新婚，才燕尔，为功名来到此"的悲慨和恨叹；区区"功名"害得自己"愁如是"、恨满怀，且难排遣。这就再一次有力地揭示了封建"功名"观念、门阀婚姻制度对美好爱情和幸福婚姻的无情摧残，并昭示了真挚爱情胜过世俗功名的时代精神。曲词中"昨宵""今日"本是一则精美的对偶句，金圣叹竟说"真乃可以无有"还说"我竟不知其如何填也"！他不理解，正是在这里，剧作家又一次开掘了人物心灵隐秘，并从而艺术地展现了张生的真实情怀：回想昨晚和莺莺在一起呵，欢爱之境如温暖的春风中百花盛开；体味今日跟莺莺被迫分离呵，凄凉之感似秋雨绵绵中飘零的落叶……。还是毛西河评析得对：从〔二煞〕到〔尾〕曲，"一曲一意，反复缠绵，此是元曲本意"。可见《西厢记》不愧为元曲中精妙圆熟的代表作。

第五本　张君瑞庆团圆杂剧

第　三　折

〔净扮郑恒上开，云〕自家姓郑名恒，字伯常。先人拜礼部尚书，不幸早丧。后数年，又丧母。先人在时，曾定下俺姑娘的女孩儿莺莺为妻，不想姑夫亡化，莺莺孝服未满，不曾成亲。俺姑娘将着这灵榇，引着莺莺，回博陵下葬，为因路阻，不能得去。数月前写书来，唤我同扶柩去，因家中无人，来得迟了。我离京师，来到河中府，打听得孙飞虎欲掳莺莺为妻，得一个张君瑞退了贼兵，俺姑娘许了他。我如今到这里，没这个消息便好去见他；既有这个消息，我便撞将去呵，没意思。这一件事都在红娘身上，我着人去唤他。则说"哥哥从京师来，不敢来见姑娘，着红娘来下处来，有话去对姑娘行说去"。去的人好一会了，不见来。见姑娘和他有话说。〔红上云〕郑恒哥哥在下处，不来见夫人，却唤我说话。夫人着我来，看他说甚么。〔见净科〕哥哥万福！夫人道哥哥来到呵，怎么不来家里来？〔净云〕我有甚颜色见姑娘？我唤你来的缘故是怎生？当日姑夫在时，曾许下这门亲事；我今番到这里，姑夫孝已满了，特地央及你去夫人行说知，拣一个吉日，成合了这件事，好和小姐一答里下葬去。不争不成合，一答里路上难厮见。若说得肯呵，我重重的相谢你。〔红云〕这一节话再也休题，莺莺已与了别人了也。〔净云〕道不得"一马不跨双鞍"，可怎生父在时曾许了我，父丧之后，母倒悔亲？这个道理那里有！〔红云〕却非如此说。当日孙飞虎将半万贼兵来时，哥哥你在那里？若不是那生呵，那里得俺一家儿来？今日太平无事，却来争亲；倘被贼人掳去呵，哥哥如何去争？〔净云〕与了一个富家，也不枉了，却与了这个穷酸饿醋。偏我不如他？我仁者能仁、身里出身的根脚，又是亲上做亲，况兼他父命。〔红云〕他倒不如你，嚎声！

【越调·斗鹌鹑】卖弄你仁者能仁，倚仗你身里出身；至如你官上加官，也不合亲上做亲。又不曾执羔雁邀媒，献币帛问肯。恰洗了尘，便待要过门：枉腌了他金屋银屏，枉污了他锦衾绣裀。

【紫花儿序】枉蠢了他梳云掠月，枉羞了他惜玉怜香，枉村了他殢雨尤云。当日三才始判，两仪初分；乾坤：清者为乾，浊者为坤，人在中间相混。君瑞是君子清贤，郑恒是小人浊民。

〔净云〕贼来怎地他一个人退得？都是胡说！〔红云〕我对你说。

【天净沙】看河桥飞虎将军，叛蒲东掳掠人民，半万贼屯合寺

门，手横着霜刃，高叫道“要莺莺做压寨夫人”。

〔净云〕半万贼，他一个人济甚么事？〔红云〕贼围之甚迫，夫人慌了，和长老商议，拍手高叫：“两廊不问僧俗，如退得贼兵的，便将莺莺与他为妻。”忽有游客张生，应声而前曰：“我有退兵之策，何不问我？”夫人大喜，就问：“其计何在？”生云：“我有一故人白马将军，见统十万之众，镇守蒲关。我修书一封，着人寄去，必来救我。”不想书至兵来，其困即解。

【小桃红】洛阳才子善属文，火急修书信。白马将军到时分，灭了烟尘。夫人小姐都心顺，则为他“威而不猛”，“言而有信”，因此上“不敢慢于人”。

〔净云〕我自来未尝闻其名，知他会也不会。你这个小妮子，卖弄他偌多！〔红云〕便又骂我，

【金蕉叶】他凭着讲性理齐论鲁论，作词赋韩文柳文，他识道理为人敬人，掩家里有信行知恩报恩。

【调笑令】你值一分，他值百十分，萤火焉能比月轮？高低远近都休论，我拆白道字辨与你个清浑。〔净云〕这小妮子省得甚么拆白道字，你拆与我听。〔红唱〕君瑞是个“肖”字这壁着个“立人”，你是个“木寸”“马户”“尸巾”。

〔净云〕木寸、马户、尸巾——你道我是个“村驴屌”。我祖代是相国之门，到不如你个白衣饿夫穷士！做官的则是做官。〔红唱〕

【秃厮儿】他凭师友君子务本，你倚父兄仗势欺人。斋盐日月不嫌贫，治百姓新民、传闻。

【圣药王】这厮乔议论，有向顺。你道是官人则合做官人，信口喷，不本分。你道穷民到老是穷民，却不道“将相出寒门”。

〔净云〕这桩事都是那长老秃驴弟子孩儿，我明日慢慢的和他说话。〔红唱〕

【麻郎儿】他出家儿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横死眼不识好人，招祸口不知分寸。

〔净云〕这是姑夫的遗留，我拣日牵羊担酒上门去，看姑娘怎么发落我。〔红唱〕

【幺篇】讪筋，发村，使狠，甚的是软款温存。硬打捱强为眷姻，不睹事强谐秦晋。

〔净云〕姑娘若不肯，着二三十个伴当，抬上轿子，到下处脱了衣裳，赶将来还你一个婆娘。〔红唱〕

【络丝娘】你须是郑相国嫡亲的舍人，须不是孙飞虎家生的

莽军。乔嘴脸、腌躯老、死身分，少不得有家难奔。

〔净云〕兀的那小妮子，眼见得受了招安了也。我也不对你说，明日我要娶，我要娶。〔红云〕不嫁你，不嫁你。

【收尾】佳人有意郎君俊，我待不喝采其实怎忍。〔净云〕你喝一声我听。〔红笑云〕你这般颓嘴脸，则好偷韩寿下风头香，傅何郎左壁厢粉。〔下〕

〔净脱衣科，云〕这妮子拟定都和那酸丁演撒，我明日自上门去，见俺姑娘，则做不知。我则道张生赘在卫尚书家，做了女婿。俺姑娘最听是非，他自小又爱我，必有话说。休说别个，则这一套衣服也冲动他。自小京师同住，惯会寻章摘句，姑夫许我成亲，谁敢将言相拒。我若放起刁来，且看莺莺那去？"且将压善欺良意，权作尤云殢雨心。"〔下〕〔夫人上，云〕夜来郑恒至，不来见我，唤红娘去问亲事。据我的心则是与孩儿是；况兼相国在时，已许下了。我便是违了先夫的言语。做我一个主家的不着，这厮每做下来。拟定则与郑恒，他有言语，怪他不得也。料持下酒 者，今日他敢来见我也。〔净上，云〕来到也，不索报覆，自入去见夫人。〔拜夫人哭科〕〔夫人云〕孩儿既来到这里，怎么不来见我？〔净云〕小孩儿有甚嘴脸来见姑娘！〔夫人云〕莺莺为孙飞虎一节，等你不来，无可解危，许张生也。〔净云〕那个张生？敢便是状元。我在京师看榜来，年纪有二十四五，洛阳张珙，夸官游街三日。第二日头答正来到卫尚书家门首，尚书的小姐十八岁也，结着彩楼，在那御街上，则一球正打着他。我也骑着马看，险些打着我。他家粗使梅香十余人，把那张生横拖倒拽入去。他口叫道："我自有妻，我是崔相国家女婿。"那尚书有权势气象，那里听，则管拖将入去了。这个却才便是他本分，出于无奈。尚书说道："我女奉圣旨结彩楼，你着崔小姐做次妻。他是先奸后娶的，不应取他。"闹动京师，因此认得他。〔夫人怒云〕我道这秀才不中抬举，今日果然负了俺家。俺相国之家，世无与人做次妻之理。既然张生奉圣旨娶了妻，孩儿，你拣个吉日良辰，依着姑夫的言语，依旧入来做女婿者。〔净云〕倘或张生有言语呵，怎生？〔夫人云〕放着我哩，明日拣个吉日良辰，你便过门来。〔净云〕中了我的计策了，准备筵席、茶礼、花红，克日过门者。〔同下〕〔洁上，云〕老僧昨日买登科记看来，张生头名状元，授着河中府尹。谁想夫人没主张，又许了郑恒亲事。老夫人不肯去接，我将着肴馔直至十里长亭接官走一遭。〔下〕〔杜将军上，云〕奉圣旨，着小官主兵蒲关，提调河中府事，上马管军，下马管民。谁想君瑞兄弟一举及第，正授河中府尹，不曾接得。眼见得在老夫人宅里下，拟定乘此机会成亲。小官牵羊担酒直至老夫人宅上，一来庆贺状元，二来就主亲，与兄弟成此大事。左右那里？将马来，到河中府走一遭。〔下〕

这折戏，前人大都称为"争婚"，亦称"诡媒（或"谋"）求配"，简称"求配"。只有金圣叹改称"争艳"，跟前面"拷艳"并列。但是，前"艳"指红娘，

此"艳"指莺莺，显得概念混淆，不为可取。该戏着重表演反派角色郑恒诡言求婚的故事。

郑恒这一人物，早在全剧刚开演时，就于首场"楔子"戏，在崔老夫人率先登台的道白中，已经提及交代，"小姐莺莺""曾许下老身之侄——郑恒为妻"；并申明已"写书附京师去，唤郑恒来……"。——可见郑恒本是戏剧的有机成份之一。尔后，为铺展莺、张，崔、红之间的主要矛盾冲突，相应地把郑恒这条副线暂置一边。现在，随着旧有矛盾的基本解决，正该适时地展现郑恒这一冲突线。因此，王实甫安排这场戏，是符合全剧的总体构思和观众的审美心理的。

郑恒的开场白，虽然略显长了些，但都是必要的。《董西厢》叙述"郑相子恒至蒲州，……往见夫人"，未交代来龙去脉，颇使人有点朦朦然。明代陆采《南西厢记》写郑恒因"屡科不第"，化名"盛桓"，要弃文就武，请新科探花郎张珙荐达于杜将军；张因"军机事不是要处"，遂写书推荐他到河中太守处"做个吏与"；同时，张生托他带一信到河中交与岳母——"崔相国夫人郑氏"，以此，郑恒得知自己原订的妻子莺莺被张生娶了去，怀恨之下，偷改了张生致崔夫人的信，假装张生口气说自己已赘于卫尚书家中，叫崔夫人把女儿仍嫁"旧配"……。七拐八转地兜了几个圈子，散涣了戏剧的中心情节，显得枝蔓冗沓，都不如《西厢记》这里精炼、周致而慰贴。

《董西厢》无一笔关于红娘批驳郑恒的描写。《西厢记》根据人物性格的发展规律和戏情冲突的必然逻辑，为进一步深化作品主题和生发喜剧效应，充分发挥艺术想象力，巧笔描绘了红娘舌战郑恒的戏谑场景。

王实甫在铺排红郑之"战"的喜剧时，有个显著特色：由"理"性之辩，到气度之争；由庄矜以礼，到戏谑而嘲。戏剧的演进显得自然而饶有风趣。

表面上看，郑恒这位来势颇凶的贵胄公子由主动出击终至被驳斥、指责、乃至羞辱，成为小红娘手下的败阵小丑。因而，郑红之争，容易跟"拷红"时主仆之辩产生犯复的毛病。但是，经过作家巧运匠心、笔走龙蛇的精心创造，终然跟崔夫人由"硬"变"软"的情态有别，本折戏依然时时焕发出新人耳目的喜剧情味。

郑恒上场后，先自概述了已知张莺婚配、并预感到将自讨"没意思"；但是，叫来红娘后，他却显得满有把握的样子，颇为轻松地说道只需"拣一个吉日"，就可以顺当地"成合了这件事"。作品这样简洁生动的刻画，既显得郑恒颇有世家公子的机变，又使得剧情有所起跌腾挪。在红娘揭示"莺莺已与了别人"的严峻事实后，郑恒仍不急不怒，随即捧出封建的伦理、礼制，以"道理"相争；加之他谦逊恭敬地对红娘表示"我重重的相谢你"，观

众以为郑恒很有些儒雅之气。谁知，红娘摆出了张生解危立功而“哥哥你在那里”的有力对比之后，郑恒无法正面辩解，却庸俗势利地搬出了“富家”与“穷酸”不相称——这言之有据而理之不成的歪论；但还要故作高雅地表述自己的高尚德能和高贵身份：“我仁者能仁”（我是个仁爱者，能行儒家之“仁”）、“身里出身的根脚”（我出身于高贵门第世代相传的大姓家族）……。至此，郑恒仍然不减“威风”。岂料红娘演唱〔斗鹌鹑〕曲词，一个“卖弄”的总括字眼，把郑恒的“能仁”、“出身”等等自炫之意都刺了回去；一个“至如”（即使）的转接词语，也用得恰好，既表明对方并未“官上加官”，又进而指出即使官上加官也不成！——因为“不合亲上做亲！”古人早已知道，近亲婚配将有损于家族的繁衍，所以不准在姑舅表亲间通婚。随即红娘通过“又不曾……绣裯”一段曲词以及〔紫花儿序〕前半阕曲词的演唱，又从礼制、人情的另一个方面，给对方以有力的揭露和反击。其大意是：（你）又不曾下定金、请媒人，（你）又不曾送彩礼、摆酒席、确定婚期；（你）刚从远方到来，就（忙不迭、无礼节地）要成亲。（倘若如此，岂不）白白玷污了咱小姐那华美的闺房？白白弄脏了咱小姐那锦绣的被褥？白白损害了（莺莺）她梳得象彩云一般的头发和画得象弯月一样的眉毛；白白损坏了（莺莺）她多情温柔的美好怀抱；白白糟蹋了（莺莺）她热烈深沉并引人迷人的美好爱情！〔紫花儿序〕的后半阕，借用关于天地人之形成与区别的成说，给张生与郑恒的人品，各下了果断而明确的结论：张生为清高的贤人，郑恒乃浑浊的野民。

郑恒遭到痛击和指责，既无可反击，又不甘罢休，于是继以他怎能一人退贼相反问，似乎有了一线生机；从而引出了红娘〔天净沙〕〔小桃红〕曲词的演唱，以及两人间的对白，以此向郑恒讲清楚当日张生请兵解危的卓识和功绩。这些曲白，虽无甚艺术特色，却也不是废笔。因为它既可向观众显示郑恒之无理，又可从一个新的场景再度展示红娘之正直、热忱和富于道义性，对全剧所演自由爱情战胜封建礼制、自主婚姻取代门阀婚姻的主题，仍有强化氛围的作用。

红娘那本是持之有据而言之有理的解释，郑恒却冥顽不灵，并一步步露出了他纨袴子弟的轻薄口吻，竟然出口伤人地辱骂红娘“这个小妮子……”，这就触发了俏红娘〔金蕉叶〕〔调笑令〕等曲词的演唱。所谓张生“讲性理”云云，并非确指张生大讲性命义理之类的程朱理学，而是以时俗称道的“性理”来泛指张生讲习真正的学问；所谓“齐论鲁论”，指不同版本的《论语》。这里乃以《论语》概指正经的人生哲理。句意是：张生从正经的人生哲理出发，讲究和演绎真正的学问。下句赞佩张生写文章作诗词有韩愈、柳宗元那样的高深才能。这首〔金蕉叶〕，念起来一气呵成，虽四句同

韵，但却高昂铿锵，顿挫有力；其体式为“连璧对”，又称“四句对”，要写好颇不容易，于此可见王实甫深厚的艺术功力。

随着人物心情和戏剧情节的递升衍进，小红娘接着用当时流行的文字游戏——“拆白道字”（即把一个字拆开来分别说出各自的部位及组合关系，以隐射特定的喻意）来奚落和讥讪郑恒。在此情此境中，以市俗诨语勾画郑恒这个外强中干、亦鄙亦蠢的家伙，一定逗得观众开怀大笑，并激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明代徐复祚在《三家村老委谈》中对此评议道：“且雅语、俗语、措大语、白撰语层见迭出……。”尽管他主观上未必赞赏，但这段话客观上证明王实甫在熟悉社会生活的基础上，有着驾驭戏剧语言的高超技艺。

郑恒本想从“未尝闻其名”上否定张生的能量和影响，不料反而引出了红娘对张生杰出才华的热烈赞颂，还相形之下把郑恒拖住作了个反陪衬。但无赖的郑恒仍不服输，又想从“相国之门”与“白衣饿夫”的对立反比上，为自己另找一条出路。于是，灵心慧眼、伶牙俐齿的好红娘，连续通过〔秃厮儿〕及以下数曲声情激越的演唱，把这场红郑舌战进升到一个新的局面。

〔秃厮儿〕曲词大意：他依靠的是良师益友，凭借的是自己务实奋进、立德治国的君子本色；你依靠父兄的权力，狗仗人势地欺侮人民。他吃醃菜、咽咸盐，苦度岁月而不嫌贫不贪占，他治理百姓、除旧去污、更新民风，天下将传扬他的美名！

〔圣药王〕曲词大意：你这家伙胡乱议论，固执己见，不分皂白，一味偏心；你说是做官的子孙还该是做官的人。——你随口胡说呵，不合做人的本分！你说穷人到老是穷人，呸！难道人们不都说将相高才常常出自贫寒的家门！

这些极富个性的人物语言和生动的描摹刻画，把俏红娘远见卓识、气概不凡、活泼爽利而富于劳动者正义感的光彩形象，又一次鲜灵灵地展现在舞台上。由于这动人的形象，闪耀着民主主义思想的灿烂光辉，大长了平民百姓的志气，大灭了封建贵族的威风，为广大人民一吐正气，大快人心，势必又一次激起观众的开怀欢笑，并引发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从而，使轻松嬉谑的喜剧艺术，升华到引人远瞩、发人深思的审美境界。英国作家梅瑞狄斯留有一句广为传诵的名言：“真正喜剧的考验则在于它能否引起有深意的笑。”用在这里评赞《西厢记》这出“真正喜剧”，实在是最恰当不过了。

〔麻郎儿〕曲词，在为长老分辩的同时，进而指出了郑恒这类官宦子弟因多行不义而必自毙的必然下场。这既是对郑恒“身里出身”谬论的有力

否定，又是对郑恒随后羞愧自尽场面的生动预示。其中“横死”两句的意思是：你这不得好死的家伙，一双眼不识好人；你这招灾惹祸的东西，一张口不知分寸！——从一个侧面活画出膏粱子弟们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激起强烈民愤的本质特征，丰富了喜剧艺术对社会生活的深广概括性。至此，郑恒于百无聊赖中，终于露出了蛮横的本相，竟宣称要强行上门争婚。

〔幺篇〕曲词，开首三句为曲律上难度很大的“短柱体”，即六字组成三分句，每两字押一韵，是为元代曲论家称赏的“六字中三用韵”的又一范例。它既能生动集中地反映事物的声容神态，又具有节奏鲜明的音乐语感。全词大意是：你恼羞成怒，你撒野耍赖，你发狠逞凶，哪里是温柔体贴的好丈夫？（不知趣的癞皮狗）竟然要硬撞进门强结夫妻！——不识相的家伙哟，想在此逞强施威、胁迫成亲，真是瞎了你眼窝！

终于，郑恒图穷而匕现，竟说出要抢劫莺莺“到下处脱了衣裳”，——彻底暴露了他的丑恶灵魂和无耻嘴脸。明代李日华《南西厢记》在这句之后，还故加了一句“过了一宿”，这虽符合郑恒粗野卑劣的口吻，但却太裸露，有损于全剧的蕴藉美。

红娘〔络丝娘〕曲词的演唱，前阕以严正的语意批驳了郑恒的荒唐；后句以讪诮的声调勾画了郑恒的丑态——你这丑恶的嘴脸，难看的身材，该死的东西，作恶自灭，少不得有家难回！进一步给后面郑恒的“触树身死”而预为张本。

眼见得郑恒在伶牙俐齿的红娘面前无可置喙，即将形成哑剧场景，换一个作家也许会直接转入下面郑恒面见老夫人的戏情；但高明的王实甫本着俏红娘机灵风趣的个性特征和喜剧韵律的有机调节，随即别出心裁地缀上一曲〔收尾〕词的精彩表演。其大意是：你要真娶了的话，那可是——佳人有情意啊，郎君相貌美。我要不给你们喝彩啊，实在是，心里怎么忍得住？两句曲词，正语反用，热语冷嘲，尖辣地讥笑郑恒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真正的含意是：佳人莺莺对你郑恒毫无情意，你郑恒也确实长得太丑；要叫我不挖苦你啊，我实在忍耐不住！

不识羞、不知趣的郑恒，还真地叫红娘“你喝一声我听”。一句话逗出了闹剧场面，令人忍俊不禁，笑声盈盈。于是红娘接着演唱了两句千古绝妙的好曲词：（大意是）你只好在情场胜手韩寿面前甘拜下风（或译：你只好偷韩寿下面的一撮儿香灰），你只得拾取白面何郎左墙上的石灰搽搽自己的黑脸！这些化陈腐为新奇的调侃趣语，幽默冷峻，意态鲜明，不愧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妙作，又一次引逗得观众喷饭鼓掌。在得胜者的欢朗笑声中，人们又一次看到小红娘为崔张爱情不仅往来周旋、排难解纷；而且冲锋陷阵、献智献勇，乃至有披坚执锐、勇夺三军的巾帼英雄之气魄和功

勋。

《董西厢》写郑恒一到蒲州就立即"往见夫人",根本没有王实甫上述所铺展的红郑舌战的这么多好戏;而且,郑恒见到夫人后,很快就说起"(张)珙以才授翰林学士,卫吏部以女妻之",也远没有《西厢记》这般细腻而曲折的敷演。在郑恒要造谣诬陷张生而尚未实际进行时,王实甫着意安排他自鸣得意、颇为自负地下了场。这是有心理根据的。因为"俺姑娘(姑母)最听是非(谎言)……"从而又给观众带来了悬念。这是剧作家引而不发的一种技巧。

旋接,王实甫安排崔夫人上场,通过其独白,透露了她心怀犹豫、旧念难除的情态,使危机加重,戏情又趋于紧张。郑恒再度上场后,将所造之谣言,编排得有鼻有眼,远比《董西厢》生动而传神。果然,跟崔夫人视张生"不中抬举"的成见一拍即合,终于形成了崔夫人悔婚背信的新矛盾,为最后莺生完婚、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先从反面蓄积浓厚的气氛,从而激荡出更能感发人心的喜剧情韵。崔夫人这"不中抬举"之论,还藏有一层潜台词:张生虽一举及第、高中头名状元,但在唐代那门阀观念很重的社会里,于崔、卢、李、郑、王等世家大姓中,他不沾边,因而人虽好,总还是"不中抬举!"——这就进一步展示了崔夫人这个上层贵族妇女的深重偏见,展示了封建阶级偏见的顽固性、荒谬性和危害性。《董西厢》中崔夫人的受骗过程却被写得过于简略,其郑恒形象远不如《西厢记》这般具有浮雕感。《西厢记》中的郑恒,既贪鄙狡诈,又粗俗蛮横,但却不是叫人一见就能看透的,其性格有个渐演、渐变、渐显的发展过程,因而这个形象就显得较为丰满;由此也就再一次昭示观众:真挚美好的爱情与幸福自主的婚姻,是多么地来之不易;婚恋当事人多么需要勇敢地进行艰巨的斗争啊。

《董西厢》在郑恒诡谋、夫人悔婚时,没有长老与杜将军的任何活动;只有法聪时而"劝诱"张生"无以一妇人为念";时而顿起狂兴,要为张莺成合而去杀害夫人与郑恒,引得莺莺红娘"隔窗间人笑……"。王实甫涤除了法聪这些无聊的枝枝蔓蔓,着意安排长老与杜确上场,既跟前面寺警解危的情节遥相应合而使戏情更缜密匀称,又使这场新的矛盾冲突更富有世俗的人情味。长老的世故、老成,杜确的稳健、庄重,都描画得比较鲜明、生动。矛盾双方的气势愈浓酣,就愈能加重戏剧冲突的尖锐性、紧张性;同时,也为随后张生"荣归"时大喜大庆的大团圆结局,预伏了"扣子",预作了铺垫。因而王实甫这段要语不烦的人物穿插,使戏情丰满而紧凑,颇有艺术的感发力。

第五本　张君瑞庆团圆杂剧

第　四　折

〔夫人上，云〕谁想张生负了俺家，去卫尚书家做女婿去，今日不负老相公遗言，还招郑恒为婿。今日好个日子，过门者，准备下筵席，郑恒敢待来也。〔末上，云〕小官奉圣旨，正授河中府尹。今日衣锦还乡，小姐的金冠霞帔都将著，若见呵，双手索送过去。谁想有今日也呵！文章旧冠乾坤内，姓字新闻日月边。

【双调·新水令】玉鞭骄马出皇都，畅风流玉堂人物。今朝三品职，昨日一寒儒。御笔亲除，将名姓翰林注。

【驻马听】张珙如愚，酬志了三尺龙泉万卷书；莺莺有福，稳请了五花官诰七香车。身荣难忘借僧居，愁来犹记题诗处。从应举，梦魂儿不离了蒲东路。

〔末云〕接了马者！〔见夫人科〕新状元河中府尹婿张珙参见。〔夫人云〕休拜，休拜，你是奉圣旨的女婿，我怎消受得你拜？〔末唱〕

【乔牌儿】我谨躬身问起居，夫人这慈色为谁怒？我则见丫环使数都厮觑，莫不我身边有甚事故？

〔末云〕小生去时，夫人亲自饯行，喜不自胜。今日中选得官，夫人反行不悦，何也？〔夫人云〕你如今那里想着俺家？道不得个"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我一个女孩儿，虽然妆残貌陋，他父为前朝相国。若非贼来，足下甚气力到得俺家？今日一旦置之度外，却于卫尚书家作婿，岂有是理？〔末云〕夫人听谁说？若有此事，天不盖，地不载，害老大小疔疮！

【雁儿落】若说着丝鞭仕女图，端的是塞满章台路。小生呵此间怀旧恩，怎肯别处寻亲去？

【得胜令】岂不闻"君子断其初"，我怎肯忘得有恩处？那一个贼畜生行嫉妒，走将来老夫人行厮间阻？不能勾娇姝，早共晚施心数；说来的无徒，迟和疾上木驴。

〔夫人云〕是郑恒说来，绣球儿打着马了，做女婿也。你不信呵，唤红娘来问。〔红上，云〕我巴不得见他，原来得官回来。惭愧，这是非对着也。〔末背问云〕红娘，小姐好么？〔红云〕为你别做了女婿，俺小姐依旧嫁了郑恒也。〔末云〕有这般跷蹊的事！

【庆东原】那里有粪堆上长出连枝树，淤泥中生出比目鱼？不

明白展污了姻缘簿？莺莺呵，你嫁个油煠猢狲的丈夫；红娘呵，你伏侍个烟薰猫儿的姐夫。张生呵，你撞着个水浸老鼠的姨夫。这厮坏了风俗，伤了时务。

〔红唱〕

【乔木查】妾前来拜覆，省可里心头怒！间别来安乐否？你那新夫人何处居？比俺姐姐是何如？

〔末云〕和你也葫芦提了也。小生为小姐受过的苦，诸人不知，瞒不得你。不甫能成亲，焉有是理？

【搅筝琶】小生若求了媳妇，则目下便身殂。怎肯忘得待月回廊，难撇下吹箫伴侣。受了些活地狱，下了些死工夫。不甫能得做妻夫，见将着夫人诰敕，县君名称，怎生待欢天喜地，两只手儿分付与。你划地倒把人赃诬。

〔红对夫人云〕我道张生不是这般人，则唤小姐出来自问他。〔叫旦科〕姐姐快来问张生，我不信他直恁般薄情。我见他呵，怒气冲天，实有缘故。〔旦见末科〕〔末云〕小姐间别无恙？〔旦云〕先生万福！〔红云〕姐姐有的言语，和他说破。〔旦长吁云〕待说甚么的是！

【沉醉东风】不见时准备着千言万语，得相逢都变做短叹长吁。他急攘攘却才来，我羞答答怎生觑。将腹中愁恰待申诉，及至相逢一句也无。则道个"先生万福"。

〔旦云〕张生，俺家何负足下？足下见弃妾身，去卫尚书家为婿，此理安在？〔末云〕谁说来？〔旦云〕郑恒在夫人行说来。〔末云〕小姐如何听这厮？张珙之心，惟天可表！

【落梅风】从离了蒲东路，来到京兆府，见个佳人世不曾回顾。硬揣个卫尚书家女孩儿为了眷属，曾见他影儿的也教灭门绝户。

〔末云〕这一桩事都在红娘身上，我则将言语傍着他，看他说甚么。红娘，我问人来，说道你与小姐将简帖儿去唤郑恒来。〔红云〕痴人，我不合与你作成，你便看得我一般了。〔红唱〕

【甜水令】君瑞先生，不索踌躇，何须忧虑。那厮本意糊涂；俺家世清白，祖宗贤良，相国名誉。我怎肯他根前寄简传书？

【折桂令】那吃敲才怕不口里嚼蛆，那厮待数黑论黄，恶紫夺朱。俺姐姐更做道软弱囊揣，怎嫁那不值钱人样虾胸。你个东君索与莺莺做主，怎肯将嫩枝柯折与樵夫。那厮本意嘻虚，将

足下亏图，有口难言，气夯破胸脯。

〔红云〕张生，你若端的不曾做女婿呵，我去夫人根前一力保你。等那厮来，你和他两个对证。〔红见夫人云〕张生并不曾人家做女婿，都是郑恒谎，等他两个对证。〔夫人云〕既然他不曾呵，等郑恒那厮来对证了呵，再做说话。〔洁上云〕谁想张生一举成名，得了河中府尹，老僧一径到夫人那里庆贺。这门亲事，几时成就？当初也有老僧来，老夫人没主张，便待要与郑恒。若与了他，今日张生来却怎生？〔洁见末叙寒温科〕〔对夫人云〕夫人，今日却知老僧说的是，张生决不是那一等没行止的秀才。他如何敢忘了夫人，况兼杜将军是证见，如何悔得他这亲事？〔旦云〕张生此一事必得杜将军来方可。

【雁儿落】他曾笑孙庞真下愚，若是论贾马非英物；正授着征西元帅府，兼领着陕右河中路。

【得胜令】是咱前者护身符，今日有权术。来时节定把先生助，决将贼子诛。他不识亲疏，啜赚良人妇；你不辨贤愚，无毒不丈夫。

〔夫人云〕着小姐去卧房里去者。〔旦、红下〕〔杜将军上，去〕下官离了蒲关，到普救寺。第一来庆贺兄弟咱，第二来就与兄弟成就了这亲事。〔末对将军云〕小弟托兄长虎威，得中一举。今者回来，本待做亲。有夫人的侄儿郑恒，来夫人行说道你兄弟在卫尚书家作赘了。夫人怒欲悔亲，依旧要将莺莺与郑恒，焉有此理？道不得个"烈女不更二夫"。〔将军云〕此事夫人差矣。君瑞也是礼部尚书之子，况兼又得一举。夫人世不招白衣秀士，今日反欲罢亲，莫非理上不顺？〔夫人云〕当初夫主在时，曾许下这厮，不想遇此一难，亏张生请将军来杀退贼众。老身不负前言，欲招他为婿；不想郑恒说道，他在卫尚书家做了女婿也，因此上我怒他，依旧许了郑恒。〔将军云〕他是贼心，可知道诽谤他。老夫人如何便信得他？〔净上，云〕打扮得整整齐齐的，则等做女婿。今日好日头，牵羊担酒过门走一遭。〔末云〕郑恒，你来怎么？〔净云〕苦也！闻知状元回，特来贺喜。〔将军云〕你这厮怎么要诳骗良人的妻子，行不仁之事，我根前有甚么话说？我奏闻朝廷，诛此贼子。〔末唱〕

【落梅风】你硬撞入桃源路，不言个谁是主，被东君把你个蜜蜂儿拦住。不信呵去那绿杨影里听杜宇，一声声道"不如归去"。

〔将军云〕那厮若不去呵，祗候拿下。〔净云〕不必拿，小人自退亲事与张生罢。〔夫人云〕相公息怒，赶出去便罢。〔净云〕罢罢！要这性命怎么，不如触树身死。"妻子空争不到头，风流自古恋风流；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日无常万事休。"〔净倒科〕〔夫人云〕俺不曾逼死他，我是他亲姑娘，他又无父母，我做主葬了者。着唤莺莺出来，今日做个庆喜的茶饭，着他两口儿成合者。〔旦、红上，末、旦拜科〕〔末唱〕

【沽美酒】门迎着驷马车，户列着八椒图，娶了个四德三从宰相女，平生愿足，托赖着众亲故。

【太平令】若不是大恩人拔刀相助，怎能勾好夫妻似水如鱼。得意也当时题柱，正酬了今生夫妇。自古、相女、配夫，新状元花生满路。

〔使臣上科〕〔末唱〕

【锦上花】四海无虞，皆称臣庶；诸国来朝，万岁山呼；行迈羲轩，德过舜禹；圣策神机，仁文义武。

【幺篇】朝中宰相贤，天下庶民富；万里河清，五谷成熟；户户安居，处处乐土；凤凰来仪，麒麟屡出。

【清江引】谢当今盛明唐圣主，敕赐为夫妇。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

【随尾】则因月底联诗句，成就了怨女旷夫。显得有志的状元能，无情的郑恒苦。〔下〕

题目　小琴童传捷报　　崔莺莺寄汗衫

正名　郑伯常千舍命　　张君瑞庆团圆

这折戏是全剧的结尾，称作“团圆”。几重矛盾都汇聚于此，并都得到完满的解决，从而最终体现了喜剧全作的根本命意。

崔夫人首先上场，她一面指责张生“负”义，一面决定“还招郑恒为婿”，一下子挑开了新的矛盾。而且，“今日”就要“过门”，好端端的莺莺即将葬送火坑。夫人几句硬板板的冷语，立即给舞台渲染了紧张气氛，制造了强烈悬念。正在这非同寻常的关键时刻，紧接着，张生上场了。张生一到就带来了欢欣荣耀的喜气。但是，王实甫的笔墨很经济，不象后世的一些演唱本，为顺应市民俗趣而大肆铺排张生一路上的豪华阔气，“回府祭祖，甚是风光……”（清代《时兴杂曲》卷三《马头调·牌子曲》：《衣锦荣归》）。剧中，张生简括地说明奉旨授职后，立即将思绪转接到莺莺身上。“金冠霞帔”云云，既是现实生活的自然现象，更是张生对爱情的一片热忱。这些笔致都表明王实甫紧扣着戏剧的爱情主题而结构作品，因此布局十分精致。张生所谓“文章……姓字……”，是说自己的文章过去就属天下第一流，现今成为新科状元更使名声传到了皇帝身边。接着，顺沿这股“得遂大志”（一本一折张生的开场白）的欣慰之情，随即演唱了〔新水令〕曲

词，将满腹的骄矜之喜渲染得更浓烈（兼为广大怀才不遇的寒酸士子一吐胸中之块垒）。曲词大意是：我挥玉鞭跨骏马走离京城，显气派朝廷官员倜傥不群。看今天三品官何等荣耀，忆昨日穷书生受人讥诮。承皇帝亲执笔封官授职，翰林院已把我姓名登录。

继而，由个人之喜庆，引申到莺莺之荣耀，以此为基础，反衬出身虽荣宠而心志愈坚的抒情主调，归结到对爱情执着忠贞的主题上来。曲词大意是：张珙象孔子高足颜回那样独自钻研学问并有所发挥，终于实现了以苦读诗书、佩剑游学而博取功名的志向；莺莺有福，已安稳地荣膺皇帝赏赐的夫人封诰，将端坐于贵官夫人的彩饰轿车。张生虽有荣耀的身份，终究难忘过去借居的寺庙（那是跟莺莺的定情之地）；愁闷之绪袭来，张生还记得月下题诗的地方（那里有过莺莺的心声）。打从赴京应考起，张生的梦魂就没离开过回蒲东的路程。

剧作家如此铺排，有两重意义：一是真实而生动地再现出特定时代背景中特定人物难以完全超越社会条件而必然产生的心态——作为"湖海飘零""一酸侪"的张生，毕竟难以完全荡涤世俗的功名利禄之念；一旦身登青云，也难以抑制其骄人傲世的神情。不如此，则有悖于历史的辩证法和现实主义准则。二是以张生的欢欣荣耀，跟夫人的肃杀冷峻形成鲜明的比照，既反衬出夫人固执偏见的庸愚可笑，以及郑恒所谓"穷民到老是穷民"的荒诞无稽；又以戏情气氛的强烈反差，激发起舞台上盎然的喜剧趣味。

张生拜见夫人，两种社会势力将直接冲突，戏剧的基本矛盾正待解决，戏情进入关键场景。《董西厢》于此对老夫人的言行却写得太简略，只有"喜学士别继良姻"，"今莺已从前约（即仍归郑恒）"几句，不见什么愠怒之气，甚至也不含什么嘲讽之意；在张生："烦恼"、气得"扑然倒地"时，夫人还上前劝慰。——没有写出夫人什么个性特征。《西厢记》正于此处，生动地描绘了夫人的声情心态：一见张生行"参见"之礼，她就立即顶回去，"休拜，休拜"，还反讥他一句"你是奉圣旨的女婿，我怎消受得你拜?!"既气恼，又自嘲，却还显得有点高傲，一切都酷肖相国夫人的身份、口吻。当张生恳切提出疑问时，她先是文诌诌地捧出正统名言"靡不有初"云云，一副端庄之态令人肃然起敬；随后虚情客套地自贬一句"妆残貌陋"以自占地步，俨然一副秉礼持重的面孔；接着就抬出自家高贵门第——这心目中最重要的条件，凛凛然反问张生："若非贼来，足下甚气力到得俺家?"置张生于被动地位；最后这才责备张生："于卫尚书家作婿，岂有是理?"显得既有"理"，又有"义"。剧作家把这位尊贵夫人老练、深沉、端严、冷峻的性格展示得栩栩如生。

在这全剧近于尾声的高潮阶段，《西厢记》对张生形象的刻画，更远胜于《董西厢》。

《董西厢》写张生一听说莺莺易嫁郑恒时，先是吓得"面颜如土"，乃至昏晕过去，全无一点有才有识的男子汉气概；随后清醒过来，竟又"思之：郑公，贤相也，稍蒙见知。吾与其子争一妇人，似涉非礼。"——忽然间想起已死的郑恒之父，并为感激他往日对自己的一点儿知遇之恩，竟自愧于与其子"争一妇人"，要以旧礼教重新规范自己，让自己当旧道德的信徒，甘愿摒弃自己真挚而美好的爱情，把那月窟天仙般的美人儿莺莺，视同市俗的普通"一妇人"，把那往日相知相敬、自主结合的爱情，拿来作庸俗的势利交易。——如此张生，如此被张生所追逐的爱情，实在令人倒胃口。说它是对作品反封建爱情主题的贬抑、亵渎，似乎不为过份。

《西厢记》写张生听到夫人的讹言以后，既没有慌张失智，更没有猥琐退让。他首先发誓明志，以负义者天地不容表明自己对爱情忠心耿耿。那句"害老大小疔疮"的誓词，被金圣叹讥为"《西游记》猪八戒语也"，虽带俗气，稍逊于张生风流俊雅的身份，却也生动地显示出张生一时情急中忙于一表赤诚的真实声态。随即张生〔雁儿落〕曲词的演唱，就恢复了他风雅书生的气派，曲词大意是：若说起美女们结彩楼、送丝鞭、抛绣球以招新婿的场景，倒真是布满了京都长安的章台路。可是我小张生当此际心念着往日莺莺的一腔恩义，怎么肯在别处寻美人另结新亲？——曲词描形画态，正反比衬，鲜丽明畅，意绪隽永。接着，张生以〔得胜令〕曲词的演唱，一方面进而肯定自己心志纯洁，正大光明；另一方面理直气壮、义愤填膺地追责奸徒的谎言。其大意是：难道不听说高尚者为人处事一经决定就决不翻悔（或译为：正派人的行为从开始就很果断），我怎么肯忘记这与莺莺结恩义的地方？哪一个贼畜牲因嫉妒竟行奸作恶，跑到你这里来离间挑拨？他得不到娇美的莺莺姑娘，就成天价施诡计耍阴谋。说起这个无赖来（或译：来胡说的这个无赖），他呀早晚要受酷刑被钉上木驴！——曲词写得激切壮慨，声容并茂；比照有力，豁畅流转，形成震撼人心的浩然正气。连金圣叹也感佩它："语意自佳，不忍相没！"

《董西厢》在正与邪、是与非尖锐冲突的关键时刻，不见红娘的行迹。《西厢记》却相应而有机地再展"撮合山""擎天柱"小红娘的可喜风姿。在剧作家的精巧铺排下，固执偏见的崔夫人被张生说得无言可答，既不便喊莺莺来对证，就只好"唤红娘来问"。于是，红娘就自自然然地来到戏场。红娘一登场，开口第一句"我巴不得见他"——立显个性，一下子就显露出她的正为张郑之争和莺莺命运而焦急关切的热心肠。随后，针对张生之问，她却故作冷语以反激："为你别做了女婿，俺小姐依旧嫁了郑恒也！"通过

这善意的说谎，既含蓄地表达了对张生的愤慨之情，又潜藏着对张生的激将之法。果然，张生越听越觉得蹊跷。于是急忙地演唱了〔庆东原〕曲词作为对红娘的回答。其中从"莺莺呵——"起，一连用三个排偶句，是诗中所无、词中罕见的"鼎足对"。王实甫以白带曲，曲白交错，转合谐调，从难见巧；通过三组设想新奇的夸张性比喻，既鲜明生动地刻画了郑恒的可恶形态，又形神兼备地表达了张生对莺莺的美好感情。这三句曲词的大意是：莺莺呵，你嫁个油炸猴子般的丈夫（性格轻狂而体型干瘦）；红娘呵，你伏侍个烟熏猫儿似的姐夫（既贪婪又昏聩）；张生呵，你碰上一个水泡老鼠式的姨夫（既鄙俗又委琐）！姨夫，犹情敌。古代将两男共一女的称为"姨夫"。

前人早就指出：无科诨则无戏味。这里别出心裁地设置的诙谐诨语，浓于意趣，极尽嘲讪讥笑之能事，产生着强烈的喜剧效果。

接着，俏红娘则别具风范地来了一支〔乔木查〕曲词的演唱，跟刚才张生含嗔带愤的明讽直诟相反，她却是谦和有礼地向张生"问安"（曲词大意）：小丫环前来向先生拜见，省得呵心头上恨火怒燃！分别以来先生可平安快乐？你那新夫人"金屋藏娇"现在哪里？她的心性体态跟咱姐姐相比呵究竟如何？——不难体味，这柔中寓刚、似热实冷的峭拔语言，既展示出好红娘棉里藏针的凌厉锋芒，又透示出小红娘对莺莺真挚爱情的热诚关切。红娘那尖酸而正直、泼辣而精灵、风趣而机警的美好形象，又一次活现于舞台上，又一次引发出观众会心的微笑。难怪金圣叹读至此处，忘记了他对《西厢记》第五本的否定、诋毁，竟大声称赞："如闻香口，如见纤腰！古人果有妙文，圣叹决不没也！"随后，金圣叹又补充赞道："古语'细骨轻肌，百琲珍珠'，真便欲属之矣。虽在《西厢》中犹称上上，不意于续中有之！"

张生也并非总是"傻角"，对小红娘皮里阳秋的演唱，一听就明白其奥秘，更知道俏红娘用心良苦，所以，他随即把红娘视为知己而予以解释："诸人不知，瞒不得你"，言下之意：我的情怀、秉性和行径，你该是了解而信得过的；由此，导致〔搅筝琶〕曲词的演唱：（大意）我张生如果在京城娶了媳妇，马上就遭报应落得命亡身死！我怎能忘却那待月西厢（跟莺莺缔结爱情时的美好记忆），我更难抛弃这（象弄玉和萧史）吹箫作伴的恩爱夫妻！我（为追求莺莺而）不惜象下地狱一样吃了许多苦，我（为实现跟莺莺的美好爱情）死命地使劲追求过。刚刚能跟莺莺如愿以偿得做夫妻，（我怎会薄幸无情、背信弃义？如若不信，请看：）我现在就拿着莺莺被皇帝封诰的命令，给莺莺称"县君"（或"郡君"）的封号也在这里。我此行回蒲郡将要怎样地欢欣鼓舞，我正要用双手亲自把封诰捧交莺莺，却不料你也平白无

故地把我栽赃诬陷。——剧作家或借典用事，或巧引俗语，或从回顾对比中显示心性，或从摹状写形中表达赤诚；酣畅淋漓而挥洒自如，形成情态鲜活的意境。所以，金圣叹进而击节叹赏："此一段更精妙绝文。又沉着，又悲凉，又顿挫，又爽宕。……古人真有奇绝处，不可埋没！"

这就必然使好心的红娘欣然信服。红娘信服了，兴之所致，立即召呼莺莺来"自问他"，于是契合无痕地生发出莺张之间别有一番意趣的对白。出人意外的是，莺莺开口第一句——"先生万福！"——使人感到奇特而微妙。回味起来，这才领会：莺莺以谦恭之语态，表疏远之心意；含愠怒于言外，藏深情于句中。机灵而爽利的俏红娘，深知莺莺在"先生万福"之下，正包藏着一大串潜台词，有万千心事要对张生说，所以干脆一下子挑开："和他说破！"于是自然地引出了莺莺〔沉醉东风〕曲词的演唱。拿《董西厢》卷八中莺莺此时对张生的言谈略作对比，可以增进人们的鉴赏兴味。《董西厢》里写道："莺语郎曰：'学士淹留京国，至有今日，奈何？奈何？'"——着重埋怨张生在京城滞留太久，以至酿成如今这横遭郑恒拆散的悲剧，只能徒唤"奈何"，显得被动、消沉，甚至有点糊涂。接着，莺莺略为诉说了别后相思，很快就转入得知张生"获青紫（喻贵官），满宅家眷喜不喜？！"并为自己得"以'县君'呼之，不枉了俺从前实志"而更加喜不胜喜。王实甫另辟蹊径，自创局面，先着重描叙莺莺欲言又止、"短叹长吁"的神情；其后在道白中，让莺莺以"俺家何负足下"的问句，含蓄而深沉地概括了自己以往对张生的一腔深情；末后写莺莺责以"去卫尚书家为婿，此理安在？"——短短两个反问句，包蕴着无数复杂的意绪，不一一说破，却更能发人深思、引人联想，耐人咀嚼。笔致显得典雅、蕴藉，活现出莺莺高洁、多情而又幽怨、缠绵的可爱形象。

憨厚的张生急中生智，转而"将言语傍着（冲着）"红娘。于是，又激发了红娘〔甜水令〕曲词的演唱。其中，故用"家世""祖宗"之类标榜门第清华的语言，意在显示红娘居高临下地鄙夷郑恒；不屑于为卑俗之徒"寄简传书"。观众不难理会，以往红娘主动为张生寄简传书时，并未嫌张生是"白衣""穷酸"。所以，紧接着小红娘又声情夺纸、气势逼人地演唱了〔折桂令〕曲词，进一步凸现出她对郑恒的愤恨之态；也表明剧作家又从一个侧面再次肯定了崔张冲破门阀制度、追求自由爱情和平等婚姻的进步精神；昭示了崔张婚恋的深广的社会意义。

随着张、崔、莺、红之间的误会逐渐明朗化，为迅速推进矛盾的解决，剧本根据前后呼应、左右映衬的章法，精心穿插长老上场；并由长老之口（"况兼杜将军是证见"）顺水推舟地引出了杜将军。

聪明多才的崔莺莺，也勇敢地公然提要请"杜将军来"帮助解决她与

张生的婚姻问题。王实甫力避戏文的浅直平庸，在前面张生向莺莺作了解释之后，作品没有立即交代莺莺的反应。如果表演莺莺说道“呵，张生，我放心了；我早就知道郑恒心怀叵测、惹人生厌……，”则就使喜剧大煞风景，崔莺莺也就毫无光彩了。现在，顺接长老“杜将军是证见”的语意，莺莺自可不避嫌疑地说“必得杜将军来方可”，从而不失风度地显示了她对张生仍热切执着的内心情怀，正是对上述戏情的绝妙反应。作品于此取得了语言精粹、铺排缜密而形象鲜明的艺术效果。

莺莺演唱的〔雁儿落〕曲词中，“他曾笑……”两句的意思是：杜将军本领高强；气势非凡，他曾经讥笑过孙膑、庞涓真愚笨；如果评论贾谊司马相如，他敢说他们并非出类拔萃的英雄。

莺莺接着演唱的〔得胜令〕曲词中，“他不识……”云云，转换了指称对象。这两句的意思是：他（郑恒）不顾自己与崔家（莺莺）是不宜结亲的姑表兄妹关系，要尽伎俩想哄骗清白人家的妇女（莺莺）！你（张生）呵，（如果）不分好坏，就不是有杀伐、有勇毅的大丈夫！（“无毒”句，意在激励张生下决心处理好这件事）

张生和莺莺都不是刻毒之人。在郑恒见机不妙、看风转舵，假装“贺喜”想另作打算时，王实甫循情合理地特地安排张生演唱〔落梅风〕曲词，不仅无剑拔弩张的威胁或盛气凌人的进逼，反而表现出轻松幽默的戏谑，在诙谐嬉笑中，给郑恒以饶有风趣的揶揄；也相应地保持了张、莺二人舞台造型的和谐、完美。曲词大意是：

你（本无刘晨、阮肇般的喜气）硬撞进桃源仙境（妄想娶“天上玉人”莺莺为妻），不想想谁才是真挚爱情的主人，（竟非份地想摘仙果！）（难怪呵——）被春神（杜将军）把你这个乱钻花丛（胡惹女人）的蜜蜂儿拦住了去路。你不相信（该赶快悬崖勒马）呵，就到那翠绿的杨柳树影之中，听听杜鹃鸟的啼叫吧，它正一声声叫道：“不如归去！”“不如归去！”

剧作家以丰富的想象，将严峻的喝斥转化成优美的意境，令观众在阵阵欣喜的笑声中，品赏到讽刺的艺术美。清人于此连连写道：“妙，妙！”“妙，妙！”“妙，妙！”并赞道：“真乃文秀之笔，未可多得也！”

王实甫参照《董西厢》对郑恒下场的处理，写郑恒“触树身死”。这本是对以郑恒为代表的反动社会势力的严正宣判，体现了进步人民的共同心声，是剧作家民主思想的又一闪光之笔。金圣叹却于此乱加指责：“何苦写至此？真为恶札！可恨恨也！”这就使人想起德国伟大作家雪莱的一段至理名言：“在最优秀的戏剧中，它所追求的最高的道德目的，是激起人类心灵的共鸣和反感，借以教育人心取得自知之明……”（汤永宽译《钦序》序）。倘若不给郑恒之类反动角色以严峻鞭挞，并激起观众强烈的是非、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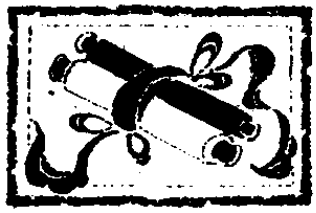
丑观念，则莺、张的美好爱情就将一次次陷入悲剧处境。

在欢庆大团圆的〔太平令〕曲词中，唱赞了“大恩人”杜将军“拔刀相助”的功勋，这是可以理解的。它体现了当时社会中普通百姓一种朴素善良的心态：在强梁作恶、霸道横行的黑暗社会里，清官难得，因而清官也就倍受爱戴。但是，《西厢记》以丰富多彩的戏剧语言所塑造的小红娘形象，已熠熠闪光地矗立在广大观众的心目中，并产生了强大的艺术震颤力和艺术感召力，诚如明末清初的槃薖硕人所赞：“红固女中之侠也，生莺开合难易之机，实操于红手，而生莺不知也。倘红而带冠佩剑之士，则不为荆(轲)、(专)诸，即为(张)仪、(苏)秦！”(《西厢定本·玩西厢评》)因而，在这大团圆的欢庆场景中，不该让她受到冷遇。也许正是基于此因，明代的优秀曲论家陈继儒，特意在全剧结束时于眉评中对红娘作了一番总赞：“一本《西厢》，全由这女胸中搬演出，口中描写出。大才、大胆、大忠、大识！”(《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西厢记》)实足以发人深思，快人心意。

全剧在“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歌声中徐徐落幕。这响遏行云、绵延后代的激越歌声，深隽有力地点示了全剧的主题思想，亲切动人地传示了作家的理想和愿望，赢得了广大观众和读者的热烈赞赏。明代李日华和陆采分别改编的两部《南西厢记》，均删去了这永射光芒的点睛之句，妄续了“夫荣妻贵”等印有封建庸俗标记的“狗尾”，令人在扼腕叹息、嗤之以鼻的同时，更加钦佩《西厢记》的灼灼光芒。曾有论者指责《西厢记》大团圆的喜剧收场，认为它不合当时黑暗社会的总趋势。但是，正如美国卓越作家惠特曼所说：伟大艺术家的贡献在于——“如果时代变得停滞而沉重，他知道如何使它振奋起来……”。王实甫通过艺术形象，激发欣喜情味，弘扬乐观精神，并由此而讴歌光明，昭示前景，鼓吹奋进，不正是人类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美的展现吗？

郑振铎先生在他的《文学大纲》一书里，曾经指出：“《西厢》的大成功便在她的全部都是婉曲的细腻的在写张生与莺莺的恋爱心境的。似这等曲折的恋爱故事，除《西厢》外，中国无第二部。”《西厢记》就是这样，用崔、张爱情的主线，贯穿大小矛盾、内外冲突，在曲折回环的喜剧进程中，编织进大小情节，最后形成崔、张完婚，皆大欢喜的喜庆场面，用最欢畅的调子唱出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美好祝愿。它给中国封建社会里的男女青年指出了一条通向自主婚姻的幸福道路，因此，被当时和以后的人们当作“春秋”一样的经典著作。

附录



作家王实甫传略

王实甫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位优秀的戏剧文学家，是元代杰出的杂剧作家，是著名杂剧《西厢记》的作者。

关于《西厢记》的作者，历来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王实甫；有的说是关汉卿；有的说是王作关续，即前四本是王实甫作，后一本是关汉卿作；也有的说是关作王续，即前四本系关汉卿所作，后一本系王实甫续作。关于这个问题，霍松林先生在《西厢述评》一书中，作过肯綮的分析并作出了明确的结论，他说：

> “这个问题的最早记述，见于钟嗣成（约1275——1360）于元代至顺元年（1330）写成的《录鬼簿》。在《录鬼簿》中，王实甫名下有《西厢记》，关汉卿名下却没有。此后如明初人朱权（约1380——1448）的《太和正音谱》和贾仲明在续编《录鬼簿》时给王实甫写的吊词都说《西厢记》是王实甫作的。这三个人的时代比较早，又都是杂剧作家，所以他们的话是可靠的。我们相信《西厢记》的作者是王实甫。”

我们赞同霍松林先生的认识，《录鬼簿》、《太和正音谱》都是较早的著录，周德清的《中原音韵》也认为《西厢记》是王实甫所作。再从剧本的思想逻辑、情节结构、艺术风格看，它是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艺术整体，不可能是王作关续，也不可能是关作王续，而且完全符合王实甫“铺叙委婉”的艺术风格。因此，在没有提出有力的证据之前，仍应从较早的著录，以《西厢记》为王实甫所作，而不应当轻易地剥夺他的著作权。

关于《西厢记》作者王实甫的生平事迹，几乎找不到多少材料，据元代钟嗣成的《录鬼簿》载：“王实甫，名德信，大都人。”并将他列入“前辈已死名公才人”一类，排在关汉卿、白仁甫、马致远之后，郑廷玉之前，可知他与关、白、马、郑是同一辈份的人，是元代前期的杂剧作家。如钟氏在该书跋语里所说：“余生也晚，不得预几席之末，不知出处，故不敢作传以吊云。”足见王实甫生于金代，活动于元杂剧兴盛时期及当时杂剧创作的中心大都（今华北地区），在《录鬼簿》出世前后，他的杂剧已很流行了。根据现代

学者的考证，认为王实甫大约“生于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之前，约卒于元顺帝至元初(1335——1336)”(顾学颉《元明杂剧》)。“他创作杂剧最主要的活动时期大约在元成宗(铁穆耳)大德年间(1297——1307)”(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西厢记》杂剧大约作于元成宗大德三年至十一年(1299——1307)之间”(王季思《〈西厢记〉校注后记》)。

关于王实甫的活动，我们知道的也很少。据明人陆采南《西厢叙》所云：“……逮金董解元演为《西厢记》，元初盛行。顾当时专尚小令，率一二阕，即改别宫。至都事王实甫，易为套数。”说明他曾做过“都事”，是个中级官吏，为所司首领。

另据明人陈所闻《北宫词纪》卷三收有王实甫【商词·集贤宾】散套《退隐》一曲，是作者花甲自寿之词，从中可见作者的一些身世。全曲是：

【商调·集贤宾】拈苍鬓笑擎冬夜酒，人事远老怀幽。志难酬知机的王粲，梦无凭见景的庄周。免饥寒桑麻愿足，毕婚嫁儿女心休。百年期六分甘到手，数干支周遍又从头。笑频因酒醉，烛换为诗留。

【逍遥乐】江梅并瘦，槛竹同清，岩松共久。身外何求，笑时人鹤背扬州。明月清风老致优，对绿水青山依旧，曲肱北牖，舒笑赤皋，放眼西楼。

【金菊香】想着那红尘黄阁昔年羞，到如今白发青衫此地游。乐桑榆酬诗共酒，酒侣诗俦，诗潦倒酒风流。

【醋葫芦】到春来日迟迟兰蕙芳，暖溶溶桃杏稠，闹春光莺燕语啾啾。自焚香下帘清坐久，闲把那丝桐一奏，涤尘襟消尽了古今愁。

【幺篇】到夏来锁松隐竹坞亭，载荷香柳岸舟。有鲜鱼鲜藕客堪留，放白鹤远邀云外友，展楸枰消磨长昼，较亏成一笑两奁收。

【幺篇】到秋来醉丹霞树饱霜，绽金钱菊弄秋。半山残照挂城头。老菱香蟹肥堪佐酒，正值着登高时候，染霜毫乘醉赋归休。

【幺篇】到冬来搅清酣鸡语繁，漾芳樽日影稠。压梅梢晴雪带花留，倚蒲团唤童重烫酒，看万里冰绡染就，有王维妙手总难酬。

【梧叶儿】退一步乾坤大，饶一着万虑休，怕狼虎恶图谋。遇事休开口，逢人只点头，见香饵莫吞钩，高抄起经纶大手。

【后庭花】住一间蔽风霜茅草丘，穿一领卧苔莎粗布裘，捏几首写怀抱歪诗句，吃几杯放心胸村醪(láo)酒。这潇洒傲王侯。且喜的身登身登中寿，有微资堪赡赡(shàn zhōu)，有园亭堪纵游，保天和自养修，放形骸任自由，把尘缘一笔勾，再休题名利友。

【青歌儿】呀，闲处叹蜂喧蜂喧蚁斗，静中笑蝶讪蝶讪蔷羞，你便有快马难熬我这钝炕头。见如今蔬果初熟，浊酒瓣篘(chōu)，豆粥香浮，太叫高讴。睁着眼张着口，尽胡诌，这快活谁能勾。

【尾声】醉时节盘陀石上眠，饱时节婆娑松下走，困时节布衲里睡鞠鞠。偶乘闲细将玄奥剖，把至理一星星参透，却原来括乾坤物我总浮沤。

从这支套曲可以看出，“想着那红尘黄阁昔年羞”，“见香饵莫吞钩，高抄起经纶大手”，说明他曾做过官，后因不得志而退隐；“百年期六分甘到手，数千支周遍又从头”，他至少活了六十岁以上；“鲜鱼鲜藕”、“老菱香蟹”的景色，足见他在江南的杭州一带生活过，受到过南戏的熏陶，因而，方能著出《西厢记》这“天地妙文”来。

再看明人李玉《北词广正谱》抄录的王实甫的一支曲子：

闲头膝上横琴坐，醉时节林下和衣卧。畅好快活，乐天知命随缘过。为伴侣唯三个，明月清风共我。再不把名利侵，且须将是非躲。

又一次证明晚年的王实甫已经是一个看破世情，将名利置之度外“再不把名利侵，且须将是非躲”的遁世者。

孙楷第在《元曲家考略》一书中提出，他在苏天爵《滋溪文稿》中发现元代名臣王结的父亲叫王德信，认为这位王德信即王实甫。据《文稿》载：“公(王结)易州定兴人。……父德信，治县有声。擢拜陕西行台监察御史。与台臣议不合；年四十余即弃官不复仕。累封中奉大夫，河南行省参知政事，护军，太原郡公。母张氏，封太原郡夫人。”其中的官职，以及后来的“弃官不复仕”，与散套《退隐》所描述的基本吻合。同时，从《西厢记》所用山西方言和对蒲州(今山西永济)景物以及普救寺的生动描写来看，《滋溪文稿》记载的王德信应当就是《西厢记》杂剧的作者王实甫。纵观元杂剧《西厢记》，山西地区的方言俗语俯拾皆是，如，“简帖儿”(书信)、“决撒”(败露的意思)、“出首”(告发)、“将(拿)来的”、“牵头”(指从中拉线搭桥的人)、“逗(引诱)你耍(玩)来”等等，如果不是较长时间在山西地区生活过，难得有如此娴熟的功夫。有些场景的描写，如张生被逼赴京赶考，莺莺到十里长亭依依送别时，有这样一小段唱词：“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寥寥几笔，用蓝天、白云、菊花、西风、北雁、柿林红叶六样景物，勾勒出了一幅蒲州地区冷落萧瑟的深秋图，表现了莺莺凄凉、哀怨的离情别绪。又如，咏黄河的一段唱词：“这河带齐梁，分秦晋，隘幽燕。雪浪拍长空，天际秋云卷；竹索缆浮桥，水上苍龙偃。东西溃九州，南北串百川。归舟紧不紧如何见？恰便似弩箭乍离弦。”“只疑

是银河落九天；渊泉、云外悬，入东洋不离此径穿。滋洛阳千种花，润梁园万顷田，也曾泛浮槎到日月边。”极写了黄河由秦晋转入豫晋峡谷的雄伟气势，描绘了蒲州地区独特的山河形胜，抒发了张生的抱负和气魄。还有对普救寺院庄严、肃穆的佛殿，清丽、雅致的西厢、花园的描摹等，都说明如果王实甫不是身临其境、耳闻目睹，是不会描绘得如此生动、细腻的。正如我国著名戏剧家李健吾先生所说的：“《西厢记》的王实甫”，如果“不在蒲州长久生活过，就写不出那样铁索一条，横贯黄河之上”的艺术杰作；“元曲之所以昌盛，是和这位大戏剧家的成就与书会活动分不开的”。（《漫谈〈麟骨床〉》）因此，我们认为，《滋溪文稿》所说的“太原郡公”王德信，与《西厢记》杂剧的作者王德信——王实甫，的确是同一个人。

至于王实甫的行迹，贾仲明在增补《录鬼簿》时，为他补写的《凌波仙》挽词作了生动地描述。词曰：

> 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飐飐，排剑戟。翠红乡，雄纠纠，施谋智。　　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

说明他是当时长期生活在“风月营”、“莺花寨”、“翠红乡”这些官妓演出的勾栏中的人民的戏剧家；他文采风流，为“士林”所钦敬；他的代表作《西厢记》享有极高的声誉，是“天下夺魁”的好作品。

王实甫的著作，《录鬼簿》中记载了十二种，《太和正音谱》中记载了十三种（多一种《破窑记》），还有人认为《娇红记》也是王氏所著，共计为十四种。其中《西厢记》、《破窑记》、《丽春堂》保存至今；《芙蓉亭》、《贩茶记》各存一折；《双蕖怨》、《多月亭》、《明达卖子》、《陆绩怀桔》、《七步成章》、《丽春园》、《进梅谏》、《于公高步》、《娇红记》，均已失传。

《丽春堂》描写的是金代两个官僚在朝廷上争权夺利的故事。金章宗时，丞相完颜乐善因与监军李圭赌射而引起争端，被贬官到济南，终日钓鱼饮酒，流露了对朝廷信任奸佞、疏斥忠良的不满情绪。后被召回京，在丽春堂置酒庆贺。剧本写二人明争暗斗，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封建王朝的内部矛盾和当时政治的黑暗污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总的看，成就不高。

《破窑记》写的是宋朝一位富家小姐刘月娥与穷书生吕蒙正的恋爱故事。刘月娥的彩球抛中了吕蒙正，她不顾老父刘员外的反对，坚决冲破家庭的阻挠，毅然搬到破窑洞里，去与吕蒙正结合，过那贫贱夫妻的生活。窑洞虽破，但是她认为：“虽然是人不堪居，我觑的胜兰堂绿窗朱户。”父亲施尽千方百计，逼迫她回家，都遭到她的严词拒绝，始终不肯屈服。在这部剧作里，王实甫塑造了一个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光彩照人的艺术形

象。刘月娥俊秀美丽，性情温柔而又有骨气，她那种“夫妻相待，贫和富有何妨”与“心顺处便是天堂”的看法，正是代表和反映了当时一般中下层人民在婚姻恋爱问题上的进步思想。很明显，在反对封建门第观念、主张婚姻自主这一点上，《破窑记》所表现的反对封建礼教的战斗精神，与《西厢记》是一脉相承的。两者的主题思想是相当接近的。从这一角度来分析和认识，《破窑记》正是《西厢记》作于王实甫之手的一个佐证。《破窑记》虽不如《西厢记》的影响深远，但是，它仍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直到今天还活跃在我国的戏剧舞台上。

王实甫与关汉卿分别开创了中国戏剧史上文采与本色两个重要的艺术流派。他的杂剧，多取材于封建时代上层社会生活，以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由、追求幸福生活、反抗封建礼教为主题，善于围绕人物性格提炼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尤其注重人物内心世界的描绘，在融化古典诗词和吸收方言俗语的基础上，形成自然而优雅的艺术风格。元代一些杂剧名家，如白仁甫、马致远、郑光祖等人，都受其影响，形成了一个在题材、体裁、语言、风格上比较相近的艺术流派，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王实甫生活的时代，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的元代。蒙古统治者将人分为十阶，即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知识分子处于仅仅优于乞丐的卑贱地位。《西厢记》就是产生在这样一个充满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的时代的伟大作品。它的进步意义，就在于它形象地表现了反抗封建压迫的斗争精神。这种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是通过一对青年男女在恋爱婚姻问题上与封建礼教的矛盾斗争表现出来的。作品在这一矛盾冲突的发展演进过程中，揭露了封建礼教的残酷、虚伪与丑恶，赞美了青年男女为争取婚姻自主、美好生活而进行的反封建的斗争，提出了“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理想。它形象地告诉人们，在那个黑暗的时代，尽管人民深受着残酷的压迫与剥削，但是，并没有停止为改变自己处境、追求幸福生活而进行的反抗斗争，因此，它反映了时代精神，七百多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欢迎。明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称《西厢记》为传奇之“冠”、戏文之“祖”。何良俊称它为杂剧“绝唱”（《曲论》），说“王实甫才情富丽，真辞家之雄”；王世贞则赞“北曲当以《西厢》压卷”（《曲藻》）；王骥德说王实甫为“胜国名手”，《西厢记》为“千古绝技”（《曲律》）。清李调元《雨村曲话》说：“《西厢》工于骈俪，美不胜收。”金圣叹则称《西厢记》为“千古妙文”，称王实甫是“天地现身”。郭沫若在《“西厢”艺术上之批判与其作者之性格》中赞美《西厢记》“反抗精神之伟大”，是“一切艺术之母”，是元代文学中“最完美”、“最绝世”的“女孩儿”。赵景深称“《西厢记》和《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艺中的双璧”（《明刊本西厢记研

究序》)。总之,《西厢记》是我国古典戏剧中现实主义的杰作,在戏曲文学发展史上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它以其深刻的戏剧冲突,鲜明的艺术形象,巧妙的艺术手法,通俗隽美的文学语言,博得了几百年来广大读者、观众的赞赏,是元杂剧的优秀代表作品之一,是我国家喻户晓的古典戏曲名著,是一部不朽的古典艺术杰作!它的作者王实甫也因以炳彪我国文坛,在元代堪与关汉卿比肩,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则可同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白居易、柳宗元、元好问、罗贯中、施耐庵、汤显祖、曹雪芹等并列。



《西厢记》版本简介

《西厢记》问世以来，深受广大读者、观众的喜爱，出现了刊刻热潮，历代版本颇多。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中所收录的目录，计有：

明刊本四十一种（其中包括后世重印本）；

清刻本三十八种；

近人校辑注释印本六种；

此外还收录曲谱八种；日文译本五种。

明代学术名家徐渭（文长）、王世贞、王骥德、汪廷讷、汤显祖、沈璟、屠隆、李卓吾、陈继儒、凌濛初、沈自晋等都分别做了不少《西厢记》的批校注释工作。

仇英、唐寅、钱谷、孟君素、汝文媛、王文衡、陈洪绶等著名画家，都以《西厢记》为题材而绘制了大批仕女画。

崔时佩、李景云、李日华、陆采、王百户等则把用北曲演唱的《西厢记》加以改编，使之成为适合于南方弋阳腔、昆山腔、海盐腔等声腔剧种能演唱的《南西厢记》。

袁于令、娄梁散人、胡周冕等则为杂剧《西厢记》编订了曲谱。

文征明以他优美秀丽的书法艺术为《西厢记》作了一个写本。

在众多的明版本中，失传的不少。已知道的计有：

1、周宪王本。周宪王为明太祖朱元璋第五子周定王朱橚长子，名叫朱有燉，生于洪武十二年，卒于正统四年（1379——1439）。凌濛初在《西厢记》的《凡例十则》中提到此本。

2、明成化年间刻本。北京中国书店1980年在一部元刻《文献通考》的书背发现了《西厢记》的四片残叶，版式古老。据推测应是成化年间刻本（1465）。疑为北京永顺书堂刻。全本已失传，仅留有四片残叶。

3、碧筠斋本。刻于嘉靖癸卯（即二十二年，1543），王伯良（骥德）在《新校古本西厢记》的《自序》和《凡例》中多次提到此本。

4、朱石津本。刻于万历戊子（即十六年，1588），王伯良在《新校注古本西厢记》的《自序》、《凡例》和《注》中多次提到。

5、《雍熙乐府》本。

6、刘丽华本。

7、金在衡本。刻于万历初年(1572)。金在衡，金陵人，名金銮(金白屿)，刻本为《西厢正讹》。明代龙洞山农、王骥德、凌濛初，清代毛西河等曾见过全本。

8、龙洞山农本。约刻于万历三年，刻本为《重校北西厢记》。

9、金陵富春堂刻本。刻于万历年间。

10、日新堂刻本。刻于万历年间。

11、顾玄纬刻本。刻于万历年间。

现将明刻版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版本、全国地方戏曲改编上演的剧本、少数民族文字译本、外文译本分别罗列于后：

一 明刻版本

根据郑振铎、吴晓铃、蒋星煜等人的收集、研究，将现存明刊版本列表，分别介绍其全名、版本类别、刻书时间，以及校订、笺注、序跋、插图、现藏何处等。

全 名	版本类别	刻书年代	附 注
新刊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五卷	金台岳家重刊本	弘治十一年(1498)	
新刻考正古本大字出象释义北西厢二卷	金陵胡少山少山堂刊本	万历七年(1579)	江右逸乐斋订正余仁刻像。现藏日本成簣堂文库
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二卷	毗陵徐士范刊本	万历八年(1580)	程巨源序、徐士范序
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二卷	熊龙峰忠正堂刊本	万历二十年(1592)	上饶余泸东校正，全象卢玉龙刊。现藏日本内阁文库

全　名	版本类别	刻书年代	附　注
重校北西厢记五卷	秣陵陈邦泰继志斋刊本	万历二十六年(1598)	陈大来校、龙洞山农序，汪耕摹唐寅《莺莺遗照》。现藏日本内阁文库
北西厢记二卷	吴门　氏睥睨斋刊本	万历三十年(1602)	李楨校正，吴门君素绘图
元本出相北西厢记二卷	曹以杜起凤馆刊本	万历三十八年(1610)	王凤洲评、李卓吾评，王耕仿唐寅《莺莺遗照》，黄一楷镌。吴晓铃先生有藏本
李卓吾先生批评北西厢记二卷	虎林容与堂刊本	万历三十八年(1610)	插画无瑕模、黄应光镌，绛雪道人题款。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有藏本
新校注古本西厢记五卷	山阴朱朝鼎香雪居刊本	万历四十二年(1614)	王骥德校注，沈璟评，谢伯美、朱朝鼎校。吴晓铃先生有藏本
北西厢记二卷	渤海逋客校梓本	万历四十四年(1616)	渤海何璧序，《崔娘像》款书“摹仇英笔”。吴晓铃先生有藏本
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西厢记二卷	萧腾鸿师俭堂刊本	万历四十六年(1618)	陈继儒评，萧鸣盛校，余文熙阅。图为刘次泉等刻
皇明万历新岁书林游敬泉梓重校西厢记		万历	此本现藏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图书馆

全　名	版本类别	刻书年代	附　注
重校北西厢记二卷	王敬乔三槐堂刊本	万历	李贽批评，次泉刻像
李卓吾批评合象北西厢记二卷	书林游敬泉刊本	万历	现藏日本天理图书馆
田水月山房北西厢藏本五卷	王起侯校刊本	万历	徐渭评
全象注释重校北西厢记		万历	罗懋登注
新刊合并王实甫西厢记二卷	周居易校刊本	万历	屠隆校正。北京图书馆藏
元本出相西厢记	新安汪氏环翠堂刊本	万历	袁了凡评，汪廷讷校。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各藏一部
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二卷	刘龙田乔山堂刊本	万历	上饶余泸东校正
新刊考正全象评释北西厢记四卷	金陵文秀堂刊本	万历	
新刻徐笔峒先生批点西厢记二卷	笔峒山房刻本	万历，天启	徐奋鹏评
词坛清玩槃莛硕人增改定本（西厢记）二卷		天启元年（1621）	巢睫轩主人叙，唐寅、魏之璜等插图
西厢记五本	乌程凌氏刊朱墨套印本	天启	凌濛初校注《凡例十则》《五本解证》
西厢会真传五卷	乌程闵氏刊朱墨蓝三色套印本	天启	沈璟、汤显祖评
王实父西厢记四本关汉卿续西厢记一本	《六幻西厢》	天启	闵遇五《五剧笺疑》
硃订西厢记二卷	朱墨套印本	天启、崇祯	月峰孙鑛评点，诸臣校，素明刻像

全　　名	版本类别	刻书年代	附　　注
新镌绣像批评音释王实甫北西厢真本五卷	文立堂刊本	崇祯三年(1630)	郑国轩校
北西厢记二卷	延阁主人山阴李廷谟刊本	崇祯四年(1631)	方诸生校，徐渭附解，吴门词隐生(沈自晋)评。吴晓铃先生有藏本
张深之先生正北西厢秘本五卷		崇祯十二年(1639)	陈洪绶叙、绘图
李卓吾先生批点北西厢真本二卷	西陵天章阁刊本	崇祯十三年(1640)	项南洲刊。吴晓铃先生有藏本
李卓吾先生批点西厢记真本	(浙江省图书馆藏本，与西陵天章阁本不同)	崇祯	李贽评
汤海若先生批评西厢记	师俭堂刊本	崇祯	汤显祖评
三先生合评元本北西厢五卷	固陵孔氏汇锦堂刊本	崇祯	汤显祖、李贽、徐渭评
重刻订正元本批点画意北西厢五卷		崇祯	徐渭批点、题识
新刻魏仲雪先生批点西厢记二卷	古吴陈长卿存诚堂刊本	崇祯	魏浣初评，李裔蕃注。吴晓铃先生有藏本
绣刻北西厢记定本二卷	常熟毛晋汲古阁《六十种曲》本	崇祯	
新刻徐文长公参订西厢记二卷	潭邑书林岁寒友发兑	崇祯	羊城平阳郡佑卿甫评释
新订徐文长先生批点音释北西厢二卷		崇祯	徐渭评。吴晓铃先生有藏本
西厢记传奇二卷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出版的版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西厢记》的出版、演出、研究均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下面将建国以后各出版部门先后出版的各种《西厢记》版本,列表介绍如下:

书 名	编 著 者	出版单位	出版日期
元曲选	臧晋叔编	文学古籍刊行社	1955 年
元曲选	臧晋叔编	中华书局	1958 年
西厢记	王季思校注	新文艺出版社	1954 年
西厢记	王季思校注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年
西厢记	王季思校注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1958 年
西厢记	王季思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
西厢记	吴晓铃校注	作家出版社	1954 年
西厢记	吴晓铃校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
西厢记	吴晓铃校注	重庆人民出版社	1958 年
西厢记新注	张燕瑾、弥松颐校注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暖红室汇刻西厢记	梦凤楼暖红室校订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60 年
明何璧校本 北西厢记		上海古籍书店影印	1961 年
槃薖硕人增改定 本西厢记	王季思题跋	中华书局	1963 年
金圣叹批本西厢记	张国光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
贯华堂第六才 子书西厢记	金圣叹批评 傅晓航校点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中国十大古典 喜剧集	王季思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 年

书　名	编 著 者	出版单位	出版日期
暖红室汇刻西厢记	梦凤楼暖红室校订	中国书店	1982年
新刊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	（明弘治刻本）	商务印书馆	1955年
西厢记		锦章书局	1953年
西厢记通俗注释	祝肇年、蔡运长注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3年
西厢汇编	霍松林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86年
元曲鉴赏辞典	贺新辉主编	中国妇女出版社	1988年
元刊杂剧三十种新校	宁希元校	兰州大学出版社	
元人杂剧选	顾肇仓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元明清戏曲选	隗芾选	吉林人民出版社	
元杂剧选注	王季思等选注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年
元明清戏曲赏析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5年
西厢记画册	洪曾玲改编 王叔晖绘		1958年
明刊《西厢记》全图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2年
西厢记	杨振雄演出本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3年
西厢记说唱集	傅惜华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年
明刊西厢记全图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3年

附:港、台版本

书 名	编著者	出版单位	附 注
中国古典戏剧选注		台·国家出版社	其中收入《西厢记》全本
待月西厢		香港·庄严书社	

三 地方戏曲剧本

《西厢记》问世七百余年来,各地方戏曲剧种广为演出,历久不衰,并且成为许多剧种的保留剧目。现将有关资料,包括剧种、演出剧目名称、改编者、演出团体、主要演员等列表于后。

剧种	剧目名称	改 编 者	演出团体	主 演	附 注
赣剧	西厢记	江西省赣剧团	江西省赣剧团	潘凤霞演莺莺 童明明演红娘 童庆祁演张珙	
桂剧	西厢记	广西省桂剧团	广西省桂剧团	尹 羲演红娘 谢玉君演夫人	艺名"小金凤"
眉户	西厢记	孙廷显			今存《听琴》、《拷红》两折残本。
京剧	西厢记		松竹社	吴素秋演红娘	1938年在东北三省演出
	西厢记	田 汉	北京京剧一团	张君秋演崔莺莺 李毓芳演红娘 赵燕侠演红娘	叶盛兰导演
	红 娘	荀慧生	中国京剧三团	荀慧生演红娘 尚长荣演红娘	

剧种	剧目名称	改　编　者	演出团体	主　　演	附　注
昆曲	西厢记	江苏省昆剧团	江苏省昆剧团	周凤林演红娘 王传淞演法聪	
	佳　期	江苏省昆剧团	江苏省昆剧团	周凤林主演	折子戏
	拷　红	江苏省昆剧团	江苏省昆剧团	周凤林主演	折子戏
	惠明下书	江苏省昆剧团	江苏省昆剧团		折子戏
	西厢记	马少波	北方昆曲剧院		
越剧	西厢记	徐　进	上海越剧院	范瑞娟演张珙 尹桂芳演张珙 徐玉兰演张珙 刘　觉演张珙 袁雪芬演莺莺 金彩凤演莺莺 吕瑞英演红娘 张桂凤演老夫人	吴琛导演 黄河导演 导演： 陈朋、韩义 服装设计： 幸熙 舞美设计： 苏石凤 1955年在苏联演出，深受欢迎
	西厢记		浙江省越剧团		
蒲剧	西厢记	秦学敏	山西省运城地区蒲剧团	王秀兰演红娘 张广爱演红娘 刘玉玲演莺莺	
	西厢记	秦学敏	山西省运城地区蒲剧团	苏俊祥演张珙 黄新萍演莺莺	
	西厢记	马少波			载《蒲剧艺术》1984年第二期
评剧	西厢记		中国评剧院	白玉霜演红娘	1935年在上海演出
	西厢记		山西省安邑县评剧团	王丽娟演红娘 边淑花演莺莺 李　让演张珙 王君芳演老夫人	后改为河南省三门峡市评剧团

剧种	剧目名称	改 编 者	演出团体	主 演	附 注
秦腔	西厢记	谈栖山	西安尚友社 西安易俗社	李爱云演红娘 张新华演张珙 王玉琴演莺莺 傅凤琴演红娘 宋上华演红娘	
豫剧	西厢记	河南省豫剧三团	河南省豫剧三团	常香玉演红娘 李兰菊演莺莺	
黄梅戏	西厢记	安徽省 黄梅戏剧团	安徽省 黄梅戏剧团	潘琼利演莺莺	
闽剧	西厢记	福建省闽剧团	福建省闽剧团	郑奕奏演红娘	人称“福建的梅兰芳”
川剧	西厢记	四川省川剧院	四川省川剧院	竞 华演红娘	
滇剧	西厢记		云南省滇剧团	万象贞演红娘	艺名“小八音”
锡剧	西厢记	江苏省锡剧团	江苏省锡剧团	王兰英演莺莺	

四 少数民族文字译本

书 名	文字	译 者	出版时间	现藏处所
西厢记	满文	和 素	康熙四十九年 (1710)	
汉满和璧西厢记	满文	(刻本)	康熙时期	北京图书馆
汉满和璧西厢记	满文	(抄本)	康熙时期	北京图书馆
西厢记	满文	(抄本)	嘉庆元年 (1796)	首都图书馆
西厢记	蒙文	(抄本)	道光二十年 (1840)	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

五　外文译本

书　名	文字	译　者	出版单位	时　间	附　注
西厢记片段（第一本“楔子”、“惊艳”，第二本“白马解围”）	拉丁文	晁德莅		1879—1882	根据金圣叹批本译，载《中国文学教程》
西厢记片段	英文	甘淋（乔治 T. 坎德林）	芝加哥 Open Court Publish-ing 公司	1898	附于《中国小说》一书的 49—50 页
西厢记	英文	熊式一	伦敦梅休因出版社	1935	戈尔登·博顿利撰写《序言》，熊式一写有《导言》
西厢记：中世纪戏剧	英文	亨利 H. 哈特（Henry H. Hart）	美国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36	爱德华·托马斯·威廉斯作序
西厢记：中世纪戏剧	英文	亨利 H. 哈特（Henry H. Hart）	英国伦敦 H. 米尔福德出版社	1936	爱德华·托马斯·威廉斯作序

书 名	文字	译 者	出版单位	时 间	附 注
西厢记：中世纪戏剧	英文	亨利 H. 哈特 (Henry H. Hart)	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	1936	爱德华·托马斯·威廉斯作序
西厢记 连环画册	英文		北京外文出版社	1958	
西厢记	英文	Lai T. C. 与 Ed Gamar-ekian 合译	香港海纳曼教育书局	1973	
西厢记	英文	Stephen west	不详		
西厢记	荷兰文	伊维德(Wilt L. Idema)	不详		
西厢记·十六幕喜剧	法文	斯塔尼斯拉斯·朱利安	日内瓦 T. 米勒出版社	1872—80	据金圣叹批本译
西厢记 片段(第一本“楔子”、“惊艳”,第二本“白马解围”)	法文	德·比西 (De Bussy)	徐家汇	1891	据拉丁文本转译
西厢记 一折	法文	曾仲鸣 (Tsen Tsonming)	里昂德维涅公司	1922	载《中国诗文选》122—125 页
西厢记 第一本第三折 “墙角联吟”	法文	苏利埃·德·莫朗	巴黎韦加出版社	1912	载《中国文学论集》247—252 页
西厢记 第一本第三折 “墙角联吟”	法文	苏利埃·德·莫朗	梅居尔德弗朗斯出版社	1912	载《中国文学论集》247—252 页

书　名	文字	译　者	出版单位	时　间	附　注
热恋的少女：中国十三世纪的爱情故事	法文	莫朗	巴黎 E. 弗拉马里翁出版社	1928	书中附有译者跋文及《莺莺传》译文
西厢记·“长亭送别”	法文	徐仲年	巴黎德拉格拉夫书店	1933	收入译者所编译的《中国诗文选》359 — 364 页
西厢记	法文	陈宝吉	法国里昂博斯克·弗雷公司	1934	书前后附有“导言”、“结束语”及有关《西厢记》的法文论著目录
西厢记第一本第三折“墙角联吟”	德文	格鲁贝（W Grube）	莱比锡 C F 阿梅郎斯出版社	1909	收入译者所著《中国文学史》364 — 369 页
西厢记二十一折全译本	德文	洪涛生	北京出版社	1926	书后附《莺莺传》中文原文
西厢记二十一折全译本	德文	洪涛生	莱比锡北京出版社	1926	书后附《莺莺传》中文原文

书 名	文字	译 者	出版单位	时 间	附 注
西厢记二十一折全译本	德文	洪涛生	爱森纳赫埃里希勒特出版社	1954	书后附《莺莺传》中文原文
西厢记二十一折全译本	德文	洪涛生	莱比锡岛社	1978	书后附有恩斯特施瓦茨(Ernst Schwarz)撰写的《后记》，还增加了中国古代木刻插图35幅
西厢记：十六幕喜剧	意大利文	奇尼(M Chini)	意大利兰恰诺出版社	1916	据朱利安法文译本转译
西厢记，崔莺莺待月西厢记	俄文	孟列夫	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	1960	据王季思校注本译，并参照吴晓铃校注本
西厢记	日文	冈岛咏舟	东京冈岛长英(再版)	文化元年(1804)	线装二册，北京图书馆有藏本，今佚
西厢记	日文	鹿岛修正	东京青木嵩山堂	1903	
新译西厢记	日文	中村碧湖	东京梁江堂书店	1914	该书列入“カナナ丛书”第17编

书　名	文字	译　者	出版单位	时　间	附　注
西厢歌剧	日文	宫原平民、金井保三	东京文求堂书店	大正三年（1914）	据陈眉公批评本译，由著名汉学家樱枫斋主人校改并作后记，书前有宫原平民所作汉文序文
完译西厢记	日文	深泽暹	东京秋丰园	昭和十一年（1936）	据金圣叹批本译，书前有译者前言、小幡酉吉的序文及木刻图16幅
西厢记	日文	盐谷温（盐谷节山）	东京昌平堂	昭和廿三年（1948）	据凌初成《即空观主人鉴定西厢记》本译出，书前后有译者序、跋，书后有足立原八束《校定结束语》，书中有插图二幅
谚解校注古本西厢记	日文	远山荷塘		成书于文政、天保年间（十九世纪初叶）	据王伯良本译，用凌濛初本参校

书 名	文字	译 者	出版单位	时 间	附 注
歌译西厢记拟定本	日文	盐谷温	天理株式会社养德社	昭和三十三年(1958)	本书由相水校订、内田泉之助与足立原八束补校。共三册，前二册为盐谷温手抄影印汉日文对照《西厢记》正文，第三册为铅印附册。正文附插图多幅，附册有注释、解说，还有内田泉之助所作《后记》
校注西厢记	日文	远山荷塘			由加藤义三嗣子同茅氏于1919年寄赠国会图书馆
谚解校注古本西厢记	日文	远山荷塘	东京汲古书院	1977	此本由长泽规矩也编入《唐话辞书类集别卷》出版，并附录《琵琶记》译文
西厢记	日文	冈岛献太郎	东京冈岛长英	明治二十七年(1894)	共译八折，分二卷，线装二册

书　名	文字	译　者	出版单位	时　间	附　注
西厢记讲义	日文	田中参	东京专门学校	明治三十一年(1898)	底本为金圣叹本，附有柳井绢斋《桃花扇传奇由来大意及价值》
新译西厢记	日文	岸春风楼	东京文教社	大正五年(1916)	以金圣叹本为底本
西厢记	日文	宫原平民	东京国民文库刊行会	大正十年(1921)	此书编入《国译汉文大成》文学部第九卷
歌译西厢记	日文	盐谷温	稿本	昭和三十二年(1957)	此本与养德社出版的《歌译西厢记》不完全相同，现藏天理图书馆
元曲西厢记	日文	田中谦二	东京平凡社	1970	底本为凌濛初本，列为《中国古典文学大系》第52卷
北西厢记	日文	远山圭一		文政时期(1818—1829)	此书为注释本
明刊元杂剧西厢记目录	日文	傅田章			此书为编译本

书 名	文字	译 者	出版单位	时 间	附 注
西厢记连环画册	越文		北京外文出版社	1958	根据洪曾玲改编本翻译，由王叔晖绘图
惊梦	日文	青木正儿	京都大学	1980	此折译为三弦琴伴唱的曲艺形式——净琉璃
明清景德镇瓷器《西厢记》人物画	英文		瑞典		

主要参考材料：

1. 蒋星煜：《西厢记明刊本研究》；
2. 杨焕育：《〈西厢记〉的明刊本和地方戏剧本》（载《西湘》1985 年 4 期）；
3. 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

《西厢记》宫调、曲牌介绍

一 《西厢记》宫调、用韵及主唱角色

本	折	宫 调	宫调特点	用 韵	主唱角色
第一本	楔 子	仙 吕	清新绵邈	东 钟	老夫人、莺莺
	第一折	仙 吕	清新绵邈	先 天	张生
	第二折	中 吕	高下闪赚	江 阳	张生
	第三折	越 调	陶写冷笑	庚 青	张生
	第四折	双 调	健栖激袅	萧 豪	张生
第二本	第一折	仙 吕	清新绵邈	侵 寻	莺莺
	楔 子	正 宫	惆怅雄壮	监 咸	惠明
	第二折	中 吕	高下闪赚	庚 青	红娘
	第三折	双 调	健栖激袅	歌 戈	莺莺
	第四折	越 调	陶写冷笑	东 钟	莺莺
第三本	楔 子	仙 吕	清新绵邈	廉 纤	红娘
	第一折	仙 吕	清新绵邈	支 思	红娘
	第二折	中 吕	高下闪赚	寒 山	红娘
	第三折	双 调	健栖激袅	家 麻	红娘
	第四折	越 调	陶写冷笑	侵 寻	红娘

第四本	楔 子	仙 吕	清新绵邈	江 阳	红娘
	第一折	仙 吕	清新绵邈	皆 来	张生
	第二折	越 调	陶写冷笑	尤 侯	红娘
	第三折	正 宫	惆怅雄壮	齐 微	莺莺
	第四折	双 调	健栖激袅	车 遮	张生、莺莺
第五本	楔 子	仙 吕	清新绵邈	皆 来	张生
	第一折	商 调	凄怆怨慕	尤 侯	莺莺
	第二折	中 吕	高下闪赚	支 思	张生
	第三折	越 调	陶写冷笑	真 文	红娘
	第四折	双 调	健栖激袅	鱼 模	张生、红娘、莺莺

上述简表可以说明：〈1〉、《西厢记》宫调的运用与剧情是一致的，根据元代戏曲家燕南芝在《唱论》中对六宫十二调不同特点的概括，说明作家王实甫对宫调的选择经过了认真的考虑，是为剧情的发展服务的；〈2〉、《西厢记》为一折押一韵，一韵到底，元代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归纳的十九韵部，用了十八韵部，只剩"恒欢"一韵没有用。用韵的广泛和多变，显示了《西厢记》语言、音乐的丰富性；〈3〉、《西厢记》突破了元杂剧一本由一个角色主唱到底、其他角色只有宾白与动作而无唱词的贯例，不仅在一本戏中有几个角色各唱一折，而且在一折之中还有几个角色接唱或对唱，充分显示了作家的创造精神与艺术功力。

二 《西厢记》各本各折所用曲牌介绍

《西厢记》共用曲调八十三个，其中属正宫的曲调七个，属仙吕宫的十八个，属中吕宫的十四个，属双调的二十四个，属越调的十三个，属商调的七个。兹分别简单介绍如下：

【正 宫】

小凉州 又名小梁州。分前后片，前片五句，句式：七、四、七、三、五，后片六句，句式：七、七、三、三、四、五，共十一句。此曲换头可不用，平仄通叶，末韵须押平声，末句须作仄仄仄平平（首字可不拘）。可作小令，又可联〔脱布衫〕后为带过曲；在正宫套曲中，连〔脱布衫〕之后。又可带〔风入松〕为带过曲。

叨叨令　字数定格为七、七、七、七、五、五、七，共七句。其中五、六两句用"也么哥"（或"也波哥"），为叠句，是此调正格，可不管文理而写。全篇押去声韵，除"也么哥"二语外，句法与〔塞鸿秋〕相同。自《西厢记》"长亭送别"折用叠字句后，后人多相沿袭，但叠字须用平声。作小令，又可与〔折桂令〕为带过曲；在正宫套曲中，多用在〔滚绣球〕之后，〔倘秀才〕之前。

白鹤子　字数定格为五、五、五、五。四句。至少要四曲，每句第一字平仄不拘，其余必须严依平仄。作小令，四首联用，联套时，在〔滚绣球〕之后。

脱布衫　字数定格为七、七、七、七。四句。与〔小凉州〕为带过曲，无独用者。一属中吕宫。

滚绣球　共十一句，字数定格为三、三、四、七、三、三、四、七、七、七、四。一至四句为一叠，五至八句为第二叠，两叠句式平仄大体一样。第二叠即将第一叠重复作之，故名滚绣球。元人大多限用两叠，偶有用三叠者，但十分罕见。联套时，用在〔端正好〕之后，〔叨叨令〕或〔倘秀才〕之前。

端正好　共五句，字数定格为三、三、七、七、五。此调专用于套曲，作首曲。其字数定格与〔仙吕·端正好〕相同，但〔仙吕·端正好〕用在杂剧的楔子中，不入套曲，且在第四句后可增句，而〔正宫·端正好〕不能增句。

倘秀才　六句，字数定格为七、七、七、三、三、二。首二句应作对偶，末句只有二字，且必须仄声。在套曲中多用在〔叨叨令〕或〔滚绣球〕或〔呆骨朵〕之前。

【仙　吕】

赏花时　通常用在杂剧的楔子中，为全剧的第一支曲子，偶尔也有用作二、三折首曲的。此曲与〔端正好〕相同，但二曲不可并用，应任选一牌。共五句，字数定格为七、七、五、四、五，末句为仄仄仄平平。

八声甘州　南北曲均有。北曲定格为四、四、四、四、六、七、七、五、四。共九句。用于套曲中。

上马娇　字数定格为四、三、五、七、一、七，共六句。每句押韵，用于套曲中。

元和令　六句，字数定格为五、五、八、五、七、五，每句押韵，一般末句作平韵，亦可用仄韵。用于套曲之中。

六幺序　十一句，字数定格为三、三、四、四、四、七、七、七、七、四、四。下接幺篇，幺篇变化较大，字句增减自由。剧曲中所用甚多。

天下乐　南北曲都有，都属仙吕宫。北曲字数定格为七、二、三、七、三、三、五，共七句。第二句可加"也不"或"也么"二衬字，用作套曲，在联套普通格中，一般接〔油葫芦〕之后，〔哪吒令〕之前。

后庭花　七句，字数定格为五、五、五、五、三、四、五。末句前可增若干

五字句。若用单句，则通体用“平平仄仄平”押，若用偶句，则用“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押，末句仍用单句收。用于套曲，亦可作小令，又可带〔青哥儿〕为带过曲。

青歌儿 有正格与增句格二式。正格共五句，作六、六、七、七、三。第四句须作仄仄平平仄平平。增句格，即在正格的第三句后增句若干。此调作联套在剧曲中常用，亦可作小令。南曲亦属仙吕宫。

点绛唇 北曲属仙吕宫，共五句，字数定格为四、四、三、四、五，每句押韵，一般用作仙吕套曲的第一支。南曲属黄钟宫。

哪吒令 共九句，字数定格为二、四、二、四、二、四、三、三、四。第一、三、五句可不用韵。联套中，接〔天下乐〕之后，〔鹊踏枝〕之前，可带〔鹊踏枝〕、〔寄生草〕为带过曲。

寄生草 共七句，字数定格为三、三、七、七、七、七、七。三、四、五三句宜作扇面对，末句须作平平仄仄平平去。此调常作小令，在〔仙吕〕联套中，置〔鹊踏枝〕之后，〔赚煞〕之前。

油葫芦 共九句，定格有二种：一作七、三、七、七、七、三、三、七、五。一作七、六、七、七、七、六、六、八、六。在联套中，置〔混江龙〕之后，〔天下乐〕之前。

胜葫芦 字数定格为七、五、七、四、四、五，共六句。此调用于套曲中。末句须用平韵。

混江龙 正格共九句，作四、七、四、四、七、七、三、四、四。另有增句格，即在第六句后，增四字句若干，再接七字句一联，最后以正格末二（或三）句作结。增句多对仗，韵式以两句协一韵为通则。在联套中，置〔点绛唇〕之后，〔油葫芦〕之前。

柳叶儿 共六句，定格为四、七、七、三、三、四。每句押韵，用作套数。关汉卿《望江亭》杂剧用此调时增多一句。

村里迓鼓 十一句，定格为四、四、四、七、三、三、四、三、三、三、七。末句应作仄仄仄平平去上，末句中可加一“呀”字。此曲使用较少，联套时，在〔天下乐〕之后。迓鼓，是一种戏剧名称，始于宋代。

鹊踏枝 共六句，定格为三、三、四，四、七、七。其中第五句变化较多。用于套曲，在〔哪吒令〕之后，又可与〔哪吒令〕、〔寄生草〕合为带过曲。

赚 煞 又名〔赚煞尾〕，用作结曲，共十一句，作三，三、六（七）、七、六（七）、三（二）、四、七、四、四、七。

【中 吕】

上小楼 共九句，定格为四、四、四、四、四、三、三、四、七（六）。第二句及最后二句应押去声韵，若接幺篇，换头二句为三、三，其余相同。在联套普通格中，置〔迎仙客〕之后，〔满庭芳〕之前。亦可作小令。

斗鹌鹑　八句，定格为四、四、四、四、七、三、四、四。一属越调，定格为四、四、四、四、四、四、三、三、四、四，十句，全曲都用上声韵，韵脚上面的一字应作去声，用作套曲的首支。

四边静　共七句，字数定格为四、七、四、四、二、二、五，每句都押韵，末句宜作仄仄平平去，也有将五、六句合为一个四字句的。此曲不能单独作小令，接在〔快活三〕、〔朝天子〕之后作带过曲。一属南曲正宫。

快活三　四句，字数定格为五、五、七、五。每句押韵。不单作小令。可带〔朝天子〕一调，或带〔朝天子〕、〔四换头〕二调，或带〔朝天子〕、〔四边静〕二调作带过曲。此调首二句用快板，第三句用散板，第四句用慢板，若下接慢曲〔朝天子〕，能很好过渡。

石榴花　共九句，定格为七、五、七、四、四、七、七、七、五。亦有四、五两句合为一个七字句者，每句均押韵，入于套数。

迎仙客　七句，定格为三、三、七、三、三、四、五。除第四句外，余都押韵，末句除第一字可不拘平仄外，后当作仄平平去。兼作小令、套曲，在联套中，居〔醉春风〕之后，〔上小楼〕之前。南曲亦属中吕宫，句数定格与北曲同。

普天乐　十一句，定格为三、三、四、四、三、三、七、七、四、四、四。此调多作小令，亦入于套曲。还有〔大普天乐〕、〔小普天乐〕二调，二者基本相同，共八句，定格为六、六、十、七、四、五、四、四，第四句后有一"呀"字。这三个〔普天乐〕调，都用作过曲，常用于〔朝天子〕前后。此调在黄钟宫中，即〔黄梅雨〕。一属南曲正宫。

朝天子　一属北曲中吕宫。十一句，字数定格为二、二、五、七、五、四、四、五、二、二、五。可用作小令，又可由〔快活三〕带此调，或〔快活三〕带此调再带〔四边静〕（或〔四换头〕），成为带过曲；亦可用在套曲中，往往紧接〔快活三〕后，〔快活三〕快唱，此曲慢唱；在南北合套中，较正格略有变化。在南曲中属南吕宫。

粉蝶儿　南北曲均有，且均属中吕宫。北曲字数定格为四、七、七、三、三、四、四、七，共八句，通首用仄韵处宜用去声。用作中吕宫套曲的第一支。

耍孩儿　原属般涉调，亦入中吕、正宫、双调。又名〔魔合罗〕。共九句，字数定格为七、六（七）、七、六（七）、七、七、三、四、四。首二句为一组，第三第四句为一组，第五第六句为一组，第七句独承，末二句以对偶收，全首凡用韵处都用平声韵（第二第四句间有用仄韵）。用作套曲，可用作首支，后系煞曲七八支为一套，亦可用在〔哨遍〕之后，多用在正宫、中吕、双调大套曲之后。语言风格应求俚俗。又属南曲般涉调、中吕宫。

哨　遍　十六句，字数定格为六、七、五、六、三、四、四、五、六、四、四、

七、七、四、四、四，下接幺篇换头。本属般涉调，《西厢记》用于中吕宫。

贺圣朝 本属黄钟宫，专作小令。《西厢记》用入中吕宫套曲之中。共六句，字数定格为三、六、七、七、六、六。

醉春风 一属北曲中吕宫，七句，字数定格为五、五、七、一、一、四、四，实际上与词半阕相同。末句应用去声韵。又有八句、九句两式。用作套曲，在中吕联套中，接〔粉蝶儿〕之后，〔迎仙客〕之前。又一属北曲双调，七句，字数定格为五、五、七、三、四、四、四，与中吕此调相近，用作套曲。

满庭芳 又名〔满庭霜〕。北曲共十句，字数定格为四、四、四、七、四、七、七、三、四、五。用作小令或用于套曲中。南曲中吕、正宫均有此调。

【双 调】

得胜令 又名〔阵阵赢〕或〔凯歌回〕。八句，字数定格为五、五、五、五、二、五、二、五。多为每句押韵，末句须作平平上去平，或作仄平平去平，第六句必押去声韵。可作小令，亦可由〔雁儿落〕带本调为带过曲。

清江引 又名〔江儿水〕。共五句，字数定格为七、五、五、五、七。每句押韵，第一句以用上声韵为好，第三句元人多不押韵，第二、第四句必用去声韵，末句须作上声韵。此调可兼作小令、套曲，亦可由〔对玉环〕或〔楚天遥〕或〔雁儿落〕带作带过曲，或〔雁儿落〕带此调再带〔碧玉箫〕作带过曲。北曲以本曲联套者，除《西厢记》外，不多见到。

乔木查 又名〔银汉浮槎〕。五句，定格为五、五、七、五、四。下接幺篇，除换头为四字外，其余同。第一、二句须作对偶，第三句单领，末句须作仄仄平平。

雁儿落 又名〔平沙落雁〕。四句，字数定格为五、五、五、五。第二第四句必须用去声韵。此调不能单作小令，应带〔得胜令〕或带〔清江引〕，或带〔清江引〕、〔碧玉箫〕成为带过曲。

庆宣和 五句，字数定格为七、四、七、二、二。每句押韵，第三句要作仄仄平平仄平平，最后二句用叠句，须用“去上”。可兼作小令、套曲。

新水令 六句，字数定格为七、七、三、三、四、五。第五句后可酌增四字句，一般增三、四句，多者可增至九句之多，末句当为仄仄仄平仄，不可用平韵收。用作套曲，联套时一般作为第一支。

乔牌儿 四句，字数定格为五、五、七、五，每句押韵，末句须作仄平平仄平，第二句的后三字为仄平仄。用于套曲中。

庆东原 一作〔庆东园〕，又名〔郓城春〕。八句，字数定格为三、三、七、四、四、四、三、三。也有将末二句合而为五字句者。本曲可兼作小令、套曲，元代曲家名作颇多。此调首二句当用对偶，七字句单领，三个四字句作扇面对，末二句亦可作对，三个四字句可用同一平声字押韵，第三句及末句都应押去声韵。

水仙子　此调又名〔湘妃怨〕、〔凌波仙〕、〔凌波曲〕、〔冯夷曲〕。与〔黄钟·古水仙子〕不同。八句，字数定格为七、七、七、五、六、三、三、四。多作每句押韵（第六句可不押），有起三句都作对偶的，亦有首二句对而第三句单接的，第六第七句应作对偶，亦有作四字对或五字对者，但以三字为佳，末句应作仄仄平平。此调可用作小令，又可入套曲，还可带〔折桂令〕为带过曲。另，取〔水仙子〕前半首，四句，定格为七、七、七、六，名为〔河西水仙子〕，专用作小令。

甜水令　又名〔滴滴金〕。八句，字数定格为四、四、四、五、四、四、四、六。首三个四字句应当一气呵成，后面三个四字句亦一样。此调用作套曲。

折桂令　又名〔天香引〕、〔蟾宫曲〕、〔步蟾宫〕、〔蟾宫引〕、〔折桂回〕、〔广寒秋〕、〔秋风第一枝〕等。十一句，字数定格为六、四、四、四、四、四、六、六、四、四、四。亦可作十句或十二句、或十三句，可多至十七句，句法大同小异，首句必用六字，以下四字句或四字、或五字，再用六字二句，以下直到末句都是四字句。前面四字句若为四句，则多作仄仄平平，若为五句，则第四句常作平平仄仄，其他为仄仄平平，后面四字句都作仄仄平平。此调兼作小令、套曲，〔水仙子〕可带其为带过曲。另有〔百字折桂令〕一体，仍系原格，只是多用衬字而已。

太平令　八句，字数定格为六、六、六、六、二、二、二、六。每句押韵，首四句大致各加一衬字，作七字句；三个二字句即短柱法（二字押一韵），可增加，且不拘多少。此调由〔沽美酒〕带为带过曲，不能单用作小令。

沽美酒　又名〔琼林宴〕。五句，字数定格为五、五、七、四、六。每句押韵。本调一般不单用作小令，带〔快活年〕或带〔太平令〕作带过曲。

搅箏琶　九句，字数定格为三、五、四、四、五、四、二、七、四。字句不拘，可以增减，但当增在第六句后，第七句的二字可以不用，又可与上句倒用，所增四字句不一定押韵。此调作套曲用。

落梅风　又名〔落梅引〕、〔寿阳曲〕。五句，字数定格为三、三、七、七、七。第三、五两句须作上三下四句法，第四句末二字以"去上"为佳，末句押去声韵。可兼作小令与套曲。

五供养　南北曲均有，均属双调。北曲十一句，字数定格为三、三、七、三、三、三、三、四、三、四、四。当中四个三字句，间隔用韵。此调用作套曲。

步步娇　南北曲均有，均属双调。又名〔潘妃曲〕。北曲共六句，字数定格为七、五、三、七、三、五。每句押韵，末韵用去声，此调兼作小令、套曲，联套时多用为第一支，用散板，但也可以用在中间。

锦上花　南北曲均有，都属双调。北曲可用作套曲，亦可带〔清江引〕、

〔碧玉箫〕为带过曲。八句，字数定格为四、四、四、四、四、四、四、四，下接幺篇，除换头为五、五外，下同，末韵作去上。

驻马听 本曲与〔驻马听近〕基本相同。南北曲均有，北曲属双调，兼作小令、套曲。八句，字数定格为四、七、四、七、七、七、三、七。首四句须用扇面对。

碧玉箫 南北曲均有，北曲属双调，九句，字数定格为四、五、四、五、三、五、三、三、六。每句押韵，首四句作扇面对，末韵作去声。可兼作小令、套数，又可由〔江儿水〕带此调，或〔锦上花〕带〔清江引〕再带此调为带过曲。

殿前欢 又名〔小凤孩儿〕、〔凤将雏〕、〔燕引雏〕等。本曲可兼作小令、套曲。共九句，字数定格为三、七、七、四、五、五、五、四、四。第五、六、七句，可作扇面对；但也有将六、七句作三字句的，末二句亦常作对偶。除第八句外，其余均押韵。

月上海棠 南北曲均有，均属双调。北曲六句，字数定格为七、七、四、六、三、六。除第三句可押可不押外，其余每句均押韵。下接幺篇，句法与前曲相同，末句须用"去上"收。此调兼作小令、套数。

沉醉东风 南北曲均属双调，北曲七句，字数定格为七、七、三、三、七、七、七。一、二句，三、四句分别相对，五句作上三下四，六句作上四下三，末句上三下四，且以平平去上收。此调小令、套曲兼用，在双调联套的普通格中，置〔驻马听〕之后，〔折桂令〕之前。

离亭宴带歇指煞 首用〔离亭宴煞〕首二句，再接〔歇指煞〕六句，以下再将〔歇指煞〕六句再接一遍，最后用〔离亭宴煞〕末三句作收。也有只将〔歇指煞〕用一遍的。歇指调曲牌今已不传，所遗留者仅只此〔煞〕而已。此调用作双调曲的结尾。

【越 调】

小桃红 又名〔武陵春〕、〔采莲曲〕、〔平湖乐〕。北曲越调，南曲正宫、越调均有此曲。北曲八句，字数定格为七、五、七、三、七、四、四、五。用作小令或套曲之中。

圣药王 七句，字数定格为三、三、八、三、三、八、五。除第一句可押可不押韵外，其余六句均押韵。前三句与后三句作扇面对，最后以五字句作结。用作套曲，在联套普通格中，用在〔秃厮儿〕之后。

天净沙 又名〔塞上秋〕。五句，字数定格为六、六、六、四、六。每句押韵。可兼作小令、套曲。

秃厮儿 又名〔小沙门〕、〔耍厮儿〕。北曲五句，字数定格为七、七、七、三、三、二。每句押韵，首句可押仄，次句无不用平韵，第四句亦有不押韵者，用作套曲，在联套普通格中，置〔调笑令〕之后，〔圣药王〕之前。南曲亦

属越调。

东原乐　六句，字数定格为三、三、七、六、三、七。每句押韵，末句须押去声韵，第四句亦可作七字。用作套曲。

拙鲁速　十二句，字数定格为三、三、三、三、四、五、八、三、四、四、四、六。下接幺篇，与前曲字句基本相同。此调字句可作增减，前六句一般不能更改，第七句可增为八字二句，第十、第十一两句，亦有减去者。用作套曲。

绵搭絮　南北曲都有，均属越调。北曲八句，字数定格为四、四、四、四、七、七、四、五。此曲字句可增减，有增四字句的，有增三字句的，又有将首四句减去二句而第五句作六字的，体式颇多。用作套曲，使用者颇多。

麻郎儿　四句，字数定格为四、四、七、七。下接幺篇换头，为二、二、二、七、七、七，共六句，每句押韵。此调不可单用作首曲，必须接幺篇换头，换头为二字一韵的短柱体，颇为难作。用作套曲，《西厢记》以之接〔圣药王〕之后、〔络丝娘〕之前，创本曲这一用法之先例。

络丝娘　四句，字数定格为七、七、七、四，每句押韵，体格常有变化，有将末句的四字改成五字者，也有在四字句后增句的（极少见），还有将首句七字破为两个对句，共计八字者。此调作套曲用，较常用。

金蕉叶　南北曲都有，均属越调。北曲共四句，字数定格为七（六）、七（六）、七（六）、七（六）。本曲旧谱都作七字句四句，由于这样与正宫〔脱布衫〕毫无区别，因而吴梅从《雍熙乐府》中取六字四句体作正格。偶有前二句作六字、后二句作七字者；也有前二句作七字、后二句作六字者；更有前三句作七字、末一句作六字者。本曲多用两平韵、两仄韵。用作套曲。

鬼三台　又名〔三台印〕。共九句，字数定格为三、三、四、五、四、七、七、四、四。除第八句外，其余句均押韵，前三句一组，第四、五句一组。第六、七句须对偶，末二句亦须对偶。用作套曲。

调笑令　又名〔含笑花〕。七句，字数定格为二、三、七、七、七、七、七。每句押韵。《北词广正谱》注称：第四、六句和五、七句应分别作对仗，即"扇面对是也"。但在元人作品中多不遵守这一规定。本曲用于套中。

紫花儿序　简称〔紫花儿〕。共十句，字数定格为四、四、四、四、四、二、七、四、四、四。前三句作鼎足对，或其中两句相对。有时删去第四句，全曲变为九句；有时又可再叠一句，全首变为十一句。末二句作对仗。此调〔幺篇〕与此调全同。此调用作套曲，在联套普通格中，置〔斗鹌鹑〕之后；〔小桃红〕之前。

【商　调】

挂金索　共八句，字数定格为四、五、四、五、四、五、四、五。以相邻四字、五字句为一组，全曲以连环句组成。作套曲用，在联套普通格中，置〔逍

遥乐〕之后，〔金菊香〕之前。

金菊香 即〔金菊花〕，共五句，字数定格为七、七、七、四、五。每句押韵，除末二句外，其余与〔上京马〕同（〔上京马〕末二句分别为六字、七字），用作套曲，在北曲商调联套普通格中，置于〔挂金索〕之后，〔醋葫芦〕之前。

逍遥乐 共十句，字数定格为四、四、四、四、七、七、七、四、四、四。前三句、末三句均可作扇面对，末句用平韵。有减作八或九句者，也有偶增句者。用作套曲，联套时，接〔集贤宾〕之后。此调的〔幺篇〕与此调完全相同。

醋葫芦 六句，字数定格为三、三、七、七、四、七。除第一句外，其余句均押韵。末句宜作平韵。可兼作小令、套曲，用法与〔正宫·白鹤子〕相同，可连用数支。在联套中，接〔金菊香〕之后，〔梧叶儿〕之前。

梧叶儿 南北曲都有，均属商调。北曲七句，定格为三、三、五、三、三、三、七。首二句对偶，四、五、六句的三个三字句，也要对偶，第三句偶作四字句，末句亦有作六字者。可兼作小令、套曲。在联套中接〔醋葫芦〕之后。又名〔知秋令〕、〔碧梧秋〕，亦入仙吕宫。又《北词广正谱》载〔百字知秋令〕，实即〔梧叶儿〕加衬字而成。

浪里来煞 又作〔浪里来〕、〔浪来里〕。共六句，字数定格为三、三、七、七、四、七。除首句可押可不押外，其余都押韵。用作套曲。

集贤宾 南北曲均有，均属商调。北曲十句，字数定格为七、五、六、四、七、七、七、七、五、五。用在套曲中为首支。本曲的〔幺篇〕与本曲完全相同。

通过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西厢记》曲牌的使用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用得多、用得全：《西厢记》是一部古典文学名著，又是诗剧，有浓厚、强烈的感情色彩，它不单单是叙述了一个爱情故事，而是以大量抒情诗式的唱词，表现和揭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精神状态、感情波澜。这就决定了它要采用较多的曲调，与其它元杂剧相比，它所使用的曲调是种类比较全、数量比较多的。丰富多样的曲调，表现了绚丽多彩的内容。二是曲调运用得灵活自如：《西厢记》的语言是通俗优美而又个性化的。为了表现各个人物语言的不同特点，同样的曲调，作者通过韵脚、对仗以及衬字的变化，显示了不同人物的性格。莺莺的语言文雅而委婉，张生的话语坦率而热诚，老夫人的口气世故而老练，红娘的言辞活泼而爽朗，而郑恒的谈吐却是既蛮横又庸俗。曲调的选择、灵活运用，塑造出了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三是曲调运用得巧妙："文学的根本材料是语言——是给我们的一切印象、感情、思想等以形态的语言，文学是借语言来作雕形描写的艺术。"（高尔基《论散文》）王实甫别出机杼，运用语言材料谱写曲调，或描景，或

抒情，或叙事，都是那样贴切、清新、自然，铸出许许多多千古伟曲、名句，“如玉环之出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朱权语)，“将来永传”，“主韵度风神，太白之诗也”(胡应麟语)。从而形成了《西厢记》优美旖旎的诗剧艺术特色。

主要参考资料：

〈1〉.《元曲鉴赏辞典》(中国妇女出版社 1988 年出版)；

〈2〉.《中国古代诗词曲词典》(江西教育出版社 1987 年出版)。

《西厢记》方言、俗语汇释

一　画

一弄　(1) 一切，全部。亦作"一弄儿"。三本三折："你跳过这墙去，今夜这一弄儿助你两个成亲。"(2) 奏一次音乐。古人奏乐叫"弄"。二本四折："别恨离愁，变成～，张生呵！越叫人知重。"

一陌　一百。一本二折："并不曾有～纸钱相报。"

一垛　一堆。二本三折："他那里眼倦开，软瘫做～，我这里手难抬，称不起肩窝。"

一射　箭的射程距离（约百余步）。二本楔子："将军若要做女婿呵，可按甲束兵，退～之地。"

一递　交替。四本三折："一个这壁，一个那壁，～一声长吁气。"

一捻　一丝，一缕。一本三折："看他容分～，体露半襟……。"

一搦　一握。形容身体纤细。四本一折："绣鞋儿刚半拆，柳腰儿勾～。"

一遭　一回，一次。一本一折："小生就望哥哥～。"

一壁　一边，一面。一本楔子："因此俺就这西厢下一座宅子安下，～写书附京师去。"

一地里　一味地，总是。三本三折："这其间性儿难按纳，～胡拿。"

一纳头　埋头。三本一折："～安排着憔悴死。"

一股那　一股脑儿，一共。指钱财。二本四折："费了甚～，便结丝萝。"

一星儿　一些儿。三本四折："稳情取使君子～参。"

一星星　一件件，一桩桩。五本二折："看诊罢，～说是。"

一迷的　一味地，总是。三本二折："小孩儿家口没遮拦，～将言语摧残。"

一般了　一样庸俗的人。五本四折："我不合与你作成，你便看得我～。"

一答里　一处，一起，一个地方。五本三折："不争不成合，～路上难厮见。"

一马不跨双鞍　比喻一女不配二男。五本三折："道不得'～'，可怎生……母倒悔亲？"

二　画

七死八活　犹言死去活来，极言狼狈。三本二折："你把这个饿鬼弄得他～，却要怎么？"

七青八黄　原指金子的成色，引申为钱财。一本二折："量着穷秀才人情则是纸半张，又没甚～。"

人样虾胸　如同猪马一样丑陋的人。五本四折："怎嫁那不值钱～。"

八椒图　官府门上画的动物图案。五本四折："门迎着驷马车，户列着～。"

三　画

下　住宿。一本一折："头房里～，先撒和那马者！"

下方　下界，人间。一本一折："随喜了上方佛殿，早来到～僧院。"

下处　宿舍。五本三折："红上云：'郑恒哥哥在～，……却唤我说话。'"

下场头　结局，到头来。二本三折："不争你不成亲呵，～那答儿发付我！"

下锹镼　打主意，搞破坏。四本四折："硬围着普救寺～，强当住咽喉仗剑钺。"

大小　(1) 反义词偏用，语气重在"大"字。五本四折："若有此事，……害老～疔疮！"(2) 反义词偏用，语气重在"小"字。四本三折："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车儿如何载得起？"

大都来　总之是。五本一折："～一寸眉峰，怎当他许多颦皱。

亏图　图谋，损害。五本四折："那厮本意嚣虚，将足下～。"

三更枣　三更天早些来的隐语。"枣"即"早"的谐音。三本二折："原来那诗句儿里包笼着～。"

三教九流　泛指不同职业、各种各样的人。三教，原指儒，释，道；九流，原指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九家。一本一折："南来北往，～，过者无不瞻仰。"

土雨　空中落下的尘土。二本一折："耳边厢金鼓连天震，征云冉冉，～纷纷。"

干连　牵连，有关系。三本四折："我若是死呵，小娘子，阎王殿前，少不得你做个～人。"

与　衬词，无义。四本楔子："你若又番悔，我出首～夫人。"

兀的不　这岂不。一本一折："则被你～引了人意马心猿？"

上方　天界。一本一折："随喜了～佛殿，早来到下方僧院。"

上木驴　把凌迟处死的犯人绑在木桩上，游行示众。五本四折："早共晚施心数；说来的无徒，迟和疾～。"

幺篇　元杂剧中同牌的第二支曲子称"幺篇"。如同南戏之"前腔"。

小可　平常(人或事)。三本一折："虽然是假意儿，～的难到此。

小二哥　称店铺的伙计为小二哥。店主人为大哥。一本一折："店

～那里?”

小妮子 即小女子。也指丫环，奴婢。一本楔子：“又有个～，是自幼伏侍孩儿的，唤做红娘。”

小厮儿 男孩子。一本楔子：“一个～，唤做欢郎。”

弓鞋 缠足妇女所穿的小鞋。四本一折：“下香阶，懒步苍苔，动人处～凤头窄。”

女大不中留 指女儿大了不能总留在家里，应当出嫁。四本二折：“常言道：‘～’。”

已定 一定，注定。一本二折：“那小娘子～出来也，我则在这里等待问他咱。”亦作“拟定”。五本三折：“这小妮子拟定都和那酸丁演撒！”

叉手 拱手。二本二折：“则见他～忙将礼数迎。”

也么哥 语尾助词，无义。二本楔子：“是必休误了～。”

四 画

开 戏剧开场。一本楔子：“外扮老夫人上～。”

开启 指僧人开始做法事。一本四折：“今日二月十五日～，众僧动法器者！”

天道 天气。二本一折：“况值暮春～，好烦恼人也呵！”

不礼 即不理。不信奉。二本楔子：“不念法华经，～梁皇忏。”

不当 不该。二本三折：“你那里休聒，～一个信口开合。”

不合 不该。一本二折：“小姐呵，你～临去也回头儿望。”

不争 (1) 只为，只因。二本四折：“～惹恨牵情逗引，少不得废寝忘餐病症。”(2) 如果，如其。二本楔子：“～鸣锣击鼓，惊死小姐，也可惜了。”

不问 不管，无须顾。二本四折：“～俺口不应的狠毒娘，怎肯着别离了志诚种?”

不快 不快活，不舒服。五本一折：“往常也曾～，将息便可，不似这一场清减得十分利害。”

不胜(shēng) 禁不起。三本一折：“自别颜范，鸿稀鳞绝，悲怆～。”

不济 不管用。三本二折：“红云：‘他证候吃药～。’”

不待 不想，不愿。三本楔子：“俺姐姐针线无心～拈，脂粉香消懒去添。”

不索 不必，无须。二本楔子：“～，尚有余党未尽……。”

不倒 不断，不停。五本一折：“姐姐往常针尖～，其实不曾闲了一个绣床。”

不揣 不自量，自谦之词。一本二折：“小生～有恳：因恶旅邸冗杂，早晚难以温习经史。”

不藉 不顾惜，不顾忌。四本四折：“你是为人须为彻，将衣袂～。”

不勾思 即不构思。不用多想。三本一折：“原来他染霜毫～。”

不自在 生病，不舒服。四本一折：“望得人眼欲穿，想得人心越窄，多管是冤家～。”

不甫能 刚刚，好不容易。不，助词，无义。五本一折：“～离了心上，

又早眉头。”

不良会　有本领，很会。不，语助，无义。四本一折：“兰麝散幽斋，～把人禁害。”

不省得　不懂得。五本一折：“这禽兽～，状元……。”

不待要　没心思，懒得。四本三折：“眼前茶饭怕～吃，恨塞满愁肠胃。”

不停当　身体不舒服。二本三折：“我身子有些～，来不得。”

不移时　不多时。三本一折：“～，把花笺锦字，叠做个同心方胜儿。”

不睹事　不懂事。五本三折：“～强谐秦晋。”

五脏神　心、肝、脾、肺、肾为五脏。旧说五脏各有一神，合称“五脏神”。二本二折：“秀才每闻道‘请’，恰便似听将军严令，和他那～愿随鞭镫。”

支吾　应付。一本二折：“纵然酬得今生志，着甚～此夜长。”

匹聘　定婚。二本二折：“避众僧，请老兄，和莺莺～。”

无干净　不干休，决不放过。二本二折：“今宵欢庆……好煞人也～。”

无回豁　没反应。二本四折：“荆棘刺怎动那！死没腾～。”

无倒断　没有间断，不停地。四本楔子：“因姐姐玉精神，花模样，～。”

比及　(1) 既然。一本二折：“～你心儿里畏惧老母亲威严，小姐呵，你不合临去也回头儿望。”(2) 在…之前。一本三折：“～小姐出来，我先在太湖石畔墙角儿边等待。”

太医　对医生的尊称。太医原为官名，后以称御医。宋元时民间则为对一般医生之称。三本四折：“我这颓证候，非是～所治的。”

太平车　一种载重的大车。四本一折：“试着那司天台打算半年愁，端的是～约有十余载。”

勾　同“够”。四本一折：“绣鞋儿刚半拆，柳腰儿～一搦。”

勾头　拘捕罪犯的证件。三本二折：“那简帖儿到做了你的招状，他的～，我的公案。”

勾当　(1) 事情，差事。一本二折：“可怎生别没个儿郎，使得梅香来说～。”(2) 行为，举动。三本四折：“张生，我与你兄妹之礼，甚么～！”

勾使　捕役。五本二折：“这上面若签个押字，使个令史，差个～，则是一张忙不及印赴期的咨示。”

风欠　风流，傻气。二本二折：“文魔秀士，～酸丁。”

风魔　着魔，入迷。一本一折：“刚刚的打个照面，～了张解元。”

风流调法　指男女风情方面的花招。三本三折：“淫词儿早则休，简帖儿从今罢，犹古自参不透～。”

长便　长久之计，稳便的办法。二本一折：“问僧俗有高见者，俺一同商议个～。”

从良　指男女奴仆赎身为平民、妓女赎身嫁人。一本二折：“我将小姐央，……我亲自写与～。”

气分　气概，体面。二本一折：“小梅香伏侍的勤，老夫人拘系的紧，

则怕俺女孩儿折了～。”

气夯 气破，气炸。五本四折：“有口难言，～破胸脯。”

分(fèn)定 迷信说法：命中注定。二本二折：“末云：小生想来，……岂不为前生～？”

分剖 辩解，诉说。三本二折：“小娘子此一遭去，更着谁与小生～？”

公案 案件。三本二折：“他的勾头，我的～。”

心数 心计。四本二折：“老夫人～多，情性佟。”

方胜儿 把信笺折叠成菱形的花样，称做“方胜”。三本一折：“不移时，把花笺锦字，叠做个同心～。”

方信道 才知道。一本三折：“～：‘惺惺的自古惜惺惺。’”

计禀 要回话，告诉。三本四折：“笑你个风魔的翰林，无处问佳音，向简帖儿上～。”

文魔 书痴。二本二折：“来回顾影，～秀士，风欠酸丁。”

五 画

可 (1) 恰好，正是。一本楔子：“～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 (2) 指病愈。二本三折：“从今后玉容寂寞梨花朵，……这相思何时是～？” (3) 语助词，无义。如省可，猛可，少可，轻可等。一本二折：“少～有一万声长吁短叹，五千遍倒枕捶床。” (4) 表反诘，犹言“岂”。二本一折：“幽僻处～有人行？” (5) 合适，称心。一本四折：“稔色人儿，～意冤家。” (6) 使，让。一本一折：“恰便似呖呖莺声花外啭，行一步～人怜。”

可憎 可爱，可爱的人。憎，爱极之反语。一本三折：“早是那脸儿上扑堆着～。”亦作“可憎才”。一本二折：“借与我半间儿客舍僧房，与我那可憎才居止处门儿相向。”

可知道 难怪。五本四折：“他是贼心，～诽谤他。”

可怜见 即可怜。动人以情，求得怜悯或宽容。二本三折：“小娘子怎生～小生。”

可喜娘 可爱的姑娘，美女。一本一折：“颠不剌的见了万千，似这般～的庞儿罕曾见。”

可意种 心上人。一本四折：“原来是～来清醮。”

正旦 元剧中的女主角。一本楔子：“～扮莺莺上。”

正末 元剧中的男主角。一本一折：“～扮骑马引侠人上开。”

扑堆 即铺堆。堆满，显露。一本四折：“妖娆，满面儿～着俏；苗条，一团儿真是娇。”

扑掩 原指射覆与赌博，引申为猜测。二本楔子：“我从来欺硬怕软，吃苦不甘，你休只因亲事胡～。”

打火 旅途中做饭吃，叫做打火。四本四折：“咱早行一程儿，前面～去。”

打灭 摒弃，取消。三本一折：“将婚姻～，以兄妹为之。”

打当 准备，停当。一本二折：“虽不能勾窃玉偷香，且将这盼行云眼睛儿～。”

打参　和尚坐禅。二本楔子："不念法华经，不礼梁皇忏，……知他怎生唤做～。"

打捱　勉强，硬干。五本三折："硬～强为眷姻，不睹事强谐秦晋。"

打熬　锻炼，磨练。二本楔子："我从来驳驳劣劣，……～成不厌天生敢。"

打叠　收拾，料理。三本三折："～起嗟呀，毕罢了牵挂。"

打算　计算，结算。四本一折："试着那司天台～半年愁，端的是太平车约有十余载。"

打稿　起稿，写文章、书信时先起的草稿。三本一折："我则道拂花笺～儿，原来他染霜毫不勾思。"

打甚么不紧　有什么紧要，不要紧。二本一折："欢云：'～。'"

玉板　一种特别光洁的宣纸。三本二折："纸光明～，字香喷麝兰。"

玉天仙　喻美人儿。一本四折："我则道这～离了碧霄，原来是可意种来清醮。"

东洋　泛指大洋，大海。一本一折："只疑是银河落九天；渊泉、云外悬，入～不离此径穿。"

本贯　原籍。一本一折："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西洛人也。"

世　(1) 既然。四本二折："～有、便休、罢手，大恩人怎做敌头？"(2) 一世，一辈子。二本楔子："我从来驳驳劣劣，～不曾忐忐忑忑。"

出首　检举，告发。四本楔子："你若又番悔，我～与夫人。"

出落　卖弄，显出，只落得，出众。四本二折："试把你裙带儿拴，纽门儿扣，比着你旧时肥瘦；～得精神，别样的风流。"

归着　归宿，着落。三本一折："我须教有发落～这张纸。"

四星　指北斗七星中除去斗杓三星，零剩四星。比喻凄凉零落。一本三折："今夜凄凉有～，他不瞅人待怎生！"

且做　即使，就算。二本四折："夫人～忘恩，小姐，你也说谎也呵！"

央　恳求、麻烦之意。一本二折："我将小姐～、夫人怏。"亦作"央及"。一本四折："央及带一份斋，追荐父母。"

业　佛教语，罪恶，犹"孽"。四本一折："意悬悬～眼，急攘攘情怀。"一本二折："～身躯虽立在回廊，魂灵儿已在他行。""业眼"、"业身躯"，皆自怨自弃之语。

业冤　犹言冤家。爱极之反语。一本一折："呀！正撞着五百年前风流～。"

白　(1) 不费力气。四本三折："小生这一去，～夺一个状元。"(2) 道白，宾白。一本二折："夫人上，～："

犯由　罪状。四本二折："你便索与他个知情的～。"

令史　原是官名。宋、元时衙门中胥吏皆称"令史"。五本二折："这上面若签个押字，使个～，差个勾使，则是一张忙不及印赴期的咨示。"

处(chù)　(1) 表示时间。三本三折："今夜晚妆～比每日较别，我看他到其间怎的瞒我？"　(2) 指地方。一本一折："我问你：这里有甚

么闲散心～?”

处(chǔ)分 处罚，责备，三本三折：“我与姐姐～他一场。”

外 元杂剧中，一般都由“正旦”、“正末”主唱全剧，即所谓“旦本”、“末本”。在正角之外，再加上一个角色的，叫“外”。如外旦、外末、外净，“外”为省称。

生忿 忤逆，不孝。二本一折：“都做了莺莺～，对傍人一言难尽。”

必索 必要，一定要。三本二折：“小娘子此一遭去，……～做一个道理，方可救得小生一命。”

闪 扭伤，挫伤。四本二折：“夫人休～了手，且息怒停嗔。”

讪(shàn) 埋怨，毁谤。三本二折：“请先生休～，早寻个酒阑人散。”

讪筋 恼羞成怒。五本三折：“～，发村，使狠，甚的是软款温存。”亦作“讪斤”。

半拆 半握，一般形容短小的弓鞋。四本一折：“绣鞋儿刚～，柳腰儿勾一搦。”

头皮 头，脑壳。一本二折：“你在我行、口强，硬抵着～撞。”

礼 同“理”。道理。二本三折：“救了咱全家祸，殷勤呵正～，钦敬呵当合。”

立地 站着。三本三折：“姐姐，这湖山下～，我开了寺里角门儿。”

丝鞭 用丝裹的软鞭。传说古代招亲，女方送给男方丝鞭，表示缔结姻亲。五本四折：“若说着～仕女图，端的是塞满章台路。”

圣贤 指神佛。一本一折：“数了罗汉，参了菩萨，拜了～。”

发付 打发，处理。一本三折：“小姐，你去了呵，那里～小生!”

发村 撒野。五本三折：“讪筋，～，使狠。……硬打捱强为眷姻。”

发科 做出某种动作。亦指做出各种逗笑的情态。一本四折：“众僧见旦～。”

发落 处理，处置。三本一折：“我须教有～归着这张纸。”

发擂 击鼓。二本四折：“呀!却早～也!”

六 画

过门 女子嫁到男家，或男子入赘女家。五本四折：“～者，准备下筵席……。”

过犯 过失，过错。三本二折：“分明是你～，没来由把我摧残。”

动问 请问，问候。三本四折：“红上云：‘俺小姐送得人如此，又着我去～。’”

毕罢 了结，摆脱。三本三折：“～了牵挂，收拾了忧愁。”

老身 老年人自称。一本楔子：“外扮老夫人上开……：‘～姓郑。’”

厌的 突然，猛地。二本一折：“但见个客人，～倒褪。”

扢(gē)皱 因发愁而紧皱(眉头)。三本二折：“厌的早～了黛眉。”

扢扎帮 状声词，借喻动作干脆，迅速。三本二折：“小生是猜诗谜的社家，……到那里～便倒地。”

亦作“扢 搭地”。二本三折：“急攘攘因何，扢 搭地把双眉锁纳合。”

至如　即使。五本四折：“～见个佳人，世不曾回顾。”

至公楼　官衙。五本一折：“从今后晚妆楼改做了～。”

死没腾　死气沉沉，没有生气。没腾，语助词，无义。二本三折：“荆棘刺怎动那！～无回豁！”

死临侵地　呆呆地，没精打采。临侵，语助词，无义。四本三折：“酒席上斜签着坐的，蹙愁眉～。”

有酒　吃醉了酒。二本三折：“你且住者，今日有酒也，红娘扶将哥哥去书房中歇息。”

成合　成亲，婚配。一本楔子：“因俺孩儿父丧未满，未得～。”

当合　即合当。应该如此。二本三折：“殷勤呵正礼，钦敬呵～。”

当甚么　算什么。二本三折：“则被你送了人呵，～喽啰？”

早是　(1) 幸好。一本二折：“～那小娘子不听得哩，若知呵，是甚么意思！”　(2) 已经是。一本三折：“～那脸儿上扑堆着可憎，那堪那心儿里埋没着聪明。”

早晚　(1) 时间，时候。三本二折：“红娘伏侍老夫人不得空便，偌～敢待来也。　(2) 什么时候。五本一折：“书封雁足此时修，情系人心～休。”

则　只。一本楔子：“今日至亲～这三四口儿，好生伤感人也呵。”

则合　只应该。四本二折：“～带月披星，谁着你停眠整宿？”

则除　唯有。一本一折：“～那里可以君子游玩。”亦作“则除是”。一本一折：“九曲风涛何处显，则除是此地偏。”

则索　只得。一本二折：“我～手抵着牙儿慢慢地想。”

因而　等闲，怠慢，草率。五本二折：“当如此，切须爱护，勿得～。”

向　喜欢，偏爱。一本一折：“～诗书经传，蠹鱼似不出费钻研。”

向顺　偏心，偏见。五本三折：“这厮乔议论，有～。你道是官人则合做官人。”

自来　本来。一本二折：“～西洛是吾乡，宦游在四方，寄居咸阳。”

价　语助词，无义。二本一折：“每日～情思睡昏昏。”

行　(1) 音 háng。这里，这边。一本二折：“你在我～，口强，硬抵着头皮撞。”(2) 音 hàng。指辈份。一本二折：“大师～，深深拜了，启朱唇语言的当。”

行止　品行，名誉。三本三折：“红云：‘到夫人那里，恐坏了他～。’”

行者　对和尚的一种称呼。一本四折：“添香的～心焦。”

行祠　寄放在客地的灵柩。三本一折：“相国～，寄居萧寺。”

行监坐守　时刻监管防守。四本二折：“我着你但去处～，谁着你迤逗的胡行乱走？”

多才　男女称所欢者。四本一折：“倚定窗棂儿待，寄语～。”

多管　大概，恐怕。四本一折：“望得人眼穿，……～是冤家不自在。”

会家　行家。精通某种技艺者。三本四折：“何须‘诗对～吟’？”

争奈 怎奈，岂料。一本一折："～玉人不见，将一座梵王宫疑是武陵源。"

乔 (1) 假装。三本三折："不是俺一家儿～作衙。"(2) 古怪，狡诈。五本三折："～嘴脸、腌躯老、死身分。"

安存 安身，存身。二本一折："第三来诸僧无事得～。"

齐攒 包围、困扰。四本四折："瞒过俺能拘管的夫人，稳住俺厮～的侍妾。"

汤 同"荡"。碰，接触。一本二折："软玉温香，休道是相亲傍，若能勾～他一～，倒与人消灾障。"

次妻 妾，小老婆。五本三折："我女奉圣旨结彩楼，你着崔小姐做～。"

次第 头绪，结果。三本一折："他明日回话，必有个～。"

决撒 败露，被识破。三本二折："旦怒叫：'红娘！'红做意云：'呀，～了也！'"

冲动 打动或迷惑勾引。五本三折："休说别个，则这一套衣服也～他。"

妆吞 装傻。三本四折："足下其实啉，休～。"

问肯 求亲，定婚前的一种礼俗。五本三折："又不曾执羔雁邀媒，献币帛～。"

好 (1) 很多，甚。四本三折："夫人去～一会，姐姐，咱家去！"(2) 完成。三本一折："红云：'写得～呵，读与我听咱。'"

好生 十分，很。一本楔子："今日暮春天气，～困人。"

好事 指建醮奉佛以祈福追荐之事。一本二折："几时好与老相公做～？"

好煞人 意谓美死人，舒服死人，是调侃男女性行为之词。二本二折："端详可憎，～也无干净。"

吊 即𠯿，指男性生殖器。五本三折："净云：'木寸、马户、尸巾——你道我是个"村驴～"。'"亦作"鸟"(diǎo)。三本三折："赫赫赤赤，那～来了。"

尽 任凭，由着。二本一折："济不济权将秀才来～。"

红定 定亲时男方送给女方的财礼。二本二折："凭着你灭寇功，举将能，两般儿功效如～。"

那 有况、又、更等义。二本一折："恹恹瘦损，早是伤神，～值残春。"

那厢 那边，那里。一本二折："当初那巫山远隔如天样，听说罢又在巫山～。"又作"那壁"。一本一折："他在那壁，你在这壁，……怎便知他脚儿小？"

那堪 加上，兼之。一本三折："早是那脸儿上扑堆着可憎，～那心儿里埋没着聪明。"

那堝儿 何处。二本一折："可着我～里人急偎亲？"

七 画

抢白 奚落，指责。一本三折："被红娘～了一顿呵回来了。"

扭 拧。五本一折："倘或水浸雨

湿休便～，我则怕干时节熨不开褶皱。”

扭捏　扭动身体，故作姿态。一本四折：“～着身子儿百般做作，来往向人前卖弄俊俏。”

投至　(1) 等到。一本一折：“～到栊门儿前面，刚那了一步远。”(2) 直等到，在……之前。亦作“投至得”。一本一折：“投至得云路鹏程九万里，先受了雪窗萤火二十年。”

投首　自首。四本二折：“既然泄漏怎干休？是我相～。”

投着　引起。三本四折：“自从昨夜花园中吃了这一场气，～旧证候。”

把似　(1) 如果，与其。三本二折：“～你使性子，休思量秀才。”(2) 不如。三本四折：“～你休倚着栊门儿待月，……侧着耳朵儿听琴。”

辰勾　即辰星（水星），离太阳最近，肉眼难见。比喻难得见到的事物。三本二折：“似这等～空把佳期盼。”

赤紧　(1) 当真，实在。一本二折：“～的情沾了肺腑，意惹了肝肠。”(2) 其实，无奈。三本四折：“俺那小姐忘恩，～的偻人负心。”

赤力力　状声词，物被摧毁声。二本楔子：“滉一滉厮琅琅震动山岩，脚踏得～地轴摇。”

迤迤　形容缓慢。四本三折：“马儿～的行，车儿快快的随。”

来　(1) 衬词，无义。一本二折：“打扮的特～晃。”(2) 估量之词，犹言“般”，“样”。二本三折：“昏邓邓黑海～深，白茫茫陆地～厚，碧悠悠青天～阔。”

劳攘　劳累，辛苦，闹腾。一本四折：“～了一宵，月儿沉，钟儿响，鸡儿叫。”

划地　平白地，无故地。五本四折：“你～倒把人赚诬。”

却才　刚才。一本三折：“～个悄悄的相问，他那里低低应。”

却早　已经。三本一折：“红云：‘～来到书院里。’”

更衣　大小便。一本二折：“末云：‘小生～咱。’”

忒(tè)　太，甚。一本二折：“好模好样～莽撞。”

甫能　方才，才能够。一本三折：“我这里～、见娉婷，比着那月殿里嫦娥也不恁般撑。”

村　粗俗，朴野。一本四折：“老的小的，～的俏的。”

两当一便成合　意思是，廉价出卖，以两个当一个成交。二本三折：“他怕我是赔钱货，～。”

时下　目前。二本四折：“则说道夫人～有人唧哝，好共歹不着你落空。”

别　与众不同，别致，特别漂亮。四本四折：“仔细端详，可憎的～，铺云鬓玉梳斜，恰便似半吐初生月。”

咱(chē)**嗻**(zhē)　很，厉害。四本四折：“愁得来陡峻，瘦得来～。”

呆愣　痴呆，懵懂。一本四折：“举名的班首真～，觑着法聪头做金磬敲。”

呆答孩 呆呆地。呆孩，语助词，无义。四本一折："身心一片，无处安排，则索～倚定门儿待。"

呆里撒奸 外表痴呆，内怀奸诈。三本二折："你休要～；你待要恩情美满，却教我骨肉摧残。"

困歇 住宿，休息。四本四折："我这里奔驰，他何处～？"

返吟复吟 相命、算卦术语。星、命家以为凶兆。三本四折："功名上早则不遂心，婚姻上更～。"

利害 同"厉害"。严重、猛烈之意。五本一折："往常也曾不快，将息便可，不似这一场清减得十分～。"

每 同"们"。一本三折："我问和尚～来，小姐每夜花园内烧香。"

乜 乖巧。四本二折："老夫人心数多，情性～；使着我巧语花言，将没做有。"

作诵 埋怨，咒骂。二本四折："我若得些儿闲空，张生呵，怎教你无人处把妾身～。"

作赘 做入门女婿。五本四折："有夫人的侄儿郑恒来夫人行说道，你兄弟在卫尚书家～了。"

伸志 出主意。三本一折："谢张生～，一封书到便兴师。显得文章有用，足见天地无私。"

你娘 女性自称。三本二折："贱妾何辜，争些儿把～拖犯。"

伽(qié)蓝 梵文伽蓝摩的省称。即"佛寺"。二本一折："三日之后不送出，～尽皆焚烧。"

伴当 (1) 奴仆，随从。五本三折："着二三十个～，抬上桥子。"(2) 伙伴。亦作"伴等。"二本楔子："夫人只一家，老兄无伴等，为嫌繁冗寻幽静。"

秃厮 对和尚的贱称。一本二折："末背云：'这～巧说。'"

飐 挥击。二本二折："远的破开步将铁棒～，近的顺着手把戒刀钐。"

飏(yáng) 抛开，丢掉。一本二折："待～下教人怎～？赤紧的情沾了肺腑，意惹了肝肠。"

没三思 草率，鲁莽，没主意，不仔细。三本一折："他害的有些抹媚，我遭着～，一纳头安排着憔悴死。"

没头鹅 鹅群失去了引领的头鹅，形容困顿，慌张无主。二本三折："闷杀～，撇下赔钱货。"

没则罗 即"没有"。罗，语助词，无义。一本二折："好模好样忒莽撞，～便罢，烦恼怎么耶唐三藏？"

没来由 无缘无故。三本二折："分明是你过犯，～把我摧残。"

没掂三 原指金银如不经手再三掂量，就不知它的轻重。引申为轻浮，糊涂，缺乏思考。二本楔子："我从来斩钉截铁常居一，不似恁惹草拈花～。"

没揣的 猛然地，意外地。一本三折："若是回廊下～见俺可憎，将他来紧紧的搂定。"

没查没利 又作"卖查梨"。查梨是似梨而味酸涩的一种果子。比喻将好作坏，诓骗。二本三折："～谎倈科，你道我宜梳妆的脸儿吹弹得破。"

没颠没倒　即"颠颠倒倒"。极言精神错乱，神魂颠倒。一本四折："老的小的，村的俏的，～，胜似闹元宵。"

应口　说到做到。五本一折："说来的话儿不～，无语低头，书在手，泪凝眸。"

社家　宋元时指某一社会(社团)中的人，意指内行人。三本三折："小生猜诗谜的～，风流隋何，浪子陆贾，准定抢扎帮便倒地。"

穷究　商议，谈论，评论。四本二折："夜坐时停了针绣，共姐姐闲～，说张生哥哥病久。"

穷神　辱骂穷人的话。三本三折："你也索觑咱，多管是饿得你个～眼花。

穷酸　寒酸的文人。对没有功名的读书人的讥诮之称。四本二折："老夫人猜那～做了新婿，小姐做了娇妻。"

灾障　灾难。一本二折："若能够汤他一汤，倒与人消～。"

闲可　轻可，无关紧要。二本三折："而今烦恼犹～，久后思量怎奈何？"

间阔　久别，远隔。二本三折："成抛躲，咫尽间如～。"

诈　漂亮，体面。三本三折："打扮的身子儿～，准备着云雨会巫峡。"

识空便　识相，机灵。二本三折："我恰待目转秋波，谁想那～的灵心儿早瞧破。"

迟和疾　迟早，总有一天。五本四折："走将来老夫人行厮间阻？……说来的无徒，～上木驴。"

即目　即今，眼下，现在。五本一折："～于招贤馆寄迹，以伺圣旨御笔除受。"

即即世世　阅世深，狡猾。二本三折："谁承望这～老婆婆，着莺莺做妹妹拜哥哥。"

张罗　尽力操办，筹措。二本三折："休波，省人情的奶奶太虑过，恐怕～。"

纳合　连结，闭合。二本三折："急攘攘因何，抢搭地把双眉锁～。"

驳落　指科举落第，功名未就。四本二折："得官呵，来见我；～呵，休来见我。"

驳驳劣劣　粗暴，莽撞。二本楔子："我从来～，世不曾忐忑忐忑。"

孜孜　细细，仔细。三本二折："开拆封皮～看，颠来倒去不害心烦。"

八　画

奈　(1) 无奈，怎奈。二本二折："天生聪俊，打扮素净，～夜夜成孤另。"(2) 借为"这"，用作指示词。四本三折："虽然久后成佳配，～时间怎不悲啼？"

直　竟，竟然。二本一折："旦云：'俺娘也好没意思，这些时～恁般堤防着人！'"

取应　应试，求取功名。一本一折："唐德宗即位，欲往上朝～。"

取次看　轻视，瞧不起。三本二折："他人行别样的亲，俺根前～。"

卖俏　指妓女装出媚态诱人。三本一折："你看人似桃李春风墙外

枝，～倚门儿。”

软兀剌 形容困倦，乏力。兀剌，语助词。二本三折：“措支剌不对答，～难存坐。”

软厮禁 用柔言软语去巴结、讨好。三本四折：“得了个纸条儿恁般绵里针，若见玉天仙怎生～？”

担饶 宽恕。三本二折：“若不是觑面颜，厮顾盼，～轻慢。”

担阁 耽误。二本二折：“才子多情，佳人薄幸，兀的不～了人性命。”

拆白道字 把字体分拆以表意的一种文字游戏。五本三折：“净云：‘这小妮子省得甚么～，你拆与我听。’”

招 引申为收买，运动。五本三折：“兀那的小妮子，眼见的受了～安了也。”

招状 供词。三本二折：“那简帖儿到做了你的～。”

抹 斜视，偷看。一本二折：“眼挫里～张郎。”

抹媚 着魔，被迷惑。三本一折：“他害的有些～，我遭着没三思，一纳头安排着憔悴死。”

拦纵 拦阻。二本四折：“索将他～，只恐怕夫人行把我来厮葬送。”

拖地锦 女子结婚时的披红。三本四折：“不图你甚白璧黄金，则要你满头花，～。”

拈香 焚香拜佛，亦泛称礼拜神佛。一本二折：“这斋供道场都完备了，十五日请夫人小姐～。”

奇擎 即“擎”。托起。奇，助词，无义。一本二折：“我得时节手掌儿里～。”

些儿 些许，很少。四本一折：“乍时相见教人害，霎时不见教人怪，～得见教人爱。”

虎体原斑 比喻将相之家的富贵子弟。二本二折：“花根本艳公卿子，～将相孙。”

尚故自 还自，仍然。四本二折：“欢郎见你去来，～推哩！”

畅 非常，正是；真正。一本四折：“～懊恼！响铛铛云板敲。”

畅好是 真是，正是。三本二折：“受艾焙权时忍这番，～奸。”

金界 指庙宇。四本一折：“伫立闲阶，夜深香霭，横～。”

金荷 用金制成的烛台，形如莲叶。三本二折：“绛台高，～小，银缸犹灿。”

的(dī)当 妥当，齐备。一本二折：“就着他办下东西～了，来回我话者。”

使数 随从，供使唤的人。五本四折：“我则见丫鬟～都厮觑，莫不我身边有甚事故？

彼各 彼此。二本楔子：“忆昔联床风雨，叹今～天涯。”

制度 方法，规格。三本四折：“用着几般儿生药，各有～。”

周方 周旋，周全，方便。一本二折：“不做～，埋怨杀你个法聪和尚。”

和 哄骗。二本三折：“黑阁落甜话儿将人～，请将来着人不快活。”

乖 (1) 违背。一本一折：“才高难入俗人机，时～不遂男儿愿。”(2) 怪僻，别扭。三本一折：“红娘

看时，有些～性儿。”

逾逗　引逗，勾引。四本二折：“谁着你～的胡行乱走。”

怕　岂，难道。四本三折：“眼面前茶饭～不待要吃，恨塞满愁肠胃。”

夜来　指昨天。一本二折：“洁云：‘～老僧不在，有失迎迓，望先生恕罪！’”

定夺　决定。二本三折：“老夫人转关儿没～，哑谜儿怎猜破？”

空便　空闲，机会。三本二折：“红娘伏侍老夫人不得～，偌早晚敢待来也。”

法器　僧人做佛事的引磬、木鱼等击打乐器。一本四折：“众僧动～者，请夫人小姐拈香。”

油煤猢狲　形容轻狂浮躁之人。五本四折：“你嫁个～的丈夫，你伏侍个烟熏猫儿的姐夫。”

净　以扮演杂剧中刚猛人物为主的角色。一般由男角扮演，也有由女角扮演的。一本二折：“～扮洁上。”

参辰卯酉　参星与辰星相对，卯时与酉时相对。借指对头，敌对。四本二折：“不争和张解元～，便是与崔相国出乖弄丑。”

姐夫　指女婿。五本四折：“你伏侍个烟熏猫儿的～。”

线脚　针线缝物之迹，亦指针线。三本四折：“好着我似～儿般殷勤不离了针。”

居址　居住。一本三折：“搬至寺中，正近西厢～。”亦作“居止”。一本二折：“与我那可憎才居止处门儿相向。”

九　画

胡伶　又作鹘鸽。是似鹰的猛禽，眼睛锐利、灵活。故用以形容人的眼睛明亮、灵活。引申为“伶俐”。一本二折：“～渌老不寻常，偷睛望，眼挫里抹张郎。”

胡侃　瞎扯，调弄。三本二折：“你那隔墙酬和都～，证果的是今番这一简。”

胡拿　胡闹。三本三折：“这其间性儿难按纳，一地里～。”

胡淹（yān）　装傻充愣。二本楔子：“也则向那僧房中～，那里管焚烧了兜率伽蓝。”

胡颜　丢人，现丑。三本二折：“几乎险被先生馔，那其间岂不～。”

拽(zhuài)扎起面皮　扳起面孔，准备发作。三本一折：“他～来：‘……。’”

草桥店　乡村客店。四本四折：“短长亭斟别酒，～梦莺莺。”

按纳　捉摸。亦有作“按捺、控制”解。三本三折：“这其间性儿难～，一地里胡拿。”

挣揣　用力支撑，努力争取。四本三折：“到京师休辱末了俺孩儿，～一个状元回来者。”

荆棘刺　形容慌张。二本四折：“～怎动那！死没腾无回豁！”

枯木堂　和尚参禅打坐的房间。一本二折：“也不要香积厨，～。”

相女、配夫　指什么样的女子配什么样的丈夫，即匹配恰当，般配。

五本四折："自古～，新状元花生满路。"

点污 受玷辱，弄脏。四本一折："我将你做心肝儿般看待，～了小姐清白。"

咱 语气助词，无义。一本三折："愿俺姐姐早寻一个姐夫，拖带红娘～。"

科 元杂剧中表示剧中人表情、动作的词。一本一折："末做见～。"

科范 行为，举指。多指有一定规范、要求的行为。三本四折："洁引太医上，《双斗医》～了。"

须是 终是，总是，二本一折："第五来欢郎虽是未成人，～崔家后代孙。"

须索 必须，应当。一本二折："～走一遭去来。"

怎生 无论如何；务必。一本二折："望和尚慈悲为本，……～带得一分儿斋，追荐俺父母咱！"

信口开合 随便乱说。二本三折："你那里休聒，不当一个～。"

俫 (1) 元杂剧中称小孩。四本二折："～云：'奶奶知道你和姐姐去花园里去，如今要打你哩。'"(2) 亦可泛指人，或附于其他词后表示男性，有贬称意。三本一折："哎，你个馋穷酸～没意儿，卖弄你有家私。"

便索 就须，索性。四本二折："若问着此一节呵如何诉休？你～与他个知情的犯由。"

便做道 即使，纵使。二本四折："～十二巫峰，他也曾赋高唐来梦中。"

待 打算。一本二折："本～要安排心事传幽客，我则怕泄漏春光与乃堂。"

香火院 私人出资所建的寺庙。一本楔子："这寺是先夫相国修造的，是则天娘娘～。"

香积厨 僧人的厨房。一本一折："小僧取钥匙，开了佛殿、钟楼、塔院、罗汉堂、～，……。"

鬼病 相思病。三本四折："我这里自审，这病为邪淫，尸骨岩岩～侵。"

鬼门道 指戏台上的上场、下场门。二本楔子："洁朝～叫科：请将军打话。"

恰才 刚才，一会儿。四本四折："～见一女子渡河，不知那里去了？"

恰方 方才，刚才。一本一折："未语人前先腼腆，……半晌～言。"

恹(yān)恹 病弱的样子。二本一折："～瘦损，早是伤神，那值残春。"

洁郎 指和尚，一本二折："崔家女艳妆，莫不是演撒你个老～？"亦作"洁"。三本四折："洁引太医上，《双斗医》科范了。"

浑家 妻。二本一折："末云：'既是恁的，休唬了我～。'"

前程 指婚姻。一本三折："恁时节风流嘉庆，锦片也似～。"

送暖偷寒 指在男女关系中传递消息。三本二折："直待我拄着拐帮闲钻懒，缝合唇～。"

迷留没乱 心情烦乱，精神恍忽。一本四折："着小生～，心痒难挠。"

将来　取来，拿来。一本三折："将香桌出来者。"又三本一折："查得谁的言语你～，这妮子怎敢胡行事。"

将谓　以为，只道是。二本三折："今日命小生赴宴，～有喜庆之期。"

说词　能言善辩的说话，即说法，词语，强词。三本一折："凭着我舌尖儿上～。"

窃玉偷香　指男女偷情欢会。一本二折："虽不能勾～，且将这盼行云眼睛儿打当。"

宫样　宫廷里的式样、打扮。一本一折："则见他～眉儿新月偃，斜侵入鬓云边。"

祗(zhī)揖　深深地作揖。祗，恭敬。一本二折："末迎红娘～科。"

既不沙　若不是如此。一本二折："崔家女艳妆，莫不是演撒你个老洁郎？～，却怎睃趁着你头上放毫光？"

娇怯　娇弱惧怕。亦指娇弱。四本四折："走荒郊旷野，把不住心～，喘吁吁难将两气接。"

结果　了结，结束。二本二折："受用足珠围翠绕，～了黄卷青灯。"

结丝萝　结亲。"丝萝"为兔丝、女萝二植物，都要依附缠绕别种植物生长，故以丝萝缠绕难分的情状喻夫妻或恋爱关系。二本三折："费了甚一股那，便待要～。"

十　画

根前　跟前，面前。二本二折："可早莺莺～，姐姐呼之，喏喏连声。"

根脚　家世，出身。五本三折："我仁者能仁，身里出身的～。"

较可　病愈。二本三折："从今后两下里相思都～。"

较别　差别，不同。三本三折："今夜晚妆处，比每日～，我看他到其间怎的瞒我？"

热趲(zàn)　老是催促。三本二折："禁不得你甜话儿～，好着我两下里做人难。"

辱末　玷污。四本二折："到京师休～了俺孩儿，挣揣一个状元回来者。"亦作"辱没"。二本一折："却不辱没了俺家谱。"

索　须，应。一本二折："末云：'这相思～是害也。'"

趋　走，散伙。三本二折："你也～，我也～，……早寻个酒阑人散。"

紧不紧　即"紧"。不，衬词，无义。一本一折："归舟～如何见？恰便似弩箭乍离弦。"

晃　明亮，俊美，漂亮。一本二折："打扮的特来～。"

剔团圈(luàn)　形容圆圆的。一本三折："～明月如悬镜。"

哨　吹口哨。也泛指话语或声响。一本四折："行者又嚎，沙弥又～，你须不夺人之好。"

唧哝　说话啰唆，多言。二本四折："则说道夫人时下有人～，好共

歹不着你落空。”

哩也波，哩也罗 寓“如此这般”之意，借为男女幽欢的谑语。三本二折：“书中之意，着我今夜花园里来，和他‘～’哩。”

恁 (1) 您。三本四折：“来时节肯不肯尽由他，见时节亲不亲尽在～。” (2) 如此，这样。一本三折：“～时节风流嘉庆，锦片也似前程。”

恁般 这般。一本三折：“比着那月殿嫦娥也不～撑。”亦作“恁的般”。三本三折：“粉面生春，云鬓堆鸦，恁的般受怕担惊。”

偌(ruò) 如此，这样。一本一折：“聪云：‘～远地，……你便怎知他脚儿小？’”

倒大 十分，多么。二本楔子：“倘或纰缪，～羞惭。”

倒陪家门 指旧时女子出嫁，陪送钱财物品。二本一折：“～，情愿与英雄结婚姻，成秦晋。”

冤家 反语以称所爱之人。一本四折：“稔色人儿，可意～。”

旅榇(chèn) 暂对停放在客地的灵柩。一本楔子：“因此上～在梵王宫。”

料应 大概，估计。一本三折：“遮遮掩掩穿芳径，～来小脚儿难行。”

料持 料理，安排。一本一折：“琴童～下晌午饭！”

离恨天 传说中天的最高处。比喻男女间抱恨，长期不得相见。一本一折：“这的是兜率宫，休猜做了～。”

家私 家产。三本一折：“你个馋穷酸侏没意儿，卖弄你有～。”

家缘 家业，家产。二本四折：“据着他举将除贼，也消得～过活。”

宽褪(tùn) 衣服肥大而自然脱卸。二本一折：“罗衣～，能消几度黄昏？”

宽片粉 宽粉条。二本楔子：“浮沙羹、～添些杂糁。”

浪子 用为褒词时，有英俊，风流，豪放不羁等义。三本一折：“忒聪明，忒敬思、忒风流，忒～。”

浪酒闲茶 指风月场中的吃喝之事。三本三折：“恁的般受怕担惊，又不图甚～。”

消乏 疲倦。三本三折：“则你那夹被儿时当奋发，指头儿告了～。”

消息儿踏着泛 踩着机关的泛子，中人圈套、落入机关之意。消息儿，即机关，靠机械使物体转动，常用以捕兽、陷人。泛，机纽，触动它机关才能转动。三本二折：“待去呵，小姐性儿撮盐入火，～。”

谁承望 谁料到，谁想到。四本一折：“先前见责，～今宵欢爱。”

调(tiáo)**犯** 作弄，调侃。三本二折：“怕人家～，‘早共晚夫人见些破绽，你我何安。’”

调阵子 指舞台上的排兵布阵。二本楔子：“做～科。”亦作“调阵”。二本楔子：“将军引卒子骑竹马调阵拿绑下。”

调眼色 眉目传情。四本一折：“空～经今半载，这其间委实难捱。”

部署 指江湖拳棒教师或拳棒比赛时的主持人。亦泛指师傅。四本

二折："我弃了～不收，你原来'苗而不秀'。"

羔雁　小羊和雁，古时卿大夫用做相见时的礼品。五本三折："又不曾执～邀媒，献币问肯。"

能　(1) 能力，才干。二本二折："恁着你灭寇功，举将～，两般儿功效如红定。"(2) 能够，擅长。二本楔子："那厮～淫欲，会贪婪，诚可以堪。"

通泰　通畅，舒畅。四本一折："畅奇哉，浑身～，不知春从何处来？"

难禁　难以禁受，受不了。三本四折："怒时节把一个书生来迭窖，……～，好着我似线脚儿般殷勤不离了针。"

十　一　画

理结　抚弄。二本四折："潜身再听在墙角东，原来是近西厢～丝桐。"

菱花　即菱花镜。为镜的代称。三本三折："恰对～，楼上晚妆罢。"

梵(fàn)王宫　泛指佛寺。梵王，即大梵天王。佛教把人世间分为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大梵天指第二色界诸天的第三天，其王称为大梵天王。梵王宫即大梵天王所居的宫殿，即佛所居之地。一本一折："将一座～疑是武陵源。"

措大　原作醋大，犹言穷酸，是对读书人或官员的蔑称。三本三折："强风情～，晴干了尤云殢雨心。"

措支剌　形容慌张的样子。支剌，语助词，无义。二本三折："～不对答，软兀剌难存坐。"

掂斤播两　较量轻重，比喻斤斤计较。一本二折："尽着你说短论长，一任待～。"

推托　找借口推辞、拒绝。三本一折："夫人失信，～别词，将婚姻打灭。"

推称　借口推托。二本三折："夫人遣妾莫消停，请先生勿得～。"

描笔儿　女子描花用的笔。三本二折："将～过来，我写将去回他。"

撮(duō)　取走，移开。三本二折："撺断得上竿，～了梯儿看。"

梅香　宋元戏曲中婢女之通称。一本二折："可怎生别没个儿郎，使～来说勾当。"

常住　佛家语，是常住物与常住僧物的省称。僧众的用物为常住物，僧寺的寺舍、田园为常住僧物。僧人亦称寺院为常住，也可称僧人为常住。一本二折："有白银一两，与～公用。"

常居一　执一不二，喻性格坚毅。二本楔子："我从来斩钉截铁～，不似恁惹草拈花没掂三。"

眼角　眼梢。一本一折："且休题～儿留情处，则这脚踪儿将心事传。"

眼挫　即"眼角"、"眼梢"，斜视。一本二折："偷睛望，～里抹张郎。"

眼脑　眼睛。一本四折："害相思的馋～，见他时须看个十分饱。"

咪　愚蠢。三本四折："足下其实～，休妆吞。"

啜赚　哄骗。五本一折："临行时

～人的巧舌头，……不觉的过了小春时候。”

唱道 真正，正是。一本四折：“～是玉人归去得疾。”

唱个喏(rě) 古代男子行礼作揖时，扬声致敬。一本三折：“他先出门儿外等着红娘，深深～道：……”

盘缠 路费。五本一折：“红娘取银十两来，就与他～。”

兜的 猛然，突然。“兜”同“徒”。二本一折：“从见了那人，～便亲。”

兜(dōu)**率**(lǜ) 佛家语，喜欢，知足。佛教传说，须弥山顶最上层的天为兜率陀天，故兜率宫即为天宫。一本一折：“这的是～宫，休猜做了离恨天。”

躯老 身躯，身段。老，语助，无义。五本三折：“乔嘴脸、腌～、死身分。”

猜做 看成，当做。三本三折：“你索将性儿温存，……休～败柳残花。”

偻人 即瘘人，指老人。三本四折：“俺那小姐忘恩，赤紧的～负心。”此处“偻人”指老夫人。

做作 装模作样。一本四折：“扭捏着身子百般～，来往向人前卖弄俊俏。”

做亲 即成亲。二本二折：“张生，你来了也，饮几杯酒，去卧房内和莺莺～去！”

做意 装出某种表情、动作。三本二折：“红～云：‘呀，决撒了也！’”

做下来 出了事，出问题。四本二折：“娘呵，你做的隐秀者，我道你～也。”

做我不着 拼舍一切，自我牺牲。五本三折：“做我一个主家的不着，这厮每做下来。”

偷花汉 偷情男子。三本三折：“你本是个折桂客，做了～。”

得好休，便好休 能罢休，便罢休。四本二折：“夫人～，这期间何必苦追求？”

渌老 眼、眼球。一本二折：“胡伶～不寻常，偷睛望，眼挫里抹张郎。”

清减 婉转地说人消瘦、憔悴。二本一折：“香消了六朝金粉，～了三楚精神。”

淡 指饭菜缺少调料及荤食味道不浓。二本楔子：“这些时吃菜馒头委实口～。”亦作“啖”。二本楔子：“酸黄齑烂豆腐休调啖。”

毫光 谓光线四射如毫毛之细而亮。嘲和尚秃头。一本二折：“却怎睃趁着你头上放～，打扮的特来晃。”

惯经 习惯，熟习。二本二折：“今宵欢庆，软弱莺莺，可曾～？”

惭愧 谢天谢地。五本一折：‘旦云：‘～，我也有盼着他的日头。’”

着 教，使。四本二折：“谁～你迤逗的胡行乱走。”

着肉 贴身。四本一折：“灯下偷眼觑，胸前～揣。”

着莫 捉摸。二本三折：“他不想结姻缘想甚么？到如今难～。”

麻稭 麻杆。形容人消瘦。四本一折：“投至得见你多情小奶奶，憔悴形骸，瘦似～。”

盖抹 即改抹。比喻改变主意。四

本一折："着一片志诚心，～了漫天谎。"

断　无论如何，一定。二本二折："聘财～不争，婚姻自有成。"

断送　(1) 逗引。一本二折："迤逗得肠荒，～得眼乱，引惹得心忙。"　(2) 葬送。亦作"送"。二本一折："兀的不送了他三百僧人？"　(3) 赔送。二本一折："但有退贼兵之计策的，倒赔房奁，～莺莺与他为妻。"

断头香　中途熄灭的香。迷信讲再烧此香，即为对神佛不敬，将受惩。一本二折："若今生难得有情人，是前世烧了～。"

敢　(1) 表示谦恭之词。一本一折："～烦和尚相引，瞻仰一遭。"　(2) 必然，一定。三本楔子："若得灵犀一点通，～医可了病恹恹。"　(3) 恐怕，大约。二本四折："姐姐，你看月阑，明日～有风也！"

敢待　将要，大概要。一本一折："师父～回来。"

绵里针　针裹在丝绵里。喻珍重，小心。三本四折："得了个纸条儿恁般～，若见玉天仙怎生软厮禁？"

随喜　佛家语。本指见人行善，随之而生欢喜之心。后称游览佛寺为"随喜"。一本一折："～了上方佛殿，早来到下方僧院。"

隐秀　隐秘，不显露。四本二折："娘呵，你做的～者，我道你做下来也！"

十　二　画

揣　(1) 藏。四本一折："灯下偷睛觑，胸前着肉～。"　(2) 强加，硬给。五本四折："硬～个卫尚书家女孩儿为了眷属。"

搵(wèn)　(1) 相亲。四本一折："半推半就，又惊又爱，檀口～香腮。"　(2) 揩拭。二本一折："听说罢魂离壳，……将袖梢儿～住啼痕。"

棘围　即棘闱。科举时代进士考场用棘刺围起来，因称为棘闱，后作考场的代称。一本一折："将～守暖，把铁砚磨穿。"

款　缓，轻轻。四本一折："春至人间花弄色，将柳腰～摆。"

款识(zhì)　古代钟鼎彝器上铸刻的文字。五本二折："这的堪为字史，当为～。"

提心在口　比喻提心吊胆。四本二折："不争你握雨携云，常使我～。"

趁逐　追随，追求。五本一折："当日五言诗紧～，后来因七弦琴成配偶。"

越越的　悄悄的，暗暗的。四本一折："～青鸾信杳，黄犬音乖。"

敬思　风流潇洒。三本一折："忒聪明，忒～，忒风流，忒浪子。"

逼临　逼迫，欺凌。亦转为"催促"意。三本四折："欢时节，将一个侍妾来～。"

葫芦提　不辨是非，糊涂。一本四折："酩子里各归家，～闹到晓。"亦

作"葫芦题"。五本四折："和你也葫芦题了也。"

落后 拖延，留在后边。四本二折："红娘你且先行，教小姐权时～。"

喽啰 聪明，机灵。二本三折："则被你送了人呵，当甚么～。"

喝采 叫好。原指赌博希望得彩时，大声呼喝，以助声势。后借为赞美、祝贺成功之词。五本三折："佳人有意郎君俊，我待不～其实怎忍。"

嗟呀 叹息声。三本三折："打叠起～，毕罢了牵挂。"

黑阁落 屋角暗处。二本三折："～甜话儿将人和，请将来着人不快活。"

睃(suō)趁 扫视，注目。一本二折："既不沙，却怎～着你头上放毫光？"

赔钱货 对女子的贱称。二本三折："他怕我是～，两当一便成合。"

番悔 反悔，变卦。四本楔子："你若又～，我出首与夫人。"

腌 (1) 不干净，弄脏。五本三折："枉～了他金屋银屏，枉污了他锦衾绣裀。"(2) 引伸为丑、坏、厌恶等义。五本三折："乔嘴脸，～躯老，死身分。"

傒(xī)幸 苦恼，忧愁。一本三折："月朗风清恰二更，厮～：他无缘，小生薄命。"

谦洽 谦和，和气。三本三折："他是个女孩儿家，你索将性儿温存，话儿摩弄，意儿～。"

谢承 酬谢，答谢。二本二折："第一来为压惊，第二来因～。"

就里 内中，内情。三本三折："没人处则会闲嗑牙，～空奸诈。"

惺惺 聪明。一本三折："方信道：'惺惺的自古惜惺惺。'"

道场 和尚、道士为超度亡灵所布置的诵经礼拜之地。一本二折："这斋供～都完备了，十五日请夫人小姐拈香。"

道不得 岂不闻，常言道。五本四折："～个'烈女不更二夫。'"

强(jiàng) 强词夺理，不服劝导。一本二折："你在我行、口～，硬抵着头皮撞。"

强如 胜过。一本二折："人间天上，看莺莺～做道场。"

强风情 指强作风流情事。三本三折："～措大，……悔过了窃玉偷香胆。"

骗马 本为马戏的一种。引申为不务正业。三本三折："不想去跳龙门，学～。"

十 三 画

酩子里 (1) 暗中，暗地里。二本三折："泪眼偷淹，～揾湿香罗。"(2) 无精打采，昏昏沉沉。一本四折："～各归家，葫芦提闹到晓。"

搬弄 挑拨。二本四折："玉容深锁绣帏中，怕有人～。"

摆划 安排，排遣。四本一折："忧愁因间隔，相思无～。"

楔子 元杂剧一般分为四折或五折，除此之外，还有用来交代情节、

介绍人物的场子，叫“楔子”。楔子可有可无，可用一个或两个，位置也不固定，多数放在戏的开头。“楔子”能起使戏剧情节紧凑的作用。

嗑牙　闲聊天，多言。也泛指言语。三本三折：“没人处则会闲～，就里空奸诈。”

照证　证据。一本三折：“一天好事从今定，一首诗分明～。”

照面　迎面相遇。一本一折：“刚刚的打个～，风魔了张解元。”

跐　撞，撞倒。二本楔子：“有小的提起来将脚尖～。”

稔(rěn)色　美丽。一本四折：“～人儿，可意冤家，怕人知道，看时节泪眼偷瞧。”

辞憚　推辞，畏惧。三本二折：“放心去，休～。”

煞　的确，非常，更。二本二折：“今日个东阁玳筵开，～强如西厢和月等。”

颓　雄性生殖器。借为怨骂之词。三本四折：“我这～证候，非是太医所治。”

傻角　即“傻小子”，呆子。一本二折：“世上有这等～。”

签　同“扦”，插。四本三折：“酒席上斜～着坐的，蹙愁眉死临侵地。”

简帖儿　一般指书信。元杂剧中多指情书。三本二折：“将～拈，把妆盒儿按。”

解元　本指科举考试时乡试的第一名，亦用为对士人的敬称。四本二折：“不争和张～参辰卯酉，便是与崔相国出乖弄丑。”

数黑论黄　说长道短，争论计较。五本四折：“那厮待～，恶紫夺朱。”

意悬悬　思念，牵挂。三本一折：“一个睡昏昏不待观经史，一个～懒去拈针指。”

十　四　画

赫赫赤赤　口哨声，元杂剧中多用作男女约会的暗号。三本三折：“～，……那鸟来了。”

酸丁　穷酸的书生。二本二折：“文魔秀士，风欠～。”

撇　抛弃，丢掉。四本四折：“～不下的相思，如今又也。”

撇假　假装。三本四折：“见了他～偌多话：‘张生，我与你兄妹之礼，甚么勾当！’”

蹅　走动，转。四本四折：“四野风来，左右乱～。”

厮　相互。五本四折：“我则见丫鬟使数都～觑，莫不我身边有甚事故？”

厮耨(gòu)　相昵，交欢。四本二折：“一个姿情的不休，一个哑声儿～。”

禁指　弹奏古琴的指法。五本二折：“他教我闭门学～。”

禁害　犹“噤害”。口不言而心害之。四本一折：“不良会把人～，咱，怎不肯回过脸儿来？”

瞅　看。引深为理睬、理会。一本三折：“今夜凄凉有四星，他不～人待怎生？”

稳情取　十拿九稳，一定。三本四折：“吃了呵，～‘使君子’一星儿

'参'。"

端的 真个，究竟。一本一折："～是怎留连。"

演撒 勾搭。一本二折："崔家女艳妆，莫不是～你个老洁郎？"

滴流扑 扑通一声。形容跌倒、坠落、迅速旋转抛掷之情状。三本二折："手挽着垂杨～跳过墙去。"

十五画以上

髽儿 唐代妇女头上的饰物。四本三折："有甚么心情花儿、～，打扮得娇娇滴滴的媚。"

撒沁 撒赖，撒泼。三本四折："忌的是'知母'未寝，怕的是'红娘'～。"

撒和 喂牲口。一本一折："头房里下，先～那马者。"

撒吞(tùn) 装痴呆，痴呆。三本四折："似这般干相思的好～！"

撮合山 说合、促成男女关系的中间人，媒人。三本二折："做一个缝了口的撮合山。"

撮盐入火 盐入火中，火势更猛。比喻性急、暴燥。三本二折："小姐性儿～，消息儿踏着泛。"

撺断 劝诱，怂恿。三本三折："～得上竿，掇了梯儿看。"

撺钉子 比喻冒险。二本楔子："你排阵脚将众僧安，我～把贼兵来探。"

撺达 (1) 美丽。亦作"撺"、"整"。一本三折："比着那月殿嫦娥也不恁般撺。"一本三折："比我那初见时庞儿越整。"(2) 懂事。(3) 欢乐，痛快。三本三折："收拾了忧愁，准备着～。"

攒(dié)窨(yìn) 顿足忍气，表示忿懑，怨恨。二本三折："星眼朦胧，檀口嗟咨，～不过。"亦作"跌窨"，"迭嗡"。三本四折："怒时节把一个书生来迭窨。"

横死眼 即死人眼。骂人有眼无珠，不识好歹。横死，死于非命。五本三折："～不识好人，招祸口不知分寸。"

横枝儿 局外人，不相干者。二本一折："诸僧众各逃生，众家眷谁瞅问，这生不相识～着紧。"

颠倒 反而。三本一折："恁的呵～有个寻思。"

颠不剌 风流，放荡。不剌，语助词。一本一折："～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的庞儿罕曾见。"

整备 准备。三本三折："先生呵，～着精皮肤吃顿打。"

薄幸 薄情，无情。二本三折："才子多情，佳人～，兀的不担阁了人性命。"

薄怯 形容单薄。怯，语助词，无义。四本四折："乍孤眠被儿薄又怯。"

囊揣 怯懦，软弱。五本四折："俺姐姐更做道软弱～，怎嫁那不值钱人样虾朐。"

噤声 喝令住口。五本三折："他倒不如你？～！"

嚼蛆 詈词。乱说，胡说。五本四折："那吃敲才怕不口里～，那厮待数黑论黄，恶紫夺朱。"

鼍虚　使机谋。五本四折："那厮本意～，将足下亏图。"

蹅脱　踢开，甩脱，抛开。二本三折："白头娘不负蒿，青春女成担搁，将俺那锦片也似前程～。"

衕(zhūn)　尽，全。一本四折："苗条，一团儿～是娇。"

衕一味　纯是如此，只是这样。一本二折："俺先人甚的是浑俗和光，～风清月朗。"

镬(huò)**铎**(duó)　喧闹，纷乱。一本四折："黄昏这一回，白日那一觉，窗儿外那会～。"

镴枪头　比喻中看不中用。镴，锡铅合金，性软。四本二折："呸，你是个银样～。"

颜范　尊颜，容颜，代指人。三本一折："自别～，鸿稀鳞绝，悲怆不胜。"

摩弄　调哄，奉承。三本三折："你索将性儿温存，话儿～，意儿谦洽。"

摩挲　用手抚摩。三本二折："老夫人手执着棍儿～看。"

磨灭　折磨，欺压。四本四折："谁曾经这般～？"



《西厢记》渊源录

目　　录

唐·元　稹：《莺莺传》（会真记）…… 266
宋·秦　观：《调笑转踏·莺莺》…… 270
宋·毛　滂：《调笑转踏·莺莺》…… 270
宋·赵德麟：《商调蝶恋花鼓子词》…… 271
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 274

莺　莺　传　〔唐〕元　稹

贞元中，有张生者，性温茂，美风容，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或朋从游宴，扰杂其间，他人皆汹汹拳拳，若将不及，张生容顺而已，终不能乱。以是年二十三，未尝近女色。知者诘之，谢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凶行。余真好色者，而适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尝不留连于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诘者识之。

无几何，张生游于蒲。蒲之东十馀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张生寓焉。适有崔氏孀妇，将归长安，路出于蒲，亦止兹寺。崔氏妇，郑女也；张出于郑，绪其亲，乃异派之从母。是岁，浑瑊薨于蒲。有中人丁文雅，不善于军，军人因丧而扰，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财产甚厚，多奴仆。旅寓惶骇，不知所托。先是，张与蒲将之党有善，请吏护之，遂不及于难。十馀日，廉使杜确将天子命以总戎节，令于军，军由是戢。

郑厚张之德甚，因饬馔以命张，中堂宴之。复谓张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携幼稚。不幸属师徒大溃；实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犹君之生。岂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礼奉见，冀所以报恩也。"命其子，曰欢郎，可十馀岁，容甚温美。次命女："出拜尔兄，尔兄活尔。"久之，辞疾。郑怒曰："张兄保尔之

命，不然，尔且掳矣。能复远嫌乎？”久之，乃至。常服睟容，不加新饰，垂鬟接黛，双脸销红而已。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张惊，为之礼，因坐郑旁。以郑之抑而见也，凝睇怨绝，若不胜其体者。问其年纪。郑曰：“今天子甲子岁之七月降，今贞元庚辰，生年十七矣。”张生稍以词导之，不对。终席而罢。

张自是惑之，愿致其情，无由得也。崔之婢曰红娘。生私为之礼者数四，乘间遂道其衷。婢果惊沮，腆然而奔。张生悔之。翼日，婢复至，张生乃羞而谢之，不复云所求矣。婢因谓张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姻族，君所详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张曰：“余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时纨绮闲居，曾莫流盼。不谓当年，终有所蔽。昨日一席间，几不自持。数日来，行忘止，食忘饱，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纳采问名，则三数月间，索我于枯鱼之肆矣。尔其谓我何？”婢曰：“崔之贞慎自保，虽所尊，不可以非语犯之；下人之谋，固难入矣。然而善属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试为喻情诗以乱之；不然，则无由也。”张大喜，立缀春词二首以授之。

是夕，红娘复至，持彩笺以授张，曰：“崔所命也。”题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词曰：

“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
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张亦微喻其旨。是夕，岁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东墙有杏花一株，攀援可逾。既望之夕，张因梯其树而逾焉。达于西厢，则户半开矣。红娘寝于床，生因惊之。红娘骇曰：“郎何以至此？”张因绐之曰：“崔氏之笺召我也。尔为我告之。”无几，红娘复来，连曰：“至矣！至矣！”张生且喜且骇，谓必获济。及崔至，则端服严容，大数张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见托。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逸之词？始以护人之乱为义，而终掠乱以求之，是以乱易乱，其去几何？诚欲寝其词，则保人之奸，不义；明之于母，则背人之惠，不祥；将寄于婢仆，又惧不得发其真诚。是用托短章，愿自陈启。犹惧兄之见难，是用鄙靡之词，以求其必至。非礼之动，能不愧心？特愿以礼自持，无及于乱！”言毕，翻然而逝。张自失者久之，复逾而出，于是绝望。

数夕，张生临轩独寝，忽有人觉之。惊骇而起，则红娘敛衾携枕而至，抚张曰：“至矣！至矣！睡何为哉？”遂设枕衾而去。张生拭目危坐，久之，犹疑梦寐。然修谨以俟。俄而红娘捧崔氏而至。至则娇羞融冶，力不能运肢体，曩时端庄，不复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莹，幽辉半床。张生飘飘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谓从人间至矣。有顷，寺钟鸣，天将晓。红娘促去。崔氏娇啼宛转，红娘又捧之而去，终夕无一言。张生辨色而兴，自疑曰：“岂其梦邪？”及明，睹妆在臂，香在衣，泪光荧荧然，犹莹于裀席而已。

是后，又十馀日，杳不复知。张生赋《会真诗》三十韵，未毕，而红娘适至，因授之，以贻崔氏。自是复容之。朝隐而出，暮隐而入，同安于曩所谓西厢者，几一月矣。张生常诘郑氏之情。则曰："我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无何，张生将之长安，先以情谕之。崔氏宛无难词，然而愁怨之容动人矣。将行之再夕，不复可见，而张生遂西。不数月，复游于蒲，舍于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札，善属文。求索再三，终不可见。往往张生自以文挑之，亦不甚睹览。大略崔之出人者，艺必穷极，而貌若不知；言则敏辩，而寡于酬对；待张之意甚厚，然未尝以词继之。时愁艳幽邃，恒若不识，喜愠之容，亦罕形见。异时独夜操琴，愁弄凄恻。张窃听之。求之，则终不复鼓矣。以是愈惑之。

张生俄以文调及期，又当西去。当去之夕，不复自言其情，愁叹于崔氏之侧。崔已阴知将诀矣，恭貌怡声，徐谓张曰："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则殁身之誓，其有终矣，又何必深憾于此行？然而君既不怿，无以奉宁。君常谓我善鼓琴，向时羞颜，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诚。"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数声，哀音怨乱，不复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歔欷。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连，趋归郑所，遂不复至。明旦而张行。

明年，文战不胜，张遂止于京。因贻书于崔，以广其意。崔氏缄报之词，粗载于此，曰："捧览来问，抚爱过深，儿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胜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唇之饰。虽荷殊恩，谁复为容？睹物增怀，但积悲叹耳！伏承使于京中就业，进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弃。命也如此，知复何言！自去秋已来，常忽忽如有所失。于喧哗之下，或勉为语笑，闲宵自处，无不泪零。乃至梦寐之间，亦多感咽，离忧之思，绸缪缱绻，暂若寻常。幽会未终，惊魂已断。虽半衾如暖，而思之甚遥。一昨拜辞，倏逾旧岁。长安行乐之地，触绪牵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无已。鄙薄之志，无以奉酬。至于终始之盟，则固不忒。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处。婢仆见诱，遂致私诚。儿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无投梭之拒。及荐寝席，义盛意深。愚陋之情，永谓终托。岂期既见君子，而不能以礼定情，致有自献之羞，不复明侍巾栉。没身永恨，舍叹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如或达士略情，舍小从大，以先配为丑行，谓要盟为可欺。则当骨化形销，丹诚不泯，因风委露，犹托清尘。存没之诚，言尽于此。临纸呜咽，情不能申。千万珍重，珍重千万！玉环一枚，是儿婴年所弄，寄充君子下体之佩。玉取其坚洁不渝，环取其终始不绝。兼致乱丝一绚，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数物不足见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贞，俾志如环不解。泪痕在竹，愁绪萦丝，因物达情，永以为好耳。心迩身遐，拜会无期。幽愤所钟，千里神合。千万珍重！春风多厉，强饭为嘉。慎言自保，无以鄙为深念。"张生发其

书于所知，由是时人多闻之。所善杨巨源好属词，因为赋《崔娘诗》一绝云：

“清润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销初。
风流才子多春思，肠断萧娘一纸书。”

河南元稹亦续生《会真诗》三十韵，诗曰：

“微月透帘栊，莹光度碧空。遥天初缥缈，低树渐葱茏。
龙吹过庭竹，鸾歌拂井桐。罗绡垂薄雾，环佩响轻风。
绛节随金母，云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会雨濛濛。
珠莹光文履，花明隐绣龙。瑶钗行彩凤，罗帔掩丹虹。
言自瑶华浦，将朝碧玉宫。因游洛城北，偶向宋家东。
戏调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鬟蝉影动，回步玉尘蒙。
转面流花雪，登床抱绮丛。鸳鸯交颈舞，翡翠合欢笼。
眉黛羞偏聚，唇朱暖更融。气清兰蕊馥，肤润玉肌丰。
无力慵移腕，多娇爱敛躬。汗流珠点点，发乱绿葱葱。
方喜千年会，俄闻五夜穷。留连时有限，缱绻意难终。
慢脸含愁态，芳词誓素衷。赠环明运合，留结表心同。
啼粉流清镜，残灯绕暗虫。华光犹冉冉，旭日渐曈曈。
乘鹭还归洛，吹箫亦上嵩。衣香犹染麝，枕腻尚残红。
幂幂临塘草，飘飘思渚蓬。素琴鸣怨鹤，清汉望归鸿。
海阔诚难渡，天高不易冲。行云无处所，萧史在楼中。”

张之友闻之者，莫不耸异之，然而张志亦绝矣。

稹特与张厚，因征其词。张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万乘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于时坐者皆为深叹。

后岁余，崔已委身于人，张亦有所娶。适经所居，乃因其夫言于崔，求以外兄见。夫语之，而崔终不为出。张怨念之诚，动于颜色。崔知之，潜赋一章，词曰：

“自从消瘦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
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

竟不之见。后数日，张生将行，又赋一章以谢绝云：

“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
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

自是，绝不复知矣。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予尝于朋会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之者不为，为之者不惑。

贞元岁九月，执事李公垂宿于予靖安里第，语及于是。公垂卓然称异，

遂为《莺莺歌》以传之。崔氏小名莺莺，公垂以命篇。

（见《太平广记》卷四八八，并参酌其他版本略有校改。）

调笑转踏·莺莺 〔宋〕秦 观

崔家有女名莺莺，未识春光先有情。
河桥兵乱依萧寺，红愁绿惨见张生。
张生一见春情重，明月拂墙花树动。
夜半红娘拥抱来，脉脉惊魂若春梦。

春梦，神仙洞。 冉冉拂墙花树动。
西厢待月知谁共，更觉玉人情重。
红娘深夜行云送，困觔钗横金凤。

（录自《淮海居士长短句》。原词共十首，分咏乐昌公主、崔徽、无双等人，此首为其七。）

调笑转踏·莺莺 〔宋〕毛 滂

春风户外花萧萧，绿窗绣屏阿母娇。
白玉郎君恃恩力，樽前心醉双翠翘。
西厢月冷 濛花雾，落霞零乱墙东树。
此夜灵犀已暗通，玉环寄恨人何处？

何处？长安路。不记墙东花拂树。
瑶琴理罢霓裳谱，依旧月窗风户。
薄情年少如飞絮，梦逐玉环西去。

（录自《东堂词》。原词八首。分咏崔徽、秦娘、盼盼等人，此首为其六。）

商调蝶恋花鼓子词　〔宋〕赵德麟

夫传奇者，唐元微之所述也。以不载于本集，而出于小说，或疑其非是。今观其词，自非大手笔，孰能与于此。至今士大夫极谈幽玄，访奇述异，莫不举此以为美谈；至于倡优女子，皆能调说大略。惜乎不被之以音律，故不能播之声乐，形之管弦。好事君子，极宴赏欢之际，愿欲一听其说，或举其末而忘其本，或纪其略而不及终其篇，此吾曹之所共恨者也。今于暇日，详观其文，略其烦亵，分之为十章。每章之下，属之以词。或全摭其文，或止取其意。又别为一曲，载之传前，先叙全篇之意。调曰"商调"，曲名"蝶恋花"。句句言情，篇篇见意。奉劳歌伴，先定格调，后听芜词：

丽质仙娥生月殿，谪向人间，未免凡情乱。宋玉墙东流美盼，乱花深处曾相见。

密意浓欢方有便，不奈浮名，旋遣轻分散。最恨多才情太浅，等闲不念离人怨。

传曰：余所善张君，性温茂，美风仪，寓于蒲之普救寺。……

张生稍以词导之，宛不蒙对，终席而罢。奉劳歌伴，再和前声：

锦额重帘深几许，绣履弯弯，未省离朱户。强出娇羞都不语，绛绡频掩酥胸素。

黛浅愁深妆淡注，怨绝情凝，不肯聊回顾。媚脸未匀新泪污，梅英犹带春朝露。

张生自是感之，愿致其情，无由得也。……张大喜，立缀"春词"二首以授之。奉劳歌伴，再和前声：

懊恼娇娘情未惯，不道看看，役得人肠断。万语千言都不管，兰房跬步如天远。

废寝忘餐思想遍，赖有青鸾，不必凭鱼雁。密写香笺论缱绻，"春词"一纸芳心乱。

是夕，红娘复至，持彩笺以授张曰："崔所命也。"题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词曰："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奉劳歌伴，再和前声：

庭院黄昏春雨霁，一缕深心，百种成牵系。青翼蓦然来报喜，花笺微谕相容意。

待月西厢人不寐，帘影摇光，朱户犹慵闭。花动拂墙红萼坠，分明疑是情人

至。

张亦微喻其旨。是夕，岁二月十四日矣。……张自失者久之，复逾而出，于是绝望矣。奉劳歌伴，再和前声：

屈指幽期惟恐误，恰到春宵，明月当三五。红影压墙花密处，花阴便是桃源路。

不谓兰诚金石固，敛袂怡声，恣把多情数。惆怅空回谁共语，只应化作朝云去。

后数夕，张君临轩独寝，忽有人觉之，惊骇而起，则红娘敛衾携枕而至，……张生自疑于心曰："岂其梦耶？"所可明者，妆在臂，香在衣，泪光荧荧然，犹莹于裀席而已。奉劳歌伴，再和前声：

数夕孤眠如度岁，将谓今生，会合终无计。正是断肠凝望际，云心捧得嫦娥至。

玉困花柔羞掻泪，端丽妖娆，不与前时比。人去月斜疑梦寐，衣香犹在妆留臂。

是后又十馀日，杳不复知。张生赋《会真诗》三十韵，……张生将往长安，先以情喻之。崔氏宛无难词，然愁怨之容动人矣。

将行之再夕，不复可见。而张生遂西。奉劳歌伴，再和前声：

一梦行云还暂阻，尽把深诚，缀作新诗句。幸有青鸾堪密付，良宵从此无虚度。

两意相欢朝又暮，争奈郎鞭，暂指长安路。最是动人愁怨处，离情盈抱终无语。

不数月，张生复游于蒲，舍于崔氏者又累月。……崔投琴拥面，泣下流涟，趣归郑所，遂不复至。奉劳歌伴，再和前声：

碧沼鸳鸯交颈舞，正恁双栖，又遣分飞去。洒翰赠言终不许，援琴诉尽奴哀素。

曲未成声先怨慕，忍泪凝情，强作《霓裳序》。弹到离愁凄咽处，弦肠俱断梨花雨。

诘旦，张生遂行。明年，文战不胜，遂止于京。因贻书于崔，以广其意。崔氏缄报之词，粗载于此，曰：……"存殁之诚，言尽于此。临纸呜咽，情不能伸。千万珍重！"奉劳歌伴，再和前声：

别后相思心目乱，不谓芳音，忽寄南来雁。却写花笺和泪卷，细书方寸教伊看。

独寐良宵无计遣，梦里依稀，暂若寻常见。幽会未终魂已断，半衾如暖人犹远。

"玉环一枚，是莺幼年所弄，寄充君子下体之佩。……慎自保持，勿以鄙为深念也。"奉劳歌伴，再和前声：

尺素重重封锦字，未尽幽闺，别后心中事。瑞玉彩丝文竹器，愿君一见知深意。

环欲长圆丝万系，竹上烂斑，总是相思泪。物会见郎人永弃，心驰魂去神千里。

张之友闻之，莫不耸异。而张之志，固绝之矣。……后数日，张君将行，崔又赋一诗，以谢绝之，曰："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奉劳歌伴，再和前声：

梦觉高唐云雨散，十二巫峰，隔断相思眼。不为旁人移步懒，为郎憔悴羞郎见。

青翼不来孤凤怨，路失桃源，再会终无便。旧恨新愁无计遣，情深何似情俱浅。

逍遥子曰：乐天谓微之能道人意中语，仆于是益知乐天之语为当也。何者？夫崔之才华婉美，词采艳丽，则于所载缄书诗章尽之矣。如其都愉淫冶之态，则不可得而见。及观其文，飘飘然仿佛出于人目前。虽丹青摹写其形状，未知能如是工且至否？仆尝采摭其意，撰成"鼓子词"十章，示余友河东白先生。先生曰："文则美矣，意犹有未尽者，胡不复为一章于其后，且具道张之于崔，既不能以理定其情，又不能合之于义。始相遇也，如是之笃；终相失也，如是之遽。必及于此，则全矣。"余应之曰"先生真为文者也，言必欲有始终箴戒而后已。大抵鄙靡之词，止欲歌其事之所可歌，不必如是之备。若夫聚散离合，亦人之常情，古今所同惜也。又况崔之始相得而终至相失，岂得已哉？如崔已他适，而张诡计以求见；崔知张之意，而潜赋诗以谢之，其情盖有未能忘者矣！乐天曰：'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岂独在彼者耶？"余因命此意，复成一曲，缀于传末云：

镜破人离何处问，路隔银河，岁会知犹近。只道新来消瘦损，玉容不见空传信。

弃掷前欢俱未忍，岂料盟言，陡顿无凭准。地久天长终有尽，绵绵不似无穷恨！

（节录自《侯鲭录》卷五）

西厢记诸宫调 〔金〕董解元

卷 第 一

【仙吕调·醉落魄缠令】（引辞）吾皇德化，喜遇太平多暇，干戈倒载闲兵甲。这世为人，白甚不欢洽！

秦楼谢馆鸳鸯帐，风流稍是有声价；教惺惺浪儿每都伏咱，不曾胡来，俏俾是生涯。

【整金冠】携一壶儿酒，戴一枝儿花；醉时歌，狂时舞，醒时罢。每日价疏散，不曾着家。放二四，不拘束，尽人团剥。

【风吹荷叶】打拍不知个高下，谁曾惯对人唱他说他？好弱高低且按捺。话儿不是朴刀杆棒，长枪大马。

【尾】曲儿甜，腔儿雅，裁剪就雪月风花，唱一本儿倚翠偷期话。

【般涉调·哨遍】（断送引辞）太皞司春，春工着意，和气生旸谷。十里芳菲尽东风，丝丝柳槛金堤。渐次第桃红杏浅，水绿山青，春涨生烟渚。九十日光阴能几？早鸣鸠呼妇，乳燕携雏；乱红满地任风吹，飞絮蒙空有谁主！春色三分，半入池塘，半随尘土。

满地榆钱，算来难买春光住。初夏永，薰风池馆，有藤床、冰簟、纱帽。日转午，脱巾散发，沉李浮瓜，宝扇摇纨素。着甚消磨永日？有扫愁竹叶，侍寝青奴。霎时微雨送新凉，些少金风退残暑，韶华早暗中归去。

【耍孩儿】萧萧败叶辞芳树，切切寒蝉会絮。渐零零疏雨滴梧桐，听哑哑雁归南浦。澄澄水印千江月，淅淅风筛一岸蒲。穷秋尽，千林如削，万木皆枯。

朔风飘雪江天暮，似水墨工夫画图。浩然何处冻骑驴？多应在灞陵西路。寒便安道读书舍，冷浸文君沽酒垆。黄昏后，风清月朗，竹瘦梅疏。

【太平赚】四季相续，光阴暗把流年度。休慕古，人生百岁如朝露！莫区区，好天良夜且追游，清风明月休辜负。但落魄，一笑人间今古，圣朝难遇。俺平生情性好疏狂，疏狂的情性难拘束。一回家想么，诗魔多，爱选多情曲。

比前贤乐府不中听，在诸宫调里却着数，一个个旖旎风流济楚，不比其余。

【柘枝令】也不是《崔韬逢雌虎》，也不是《郑子遇妖狐》，也不是《井底引银瓶》，也不是《双女夺夫》。

也不是《离魂倩女》，也不是《调浆崔护》，也不是《双渐豫章城》，也不是《柳毅传书》。

【墙头花】这些儿古迹，见在河中府，即目仍存旧寺宇。这书生是西洛名儒，这佳丽是博陵幼女。而今想得，冷落了迎风户，唯有旧题句。空存着待月回廊，不见了吹箫伴侣。聪明的试相度，悝悝的试窗付。不同热闹话，冷清清虚最难做。三停来是闺怨相思，折半来是尤云殢雨。

【尾】穷缎作，腌对付，怕曲儿捻到风流处，教普天下颠不剌的浪儿每许。

此本话说：唐时这个书生，姓张，名珙，字君瑞，西洛人也。从父宦游于长安，因而家焉。父拜礼部尚书，薨。五、七载间，家业零替；缘尚书生前守官清廉，无他蓄积之所致也。珙有大志，二十三不娶。

【仙吕调·赏花时】西洛张生多俊雅，不在古人之下。苦爱诗书，素闲琴画。德行文章没包弹，绰有赋名诗价。选甚嘲风咏月，擘阮分茶！

平日春闱较才艺，策名屡获科甲。家业零凋，倦客京华。收拾琴书访先觉，区区四海游学。一年多半，身在天涯。

【尾】爱寂寥，耽潇洒，身到处他便为家，似当年未遇的狂司马。

贞元十七年二月中旬间，生至蒲州，乃今之河中府是也。有诗为证，诗曰：

"涛涛金汁出天涯，滚滚银波通海注；
九曲湾环冲孟邑，三门汹涌返中华。
瞿塘激滩人虚说，夏口喧轰旅漫夸，
傍有江湖竞相接，上连霄汉泛浮槎。"

这八句诗题着黄河。黄河那里最雄？无过河中府。

【仙吕调·赏花时】芳草萋萋去路遥，八百里地秦川春色早，花木秀芳郊。蒲州近也，景物尽堪描。

西有黄河东华岳，乳口敌楼没与高，仿佛来到云霄。黄流滚滚，时复起风涛。

【尾】东风两岸绿杨摇，马头西接着长安道，正是黄河津要。用寸金竹索，缆着浮桥。

入得蒲州，见景物繁盛，君瑞甚喜，寻旅舍安止。

【仙吕调·醉落魄】通衢四达，景物最堪图画。苍葱瑞云迷鸳瓦，接屋连甍，五七万人家。

六街三市通车马，风流人物类京华。张生未及游州学，策马携仆，寻得个店儿下。

有宋玉十分美貌，怀子建七步才能，如潘岳掷果之容，似封陟心刚独正。时间尚在白衣，目下风云未遂。张生寻得一座清幽店舍下，住经数日，心中似有闷倦。

【黄钟调·侍香金童】清河君瑞，邸店权时住；又没个亲知为伴侣，欲待散心没处去。正疑惑之际，二歌推户。

张生急问道："都知听说，不问贤家别事故，闻说贵州天下没，有甚希奇景物？你须知处。"

【尾】二歌不合尽说与，开口道不般十句，把张君瑞送得来腌受苦。

被几句杂说闲言，送一段风流烦恼。道甚的来？道甚的来？道："蒲州东十余里，有寺曰'普救'。自则天崇浮屠教，出内府财敕建，僧蓝无丽于此。请先生一观。"

【高平调·木兰花】店都知说一和，道："国家修造了数载余过，其间盖造的非小可，想天宫上光景，赛他不过。说谎后小人图甚么，普天之下更没两座。"张生当时听说破，道："譬如闲走，与你看去则个。"

生出蒲州，随喜普救寺。离城十余里，须臾早到。

【仙吕调·醉落魄】绿杨影里，君瑞正行之次，仆人顺手直东指，道："兀底一座山门！"君瑞定睛视。

见琉璃碧瓦浮金紫，若非普救怎如此！张生心下犹疑虑，道："普天之下行来，不曾见这区寺。"

【尾】到根前，方知是。靓牌额分明是敕赐，写着簸箕来大六个浑金字。

祥云笼经阁，瑞霭罩钟楼。三身殿，琉璃吻，高接清虚；舍利塔，金相轮，直侵碧汉。出墙有千竿君子竹，绕寺长百株大夫松。绿杨映一所山门，上明书金字牌额，簸箕来大，颜、柳真书，写"敕赐普救之寺"。秀才看了寺外景，早喜，入寺来谒，知客令一行童引随喜，陡然顿豁尘俗之性。

【商调·玉抱肚】普天下佛寺，无过普救。有三檐经阁，七层宝塔，百尺钟楼。正堂里幡盖悬在画栋，回廊下帘幕金钩。一片地是琉璃瓦，瑞烟浮，千梁万卧。宝阶数尺是琉璃甃，重檐相对，一谜地是宝妆就。

佛前的供床金间玉，香烟袅袅喷瑞兽。中心的悬壁，周回的画像，是吴生亲手。金刚揭帝骨相雄，善神菩萨相移走。张生觑了失声的道："果然好！"频频地稽首。欲待问是何年建，见梁文上明写着："垂拱二年修"。

【尾】"都知说得果无谬。若非今日随喜后，着丹青画出来，不信道有。"

此寺盖造真是富贵：捣椒红泥壁，雕花间玉梁，沉檀金四柱，玳瑁压阶石。松桧交加，花竹间列。观此异景奢华，果为人间天上。若非国力，怎生盖得！

【双调·文如锦】景清幽，看罢绝尽尘俗意。普救光阴，出尘离世。明晃晃辉金碧，修完济楚。栽接奇异，有长松矮柏，名葩异卉。时潺潺流水，凑着千竿翠竹，几块湖石。瑞烟微，浮屠千丈，高接云霓。

行者道："先生本待观景致，把似这里闲行，随喜塔位。"转过回廊，见个竹帘儿挂起。到经藏北，法堂西，厨房南面，钟楼东里。向松亭那畔，花溪这壁。粉墙掩映，几间寮舍，半亚朱扉。正惊疑，张生觑了，魂不逐体。

【尾】瞥然一见如风的，有甚心情更待随喜，立挣了浑身森地。

当时张生却是见甚的来？见甚的来？与那五百年前疾憎的冤家，正打个照面儿。一天烦恼，当初指引为都知；满腹离愁，到此发迷因行者。一场旖旎风流

事，今日相逢在此中。

【仙吕调·点绛唇缠】楼阁参差，瑞云缥缈香风暖。法堂前殿，数处都行遍。

花木阴阴，偶过垂杨院。香风散，半开朱户，瞥见如花面。

【风吹荷叶】生得于中堪羡，露着庞儿一半，宫样眉儿山势远。十分可喜，二停似菩萨，多半是神仙。

【醉美婆】尽人顾盼，手把花枝捻。琼酥皓腕，微露黄金钏。

【尾】"这一双鹘鸧眼，须看了可憎底千万，兀底般媚脸儿不曾见。"

手捻粉香春睡足，倚门立地怨东风。颦绾双鬟，钗簪金凤；眉弯远山不翠，眼横秋水无光；体若凝酥，腰如弱柳；指犹春笋纤长，脚似金莲稳小。正传道："张生二十三岁，未尝近于女色。"其心虽正，见此女子，颇动其情。

【中吕调·香风合缠令】转过茶蘼架，正相逢着宿世那冤家。一时间见了他，十分地慕想他。不道措大连心，要退身，却把个门儿亚。唤别人不见吵！不见吵！

朱樱一点衬腮霞，斜分着个庞儿鬓似鸦。那多情媚脸儿，那鹘鸧渌老儿，难道不清雅？见人不住偷睛抹，被你风魔了人也嗏！风魔了人也嗏！

【墙头花】也没首饰铅华，自然没包弹。淡净的衣服儿扮得如法，天生更一段儿红白，便周昉的丹青怎画！

手托着腮儿，见人羞又怕。觑举止行处，管未出嫁。不知他姓甚名谁，怎得个人来问咱！

不曾旧相识，不曾共说话；何须更买卦？已见十分掉不下。兀的般标格精神，管相思人去也妈妈！

【尾】你道是可憎么？被你直羞落庭前无数花！

门前纵有闲桃李，羞对桃源洞里人。佳人见生，羞惋而入。

【大石调·伊州衮】张生见了，五魂俏无主，道："不曾见恁好女；普天之下，更选两个应无。"胆狂心醉，使作不得顾危亡，便胡做。一向痴迷，不道其间是谁住处。

忒昏沉，忒粗鲁；没掂三，没思虑，可来慕古。少年做事，大抵多失心粗。手撩衣袂大踏步，走至根前欲推户。脑背后个人来，你试寻思怎照顾？

【尾】凛凛地身材七尺五，一只手把秀才捽住，吃搭搭地拖将柳阴里去。

真所谓："贪趋眼前人，不防身后患。"捽住张生的是谁？是谁？乃寺僧法聪也。生惊问其故。僧曰："此处公不可往，请诣他所。"生曰："本来随喜，何往不可？"僧曰："故相崔夫人宅眷，权寓于此。"

【仙吕调·惜黄花】张生心乱，法聪频劝："这里面狼藉，又无看玩。不是厮遮拦，解元听分辨：这一位也非是佛殿。

旧来是僧院，新来做了客馆。崔相国家属，见寄居里面。"君瑞道："莫胡来！

便死也须索看，这里管塑盖得希罕。”

【尾】“莫推辞，休解劝。你道是有人家宅眷，我甚恰才见水月观音现？”

僧笑曰：“子言谬矣！何观音之有？此乃崔相幼女也。”生曰：“家有闺女，容艳非常，何不居驿，而寄居寺中？”应曰：“夫人，郑相女也。闺门有法，至于童仆、侍婢，各有所役。间有呼召，得至帘下者，亦不敢侧目。家道肃然。恶传舍冗杂，故寓此寺。”生曰：“几日见归？”僧曰：“近日将作水陆大会，及今岁有忌而不得葬，权置相公柩于客亭。率幼女、孤子，严祭祀之礼。待来岁通，方诣都营葬。今于此守服看灵而已。

怎见得当时有如此事来？有唐李绅公垂作《莺莺本传歌》为证。歌曰：

“伯劳飞迟燕飞疾，垂杨绽金花笑日；
绿窗娇女字莺莺，金雀鬟鬟年十七。
黄姑上天阿母在，寂寞霜姿素莲质；
门掩重关萧寺中，芳草花时不曾出。”

【大石调·驀山溪】法聪频劝道：“先辈休胡想，一一话行藏，不是贫僧说谎。适来佳丽，是崔相国的女孩儿，十六七，小字唤莺莺，白甚观音像！”

张生闻语，转转心劳攘。使作得似风魔，说了依前又问当。颠来倒去，全不害心烦。贪说话，到日斋时，听珰珰钟响。

语话之间，行者至，请生会饭。生不免从行者参堂头和尚至德大师法本。法本见生服儒服，骨秀迥群，离禅榻以释礼敬待。

【仙吕调·恋香衾】法本慌忙离禅榻，连披法锦袈裟。君瑞敬身，大师忙答。各序尊卑对榻坐，须臾饮食如法。一般般滋味，肉食难压。

君瑞虽然腹中饿，奈胸中郁闷如麻。待强吃些儿，咽他不下。饭罢须臾却卓儿，急令行者添茶。银瓶汤注，雪浪浮花。

【尾】纸窗儿明，僧房儿雅，一碗松风嗳罢，两个倾心地便说知心话。

气合道和，如宿昔交。法本请其从来，生对以：“儒学进身，将赴诏选，游学连郡，访诸先觉。偶至贵寺，喜贵寺清净，愿假一室，温阅旧书。”

【般涉调·夜游宫】君瑞从头尽诉：“小生是西洛贫儒，四海游学历州府。至蒲州，因而到梵宇。

一到绝了尘虑，欲假一室看书，每月房钱并纳与。问吾师，心下许不许？”

生曰：“月终聊备钱二千，充房宿之资，未知吾师允否？”

【大石调·吴音子】张生因僧好见许，以他辞说道：“比及归去，暂时权住两三月，欲把从前诗书温阅。”若不与后，而今没这本“话儿”。

法本曰：“空门何计此利，寮舍稍多，但随堂一斋一粥，欲得三个月道话，何必留房缗，俗之甚也！”

【吴音子】大师曰：“先生错，咱儒释何分别？若言着钱物，自家斋舍却难借。况敝寺其间多有寮舍，容一儒生又何碍也！”

生曰：“和尚虽然有此心，奈客朝夕则可矣！岁寒过有搔扰，愚意不留房

缯，更不敢议。有白金五十星，聊充讲下二茶之费。”本不受，生坚纳而起。本邀之，竟去。由是僧徒知生疏于财而重于义，过善之。乃呼知事僧引于塔位一舍后，有一轩清肃可爱，生令仆取行装而至。

【中吕调·碧牡丹】小斋闲闭户，没一个外人知处。一间儿半，撇掠得几般来清楚。一到其间，绝去尘俗虑。纸窗儿明，湘簟儿细，竹帘儿疏。

晚来初过雨，有多少燕喧莺语。太湖石畔，有两三竿儿修竹，好寄闲身。眼底无俗物：有几扇儿纸屏风，有几轴儿水墨画，有一枚儿瓦香炉。

【尾】其余有谁为伴侣？有吟砚、紫毫、笺数幅，壁上瑶琴几上书。

闲寻丈室高僧语，闷对西厢皓月吟。是夜月色如画，生至莺庭侧近，口占二十字小诗一绝。其诗曰：

“月色溶溶夜，花阴寂寂春；
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

诗罢，绕庭徐步。

【中吕调·鹊打兔】对碧天晴，清夜月，如悬镜。张生徐步，渐至莺庭。僧院悄，回廊静；花阴乱，东风冷。对景伤怀，微吟步月，淘写深情。

诗罢踌躇，不胜情，添悲哽！一天月色，满地花阴。心绪恶，说不尽。疑惑际，俄然听；听得哑地门开，蓦蓦香至，瞥见莺莺。

【尾】脸儿愁色百媚生，出得门儿来慢慢地行。便是月殿里嫦娥，也没恁地撑！

青天莹洁，瑞云都向鬓边来；碧落澄晖，秀色并颦眉上长。料想春娇厌拘束，等闲飞出广寒宫。容分一捻，体露半襟。躲罗袖以无言，垂湘裙而不语。似湘陵妃子。斜偎舜殿朱扉；如月殿嫦娥，微现蟾宫玉户。

【仙吕调·整花冠】整整齐齐忒稔色，姿姿媚媚红白；小颗颗的朱唇，翠弯弯的眉黛。滴滴春娇可人意，慢腾腾的行出门来。舒玉纤纤的春笋，把颤巍巍的花摘。

低矮矮的冠儿偏宜戴，笑吟吟地喜满香腮，解舞的腰肢，瘦岩岩的一搦。簌簌的裙儿前刀儿短，被你风韵韵煞人也猜，穿对儿曲弯弯的半折来大弓鞋。

【尾】遮遮掩掩衫儿窄，那些袅袅婷婷体态，靓着剔团圆的明月伽伽地拜。

不知心事在谁边，整顿衣裳拜明月。佳人对月，依君瑞韵，亦口占一绝。其诗曰：

“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
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

生闻之惊喜。

【仙吕调·绣带儿】映花阴，靠小栏；照人无奈，月色十分满。眼睛儿不转，仔细把莺莺偷看，早教措大心撩乱。怎禁那百媚的冤家，多时也长叹。把张

生新诗答和，语若流莺啭，樱桃小口娇声颤。不防花下，有人肠断。

张生闻语意如狂，相抛着大地苦不远，没些儿惧惮，便发狂言。手撩着衣袂，大踏步走至根前。早见女孩儿家心肠软，唬得颤着一团，几般来害羞赧！思量那清河君瑞，也是个风魔汉。不防更被别人见，高声喝道："怎敢戏弄人家宅眷！"

【尾】气扑扑走得掇肩的喘，腾到莺莺前面，把一天来好事都惊散。

真所谓：佳期难得，好事多磨。来的是谁？来的是谁？张生觑，乃莺之婢红娘也，莺莺问所以。

【仙吕调·赏花时】百媚莺莺正惊讶，道："这妮子慌忙则甚那？管是妈妈使来咐？"红娘低报："教姐姐睡来呵！"（促莺同归）

引调得张生没乱煞："把似当初休见他，越添我闷愁加。非关今世，管宿世冤家。"

【尾】东风惊落满庭花，玉人不见朱扉亚，"孩儿！莫不是俺无分共伊嘛？"

生怏怏归于寝舍，通宵无寐。

【大石调·梅梢月】划地相逢，引调得人来眼狂心热。见了又休，把似当初，不见是他时节。恼人的一对多情眼，强睡些何曾交睫！更堪听窗儿外面，子规啼月。

此恨教人怎说？待拚了依前又难割舍。一片狂心，九曲柔肠，划地闷如昨夜。此愁今后知滋味，是一段风流冤业，下梢管折倒了性命去也！

自兹厥后，不以进取为荣，不以干禄为用，不以廉耻为心，不以是非为戒。夜则废寝，昼则忘餐。颠倒衣裳，不知所措。盖慕莺莺如此。

【大石调·玉翼蝉】前时听和尚说，空把愁眉皱。道："相国夫人从来性气刚，深有治家风范。"怎敢犯？寻思了空闷乱。难睹莺莺面，更有甚身心，书帏里做功课？百般俏如风汉！

水乾了吟砚，积渐里尘蒙了书卷。千方百计，无由得见。小庭那畔，不见佳人门昼掩。列翅着脚儿，走到千遍。数幅花笺，相思字写满，无人敢暂传。正是：咫尺是冤家，浑如天样远。

客窗错种疏疏竹，细雨斜风故恼人。

【双调·豆叶黄】薄薄春阴，酿花天气；雨儿廉纤，风儿渐沥。药栏儿边，钓窗儿外，妆点新晴：花染深红，柳拖轻翠。

采蕊的游蜂，两两相携；弄巧的黄鹂，双双作对。对景伤怀，恨自己。病里逢春，四海无家，一身客寄。

【搅筝琶】穷愁泪，穷愁泪，淹了又还滴！多病的情怀，孤眠况味，说不得苦厌厌。一个少年身己，多因为那薄倖种，折倒得不戏。

千般风韵，一捻儿年纪，多宜！多宜！不惟道生得个庞儿美，那堪更小字儿得惬人意。虫蚁儿里多情的莺儿第一，偏称缕金衣！你试寻思，自家又没天

来大福，如何消得！

【庆宣和】有甚心情取富贵？一日瘦如一日。闷答答孩地倚着个枕头儿，俏一似害的。

写个帖儿倩人寄，写得不成个伦理。欲待飞去欠双翼，甚时见你？

【尾】心头怀着待不思忆，口中强道不憔悴，怎瞒得青铜镜儿里！

千方百计，无由得见意中人；使尽身心，终是难逢忆戏种。

【正宫·黛美人缠】霎时雨过琴丝润，银叶龙香烬。此时风物正愁人，怕到黄昏，忽地又黄昏！

花憔月悴罗衣褪，生怕旁人问。寂寥书舍掩重门，手卷珠帘，双目送行云。

【应天长】两眉无计解愁颦，旧愁新恨，这一番愁又新。淹不断眼中泪，搵不退脸上啼痕。处置不下闲烦恼，磨灭了旧精神。

几番修简问寒温，又无人传信！想着后先断魂。书写了数幅纸，更不算织锦回文。我几曾梦见人传示，我亏你，你亏人。

【万金台】比及相逢奈何时下窖，你寻思闷那不闷！这些病何时可？待医来却又无个方本。饮食每日餐三顿，不曾饱吃了一顿；一日十二个时辰，没一刻暂离方寸。

【尾】待登临又不快，闲行又闷，坐地又昏沉。睡不稳，子倚着个鲛绡枕头儿盹。

生从见了如花，烦恼处治不下。本待欲睡，忽听得棂门儿低哑，见个行者道："俺师父请吃碗淡茶。"生摄衣而起，勉就方丈，与法本闲话。

【正宫调·应天长】僧斋撏掠得好清虚！有蒲团、禅几、经案、瓦香炉。窗间修竹影扶疏，围屏低矮，都画山水图。银瓶点嫩茶，暖罢烦渴涤除。有行者、法师、张君瑞，一个外人也无。

许了林下做为侣，说得言语真个不入俗，高谈阔论晓今古。一个是一方长老，一个是一代名儒，俗谈没半句。那一和者也之乎，信道："若说一夕话，胜读十年书"。

【尾】倾心地正说到投机处，听哑得门开，瞬目觑，见个女孩儿深深地道万福。

桃源咫尺无缘到，不意仙姬出洞来。生再觑久之，乃向者促驾之人也。

【般涉调·墙头花】虽为个侍婢，举止皆奇妙。那些儿鹘鸽那些儿掉，曲弯弯的宫样眉儿，慢松松地合欢暂小。

裙儿窣地，一搦腰肢袅。百媚的庞儿，好那不好！小颗颗的一点朱唇，溜汪汪一双渌老。

不苦诈打扮，不甚艳梳掠。衣服尽素缟，稔色行为定有孝。见张生欲语低头，见和尚伴看又笑。

【尾】道了个万福传示了，姿姿媚媚地低声道："明日相国夫人待做清

酰。”

法本令执事准备。红娘辞去，生止之曰：“敢问娘子，宅中未尝见婢仆出入，何故？”红娘曰：“非先生所知也。”生曰：“愿闻所以。”红娘曰：“夫人治家严肃，朝野知名。夫人幼女莺莺，数日前，夜乘月色潜出，夫人窃知，令妾召归。失子母之情，立莺庭下，责曰：‘尔为女子，容艳不常。更夜出庭，月色如昼，使小僧、游客得见其面，岂不自耻！’莺莺泣谢曰：‘今当改过自新，不必娘自苦苦。’然夫人怒色，莺不敢正视。况姨妳敢乱出入耶！”言讫而去。

生谓法本曰：“小生备钱五千，为先父尚书作分功德。”师曰：“诺！”

【中吕调·牧羊关】适来因把红娘问，说夫人恁般情性：作事威严，治家廉谨。无处通佳耗，无计传芳信。欲要成秦晋，天天除会圣！

闷答孩地倚着窗台儿盹，你寻思大小大都闷！处治不下，筹划不定。得后，是自家采，不得后，是自家命！更打着黄昏也，兀的不愁煞人。

【尾】侥幸明日见他时分，把可憎的媚脸儿饱看了一顿，便做受了这恼惶也正本。

生曰：“来日向道场里须见得你。”越睡不着，只是想着莺莺。

【中吕调·碧牡丹】小春寒尚浅，前岭早梅应绽。玉壶一夜，积渐里冰澌生满。业重身心，把往事思量遍。闷如丝，愁如织，夜如年。

自从人个别，何曾考五经三传！怎消遣？除告得纸和笔砚。待不寻思，怎奈心肠软。告天——天，天不应，奈何天！

【尾】没一个日头儿心放闲，没一个时辰儿不挂念，没一个夜儿不梦见。

张生捱得天晓，来看做醮。已早安排了毕。

【越调·上平西缠令】月儿沉，鸡儿叫。现东方，日光渐拥出扶桑。诸方檀越，不论城郭与村坊，一齐齐随喜道场来，罢铺收行。

登经阁，游塔位；穿佛殿，立回廊；绕着圣位，随喜十王。供坛高垒，宝花香火间金幢。救拔亡过相公灵，灭罪消殃。

【斗鹌鹑】法聪收拾，鼓鸣钟响。众僧云集，尽临坛上。有法悟、法空，慧眼、慧朗；甚严洁，甚磊浪。法堂里摆列着诸天圣像。

整整齐齐，自然成行。只少个圆光，便似圣僧模样。法本临坛，众人瞻仰。尽稽首，尽合掌，至心先把诸佛供养。

【青山口】众丫环簇捧着个老婆娘，头白浑一似霜；体穿一套孝衣裳，年纪到六旬以上。临坛拜了众僧，叩头礼下当阳。左壁头个老青衣拖着欢郎；右壁个佳人举止轻盈，脸儿说不得的抢。把盖头儿揭起，不甚梳妆，自然异常。松松云鬓偏，弯弯眉黛长；首饰又没，着一套儿白衣，直许多韵相！

【雪里梅】诸僧与看人惊晃，瞥见一齐都望。住了念经，罢了随喜，忘了上香。

选甚士农工商，一地里闹闹攘攘。折莫老的、小的，俏的、村的，满坛里热荒。

老和尚也眼狂心痒，小和尚每接头缩项。立挣了法堂，九伯了法宝，软瘫了智广。

【尾】添香侍者似风狂，执磬的头陀呆了半饷，作法的阇黎神魂荡飏。不顾那本师和尚，聒起那法堂。怎遮当？贪看莺莺，闹了道场。

禅僧既见，十年苦行此时休；行者先忧，二月桃花今夜破。余者尚然，张生何似？

【大石调·吴音子】张生心速，着色事破了八关戒。佛名也不执，旧时数厚性都改。抖搜风狂，摆弄九伯，作怪！作怪！

骋无赖，旁人劝他又谁俄睬。大师遮见，坐地不定害涅奈。觑着莺莺，眼去眉来。被那女孩儿，不睬！不睬！

【尾】短命冤家薄情煞，兀的不枉教人害，少负你前生眼儿债。

抵暮，暮食毕，大作佛事。

【般涉调·哨遍缠令】是夜道场，同业大众，众僧都来到。宝兽炉中瑞烟飘，琅琅地把金磬初敲。众僧早躬身合掌，稽首皈依佛、法、僧三宝。相国夫人煞年老，虔心岂避辞劳！莺莺虽是个女孩儿，孝顺别人卒难学，礼拜无休；追荐亡灵，救拔先考。

那作怪的书生，坐间俏一似风魔颠倒。大来没寻思，所为没些儿斟酌，到来一地的乱道。几曾惧惮相国夫人？不怕旁人笑。盛说法，打匹似闲唵谭；正念佛作偈，把美令儿胡嘌。秀才家那个不风魔？大抵这个酸丁忒劣角，风魔中占得个招讨。

【急曲子】比及结绝了道场，恼得诸人烦恼。智深着言苦劝："解元休心头怒恶，譬如这里闹镬铎，把似书房里睡取一觉。"

【尾】道着睬也不睬，焦也不焦，眼瞷瞷地佯呆着，一夜葫芦提闹到晓。

日欲出，道场罢，众僧请夫人烧疏。

【商调·定风波】烧罢功德疏，百媚地莺莺不胜悲哭，似梨花带春雨。老夫人哀声不住。那君瑞醮台儿旁立地不定，瞑子里归去。

法本众僧徒，别了莺莺、夫人子母，佛堂里自监觑，觑着收拾铺陈来的什物。见个小僧入得角门来，大踏步走得来慌速。

【尾】口茄目瞪面如土，唬杀那诸僧和寺主，气喘不迭叫苦。

天晓众僧恰斋罢，忽走一小僧，荒急来称祸事。

卷　第　二

【仙吕调·剔银灯】阶下小僧报覆："观了三魂无主。尘酸了青天，旗遮了

红日，满空纷纷土雨。鸣金击鼓，摆槊抢刀，把寺围住。
为首强人英武，见了早森森地怯惧。裹一顶红巾，——珍珠如糁饭；甲挂唐夸两副；靴穿抹绿；骑匹如龙，卷毛赤兔。"
【尾】"弯一枝窍镫黄华弩，担柄簸箕来大开山板斧：是把桥将士孙飞虎。"

唐蒲关乃屯军之处。是岁浑太师薨，被丁文雅不善御军，其将孙飞虎半万兵叛，劫掠蒲中。如何见得？《莺莺本传歌》为证。歌曰：

河桥上将亡官军，虎旗长戟交垒门；
凤凰诏书犹未到，满城戈甲如云屯。
家家玉帛弃泥土，少女娇妻愁被虏；
出门走马皆健儿，红粉潜藏欲何处？
呜呜阿母啼向天，窗中抱女投金钿；
铅华不顾欲藏艳，玉颜转莹如神仙。

【正宫·文序子缠】诸师长，权且住，略听开解：不幸死了蒲州浑瑊元帅，把浮桥将文雅，荒淫素无良策。乱军失统，劫掠蒲州，把城池损坏。
劫财物，夺妻女，不能挣揣。岂辨个是和非，不分个皂白。南邻北里成灰，劫掠了民财。蒲城里岂辨个后巷前街，变做尸山血海。
【甘草子】骋无赖，骋无赖，于中个首将罪过迷天大。是则是英雄临阵披重铠，倚仗着他家有手策，欲反唐朝世界。不来后是咱家众僧采，来后怎当待？
【脱布衫】来后怎生当待？思量恁怪那不怪，由然甚矮也不矮，仿佛近此中境界。
【尾】那里到一个时辰外，埒埒腾腾地尘头蔽日色，半万贼兵腾到来。

寺僧不及措手，惟掩户以拒军。贼以剑扣门，飞镞入寺，大呼曰："我无他取，惟望一饭。"典寺者与僧众议，欲开门迎贼。法堂廊宇，足以屯众，悉与会食，聊赠财贿，以悦众心，庶恶人不生凶意，若不然，恐斩关而入，不问老幼善恶，皆被残灭。大众可否？"

执事僧智深启大师曰："开门迎贼，于我何害？今寺有崔夫人幼女莺莺，年少貌丽。乱军既入，若不准备，必被虏掠而去。崔相姻亲交朋，蒙恩被德，职司权路，不利后事。虽被贼掠，皆我开门迎贼所致，执作同情，何辞以辩？"
【大石调·伊州衮】佛堂里诸僧尽商议，开门欲迎贼。于中监寺道不可，对众说及仔细："乱军贼党，傥或掳了莺莺怎的备？朝野所知，满寺里僧人索归逝水。"
大师言道："如何是？诸乱军屯门首，不能战敌。"众中个和尚，厉声高叫如雷，道："大师休怕！众僧三百余人，只管絮聒聒地，空有身材，枉吃了馒头没见识。"
【尾】把破设设地偏衫揭将起，手提着戒刀三尺，道："我待与群贼做头

抵。”

这和尚是谁？乃是法聪也。聪本陕右蕃部之后，少好弓剑，喜游猎，常潜入蕃国，盗掠为事。武而有勇。一旦父母沦亡，悟世路浮薄，出家于此寺。“大丈夫之志决矣！既遇今之乱，安忍坐视，非仁者之用心也。愿得寺僧有勇敢，共力破贼，易如振槁，自断众止一二作乱，馀必胁从，贪目前之利，忘返掌之灾。我若敷陈利害，必使逆徒不能奋武作威，自令奔溃。”

【仙吕调·绣带儿】不会看经，不会礼忏，不清不净，只有天来大胆。一双乖眼，果是杀人不斩。自受了佛家戒，手中铁棒，经年不磨被尘暗。腰间戒刀，是旧时斩虎诛龙剑，一从杀害的众生厌，挂于壁上，久不曾拈。

顽羊角靴尽尘绒，生涩了雪刃霜尖。高呼：“僧行有谁随俺？但请无虑，不管有分毫失赚。”心口自思念，戒刀举今日开斋，铁棒有打鳖。立于廊下，其时遂把诸僧点：“挡搜好汉每几谁敢？”待要斩贼降众，大喊故是不险。

【尾】“开门但助我一声喊，戒刀举把群贼来斩，送斋时做一顿馒头馅。”

杀人肝胆，翻为济众之心；落草英雄，反作破贼之勇。聪大呼曰：“上为教门，下为僧众，当此之时，各当勉力。有敢助我退贼者，出于堂右。”须臾，堂下近三百人，各持铁棒、戒刀相应曰：“愿从和尚决死。”

【双调·文如锦】细端详，见法聪生得挡搜相：刁厥精神，跷蹊模样；牛脚阔，虎腰长。带三尺戒刀，提一条铁棒。一匹战马，似敲了牙的活象。偏能软缠，只不披着甲胄。八尺堂堂，好雄强，似出家的子路，削了发的金刚。

从者诸人二百余，一个个器械不类寻常。生得眼脑瓯抠，人材猛浪，或拿着切菜刀、擀面杖。把法鼓擂得鸣，打的斋钟响，着绫幡做甲，把钵盂做头盔戴着顶上。几个鬅头的行者，着铁褐直掇，走离僧房骋无量，道：“俺咱情愿，苦战沙场”。

【尾】这每取经后不肯随三藏，肩担着扫帚藤杖，簇捧着个杀人和尚。

执事者不及嘱喻小心，聪已率众至门。见贼势大，不可立退，下马登楼，敷陈利害，以骇众心。

【般涉调·沁园春】铁戟侵空，绣旗映日，遍满四郊。捧一员骁将，阵前立马。披乌油铠甲，红锦征袍。鼻偃唇轩，眉粗眼大。担一柄截头古锭刀，如神道。更胸高脚阔，胯大臀腰。

雄豪！举止轻骁，马上斜刀把宝镫挑。觑来手下诸军校，英雄怎画？倜傥难描！或短或长，或肥或瘦，一个个精神没弹包。掂详了，纵六千来不到，半万来其高。

【墙头花】寺方五里，众军都围绕。整整齐齐尽摆搠，三停来系青布行缠，折半着黄绌絮袄。

冬冬的鼓响，画角声缭绕，猎猎征旗似火飘。催军的聒地轰声，纳喊的揭天唱叫。

一时间怎堵当？从来固济得牢。墙坚若石垒，铁裹山门破后敲。待蹉踏怎

地蹉踏，待倩吊如何倩吊？

【柘枝令】板钢斧劈群刀砍，一地里热闹和铎。那法聪和尚，对将军下情陪告：

"念本寺里别无宝贝，敝院又没粮草。将军手下有许多兵，怎地停泊？"

【长寿仙衮】"朝廷咫尺不晓？定知道。多应遣军，定把贤每征讨。不当稳便，恁时悔也应迟，贤家试自心量度！"

那贼将闻斯语，心生怒恶："打脊的髡囚，怎敢把爷违拗？俺又本无心把你僧家混耗，甚花唇儿故来相恼！"

【急曲子】"又不待夺贤寺宇，又不待要贤金宝。众军饥困权停待，甚坚把山门闭着？众僧其间只有你做虎豹，叨叨地把爷凌虐。"

【尾】"你要截了手打破脑，双割了耳朵牢缚了脚，倒吊着山门上嘴到老。"

聪曰："公等息怒，愿一一从命。且公等几千人，与将军安置饮食，敢告公等少退百步，使众徐行，不至喧争，甚幸！"将军曰："尔既许我，吾不从命，非也。"于是军退百步。聪已下楼上马。

【黄钟调·喜迁莺缠令】贼军闻语，约退三二百步。下了长关，拥了大镘。两扇门开处，那法聪呼从者："你但随吾！"喊得一声，扑碌碌地离了寺门，不曾见恁地跳踉队伍。

尽是没意头挡搜男女，觑贼军约半万如无物。那法聪横着铁棒，厉声高呼："叛国贼！请个出马决胜负，不消得埋杆竖柱。"

【四门子】"国家又不曾把贤每亏负，试自心窨腹：衣粮俸禄是吾皇物，恁咱有福。好乾好羞，方今太平征战又无；好乾好羞，你做得无功受禄。

不幸蒲州太守浑瑊卒，你便欺民叛国，劫人财产行粗鲁，更蹉踏人寺宇。好乾好羞，馒头待要俺不与；好乾好羞，待留着喂驴。"

【柳叶儿】"譬如蹉踏俺寺家门户，不如守着你娘坟墓。俺也不是厮虎，孩儿每早早地伏输。"

【尾】"好也好教你回去，弱也弱教你回去。待不回去，只消我这六十斤铁棒苦。"

聪跃马大呼："军中掌领相见！"一将出谓聪曰："汝为佛弟子，当念经持戒，如何出粗恶？"聪曰："公等身充卒伍，忝预军官。且国家养尔，本欲安边，是以月终给粟，岁季支衣，四时无冻馁之忧，数口享富安之庆。岂以一时失统，忘国重恩，大掠良民，敢残上郡！朝廷咫尺，旦夕必知。命将统兵，片时可至。汝等作沙场之血，汝族为叛国之囚。族灭身亡，有财何益？公等宜熟计之。"贼将突马出曰："尔不为我备食，何说我众？"

【大石调·玉翼蝉】贼头领闻此语，佛也应烦恼。嚼碎狼牙，睁察大小。"众孩儿曾听我教，着只助我一声喊，只一合活把髡徒捉。"众军闻言，冬冬擂战鼓，滴流流地杂彩旗摇。

连天地叫杀，不住齐吹画角；愁云酸日，杀气连霄。遂呼："和尚休要狂獐！等待着——紧揣着铁棒，牢坐着鞍鞒。想着西方极乐，见得十分是命夭。略等我仁事，与贤家一万刀。"

【尾】掩耳不及如飞到，马蹄践碎霞一道。见和尚鼻凹上大刀落。

只听得吉丁地一声，和尚性命如何？

【大石调·伊州衮缠令】阴风恶，戈甲遍荒郊，杀气黯青霄。六军发喊，旗前二马相交。法聪和尚手中铁棒眉齐，快赌当。咭叮地一声，架过截头古定刀。

马如龙，人如虎，铁棒轮，钢刀举。各按《六韬》，这一回须定个谁强谁弱。三合以上，贼徒气力难迭。怎赌当？办得个架格遮截，欲胜那僧人砑上砑。

【红罗袄】苦苦的与他当，强强地与他热，似狡兔逢鹰鼠见猫。待伊揣几合，赢些方便，便宜厮号。欲待望本阵里逃生，见一骑马俏如飞到。捻一柄丈二长枪，骋粗豪，妆就十分恶。

和尚果雄骁，兵法瞧曾学。擗过钢枪，刀又早落。不紧不慌，不惊不怕，不忙不暴。不惟眼辨与身轻，那更马疾手妙。盘得两个气一似撑掾，欲遁逃，又恐怕诸军笑。

【尾】把不定心中拘拘地跳，眼睁得七角八角，两个将军近不得脚。

六条臂膊，于中使铁棒的偏强；三个英雄，闹里戴头盔的先歇。使刀的对垒，使枪的好斗。

【正宫·文序子】才歇罢，重披挂，何曾打话。不问个是和非，觑僧人便扎。轻闪过，捽住狮蛮，恨心不舍。用平生勇力抱入怀来，鞍鞒上一纳。

听得叫一声苦，连衣甲，头撑得掉下。奈何使刀的人困马乏，欲待挣揣些英雄不如趄撒。何曾敢与他和尚争锋，望着直南下便迤。

【甘草子】怎拿挈？怎拿挈？法聪觑了，勃腾腾地无明发。仿佛赶相近，叫声如雷炸。和尚何曾动着，子喝一声，那时唬煞贼阵里儿郎懑。眼不扎道："这秃厮好交加！"

【尾】怎禁那和尚高声骂："打脊贼徒每怎敢反国家？怕更有当风的快出马。"

绣旗开队，临风散几百里朝霞；战鼓助威，从地涌一千个霹雳。直恼得这个将军出马。是谁？是谁？

【仙吕调·点绛唇】这个将军，英雄名姓非批批。嫌小官不做，欲把山河取。

状貌雄雄，人见森森地惧。法聪觑，恐这人脸上，常带着十分怒。

【台台令】生得邓虎，沦敦着大肚，眼三角，鼻大唇粗，额阔颏宽眉卓竖，一部赤髭须也么台台。

【风吹荷叶】云雁征袍金缕，狼皮战靴抹绿，磊浪身材宜结束，红彪彪地

戴一顶纱巾，密砌着珍珠。

【醉奚婆】甲挂两副，雄烈超今古。力敌万夫，绰名唤孙飞虎。

【尾】带一枝铁胎弩，弧内插着百双钢箭，担一柄簸箕来大开山斧。

适来压路赢人，不意棋逢对手。

【般涉调·麻婆子】飞虎是真英烈，法聪是大丈夫；飞虎又能征战，法聪甚是英武；飞虎专心取寺宇，法聪本意破贼徒；法聪有降贼策，飞虎有叛国图。

法聪使一条镔铁棒，飞虎使一柄板钢斧。恨不得一斧破了和尚，恨不得一棒待搠杀飞虎。不道飞虎惯相持，思量法聪怎当赌？法聪寻赢便，飞虎觅走路。

【尾】法聪赢，飞虎输，法聪不合赶将去，飞虎扳番窍镫弩。

那法聪唤做真实取胜，怎知是飞虎佯败。把夹钢斧掰在战鞍，伸靴入镫。扳番龙筋弩，安上一点油，摇番铜牙利，会百步风里穿杨，教七尺来僧人怎趖？

【正宫·文序子】将军败，有机变，不合追赶。赶上落便宜，输他方便。斜挑金镫，那身十分陡健。一声霹雳，弩箭离弦，浑如飞电。

法聪早当此际，遥遥地望见。果是会相持，能征惯战。不慌不紧不忙，果手疾眼辨。捽着宝勒，侧坐着鞍鞒，阢地勒住战骗。

【尾】剔团圈的睁察杀人眼，嗔忿忿地斜横着打将鞭，咭叮地拈折点钢箭。

铁鞭举，大蟒横空；钢箭折，流星落地。贼众大骇。飞虎谓众曰："僧无甲，不可以短兵接战，可以长兵敌。如僧再追，汝必齐发弓弩，僧必溃矣。"聪自度贼有变，及马困不可久敌，因谓众曰："汝等退而保寺，我当冲阵而出，自有长策。"

【中吕调·乔捉蛇】和尚定睛睃，见贼军兵众多，郊外列干戈。威风大。垓前马上一个将军坐，肩担着铁斧来也么，一个越添忿怒精神恶。

征战瞧偻俫，把法聪来来便砍。斫又砍不着，法聪出地过。谁人比得他骁果？禁持得飞虎心胆破，手亲眼便难擒捉。

【尾】贼军觑了频相度："打脊的髡徒怎恁么，措手不及早撺过我！"

粗豪和尚，单身鏖战，勇如九里山混垓西楚王；独自征敌，猛似毛驼冈刺良美髯公。全然不顾残生，走在飞虎军内。

【仙吕调·一斛叉】乱军虽然众，望见僧人忽地开。有若山中羊逢虎，恰似兽逢豺。弓弩如何近傍？铁棒浑如遮箭牌。马过处连天叫苦，血污溅尘埃。半个时辰突围透，和尚英雄果壮哉！上至顶门红彪彪。事急怎生挨？妆就个曜州和尚，撞着挡搜孟秀才。不合道——浑如那话初出产门来。

聪独力不加，走出阵去。贼兵把寺围了。孙飞虎隔门大叫："我第一待交兵卒吃顿饭食；第二知崔相夫人家眷在此，来取莺莺。与我，大兵便退；不与我，目下有灾。"人报崔氏子母，唬煞莺莺。

【大石调·玉翼蝉】冲军阵，鞭骏马，一径地西南上迸。更不寻思手下众僧行，身边又无衣甲，怎禁他诸贼党着弓箭射？争敢停时霎！众僧三百余人，比及扣寺门，十停儿死了七八。

几个参头行者，着箭后即时坐化；头陀中剑，血污了衮裟；几个诵经五戒，是佛力扶持后马践杀。一个走不迭和尚，被小校活拿，唬得脸儿来浑如蜡滓，几般来害怕。绣旗底飞虎道："驱来询问咱！"

【尾】欲待揪捽没头发，扯住那半扇云衲，屹搭搭地直驱来马直下。

飞虎问曰："我求一饭，汝辈拒我？"僧曰："大师欲邀将军会食，执事者论及前相国崔公灵柩在寺，公有女莺莺，艳绝一时，恐公等掳去。崔公之亲旧权重朝野，致患在他时。"飞虎笑曰："适来法聪所言，真有莺莺。我想河桥将丁文雅，好色嗜酒之外，百事不能动其情。我若使莺莺靓妆艳服献之，文雅必大悦，可连师据蒲。虽朝廷兴兵，莫我御矣！"

【正宫·甘草子缠令】听说破，听说破，把黄髯捻定，彻放眉间锁。遂唤几个小倈伢，传令教撺掇。

隔着山门厉声叫："满寺里僧人听呵！随俺后抽兵便回去，不随后恁须识我。"

【脱布衫】"得莺莺后便退干戈，不得后目前生祸。不共你摇嘴掉舌，不共你斗争斗合。"

【尾】"寺墙儿便是纯钢裹，更一个时辰打不破，屯着山门便点火。"

僧众闻之大骇。法本领被伤者行来见夫人，说及贼事。夫人闻语，仆地唬倒。红娘与莺莺连救，多时稍甦。莺泣曰："且以相公灵柩为念，莺莺乞从乱军。一身被辱，上救夫人残年；下解寺灾，活众僧之命。愿不以女子一身见辱而误众人。"

【道宫·解红】蓦闻人道，森森地唬得魂离壳。全家眷爱，多应是四分五落。先人化去，不幸斯间遭贼盗。思量了，兄弟欢郎恁年纪小。隔门又听得贼徒叫，指呼着莺莺是他待要。心头俏如千刀攒，孤孀子母没处投告。

心下徘徊自筹度：只除会圣，一命难逃。寻思到底，多应被他诛剿。我随强寇，年老婆婆有谁倚靠？添烦恼，地阔天宽没处着。到此怎惜我贞共孝！多被贼人控持了。有些儿事体夫人表："若惜奴一个，有大祸三条。"

【尾】"第一我母亲难再保，第二诸僧都索命夭，第三把兜率般的伽蓝枉火内烧。"

夫人泣曰："母礼至爱，母情至亲。汝若从贼，我生何益？吾今六十，死不为夭。所痛莺莺幼年，未得从夫，孤亡萧寺！"言讫，放声大恸。

【大石调·还京乐】是时莺莺孤孀母子，抱头哭泣号咷；放声不住，哭得他众僧心焦。思量："这回子母不能保，待觅个身亡命夭，又恐贼军不知缕细，葫芦提把寺院焚烧。我还取次随贼寇，怕后人知道，这一场污名不小，做下千年耻笑，辱累煞我相公先考。

我寻思这事体怎生是着?夫人与大师,议论评度烦恼。阶前僧行,一谜地向前哀告,擎拳合掌,要奴献与贼盗。指约不住,一地里闹护铎。除死后一场足了!欲要乱军不生怒恶,您献与妾身尸壳,尽教他阵前乱刀万砍,假如死也名全贞孝。"

【尾】觑着阶址恰待褰衣跳,众人都唬得呆了。见阶下一人拍手笑。

法聪施武,寺中难可退贼兵;不肖用谋,破尽许多强寇众。莺莺褰衣望阶下欲跳,欲跳,被夫人与红娘扯住。忽听阶下一人大笑。众人皆觑,笑者是谁?

【黄钟宫·快活尔缠令】子母正是愁,大众情无那。忽闻得一人语言,称将贼盗捉。一齐观瞻,见个书生,出离人丛,生得面颜相貌有谁过!

年纪二十余,身品五尺大;疏眉更目秀,鼻直齿能粗;唇若涂朱,脸似银盘;清秀的容仪,比得潘安宋玉丑恶。

【出队子】却认得是张生。僧人把他衣扯着,低言悄语唤哥哥:"又不比书房里闲吟课,你须见贼军排列着。

贤不是九伯与风魔,世言了怎改抹?见法聪临阵恁比合,与飞虎冲军恶战讨,也独力难加他走却!"

【柳叶儿】"你肌骨似美人般软弱,与刀后怎生抡摩?气力又无些个,与匹马看怎乘坐?

春笋般指头儿十个,与张弓怎发金凿?觑你人品儿矬矮,与副甲怎地披着?"

【尾】"你把笔尚犹力弱,伊言欲退干戈,有的计对俺先道破。"

笑者是谁?是谁?众再觑,乃张珙也。生言曰:"妇人女子,别无远见,临危惟是悲泣而已。寺僧、游客,何愚之甚也!不能止此乱军,坐定灭亡。傥用吾言,灭贼必矣!"

法本大师仰知生间世之才,必有奇划,可遏乱众。法本就见生而嘱曰:"僧众无脱祸之计。先生既有奇策,愿除众难!"

生笑曰:"师等佛家弟子,岂不悟此:生者死之原,死者生之路,生死乃人之常理。向者佛祖亦须入灭。况佛书分明自说因果,如师等前生行恶于贼,今生固当冤报,何能苟免耶?若前世与贼无因,今世不为冤对,又何惧也?"师曰:"诚如是,但可惜寺门、佛殿、廊庑、钟鼓、经阁,计其营造,不啻百万。一旦火举,便为灰烬。愿以功德为念!"

生愈笑曰:"师坐讲《金刚经》,岂不知骨肉皮毛,亦非己有?性者,我也;身者,舍也。若当来限尽之后,一性既往,四大狼藉。妻子虽亲,不能从其去;金珠虽宝,不可挈而行。是何佛殿、钟楼,欲为己有哉?"师曰:"我等说道不计生死,不恤寺宇。所悲者,母子生离,故来上请。"

生曰:"夫人与我无恩,崔相与我无旧,素不往还,救之何益?"僧曰:"子不救莺,即夫人必不使莺从贼。乱军必怒,大举兵来,先生奈何?"

生曰:"我自有脱身计,师当自画。"师又曰:"子为儒者,行仁义之教。仁者

爱人，恶所以害之者，固当除害；义者循理，恶所以乱之者，固当除乱。幼闺孀母，皆欲就死，子坐而笑之，岂仁者爱人之意欤？且乱军余党，恣为暴虐，子视而弗诛，岂义者循理之意欤？古者叔段有不弟之恶，郑伯可制而不制；黎侯有狄人之患，卫伯可救而不救；《春秋》讥之。先生有安人退军之策，卷而怀之，责以《春秋》，未为得也。先生裁之。”

生又笑曰：“师知其一，不知其二。闻诸夫子曰：‘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故君子恶其勇而无礼也。我虽负勇，他无所求，我何自举？又曰：‘礼闻来学，未闻往教。’是以君子不屑就也。”

【般涉调·麻婆子】大师频频劝；“先生好性撇。众人都烦恼，偏你恁欢悦！”君瑞闻言越越地笑；“吾师情性好伴呆，又不是儒书载，分明是圣教说：

‘有生必有死，无生亦无灭。’生死人常理，何须恁怕怯？乱军都来半万余，便做天蓬黑煞般尽刁厥，但存得自家在，怎到得被虏劫？”

【尾】“不须骑战马，不须持寸铁，不须对阵争优劣。觑一觑——教半万贼兵化做硬血。”

大师以生言语及夫人。夫人曰：“诚如是？”夫人以礼见生，泣而言曰：

【小石调·花心动】“乱军门外，要幼女莺莺，怎生结果？可怜自家，母子孤孀，投托解元子个。”张生闻语先陪笑，道：“相国夫人且坐，但放心，何须怕怯子么！

不是咱家口大，咯使权术，立退干戈。除却乱军，存得伽蓝，免却众僧灾祸。恁一行家眷，须到三五十口，大小不教伤着一个。——恁时节，便休却外人般待我。”

夫人曰：“是何言也！不以见薄为辞，祸灭身安，继子为亲。”云云。

生谓僧曰：“先令人传报乱军，莺非敌他，当辞母别灵，理妆治服，少顷即至。愿不见逼。”乱军稍缓。生曰：“乱军不可以言说，人众不可以力争，但可威服。”师与夫人皆曰：“孰为有威者？”生曰：“吾一故人，以儒业进身，武勇治乱，内怀信义之心，外有威严之色。初典郡城，贼盗悉皆去境；再擢边任，塞马不敢嘶南。故知武备德修，人归军仰。临军常跨雪白马，人目之曰‘白马将军’，姓杜，名确。今守镇蒲关，素得军心，人莫敢犯。与仆为死生交。我有书檄，上呈夫人。”

其略曰：“辱游张珙书上将军帅府：仓惶之下，不备文章；慷慨之前，直陈利害。不幸浑太师薨于蒲郡，丁文雅失制河桥。兵乱军叛，悉残郡邑；满川兵火，盈耳哀声。生灵有惧死之忧，黎庶有倒悬之急。伏启将军，天资神策，人仰洪威。有爱民治乱之谋，奋斩将破敌之勇。忍居住守，安振军城？坐看乱军，肆凶暴恶？公如不起，孰拯斯危？稍缓师徒，恐成大乱。公至，则斩贼降众，守郡安民，百里无虞，一方咸泰。诏书将下，必推退乱之功，旌旆不行，自受怯敌之过。今日贼兵见围普救，陋儒何计逃生？但愿上扶郡国，下救寒生。垂死之余，鹄观来耗；再生之赐，皆荷恩光。辱游张珙再拜良契将军帅府足下。”

卷 第 三

【中吕调·碧牡丹缠令】“是须休怕怖，请夫人放心无虑。乱军虽众，张珙看来无物。俺有个亲知，只在蒲关住，与俺好相看、好相识、好相与。
祖宗非仳仳，也非是庶民白屋。不袭门荫，应中贤良科举。是杜如晦的重孙，英烈超宗祖。开六钧弓、阅八阵法、读五车书。”
【木鱼儿】“初间典郡城，一方盗贼没。后临边地职，塞马胡儿不敢正觑。方今出镇蒲关，掌着军卒。普天下好汉果然数着。有文有武有权术，熟闲枪搠快弓弩。遮莫贼军三万垓，便是天蓬黑煞，见他应也伏输。”
【鹊打兔】“爱骑一匹白战马，如彪虎。使一柄大刀，冠绝今古。扶社稷，清寰宇；宰天下，安邦国。为主存忠，愿削平祸乱，开疆展土。
自古有的英雄，这将军皆不许。压着一万个孟贲，五千个吕布。楚项籍、蜀关羽，秦白起、燕孙武：若比这个将军，兵书战策，索拜做师父。”
【尾】“文章贾、马岂是大儒，智略孙、庞是真下愚，英武笑韩、彭不丈夫。”
夫人曰：“杜将军诚一时名将，威令人伏。与君有旧，书至则必起雄师，立残诸恶。关城相去几数十里，若候修书，师定见迟留。”生曰：“适于法聪出战之时，已持此书报杜将军矣。请夫人大师待望于钟楼之上，兵必至矣！”
【大石调·吴音子】“相国夫人，怕伊不信自家说。请宽尊抱，是须休把两眉结。”倚着栏干凝望时节，寺宇周回，贼军间列稍宁贴。
堪伤处，见杀气迷荒野。尘头起处，远观一道阵云斜；五百来儿郎，一个个刁厥，似初下云端来的驱雷使者。
【尾】甲溜晴郊似银河泻，绣旗飐似彩霞招折，管是白马将军到来也！
夫人陡长欢容，大众便生喜色。
【越调·斗鹌鹑缠令】天昏昏兮，阵云四合；埒腾腾地，尘头俏如杕杜。拷栳大队精兵，转过拽脚慢坡。六百来少，半千来多，一心待把群贼立破。
一字阵分开，尽都摆搠。一个个精神俏没弹剥。三十的早年高，六尺的早最矬。把业龙擒捉，猛虎倒拖。乱军虽众，望他怕他。
【青山口】嘶风的骄马弄风珂，雄雄军势恶。步兵卒子小偻俤，擂狼皮鼓，筛动金锣。森森排剑戟，密密列干戈。待破贼军解君忧，与民除祸。
簇捧着个将军，状貌雄雄，古今没两个。把金镫笑踏，宝鞍斜坐，腕下铁鞭是水磨。脚背到恁来阔，身材恁来大。挟矢负弧，甲挂熟铜，袍披茜罗。
【雪里梅】行军计若通神，挥剑血成河。莫道是乱军，便是六丁黑煞，待子

甚么！

卒土篓呵呵，把贼众做平蹋。乱军觑了道："这爷爷来也，咱怎生奈何？"

【尾】马颔系朱缨，烤桂来大一团火。肩上钢刀门扇来阔。人似金刚，马似骆驼。孙飞虎唬得来肩磨，魂魄离壳。自摧挫："管只为这一顿馒头送了我！"

贼众没精神。飞虎挫锐气。

【般涉调·墙头花】白马将军手下，五百来人衣铁，一布地平原尽摆列。觑一觑飞虎魂消，喝一声群贼脑裂。

贼军厮见道："咱性命合休也！"半万余人看怎者，又不敢赌个输赢，又不敢争个优劣。

贼军俏似儿，来兵俏似爷；来兵势若龙，害怕的贼军俏似蠖；来兵似五百个僧人，贼军似六千个行者。

【尾】把那弓箭解、刀斧撇，旌旗鞍马都不藉。回头来觑着白马将军，喝一声爆雷也似喏。

杜将军曰："尔等以浑太师薨后无人统制，丁文雅恣其酒色，稍失训练，因为掠闹，想无叛心。汝等父母妻子皆处旧营，一忘国恩，悉皆诛戮。我今拥强出兵，振英武，杀尔无主乱军，易如刈草。但恐其间有非叛者，吾实不忍。"又曰："军中不叛者，东向弃仗坐甲；叛者西向作队，以备死战。"言讫，军中皆弃仗向东坐甲。杜取孙飞虎斩之，余众悉免。

张生与大师出寺邀杜。杜与生兄弟礼毕，执手入寺，置酒于廊下，以道契阔。

生曰："君今有功于国，有义于朋友，有恩于蒲民。只在朝夕，朝廷必当重有封拜，即容上贺。"

【仙吕调·满江红】相邀入寺，满寺里僧人尽欢悦。"有义于知交，有恩于寺舍，即时呈表闻帝阙。功业见得凌烟阁上写，赏延后世，名传万劫。不是降了群贼后，蒲州百姓几时宁贴！弟兄休作外，几盏儿滟酒聊复致谢。"白马将军饮了一杯，道："君瑞何须恁般恰憔"。约退杂人把知心话说。三巡酒外红日斜，白马将军离坐起，道："先生勿罪，小官索去也。"相送到山门外，临岐执手，彼此难舍。更了一杯酒："比及再回，哥哥且略别。"

马离普救摇金勒，人望蒲关和凯歌。生次日见大师曰："昨日乱军至寺，夫人祷我退贼之策，愿我继亲。未审亲事若何？"

【高平调·于飞乐】"念自家虽是个浅陋书生，于夫人反有深恩。是他家先许了——先许了免难后成亲，十分里九分，多应待聘与我莺莺。细寻思，此件事，对面难陈。师兄略暂听闻，既为佛弟子，须方便为门。不合上烦，托付你作个媒人。"

师笑许之，曰："先生少待，小僧径往。"师诣夫人院，令人报。夫人出，请师

坐。师乃劳问安慰，夫人陈谢而已。师徐曰："张生，义人也。当时献退贼之策，夫人面许继亲。张生托贫僧敬问一耗，未审鄙旨若何？"夫人曰："张生之恩，固不可忘。方备蔬食。当与生面议。"师喜而退，以夫人语报生。

【高平调·木兰花】那法师，忙贺喜，道："那每殷勤的请你，待对面商议。"张生曰："今朝正是个成婚日，那家多应——管准备就亲筵席。"

又问道："吾师！那家里做甚底？买了几十瓶法酒，做了几十分茶食？"法师笑道："休打砌，我见舂了几升陈米，煮下半瓮黄齑。"

生喜不自胜，整衣而待。

【仙吕调·恋香衾】梳裹箱儿里取明镜，把脸儿挣得光莹。拂拭了纱巾，要添风韵。窄地罗衫长打影，偏宜二色罗领。沈郎腰道，与绛绦儿厮称。钤口鞋儿样儿整，僧鞚袜儿恬净。扮了书阁里坐地不稳，镜儿里拈相了内心骋。窗儿外弄影儿行，恨日头儿不到正南时分。

【尾】痒如如把心不定，肚皮儿里骨辘辘地雷鸣，眼愚愚地专盼着人来请。

生更衣不作饭，专待来请。自早至晚，不蒙人至。生曰："法本和尚何相戏我至此？夫人亦待我薄矣！"

【高平调·木兰花】"从自斋时等到日转过，没个人偢问，酩子里忍饿。便晨等到合昏个，不曾汤个水米，便不饿损卑末！

果是咱饥变做渴，咽喉乾燥肚儿里如火。"开门见法本来参贺："您那门亲事议论的如何？"

生作色曰："我平日待师不薄，师何薄我如此？"师曰："不知我所以薄公者？"生曰："适来嘱师问亲，师报我以今日见请。自朝抵暮，殊不蒙召。非师薄我何？"师曰："山僧过矣！夫人言明日作排，非今日矣！"生笑曰："两句传示，尚自疏脱，怎背诵《华严经》呵！秃吊！"师笑而去。生通宵不寐。须臾，日色清晨，果见红娘敛衽道："夫人有请。"

【仙吕调·赏花时】恰正张生闷转加，蓦见红娘欢喜煞，又手举迎他。连忙陪笑道："姐坐来么！"

红娘曰："夫人使来，怎敢！"

"相国夫人教邀足下，是必休教推避咱，多谢解元呵！"张生道："依命！我有分见那冤家。"

【尾】"不图酒食不图茶，夫人请我别无话，孩儿，管教俺两口儿就亲哟！"

红娘笑而去。

【双调·惜奴娇】绝早侵晨，早与他忙梳裹，不寻思虚脾真个。你试寻思，秀才家平生饿，无那！空倚着门儿咽唾！

去了红娘，会圣肯书帏里坐，坐不定一地里笃么。觑着日头儿，暂时间斋时过。"杀剌！又不成红娘邓我？"

生正疑惑间，红娘再至，生与俱往见夫人。

【双调·惜奴娇】再见红娘，五脏神儿都欢喜，请来后何曾推避！逐定红娘，见夫人忙施礼，道："前日想娘娘可来惊悸！"

相国夫人谨陪奉张君瑞，道："辄敢便屈邀先辈。子母孤孀，又无个别准备。可怜客寄，愿先生高情勿罪！"

命生坐。茶讫，生起致辞曰："前者凶人掩至，惊扰尊怀。且喜雅候无恙。"

夫人称谢，邀生坐，命进酒来。

【仙吕调·赏花时】体面都输富贵家，客馆先来撇掠得雅，铺设得更奢华：帘垂绣额，芸阁小窗纱。

尺半来厚花茵铺矮榻，百和奇香添宝鸭，饮馔味偏佳。一托头的侍婢，尽是十五六女孩儿家。

【尾】轻敲檀板送流霞，壁间簇吊儿是名人画，如法，胆瓶儿里惟浸几枝花。

生自思之："莺莺必为我有。"

【黄钟宫·侍香金童】"不须把定，不在通媒媾，百媚莺莺应入手。"郑氏起来方劝酒，张生急起，避席祇候。

一门亲事，十分指望着九。不提防夫人情性挡，将下脸儿来不害羞，欺心丛里，做得个魁首。

【尾】把山海似深恩掉在脑后，转关儿便是舌头，许了的话儿都不应口。

道甚的来？夫人谓生曰："妾之孤孱，夫亡，提携幼稚。不幸属师徒大溃，实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犹君之生也。岂可忘其恩哉？"乃命弱子欢郎出拜。

【大石调·红罗袄】酒行到数巡外，君瑞恩情试想："自家倒大采！百媚的冤家，风流的姐姐，有分同谐。"红娘满捧金卮，夫人道个："无休外，想当日厚义深恩若山海，怎敢是常人般待！"

低语使红娘，叫取我儿来。须臾至，髻角儿如鸦，头绪儿白；穿一领绸衫，不长不短，不宽不窄；系一条水运绦儿，穿一对儿浅面钤口僧鞋。都不到怎大小身材，畅好台孩，举止没俗态。

【尾】怎不教夫人珍珠儿般爱？居中中地行近前来，依次第觑着张生大人般拜。

夫人指生曰："当以仁兄礼奉。"欢郎拜，生不受。夫人令婢邀生受拜。生自念之："欢郎，莺之弟也！我不与莺继亲礼，而得兄事，何济？"似有愠色。

【仙吕调·乐神令】君瑞心头怒发，忿得来七上八下；烦恼身心怎按纳，诵笃笃地酩子里骂。

夫人可来夹袖，刚强与张生说话，道："礼数不周休怪呵！教我女儿见哥哥咱。"

夫人令红娘命莺莺出拜尔兄。久之，莺辞以疾。夫人怒曰："张生保尔之

命，不然，尔虏矣！不能报恩以礼，能复嫌疑乎？”又久之，方至。常服悴容，不加新饰，然而颜色动人。

【黄钟宫·出队子】滴滴风流，做为娇羞羸。见人无语但回眸，料得娘行不自由，眉上新愁压旧愁。

天天闷得人来瘸，把深恩都变做仇。比及相面待追依，见了依前还又休，是背面相思对面羞。

【尾】怪得新来可啷噜，折到得个脸儿清瘦。瘦即瘦，比旧时越模样儿好否！

当初救难报恩，望佳丽结丝萝；及至免危答贺，教玉容为姊妹。此时张生筵上无语，情怀似醉，偷目觑莺，妍态迥别。

【南吕宫·瑶台月】冤家为何，近日精神，直恁的消磨？浑如睡起，尚古予不曾梳裹。杏腮浅澹羞匀，绿鬓珑璁斜躲。眉儿细，凝翠娥；眼儿媚，剪秋波。娇多！想天真不许胭脂点污。

谩言天上有姮娥，算人间应没两个。朱唇一点小颗颗，似樱桃初破。庞儿宜笑宜嗔，身分儿宜行宜坐。腰儿细，偏袅娜；弓脚小，绣鞋儿是红罗。轻挪！伽伽地拜，百般的软和。

【三煞】等得夫人眼儿落，斜着禄老儿不住睃，是他家伴不俶人。都只被你个可憎姐姐，引得眼花心乱，俏似风魔。

酒入愁肠醉颜酡，料自家没分消他。想昨来枉了身心，初间唤做得为夫妇；谁知今日，却唤俺做哥哥！

是俺失所算，谩摧挫，被这个积世的老虔婆瞒过我！

如何见得？有《莺莺本传歌》为证。歌曰：

“此时潘郎未相识，偶住莲馆对南北；
潜叹恫惶阿母心，为求白马将军力。
明明飞诏五云下，将选金门兵悉罢。
阿母深居鸡犬安，八珍玉食邀郎餐；
千言万语对生意，小女初笄为姊妹。”

莺拜毕，因坐于郑旁，凝睇怨绝，若不胜情。生目之，不知所措。

【商调·玉抱肚】没留没乱，不言不语。尽夫人问当，夫人说话，不应一句。酒来后满盏家没命饮，面磨罗地甚情绪！吃着下酒，没滋味，似泥土。自心窖腹：莺莺指望同鸳侣，谁知道打脊老躯许不与！

可憎的脸儿堪捻塑，梅妆浅浅宜澹注。唱呵好！风风韵韵，捻捻腻腻，济济楚楚。鹘鸽的禄老儿，说不尽的抢；尽人劳攘，把我不觑。咫尺半，如天边，谩长吁，奈何夫人间阻！苦煞人也天不管。刚待弃了，争奈煞肠肚。

【尾】“婆婆娘儿好心毒，把如休教请俺去。及至请得我这里来，却教我眼受苦！”

生因问莺齿。夫人曰："十七岁矣！"生徐以辞道莺，宛不蒙对，生徬徨爱慕而已。欲结良姻，未获其便，因乘酒自媒云："小生虽处穷途，祖、父皆登仕版，两典大郡，再掌丝纶。某弟某兄，各司要职。惟珙未伸表荐，流落四方。自七岁从学，于今十七年矣。十三学《礼》，十五学《春秋》，十六学《诗》、《书》，前后五十余万言，置于胸中。二九涉猎诸子，至于禅律之说，无不著于心矣！后拟古而作相材时务内策。仗此决巍科，取青紫，亦不后于人矣。不幸尚书捐馆，数年置功名于度外，乃躬祭祀于墓侧。生事死葬之礼，于今毕矣！今日蒙圣天子下诏，乃丈夫富贵之秋，姑待来年，必期中鹄。愿不以自陈见责者，东方朔求见武帝，尚自媒书，时异事同，吾不让矣！今日旅食萧寺，邂逅相遇。特叙亲礼者，不自序行藏，夫人焉知终始？今因酒便，浪发狂词。无罪！无罪！"

夫人曰："先生之言，信不诬矣。然尚困布衣，必关诸命。"

生曰："若承家荫，践仕途久矣！奈非本心。丈夫隐则傲世，起则冲天，况遇明时简阅！然莺莺方年十七，未结良姻，敢问夫人，愿闻所以？"

【仙吕调·乐神令】张生因而下泪以跪，说道："不合问个小娘子年纪？"相国夫人道："十七岁。"张生道："因甚没佳配？"

夫人可来积世，瞧破张生深意，使些儿譬似闲腌见识，着衫子袖儿淹泪。

夫人泣下，徐而言曰："先生之言，深会雅意。莺莺女子，容质粗陋，如若委身足下，其幸有三：一则谩塞重恩，二则身有所托，三则佳人得配才子。妾其愿也。"

言未已，生起谢曰："无状竖子，敢继良姻！"

夫人急起谓生曰："先相公秉政朝省，妾兄郑相幼子恒，年今二十，郑相以亲见属。故相不获已，以莺许之恒。莺方及嫁，相公逝去，故未得成亲。若非故相先许郑相，必以莺妻君，以应平生之举。"

【仙吕调·醉醺香山会】那张生闻说罢，喏喏地告退。夫人请是必终席，张生不免放身坐地。便是醍醐甘露酒，怎再吃？

不语不言，闻着酒只推磕睡，枉了降贼见识。歪着头避着，通红了面皮，筵席上软摊了半壁。

莺莺见生敷扬己志，窃慕于己，心虽匪石，不无一动。

【双调·月上海棠】张生果有孤高节，许多心事向谁说？眼底送情来，争奈母亲严切。空没乱，愁把眉峰暗结。

多情彼此难割舍，都缘只是自家孽。席上正喧哗，不觉玉人低趄。莺道："休劝酒，我张生哥哥醉也。"

莺谓夫人曰："兄似不任酒力。"生开目视莺微笑。夫人曰："本欲终席，先生似倦于酒。"令红娘扶生归馆。

生亦不答而去。至舍，生取金钗一只，以馈红娘。

红娘惊谓生曰："妾奉夫人懿旨，送先生归馆，是何以物见赐？窥先生有意于莺，不能通殷勤，欲因妾以叙意。不然，何赐之厚？"生曰："慧哉！红娘之问。

吾实有是心。娘子侍莺左右，但欲假你一言，申予肺腑。如万一有成，不忘厚德。”

红娘笑曰：“莺莺幼从慈母之教，贞顺自保，虽尊亲不可以非语犯，下人之谋，固难入矣！”

【仙吕调·赏花时】“酒入愁肠闷转多，百计千方没奈何，都为那人呵！知她——你姐姐，知我此情么？

眼底闲愁没处着，多谢红娘见察。我与你试评度，这一门亲事，全在你成合。”

【尾】“些儿礼物莫嫌薄，待成亲后再有别酧贺，奴哥！托付你方便之个。”

红娘曰：“先生醉矣。”竟不受金，忿然奔去。

生不胜怏怏。况是无聊，又闻夜雨。

【中吕调·棹孤舟缠令】不以功名为念，五经三史何曾想？为莺娘，近来妆就个轻浮浪也罗！老夫人做事挡搜相，做个老人家说谎。白甚铺谋退群贼，到今日方知是枉也罗！一陌儿来，直恁地难偎傍。死冤家，无分同罗幌也罗！待不思量又早隔着窗儿望，赢得眼狂心痒痒。百千般闷和愁，尽总攒在眉尖上也罗！

【双声叠韵】烛荧煌，夜未央，转转添惆怅。枕又闲，衾又凉，睡不着如翻掌。谩叹息，谩悒怏，谩道不想怎不想？空赢得肚皮儿里劳攘！

泪汪汪，昨夜甚短，今夜甚长，挨几时东方亮？情似痴，心似狂，这烦恼如何向？待漱下，又瞻仰，道忘了，是口强，难割舍我儿模样。

【迎仙客】宜淡玉，称梅妆，一个脸儿堪供养。做为挣，百事抢，只少天衣，便是捻塑来的观音像。

除梦里曾到他行，烧尽兽炉百和香，鼠窥灯偎着矮床。一个孽相的蛾儿，绕定那灯儿来往。

【尾】渐零零的夜雨儿击破窗，窗儿破处风吹着忒飘飘的响，不许愁人不断肠。

早是梦魂成不得，湿风吹雨入疏棂。

异日，红娘复至，曰：“夫人致意先生，今夜又候清胜。昨日酒不终席，先生不罪，多幸！”

生谢曰：“不才小子，过蒙腆饷。然昨者凶贼叩门，夫人以亲见许。以酒食馈我，令莺娘以兄礼待，薄我何多！今当西归长安，与夫人绝矣！”

【大石调·洞仙歌】“当初遭难，与俺成亲事。及至如今放二四，把如合下休许咱家。你恁地，我离了他家门便是！

“不如归去，却往京师。见你姐姐夫人俱传示：你咱说谎，我着甚痴心没去就，白甚只管久淹留萧寺？”道得一声“好将息”，早收拾琴囊，打叠文字。

【双调·御街行】张生欲去心将碎，却往京师里。收拾琴剑背书囊，道："保重！红娘将息！"红娘靦了高声道："君瑞先生喜！
思量此事非人力，也是关天地。这书房里往日嗤曾来，不曾见这般物事。只因此物，不须归去，你有分学连理。"

红娘曰："妾不忍先生悒怆，谩为言之。观人好恶，乃知人之本情。顺之则合，逆之则离；将有所谋，必有所好。今有一策，可使莺启门就此，愿不以愚贱之言见弃。"

生曰："我思面莺之计，智竭思穷，尚不可得。今娘子有屈莺就见之策，敢不听命。虽赴汤火，亦愿为之。乞赐一言，以慰愁苦。"

红娘曰："莺莺稍习音律，酷好琴阮。今见先生囊琴一张，想留心积有日矣。如果能之，莺莺就见之策，尽在此矣！"

生闻之，捧腹而笑。

【仙吕调·恋香衾】是日张生正郁闷，闻言点头微哂，道："九百孩儿休把人厮哄，你甚胡来我怎信？"红娘道："先辈停头，只因此物，有分成亲。
妇女知音的从古少，知音的只有个文君。着一万个文君，怎比莺莺？多慧多娇性灵变，平生可喜秦箏。若论弹琴擘阮，前后绝伦。"

【尾】"等闲要相见——见无门，着何意思得成秦晋？不须把定，这七弦琴便是大媒人。"

红娘曰："如先生深夜作两三弄，莺闻必至，妾当从行。如闻声欸，乃莺至矣。愿先生变雅操为和声，以词挑之，事必谐矣！莺亦善赋者，恐因此而得成。先生裁之，但恐先生不能耳！"

生曰："吾虽不才，深善于此！"

卷　第　四

【双调·文如锦】"说恁心聪，算来有分自家共。若论着这弹琴，不是小儿得宠，从幼小抚丝桐。啼乌怨鹤，离鸾别凤。使了千百贯现钱，下了五、七年埋功。曾师高士，向焚香窗下，煮茗轩中，对青松，弹得高山流水，积雪堆风。
三百篇新声诗意尽通，一篇篇弹得风赋雅颂。古操新声，循环无始终。述壮节，写幽悰。闲愁万斛，离情千种。教知音的暗许，感怀者自痛。今夜里弹他几操，博个相逢。若见花容，平生的学识，今夜个中用。"

【尾】"红娘，我对你不是打哄，你且试听一弄，休道你姐姐，速莫是石头人也心动。"

红娘归。

【仙吕调·赏花时】去了红娘闷转加，比及到黄昏没乱煞。花影透窗纱，几时是黑，得见那死冤家！

先拂拭瑶琴宝鸭，只怕我今宵磕睡。呵！先点建溪茶，猛吃了几碗。惭愧哑！僧院已闻鸦。

【尾】碧天涯几缕儿残霞，渐听得琤琤地昏钟儿打。钟声才罢，又戍楼寒角奏《梅花》。

是夜晴天澄彻，月色皓空，生横琴于膝。

【中吕调·满庭霜】幽室灯清，疏帘风细，兽炉香爇龙涎。抱琴拂拭，清兴已飘然。此个阁儿虽小，其间趣不让林泉。初移轸，啼乌怨鹤，飞上七条弦。

循环成雅弄，纯音合正，古操通玄。渐移入新声，心事都传。一鼓松风瑟瑟，再弹岩溜涓涓。空庭静，莺莺未寐寝，须到小窗前。

其琴操曰：

"琴！琴！
轸玉，徽金。
其操雅，
其趣深。
玄鹤集洞，
啼乌绕林。
洗涤是非耳，
调和道德心。
激松风于石壁，
迸远水于孤岑。
不是秦筝合众听，
高山流水少知音。
琅琅雅韵，
宽游子之愁怀，
落落正声，
醒饮人之醉梦。"

红娘报鸾曰："张兄鼓琴，其韵清雅。可听否？"莺曰："夫人寝未？"红娘曰："夫人已熟寐矣。"

莺潜出户，与红俱行。

【中吕调·粉蝶儿】何处调琴，惺惺地把醉魂呼醒？正僧庭夜凉人静。羽衣轻，罗袜薄，轻寒犹嫩。夜阑时徘徊，月移花影。

寻声审听，冷然出尘幽韵。过空庭渐穿花径，蹑金莲，即渐到中庭。待侧近，转踌躇，聒聒地把心不定。

【尾】牙儿抵着不敢子声，侧着耳朵儿窗外听，千古清风指下生。

红娘声欸于窗侧。生闻之，惊喜交集，曰："莺即至矣，看手段何似！"

【仙吕调·惜黄花】清河君瑞，不胜其喜。宝兽添香，稽首顶礼："十个指头儿，自来不孤你，这一回看你把戏。

孤眠了一世，不闲了一日。今夜里弹琴不同恁地。还弹到断肠声，得姐姐学连理。指头儿，我也有福罗，你也须得替！"

【仙吕调·赏花时】宝兽沉烟衾碧丝，半折的梨花繁杏枝，牧一胆瓶儿。冰弦重理，声渐辨雌雄。

说尽心间无限事，声欸微闻莺已至。窗下立了多时，听沉了一饷。流泪湿却胭脂。

【尾】也不弹雅操与新声，流水高山多不是，何似？一声声说尽相思。

张生操琴，歌曰：

"有美人兮，见之不忘！
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
凤飞翔翔兮，四海求凰，
无奈佳人兮，不在东墙。
张琴代语兮，聊写微茫，
何时见许兮，慰我彷徨？
愿言配德兮，携手相将，
不得于飞兮，使我沦亡。"

其辞哀，其意切，凄凄然如别鹤唳天。莺闻之，不觉泣下。但闻香随气散，情逐声来。生知琴感其心，推琴而起。

【双调·芰荷香】夜凉天冷冷，十指心事都传。短歌才罢，满庭春恨寥然。莺莺感此，阁不定粉泪涟涟，吞声窨气埋怨。张生听此，不托冰弦。

火急开门月下觑，见莺莺独自明月窗前。走来跟底，抱定款惜轻怜。"薄情业种，咱两个彼各当年。休！休！定是前缘，今宵免得两下里孤眠。"

【尾】女孩儿唬得来一团儿颤，低声道："解元听分辨，你更做搂荒，敢不开眼？"

抱住的是谁？是谁？张生拜觑。

【中吕调·鹊打兔】畅忒昏沉，忒蒸古，忒猖狂。不问是谁，便待窝穰。说志诚，说衷肠；骋奸俏，骋浮浪。初唤做莺莺，孜孜地觑来，却是红娘。

打惨了多时，痴呆了半饷。惟闻月下，环佩玎珰。莲步小，脚儿忙；柳腰细，裙儿荡。嚣嚣地心惊，微微地气喘，方过回廊。

【尾】朱扉半开哑地响，风过处微闻兰麝香，云雨无缘空断肠。

生问红娘曰："莺适有何言？"红娘曰："无他言，惟悒怨涕泣而已。妾逆度之，似有所动。今夕察之，拂旦报公。"

红娘别生归寝，莺已卧矣。烛光照夜，愁思搅眠。

【中吕调·碧牡丹】夜深更漏悄，莺莺更闷愁不小。拥衾无寐，心下徘徊筹度："君瑞哥哥为我吃耽搁。你莫不枉相思，枉受苦，枉烦恼！
适来琴内排喚着，即自家大段不晓。自心思忖，怕咱做夫妻后不好！奴正青春，你又方年少。怕你不聪明？怕你不稔色？怕你没才调？"

【鹊打兔】"奈老夫人情性怆，非草草，虽为个妇女，有丈夫节操。俺父亲居廊庙，宰天下，存忠孝。妾守闺门，些儿恁地，便不辱累先考！
所重者，奈俺哥哥由未表，适来恁地把人奚落。司马才，潘郎貌，不由我，难偕老。怎得个人来，一星星说与，教他知道。"

【双声叠韵】夜迢迢，睡不着，宝兽沉烟袅。枕又寒，衾又冷，画烛愁相照。甚日休？几时了？强合眼，睡一觉，怎禁梦魂颠倒，夜难熬！
背画烛，魆魆地哭，泪滴了知多少！哭得烛又灭，香又消，转转心情恶。自埋怨，自失笑，自解叹，自数搠。眼悬悬地，盼明不到。

【尾】昏沉的行者管贪睡着，业相的明月儿不疾落，懦懒的鸡儿甚不唱叫？

莺通宵无寐，抵晓方眠。红娘目之，不胜悲感；侵晓而起，以情告生。

【黄钟宫·侍香金童缠令】红娘急起，心绪愁无那，忙穿了衣裳离绣阁。"如与解元相见呵，一星星都待说与子个。"
急离门首，连忙开放锁，直奔书阁里来见他。天色儿又待明也，不知做甚么，书阁里兀自点着灯火。

【双声叠韵】把窗儿纸微润破，见君瑞披衣坐。管是文字忙、诗赋多，做甚闲功课？见气出不迭，口不暂合。自埋怨，自摧挫，一会家自哭自歌。

【出队子】俏一似风魔，眉头儿厮系着。红娘不觉泪偷落："相国夫人端的左，酷毒害的心肠恁嗤过！"

【尾】"做个夫人做不过，做得个积世虔婆，教两下里受这般不快活。"

红娘曰："开书斋。"张生见了，且喜且惊。

【仙吕调·胜葫芦】手取金钗把门打，君瑞问："是谁家？""是红娘罗！待与先生相见咱。"张生闻语速开门，连问："管是恁姐姐使来咍？
昨日因循误见他，咫尺抵天涯。一夜教人没乱煞！"红娘道："且住，把莺莺心事说与解元哦！"

红谓生曰："公勿忧，观姐姐之情，于公深矣！安听诉衷肠。"

【中吕调·古轮台】"莫心忧！解元听妾话踪由。俺姐姐夜来个闻得琴中挑斗，审听了多时，独语独言搔首。手抵牙儿，喟然长叹：'奈何慈母性狐搜，应难欢偶！'料来他一种芳心，尽知琴意。非不多情，自傍自偢。争奈他家不自由！我团着精，取个从今后为伊瘦。"

张生闻语，扑撒了满怀里愁。想："料死冤家心中先有，琴感其心，见得十分能勾。教俺得来，痛惜轻怜，绣闼深处效绸缪，尽百年相守。据自家冠世文章，谪仙才调。胸卷江淮，肠撑星斗。脸儿又清秀，怎不教那稔色的人人挂心头！"

【尾】"他家肯方便觑个缘由，知自家果有相如才调，肯学文君随我走。"

生曰："情已动矣，易为政耳！"因笔砚作诗一章。

【双调·御街行】文房四宝都拈至，先把松烟试。墨池点得兔毫浓，拂拭锦笺一纸。笔头洒落相思泪，尽写心间事。

也不打草不勾思，先序几句俺传示。一挥挥就一篇诗，笔翰与羲之无二。须臾和泪一齐封了，上面颠倒写一对鸳鸯字。

张生谓红娘曰："敢烦持此达莺右左。"

红娘曰："莺素端雅，焉敢以淫词致于前？然恃先生脱祸之恩，因莺莺慕郎之意，试为呈之。"持笺归，置于妆台一边。

莺起理妆，见其简而视之。

【仙吕调·赏花时】过雨樱桃血满枝，弄色奇花红间紫。清晓雨晴过，起来梳裹，脂粉未曾施。

把简儿拈来抬目视，是一幅花笺，写着三五行儿字，是一首断肠诗。低头了一饷，读了又寻思。

【尾】觑着红娘道："怎敢如此！打脊风魔虔妮子。"这妮子合死，脸儿上与一照台儿。

照台举，绶带飞空；宝鉴响，花砖粉碎。

红娘急趋过曰："死罪！死罪！"诗云：

"相思恨转深，谩托鸣琴弄。
乐事又逢春，花心应已动。
幽情不可违，虚誉何须奉！
莫恶月华明，且怜花影动。"

【仙吕调·绣带儿】纸窗儿前，照台儿后，一封儿小简掉在纤纤手。拆开读罢，写着淫诗一首。自来心肠怕，更读着恁般言语，你寻思怎禁受？低头了一饷，把庞儿变了眉儿皱，道："张兄淫滥如猪狗，若夫人知道，多大小出丑。

不良的贱婢好难容，要砍了项上驴头。多应是你厮迤厮逗。兀的般言语，怎敢着我咱左右！这回且担免，若还再犯后，孩儿！多应没诉休。如今俺肯推穷到底胡追究？思量定不必闲合口，且看当日把子母每曾救。"

【尾】"如还没事书房里走，更着闲言把我挑斗，我打折你大腿、缝合你口。"

莺曰："非汝孰能持诗至此？我以兄有活命之恩，不欲明言。今后勿得。"红

娘谢罪。

莺曰："我不欲面折。"因笔左侧，书于笺尾，令："红娘，持此报兄，庶知我意。"

红娘精神失措，手足战栗，趋至生前。生惊问之。

【仙吕调·点绛唇】惊见红娘，泪汪汪地眉儿皱。生曰："可憎姐姐，休把人僝僽。

百媚莺莺，管许我同欢偶？更深后与俺相约，欲学文君走。"

【尾】红娘闻语道："休针喇，放二四，不识娘羞！待要打折我大腿，缝合我口。"

红娘曰："几乎累我。"生曰："何故？"红娘尽诉莺莺意。生惊曰："奈何？"红娘示笺。生视之，微笑曰："好事成矣！"红娘曰："莺适甚怒，却有何言？"生指诗悉解其意。

题其篇曰：《明月三五夜》。

其诗曰：

"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

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今十五日，莺诗篇曰《明月三五夜》，则十五夜也。故有'待月西厢'之句。'迎风户半开'，私启而候我也。'拂墙花影动'者，令我因花而逾垣也。'疑是玉人来'者，谓我至矣！"

红娘笑曰："此先生思慕之深，妄生穿凿，实无是也。"言讫而去。生专俟天晚。

【黄钟宫·出队子】咫尺抵天涯，病成也都为他，几时到今晚见伊呵？业相的日头儿不转角，敢把愁人刁虐杀。

假热脸儿常软定，把人心不鉴察。邓将军，你敢早行么？咱供养不曾亏了半恰，枉可惜了俺从前香共花。

【尾】一剌儿没巴避抵一夏，不当道你个日光菩萨，没转移好教贤圣打。

是夕一鼓才过，月华初上，生潜至东垣，悄无人迹。

【中吕调·碧牡丹】夜深更漏悄，张生赴莺期约。落花熏砌，香满东风帘幕。手约青衫，转过栏干角。见粉墙高，怎过去？自量度。

又愁人撞着，又愁怕有人知道。见杏梢斜堕衰，手触香残红惊落。欲待逾墙，把不定心儿跳。怕的是：月儿明，夫人劣，狗儿恶。

【尾】照人的月儿怎得云藏却，看院的狗儿休唱叫，愿劣相夫人先睡着。

【黄钟宫·黄莺儿】君瑞，君瑞！墙东里一跳，在墙西里扑地。听一人高叫道："兀谁？"生曰："天生会在这里。"

闻语红娘道："踏实了地，兼能把戏。你还待教跳龙门，不到得恁的！"

见其人，乃红娘也。红娘曰："更夜至此，得无嫌疑乎？"

【双调·搅筝琶】红娘曰："君瑞好乘龙，半夜三更撇人家院舍。明日告州衙，教贤分别。官人每更做担饶你，须监收得你几夜。"

张生闻语，急忙应喏："听说！听说！不须姐姐高声叫，怀儿里元自有简帖。写着启户迎风，西厢待月，明道暗包笼，是你姐姐。红娘，你好不分晓，甚把我拦截？

【尾】"今宵待许我同欢悦，快疾忙报与你姐姐，道门外玉人来也！"

怎见得有简帖期生来？有《本传歌》为证。歌曰：

"丹诚寸心难自比，写在红笺方寸纸，
寄语春风伴落花，仿佛随风绿杨里。
窗中暗读人不知，剪破红绡裁作诗，
还怕香风易飘荡，自令青鸟口衔之。
诗中报郎含隐语，郎知暗到花深处，
三五月明当户时，与郎相见花间语。"

生返，复解诗中之意。

红娘曰："先生少待，容妾报之。"云云。

倏忽红娘奔至，连曰："至矣！至矣！"

张生但欢心谓得矣。及乎至，则端服严容，大怒生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见托。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佚之词？始以护人之乱为义，而终以诲淫之语为谋。以谋易乱，夺彼取此，又何异矣？诚欲寝其词，则保人之奸不贞；明之于母，则背人之惠不详。将寄词婢仆，又惧不得发其真诚，是用托喻短章，愿自陈启。犹惧兄之见难，因鄙靡之词以求必至。非礼之动，能不愧心？愿兄怀廉耻之心，无及于乱；使妾保谨廉之节，不失于贞。"

【般涉调·哨遍缠令】是夜莺莺从头对着张生，一一都开解："当日全家遇非灾，夫人心下惊骇。与眷爱家属，尽没逃生之计，仿佛遭残害。谢当日先生奇谋远见，坐施了决胜良策。极深恩重若山海，不似寻常庶人般待。认义做哥哥，厚礼相钦？未尝懈怠。

念兄以淫词，适来侍婢遗奴侧。解开递披读，兀然心下疑猜。故恰才，令人许以亲词相约，果是先生届。料当日须曾读先圣典教，五常中礼义偏大。弟兄七岁不同席。今日特然对兄白，岂不以是非为戒！"

【急曲子】"思量可煞作怪，夜静也私离了书斋。走到寡妇人家里，是别人早做贼捉败。此言当记在心怀，知过后自今须改。"

【尾】"莫怪我抢，莫怪我责！我为个妹妹你作此态，便不枉了教人唤做秀才。"

张生去住无门，红娘精神失色。云云。

【般涉调·夜游宫】言罢莺莺便退，兀的不羞杀人也天地！怎禁受红娘厮调戏，道："成亲也先生喜！喜！"

“贱妾是凡庸辈，诗四句不知深意。只唤做先生解经理，解的文义差，争知快打诗谜！”

红娘曰：“羞煞我也！羞煞我也！”张生自笑，徐谓红娘曰：

【仙吕调·绣带儿】“你寻思，甚做处，不知就里，直恁冲冲怒！把人请到，是他做死地相抢，大小大没礼度。俺也须是你个哥哥，看人似无物。据恰才的做作，心肠料必如土木。刚夸贞烈，把人耻辱。这一场出丑，向谁伸诉！

红娘姐姐，你便聪明。当初曾救他子母，谁知到今把恩不顾。恰才据俺对面不敢支吾，白受恁闲惊怖，细寻思吾也乾白。俺捺拨那孟姜女，之乎者也，人前卖弄能言语。俺锴口儿又不曾还一句，这些儿羞懒，怎能担负？”

【尾】“如今待欲去又关了门户，不如是两个权做妻夫。”红娘道：“你莽时书房里去。”

生带惭色，久之方出。

【般涉调·苏幕遮】那张生，心不悦，过得墙来，闷闷归书舍。壁上银缸半明灭，床上无眠，愁对如年夜。

寸心间，愁万叠，非是今生，尽是前生业。有眼何曾暂交睫，泪点儿不干，哭向西窗月。

【柘枝令】“花唇儿恁地把人调揭，怎对外人分说？当初指望做夫妻，谁知变成吴越！

顿不开眉尖上的闷锁，解不开心头愁结。是前生宿世负偿伊，也须有还彻！”

【墙头花】“当初指望，风也不教泄，事到而今已不藉。莫不是张珙曾声扬，莫不是别人曾间谍？

郡贼作警，早忘了当时节，及至如今卖弄贞烈。孤恩的毒害婆婆，负心的薄情姐姐。亲曾和俺诗韵，分明寄着简帖。谁知是咭咩，此恨教人怎割舍？情诗儿自今休吟，简帖儿从今莫写！”

【尾】“不走了，厮觑者，神天报应无虚设。休！休！休！负德孤恩的见去也！”

张生勉强弃衣而卧。

【黄钟宫·出队子】“他每孤恩，适来到埋怨人。见人扶弱骋精神，幸自没嗔刚做嗔，浑不似那临危忙许亲。

花言巧语抢了俺一顿，俺耳边伴不闻。归来对这一盏恼人灯，明又不明，昏又不昏，你道教人怎不断魂！”

【尾】早是愁人睡不稳，约来到二更将尽，隔窗儿蓦听得人唤门。

卷　第　五

生启门观，喜不自胜。是谁？是谁？伴愁单枕，翻成并枕之欢；掩泪孤衾，变作同衾之乐。是谁？是谁？乃莺莺也。

生惊问："适何遽拒我？"莺莺答曰："以杜谢侍婢之疑。"

生拥莺至寝。

【仙吕调·绣带儿】喜相逢，笑相拥，抱来怀里，埋怨薄情种："适来相见，不得着言相诮，今夜劳合重。你也有投奔人时，姐姐瞧起动。传言送简，分明许我效鸾凤，谁知一句儿不中用。甚厮捱厮逗，把人调弄？"

莺莺闻此，道谢相从。着笑把郎供奉，耳朵儿畔尽诉苦悰。脸儿粉腻，口边朱麝香浓。锦被翻红浪，最美是玉臂相交，偎香姿怜宠。莺莺何曾改，怪娇痴似要人润纵，丁香笑吐舌尖儿送。撇然惊觉，衾枕俱空。

【尾】琅琅的听一声萧寺击疏钟，玉人又不见方知是梦，愁浓！楚台云雨去无踪。

疏钟敲破合欢梦，晓角吹成无尽愁。

【中吕调·踏莎行】辣浪相如，薄情卓氏，因循堕了题桥志。锦笺本传自吟诗，张张写遍莺莺字。

沈约一般，潘郎无二，算来都为相思事。"莺莺，你还知道我相思，甘心为你相思死！"

生自此行忘止，食忘饱，举措颠倒，不知所以。久之成疾。

大师窃知，径来问病，曰："佳时难得，春物正妍，何事萦心，致损天和如此？"

生曰："非师当问。"

【仙吕调·赏花时】过雨樱桃血满枝，奔色的奇花红间紫，垂柳已成丝。对许多好景，触目是断肠诗。

愁色的庞儿憔悴死，欲写相思，除非天样纸，写不尽这相思。拍愁担恨，孤负了赏花时。

【尾】"不明白担阁的如此。欲问自家心头事，愿听我说，似这心头横倚个海猴儿！"

大师笑曰："以一女子，弃其功名远业乎？"生曰："仆非不达。潘郎多病，宋玉多愁，触物感情，所不免矣！"

师知其不可勉，但曰"子慎汤药"而去。自是废寝忘餐，气微嗜卧。夫人想生病，令红娘问候。

张生声丝气喘，问红娘曰："莺莺知我病否？你来后，又有甚诗词简帖？"

红娘道："又来也那，你又来也！"

【高平调·糖多令】光景迅如梭，恹恹愁闷多，思量都为奴哥。不顾深恩成间阔，丈抵是那少年女女也罗！

旧恨怎消磨？新愁没奈何！不防忧损天和。怎吃受夫人看冷破，云雨怎成合也罗！

【牧羊关】白日且犹自可，黄昏后是甚活！对冷落书斋，青荧灯火。一回家和衣睡，一回家被衣坐。共谁闲相守？与影儿厮伴着。

心头病怎成恁么？几日来气微嘴卧。舌缩唇干，全无涕唾。针灸没灵验，医疗难痊可。"见恁姐姐与夫人后，一星星说与呵！"

【尾】"没亲熟病染沉疴。可怜我四海无家独自个，怕得功夫肯咯来看觑我么？"

红娘亦为之沾洒曰："妾必为郎伸意，但恐莺莺情分薄耳，欲去，生止之。

【南吕调·一枝花】红娘将出门，唤住低声问："孩儿！你到家道与莺莺，都为他家害得人来病。咱家乾忐忑，不望他家恁地孤恩短命！

我见得斗分雌雄人，待死后遍些灵圣。阎王问：'你甚死？'我说实情，从始末根由说得须教信。少后三二日，多不过十朝，须要你莺莺偿命！"

【尾】"铸阎王道俺无凭准，抵死谩生断不定，也不共他争，我专指着伊家做照证。"

红娘曰："休罣绊！"去无多时，红娘曰："夫人、姐姐至矣！"生亦不顾，但张目而已矣。

【大石调·感皇恩】张君瑞病恹恹担带不去，说不得凄凉，觑不得凄楚。骨消肉尽，只有那筋脉皮肤，又没个亲熟的人抬举。

有些儿闲气，都做了短叹长嘘，便吃了灵丹怎痊愈？尽夫人存问，半钩不能言语。目间泪汪汪，多情眼，把莺莺觑。

莺抚榻谓生曰："兄之病危矣！不识病甚？愿速言之！"

【黄钟宫·降黄龙衮缠令】"自与兄别来，仿佛十余日，甚陡顿肌肤消瘦添憔悴？尽教人问当，不能应对，眼儿里空恁泪汪汪地。

尚未知伤着甚物，直恁不能起？愿对着夫人，一一说仔细。"料来想必定是些儿闲气，自瘦得个清秀脸儿不戏。

【双声叠韵】"有甚愁，消沈囤，潘鬓懒梳洗？眼又瞑，头又低，子管里长出气。细觑了这病体，好不忘，怎下得！多应是为我后恁地细思忆。

何处疼，那面痛？教俺没理会。管腹胀满，心闭塞？快请个人调理。便道破，莫隐讳！到这里命将逝，莺莺有个药儿善治。"

【刮地风】生曰："多谢伊来问当俺，纵来后何济！自家这一场腌臜病，病得来蹊蹊跷跷。难服汤药，不停水米。不头沉，不脑热，脉儿又沉细。知他为个

甚，吃药后难医？”

【尾】“妹子、夫人记相识，多应管命归泉世。这病说不得，闷恢恢一肚皮。”

莺曰：“妾有小药，能治兄心间郁闷。少顷，令红娘专献药至。”生勉劳谢。

夫人曰：“先生好服汤药，我且去矣。”

生见夫人与莺欲去，生勉强披衣而起。

【高平调·木兰花】那张生闻得道，把旋闸儿披定，起来陪告。东倾西侧的做些腌躯老，闻生没死的陪笑：

“相国夫人恁但去，把莺莺留下胜如汤药。”红娘闻语把牙儿咬：“怎得条白练，我敢绞煞这神脚！”

夫人与莺俱去，生目送之。

【黄钟宫·降黄龙衮】那相国夫人看探了张君瑞，便假若铁石心肠应粉碎。子母每行不到窗儿西壁，只听得书舍里一声仆地。

是时三口儿转身却往书帏内，惊见张生撑在床脚底。赤条条地不能收拾身起，口鼻内俏然没气。

【尾】相国夫人道得：“可惜！早是孩儿一身离乡客寄，死作个不着坟墓鬼。”

令红娘救，少倾稍甦。令一仆驰骑入蒲，请医人至，令看其脉。

医曰：“外貌枯槁，其实无病。”

【黄钟宫·黄莺儿】“奇妙！奇妙！”郎中诊罢，嘻嘻的冷笑，道：“五脏六腑又调和，不须医疗。”

又问生曰：“先生无病何瘦弱如此，为个甚肌肤浑如削？”张生低道：“我心头横着这莺莺！”医人曰：“我与服泻药。”

医留汤一贴，夫人赐钱二千，医退。夫人曰：“宜以汤药治，不可自苦如此。”

夫人与莺既归，无人一至。生曰：“所望不成，虽生何益！”强整衣巾，以缘悬栋。

【仙吕调·六么实催】情怀转转难存济，劳心如醉。也不吟诗课赋，只恁昏昏睡。恰恁待才合眼，忽闻人语。哑地门开，却见薄情种与夫人来这里。

着他方言语，把人调戏。不道俺也识你恁般圈圆。慢长吁气空垂泪，念向日春宵月夜回廊下，恁时初见你。

【六么遍】向花阴底潜身立，渐审听多时方见伊。端的腰儿稔腻，裙衣翡翠。料来春困把湖山倚，偏疑，沉香亭北太真妃。

好多娇媚诸余美！遂对月微吟，各有相怜意。幽情未已，忽观侍婢请伊归去朱门闭。堪悲！只怨阿母阻佳期。

【哈哈令】伊家只在香闺，小生独守书帏，纵写花笺无人寄。忍轻离也哈哈！敛愁眉也咍咍！

【瑞莲儿】咫尺渾如千万里。谁知后来遇群贼，子母无计皆受死，难闪避。恁时节——是俺咱可怜见你那里。

【咍咍令】蒲关巡检与我相知，捉贼兵免了灾危。恁时许我为亲戚。不望把心欺也哈哈！好昧神祇也咍咍！

【瑞莲儿】刁鞑得人来成病体，争如合下休相识。三五日来不汤个水米，教俺难恋世！到此际——兀谁可怜见我那里。

【尾】把一条皂绦梁间系，大丈夫死又何悲，到黄泉做个风流鬼！

【双调·御街行】张生是日心将碎，猛把残生弃。手中把定套头儿，满满地两眼儿泪。思量人命也非小可，果是关天地。

夫人去后门儿闭，又没甚东西。蓦一人走至猛推开，不觉胜来根底。舒开剌绣弹筝手，扯住张君瑞。

虽云祸福无门，大抵死生由命。当日一场好事，顷刻不成；后来万里前程，逡巡有失。拽住的是谁？是谁？红娘也。

谓生曰："先生惑之甚矣！妾若来迟，已成不救。"曰："莺自视郎疾归，泣谓妾曰：'莺之罪也！因聊以诗戏兄，不意至此！如顾小行，守小节，误兄之命，未为德也。'令妾持药见兄。"

【中吕调·古轮台】那红娘对生一一话行藏："俺姐姐探君归，愁入兰房，独语独言，眼中雨泪千行。良久多时，喟然长叹，低声切切唤红娘，都说衷肠。道：'张兄病体尪羸，已成消瘦，不久将亡。都因我一个，而今也怎奈何？我寻思顾甚清白救才郎。'

当时闻语，和俺也恓惶。遣妾将汤药，来到伊行。却见先生这里恰待悬梁。些儿来迟，已成不救，定应一命见阎王。人好不会思量！试觑他此个帖儿，有些汤药教与伊服，依方修合，闻着喷鼻香。久服后，补益丹田助衰阳。"

【尾】一天来好事里头藏，其间也没甚诸般丸散，写着个专治相思的圣惠方。

乃一短简，外封曰："小诗奉呈才兄文几，莺莺谨封。"生取古鼎，令添香，置诸笔几之上，谓红娘曰："往者以亵慢而见责，今日敢无礼乎！"生遂拜之。

【木兰花】急添香，忙礼拜。躬身合掌，以手加额。香烟上度过把封皮儿拆。明窗底下，款地舒开。

不知写着甚来，读罢稿几回喝采。十分来的鬼病，九分来痊差。红娘劝道："且宁耐，有何喜事恁大惊小怪？"

张生遂展开，读了莺莺诗，喜不自胜，其病顿愈。诗曰：

"勿以闲思想，摧残天赋才！

岂防因妾幸，却变作君灾。

报德难从礼，裁诗可当媒，
高唐休咏赋，今夜雨云来。”
都来四十字，治病赛卢医。

【仙吕调·满江红】清河君瑞，读了嘻嘻地笑不止。也不是丸儿，也不是散子，写遍幽期书体字。叠了舒开千百次，念得熟如本传，弄得软如故纸。也不是闲言语，是五言四韵、八句新诗。若使颗朱砂印，便是偷情帖儿，私期会子。

尽红娘问而不答。蓦见红娘询问着，道：“若泄漏天机，是那不是？”“是恁姐姐，今宵与我偷期的意思，说与你也不碍事。”红娘闻语吸地笑，道：“一言赖语都是二四。没性气闲男女！不道是哑你，你唤做是实志。你好不分晓，是前来科段今番又再使！”

生曰：“汝欲闻此妙语，吾能唱之而无和者，奈何？”

红娘曰：“妾和之，可乎？”

张生曰：“可。”

【仙吕调·河传令缠】“不须乱猜这诗中意思，略听我款款地开解。谁指望是他劣相的心肠先改，想咱家不枉了为他害。

红娘姐姐且宁耐，是俺当初坚意，这好事终在。一句句唱了，须管教伊喝采。”那红娘道：“张先生快道来！”

【乔合笙】休将闲事苦萦怀，(和)“哩哩罗！哩哩罗！哩哩来也。”取次摧残天赋才！(和)不意当初完妾命，(和)岂防今日作君灾。(和)仰酬厚德难从礼，(和)谨奉新诗可当媒；(和)寄语高唐休咏赋，(和)今宵端的雨云来。

【尾】那红娘言：“休怪！我曾见风魔九伯，不曾见这般个神狗乾郎在。”

生谓红娘曰：“自向来饮食无味，今日稍饥。想夫人处必有佳馔，烦汝敬谒，不拘多寡，以疗宿饥，可乎？”

红娘诺而往，顷而至，持美馔一盘。生举筋而罄。

红娘曰：“吃得作得，信不诬矣！”

【中吕调·碧牡丹】小诗便是得效药，读罢顿然痊较。入时衣袂，脱体别穿一套，煞憔憔地做些腌躯老。问红娘道：“韵那不韵？俏那不俏？”

镜儿里不住照，把须鬓掠了重掠，口儿里不住只管吃地忽哨。九伯了多时，不觉的高声道：“吼罗！——日斋时，哑！——日转角，哑！——日西落。”

【尾】红娘觑了吃地笑：“俺骨子不曾移动脚，这急性的郎君三休饭饱。”

生赠金钗一只而嘱曰：“今夕不来，愿相期于地下。”红娘谢生而归，生送至阶下，再三叮嘱。

【仙吕调·胜葫芦】送下阶来欲待别，又嘱付两三歇：“待好事成合后别致谢。把目前已往为他腌苦，都对着那人说。

生死存亡在今夜。不是我佯呆，待有一句儿虚脾天地折。是必你叮咛嘱付，

你那可人的姐姐，教今夜早来些！”

【尾】去了红娘归书舍，坐不定何曾宁贴，倚门专待西厢月。

是夜玉宇无尘，银河泻露。月华铺地，愈增诗客之吟；花气薰人，欲破禅僧之定。

人间良夜静复静，天上美人来不来？

生专待，鼓已三交，莺无一耗。

【仙吕调·赏花时】倚定门儿手托腮，闷答孩地愁满怀，不免入书斋。“恍冤家负约，今夜好难捱！”

闷损多情的张秀才，忽听得栊门儿哑地开，急把眼儿揩，见红娘敛袂，传示解元咳！

【尾】“莫萦心且暂停宁耐，略时间且向书帏里待。教先生休怪，等夫人烧罢夜香来。”

生隐几小眠，有人觉之曰：“织女降矣，尚耽春睡？”生惊视之，红娘抱衾携枕而至，谓生曰：“至矣！至矣！”

生出户迎莺，但见欲行欲止，半笑半娇。生就而抚之，翻然背面。

【大石调·玉翼蝉】多娇女，映月来，结束得极如法：着一套衣服，偏宜恁淡净；乌云髻，玉簪斜插，好娇姹；脚儿小，罗袜薄，疑把金莲撒。更举止轻盈，诸余里又稔腻，天生万般温雅。

甫能相见，僻着个庞儿那下。尽人问当，佯羞不答；万般哀告，手摸着裙腰儿做势煞。恁不做人，俺怎敢嗔他！自来不曾亏伊半恰。薄情的妈妈，被你习镫得人来实志地咱！

夜半红娘拥抱至，脉脉惊魂若春梦。

【大石调·洞仙歌】青春年少，一对儿风流种，恰似娇鸾配雏凤。把腰儿抱定，拥入书斋，道：“我女儿休恁人前庄重。”

哄他半饷，犹自疑春梦，灯下偎香姿怜宠。拍惜了一顿，鸣咂了多时，紧抱着啾。那孩儿不动，更有甚功夫脱衣裳，便得个胸前把妳儿摩弄。

羞颜傭怯，力不能运肢体。曩时之端庄，不复同矣！张生飘然，一旦疑神仙中人，不谓从人间至矣！

【中吕调·千秋节】良宵夜暖，高把银缸点，雏鸾娇凤乍相见。窄弓弓罗袜儿翻，红馥馥地花心，我可曾惯？百般揾就十分闪。

忍痛处，修眉敛；意就人，娇声战；浣香汗，流粉面。红妆皱地娇娇羞，腰肢困也微微喘。

月传银漏和更长，郎抱莺娘舌送香。

一宵之事，张生如登霄汉，身赴蓬宫。

【仙吕调·临江仙】燕尔新婚方美满，愁闻萧寺疏钟。红娘催起笑芙蓉。巫姬云雨散，宋玉枕衾空。

执手欲言容易别，新愁旧恨无穷。素娥已返水晶宫。半窗千里月，一枕五更风。

怎见得有如此事来？有唐元微之《莺莺传》为证："红娘捧莺而去，终夕无一言。张生辨色而兴，自疑于心曰：'岂其梦耶？岂其梦耶？'所可明者：妆在臂，香在衣，泪光荧荧然犹莹于衽席而已。"

【羽调·混江龙】两情方美，断肠无奈晓楼钟！临临去，幽情脉脉，别恨匆匆。洛浦人归天渐晓，楚台云断梦无踪。空回首，闲愁与闷，应满东风。起来搔首，数竿红日上帘栊。犹疑虑："实曾相见，是梦里相逢？"却有印臂的残红香馥馥，偎人的粉汗尚融融。鸳衾底，尚有三点、两点儿红。

生取纸笔，遂写词二首。词毕，又赋《会真诗》三十韵。

【仙吕调·朝天急】锦笺和泪痕，一齐封了，欲把莺莺今夜约。殷勤把红娘告："休推托，专专付与多娇！

姐姐便不可怜见不肖，更做于人情分薄，思量俺日前恩非小，今夕是他不错。

道与冤家休负的，莫忘了。如把浓欢容易抛 是咱无分消。你莫辞劳，若见如花貌，一星星但言我道。"

【尾】"我眼巴巴的盼今宵，还二更左右不来到，您且听着：提防墙上杏花摇。"

红娘归，以诗词授莺，莺看之，愈喜愈爱。词曰：

"司马伤春候，
文君多病时，
残红簌簌褪胭脂。
恰恰流莺，
催日上花枝。

释闷琴三弄，
消愁酒一卮，
此时无以说相思。
彩笔传情，
聊赋《会真诗》。"

右调《南柯子》

又词曰：

"云雨事，
都向《会真》夸。
麝墨轻磨声韵玉，
兔毫初点色翻鸦，
书破锦笺花。

诗句丽，
造化窟中拿。
俊逸参军非足羡，
清新开府未才华，
寄与谢娘家。”

诗曰：

“微月透帘栊，萤光度碧空。
遥天初缥缈，低树渐葱茏。
龙吹过庭竹，鸾歌拂井桐。
罗绡垂薄雾，环佩响轻风。
绛节随金母，云心捧玉童。
更深人悄悄，晨会雨濛濛。
珠莹光文履，花明隐绣龙。
宝钗行彩凤，罗帔掩丹虹。
言自瑶华圃，将朝碧玉宫。
因游洛城北，偶过宋家东。
戏调初微拒，柔情已暗通。
低鬟蝉影动，回步玉尘蒙。
转面流花雪，登床抱绮丛。
鸳鸯交颈舞，翡翠合欢笼。
眉黛羞偏聚，唇朱暖更融。
气清兰蕊馥，肤润玉肌丰。
无力慵移腕，多娇爱敛躬。
汗光珠点点，发乱绿松松。
方喜千年会，俄闻五夜穷。
留连时有限，缱绻意难终。
慢脸含愁态，芳词誓素衷。
赠环明运合，留结表心同。
啼粉流清镜，残灯绕暗虫。
华光犹冉冉，旭日渐瞳瞳。
乘鹭还归洛，吹箫亦上嵩。
衣香犹染麝，枕腻尚残红。
幂幂临塘草，飘飘思渚蓬。
素琴鸣怨鹤，清汉望归鸿。
海阔诚难度，天高不易冲。
行云无处所，萧史在楼中。”

莺莺异之，索笺拟和。伫思久之，阁笔不下，掷笔自笑曰：“才不逮于郎

矣!”

【大石调·吴音子】莺莺从头读罢,缩首频称赏:“此诗此韵,若非神助便休想!着甚才学,和恁文章?休强!休强!

果非常,做得个诗阵令骚坛将!收拾云雨,为郎今夜更相访。消得一人,因君狂荡,不枉!不枉!”

【尾】“岂止风流好模样,更一段儿恁锦绣心肠,道个甚教人看不上?”

次夜,张生启门伺莺,多时方至。似姮娥离月殿,如王母下瑶台。

【正宫·梁州缠令】玉漏迢迢二鼓过,月上庭柯。碧天空阔镜铜磨。哑地听栊门儿响,见巫娥。

对郎羞懒无那,靠人先要偎摩。宝髻扼青螺,脸莲香传,说不得媚多。

【应天长】欲言羞懒颤声讹,多时方语。低谓:“粉郎呵!莺莺的祖宗你知么?家风清白,全不类其他。莺莺是闺内的女,服母训怎敢如何?不意哥哥因妾病,恢恢地染沉疴。

思量都为我咱呵!肌肤消瘦、瘦得浑似削,百般医疗终难可。莺莺不忍,以此背婆婆。婆婆知道,除会圣,云雨怎得成合?异日休要逢别的,更不管负人呵!”

【甘草子】听说破,听说破,张生低告道:“姐姐言语锉,休恁厮埋怨,休恁厮奚落!张珙殊无潘、沈才,辄把梅犀玷污。负心的神天放不过,休么奴哥。”

【梁州三台】莺莺色事尚兀自不惯,罗衣向人羞脱。抱来怀里惜多时,贪欢处鸣损脸窝。办得个嗞着、摸着、偎着、抱着,轻怜痛惜一和。姿恣地靓了可喜冤家,忍不得恣情呜嘬。

【尾】莺莺色胆些来大,不惯与张生做快活,那孩儿怕子个、怯子个、闪子个。

【仙吕调·点绛唇缠令】殢雨尤云,靠人紧把腰儿贴。颤声不彻,肯放郎教歇!

檀口微微,笑吐丁香舌,喷龙麝。被郎轻嗤,却更嗔人劣。

【风吹荷叶】只被你个多情姐,嗞得人困也,怕也!痛怜呜损胭脂颊,香喷喷地、软柔柔地、酥胸如雪。

【醉奚婆】欢情未绝,愿永远如今夜。银台画烛,笑逢郎吹灭。

【尾】并头儿眠,低声儿说。夜静也无人窥窃,有幽窗花影西楼月。

红娘至,促曰:“天色曙矣!”

卷 第 六

【仙吕调·恋香衾】一夕幽欢信无价，红娘万惊千怕，且恐夫人暗中知察。暂不多时云雨罢，红娘催定如花，把天般恩爱，变成潇洒。

君瑞、莺莺越偎的紧，红娘道："起来么，娘呵！"戴了冠儿把玉簪斜插。欲别张生临去也，偎人懒兜罗袜。"我而今且去，明夜来呵！"

【尾】懒设设的把金莲撇，行不到书窗直下，兜地回来又说些儿话。

自是朝隐而出，暮隐而入，几半年矣。

夫人见莺容丽倍常，精神增媚，甚起疑心。夫人自思，必是张生私成暗约。

【双调·倬倬戚】相国夫人自窨约："是则是这冤家没躲剥，陡恁地精神偏出跳，转添娇，浑不似旧时了？

旧日做下的衣服件件小，眼慢眉低胸乳高。管有人谁厮般着，我团着这妮子，做破大手脚。"

莺以情系心，恋恋不已。夫人察之，是夕私往。

【大石调·红罗袄】君瑞与莺莺，来往半年过，夜夜偷期不相度。没些儿斟量，没些儿惧惮，做得过火，莺莺色事迷心，是夜又离香阁。方信乐极悲来，怎知觉，惹场天来大祸。

那积世的老婆婆，其时暗猜破，高点着银缸堂上坐。问侍婢以来，兢兢战战一地里笃么。问莺莺更夜如何背游私地，有谁存活？诸侍婢莫敢形言，约多时，有口浑如锁。

【尾】相国夫人高声喝："贱人每怎敢瞒我！唤取红娘来问则个。"

一奴女奔告莺，莺急归，见夫人坐堂上，莺莺战栗。

夫人问红娘曰："汝与莺更夜何适？"

红娘拜曰："不敢隐匿，张生卒病，与莺往视疾。"

夫人曰："何不告我？"

答曰："夫人已睡，仓卒不敢觉夫人寝。"

夫人怒曰："犹敢妄对，必不舍汝。"

【中吕调·牧羊关】夫人堂上高声问："为何私启闺门？你试寻思，早晚时分，拖逗得莺莺去，推探张生病。恁般闲言语，教人怎地信？

思量也是天教败，算来必有私情。甚不肯承当，抵死讳定？只管厮瞒昧，只管厮咭哔！好教我禁不过，这不良的下贱人。"

【尾】"思量又不当口儿稳。如还抵死的着言支对，教你手托着东墙我直

打到肯。”

红娘徐而言曰：“夫人息怒，乞申一言。”

【仙吕调·六么令】“夫人息怒，听妾话踪由。不须堂上，高声挥喝骂无休。君瑞又多才多艺，咱姐姐又风流。彼此无夫无妇，这时分相见，夫人何必苦追求？

一对儿佳人才子，年纪又敌头。经今半载，双双每夜书帏里宿。已恁地出乖弄丑，泼水再难收。夫人休出口，怕旁人知道，到头赢得自家羞。”

【尾】“一双儿心意两相投，夫人白甚闲疙皱？休疙皱，常言道：女大不中留。”

“当日敌军屯寺，夫人、小娘子皆欲就死。张生与先相无旧、非慕莺之颜色，欲谋亲礼，岂肯区区陈退军之策，使夫人、小娘子得有今日？事定之后，夫人以兄妹继之，非生本心，以此成疾，几至不起。莺不守义而忘恩，每侍汤药，愿兄安慰。夫人聪明者，更夜约女潜见鳏男，何必研问，自非礼也。夫人罪妾，夫人安得无咎？失治家之道。外不能报生之恩，内不能蔽莺之丑。取笑于亲戚，取谤于他人。愿夫人裁之。”

夫人曰：“奈何？”

红娘曰：“生本名家，声动天下。论才则屡被巍科，论策则立摧凶丑，论智则坐邀大将，论恩则活我全家。君子之道尽于是矣！若因小过，俾结良姻，通男女之真情，蔽闺门之馀丑，治家报德，两尽美矣。”

【般涉调·麻婆子】“君瑞又好门地，姐姐又好祖宗；君瑞是尚书的子，姐姐是相国的女。姐姐为人是稔色，张生做事忒通疏；姐姐有三从德，张生读万卷书。

姐姐稍亲文墨，张生博通今古；姐姐不枉做媳妇，张生不枉做丈夫。姐姐温柔胜文君，张生才调过相如；姐姐是倾城色，张生是冠世儒。”

【尾】“着君瑞的才，着姐姐的福：咱姐姐消得个夫人做，张君瑞异日须乘驷马车”。

夫人曰：“贤哉！红娘之论。然如此，未知莺之心下何似。恐女子之性，因循失德，实无本心。”令红娘召之。“我欲亲问所以。”

莺莺羞惋而出，不敢正立。

【般涉调·沁园春】是夜夫人，半饷无言，两眉暗锁。多时方唤得莺莺至，羞低着粉颈，愁敛着双蛾。桃脸儿通红，樱唇儿青紫，玉笋纤纤不住搓。不忍见，盈盈地粉泪，淹损钿窝。

六十余岁的婆婆道：“千万担饶我女呵！子母肠肚终须热。”着言方便，抚恤求和。“事到而今，已装不卸、泼水难收，怎奈何？都闲事，这一场出丑，着甚达摩？”

【尾】“便不尊你爷？便不羞见我？我还待送断你子个，却又子母情肠意

不过。”

夫人曰:“事已如此,未审汝本意何似?愿则以汝妻生,不愿则从今断绝。”

莺莺待道“不愿”来,是言与心违;待道“愿”来后,对娘怎出口?卒无词对。夫人又问。

【双调·豆叶黄】“我孩儿安心,省可烦恼!这事体休声扬,着人看不好,怕你个冤家是厮落。你好好承当,咱好好的商量,我管不错。

有的言语,对面评度。凡百如何,老婆斟酌。”女孩儿家见问着,半饷无言,欲语还羞,把不定心跳。

【尾】可憎的媚脸儿通红了,对夫人不敢分明道,猛吐了舌尖儿背背地笑。

愿郎不欲分明道,尽在回头一笑中。

拂旦,令红娘召生小饮。生惧昨夜之败,辞之以疾。

【仙吕调·相思会】君瑞怀羞惨,心只自思念:这些丑事,不道怎生遮掩。“红娘莫恁把人乾厮啮,我到那里见夫人咿,有甚脸!

寻思罪过,盖为自家险,算来今日请我赴席后争敢?”红娘见道,道:“君瑞真个欠!我道你佯小心,装大胆。”

红娘曰:“但可赴约,别有佳话。”

生惊曰:“如何?”

红娘以实告生。生谢曰:“诚如是,何以报德?”

曰:“妾不敢望报。夫人与郑恒亲。虽然昨夜见许,未定取信。先生赴约,可以献物为定。比及莺莺终制以来,庶无反复,以断前约。”

生曰:“善!然自春寓此,迄今囊橐已空矣。奈何?”

【仙吕调·喜新春】草索儿上都无一二百盘缠,一领白衫又不中穿,夜拥孤衾三幅布,昼欹单枕是一枚砖:只此是家缘。

要酒后,厨前自汲新泉;要乐,当筵自理冰弦;要绢,有壁画两三幅;要诗后,却奉得百来篇:只不得道着钱。

红娘曰:“先生平昔与法聪有旧,法聪新当库司,先生归而贷之,何求不得?”

生闻言而顿省,遂往见法聪。

【大石调·蓦山溪】张生是日,叉手前来告:“有事敢相烦,问库司兄不错。相公的娇女,许我作新郎。这事体,你寻思,定物终须要。

小生客寄,没个人挨靠。刚准备些儿,其外多也不少。不合借索,总赖弟兄情。如借得,感深恩,是必休推托。”

【尾】法聪闻言先陪笑,道:“咱弟兄面情非薄,子除了我耳朵儿爱的道!”

生曰:“如有余资,烦贷几索,甚幸!”

聪曰："常住钱不敢私贷。贫僧积下几文起坐，尽数分付足下，勿以寡见阻。"

取足五十索。聪曰："几日见还？"生指期拜纳。

【双调·芰荷香】感孤穷，要一文钱物也擘划不动。法聪不忍，借与五千贯青铜。"几文起坐，被你个措大倒得囊空。三十、五十家撺来，比及攒到，是几个斋供。"

君瑞闻言道："多谢！"起来叉手，着言倍奉："若非足下，定应难见花容。咱家命里，算来岁运亨通，多应鱼化为龙，恁时节奉还一年请俸。"

【尾】法聪笑道："休打哄！不敢问利息轻重，这本钱几年得用？"

生以钱易金，赴夫人约，坐不安席。

酒行，夫人起曰："昨不幸相公殁，携稚幼留寺，群贼方兴，非先生矜悯，母子几为鱼肉矣！无以报德。虽先相以莺许郑恒，而未受定约。今欲以莺妻君，聊以报，可乎？"

【大石调·玉翼蝉】夫人道："张解元？"美酒斟来满。道："不幸当时群贼困普救，全家莫能逃难。赖先生便画妙策，以此登时免。今日以莺莺，酬贤救命恩，问足下愿那不愿？"

夫人曰："如先生许，则满饮一盏。"张生闻语急把头来暗点："小生目下身居贫贱，粗无德行，情性荒疏学艺浅，相公的娇女有何不恋？"何必夫人苦劝，吃他一盏，忽地推了心头一座山。

生取金以奉夫人曰："贫生旅食，姑此为礼，无以微见却。"

夫人不受，曰："何必乃耳！"

红娘曰："物虽薄，礼不可废也。"

夫人受金，生拜堂下。

夫人曰："然莺未服阕，未可成礼。"

生曰："今蒙文调，将赴省闱，姑待来年，不为晚矣。"

夫人曰："愿郎远业功名为念，此寺非可久留。"

生曰："倒指试期，几一月矣。三两日定行。"

夫人以巨觥为寿，生饮讫。令红娘送生归。

生谓红娘曰："不意有今日！"

答曰："适莺闻夫人语亲，忻喜之容，见于面；闻即赴文调，愁怨之容，动于色。"

生曰："烦为我言之：功名世所甚重，背而弃之，贱丈夫也。我当发策决科，策名仕版。谢原宪之圭窦，衣买臣之锦衣，待此取莺，愜予素愿。无惜一时孤闷，有妨万里前程。"

红娘以此报莺，亦不见答。自是不复见矣。后数日，生行。夫人及莺送于道，法聪与焉。经于蒲西十里小亭置酒。

悲欢离合一樽酒，

南北东西十里程。

【大石调·玉翼蝉】蟾宫客，赴帝阙，相送临郊野。恰俺与莺莺，鸳帏暂相守，被功名使人离缺！好缘业，空悒怏，频嗟叹，不忍轻离别。早是恁凄凄凉凉受烦恼，那堪值暮秋时节。

雨儿乍歇，向晚风如漂冽，那闻得衰柳蝉鸣凄切！未知今日别后，何时重见也，衫袖上盈盈搵泪不绝。幽恨眉峰暗结，好难割舍，纵有千种风情何处说！

【尾】莫道男儿心如铁，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

【越调·上平西缠令】景萧萧，风淅淅，雨霏霏，对此景争忍分离！仆人催促，雨停风息日平西。断肠何处唱《阳关》，执手临歧。

蝉声切、蛩声细，角声韵、雁声悲，望去程依约天涯。且休上马，苦无多泪与君垂。此际情绪你争知，更说甚湘妃！

【斗鹌鹑】嘱咐情郎："若到帝里，帝里酒酽花稀，万般景媚，休取次共别人便学连理。少饮酒，省游戏，记取奴言语，必登高第。

专听着伊家好消好息，专等着伊家宝冠霞帔。妾守空闺，把门儿紧闭。不拈丝管，罢了梳洗。你咱是必，把音书频寄。"

【雪里梅】"莫烦恼，莫烦恼！放心地，放心地！是必，是必！休恁做病做气。

俺也不似别的，你情性俺都识。临去也，临去也！且休去，听俺劝伊。"

【锦煞】"我郎休怪强牵衣，问你西行几日归？着路里小心呵！且须在意。省可里晚眠早起，冷茶饭莫吃。好将息，我专倚着门儿专望你。"

生与莺难别。夫人劝曰："送君千里，终有一别。"

【仙吕调·恋香衾】苒苒征尘动行陌，杯盘取次安排。三口儿连法聪，外更无别客。鱼水似夫妻正美满，被功名等闲离拆。然终须相见，奈时下难捱！

君瑞啼痕污了衫袖，莺莺粉泪盈腮。一个止不定长吁，一个顿不开眉黛。君瑞道："闺房里保重！"莺莺道："途路上宁耐！"两边的心绪，一样的愁怀。

【尾】仆人催促，怕晚了天色，柳堤儿上把瘦马儿连忙解。夫人好毒害，道："孩儿每回取个坐车儿来。"

生辞，夫人及聪皆曰："好行！"夫人登车，生与莺别。

【大石调·蓦山溪】离筵已散，再留恋应无计。烦恼的是莺莺，受苦的是清河君瑞。头西下控着马，东向取坐车儿。辞了法聪，别了夫人。把樽俎收拾起。

临上马，还把征鞍倚。低语使红娘："更告一盏以为别礼。"莺莺君瑞彼此不胜愁，厮觑者总无言，未饮心先醉。

【尾】满酌离杯长出口儿气，比及道得个："我儿将息！"一盏酒里，白泠泠的滴般半盏来泪。

夫人道："教郎上路，日色晚矣！"

莺啼哭，又赋诗一首赠郎。

诗曰："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

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

【黄钟官·出队子】最苦是离别，彼此心头难弃舍。莺莺哭得似痴呆，脸上啼痕都是血，有千种恩情何处说！

夫人道："天晚教郎疾去。"怎奈红娘心似铁，把莺莺扶上七香车。君瑞攀鞍空自懒，道得个"冤家宁耐些"！

【尾】马儿登程，坐车儿归舍，马儿往西行，坐车儿往东拽：两口儿一步儿离得远如一步也！

【仙吕调·点绛唇缠令】美满生离，据鞍冗冗离肠痛。旧欢新宠，变作离唐梦。

回首孤城，依约青山拥。西风送，戍楼寒重，初品《梅花弄》。

【瑞莲儿】衰草凄凄一径通，丹枫索索满林红。平生踪迹无定着，如断蓬，听塞鸿哑哑的飞过暮云重。

【风吹荷叶】忆得枕鸳衾凤，今宵管半壁儿没用。触目凄凉千万种：见滴流流的红叶，淅零零的微雨，率剌剌的西风。

【尾】驴鞭半袅，吟肩双耸，休问离愁轻重，向个马儿上驼也驼不动。

离蒲西行三十里，日色晚矣，野景堪画。

【仙吕调·赏花时】落日平林噪晚鸦，风袖翩翩催瘦马，一径入天涯。荒凉古岸，衰草带霜滑。

瞥见个孤林端入画，篱落萧疏带浅沙，一个老大伯捕鱼虾。横桥流水，茅舍映荻花。

【尾】驼腰的柳树上有渔槎，一竿风旆茅檐上挂，澹烟消洒横着两三家。

生投宿于村店。

【越调·斤前柳缠令】萧索江天暮，投宿在数间茅舍。夜永愁无寐，谩咨嗟，床儿上怎宁贴！

倚定个枕头儿越越的哭，哭得俏似痴呆。画檐声摇拽，水声鸣咽，蝉声助凄切。

【蛮牌儿】"活得正美满，被功名使人离缺。知他是我命薄，你缘业？比似他时再相逢也，这的般愁，兀的般闷，中做话儿说。

料得我儿今夜里，那一和烦恼咋嗟。不恨咱夫妻今日别，动是经年，少是半

载，恰第一夜。”

【山麻稽】淅零零地雨打芭蕉叶，急煎煎的促织儿声相接。做得个虫蚁儿天生的劣，特故把愁人做脾懘，更深后越切。

恨我寸肠千结，不埋怨，除你心如铁！泪点儿淹破人双颊，泪点儿怕揾不迭，是相思血！

【尾】兀的不烦煞恼人也！灯儿一点甫能吹灭，雨儿歇，闪出昏惨惨的半窗月。

西风怯雨眠难熟，残月窥人酒半醒。

【南吕宫·应天长】无语闷答孩地，慢两泪盈腮。清宵夜好难捱，一天愁闷怎安排？役损这情怀。睡不着万感，勉强的把旅舍门开。披衣独步在月明中，凝精看天色。

澹云遮笼素魄，野水连天天竞白。见衰杨折苇，隐约映渔台。新愁与旧恨，睹此景，分外增瞧。白柳阴里忽听得有人言，低声道：“快行么，娘咳！”

【尾】张生觑了失声道：“怪！”见野水桥东岸南侧，两个画不就的佳人映月来。

鞋弓袜窄行不动，步难移；语颤声娇喘不迭，频道困。是人是鬼俱难辨，为福为灾两不知。

生将取剑击之，而已至矣，因叱之曰：“尔乃谁人啵秀才！”月影柳阴之下，定睛细认，云云。

【双调·庆宣和】“是人后疾忙快分说，是鬼后应速灭。”入门来取剑取不迭，两个来的近也，近也！

君瑞回头再觑些，半饷痴呆。回嗔作喜唱一声喏：“却是姐姐那姐姐！”

熟视之，乃莺、红也。

生惊问曰：“尔何至此？”

莺曰：“适夫人酒多寐熟，妾与红娘计之曰：‘郎西行，何日再面？’红曰：‘郎行不远，同往可乎？’妾然其言，与红私渡河而至此。”

生携莺手归寝。未及解衣，闻群犬吠门，生破窗视之，但见火把照空，喊声震地，闻一人大呼曰：“渡河女子，必在是矣。”

【商调·定风波】好事多妨碍，恰拈了冠儿，松开裙带，汪汪的狗儿吠，顺风听得喊声一派。不知为个甚？唬得张生变了面色，真个大惊小怪。

火把临窗外，一片地叫开门，倒大惊骇。张生隔窗觑，见五千余人，全副执戴；一个最大汉提着雁翎刀，厉声叫道：“与我这里搜猜！”

【尾】柴门儿脚到处早蹅开。这君瑞有心挣揣，向卧榻上撇然觉来。

无端怪鹊高枝噪，一枕鸳鸯梦不成。

坐而待旦，仆已治装。

【仙吕调·醉落魄缠令】酒醒梦觉，君瑞闷愁不小。隔窗野鹊儿喳喳地

叫，把梦惊觉人来，不当个嘴儿巧。

闷答孩似吃着没心草，越越的哭到月儿落，被头儿上泪点知多少！媚媚的不乾，抑也抑得着。

【风吹荷叶】枕畔仆人低低道："起来么解元，天晓也！"把行李琴书收拾了，听得幽幽角奏，当当地钟响，忔忔地鸡叫。

【醉奚婆】把马儿控着，不管人烦恼。程程去也，相见何时却？

【尾】华山又高，秦川又杳，过了无限野水横桥。骑着瘦马儿，圪登登的又上长安道。

行色一鞭催瘦马，羁愁万斛引新诗。

长安道上，只知君瑞艰难；普救寺中，谁念莺娘烦恼？

莺自郎西迈，憔悴不胜。乘闲诣郎阅书之阁，开牖视之，非复曩日，莺转烦恼。

【黄钟宫·侍香金童缠令】才郎自别，划地愁无那。袅袅炉烟萦绿琐，浓睡觉来心绪恶。衣裳羞整，雾鬟斜鬓。

香消玉瘦，天天都为他，眼底闲愁没处着。是即是下梢相见，咱大小身心，时下打叠不过。

【双声叠韵】吟砚乾，黄卷堆，冷落了读书阁。金篆鼎，宝兽炉，谁爇龙涎火？几册书，有谁垛？粉笺暗，被尘污，俏没人照觑子个。

【刮地风】薄倖的冤家好下得，甚把人抛趯？眉儿淡了教谁画？哭损秋波，琵琶尘暗，懒拈金扑。有新诗，有新词，共谁酬和？那堪对暮秋，你道如何！

【整金冠令】促织儿外面斗声相聒，小即小，天生的口不曾合。是世间虫蚁儿里的活撮，叨叨的絮得人怎过？

【赛儿令】愁么！愁么！此愁着甚消磨？把脚儿擦了、耳朵儿搓，没乱煞也自摧挫。塞鸿来也那！塞鸿来也那！

【柳叶儿】淅冽冽的晓风帘幕，滴流流的落叶辞柯。年年的光景如梭，急煎煎的心绪如火。

【神杖儿】这对眼儿——这对眼儿泪珠儿滴了万颗！止约不定，恰才淹了，扑簌簌的又还偷落，胜秋雨点儿多。

【四门子】些儿鬼病天来大，何时是可？罗衣宽褪肌如削，闷答孩地独自个。空恨他，空怨他，料他那里与谁做活？空恨他，空怨他，不道人图个甚么？

【尾】把宝鉴儿拈来强梳裹，腮儿被泪痕儿浥破，甚全不似旧时节风韵我？

自季秋与郎相别，杳无一信。早是离恨，又值秋景，白日犹闲，清宵更苦。

【中吕调·香风合缠令】烦恼知何限，闷答孩地独自泪涟涟。身心俏似颠，相思闷转添。守着灯儿坐，待收拾做些儿闲针线，奈身心不苦欢！不苦欢！

一双春笋玉纤纤，贴儿里拈线，把绣针儿穿。行待纴针关，却便纴针尖。欲待裁领衫儿段，把系着的裙儿胡乱剪！胡乱剪！

【石榴花】觑着红娘，认做张郎唤，认了多时自失笑。不惟道鬼病相持，更有邪神缴缠。

苦苦！天天！此愁何日免？镇日思量彀万千遍。算无缘得欢喜存活，只有分与烦恼做冤。

譬如对灯闷闷的坐，把似和衣强强的眠。心头暗发着愿，愿薄倖的冤家梦中见。争奈按不下九曲回肠，合不定一双业眼。

【尾】是前世里债，宿世的冤，被你担阁了人也张解元！

明年，张珙廷试，第三人及第。

卷 第 七

【正宫·梁州缠令】步入蟾宫折桂花，举手平拏。长扬赋罢日西斜，得意也，掀鬓笑、喜容加。

才优不让贾、马，金榜名标高甲。踪迹离尘沙，青云得路，凤沼步烟霞。

【甘草子】最堪嘉！最堪嘉！一声霹雳，果是鱼龙化。金殿拜皇恩，面对丹墀下。正是男儿得志秋，向晚琼林宴罢。沉醉东风里，控骄马，鞭袅芦花。

【脱布衫】追想那冤家，独自在天涯；怎知此间及第，修书索报与他。

有多少女孩儿，卷珠帘骋娇奢；从头着眼看来，都尽总不如他。

不敢住时霎，即便待离京华；官人如今是我，县君儿索与他。

偏带儿是犀角，幞头儿是乌纱，绿袍儿当殿赐，待把白衫儿索脱与他。

【尾】得个除授先到家，引着几对儿头答，见俺那莺莺大小大诈！

珙赋诗一绝，令仆赴莺莺报喜。

【双调·御街行】须臾唤得仆人至！“嘱咐你些儿事。蒲州东畔十余里，有敕赐普救之寺。法堂西壁，行廊背后，第三个门儿是。

见妻儿、太君都传示，但道我擢高第，教他休更许别人，俺也则不曾聘妻。相烦你，且叮咛寄语，专等风流婿。”

生缄诗与仆，仆行。

莺未知郎第，荏苒成疾。时季春十五夜，莺思之，去年待月西厢之夜也，感而泣下。红娘曰："姐姐今春多病，触时有感，恐伤和气。妾未知姐姐所染何患，当以药理之，恐至不起。"莺莺愈哭。

【道宫·凭栏人缠令】忙多才，自别来约过一载，何日看却得同谐？萦损愁怀！怕黄昏，愁倚朱门，到良宵，独立空阶。趁落英遍苍苔，东风摇荡，一帘飞絮，满地香埃。

欲问俺心头闷答孩，太平车儿难载。都是俺今年浮灾，烦恼煞人也猜！闷厌厌的心绪如麻，瘦岩岩的病体如柴。鬓云乱，慵整琼钗，劳劳攘攘，身心一片，没处安排。

【赚】据俺当初，把你个冤家命般看待。谁知道到今，赢得段相思债，相思债！

是前生负偿他，还着后瞧。你试寻思怪那不怪？都是命乖！争奈心头那和不快，好难消解。

近来这病的形骸，镜儿里觑了后自涩耐。伤心处，故人与俺彼此天涯客，天涯客！

我于伊志诚没倦怠，你于我坚心莫更改。且与他捱，下梢知他看。怎奈闷愁越大！

【美中美】困把栏杆倚，羞折花枝戴。这段闲烦恼是自家买。劳劳攘攘，不是自家心窄。春色褪花梢，春色便眉黛。遥望着秦川道，云山隔！

白日渾闲夜难熬，独自个谁睬！闷对西厢月添香拜。去年此夜，犹自月圆人在。不似去年人，猛把栏杆拍。有个长安信，教谁带？

【大圣乐】花憔月悴，兰消玉瘦，不似旧时标格，闲愁似海！况是暮春天色，落红万点，风儿细细，雨儿微微。这些光景，与人牧点愁怀。闷抵着牙儿，空守定妆台。眼也倦开，泪漫漫地盈腮！似恁凄凉，何时是了？心头暗暗疑猜，纵芳年未老，应也头白。

【尾】红娘怪我缘何害？非关病酒，不是伤春，只为冤家不到来。

莺对春时感旧恨，为忆生渐成消瘦。

【高平调·青玉案】寂寞空闺里，苦苦天天甚滋味！渐渐微微风儿细，薄薄怯怯半张鸳被，冷冷清清地睡。

忧忧戚戚添憔悴，袅袅霏霏瑞烟碧，灭灭明明灯将煤，哀哀怨怨不敢放声哭，只管嘻嘻嘏嘏地。

复旦，灵鹊喜晴，莺起。

【仙吕调·满江红】残红委地，灵鹊翻风喜新晴。玉惨花愁，追思傅粉。巾袖与枕头儿都是泪痕，一夜家无眠白日眵。不存不济，香肌瘦损，教俺萦方寸。想他那里也不安稳。恰正心头闷，见红娘通报，有人唤门。

门人报曰："张先生仆至。"夫人与莺交召，须臾入。

仆使阶前忙应喏，骨子气喘不迭，满面征尘。呼至帘前，夫人亲问道："张郎在客可煞苦辛？想见彼中把名姓等？几日试来那几日唱名？得意那不得意？有何传示、有何书信？"那厮也不多言语，觑着夫人贺喜，唤莺莺做"县君"。

仆以书呈夫人，红娘取而奉莺，莺发书视之，止诗一绝，诗曰：

"玉京仙府探花郎；寄语蒲东窈窕娘；

指日拜恩归昼锦，是须休作倚门妆。"

莺解诗旨曰："探花郎，第三也。指日拜恩衣昼锦，待除授而归也。"夫人以下皆喜。

自是至秋，杳无一耗。莺修书，密遣仆寄生。随书赠衣一袭，瑶琴一张，玉簪一枝，斑管一枚。

【越调·水龙吟】露寒烟冷庭梧坠，又是深秋时序。空闺独坐，无人存问，愁肠万缕。怕到黄昏后，窗儿下甚般情绪！映湖山侧左，芭蕉几叶，空阶静散疏疏雨。

一自才郎别后，尽日家凭栏凝伫。碧云黯澹，楚天空阔；征鸿南渡，飞过蒹葭浦。暮蝉噪烟迷古树。望野桥西畔，小旗沽酒，是长安路。

【看花回】想世上凄凉事，离情最苦，恨不得插翅飞将往他行去。地里一远关山阻，无计奈，谩登楼，空目断故人何许！

密召得仆人至，将传肺腑。连几般衣服一一包将去，是必小心休迟滞，莫耽误！唤红娘交拈与，再三嘱咐。

【雪里梅】"白罗素裆裤，摺动的衽儿也无。一领汗衫与裹肚，非足取，取是俺咱自做。

绵袜儿莫嫌薄，灯下曾用工夫。一针针刺了羡觑，恐虑破后，有谁重补！"

【揭钵子】"蓝直系有功夫，做得依规矩。幽窗明净处，潜心下绣针，着意分丝缕。绣着合欢连理花，雄子儿交颈舞。

绒绦儿细绛州出，宜把腰围束。青衫忒离俗，裁得畅可体，裼儿是吴绫。件件都受取，更与你几件物。"

【叠字三台】"簪虽小，是美玉，玉取其洁白纯素，微累纤瑕不能污。浑如俺为汝——俺为汝心坚固。你曾惜俺如珍，今日看如粪土。

紫毫管，未尝有，是九嶷山下苍竹。当日湘妃别姚虞，眼儿里泪珠——泪珠儿如秋雨，点点都画成斑，比我别离来苦。"

"瑶琴是你咱抚，夜间曾挑斗奴。你俏似相如献了《上林赋》，成名也在上都——在上都里贪欢趣，镇日家耽酒迷花，便把文君不顾。"

【绪煞】"孩儿！沿路里耐辛苦，若见薄情郎传示与，但道自从别来，官人万福！一件件对他分付，教他受取，看是阻那不阻，临了教读这一封儿堕泪

书！”

仆未至京。君瑞擢第后，以才授翰林学士，因病闲居，至秋未愈。

【仙吕调·剔银灯】寂寞空斋，清秋院宇，潇洒闲庭幽户。槛内芳菲，黄花开遍，将近登高时序。无情绪，憔悴得身躯，有谁抬举？

早是离情恁苦，病体儿不能痊愈。泪眼盈盈，眉头镇蹙。九曲回肠千缕。天遥地远，万水千山，故人何处？

【尾】许多时节分鸳侣，除梦里有时曾去，新来和梦也不曾做。

生喜来擢第，愁来病未愈。那逢秋夜，为忆莺莺，杳无一耗，愁肠万结。

【正宫·梁州令断送】帘外萧萧下黄叶，正愁人时节。一声羌管怨离别。看时节，窗儿外雨些些！

晚风儿淅溜淅冽，暮云外征鸿高贴。风紧断行斜，衡阳迢递，千里去程赊。

【应天长】经霜黄菊半开谢，折花羞戴，寸肠千万结。卷帘凝泪眼，碧天外乱峰千叠。望中不见蒲州道，空目断暮云遮。

荒凉深院古台榭，恼人窗外，琅玕风欲折。早是离人心绪恶，阁不定泪啼清血。断肠何处砧声急，与愁人助凄切。

【赚】点上灯儿，闷答孩地守书舍，谩咨嗟，鸳衾大半成虚设，独对如年夜。

守着窗儿闷闷地坐，把引睡的文书儿强披阅。检秦晋传检不着，翻寻着吴越，把耳朵抛。

收拾起，待刚睡些儿，奈这一双眼儿劣。好发业，泪漫漫地会圣也难交睫，空自撅！

似恁地凄凉，恁地愁绝，下场知他看怎者。待忘了，不觉声丝气噎，几时握物？

【甘草子】我佯呆，我佯呆！一向志诚，不道他心趄。短命的死冤家，甚不怕神天折？一自别来整一年，为个甚音书断绝？着意殷勤待撰个简牒，奈手颤难写。

【脱布衫】几番待撇了不藉，思量来当甚厮憨！孩儿！我须有见伊时，咱对着惺惺人说。

【三台】愁欹单枕，夜深无寐，袅袅静闻沉屑。隔窗促织儿泣新晴，小即小，叫得畅咔。辗向空阶那畔，叨叨地俏没休歇。做个虫蚁儿没些儿慈悲，聒得人耳疼耳热！

【尾】越越的哭得灯儿灭，惭愧哑！秋天甫能明夜，一枕清风半窗月。

生渴仰间，仆至，授衣发书。其大略曰：

“薄命妾莺莺致书于才郎文几：去秋已来，常忽忽如有所失。于喧哗之中，或勉为笑语；闲宵自处，无不泪零。至于梦寐之间，亦多叙感咽离忧之思。绸缪

缱绻，暂若寻常；幽会未终，惊魂已断。虽半枕如暖，而思之甚遥。一昨拜辞，倏逾旧岁。长安行乐之地，触绪牵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无厌。鄙薄之志，无以奉酬。至于终始之盟，则固不忒。鄙昔中夕相因，或同宴处；婢仆见诱，遂致私诚。儿女之心，不能自固。兄有援琴之挑，鄙人无投梭之拒。及荐枕席，义感恩深，愚幼之情，永谓终托。岂其既见君子，而不能以礼定情，松柏留心，致有自献之羞，不复明侍巾栉。殁身永恨，含叹何言！倘若仁人用心，俯遂幽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如或达士略情，舍小从大，以先配为丑行，谓要盟之可欺，则当骨化形销，丹诚不泯，因风委露，犹托清尘。存殁之诚，言尽于此。临纸呜咽，情不能申。千万千万，珍重珍重！玉簪一枝，斑管一枚，瑶琴一张：假此数物，示妾真诚。玉取其坚润不渝，泪痕在竹，愁绪萦琴。因物达诚，永以为好。心迩身远拜会何时？幽情所钟，千里神合。秋气方肃，强饭为佳。慎自保持，无以鄙为深念也！”

生发书，不胜悲恸。

【大石调·玉翼蝉】才读罢，仰面哭，泪把青衫污。料那人争知我，如今病未愈，只道把他孤负。好凄楚，空闷乱，长叹吁，此恨凭谁诉？似恁地埋怨，教人怎下得？索刚拖带与他前去。

读了又读，一个好聪明妇女，其间言语，都成章句。寄来的物件，斑管、瑶琴、簪是玉，窍包儿里一套衣服，怎不教人痛苦！目蹙眉攒，断肠肠断，这莺莺一纸书。

生友人杨巨源闻之，作诗以赠之。其诗曰：

“青润潘郎玉不如，中庭霜冷叶飞初；
风流才子多春思，肠断萧娘一纸书。”

巨源勉君瑞娶莺。

君瑞治装未及行，郑相子恒至蒲州，诣普救寺，往见夫人。

夫人问曰：“子何务而至于此？”

恒曰：“相公令恒庆夫人终制，成故相所许亲事矣！”

夫人曰：“莺已许张珙。”

恒曰：“莫非新进张学士否？”

夫人曰：“珙新进，未知除授。”

恒曰：“珙以才授翰林学士，卫吏部以女妻之。”

【南吕宫·一枝花缠】这畜生肠肚恶，全不合神道。着言厮间谍，忒奸狡！道：“张珙新来受了别人家捉。”本萌着一片心，待解破这同心子，脚里他家做俏。

郑氏闻言道：“怎地着？”搠损红娘脚。莺莺向窗那畔也知道，九曲柔肠似万口尖刀搅。那红娘方便地劝道：“远道的消息，姐姐且休萦怀抱。”

【傀儡儿】“妾想那张郎的做作，于姐姐的恩情不少。当初不容易得来，便怎肯等闲撇掉？郑恒的言语无凭准，一向把夫人说调。

为姐姐受了张郎的定约，那畜生心头热燥。对甫成这一段儿虚脾，望姐姐肯从前约。等寄书的若回路后知端的，目下且休，秋后便了。”

【转青山】莺莺尽劝，全不领略，迷留闷乱没处着。“上梢里只唤做百年偕老，谁指望是他没下梢！负心的天地表，天地表！

待道是实，从前于俺无弱；待道是虚，甚音信杳？为他受苦了多多少少，争知他恁地情薄，只是自家错了！自家错了！”

【尾】“孤寒时节教俺且充个‘张嫂’，甚富贵后教别人受郡号？”刚待不烦恼呵，吁的一声仆地气运倒。

谗言可畏，十分不信后须疑，人气好毒，一息不来时便死。左右侍儿皆救，多时方甦。

夫人泣曰：“皆汝之不幸也！”密嘱红娘曰：“姐姐万一不快，必不赦汝。”

恒潜见夫人曰：“珙与恒孰亲？况珙有新配，恒约在先，当以故相姑夫为念。”

夫人不获已，阴许恒择日成礼。议论间。

【双调·文如锦】好心斜，见郑恒终是他亲热，嘱咐红娘：“你管取恁姐姐，是他命里十分拙，休教觅生觅死，自推自擦。有些儿好弱，你根的不舍。”郑恒又谮言，道：“恁姐姐休呆，我比张郎是不好门地？不好家业？不是自家自卖弄，我一般女婿也要人选。外貌即不中，骨气较别；身分即村，衣服儿忒捻；头风即是有，头巾儿蔚帖；文章全不会后，《玉篇》都记彻。张郎是及第，我承内祇；子是争得些些。他别求了妇，你只管里守志咍，当甚贞烈？”

【尾】言未讫，帘前忽听得人应喏，已道：“郑衙内且休胡说，兀的门外张郎来也！”

郑恒手足无所措。珙已至帘下，拜毕夫人。

夫人曰：“喜学士别继良姻！”

珙惊曰：“谁言之？”

曰：“都下人来，稔闻是说。今莺已从前约。”

郑恒以此言，使张君瑞添一段风流烦恼，增十般稔腻忧愁。夫人且将实言，唬君瑞面颜如土。夫人道甚来？

【仙吕调·香山会】那君瑞闻道，扑然倒地，只鼻内似有游气。曲匝了半饷，收身强起，伤自家来得较迟。

“谁曾受捉？那说来的畜生在那里？唤取来夫人面前诘对。”旁边郑衙内，怎生坐地？忍不定连打哨。

夫人曰：“学士息怒，其事已然，如之奈何？”

生思之：“郑公，贤相也。稍蒙见知。吾与其子争一妇人，似涉非礼。”

夫人令恒拜珙曰：“此莺兄也！”

珙视之，觑衙内结束模样，越添烦恼。

【中吕调·牧羊关】张生早是心羞惨，那堪见女婿来参！不稔色，村沙俗：鹘鸽乾淡，向日头獭儿般眼；吃虱子猴狲般脸。皂绦拦胸系，罗巾脑后担。

鬓边虮虱浑如糁，你寻思大小大唵嘴！口啜似猫坑，咽喉似泼忏。诈又不当个诈，谄又不当个谄。早是辘轴来粗细腰，穿领布袋来宽布衫。

【尾】莫难道诗骨瘦岩岩，掂详了这厮趋跄身分，便活脱下钟馗一二三。

生谓夫人曰："莺既适人，兄妹之礼，不可废也。"

夫人召莺，久之方出。

【仙吕调·点绛唇缠令】百媚莺莺，见人无话空低首。泪盈巾袖，两叶眉儿皱。

撚损金莲，搓损葱枝手。从别后脸儿清秀，比是年时瘦。

【天下乐】拜了人前强问候，做为儿娇更柔。料来他家不自由，眉尖有无限愁。无状的匹夫怎消受，与做眷属？俺来得只争个先共后。是自家错也，已装不卸，泼水难收。

【尾】莺莺俏似章台柳，纵使柳条依旧，而今折在他人手。

莺莺坐夫人之侧。生问曰："别来无恙否？"莺莺不言而心会。

【越调·上平西缠令】自年前，长安去，断行云，常记得分饮离樽。一声长喟，两行血泪落纷纷。耳畔叮咛，嘱咐情人，肠断消魂！

马儿上骎骎地，眠禁馆，宿渔村。最怕的愁到黄昏，孤灯一点，被儿冷落又难温。眼前不见意中人，枕满啼痕。

【斗鹌鹑】把个溜溜庞儿为他瘦损，减尽从来稔腻风韵。自到长安，身心用尽，自及第，受皇恩，奈何病体淹延在身。

前者才初得封书信，告假驱驰远来就亲。比及相逢，几多愁闷！雨儿又急，风儿又紧，为他不避，甘心受忍。

【青山口】前能到此甚欢忻，见夫人先话论，道俺娶妻在侯门，把莺莺改婚姻。教人情惨切，对景转伤神！唤将到女婿，各序寒温。

觑了他家举止行为，真个百种村。行一似捩老，坐一似猢狲。甚娘身分！驼腰与龟胸，包牙缺上边唇。这般物类，教我怎不阴哂？是阎王的爱民。

【雪里梅花】更口臭把人薰，想莺莺好缘分！暗思向日，共他鸳衾，做学秦晋。

谁想有今辰，共别的待展纹裀。暗暗觑他，玉容如花，不施朱粉。

然憔悴，尚天真，纤腰细褪罗裙。下得下得，将人不顾不问。伴把眉黛颦，金钗鬓坠乌云。恨他恨他，索甚言破，是他须自隐。

【尾】泪珠儿滴了又重揾，满腹相思难诉陈。吃喜的冤家怎生安稳？合着

眼不辨个深情，岂思旧恩？我然是个官人，却待教兀谁做“县君”？

君瑞与莺，各目视而内心皆痛矣。

【中吕调·古轮台】好心酸，寸肠千缕若刀剜。被那无徒汉，把夫妻拆散。合下寻思，料他不违言。说尽虚脾，使尽局段，把人赢勾厮欺谩。天须开眼！靓了俺学士哥哥；少年登第，才貌过人，文章超世，於人更美满。却教我与这匹夫做缱绻。

所为身分举止得人嫌，事事不通疏，没些灵变。旷脚、驼腰，秃鬓、黄牙、乌眼。不怕今宵，只愁明夜，绣帏深处效鸳鸯，争似孤眠！最难甘——眼底相逢，有情夫婿，不得团圆。好迷留没乱，教人怎舍弃？孜孜地靓着浑恰似天远。

【尾】如今“方验做人难”，尽他家问当不能应对，正是“新官对旧官”。

卷　第　八

张君瑞坐止不安，遽然而起。

法聪邀珙于客舍，方便着言劝诱曰：“学士何娶不可？无以一妇人为念。”

珙曰：“师言然善。奈处凡浮，遭此屈辱，不能无恨。”

聪与珙抵足。珙披衣，取莺莺书及所赐之物，愈添消洒。

【黄钟宫·间花啄木儿第一】黄昏后守僧舍，那堪暮秋时节！窗外琅玕弄翠影，见西风飘败叶。煎煎地耳畔蛩吟切，啾啾唧唧声相接。俺道了不恁恬惶，心肠除是铁！

【整乾坤】牵情惹恨，几时捱彻！听戍楼，角奏《梅花》声呜咽。画壁间一盏恼人灯，碧荧荧半明不灭。

【第二】思量俺，好命劣，怎着恁恶缘恶业！幸自夫妻恁美满，被旁人厮间谍，两口儿合是成间别。天教受此恬惶苦，想旧日雨迹云踪，枉教做话说！

【双声叠韵】玉漏迟，鸳被冷，愁对如年夜。宝兽烟，萦断缕，袅袅喷龙麝。暂合眼，强睡些！便会圣，怎宁贴！床儿上自推自撦。

【第三】镇思向日，空教人气快微撇。小庭那畔，捻吟须，步廊月。朱扉半掩，蓦观伊向西厢下。渐渐至空阶侧，畔倚湖山，春困歇。

【刮地风】手把白团扇轻捻，有出尘容冶。腰肢袅娜纤如束，举止殊绝。柳眉星眼，杏腮桃颊。口儿小，脚儿弓，扮得蔚帖，一时间暂相见，不能舍！

【第四】两情暗许，着新诗意中写。正相眷恋，见红娘把绣帘揭，低声报道：“夫人使妾来唤。”步就金莲归去，飘飘香暗惹。

【柳叶儿】教人半饷如呆，回来却入书舍。后来更不相逢，十分舍了休也！

【第五】不幸蒲州军乱，把良民尽虏劫。一部直临此寺，周围尽摆列。高声喝叫："得莺莺便把残生恰，若是些小迟然，都教化脊血。"

【赛儿令】骋些英烈，被俺咱都尽除灭，满门家眷得宁贴。那老婆把恩轻绝，是俺弄巧翻成拙。

【第六】后来暗约，向罗帏镇欢悦。夜来晓去，约末近数月。不因败漏，才时许我为姻眷。奈何名利拘人，夫妻容易别。

【神仗儿】得临帝阙、帝阙，蟾宫桂枝独折，名标金甲。俺咱恁时准备了娶他来也，不幸病缠惹。

【第七】想太君情性劣，往日夸伥共撇，陡恁地不调贴。把恩不顾，信无徒汉子他方说，便把美满夫妻，恩情都断绝。

【四门子】这些儿事体难分别，如今也，待怎者？莺莺情性，那里每也俏无了贞共烈！你好毒，你好呆，恰才那里相见些！你好羞，你好呆，亏杀人也姐姐！

【第八】从来呵惯受磨灭，他家今日已心邪，尽人问当不应对。亏人不怕神天折，恼得人头百裂。便假饶天下雪，解不得我这腹热！一封小简分明都是伊家写，只被你迤逗人来，一星星都碎扯百裂。

【尾】斑管虽圆被风裂，玉簪要坚也掂折，似琴上断弦难再接。

聪见珙不快，起而勉之曰："足下聪明者也，以一妇人，感至于此，吾与子不复友矣。"

珙曰："男女佳配，不易得也。加以情思积有日矣！一旦被谗，反为路人，所以痛予心也。"

聪曰："足下倘得莺，痛可已乎？"

珙曰："何计得之？"

聪曰："吾为子谋之。"

【中吕调·碧牡丹】"不须长叹息，便不失了咱丈夫的纲纪！惹人耻笑，怎共贫僧做相识？可惜了你才学，枉了你擢高第。莫忧煎，休埋怨，放心地！"

猛然离坐起，壁中间取下戒刀三尺。"兀的二更方尽，不到三更已外，比及这蜡烛烧残，教你知消息。我去后必定有官防，君莫怕，我待做头抵。"

【尾】"把忘恩的老婆枭了首级，把反间的畜生教尸粉碎，把百媚的莺莺分付与你。"

法聪言未已，隔窗间人笑曰："尔等行凶，岂不累我？"言者是谁？是谁？

【大石调·玉翼蝉】把窗间纸微润开，君瑞偷睛觑。半夜三更，不知是甚人，特来到于此处。移时节，方认得，是两个如花女：一个是莺莺骎骎步月

来，红娘向后面相逐。

开门相见，不问个东西便抱住可憎，问当："别来安否？"也无闲话，只办得灯前魆魆地哭。犹疑梦寐之间，颊掐肌肤。泪点儿盈盈如雨，止约不住，料想当日别离不恁的苦！

【尾】比及夫妻每重相遇，各自准备下万言千语，及至相逢却没一句。

多时，莺语郎曰："学士淹留京国，至有今日，奈何？奈何？"

【中吕调·安公子赚】女孩儿低声道，道："别来安乐么，张学士？忆自伊家赴上都，日许多时，夜夜魂劳梦役。愁何似？似一川烟草黄梅雨。闷似长江，搅得个相思担儿。

远别春三月，恁时方有音书至。火急开缄仔细读，元来是一首新诗。披味那其间意思，知你获青紫。满宅家眷喜不喜？以'县君'呼之，不枉了俺从前真志！"

【赚】"谁知后来，更何曾梦见个人传示？时暮秋，令人特地传锦字连衣袂。

玉簪、斑管与丝桐，一星星比喻着心间事。临去也，嘱咐了千回万次，'早离京师'！

谁知郑家那厮，新来先自长安至，谁曾问着，从头说一段希奇事。道京师里卫尚书家女孩儿，新来招得个风流婿。道是及第官，雁序排连第三，年纪二十六七。"

【渠神令】"道是洛京人氏，先来曾蒲州居止，见今编修国史，莫比洛阳才子。夫人一向信浮词，不问是那不是。

许了姑舅做亲，择下吉日良时。谁知今日见伊，尚孑子鳏居独自，又没个妇儿妻子。心上有如刀刺，假如活得又何为，枉惹万人嗤！"

莺解裙带掷于梁。

【尾】"譬如往日害相思，争如今夜悬梁自尽，也胜他时憔悴死！"

珙曰："生不同偕，死当一处。"

【黄钟宫·黄莺儿】懆悰懆悰，似此活得也惹人耻笑。把皂绦儿搭在梁间，双双自吊。

唬得红娘忙扯着道："休厮合造，恁两个死后不争，怎结末这秃屌？"

红娘抱莺。聪止君瑞，曰："先生之惑愈甚矣！幸得续弦，死而何益？"

珙曰："莺以适人，不死何待？"

聪曰："吾有一策，使莺不适人，与子百年偕老。"

珙曰："策将安出？"

聪曰："吾不能矣，子谒一故人，事可济矣！"

【般涉调·哨遍缠令】君瑞悬梁，莺莺觅死，法聪连忙救。"恁死后教人打官防，我寻思着甚来由？好出丑，夫妻大小大不会寻思，笑破贫僧口。人死

后浑如悠悠地逝水，厌厌地不断东流。荣华富贵尽都休，精爽冥冥葬荒丘。一失人身，万劫不复，再难能勾。

欲不分离，把似投托个知心友。不索打官防，教你夫妻尽百年欢偶。快准备，车乘鞍马。主仆行李，一发离门走。投托的亲知，不须远觅，而今只在蒲州。昔年也是一儒流，壮岁登科，不到数余秋，方今是一路诸侯。”

【长寿仙衮】“初典郡城，吏牢狱无囚；后临边郡，灭尽草贼猾寇。坐筹帷幄，驷马临军挑斗，十场镇赢八九。天下有底英雄汉，闻名难措手。这个官人，不枉食君禄；扶社稷，安天下；兼文锐武，古今未尝曾有。”

【急曲子】“也不爱耽花恋酒，也不爱打桃射柳，也不爱放马走狗，也不爱射生射兽。去年暂斩逆臣头，腰间剑是帝王亲授。”

【尾】“是百万军都领袖，天来大名姓传宇宙，便是斩斫自由的杜太守。”

生曰：“杜太守谓谁？”聪复言之。

【高平调·于飞乐】“告君师：杜太守端的是何人？与自家是旧友？关亲？”法聪闻得道：“君瑞休劳问，果贵人多忘，早不记得贼党临门？

这官人与足下非戚非亲，恁两个旧友忘形；与夫人连大众，都有深恩。太守谓谁？是去年白马将军。”

生曰：“杜将军骤拜太守也，以何故？”

聪曰：“以威摄贼军，乱清蒲右。蒙天子重知，数月前，特授镇西将军、蒲州太守，兼关右兵马处置使。”

珙喜谢曰：“非吾师指迷，实不悟此。”

生携莺宵奔蒲州，时二更左右。

【大石调·洞仙歌】收拾行李，一步地都行上，两口儿眉头暂开放。望秋天，即渐月淡星稀东方朗，隐隐城头鼓响。

抵关入城，直至衙门旁。不及殷勤展参榜，门人通报，太守出厅相见。未及把行藏问当，太守道：“君瑞喜登科！”君瑞道：“哥哥自别无恙！”

太守邀生入偏厅。生曰：“门外拙妻，参拜兄嫂子个。”太守令夫人请莺。客礼毕，夫人请莺至后阁。珙与太守酌酒道旧。可谓：青山牵梦寐，白发喜交亲。

【越调·上平西缠令】杜将军，张君瑞，话别离，至坐上各序尊卑。别来经岁，故人青眼喜重期。两情谈论正投机，一笑开眉。

情相慕，心相得，重相见，旧相知，便畅饮彼此无疑。风流太守，为生满满劝金杯：“喜君仙府探花归，高步云梯。”

【斗鹌鹑】君瑞闻言，欠身避席，饮罢躬身，向前施礼。道：“多谢哥哥此般厚意。据自家寡才艺，尽都是父母阴功所得。

幸得今朝弟兄面会，敢烦将军万千休罪！小子特来，有些事体。记去年离上国，访诸先觉，游学到这里。”

【看花回】“普救院，权居止诗书谙理。却不幸蒲州元帅浑公逝。乱军起，无人统，残郡邑，害良民，蒲州里满城铁骑。
神鬼哭，生灵死，哀声振地。至普救诸多僧行难提备，关闭得山门着。怎当众军卒，群刀手砍，是铁门也粉碎。”
【青山口】“众僧欲走又不及，须识前朝崔相国，那家女孩儿叫莺莺，当时未及笄岁。群贼门外逼，道：“得莺后便西归。”相国老夫人听得悲泣。
不奈之何，故谒微生，愿求脱命计。特仗法聪，曾把书寄。太守既到那里，飞虎唬来痴，群贼倒枪旗。退却乱军，免却生离，都是哥哥虎威。”
【渤海令】“那夫人感恩义，许莺莺与俺为妻。幸天子开贤路，因而赴帝里。也已高攀月中桂，不幸染沉疾。风散难医治，淹延近一岁。
谁知个郑衙内，与莺莺旧关亲戚，恐吓使为妻室，不念莺莺是妹妹。夫人不敢大喘气，连忙拣下吉日，只争一脚地，大分与那畜生效了连理！”
【尾】“是他的亲姑舅要做夫妻，倚仗是宰臣家有势力，不辨个清浊没道理。托付你个慷慨的相识，别辨尔是非。与俺做些儿主意，看那骨胀的哥哥近俺甚的！”

太守曰：“吾弟放心！不争则已，争则吾必斩恒。少待，公退闲话。”

【大石调·还京乐】幕观仪门开处，两廊下悄不闻鸦。冬冬地鼓响，正厅上太守升衙。阶前军吏谁敢闹嘈杂，大案前行本把。五日三朝家没纸儿文字，官清法正无差。大牢里虞候羊儿般善，是有大人弹压。有子有牢房地匣，有子有栏军夹画，有子有铁裹榆枷，更年没罪人戴他、犯他。狱门前草长，有谁曾踏？
有刑罚徒流绞斩，吊拷绷把。设而不用，束杖理民宽雅。地方千里，威教有法，治也不爱使官弄法。善为政威而不猛，宽而有勇，一方人唤做“菩萨”。但曾坐处绝了群盗，纵有敢活拿。正不怕明廉暗察，信不让春秋里季札，治不让颖川黄霸。蒲州里大小六十万家，人人钦仰，俏如爹妈。
【尾】虎符金牌腰间挂，英雄镇着普天之下，唬得逆子贼臣望风的怕。

分符守郡，昔年杨震不清白；迪简在廷，曩日比干非骨鲠。

太守公坐之次，郑恒鞭马叩门，遽然而下。

【中吕调·古轮台】郑衙内，当时休道不心嗔，祇候的每怎遮拦？大走入衙门。直上厅来，俏不顾白马将军。气莽声高叫呼，对人骋尽百般村，都说原因。道：“化了的相国姑夫，在时曾许骋与莺莺，不幸身死，因此上未就死。如今服阕也，却序旧婚姻。
许多财礼，，一划是好金银，十万贯余钱首饰皆新，百件衣服，更兼霞披长裙。准备了筵席，造下食饭，杯盘水陆地铺裀。今日是良辰。去昨宵半夜已来，四更前后，不觉莺莺随人私走，教人怎不忿？我寻思，那张珙哥哥好没

人情！”

【尾】“莺莺那里怎安稳，觑着自家般丈夫，下得随人逃走，短命的那孩儿没眼斤！”

太守怒曰：“子欺我乎？公厅对官无礼，私下怎话！”

【双调·文如锦】那将军，见郑恒分辩后冲冲地怒，道：“打脊匹夫怎敢唬吾！当日个，孙飞虎，因亡了元帅，夺人妻女。莺莺在普救，参差被虏。若非君瑞，以书求救，怎地支吾？怕贤不信，试问普救里僧行，我手下兵卒。因此上夫人把亲许，不望你中间说他方语言。今日他来，先曾告诉，君瑞待把莺莺娶。你甚倚强压弱，厮欺厮负，把官司诳唬，全无畏惧？你可三思，婚姻良贱，明存着法律。莫粗疏，姑舅做亲，便不败坏风俗？”

【尾】“平白地昏赖他人婚，若不看恁朝廷里的慈父，打一顿教牒将家去。”

郑恒对众官，但称：“死罪！非君瑞之愆。”又曰：“我之过矣。倘见亲知，有何面目？”

【大石调·伊州衮】添烦恼，情怀似刀搅，都是自家错。花枝般媳妇，又被别人将了。我还归去，若见乡里亲知，甚脸道？待别娶个人家，觑了我行为，肯嫁的少。

怎禁当，衙门外，打牙打令译，匹似闲啯哨。等着衙内，待替君瑞着言攒掇。郑恒打憔道：“把如吃恁摧残，厮合燥，不出衙门，觅个身亡却是了。”

【尾】觑着一丈来高石阶级褰衣跳，衙内每又没半个人扯着，头扎番身吃一个大碑落。

浣纱节妇，昔年抱石身亡，好色穷人，今日投阶而死。太守令衙内拽尸于门外，退厅张宴。

【南吕宫·瑶台月】从今至古，自是佳人合配才子。莺莺已是县君，君瑞是玉堂学士。一个文章天下无双，一个稔色寰中无二。似合欢带，连理枝；题彩扇，写新诗。从此趁了文君深愿，酬了相如素志。

将军满满劝金卮，道：“今日极醉休辞！”欢喜教这两个也，乾撞杀郑恒那村厮。牙关紧，气堵了咽喉，脑袋裂，血污了阶址。后门外横着死尸，牌写着数行字出示：“这厮一生爱女，今番入死。”

【尾】会见乾堆每强相思，从前已往有浮浪儿，谁似这厮般少年花下死！

君瑞莺莺，美满团圆，还都上任；郑恒衙内，自耻怀羞，投阶而死：方表才子施恩，足见佳人报德。怎见得有此事来？蓬莱刘沁题诗曰：

“蒲东佳遇古无多，镂板将令镜不磨；
若使微之见新调，不教专美《伯劳歌》。”



历代名家评论《西厢记》

说　明：

1. 本节收录元、明、清及近、现代著名作家、学者正面评介《西厢记》的论述若干条；
2. 近、现代只收入已故作家、学者的论述。

元·钟嗣成：

前辈才人有所编传奇于世者五十六人。

王实甫，名德信，大都人。（《录鬼簿》）

元·周德清：

其（指《西厢记》——编者注）难，则有六字三韵，"忽听、一声、猛惊"是也。（《中原音韵》）

明·贾仲明：

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飐飐，排剑戟。翠红乡，雄纠纠，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见《录鬼簿》，此《凌波仙》曲为贾氏补撰）

明·朱　权：

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若玉环之出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太和正音谱》）

明·何良俊：

金、元人呼北戏为杂剧，南戏为戏文。近代人杂剧以王实甫之《西厢记》，戏文以高则诚之《琵琶记》为绝唱……。

大抵情辞易工。盖人生于情，所谓"愚夫愚妇可以与知者"。观十五国《风》，大半皆发于情，可以知矣。是以作者既易工，闻者亦易动听。即《西厢记》与今所唱时曲，大率皆情词也。

王实甫才情富丽，真辞家之雄；但《西厢》首尾五卷，曲二十一套，终始不出一"情"字……。

王实甫《西厢》，其妙处亦何可掩？如第二卷〔混江龙〕内："蝶粉轻沾飞

絮雪，燕泥香惹落花尘。系春心情短柳丝长，隔花阴人远天涯近。香消了六朝金粉，清减了三楚精神。”如此数语，虽李供奉复生，亦岂能有以加之哉！（《曲论》）

明·王世贞：

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如曲中语：“雪浪拍长空，天际秋云卷，竹索缆浮桥，水上苍龙偃。”“滋洛阳千种花，润梁园万顷田。”“东风摇曳垂杨线，游丝牵惹桃花片，珠帘掩映芙蓉面。”“法鼓金铙，二月春雷响殿角；钟声佛号，半天风雨洒松梢。”“不近喧哗，嫩绿池塘藏睡鸭；自然幽雅，淡黄杨柳带栖鸦。”是骈俪中景语。“手掌儿里奇擎，心坎儿里温存，眼皮儿上供养。”“哭声儿似莺啭乔林，泪珠儿似露滴花梢。”“系春心情短柳丝长，隔花阴人远天涯近。”“香消了六朝金粉，清减了三楚精神。”“玉容寂寞梨花朵，胭脂浅淡樱桃颗。”是骈俪中情语。“他做了影儿里情郎，我做了画儿里爱宠。”“拄着拐帮闲钻懒，缝合唇送暖偷寒。”“昨夜个热脸儿对面抢白，今日个冷句儿将人厮侵。”“半推半就，又惊又爱。”是骈俪中诨语。“落红满地胭脂冷，梦里成双觉后单。”是单语中佳语。只此数条，他传奇不能及。

（《曲藻》）

明·王骥德：

人之赋才，各有所近，马东篱、王实甫，皆胜国名手。

古戏必以《西厢》、《琵琶》称首，递为桓、文。然《琵琶》终以法让《西厢》，故当离为双美，不得合为联璧。

《西厢》组艳，《琵琶》脩质，其体固然。何元朗并訾之，以为“《西厢》全带脂粉，《琵琶》专弄学问，殊寡本色。”夫本色尚有胜二氏者哉？过矣！

实甫《西厢》，千古绝技。微词奥旨，未易窥测。（《曲律》）

《琵琶》工处可指，《西厢》无所不工；《琵琶》宫调不论，平仄多舛，《西厢》绳削甚严，旗色不乱；《琵琶》之妙，以情明理，《西厢》之妙，以神明韵；《琵琶》以大，《西厢》以化——此二传三尺。

实甫以描写，而汉卿以雕镂。描写者远摄风神，而雕镂者深次骨貌。

（王骥德注《西厢记》评语）

明·沈德符：

元人周德清评《西厢》，云六字中三用韵，如《玉宇无尘》内“忽听、一声、猛惊”，及《玉骢娇马》内“自古相女配夫”此皆三韵为难。予谓：“古”、“女”仄声，“夫”字平声，未为奇也，不如“云敛晴空”内“本宫始终不同”，俱平声，乃佳耳。然此类凡元人皆能之，不独《西厢》为然，如春景时曲云“柳绵满天舞旋”，冬景云“臂中紧封守宫”，又云“醉烘玉容微红”，重会时曲云“女郎两相对当”，私情时曲云“玉娘粉妆生香”，《刼梅香》杂剧云“不妨莫

慌我当”,《两世姻缘》云“怎么性大便骂”,《歌舞丽春堂》云“四方八荒万邦”,俱六字三韵,稳贴圆美。……　　(《顾曲杂言》)

明·张　奇:

今丽曲之最胜者,以王实甫《西厢记》压卷。

《杜丽娘》一剧,上薄《风》、《骚》,下夺屈、宋,可与实甫《西厢》交胜……。　　(《衡曲尘谭》)

明·徐复祚:

马东篱、张小山自应首冠,而王实甫之《西厢》,直欲超而上之。盖诸公所作,止于四折,而《西厢》则十六折,多寡不同,骨力更陡,此其所以胜也。昔人评者,谓“玉环之出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信不诬也。实甫之传,本于董解元,解元为说唱本,与实甫本可称双璧。实甫《丽春堂》剧,不及《西厢》。

《西厢》之妙,正在于《草桥》一梦,以假疑真,乍离乍合,情尽而意无穷,何必金榜题名,洞房花烛而后乃愉快也?……语其神,则字字当行,言言本色,可谓南北之冠。　　(《曲论》)

明·徐士范:

古今之声容色泽以姝丽称者,岂特一崔氏哉。而崔张事盛传于世,得非以为之记者,其词艳而富也。

金有董解元者,演为传奇,然不甚著。至元王实甫,始以绣肠创为艳词,而《西厢记》始脍炙人口……。

明·程巨源:

二公皆胜国名手,咸富才情,兼喜声律,今观其所为记,艳辞丽句,先后亘出,离情幽思,哀乐相仍,遂擅一代之长,为杂剧绝唱,良不虚也。而谈者以此奇繁歌叠奏,语意重复,始终不出一情;又以露圭著迹,调脂弄粉病之。夫事关闺闱,自应秾艳,情钟怨旷,宁废三思,大雅之罪人,新声之吉士也。遂使终场歌演,魂绝色飞,奏诸索弦,疗饥忘倦。可谓词曲之《关雎》,梨园之虞夏矣。以微瑕而类全璧,宁不冤也。

明·李　贽

按《西厢记》乃元王实甫撰。始于创见,终于梦思,其委曲蕴藉,靡丽华藻,为古今绝唱。　　(李贽校《北西厢记》附:《西厢记考据》)

明·陈继儒:

其文反反复复,重重叠叠,见精神而不见文字,即所称“千古第一神物”,亶其然乎!

总结处精密工致,出郑恒更有兴趣,令在红娘口中描写莺莺娇痴,张之狂兴,人谓一本《西厢》,予谓是一轴风流画。前半本合处妆病,后半本离

处妆梦，相思腔调全在此中迫真。 （《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西厢记》）

明·李卓吾：

《西厢》文字一味以摸索为工，如莺张情事则从红娘口中摸索之，老夫人与莺意中事则从张口中摸索之。

白易直，《西厢》之白能婉；曲易婉，《西厢》之曲能直。

《西厢记》耶，曲耶，白耶，文章耶，红娘耶，莺莺耶，张生耶，读之者李卓吾耶，俱不能知耶。 （容与堂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北西厢记》第十本总批）

《拜月》、《西厢》化工也，《琵琶》画工也。 （《焚书·杂说》）

明·徐 渭：

盖言常人彼此牵情不过常态，而崔、张二人一个如此，一个如彼……此入骨入髓之妙语，凡红言崔、张，必将己插入……句法错综而理则调贯，妙极妙极。 （《三先生合评元本北西厢》）

明·汤显祖：

文章自正体、四六之外，有诗、赋、歌行、律、绝诸体，曲特一剩技耳！然人不数作，作不数工。其描写神情不露笔墨痕，莫如《西厢记》。以君瑞之俊俏，割不下崔氏女；以莺莺之娇媚，意独钟一张生。第琴可挑，简可传，围可解，隔墙之花未动也，迎风之户徒开也，叙其所以遇合，甚有奇致焉！若不会描写，则莺莺一宣淫妇人耳！君瑞一放荡俗子耳！其于崔张佳趣，不若望河汉哉！予尝取而读之，其文反反复复重重叠叠，见精神而不见文字。即所称千古第一神物，亶其然乎？间以肤意评题之，期与好事者同赏鉴。曰：可与水月景色天然妙致也。 （《汤海若先生批评西厢记·序》）

明·何 璧：

《西厢》为士林一部奇文字……。 （《明何璧校本北西厢记·凡例》）

明·槃逗硕人：

详味《西厢》每篇段中，变换断续，倏然博换，倏然掩映，令人观其奇情，不可捉摹，则见真与《南华》似。 （转引自《元杂剧研究概述》54页）

明·凌濛初：

至《西厢》尾声，无一不妙，首折煞尾，岂无情语、佳句可采，以檃括南尾，使之悠然有余韵，而直取"东风摇曳垂杨线，游丝牵惹桃花片"两词语填入耶？真是点铁成金手！乃《西厢》为情词之宗……。 （《谭曲杂劄》）

清·李 渔：

填词除杂剧不论，止论全本，其文字之佳，音律之妙，未有过于《北西厢》者。自南本一出，遂变极佳者为极不佳，极妙者为极不妙。推其初意，亦有可原，不过因北本为词曲之豪，人人赞羡，但可被之管弦，不便奏诸场上，但宜于弋阳、四平等俗优，不便强施于昆调，以系北曲而非南曲也。

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传奇亦然。……一部《西厢》止为张君瑞一人；而张君瑞一人，又止为白马解围一事。其余枝节，皆从此一事而生——夫人之许婚，张生之望配，红娘之勇于作合，莺莺之敢于失身，与郑恒之力争原配而不得，皆由于此。是"白马解围"四字，即作《西厢》之主脑也。余剧皆然，不能悉指。（《闲情偶寄》）

清·徐大椿：

曲之变，上古不可考。自唐虞之赓歌击壤以降，凡朝廷草野之间，其歌诗谣谚不可胜穷，兹不尽述。若今日之声存而可考者，南曲北曲二端而已。北曲之始，金之董解元《西厢记》，元之马致远《岳阳楼》之类。南曲之传，如元人高则诚《琵琶记》，施君美《拜月亭》之类。宫调既殊，排场亦异，然当时之唱法，非今日之唱法也。北曲如董之《西厢记》，仅可以入弦索，而不可以协箫管。其曲以顿挫节奏胜，词疾而板促。至王实甫之《西厢记》，及元人诸杂剧，方可协之箫管，近世之所宗者是也。（《乐府传声》）

清·毛奇龄：

《墙头马上》剧，亦有"愿天下姻眷皆完聚"类。但此（指《西厢记》——编者注）称"有情的"，此是眼目，盖概括《西厢》（全）书也。

（毛西河论定《西厢记》）

清·毛声山：

文章之妙，妙在反跌，……两口（指张生、莺莺）相同，欣欣然以为姻之必就，以反跌之。

清·毛宗岗：

文章不曲折则不妙，……有欢而无悲，亦不成传奇，……有悲者，必用一人从中作鲠，以为波澜。如《西厢》有崔夫人作鲠。

清·李调元：

《太和正音谱》云："《西厢记》，元进士王实甫撰。"按：王实甫，见《元人百种》。曲目十三本，以《西厢》为首。世有谓关汉卿撰者，妄也。汉卿亦元进士，撰曲有六十三本，不载《西厢》，可据。王元美云："实甫原本至'碧云天，黄花地'而止，此后乃汉卿所补。"则续郑恒事，乃汉卿笔也。世又谓："至草桥惊梦而止"，非。

《西厢》工于骈俪，美不胜收。如"雪浪拍长空，天际秋云卷；竹索缆浮桥，水上苍龙偃"。又"法鼓金铙，二月春雷响殿角；钟声佛号，半天风雨洒松梢"。又"系春心情短柳丝长，隔花阴人远天涯近"。又"哭声儿似莺啼乔林，泪珠儿似露滴花梢"。又"香消了六朝金粉，清减了三楚精神"。又"玉容寂寞梨花朵，胭脂浅淡樱桃颗"。又"他做了影儿里情郎，我做了画儿里爱宠"。他传奇不能道其只字，宜乎为北曲压卷也。

《西厢》"淡黄杨柳带栖鸦",本宋贺方回《浣溪沙》词也,王实甫用之与"嫩绿池塘藏睡鸭"作对,天然巧妙,可谓青出于蓝。实甫又有《离亭宴煞》云:"闲来膝上横琴坐,醉时林下和衣卧,畅好快活,乐天知命随缘过。为伴侣只三个:明月、清风共我。再不把利名侵,且须将是非躲。"此《丽春堂》剧曲,牌名《离亭宴煞》也。今人多入劝世小说,不知为实甫作也。

(《雨村曲话》)

清·焦 循:

《西河词话》云:古歌舞不相合,歌者不舞,舞者不歌;即舞曲中词,亦不必与舞者搬演照应。自唐人作《柘枝词》、《莲花旋歌》,则舞者所执,与歌者所措词,稍稍相应,然无事实也。宋末有安定郡王赵令畤者,始作商调鼓子词,谱《西厢传奇》,则纯以事实谱词曲间,然犹无演白也。至金章宗朝,董解元——不知何人,实作《西厢》挡弹词,则有白有曲,专以一人挡弹并念唱之。嗣后金作清乐,仿辽时大乐之制,有所谓"连厢词"者,则带唱带演,以司唱一人、琵琶一人、笙一人、笛一人,列坐唱词,而复以男名末泥、女名旦儿者,并杂色人等,入勾栏扮演,随唱词作举止,如"参了菩萨",则末泥祇揖,"则将花笑拈"则旦儿拈花类。北人至今谓之"连厢",曰"打连厢","唱连厢",又曰"连厢搬演"。大抵连四厢舞人而演其曲,故云;然犹舞者不唱,唱者不舞,与古人舞法无以异也。至元人造曲,则歌舞合作一人,使勾栏舞者自司歌唱,而第设笙、笛、琵琶以和其曲,每入场,以四折为度,谓之"杂剧"。其有连数杂剧而通谱一事,或一剧,或二剧,或三、四、五剧,名为"院本"。《西厢》者,合五剧而谱一事者也,然其时司唱犹属一人,仿连厢之法,不能遽变。往先司马从宁庶人处得《连厢词例》,谓:"司唱一人,代勾栏舞人执唱"。其曰"代唱",即已逗勾栏舞人自唱之意;但唱者止二人,末泥主男唱,旦儿主女唱也。若杂色入场,第有白无唱,谓之"宾白"。"宾"与"主"对,以说白在宾,而唱者自有主也。至元末明初,改北曲为南曲,则杂色人皆唱,不分宾主矣。少时观《西厢记》,见一剧末必有《络丝娘》煞尾一曲,于演扮人下场后复唱,旦复念正名四句,此是谁唱,谁念?至末剧扮演人唱《清江引》曲齐下场后,复有《随煞》一曲,正名四句,总目四句,俱不能解唱者、念者之人。及得《连厢词例》,则司唱者在坐间,不在场上,故虽变杂剧,犹存坐间代唱之意。

《词旨》载:"《西厢》警策,不下百十条,如'竹索缆浮桥'、'檀口揾香腮'等语,不知皆撰自董解元《西厢》,竹索上有'寸金'二字,'檀口'句则曰'檀口微微,笑吐丁香舌,被郎轻啮,却更增人劣'。较汉卿奇丽、精采十倍。(见黄嘉惠《董解元〈西厢记〉序》)案:王实甫'长亭送别'一折,称绝调矣……。"

(《剧说》)

清·姚　燮：

胡应麟云："杂剧自唐、宋、金、元迄明皆有之。唐时所谓优伶杂剧，妆服套数，观苏中郎、踏摇娘二事可见。宋杂剧亦然。元世曲调大兴，凡诸杂剧，皆名曲寓焉，教坊名妓多习之，清歌妙舞，悉隶是中。一变而赡缛，遂为戏文。《西厢》，戏文之祖也。而《西厢》虽出董解元，然犹弦唱小说之类；至元王、关所撰，乃可登场扮演。高氏一变而为南曲，嗣是作者迭兴，古昔所谓杂剧、院本，几于尽废"。　　（《今乐考证》）

清·俞　樾：

《西厢》本唐元稹《会真记》。宋安定郡王赵令畤，填《商调蝶恋花》十二阕述其事，始作鼓子词。金章宗时，董解元率以方言复谱成曲，乃是优人弦索弹唱体。王实甫又成杂剧四本，每本四折。关汉卿续一本，亦四折。即所谓"西厢五剧"，已一变而为般衍者。……闵遇五刻"会真六幻"，……六幻：曰幻因，元才子《会真记》并诗赋说泉唐梦；曰拈幻，董解元《西厢记》；曰剧幻，王实甫《西厢记》；曰赝幻，关汉卿续《西厢记》，附《围棋闯局》、五剧笺疑；曰更幻，李日华《南西厢记》；曰幻住，陆采《南西厢记》，附《园林舞梦》。……　　（《茶香室三钞》）

清·金圣叹：

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

（一）有人来说《西厢记》是淫书，此人后日定堕拔舌地狱。何也？《西厢记》不同小可，乃是天地妙文。自从有此天地，他中间便定然有此妙文。不是何人做得出来，是他天地直会自己劈空结撰而出。若定要说是一个人做出来，圣叹便说：此一个人，即是天地现身。

（二）《西厢记》断断不是淫书！断断是妙文！今后若有人说是妙文，有人说是淫书，圣叹都不与做理会，文者见之谓之文；淫者见之谓之淫耳。

（三）人说《西厢记》是淫书，他止为中间有此一事耳。细思此一事，何日无之？何地无之？不成天地中间有此一事，便废却天地耶！细思此身自何而来？便废却此身耶！一部书有如许缅缅洋洋无数文字，便须看其如许缅缅洋洋是何文字，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如何直行，如何打曲，如何放开，如何捏聚，何处公行，何处偷过，何处慢摇，何处飞渡。至于此一事，直须高阁起不复道。

（四）若说《西厢记》是淫书，此人只须朴，不必教。何也？他也只是从幼学一冬烘先生之言，一入于耳，便牢在心。他其实不曾眼见《西厢记》，朴之还是冤苦。

（五）若眼见《西厢记》了，又说是淫书，此人则应朴乎？曰，朴之亦是冤苦，此便是冬烘先生耳。当初造《西厢记》时，原发愿不肯与他读，他今日果

然不读。

(六)若说《西厢记》是淫书,此人有大功德。何也?当初造《西厢记》时,发愿只与后世锦绣才子共读,曾不许贩夫皂隶也来读。今若不是此人揎拳捋臂拍凳捶床,骂是淫书时,其势必至无人不读。泄尽天地妙秘,圣叹大不欢喜。……

(八)圣叹《西厢记》祇贵眼照古人,不敢多让。至于前后著语,悉是口授小史,任其自写,并不曾更点窜一遍。所以文字多有不当意处。盖一来虽是圣叹天性贪懒;二来实是《西厢》本文珠玉在上,便教圣叹点窜杀,终复成何用!普天下后世幸恕仆不当意处,看仆眼照古人处。

(九)圣叹本有才子书六部,《西厢记》乃是其一。然其实六部书,圣叹只是用一副手眼读得。如读《西厢记》,实是用读《庄子》、《史记》手眼读得;便读《庄子》、《史记》,亦只用读《西厢记》手眼读得。如信仆此语时,便可将《西厢记》与子弟作《庄子》、《史记》读。

(十)子弟至十四五岁,如日在东,何书不见,必无独不见《西厢记》之事。今若不急将圣叹此本与读,便是真被他偷看了《西厢记》也。他若得读圣叹《西厢记》,他分明读了《庄子》、《史记》。

(十一)子弟欲看《西厢记》,须教其先看"国风"。盖《西厢记》所写事,便全是"国风"所写事。然《西厢记》写事,曾无一笔不雅驯,便全学"国风"写事,曾无一笔不雅驯;《西厢记》写事,曾无一笔不透脱,便全学国风写事,曾无一笔不透脱。敢疗子弟笔下雅驯不透脱,透脱不雅驯之病。

(十五)文章最妙,是目注彼处,手写此处;若有时必欲目注此处,则必手写彼处。……《西厢记》最是解此意。

(十六)文章最妙,是目注此处,却不便写,却去远远处发来,迤逦写到将至时,便且住,却重去远远处更端再发来,再迤逦又写到将至时,便又且住。如是更端数番,皆去远远处发来,迤逦写到将至时,即便住,更不复写出目所注处,使人自于文外瞥然亲见。《西厢记》纯是此一方法。……

(十七)文章最妙,是先觑定阿堵一处,却于阿堵一处之四面,将笔来左盘右旋,右盘左旋,再不放脱,却不擒住,分明如狮子滚球相似。……《西厢记》亦纯是此一方法。

(十八)文章最妙,是此一刻被灵眼觑见,便于此一刻放灵手捉住。盖于略前一刻亦不见,略后一刻便亦不见,恰恰不知何故,却于此一刻忽然觑见,若不捉住,便更寻不出。今《西厢记》若干文字,皆是作者于不知何一刻中灵眼忽然觑见,便疾捉住,因而直传到如今。细思千万年以来,知他有何限妙文已被觑见,却不曾捉得住,遂总付之泥牛入海永无消息。

(十九)今后任凭是绝代才子,切不可云"此本《西厢记》我亦做得出

也。”便教当初作者而在，要他烧了此本，重做一本，已是不可复得。纵使当时作者他却是天人，偏又会做得一本出来，然既是别一刻所觑见，便用别样捉住，便是别样文心，别样手法，便别是一本，不复是此本也。

（二十）仆今言灵眼觑见，灵手捉住。却思人家子弟何曾不觑见？只是不捉住。盖觑见是天付，捉住须人工也。今《西厢记》实是又会觑见，又会捉住。……

……

（三十一）……《西厢记》其实只是一字。

（三十二）《西厢记》是何一字？《西厢记》是一“无”字。赵州和尚，人问狗子还有佛性也无？曰：“无”。是此一“无”字。

……

（四十六）圣叹举赵州“无”字说《西厢记》，此真是《西厢记》之真才实学。不是禅语，不是有无之“无”字。须知赵州和尚“无”字，先不是禅语，先不是有无之“无”字，真是赵州和尚之真才实学。

（四十七）《西厢记》只写得三个人：一个是双文，一个是张生，一个是红娘。其余如夫人，如法本，如白马将军，如欢郎，如法聪，如孙飞虎，如琴童，如店小二，他俱不曾著一笔半笔写，俱是写三个人时所忽然应用之家火耳。

（四十八）譬如文字，则双文是题目，张生是文字，红娘是文字之起承转合，有此许多起承转合，便是题目透出文字，文字透入题目也。其余如夫人等，算只是文字中间所用之乎者也等字。

（四十九）譬如药，则张生是病，双文是药，红娘是药之炮制。有此许多炮制，便令药往就病，病来就药也。其余如夫人等，算只是炮制时所用之姜醋酒蜜等物。

（五十）若更仔细算时，《西厢记》亦此为写得一个人。一个人者，双文是也。若使心头无有双文，为何笔下却有《西厢记》？《西厢记》不止为写双文，止为写谁？然则《西厢记》写了双文，还要写谁？

（五十一）《西厢记》止为要写此一个人，便不得不又写一个人。一个人者，红娘是也。若使不写红娘，却如何写双文？然则《西厢记》写红娘，当知正是出力写双文。

（五十二）《西厢记》所以写此一个人者，为有一个人，要写此一个人也。有一个人者，张生是也。若使张生不要写双文，又何故写双文？然则《西厢记》又有时写张生者，当知正是写其所以要写双文之故也。

（五十三）诚悟《西厢记》写红娘止为写双文，写张生亦止为写双文，便应悟《西厢记》决无暇写他夫人、法本、杜将军等人。

(五十四)诚悟《西厢记》止是为写双文,便应悟《西厢记》决是不许写到郑恒。

(五十五)《西厢记》写张生,便真是相府子弟,便真是孔门子弟,异样高才,又异样苦学,异样豪迈,又异样淳厚。相其通体自内至外,并无半点轻狂,一毫奸诈。年虽二十有余,却从不知裙带之下有何缘故,虽自说"颠不剌的见了万千",他亦只是不曾动心。写张生直写到此田地时,须悟全不是写张生,须悟全是写双文。锦绣才子必知其故。

(五十六)《西厢记》写红娘,凡三用加意之笔。其一,于"借厢"篇中,峻拒张生;其二,于"琴心"篇中,过尊双文;其三,于"拷艳"篇中,切责夫人。一时便似周公制度乃尽在红娘一片心地中,凛凛然,佩佩然,曾不可得而少假借者。写红娘直写到此田地时,须悟全不是写红娘,须悟全是写双文。锦绣才子必知其故。

(五十七)《西厢记》亦是偶尔写他佳人才子,我曾细相其眼法、手法、笔法、墨法,固不单会写佳人才子也,任凭换却题教他写,他俱会写。

……

(六十一)《西厢记》必须扫地读之。扫地读之者,不得存一点尘于胸中也。

(六十二)《西厢记》必须焚香读之。焚香读之者,致其恭敬,以期鬼神之通也。

(六十三)《西厢记》必须对雪读之。对雪读之者,资其洁清也。

(六十四)《西厢记》必须对花读之。对花读之者,助其娟丽也。

(六十五)《西厢记》必须尽一日一夜之力一气读之。一气读之者,总揽其起尽也。

(六十六)《西厢记》必须展半月一月之功精切读之。精切读之者,细寻其肤寸也。

(六十七)《西厢记》必须与美人并坐读之。与美人并坐读之者,验其缠绵多情也。

(六十八)《西厢记》必须与道人对坐读之。与道人对坐读之者,叹其解脱无方也。

(六十九)《西厢记》前半是张生文字,后半是双文文字,中间是红娘文字。

(七十)《西厢记》是《西厢记》文字,不是《会真记》文字。

(七十一)圣叹批《西厢记》是圣叹文字,不是《西厢记》文字。

(七十二)天下万世锦绣才子读圣叹所批《西厢记》,是天下万世才子文字,不是圣叹文字。

（七十三）《西厢记》不是姓王字实父此一人所造，但自平心敛气读之，便是我适来自造。亲见其一字一句，都是我心里恰正欲如此写，《西厢记》便如此写。

（七十四）想来姓王字实父此一人亦安能造《西厢记》？他亦只是平心敛气向天下人心里偷取出来。

（七十五）总之世间妙文原是天下万世人人心里公共之宝，决不是此一人自己文集。

（七十六）若世间又有不妙之文，此则非天下万世人人心里之所曾有也，便可听其为一人自己文集也。

（七十七）《西厢记》便可名之曰"西厢记"，旧时见人名之曰"北西厢记"，此大过也。

（七十八）读《西厢记》便可告人曰："读《西厢记》"，旧时见人讳之曰："看闲书。"此大过也。

（七十九）《西厢记》乃是如此神理，旧时见人教诸忤奴于红氍毹上扮演之，此大过也。

（八十）读《西厢记》毕，不取大白酬地赏作者，此大过也。

（八十一）读《西厢记》毕，不取大白自赏，此大过也。

（《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

作《西厢》人，吾偷相其用笔，真是千古奇绝！

文章之妙，无过曲折。诚得百曲千曲万曲、百折千折万折之文，我纵心寻其起尽，以自容于其间，斯真天下之至乐也！何言之？我为双文赖简之一篇言之。

是好园亭，是好夜色，是好女儿。是境中人，是人中境，是境中情。写来色色都有，色色入妙。

《西厢》中如此白，真是并不费笔墨，一何如花如锦。看他双文唤红娘，红娘唤小姐，张生唤红娘，三人各自胸前一片心事，各自口中一样声唤，真是写来好看煞人也！

通篇反反复复，曲曲折折，都只写此迟疾二句也。又添"柳丝"一句者，只是甚写其疾也。

真正妙文，直从双文当时又稚小、又憨痴、又苦恼、又聪明，一片微细心地中，的的描画出来。

《西厢》为才子佳人之书。　　（《第六才子书》批语）

清·梁廷枏：

王实甫之撰《西厢》，见《太和正音谱》。王弇州《曲藻》谓："实甫原本，至碧云、黄花而止矣，后所续为关汉卿笔；世谓止于《草桥惊梦》者，非也。"

今按：汉卿所撰曲，多至六十余本，其目不载《西厢》。（《曲话》）

董解元《西厢》，今传者为杨升庵定本，绘象则唐伯虎笔，刻极工致。石华最赏其"愁何似，似一川烟草黄梅雨"二语，谓"似南唐人绝妙好词"，可谓拟于其伦。其后王实甫所作，盖探源于此。然未免瑜瑕不掩，不如董解元之玉璧全完也。石华手录佳音十余调，附刻所定《西厢记》后，较元本词字，略有增损。如"灯儿一点被风吹灭"，元作"……甫能吹灭"；又"披衣独步冷清清，看那断桥月色"，元作"披衣独步在月明中，凝睛看天色"；又"待赶上个梦儿，睡也再睡不着"，元作"媚媚的不乾，抑也抑得着"。所改特饶神韵，电白邵子言学博亦极称之。世传实甫作《西厢》，至"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构想甚苦，思竭，扑地遂死。（同上）

《侉梅香》如一本小《西厢》，前后关目、插科、打诨，皆一一照本模拟：张生以白马解围而订婚姻，白生亦因挺身赴战而预联姻好，一同也；郑夫人使莺莺拜张生为兄，裴亦使小蛮见白而改称兄妹，二同也；张生假馆于崔而白亦借寓于裴，三同也；莺莺动春心不使红娘知而红娘自知，樊素亦逆揣主意而劝使游园，四同也；张生琴诉衷曲，白亦琴心挑逗，五同也；张生积思成疾，白亦病眠孤馆，六同也；张生向红娘诉情，白亦于樊素前尽倾肺腑，七同也；张生跪求红娘，白亦向樊素折腰，八同也；张生倩红传寄锦字，素亦与白密递情词，九同也；莺莺窥简佯怒，小蛮亦见词罪婢，十同也；红娘佯以不识字自解，樊素亦反问词中所语云何，十一同也；红见责而戏言将告夫人，樊亦被诘而诈为出首，十二同也；莺莺答诗自订佳期，小蛮亦答诗私约夜会，十三同也；张生误以红娘为莺莺，白亦误将樊素作小蛮，十四同也；莺莺烧香，小蛮亦烧香，十五同也；崔夫人拷红，裴亦打问樊素，十六同也；红娘堂前巧辩而归罪于崔，樊素亦据理直权而诿过于裴，十七同也；崔夫人促张应试，裴亦使白赴京，十八同也；莺莺私以汗衫、裹肚寄张，小蛮亦有玉簪、金凤赠白，十九同也；张衣锦还乡，白亦状元及第，二十同也。不得谓无心之偶合矣。金圣叹强作解事，取《西厢记》而割裂之，《西厢》至此为一大厄；又以意为更改，尤属卤莽。《惊艳》云："你道是河中开府相公家，我道是南海水月观音院。"改为："这边是河中开府相公家，那边是南海观音院。"《借厢》云："我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你叠被铺床。"改为："我若与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我不教你叠被铺床。"又："你撇下半天风韵，我舍得万种思量。"改为："你也掉下半天风韵，我也舍去万种思量。"《酬韵》云："隔墙儿酬和到天明，方信道惺惺自古惜惺惺。"改为："便是惺惺惜惺惺。"又："便是铁石人、铁石人也动情。"删去叠"铁石人"三字。《寺警》云："便将兰麝熏尽，只索自温存。"改为："我不解自温存。"又："果若有出师的表文，吓蛮的书信，则愿你笔尖儿横扫了五千人。"改为："他真

有出师的表文，下燕的书信，只他这笔尖儿敢横扫五千人。”《请宴》云：“受用足宝鼎香浓，绣帘风细，绿窗人静。”改为：“你好宝鼎香浓。”又：“请字儿不曾出声，去字儿连忙答应。”改为：“我不曾出声，他连忙答应。”《赖婚》云：“谁承望你即即世世老婆婆，教莺莺做妹拜哥哥。”改为：“真是即世老婆婆，甚妹妹拜哥哥。”《前候》云：“一纳头安排着憔悴死。”改为：“一纳头只去憔悴死。”《闹简》云：“我也回头看，看你个离魂倩女，怎发付掷果潘安。”改为：“今日为头看，看你那离魂倩女，怎生的掷果潘安。”《拷艳》云：“我则道神针法灸，谁承望燕侣莺俦。”改为：“定然是神针法灸，难道是燕侣莺俦？”“猛凝眸，看时节则见鞋底尖儿瘦。”改为：“怎凝眸。”又：“那其间可怎生不害半星儿羞。”改为：“那时间不曾害半星儿羞。”《哭宴》云：“两意徘徊，落日山横翠。”改为：“两处徘徊，大家是落日山横翠。”《惊梦》云：“愁得来陡峻，瘦得来咋嘬，……却早又宽掩过翠裙三四褶。”改为：“愁得陡峻，瘦得咋嘬，半个日头早掩过翠裙三四褶。”此类皆以意为更易。又有过为删减者。《借厢》云：“过了主厢，引入洞房，你好事从天降。”删为：“曲厢洞房。”又：“软玉温香，休道是相偎傍。”删为：“休言偎傍。”《请宴》云：“聘财断不争，婚姻自有成。”删为：“聘不见争，亲自有成。”《琴心》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删为：“靡不初，鲜有终。”《惊梦》云：“觑一觑着你化为醢酱，指一指教你化做骨血，骑着一匹白马来也。”删去三“一”字。近日嘉应吴日华学博，以六十家本，六幻本、琵琶本、叶氏本与金本重勘之，科白多用金本，曲多用旧本。（原序以六十家以下为旧本）。取金本所改，录其佳者。如《借厢》云：“若今生难得有情人，则除是前世烧了断头香。”改为：“若今生不做并头莲，难道前世烧了断头香。”《寺警》云：“学得来一天星斗焕文章，不枉了十年窗下无人问。”改为：“我便知你一天星斗焕文章，谁可怜你十年窗下无人问。”又：“你那里问小僧敢也那不敢，我这里启大师用咱那不用咱。”改为：“你休问小僧敢去也那不敢，我要问大师真个用咱也不用咱。”又：“劣性子人皆惨，舍着命提刀仗剑，更怕我勒马停骖。”改为：“就死也无憾，我便提刀仗剑，谁还勒马停骖。”又：“我将不志诚的言词赚，倘或纰缪，倒大羞惭。”改为：“便是言词赚，一时纰缪，半世羞惭。”《琴心》云：“则为那兄妹排连，因此上鱼水难同。”改为：“将我雁字排连，着他鱼水难同。”《赖简》云：“恁的般受怕担惊，又不图甚浪酒闲茶”。改为：“我也不去受怕担惊，我也不图浪酒闲茶。”又：“从今悔非波卓文君，你与我学去波汉司马。”改为：“小姐你息怒回波俊文君，张生你游学去波渴司马。”《后候》云：“将人的义海恩山，都做了远水遥岑。”改为：“甚么义海恩山，无非远水遥岑。”又：“虽不会法灸神针，犹胜似救苦难观世音。”改为：“他不用法灸神针，他是一尊救苦观世音。”《哭宴》云：“留恋你别无意，见据鞍上马，阁

不住泪眼愁眉。”改为：“留恋应无计，一个据鞍上马，两个泪眼愁眉。”其实圣叹以文律曲，故每于衬字删繁就简，而不知其腔拍之不协。至一牌划分数节，拘腐最为可厌。所改纵有妥适，存而不论可也。李笠翁从而称之，过矣。 （同上）

郭沫若：

我国文学史中，元曲确占有高级的位置。禾黍之悲，河山之感，抑郁不得志之苦心，欲死不得死、欲生不得生的渴望，遂驱英秀之士群力协作以建设此尊严美丽之艺堂。吾人居今日而游此艺堂，以近代的眼光以观其结构，虽不免时有古拙陈腐之处，然为时已在五百年前，且于短时期内成就得偌大个建筑，吾人殆不能不赞美元代作者之天才，更不能不赞美反抗精神之伟大！反抗精神，革命，无论如何，是一切艺术之母。元代文学，不仅限于剧曲，全是由这位母亲产生出来的。这位母亲所产生出来的女孩儿，总要以《西厢》为最完美，最绝世的了。《西厢》是超过时空的艺术品，有永恒而且普遍的生命。《西厢》是有生命之人性战胜了无生命的礼教底凯旋歌，纪念塔。 （《文艺论集》：《西厢记艺术上之批判与其作者之性格》）

吴 梅：

（《西厢记》）以研炼浓丽为能……是词中异军，非曲家出色行当之作。

元人剧词，约分三类，喜豪放者学关卿，工锻炼者宗实甫，尚清俊号东篱。 （转引自《元杂剧研究概述》）

郑振铎：

王实甫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作家，《西厢记》是他的代表作。《王西厢》是从《董西厢》来的，它表现了反抗封建道德的情绪，写的很好。除此以外他还写了《丽春堂》、《破窑记》。 （《郑振铎古典文学论集》）

《西厢记》的成功便在她的全部都是婉曲的细腻的在写张生与莺莺的恋爱心境的。似这等曲折的恋爱故事，除西厢外，中国无第二部。董解元的 挡弹词也是着力从这一点上写的；但没有王实甫写的腻婉。

（《文学大纲》）

宋之的：

《西厢记》，是我国古代现实主义底经典性伟著之一。

……元稹的《莺莺传》是悲剧：是残酷的封建社会生活里的、一首被任意侮辱和掷弃的女性的哀歌。王实甫的《西厢记》是喜剧：描写了封建时代的一些青年男女，为了自由、幸福和生活的权利而敢于和传统的封建力量进行搏斗的、充满了曲折但也充满了痛苦、胜利和喜悦的一篇宏伟的诗篇。……元稹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看出了封建传统力量的可怕、可耻、可恨和可憎；王实甫却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叛逆者立场上，勇敢地

描写了封建社会的两种力量，即传统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力量和渴望突破这种罪恶的力量的青年一代的严重的搏斗和深刻的冲突。王实甫的《西厢记》，充满了叛逆者的声音。王实甫鲜明地倾向于青年一代，热烈地歌颂了敢于向封建力量进行突击的青年一代。……

那是个黑暗、野蛮而恐怖的时代。懂得了这个时代的这一特征，就可以懂得，王实甫通过《西厢记》几个生动的、具体的艺术形象，所表达的那种喜悦，那种勇敢，那种正义，那种信心，那种乐观主义精神，对人民来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重要的意义了。（《论〈西厢记〉》）

李健吾：

《西厢记》的作者王实甫，不在蒲州长久生活过，就写不出那样铁索一条、横贯黄河之上的杰作。元曲之所以昌盛，是和这位大剧作家的成就与书会活动分不开的。（《漫谈〈麟骨床〉》）

赵景深：

《西厢记》和《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艺中的双璧，《红楼梦》的研究已蔚成风气，希望《西厢记》的研究也能逐步展开，不要落在日本和欧美的学者后面太远。（《明刊本西厢记研究·序》）



《西厢记》研究资料索引

一 专 著

《西厢记和白蛇传》
黄 裳著 平明出版社 1953年出版

《从莺莺传到西厢记》
王季思著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5年出版

《西厢记分析》
周 天著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6年出版

《论崔莺莺》
戴不凡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3年出版

《王实甫和〈西厢记〉》
潘兆明著 中华书局 1980年出版

《西厢记简说》
霍松林著 作家出版社 1957年出版

《西厢述评》
霍松林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2年出版

《西厢论稿》
段启明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年出版

《明刊本西厢记研究》
蒋星煜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2年出版

《西厢记艺术谈》
吴国钦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3年出版

《董西厢和王西厢》
孙 逊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年出版

《西厢记论》
董每戡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年出版

《西厢记浅说》
　　张燕瑾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6年出版
《西厢记考证》
　　蒋星煜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年出版
《五大名剧论》
　　董每戡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年出版
《〈西厢记〉与〈牡丹亭〉比较》
　　齐裕焜著　1987年出版
《崔莺莺·元稹·莺莺传》
　　曹家琪著　1981年出版
《读莺莺传》
　　陈寅恪著　1980年出版
《〈西厢记〉的矛盾冲突与红娘》
　　蒋星煜著　1981年出版
《南北词简谱》
　　吴　梅著　华东师大油印本

二　论　文

1、关于《西厢记》作者问题

《西厢记》第五本关续说辨妄(马玉铭)
　　文学　(上海)2卷6期　1934.6
元曲二集的四个作家(王实甫、白仁甫、高文秀及晚进王生)(周作仁)
　　书报展望　1卷4期　1936.2
《西厢记》著作人氏考正(魏复前)
　　逸经　19期　1936.12
关于《西厢记》的作者(贾天慈)
　　逸经　24期　1937.2
对于贾天慈先生意见的商讨(魏复前)
　　逸经　24期　1937.2
王实甫生平探索(冯沅君)
　　文学研究　1975.2
淡妆浓抹总相宜——谈关汉卿、王实甫(文卓)
　　辽宁日报　1962.12.21

王实甫年代新探(戴不凡)
文史 1965 4辑
王实甫作《西厢记》的年代(董每戡)
戏剧论丛 1981.2
王实甫(王季思)
百科知识 1982.6
《西厢记》杂剧作者质疑(周妙中)
文学遗产增刊5辑
关于元曲家的两个问题(冯沅君)
文史哲 1956.7
再论关汉卿——关汉卿与西厢记问题(杨 晦)
北京大学学报 1958.3
关于《西厢记》杂剧的创作时代及其作者(陈中凡)
江海学刊 1960.2
关于《西厢记》杂剧的作者问题
——对杨晦同志"关著王续"说的商榷(陈中凡)
光明日报 1961.1.29
关于《西厢记》作者的问题(王季思)
文汇报 1961.3.29
再谈《西厢记》的作者问题(陈中凡)
光明日报 1961.4.30
关于《西厢记》作者问题的进一步探讨(王季思)
光明日报 1961.7.9
关于《西厢记》作者问题的再进一步探讨(陈中凡)
光明日报 1961.10.22
陈中凡讲关于《西厢记》的作者问题(文艺研究动态)
文汇报 1961.4.26
也谈《西厢记》作者问题——向陈中凡先生请教(张清华)
天津日报 1961.8.16
关汉卿作或续作"西厢"说溯源(谭正璧)
学术月刊 1962.4
与罗忼烈教授论元曲书(二)
——关汉卿的年代和《西厢记》第五本作者问题(王季思)
学术研究 1979.4 1979.8
《西厢记》第五本非王实甫所作(蓝 凡)
复旦学报 1983.4

《西厢记》作者关王二说辨析(董如龙)
　　上海社科院学术季刊　1985.2
《西厢记》作者考(蒋星煜)
　　西厢记考证　1988
《西厢记》作者问题的商榷　(钱南扬)
　　南京大学学报　1985.4　1986.1
《西厢记》应为关汉卿所作　(吴金夫)
　　西北大学学报　1985.4　1986.1
《西厢记》作者辨(文　摘)
　　青年评论家　1985.7　1985.10
论《西厢记》作者及第五本问题(周续赓)
　　中国展望出版社　《中国古代戏曲论集》　1985
王实甫和他的《西厢记》(伍　悦)
　　戏剧创作　1980.2
王实甫与《西厢记》(计文蔚)
　　戏文　1982.4

2、《西厢记》综论

读《西厢记》偶笔(杨瀔庐)
　　中华小说界　2卷7期　1915.7
"西厢"艺术上之批判与其作者之性格(郭沫若)
　　文艺论集　1921
崔莺莺的故事(谷凤田)
　　北京大学　国学门周刊　2卷14期　1926.1
《董西厢》与《王西厢》之比较(作　舟)
　　北京　益世报　1926.5.4—14
《西厢记》本来面目是怎样的(西　谛)
　　清华周刊　37卷9—10期　1932.5
《西厢记》底演变(傅永孝)
　　学风　2卷10期　1932.12
辑雍熙府本《西厢记》序(孙楷第)
　　图书馆学季刊　7卷1期　1933.3
读《西厢记》后(刘修业)
　　读书月刊　2卷6—7期　1933.3—4
跋《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郑振铎)

大公报 文艺副刊 7 期 1933

《西厢记》之社会意义(马玉铭)

国闻周报 11 卷 25 期 1934.6

读《西厢记》(朱宗英)

文理 1 期 1934.10

《西厢记》的故事沿革及其他(归晨因)

华北日报 每日文艺 128 期 1935.4.10

读《西厢记》与 Romeo and Juliet——中西戏剧基本观念之不同(尧 子)

光华半月刊 4 卷 1 期 1935

读《西厢记》与 Romeo and Juliet——中西作者描写人物之不同(尧 子)

光华半月刊 4 卷 3 期 1935

《西厢记》与《西游记》(顾 随)

中法大学月刊 10 卷 5 期 1937.3

《继志斋刻本重校北西厢记》(忆 堂)

中央日报 图书评论周刊 3 期 1937.6.4

元代四折以上之杂剧(《西厢记》与《西游记》)(苦 水)

中法大学月刊 10 卷 5 期 1937.3

《西厢》与《琵琶》(周越然)

风雨谈 1 期 1943.4

《东墙记》与《西厢记》(隋树森)

文史杂志 2 卷 5—6 期 1942.6

西厢五剧注(子 振)

文潮月刊 3 卷 1 期 1947.5

古西厢(王玉章)

通俗文学 38 期 1947.7

西厢五剧注补正(王季思)

申·俗文学 74 期 1947.12

西厢五剧注语法举例(王季思)

申·俗文学 54 期 1948.2

西厢记——元人杂剧的代表作(徐调孚)

中学生 197 期 1948.3

试谈《西厢记》的清理(张江东)

大公报 1952.7.26

论《西厢记》的现实性(程以中)

大公报 1952.8.2

关于《西厢记》(何剑薰)

西南文艺　1953.5
读《西厢记》随笔(陈　凡)
剧本　1954.1
对"读西厢记随笔"的商榷(陈　朗)
剧本　1954.12
答"对'读西厢记随笔'的商榷"(陈　凡)
剧本　1954.12
《西厢记》(朱　猛)
文艺报　1954.15
论《西厢记》(徐朔方)
光明日报　1954.5.10
《西厢记》叙说(王季思)
人民文学　1954.9
论《西厢记》(宋之的)
人民文学　1955.10
王实甫的《西厢记》(宋汉濯)
文艺学习　1956.6
《西厢记》的题材渊源与王实甫的世界观(李水清)
文学研究与批判集刊　1辑
论《西厢记》及其改编(林涵表)
戏曲研究　1957.1
关于《西厢记》和有关《西厢记》的评论(刘秉义)
山西师院学报　1957.1
董西厢和王西厢(傅懋勉)
人文科学杂志　1957.2
对"论西厢记及其改编"的意见(碧　波)
戏曲研究　1958.1
作者的答复(林涵表)
戏曲研究　1958.1
《西厢记》三论(古典文学教研组宋元小组)
山东大学学报　1961.1
《西厢记》评论中存在的问题(李汉秋)
光明日报　1964.8.23
试论王实甫的《西厢记》(张铨锡)
新建设　1965.3
《西厢记》的题材、人物及其他(陈美林)

南京师院学报 1978.3

《西厢记》的讽刺艺术(周桂峰)

淮阴师专学报 1981.1

王实甫作《西厢》的年代(董每戡)

戏剧论丛 1981.2期

《董西厢》和《王西厢》(张明华)

书林 1979.2

抒情优美的爱情喜剧《西厢记》(钟林斌)

中国古典戏曲名著简论

贾宝玉赞美过的"好文章"——《西厢记》(徐 涛)

湖北日报 1979.10.14

从《凤求凰》到《西厢记》——兼谈如何评价古典文学的爱情作品(王季思)

文学遗产 1980.1

论西厢"三幻"——《莺莺传》——《董西厢》——《王西厢》(段启明)

西南师院学报 1980.2 1980.17

试论王实甫《西厢记》的流传及影响(金宁芬)

群众论丛 1980.3 1980.23

我对于王实甫《西厢记》的五点看法(赵景深)

读书 1981.4

从《董西厢》到《王西厢》(肖源锦)

戏剧界 1981.5

争取婚姻自由的艺术形象——简介元杂剧《西厢记》(靳 钟)

艺丛 1982.2

《西厢记》三题(古 今)

聊城师院学报 1982.2

化腐朽为神奇——浅谈《西厢记》的推陈出新(姚 奇)

戏剧丛刊 1982.3

情真语透——读《西厢》杂感(祝肇年)

长江戏剧 1981.3

王实甫和爱情喜剧《西厢记》(霍松林)

陕西教育 1983.5

舞台上的喜剧,现实生活中的悲剧——读《西厢记》笔记三篇(方 平)

文艺论丛 12辑

《西厢记》二题(陈赓平)

兰州大学学报 1984.3

《西厢记》研究综述(朱恒夫)

文学研究动态　1984.9

明人批评《西厢记》述评(么书仪)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论丛》　1辑　1984

《西厢记》讲授纲要(祝肇年)

戏剧学习　1985.1—2

普救寺·《西厢记》·红娘(贺新辉)

中国展望出版社《山水·风情·人物》　1985

《西厢记》的形成及其艺术特色(刘维俊)

鞍山师专学报　1985.2

周昂对《西厢记》的研究及其对金批的再批评(蒋星煜)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论丛》　2辑　1985

《西厢记》(魏　凯等)

《中国文学古籍选介》

王实甫·西厢记(聂石樵)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题解》

《西厢记》后记(王季思等)

《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

《西厢记》——元人杂剧的代表作(徐调孚)

中华书局　《中国文学名著讲话》　1984

独创放异彩——《牡丹亭》与《西厢记》比较(齐裕焜)

名作欣赏　1982.1

从《西厢记》、《牡丹亭》看《桃花扇》中爱情主题的发展(平　西)

湘潭师专学报　1982.2　武汉大学学报　1983.2　1982.24

惊梦·离魂·游阴——《西厢记》、《倩女离魂》、《牡丹亭》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初探(徐凤生)

江苏戏剧　1983.11

惊人的相似,深刻的差异——从两段相似的戏剧独白所想到的(《西厢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比较研究)(方　非)

光明日报　1984.2.4　1984.4

汤显祖与《西厢记》——有关崔莺莺杜丽娘比较研究的一些看法(蒋星煜)

江西师大学报　1984.2　1984.16

《西厢记》、《牡丹亭》和《红楼梦》(徐扶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　《红楼梦与戏曲比较研究》　1984

《西厢记》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继承与创新(吴金韬)

宁波师院学报　1984.3　1984.22

《罗米欧与朱丽叶》和《西厢记》创作上的异同现象(吴金韬)

浙江文艺出版社 《中国比较文学》 1985.1

《西厢记》渊源(杨振雄等)

大世界 1980.4

3、关于《西厢记》版本问题

评新版《西厢记》的版本和注释(霍松林)

文学遗产增刊 1辑

一九四八年出版的《西厢记》(谷 苇)

新民晚报 1958.1.2

新发现的"明何璧校本北西厢记"(张心逸)

江海学刊 1961.11

新发现的何本《北西厢记》(江 文)

光明日报 1961.12.2

新发现的《明何璧校本北西厢记》

文汇报 1962.1.3

槃薖硕人增改定本西厢记初读零记(叶 余)

文物 1962.1

书元人所见罗贯中《水浒传》和王实甫《西厢记》(周 邦)

江海学刊 1962.7

省图书馆发现一部明刻李卓吾本《西厢记》

河南日报 1964.12.18

明刊本《西厢记》的古本、元本问题

——兼谈新发现的徐士范刊本(蒋星煜)

学术月刊 1979.3

何璧与《明何璧校本西厢记》(蒋星煜)

厦门大学学报 1979.4

新发现的最早的《西厢记》残叶(蒋星煜)

群众论丛 1980.1 1980.2

顾玄纬本《西厢记》与李槐本《西厢记》(蒋星煜)

上海师院学报 1980.1

明刊六种徐文长本《西厢记》的真伪问题(蒋星煜)

杭州大学学报 1980.2 1980.17

凌刻《西厢记》与闵刻《西厢记》(蒋星煜)

扬州师院学报 1980.4

徐士范刊本《西厢记》对明代"题评音释本"的影响(蒋星煜)

南京师院学报　1980.4　1980.36

明代上饶余沪东氏生平之探索及其校正本《西厢记》的来龙去脉(蒋星煜)

江西师院学报　1981.2

徐奋鹏校刊的评注本《西厢记》和演出本《西厢记》(蒋星煜)

戏剧艺术　1981.3

《西厢会真传》"汤显祖沈璟评"辨伪(张人和)

社会科学战线　1981.2

谈谈《西厢记》新注(君　山)

世界图书A辑　1981.7

论《西厢会真传》为闵刻闵评本

——与罗忼烈、张人和两先生商榷(蒋星煜)

戏曲艺术　1984.1

《重刻订正元本批点画意北西厢》考(蒋星煜)

中国戏曲史钩沉

屠隆对《西厢记》所作校正的依据和得失(蒋星煜)

中国戏曲史钩沉

称《西厢记》为《春秋》或《关氏春秋》说(蒋星煜)

中国戏曲史钩沉

明容与堂刊本李卓吾《西厢记》对孙月峰本、魏仲雪本之影响(蒋星煜)

中国戏曲史钩沉

师俭堂刊汤显祖本《西厢记》与李卓吾本的关系(蒋星煜)

戏剧学习　1982.1

《西厢记》的版本和体例(张人和)

文史　1986.26辑

徐士范本《西厢记》并非孤本

文献　1985.4

明刊羊城佑卿评释本《西厢记》

——一种独特的徐文长本《西厢记》(蒋星煜)

戏剧艺术资料　1982.7

论朱素臣校订本《西厢记演剧》(蒋星煜)

文学遗产　1983.4

清道光年间岭南的北曲演唱本《西厢记》

——吴兰修《桐华阁本西厢记》论略(蒋星煜)

戏剧艺术资料　1983.9

评徐士范本《西厢记》——明版各本《西厢记》的一个比较研究(蒋星煜)

中华文史论丛　1980.1　1980.11

《西厢记》徐本、屠本评释(蒋星煜)
中华文史论丛 1982.2
《元本出相北西厢记》的王、李合评本与神田喜一郎藏本(蒋星煜)
中华文史论丛 1984.1
李卓吾批本《西厢记》的特征、真伪和影响(蒋星煜)
戏曲研究 4辑
从明刊本《西厢记》考证其原作者(蒋星煜)
戏曲研究 5辑
《新编校本西厢记》残叶的发现(段米恒)
戏曲研究 7辑
谈《新编校正西厢记》残叶的价值(周续赓)
文学遗产 1984.1
再论《西厢会真传》为闵刻闵评本——答张人和同志(蒋星煜)
戏曲艺术 1984.1
明代休宁程巨源的《崔氏春秋序》
——一篇具体而微的《西厢记》概论(蒋星煜)
艺谭 1984.3
《西厢记》称《春秋》考(蒋星煜)
晋阳学刊 1984.5
从佛教文献论证"南海水月观音现"
——明刊本《西厢记》偶拾之一(蒋星煜)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论丛》 1980
张深之本《西厢记》与徐文长、王骥德本的血缘关系(蒋星煜)
齐鲁书社 《古典文学论丛》 1辑 1980
《西厢记》受南戏传奇影响之迹象(蒋星煜)
徐州师院学报 1981.4
西厢记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郑振铎)
西谛书话
劫中得书记·硃订西厢记(郑振铎)
西谛书话
劫中得书记·李卓吾先生批点西厢记真本(郑振铎)
西谛书话
徐士范本《西厢记》的孤本善本问题——兼答张人和同志(蒋星煜)
中华戏曲 2辑
弘治本《西厢记》的体例及岳刻问题(蒋星煜)
文史 9辑

琵琶本《西厢记》考(蒋星煜)
　　学林漫录　7辑
"春院欣闻闭不闲"——双槿掇琐之五(谈《西厢记》版本)(吴晓铃)
　　光明日报　1983.9.27
汪廷讷校《环翠堂乐府》本《西厢记》(蒋星煜)
　　艺谭　1985.1
弘治本《西厢记》刊于何年(王　坚)
　　社会科学战线　1985.2
徐士范本《西厢记》的出目(张人和)
　　社会科学战线　1985.2
《西厢记》有多少版本(东　耳)
　　解放日报　1985.2.14
毛奇龄对《西厢记》本来面目的探索
　　——《毛西河论定西厢记》所作校注的依据(蒋星煜)
　　河北学刊　1985.3　1985.11
《西厢记》版本二考(蒋星煜)
　　扬州师院学报　1985.3
《西厢记》定本后记(王季思)
　　光明日报　1963.4.7
第四次《西厢记》校改本补记(王　起)
　　安徽大学学报　1978.2
《西厢记》的外文译本和满文译本(王丽娜)
　　文学遗产　1981.3
德译本《西厢记》(龚　维)
　　上海戏剧　1980.5

4、关于《西厢记》的主题思想

给爱情故事注入时代精神——重读王实甫《西厢记》(求　真)
　　广西日报　1978.9.24
创造性的改编
　　——从《莺莺传》到《西厢记》的情节典型化和主题提炼(宁宗一)
　　陕西人民出版社　《古典文学论丛》　2辑　1982
《西厢记》发覆(董每戡)
　　中山大学学报　1980.2
关于《西厢记》爱情主题的探讨(夏　虹)

黑龙江大学学报 1979.4 1980.5

王实甫杂剧《西厢记》反封建主题的发展和深化

——杂剧《西厢记》和诸宫调《西厢记》比较研究(苏 兴)

社会科学战线 1980.1 1980.11

《西厢记》的历史意义及其时代局限(马美信)

边塞 1980.1

《西厢记》人民性新探(朱华丽)

韶关师专学报 1980.1

5、关于《西厢记》的艺术形象

莺莺的气质(方 籍)

杂志 15卷4期 1945.7

红娘精神与贾桂思想(贺新辉)

山西青年报 1958.7.2

崔莺莺与秦香莲(闻亦步)

文汇报 1959.3.5

莺莺和红娘(何 纯)

文汇报 1959.3.12

莺莺的历史局限性与阶级局限性

——论红娘的作用与西厢记的结尾(朱素君)

文汇报 1959.3.11

试谈莺莺在《西厢记》里的地位(邵 炘)

文学遗产增刊 7辑

崔莺莺的"假意儿"与王实甫的"局限性"(沐 阳)

文艺报 1962.8

惠明礼赞(三层楼客)

羊城晚报 1962.11.24

杂剧《西厢记》的人物描写(辛 人)

艺谭 1980.3 1981.3

何来意惹情牵——《西厢记》主人公登场浅析(郁 华)

戏剧界 1980.2

离魂"倩女"假假真真——《西厢记》崔莺莺心理活动的描写(雷 生)

江苏戏剧 1980.11

《西厢记》的矛盾冲突与红娘(蒋星煜)

名作欣赏 1981.1 1981.10

论崔莺莺(傅治同)
　　邵阳师专《教与学》1981.1—2　见湖南人民出版社《古典文学论文选》　1984
论《西厢记》的人物(张人和)
　　齐鲁书社　《古典文学论丛》　2辑　1981
"恐俺小姐有许多假处哩"
　　——《西厢记》"闹简"、"赖简"中的莺莺的喜剧形象(洪　云)
　　广州文艺　1980.6
如何看待《西厢记》中的"才子佳人"(霍松林)
　　文艺报　1981.1　1981.14
西厢三幻同名人物性格辨(段启明)
　　西南师院学报　1982.2　1982.14
恐俺小姐有许多假处——谈《西厢记》中莺莺的作假(傅治同)
　　名作欣赏　1982.2
红娘三题——读书札记(陶士华)
　　佳木斯师专学报　1983.1
《塞莱斯蒂娜》和《西厢记》中妇女形象比较(远浩一)
　　外国语　1982.3
人物心理描写及其他——评《西厢记》(潘征起)
　　戏剧丛刊　1982.2
且说"弃掷今何道"——《西厢记》探微(李协军)
　　昆明师院学报　1982.4
开拓人物的精神美——谈《王西厢》对红娘形象的再创造(宁宗一)
　　元杂剧鉴赏集
佛门弟子的"破戒"——谈《西厢记》中僧人的描写(刘福善)
　　写作学习　1984.2
论张生崔莺莺的爱情的思想基础及其它(张传良)
　　常德师专学报　1984.5
《西厢记》人物小谈(阿　晚)
　　电大学刊(语文版)　1984.6
试谈红娘在《西厢记》情节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王　立)
　　固原师专学报　1985.1　　大庆师专学报　1985.2
崔莺莺杜丽娘之比较(邹自振)
　　抚州师专学报　1985.1
红娘如何成为千古不朽的艺术形象(陈新伟)
　　鞍山师专学报　1985.1
论莺莺"变卦"的情感依据(正　如)

华东师大学报 1985.2

试论红娘形象的塑造和流变(何书置)

零陵师专学报 1985.2

论老夫人(林文山)

山西师大学报 1985.4

6、关于《西厢记》的艺术特色、结构问题

《西厢记》"长亭送别"折的面面观(祝 九)

中国青年 (北京) 1卷3期 1940.3

读《西厢记》哭宴(平 伯)

文学集刊1辑 1944.4

续谈《西厢记》哭宴

文学集刊2辑 1944.4

评陈志宪《西厢记》笺证(王季思)

申·俗文学 74期 1948.3

《西厢记艺术谈》小引(王季思)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3

论《西厢记》的艺术特色(伍六及)

北京大学学报 1962.5

论《西厢记》的艺术特色(萧善因)

吉林大学学报 1979.6 1980.2

《西厢记》艺术谈(吴国钦)

戏剧艺术资料 1981.5.6

《西厢记》艺术性论(平海南)

戏曲艺术 1983.2

《西厢记》的艺术美(韩登庸)

内蒙古师大《语文学刊》 1984.2

论《南西厢》的叙述性(平海南)

戏曲艺术 1985.3

《西厢记》的喜剧特色(颜长珂)

戏曲研究 2辑

《西厢记》喜剧特色浅探(周维培)

艺谭 1983.3

《西厢记》是不是喜剧(方正耀)

读书 1983.12

冲突、性格、情节——漫谈《西厢记》的戏剧冲突(宋靖宗)
　　延安大学学报　1979.1　1980.5
冲突、性格、情节——漫谈《西厢记》的戏剧冲突(续)(宋靖宗)
　　延安大学学报　1980.1　1980.5
论《西厢记》的高潮悬念及动作(段启明)
　　西南师院学报　1981.1　1981.3
略谈《西厢记》的情和景(刘福善)
　　写作学习　1982.1
《西厢记》艺术琐谈(潘知常)
　　戏曲艺术(豫)　1983.增刊
《西厢记》情节节奏探微(鲁恩宏)
　　河南戏剧　1984.2
《西厢记》的结构艺术(万治明)
　　内蒙古日报　1984.10.7
摹声绘色,状物传情——谈《西厢记》的摹绘技巧(周植荣)
　　南国戏剧　1984.5
天下夺魁,贵在写心——谈《西厢记》人物心理描写(岳少峰)
　　教学与科研　1984.2
通过甲的眼睛为乙画像——读《西厢记》一得(许来渠)
　　河北戏剧　1982.8
因人见境,因境见人——《西厢记》学习札记(万　鹰)
　　河北戏剧　1982.9
眼睛的妙用——读《西厢记》随笔(祝肇年)
　　剧坛　1982.1
《西厢记》的讽刺艺术(周桂峰)
　　淮阴师专学报　1981.1
咀嚼不尽,愈久愈新——《西厢记》的诗剧风格及其表现手法(张燕瑾)
　　曲苑　1辑
略谈《西厢记》的艺术特色(齐森华)
　　文科月刊(沪)　1985.1
书简的艺术——《西厢记》诸本一个情节的不同处理(颜慧云)
　　地方戏艺术　1985.4
《西厢记》的戏剧冲突(吴功正)
　　新剧作　1985.6
《西厢记》讲授提纲
　　戏剧学习　1985.2

关于“绿依依墙高柳半遮”(乔 天)
社会科学辑刊 1981.1
《西厢记》“赖简”探微(王星琦 陆沈西)
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 1983.3
莺莺不曾“赖简”(王星琦 陆沈西)
艺谭 1983.4
浅谈《西厢记》中“闹简”、“赖简”的原因(赵军元)
喀什师院学报 1984.1 1982.2
浅谈“闹简”显示的真和美(张志明)
荆州师专学报 1984.1
花团锦簇,曲折多姿——赏析《西厢记》“闹简”一场戏(夏 中)
福建戏剧 1984.3
一波三折,妙趣横生——《西厢记》“闹简”赏析(滕振国)
江西戏剧 1985.2
从《西厢记》、《佾梅香》中“赖简”谈起(刘荫柏)
河北师院学报 1985.3
《西厢记·长亭送别》(秦效侃)
语文学习 1955.5
“长亭送别”(方本炎)
人民文学 1956.12
读《西厢记》“长亭送别”折(温广义)
语言文学 1980.1
情境交辉——读《西厢记·长亭》随感(祝肇年)
陕西戏剧 1981.7
小议《西厢记·长亭送别》(张云生)
唐山师专学报 1982.1
景色·表情·动作·心理
——《西厢记·长亭送别》中三支曲子的分析(唐永德)
北京艺术 1982.4
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读《西厢记·长亭送别》两段曲词(星 汉)
戏剧创作 1982.2
针线紧密,情景交融——《西厢记》“短长亭斟别酒”赏析(徐凤生等)
语文学习 1982.6
在继承中创新——《董西厢》和《王西厢》的长亭送别(傅 义)
宜春师专学报 1983.2 名作欣赏 1984.4
比较《王西厢》和《董西厢》的长亭送别(曾宪森)

玉林师专学报　1983.2—3 合刊

《西厢记》"长亭送别"时间纠谬一辨(卜　健)

戏剧学习　1983.4

《西厢记》"长亭送别"时间无谬辨——与卜健同志商榷(祝尔康)

戏剧学习　1984.3

"西厢记·长亭送别"折曲辞意境(李　萍)

语文教学与研究　1984.4

"长亭送别"浅析(唐永德)

阅读与欣赏(古代文学部分)　第3辑

同是写送别,语言各千秋

——"长亭送别"与"元帝送妃"语言浅析(韩　军)

天津师专学报　1984.3

发微阐妙,淋漓尽致——析《西厢记》的"赠物"(姚　奇)

戏剧丛刊　1984.1

高歌卑贱者的胜利——《西厢记·拷艳》赏析(王季思)

文史知识　1985.3

张生为什么跳墙——《西厢记》赏析举隅(黄天骥)

冷暖集

曲起觅知音——《西厢记》的琴声描写(福　善)

写作学习　1984.1

口不言,心自省——《西厢记·联吟》赏析(谭源材)

群众艺术(济南)　1984.5

从莺莺性格发展看"私奔"可以结束(影　人)

大公报　1952.8.2

"惊梦"比"私奔"合理(靳　先)

大公报　1952.8.2

论西厢记的主题与结尾——关于《西厢记》的讨论(吴晓铃)

大公报　1952.8.16

赞成用"惊梦"结束(姜丕烈)

大公报　1952.9.6

综论《西厢记》的结尾(墨　易)

大公报　1952.9.27　1952.10.11

谈西厢记的几种结尾(熊韩江)

福建日报　1957.6.9

谈西厢记论崔张结局(孟　超)

新文化报　1959.1.28

从《西厢记》的结尾谈起(王冬青)
文汇报 1959.2.3
谈西厢记的结局及其他(张守法)
新文化报 1959.2.7
论莺莺私奔及其他(曲六乙)
文汇报 1959.3.3
西厢结尾之我见(王尔龄)
新文化报 1959.3.4
莺莺不宜"起舞"——也谈西厢结尾(姜 铭)
文汇报 1959.3.12
不能一概而论——关于莺莺私奔问题与曲六乙同志商榷(王尔龄)
文汇报 1959.3.15
莺莺可以私奔——也谈《西厢记》的结尾(张家英)
文汇报 1959.3.28
关于《西厢记》的结局与语言运用问题(孙英杰)
文学研究与批判集刊 1辑
《西厢记》的结尾是歪曲了历史的真实吗(王维国)
河北大学学报 1980.3
从《西厢记》谈大团圆(刘荫柏)
复旦学报 1981.2
崔张结局辨(董上德)
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 1983.1
王实甫《西厢记》喜剧结尾的必然性(张天龙)
内蒙古师院《语文学刊》 1983.3
道是无情却有情——试论《西厢记》的结尾(谢晓苏)
成都大学学报 1984.2
差强人意,未可厚非——《西厢记》第五本及团圆结局之我见(温人杰)
教学与管理 1985.3

7、关于《西厢记》的语言艺术

谈《西厢记》的语言艺术(徐应佩 周溶泉)
陕西戏剧 1980.2
谈《西厢记》的词语解释(张玉逸)
中国语文 1959.4
《"乳口"和"钩窗"》和《谈"西厢记"的词语解释》读后(吴晓铃)

中国语文　1959.4
关于《西厢记》校注中的几个问题——敬与王季思先生商榷(许幼珊)
黑龙江大学学报　1979.4　1980.5
《西厢记》六字之韵语误引辨证(张人和)
文学遗产　1982.1
《西厢记》中的内蒙河套方言(常　虹)
文学遗产　1982.4
《西厢记新注》注释商榷(王万庄)
文学遗产　1982.4
也谈《西厢记》的注释(弥松颐等)
文学遗产　1983.4
评王季思先生的《西厢记》注释(王学奇)
语文研究　1983.1
对《西厢记》几则注释的看法(康迈千)
河北学刊　1984.1
再评王季思先生的《西厢记》注释(王学奇)
天津教育学院学报　1985.2
《西厢记》方言十三解(赵晓茂)
河北师大学报　1985.4　1985.22
《西厢记》语言艺术三题(李大珂)
安徽戏剧　1979.3
《西厢记》语言运用的技巧(宋锦有)
南开学报　1980.4　1980.23
《西厢记》语言札记(张燕瑾)
陕西人民出版社　《古典文学论丛》　3辑　1982
《西厢记》修辞格举隅(王齐明)
江西师院南昌分院学报　1982.2
论《西厢记》的文采(刘靖安)
湘潭师专学报　1982.3
谈刘龙田刊本《西厢记》的韵白(单乃真)
鞍山师专学报　1983
《西厢记》曲辞中诗词典故的运用(许荣生)
青海师专学报　1983
妙笔传情,天下夺魁——浅谈《西厢记》中诗歌的作用(别廷峰)
承德师专学报　1983.3
《西厢记》的诗剧风格及其表现手法(张燕瑾)

曲苑 第一辑 1984

《西厢记》曲辞中的修辞范例(王宏伟)

青海师院学报 1984.1 1984.8

试论《西厢记》对前人名剧的妙用(孙龙骅)

青岛师专学报 1984.1

《西厢记》的语言艺术(吴功正)

新剧作 1984.2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西厢记》语言艺术探索之一(张粤民 袁启明)

常德师专学报 1984.2

论《王西厢》写景状物的语言艺术(张粤民 袁启明)

湖南师院学报 1984.3

《西厢记》语言的艺术魅力(王良惠)

佳木斯师专学报 1984.3

《王西厢》中迭词的巧用及其他(袁启明等)

名作欣赏 1984.5

元杂剧语言艺术风格的一个变奏——读《西厢记》(詹锦隆)

云南教育学院学报 1985.1

充满风趣的戏曲语言——略论《西厢记》红娘的语言艺术(袁启明等)

戏剧丛刊 1985.2

《董西厢》和《王西厢》语言风格比较(贾庆申)

许昌师专学报 1985.2

竟似古人寻我——《王西厢》广引成句入曲的语言艺术(袁启明)

名作欣赏 1985.2

8、对金批《西厢记》的评价

金圣叹与王实甫《西厢记》(李葳君)

新苗 16期 1937.4

读金批《西厢记》(李九魁)

文艺生活 1卷2期 1946.5

此宜阁增订金批西厢(万 曼)

申·俗文学 41期 1949.9

金圣叹批改《西厢记》的反动意图(霍松林)

光明日报 1955.5.27

金圣叹与西厢记(陈纪业)

东海 1957.3

谈金圣叹的批改《水浒》和《西厢》(金兆梓)
新建设　1962.1
怎样评价金人瑞的文学评论——兼谈金批《西厢记》(祝肇年)
文学遗产增刊　9辑
对金批《西厢记》的我见(段茂南)
光明日报　1966.3.6
有比较才能鉴别——金西厢优于王西厢之我见(张国光)
文学评论丛刊　1979.3辑
金圣叹评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聂石樵)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题解
论金圣叹评改《西厢》(林文山)
社会科学研究　1981.5
出之或然,入以必然——从金西厢看金圣叹戏剧观的一个矛盾(邓乔彬)
艺谭　1983.4
金圣叹论戏剧冲突(金登才)
戏剧论丛　1984.1
独上瑶台十二重——论金圣叹评点西厢记的贡献(刘　闯)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　1984.2
金圣叹论"那辗"(葛楚英)
孝感师专学报　1985.1
金圣叹评点《西厢记》的戏剧艺术观(周书文)
北京师院学报　1985.2　1985.16
评《金西厢》(上)(林文山)
戏曲艺术(中国戏曲学院)　1985.3—4
评《金西厢》(下)(林文山)
戏曲艺术　1985.4
境中人·人中境——浅析金圣叹论《西厢记》的语言(金登才)
戏文　1985.4
《金批第六才子书》发覆(齐森华)
曲论探胜
领异标新,别开生面——略谈金圣叹对戏曲理论的贡献(齐森华)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　10辑
略说金圣叹的戏曲美学思想——金批本《西厢记》校注札记(张之中)
中华戏曲　1辑
金圣叹评《西厢记》的写作技巧(傅晓航)
中华戏曲　2辑

月度回廊(论金批《西厢记》)(林文山)
文艺研究 1985.4
戏曲理论发展史上的突破性贡献——《第六才子书》述评之一(马必胜)
苏州大学学报 1985.4
金圣叹论戏剧人物语言个性化(谢柏良)
文科月刊(沪) 1985.5
杰出的古典戏曲评论家金圣叹(张国光)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 1980 3辑
从《第六才子书》看金圣叹的文艺观(江巨荣)
古代文艺理论研究丛刊 1980 2辑

9、《西厢记》杂论

整理《西厢记》异体字的几点经验(王季思)
光明日报 1961.9.6
《明何璧校本北西厢记》跋(赵景深)
戏曲笔谈
《槃荎硕人增改定本《西厢记》跋(王季思)
玉轮轩曲论
辑《雍熙乐府》本《西厢记》曲文序(孙楷第)
沧州集
日本对明刊本《西厢记》的版本研究(蒋星煜)
读书 1980.18
沉迷西厢三十年——《论明刊本〈西厢记〉》后记(蒋星煜)
随笔 1981.18
驳康生关于《西厢记》研究的几点谬论(乔 天)
大连师专学报 1981.1 1981.24
情真语透——读《西厢》杂感(祝肇年)
长江戏剧 1981.3
也谈"弃掷今何道"(于德馨)
昆明师院学报 1982.4
读王实甫《西厢记》琐记(丁 一)
教与学 1982.1
从《西厢记》看剧本改编(王晓家)
戏曲艺术 1982.1
《西厢》曲论辨误(张人和)

东北师大学报　1983.4

《西厢记艺术谈》小引(王季思)

南国戏剧　1983.6

集评校注《西厢记》前记(王季思)

戏曲研究　7辑

一件珍贵的戏曲文物(仝　毅)

戏友　1987.4

王季思、吴晓铃两种《西厢记》注(聂石樵)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题解

漫谈《西厢记》的"读法"(陈　多)

黑龙江戏剧　1983.2

《西厢记》教学札记(张自新)

唐山师专学报　1983.3

戏剧情节的断想——读王实甫《西厢记》有感(钱传簪)

长江戏剧　1984.5

《西厢记》中的一个法律问题(柳　志)

重庆师院报　1985.1

《西厢记》的外文译本和满蒙文译本(王丽娜)

文学遗产　1981.3

《西厢记》的日文译本(蒋星煜)

文学遗产　1982.3

《西厢记》研究与中日文化交流(蒋星煜)

戏剧界　1985.2

重刊元本西厢记插图

河北美术　1962.6

西厢的批评与考证(张友鸾)

中国文学研究

王实甫以外二十七家《西厢》考(谭正璧等)

文献　1981.7

《西厢》故事溯源小议——读《世说新语》札记(马宝丰)

山西师院学报　1983.2

普救寺与《西厢记》(高世瑜)

旅行家　1983.4

《北西厢弦索谱》遗产绝响重现人间(周凡夫)

中国音乐　1983.4

崔莺莺、郑恒新证(李铁城)

河南戏剧 1983.4

如此"新证"不可取——《崔莺莺郑恒新证》驳论(张人和)

光明日报 1984.1.24

"好教贤圣打"一解(谢人吾)

人文杂志 1984.1, 1984.10

董西厢·西厢记·锦西厢·不了缘(蒋瑞藻)

小说考证

伍仁村人谈《西厢记》(知人、发生)

河北日报 1985.6.18

"颠不剌"为美玉、美女考——读明刊《西厢记》偶拾之二(蒋星煜)

扬州师院学报 1984.4

"行监坐守"辨(傅 义)

宜春师专学报 1985.2

《西厢记》异文四考(蒋星煜)

中华文史论丛 1985.3

关于《西厢记》的普救寺(龚维英)

当代戏剧(西安) 1985.8

王实甫和汤显祖血泪写戏曲(寿 生)

艺谭 1981.3

《西厢记》《牡丹亭》和《红楼梦》(徐扶明)

红楼梦研究集刊 1981 6辑

《西厢会真传》"汤显祖沈璟评"辨伪(张人和)

社会科学战线 1981.2

10、关于《西厢记》的研究与改编

《西厢记》的考证问题(谢 康)

小说月报 17卷号外 1927.6

《西厢》的批评与考证(张友鸾)

小说月报 17卷号外 1927.6

《西厢》剧本考(傅惜华)

坦途 2期 1927.11

《西厢》研究(李仰南)

夜光 1—3期 1931.10—12 1932.1

《西厢记》研究(周越然)

文艺世纪 1卷1期 1944.9

试论王实甫《西厢记》的流传及影响(金宁芬)
　　群众论丛　1980.3
改旧与出新——谈马少波改编的《西厢记》(王季思)
　　剧本　1983.10
赋古以新、寓奇于平——喜看昆曲新本《西厢记》(时　弢)
　　戏剧界　1983.2
如果王实甫看了这个《西厢记》(解玺璋)
　　戏剧电影报　1987.3.8
进一步,退两步(解玺璋)
　　戏剧电影报　1987.4.12
对《论西厢记及其改编》的意见(碧　波)
　　戏曲研究　1958.1
《西厢记》评论中存在的问题(李汉秋)
　　光明日报　1964.8.23
《论崔莺莺》书评(南　重)
　　文学评论　1964.4
从《西厢记》看剧本改编(王晓家)
　　戏曲艺术　1982.1
化腐朽为神奇——浅谈《西厢记》的推陈出新(姚　奇)
　　戏剧丛刊　1982.3
徐奋鹏校刊的评注本《西厢记》和演出本《西厢记》(蒋星煜)
　　戏剧艺术　1981.3
明人批评《西厢记》述评(么书仪)
　　中国古典文学论丛　1984　1辑
近年来《西厢记》研究综述
　　文史知识　1988.2
"西学"在摇篮中叫嚷(蒋星煜)
　　上海戏剧　1987.6

三　台、港、澳评论

从新闻立场看《西厢记》(潘　霖)
　　中央日报　1949.3.1
董西厢与词及南北曲的关系(郑　骞)
　　文史哲学报　2期　1951.2
再谈《西厢记》的作者问题(张永明)

畅流 25卷11期 1957.1

王德信(吴一飞)

中国文学史论集3 1958.7

《西厢记》出目考(罗锦堂)

大陆杂志 17卷1期 1958.7

谈《西厢记》(吴 强)

中央日报 1959.2.27—28

元微之与崔莺莺(朴 人)

联合报 1961.11.6

《西厢记》作者是谁(蔡丹治)

中央日报 1965.10.14

《西厢记》作者与文学价值(张永明)

中央日报 1966.2.9—10

熊式——英译《西厢记》新序(夏志清)

纯文学 3卷6期 1968.6

谈《西厢》(徐道麟)

中央日报 1970.7.14—15

评明版《西厢会真传》(罗忼烈)

词曲论稿

王实甫的《西厢记》(思 严)

海洋文艺(港) 1979.9

吴晓铃谈《西厢记》、《金瓶梅》及中国俗文学(潘 捷)

明报月刊(港) 1982.1

《西厢记》的文学与爱情(李溪)

中华文艺 1984.1

主要参考材料:

1.《元杂剧研究概述》(宁宗一等编著,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

2.《元杂剧论集》(李修生等编,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3.《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索引》(中国社科院文研所图书室编,中华书局出版);

4.《曲苑》第一辑(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西厢记》研究在国外

王实甫创作的《西厢记》，从元朝问世以来一直以它那反封建的进步内容和完美绝妙的艺术形式，吸引着广大的国内读者和观众，而且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喜爱。《西厢记》和它的前身《莺莺传》、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早已被译成英、法、德、意、拉丁、俄、日、朝、越等多种文字广为流传。外国的学者也很重视对《西厢记》的研究和评论，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　世界各大百科全书对《西厢记》的介绍与评价

1、大英百科全书：在“元代文学”条目中，介绍元代戏剧时，写道：“元代戏剧家中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关汉卿和王实甫。王实甫的《西厢记》是根据唐代诗人元稹一篇描写爱情的小说创作的。在戏剧中，男主人公取的名字叫张君瑞。这个戏有高度的文学价值，它的篇幅较其它元曲长出几倍，对后世戏剧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2、美国大百科全书：在“中国元代戏剧”条目中，写道：“《西厢记》是描写青年爱情的浪漫戏剧，是剧作者王实甫以无与伦比的华丽的文笔写成的，全剧表现着一种罕见的美。”

在“中国戏剧的发展”条目中，又写道：“王实甫的《西厢记》是一部充满优美诗句的爱情戏剧，是中国十三世纪最著名的元曲之一。也许还可以说，它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3、法国大百科全书：在“中国戏剧”条目中，写道：“十三世纪中国戏剧家王实甫的《西厢记》，在元曲中是篇幅最长的一部浪漫主义的杰作。这是爱情的诗篇，整个故事自始至终贯穿着一对情人的悲欢离合，充满了迷人的情趣。”

4、日本大百科事典：列有《西厢记》的专门辞条，执笔者是日本著名汉学家田中谦二和小川环树。这一辞条是这样写的：“《西厢记》突破了元杂剧一本四折的规格，长达五本二十一折。它的故事是由唐代文言小说《莺莺传》演变而来的，中间包括民间艺人的创造。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

调》是这一演变过程中的结晶。《西厢记》戏剧中的主题是对封建礼教的挑战。剧中的主要人物老夫人恪守封建礼教，红娘、张君瑞、崔莺莺都不同程度地反对封建礼教。莺莺在戏剧前半部似乎是忠实于礼教的少女，后来完全丢掉了假面具，她的性格有较大的发展变化。全剧每一折都安排得很紧凑，性格互不相同的人物之间存在着各种矛盾。随着剧情的发展，剧作者以他机智的构思使用各种韵脚谱写出美妙动听的歌词，组成了文言与口语二者十分和协的格调。积极的内容与优美的形式综合在一起，就使《西厢记》成为元曲的最佳作品。”

5、苏联大百科全书：在“中国文学”条目中写道：“戏剧在元代文学中占主导地位。著名戏剧家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马致远的《汉宫秋》等，代表着元代戏曲艺术发展的高峰。”

二 《西厢记》外文论著要目索引

1、英 文：

《〈西厢记：中国八世纪的故事〉(《莺莺传》英译本)前言》：Leo T. Y 著文，载 1920 年 5 月美国《亚洲》杂志 20 期。介绍了《莺莺传》演变为《西厢记》的情况，认为《西厢记》可与世界名著《天方夜谭》等相媲美。

《元稹及其莺莺传》(论文)：海陶玮(詹姆斯 R. 海托华，James R. Hightower)著，载美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73 年 33 期。

《元稹》(专著)：安吉拉 C. Y. Jung 帕兰德里著，1977 年波士顿特怀恩出版社出版。共有七个章节：生平、社会及政治背景、政治改革者、文学改革者、诗的才华、散文小说作家、结束语。列为“特怀恩世界作家丛书”第 422 种。

《诸宫调的结构及其与变文、词、白话小说之关系》：Chen Li-li 著，载 1972 年《哈佛亚洲研究》杂志。

《〈西厢记〉(熊式一译本)序言》：戈尔登·博顿利撰，1935 年伦敦梅休因出版社出版，本文将中国戏剧与希腊戏剧、英国戏剧作了比较研究，认为：“莺莺的文雅风姿有时接近于朱丽叶，而焦虑的张生在某个时候蒙受的痛苦却很象焦虑的特雷斯登。”

《〈西厢记〉导言》：熊式一撰，1935 年伦敦梅休因出版社出版。

《评〈西厢记〉(熊式一译本)》：Yao Hsi-nung 著，载《天下月刊》1936 年 2 期。

《〈西厢记：中世纪戏剧〉(享利 H. 哈特译本)序言》：爱德华·托马斯·威廉斯撰。1936 年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伦敦 H. 米尔福德出

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评〈西厢记：中世纪戏剧〉》：希罗克著，载巴尔的摩纽黑文出版的《美国东方学杂志》1936 年 57 期。

《评〈西厢记：中世纪戏剧〉》：Yu Lo-tien 著，载《天下月刊》1938 年 6 期。

2、法　文：

《西厢记》（博士论文）：陈宝吉著，1934 年，法国里昂博斯克·弗雷公司出版。

《中国文学论集》：苏利埃·德·莫朗著，1912 年巴黎韦加出版社、梅居尔德弗朗斯出版社分别出版。书中翻译了《西厢记》"墙角联吟"一折，译文前，对中国戏剧有所论述。

《中国戏剧》：巴赞（Bazin）撰写，1838 年出版，是欧洲最早介绍、评论《西厢记》的著作。

3、德　文：

《〈会真记〉跋》：卫礼贤著，载卫礼贤主编的德国中国研究所机关刊物《中国学》1928 年 3 期 1 本、2 本。认为《西厢记》与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一样，都是全世界人民所喜爱的作品。

《评洪涛生德译本〈西厢记〉》：F. Lessing 著，载柏林《OZ》杂志 1929 年 15 期。

《德译本〈西厢记〉（洪涛生译本）》：龚维英撰，载《上海戏剧》1980 年 5 期。

4、俄　文：

《西厢记及其在中国戏剧史中的地位》：孟列夫著，这是作者为他的《西厢记》俄译本写的长篇序文，1960 年由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出版。作者认为，王实甫是一位在元杂剧创作上迈出了大胆步子的作家，不论在人物塑造、戏曲形式和结构方面，他都是一个创新者。

《中国文学史纲要》：柯尔施主编，王西里（瓦西里耶夫）著，彼得堡 1880 年出版。作者在谈到《西厢记》时写道："单就剧情的发展来和我们最优秀的歌剧比较，即使在全欧洲恐怕也找不到多少象这样完美的剧本。"

《关于〈西厢记〉的作者问题》：孟列夫著，载《东方学问题》1961 年 1 辑。

《关于〈西厢记〉的新版本》：孟列夫著，载 1961 年《亚非人民》6 辑。

《元稹〈莺莺传〉与薄伽丘的〈佛莱敏达〉：情节比较探研》：苏哈勒楚克著，收入《两大陆文学》一书，1979 年于莫斯科出版。

5、日 文：

《〈西厢歌剧〉序文》：宫原平民著，这是作者为他和金井保三合译的《西厢歌剧》所作的序。该书 1914 年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出版。

《〈西厢记〉校定结束语》：足立原八束著，这是作者为盐谷温《西厢记》日译本写的校定结束语，作于 1947 年，该书 1948 年由东京昌平堂出版。作者在本文中写道："《西厢记》的内容之生动、表现手法之独特、文字之精彩，要想用日语译出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七十岁高龄的文学博士盐谷温先生译文之优美，是耐人寻味的。"

《西厢记解说》：盐谷温著，这是作者为他所译《歌译西厢记拟定本》所写的"解说"。解说部分包括"《西厢记》的源流"、"关于拟定本"、"余记"等。书中并有题诗一首："磨穿铁砚老逾坚，拟定西厢记一篇。伏枥犹存千里志，鞭骀十驾送残年。"该书 1958 年由天理株式会社养德社出版。

《西厢记解说》：田中谦二作，这是作者为他的《元曲西厢记》日译本所写的"解说"，收入《中国古典文学大系》52 卷，1970 年由东京平凡社出版。

《明刊元杂剧〈西厢记〉目录》：由日本国学院大学助教授传田章编辑。此书将 66 种明刊本《西厢记》一一著录。1970 年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出版。

《〈西厢记〉版本之研究》：田中谦二著。

《〈西厢记〉诸本之信凭性》：田中谦二著，载《日本中国学会报》，1951 年 3 期。

《董西厢的构成：以作品的谐谑手法为主》：饭田吉郎著，1952 年，收入《竹田博士还历纪念中国文化研究会论文集》二——四集。

《文学作品〈董西厢〉》：田中谦二著，上、下两册，载《中国文学报》1、2 期。1954——1955 年出版

《〈歌译西厢记〉刊行纪念：盐谷温先生来讲记》：载《志贺正年书志》，1959 年出版。

《莺莺传：唐代小说的一断面》：芝田和臣著，载《中国的历史和文化》，1959 年出版。

《关于杂剧〈西厢记〉人物性格的强调》：田中谦二著，载 1961 年《东方学》22 集。

《西厢记》：田中谦二著，收入《中国的名著》，1961 年出版。

《元人杂剧概说》：青木正儿著。1957 年出版隋树森中文译本。

《杂剧〈西厢记〉的南戏化：〈西厢记〉故事的演变》：载 1964 年《东方学报》36 集。

《万历版〈西厢记〉之系统与品格》：傅田章著，载《东方学》1965 年 31

集。

《词坛清玩〈西厢记〉：关于槃荳硕人改定本》：内田泉之助著，载《二松学舍大学论集》，1969年出版。

《〈西厢记〉王季思注释索引》：陶山信男编，1971年名古屋采华书林出版。

《作为文学的〈董西厢〉》：田中谦二著，载《中国文学报》1、2册。

《元代戏曲研究》：田中谦二著，载《东方学报》40期。

《〈明刊本西厢记研究〉序》：波多野太郎著，1982年。

6、**朝　文**：

《从〈莺莺传〉到〈西厢记〉》：金学主著，载南朝鲜《东亚文化》1968年7期。

《〈西厢记〉的罗密欧与朱利叶》：丁东来著，载南朝鲜《中国学》1968年6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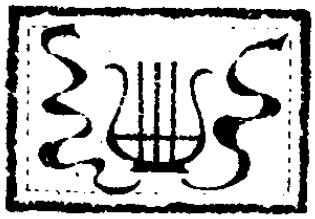
《〈西厢记〉的文体与翻译》：李锡浩著。载南朝鲜《中国学报》1969年10期。

主要参考资料：

1.《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王丽娜编著，学林出版社出版）；

2.《〈西厢记〉研究与中日文化交流》（蒋星煜著，载《戏剧界》1985年2期）；

3.《日本对明刊本〈西厢记〉的研究》（蒋星煜著，载《读书》1980年4期）。



《西厢记》与普救寺

普救寺，位于山西省永济县城西十二华里、古蒲州城东五华里的峨嵋岭垣头上，本来是一座普通的佛教寺院，由于“振撼文林”的《莺莺传》和由它敷衍出的董解元《西厢记 挡弹词》、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中崔莺莺、张君瑞的爱情故事传说发生在这里，而显赫于世、蜚声中外。

《莺莺传》是与白居易齐名的唐代大诗人元稹的作品。它描写一个出身于封建贵族家庭的少女崔莺莺与士人张珙在普救寺相恋，最终又被遗弃的故事。百年之后的金代章宗时期，被称为“北曲之祖”的董解元《西厢记 挡弹词》问世了，它对崔、张爱情故事从思想到艺术都进行了全新的改造，变离弃为团圆，赋予崔、张故事以奇异的光彩。及至元代，戏剧家王实甫更是以他“纵横烂熳，出入变化”之笔，“化腐朽为神奇”，创作了五本二十一折的《西厢记》。《西厢记》的问世，使崔、张故事升华到出神入化的奇妙境地，突出了“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主题，变悲剧为喜剧，受到人民群众异乎寻常的欢迎，人们争相阅读，广为传播，影响所及，“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江苏省例蠲政》）。于是，这个普救寺也成了“普天下佛寺无过”的名刹，驰誉国内外。

据寺碑记载，普救寺始建于隋，扩建于唐武则天执政时期，很早就有其名。唐《高僧传》二集卷二十九《兴福篇》第九，即《蒲州普救寺释道积传》，《传》曰：“其寺蒲坂之汤，嵩高华博，东临州里，南望河山，像设三层，岩廓四合，上坊下院，赫奕相临……。”《莺莺传》明白地写着：“贞元中……张生游于蒲。蒲之东十余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张生寓焉。”《董西厢》也写道：“蒲州东十余里，有寺曰‘普救’。”“普天之下更没两座”。《西厢记》里也写着：“来到河中府”，“这里有一座寺，名曰普救寺”。《莺莺传》作者元稹的好友、蒲州籍唐代大诗人杨巨源，《莺莺传》说他“好属词，因为赋《崔娘诗》一绝……”，他就有一首咏普救寺的诗，题目是《同赵校书题普救寺》，收录在《全唐诗》内，全诗是：

“东门高处天，一望几悠然。

白浪过城下，青山满寺前。
尘光分驿道，岚色到人烟。
气象须文字，逢君大雅篇。”

详实如画地描绘了普救寺一带壮丽的山河形胜，对家乡热爱、赞美之情溢于言表。

近期在普救寺旧址下发掘出一幢金代泰和甲子年(1204)冬至前三日镂镌的石碑，上面有一首咏《普救寺莺莺故居》的诗，作者是王仲道，诗曰：

“东风门巷日悠哉，
翠袂云裾挽不回。
无据鸾鸿沉信息，
为谁江燕自归来。
花飞小院愁红雨，
春喜西厢锁绿苔。
我恐返魂窥宋玉，
墙头乱眼窃怜才。”

诗后有一跋文，写道：“美色动人者甚多，然身后为名流追咏者鲜矣。昔苏徐州登燕子楼作词以歌盼盼；大定间，蒲倅王公游西厢赋诗以吊莺莺，则莺、盼之名因文而益彰。苏王之风流才翰，有以相继。惜乎，王公真迹为好事者所秘，今三十余载，仆访而得之，又痛其字欲漫灭，故命工刊石，庶永其传，是亦物有时而显者也。泰和甲子冬至前三日河东令王文蔚谨跋。”诗的作者是蒲州副使(倅，即副职)，诗作于金大定年间，当在1174年之前，石碑刊刻于泰和甲子年(1204)，写于董解元《西厢记 挡弹词》创作之前，刊刻于其问世、流传时期。

据寺内的石碑记载，明嘉靖三十四年，关中大地震，寺被震毁，四十三年蒲州郡守张佳胤用自己的俸禄领头集资重建了这座古寺。这时正是王实甫杂剧《西厢记》广为流传，许多思想不同、地位各异的文人为之倾倒的时候。这位郡守在重建的普救寺碑上，镂刻下一首他亲手书写的诗作：

“胜地曾为瓦砾场，
浮图今放海珠光。
望分条华东南伏，
影接星河上下长。
莫向空门悲物理，
从来吾世有沧桑。
酣歌且卧芙蓉级，
明月相携照十方。”

及至清代，我国古典小说大师曹雪芹在他创作的《红楼梦》里，通过主人公贾宝玉之口向黛玉推荐《西厢记》说："真真是好书！你要是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他在大加褒扬《西厢记》的同时，又托薛宝琴之名，写下了《蒲东寺怀古》一绝：

"小红骨贱最身轻，
私递偷携强撮成。
虽被夫人时吊起，
已经勾引彼同行。"

曹雪芹是推崇《西厢记》的，所以不会贬低红娘，因为诗是拟宝琴所作，蒲东寺又是她亲历过的地方，且这诗是给大观园众儿女看的，倘不责备红娘几句，则有失闺阁小姐身份。因此，诗中对红娘的评说不一定代表作者或小说人物的历史观。

到了近代，民国九年(1920)寺内起火，殿、阁、亭、廊、厢、台，化为一片瓦砾，独留十三层古塔一座，与附近中条山麓万固寺"多宝佛塔"遥遥相对，当地人称"姊妹塔"。民国二十一年八月十二日北平出版的《国剧画报》上，以头条位置刊登了齐竺山先生拍摄的"山西蒲州普救寺全影"的整版巨幅照片，傅惜华并撰文作了介绍："《西厢记》中，张生与崔莺莺相遇之地，据唐元稹之《会真记》、董解元之《西厢》、王实甫之北《西厢》，并谓在普救寺。寺在山西蒲州，考清姚伯昂之《竹叶亭杂记》：'普救寺在山西蒲州，与文昌阁隔坡。志云：寺有窣堵坡，合砖成之，于地击石，有声若吠蛙。……寺建于隋代；塔修于明嘉靖十三年。塔上有宋刻陀罗尼经，盖宋时亦重修之。'……王渔洋《池北隅谈》，所载寺之缘起，与姚作大同小异。"全国解放以后，《西厢记》这部古典名剧也焕发了青春，它的单行本发行量突破百万册以上，全国所有的地方戏曲都改编上演过，国外将它翻译成英、法、德、日、俄等十多种文本，在世界许多国家广为流传。随着崔、张爱情故事的传播，国内外人士慕名纷至沓来，到普救寺觅情访古。但是，"来在西厢下，额垣无片瓦"，"中条山下古寺荒，空留方塔映斜阳"，许多人乘兴而至，却扫兴而去。山西省政府顺乎民意，于 1985 年开始拨出专款，由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在当地有关部门配合下，依据寺院历史资料和《西厢记》有关故事情节，遵照中国佛教寺院传统建筑艺术，仿照唐、明、清各代的建筑风格，在原基址上，按原建筑朝代的风格进行了复原重修。目前，一座古朴典雅的普救古寺，已呈现在广大观众面前。我国著名的"西学(西厢记之学)"大师、《西厢记》校注者吴晓铃先生为此特填写《中吕·红绣鞋》小令一首，以示纪念。曲文是：

"千载传蒲阪，

万世唱《西厢》，
董共王不朽词章。
兴荒岗，
建法堂，
教崔氏春秋永放光芒！”

曲后并题跋曰：“欣闻永济重建普救寺，赋《中吕·红绣鞋》小令，以实《西厢》之普救寺修复工程筹建专期。绥中吴晓铃作于京华宣南之‘双稽书屋’，时年七十又一。”

新复原的佛刹普救寺，十分壮观。既古朴典雅，又符合《西厢记》张、莺故事发展的格局。整个建筑分前后两大部分，前面是古朴森严、堂皇富丽的佛教寺院，后面是高低错落、曲径通幽、浑朴自然的古典园林。四周围松竹环护、花草掩映。从山门前面看，正如《西厢记》第一本第一折所描绘的：“琉璃殿相近青霄，舍利塔直侵云汉。”犹如在天然的画图之中点缀出一座琼阁玉榭的梵宇乐境。

寺院整体布局，依坡势地形变化分为三个阶层：寺前坡底，是寺院前石雕狮子和山门；半坡是三孔土佛洞，东西两侧是钟、鼓楼；垣顶，是寺院主体建筑。主体建筑的中轴线前部是四大天王殿，后部是大雄宝殿。大雄宝殿就是书中所写张生、莺莺“闹斋”的地方。中轴线以东，前面是经院，后面是关公殿和僧院。中轴线西，前面是塔院，塔院中有高耸入云的“莺莺宝塔”和“西轩”书斋。每当中午十二时，塔影直映当院，与《西厢记》第一本第一折所描写的“日午当庭塔影圆”相吻合，可见王实甫写《西厢记》时，是较长时间在普救寺生活过的。“西轩”书斋，就是故事中张生“借厢”居住的地方。塔院后面是“梨花深院”。这是一座坐北面南的具有北方建筑风格的三合小院。院门为垂花门，院内正北房三间，为老夫人的居室；西厢房三间，为莺莺和红娘的居室；东厢房三间，是欢郎的居室。东厢房与院门之间的天庭，有翠竹、山石、花草掩映，是当年张生到“西厢”赴约“逾墙”之处。北房与东厢房之间有一角门，通向“书斋”院、后花园。“书斋”院，在“梨花深院”的东侧，是张生在“白马解围”后移居的地方，也就是“酬简”之后张生、莺莺幽居之所。“梨花深院”后面是后花园，是张生、莺莺幽会的地方。读者步入这座梵宇，恰如进入王实甫所描摹的爱情氛围之中。寺中一步换景、幽远重迭，楼台亭阁、榭轩馆堂无不深含“西厢”意蕴。《西厢记》所写的“惊艳”、“借厢”、“闹斋”、“联吟”、“寺警”、“请宴”、“赖婚”、“听琴”、“酬简”、“拷红”等等戏剧场面，都可以找到相应的场景。在这古刹梵宇之中，沿参观线路游览，就如同戏剧中的张生，过“上方佛殿”，“来到下方僧院”，行“法堂”、过“钟楼”，“游了洞房（佛洞）”，“登了宝塔”，“将回廊绕遍”，数

"罗汉"、参"菩萨",拜"圣贤"(关公),领略他游普救寺的情形。入夜,步入后花园,《西厢记》中张生、莺莺幽会时的情景犹呈现在面前,恰如王实甫那支生花之笔所描绘的:"玉宇无尘,银河泻影,月色横空,花阴满庭",一忽儿,"扑剌剌宿鸟飞腾,颤巍巍花梢弄影,乱纷纷落红满径",戏中张生那"忽听、一声、猛惊"六字、三句、三韵,难中见巧的名句,油然涌上心头;一忽儿,"碧澄澄苍苔露冷,明皎皎花筛月影",又是那么的幽静!王实甫笔下的"伫立空庭,竹梢风摆,斗柄云横"的月夜风景画就在眼前,而你就是画中之人!因而,进入普救古刹,你才更能真正体味到《西厢记》的美妙、王实甫的伟大。正是:"普救历历亲来访,始信人间有'西厢'。"

伫立寺院山门眺望,与《西厢记》剧情相关联的一些掌故遗址,如解普救之围的白马将军驻扎的寨子村、莺莺红娘洗衣服的地方和二人常游玩的花园村、莺莺与张生"哭宴"的"十里长亭"等,都依稀可见。目前古蒲州城西,唐开元年间的四尊镇河大铁牛,已挖掘出土。王实甫笔底的"雪浪拍长空,天际秋云卷;竹索缆浮桥,水上苍龙偃"的黄河雄伟气势,以及"白日依山近,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壮丽风光,都历历如在眼前。如果在秋天,眼前的蓝天白云,满山遍野的柿林红叶……,《董西厢》和《西厢记》"长亭送别"一折的两段脍炙人口的名词丽句,便会自然地浮现在眼前。先看《董西厢》:

"莫道男儿心如铁,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

再看《西厢记》: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董解元、王实甫这两位语言艺术大师如果不是亲自观赏过这眼前的景色,是绝对不会描绘出这各出机杼、异曲同工而又情景交融的绝妙景色的!

《西厢记》名句、佳语索引

一　画

一个价糊涂了胸中锦绣，一个价泪揾湿了脸上胭脂。 …… 101
一个悄悄冥冥，一个絮絮答答。 …… 117
一个睡昏昏不待观经史，一个意悬悬懒去拈针指；一个丝桐上调弄出离恨谱，一个花笺上删抹成断肠诗；一个笔下写幽情，一个弦上传心事：两下里都一样害相思。 …… 101
一字字更长漏永，一声声衣宽带松。 …… 92
一事精，百事精；一无成，百无成。世间草木本无情，他犹有相兼并。 …… 74
一缄情泪红犹湿，满纸春愁墨未干。 …… 109

三　画

万金宝剑藏秋水，满马春愁压绣鞍！ …… 6
夕阳古道无人语，禾黍秋风听马嘶。 …… 156
门掩着梨花深院，粉墙儿高似青天。 …… 7
马儿迟迟的行，车儿快快的随。 …… 154
马迟人意懒，风急雁行斜。 …… 165

四 画

太行山般高仰望，东洋海般深思渴。…… 82
云敛晴空，冰轮乍涌；风扫残红，香阶乱拥；离恨千端，闲愁万
种。 …… 91
车儿投东，马儿向西，两意徘徊，落日山横翠。 …… 155
不近喧哗，嫩绿池塘藏睡鸭；自然幽雅，淡黄杨柳带栖鸦。 …… 116
不恋豪杰，不羡骄奢；自愿的生则同衾，死则同穴。 …… 167
见安排着车儿、马儿，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气；有甚么心情花儿、
靥儿，打扮得娇娇滴滴的媚；准备着被儿、枕儿，则索昏昏
沉沉的睡；从今后衫儿、袖儿，都揾做重重叠叠的泪。 …… 154
见柳梢斜日迟迟下，早道"好教贤圣打"。 …… 116
风月天边有，人间好事无。…… 91
风裊篆烟不卷帘，雨打梨花深闭门；无语凭阑干，目断行云。…… 49
手掌儿里奇擎，心坎儿里温存，眼皮儿上供养。 …… 23
月色溶溶夜，花阴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 …… 34
心儿里念想，口儿里闲题，则索向梦儿里相逢。 …… 91
为一个不酸不醋风魔汉，隔墙儿险化做了望夫山。 …… 108

五 画

玉宇无尘，银河泻影；月色横空，花阴满庭；罗袂生寒，
芳心自警。 …… 34
玉容寂寞梨花朵，胭脂浅淡樱桃颗，这相思何时是可？ …… 82
未语人前先腼腆，樱桃红绽，玉粳白露，半晌恰方言。 …… 7
东风摇曳垂杨线，游丝牵惹桃花片，珠帘掩映芙蓉面。…… 7
扑剌剌宿鸟飞腾，颤巍巍花梢弄影，乱纷纷落红满径。 …… 35
旧愁似太行山隐隐，新愁似天堑水悠悠。 …… 175
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
儿如何载得起？ …… 156
他那里为我愁，我这里因他瘦。 …… 176
他那里思不穷，我这里意已通，娇鸾雏凤失雌雄；他曲未终，我

意转浓，争奈伯劳各西东：尽在不言中。 …… 92
他做了个影儿里的情郎，我做了个画儿里的爱宠。 …… 91
白头娘不负荷，青春女成担阁，将俺那锦片也似前程蹬脱。 …… 82
白茫茫溢起蓝桥水，不邓邓点着 祆庙火。 …… 81
外像儿风流，青春年少；内性儿聪明，冠世才学。 …… 43
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 …… 34
兰麝香仍在，佩环声渐远。 …… 7
初时想月华，捱一刻似一夏。 …… 116
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 …… 198
对着盏碧荧荧短檠灯，倚着扉冷清清旧帏屏。 …… 35

六　画

老的小的，村的俏的，没颠没倒，胜似闹元宵。 …… 42
耳边厢金鼓连天震，征云冉冉，土雨纷纷。 …… 50
有心争似无心好，多情却被无情恼。 …… 43
光油油耀花人眼睛，酸溜溜螫得人牙疼。 …… 74
似这般割肚牵肠，倒不如义断恩绝。 …… 166
似这等泪斑宛然依旧，万古情缘一样愁。 …… 176
灯儿又不明，梦儿又不成；窗儿外淅零零的风儿透疏棂，忒楞楞的纸条儿鸣；枕头儿上孤另，被窝儿里寂静。你便是铁石人，铁石人也动情。 …… 35
齐齐整整，袅袅婷婷，姐姐莺莺。 …… 34
那诗句儿里包笼着三更枣，简帖儿里埋伏着九里山。 …… 109
尽人调戏觯着香肩，只将花笑拈。 …… 6
好句有情怜夜月，落花无雨怨东风。 …… 49

七　画

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 …… 1
走将来气冲冲，怎不教人恨匆匆！唬得人来怕恐。 …… 92

别人行甜言美语三冬暖，我根前恶语伤人六月寒。 …… 109
听说罢心怀悒怏，把一天愁都撮在眉尖上。 …… 23
呖呖莺声花外啭，行一步可人怜。 …… 7
秀才是文章魁首，姐姐是仕女班头；一个通彻三教九流，一个晓尽
描鸾刺绣。 …… 143
系春心情短柳丝长，隔花阴人远天涯近。 …… 49
我向这筵席头上整扮，做一个缝了口的撮合山。 …… 107
你用心儿拨雨撩云，我好意儿传书寄简。 …… 108
你明博得跨凤乘鸾客，我到晚来卧看牵牛织女星。休傒幸，不
要你半丝儿红线，成就了一世儿前程。 …… 75
你撇下半天风韵，我拾得万种思量。 …… 23
这云似我罗帏数重，只恐怕嫦娥心动，因此上围住广寒宫。 …… 91
这玉簪，纤长如竹笋，细白似葱枝，温润有清香，莹洁无瑕疵。 …… 182
这些时坐又不安，睡又不稳，我欲待登临又不快，闲行又闷。每
日价情思睡昏昏。 …… 49
这斑管，霜枝曾栖凤凰，泪点渍胭脂，当时舜帝恸娥皇，今日淑
女思君子。 …… 182
冷清清客店儿，风淅淅雨丝丝，雨儿零，风儿细，梦回时，多少伤
心事。 …… 182

八 画

其声壮，似铁骑刀枪冗冗；其声幽，似落花流水溶溶；其声高，似风
清月朗鹤唳空；其声低，似听儿女语，小窗中，喁喁。 …… 92
青山隔送行，疏林不做美，淡烟暮霭相遮蔽。 …… 156
拄着拐帮闲钻懒，缝合唇送暖偷寒。 …… 108
往常时见傅粉的委实羞，画眉的敢是谎；今日多情人一见了有
情娘，着小生心儿里早痒、痒。 …… 20
钗横玉斜横，鬓偏云乱挽。日高犹自不明眸，畅好是懒、懒。 …… 106
侧着耳朵儿听，蹑着脚步儿行；悄悄冥冥，潜潜等等。 …… 34
昏邓邓黑海来深，白茫茫陆地来厚，碧悠悠青天来阔。 …… 82
学得来“一天星斗焕文章”，不枉了“十年窗下无人问”。 …… 50
郎才女貌合相仿。 …… 23
法鼓金铎，二月春雷响殿角；钟声佛号，半天风雨洒松梢。 …… 42

九　画

柳丝长咫尺情牵惹，水声幽仿佛人呜咽。斜月残灯，半明不灭。
　　畅道是旧恨连绵，新愁郁结；别恨离愁，满肺腑难淘泻。
　　除纸笔代喉舌，千种相思对谁说。 …… 167
相见时红雨纷纷点绿苔，别离后黄叶萧萧凝暮霭。 …… 173
相思恨转添，谩把瑶琴弄。乐事又逢春，芳心尔亦动。此情不
　　可违，芳誉何须奉？莫负月华明，且怜花影重。 …… 102
春恨压眉尖，若得灵犀一点，敢医可了病恹恹。 …… 98
春意透酥胸，春色横眉黛，贱却了人间玉帛。 …… 137
荒村雨露宜眠早，野店风霜要起迟。 …… 156
昨夜个热脸儿对面抢白，今日个冷句儿将人厮侵。 …… 125
昨宵个锦囊佳制明勾引，今日个玉堂人物难亲近。 …… 49
怨不能，恨不成，坐不安，睡不宁。 …… 35
香消了六朝金粉，清减了三楚精神。 …… 49
香烟云盖结，讽咒海波潮。幡影飘飖，诸檀越尽来到。 …… 42
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 108
阁泪汪汪不敢垂，恐怕人知。 …… 155
将颤巍巍双头花蕊搓，香馥馥同心缕带割，长搀搀连理琼枝挫。 …… 82
宫样眉儿新月偃，斜侵入鬓云边。 …… 7
恨天，天不与人行方便，好着我难消遣，端的是怎留连。 …… 7
恨相见得迟，怨归去得疾。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倩疏林挂住
　　斜晖。 …… 154
恹恹瘦损，早是伤神，那值残春！罗衣宽褪，能消几度黄昏？ …… 49
恰便似檀口点樱桃，粉鼻儿倚琼瑶，淡白梨花面，轻盈杨柳腰。
　　娇娆，满面儿扑堆着俏；苗条，一团儿似是娇。 …… 42
院宇深，枕簟凉，一灯孤影摇书幌。 …… 23
娇羞花解语，温柔玉有香，我和他乍相逢记不真娇模样，我则
　　索手抵着牙儿慢慢的想。 …… 23

十 画

哭声儿似莺啭乔林，泪珠儿似露滴花梢。…… 42
饿眼望将穿，馋口涎空咽，空着我透骨髓相思病染，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 7
烛灰眼下才无泪，蚕老心中罢却丝。…… 182
高似金章，重似金帛，贵似金资。…… 181

十 一 画

雪浪拍长空，天际秋云卷；竹索缆浮桥，水上苍龙偃。…… 6
萤火焉能比月轮？…… 188
琉璃殿相近青霄，舍利塔直侵云汉。…… 6
梵王宫殿月轮高，碧琉璃瑞烟笼罩。…… 42
晚妆楼上杏花残，犹自怯衣单。…… 108
清霜净碧波，白露下黄叶。下下高高，道路凹折；四野风来，左右乱踅。…… 166
淡云笼月华，似红纸护银蜡；柳丝花朵垂帘下，绿莎茵铺着绣榻。…… 117
望穿他盈盈秋水，蹙损他淡淡春山。…… 109
情引眉梢，心绪你知道；愁种心苗，情思我猜着。…… 43
绿依依墙高柳半遮，静悄悄门掩清秋夜，疏剌剌林梢落叶风，昏惨惨云际穿窗月。…… 167

十 二 画

落红成阵，风飘万点正愁人。池塘梦晓，阑槛辞春；蝶粉轻沾飞絮雪，燕泥香惹落花尘。…… 49
裙染榴花，睡损胭脂皱；纽结丁香，掩过芙蓉扣；线脱珍珠，泪湿香罗袖；杨柳眉颦，人比黄花瘦。…… 175

滋洛阳千种花，润梁园万倾田，也曾泛浮槎到日月边。…… 6

十 三 画

想着文章士，旖旎人；他脸儿清秀身儿俊，性儿温克情儿顺，不由人口儿里作念心儿里印。…… 50
想嫦娥，西没东生有谁共？怨天公，裴航不作游仙梦。…… 91
暖溶溶玉酪，白泠泠似水，多半是相思泪。…… 155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拆鸳鸯在两下里。…… 155
解舞腰肢娇又软，千般袅娜，万般旖旎，似垂柳晚风前。…… 7

十 四 画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154
碧澄澄苍苔露冷，明皎皎花筛月影。…… 35
碧澄澄清波，扑剌剌将比目鱼分破；急攘攘因何，扢塔地把双眉锁纳合。…… 81
翠被生寒压绣裀，休将兰麝薰；便将兰麝薰尽，则索自温存。…… 49

十 六 画

颠不剌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的庞儿罕曾见。则着人眼花撩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 6